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三卷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三卷

一八六一——一八六七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8年·北京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III. BAND: 1861—1867

Dietz Verlag Berlin, 1950.

根据民主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1950年德文版译出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 三 卷

李 季 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18 $\frac{1}{4}$ · 插頁 5 · 字數 446,000

1953年3月第1版

195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8,000 定價(5) 1.90 元

統一書號 1002·9

目次

一八六一年

七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三日……………	1
七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一月七日……………	2
七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八日……………	3
七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	4
七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6
七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8
七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9
七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11
七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11
七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日……………	12
七三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二月四日……………	13
七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二月六日……………	13
七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四日……………	15
七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16
七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	18
七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五月十日……………	22
七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26
七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六月九日……………	27
七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日……………	30
七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31

七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七月一日……	33
七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七月三日……	36
七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七月五日……	38
七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二日……	42
七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日……	44
七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八月三日……	46
七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46
七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月三十日……	48
七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六日……	50
七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51
七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52
七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53
七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日]……	53
七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五日……	55
七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	55
七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56
七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57
七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0

一八六二年

七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61
七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62
七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三月三日……	63
七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三月五日……	64
七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三月六日……	65
七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三月十日前后]…	69
七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五日……	70

七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	70
七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五日 ………	73
七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 ………	76
七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二日 ………	77
七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前后]……………	78
七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九日 ………	78
七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	79
七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	82
七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	84
七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 ………	85
七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六月六日前后]	87
七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六月十八日 ………	87
七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七月三日前后]	89
七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七月五日 ………	89
七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七月十一日 …	90
七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91
七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 ………	91
七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 …	94
七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97
七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一日 ………	97
七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日 ………	99
七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七日 ………	103
七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八日 ………	106
七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 ………	107
七九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前后]……………	109

七九四	波克海姆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又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三日]	109
七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四日	110
七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日	111
七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前后]	113
七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九月初]	113
七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九月九日	114
八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九月十日	115
八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月十六日	117
八〇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118
八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四日	120
八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五日	121
八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九日	122
八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123
八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123
八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125
八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126
八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27
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28
八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130

一八六三年

八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	130
八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	132
八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一月八日	132

八一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三日 ……133
八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135
八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136
八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138
八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三日 ……142
八二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144
八二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144
八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九日 ……146
八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147
八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前后]……………	147
八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148
八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149
八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四月八日 ……151
八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四月九日 ……153
八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四月十八日 ……156
八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56
八三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158
八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159
八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日 ……161
八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一日 ……162
八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二日 ……164
八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166
八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167
八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七月六日 ……168
八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173
八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176

八四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78	
八四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180	
八四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三日	……180	
八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四日	……181	
八四六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索尔特· 旁麦尔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82
八四七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索尔特· 旁麦尔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84

一八六四年

八四八	恩格斯致在索尔特·旁麦尔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四年一月三日	……186
八四九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索尔特· 旁麦尔	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日	……187
八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189
八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一日]	…189
八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九日	……190
八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191
八五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五月一日	……193
八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日	……194
八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日]	……195
八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196
八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196
八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	……197
八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六月三日	……199
八六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六月三日	……201
八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	……202

八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六月九日 ……	204
八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	206
八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 ……	207
八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七月四日 ……	208
八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七月五日 ……	209
八六八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		210
八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	211
八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日 ……	212
八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日 ……	214
八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九月四日 ……	215
八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九月七日 ……	217
八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日 ……	220
八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日 ……	220
八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 ……	223
八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七日 ……	228
八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九日 ……	230
八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	231
八八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	232
八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233
八八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37
八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 ……		237
八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 ……		238
八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日 ……	240
八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 ……	242

- 八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日 ……243
 八八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46

一八六五年

- 八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247
 八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249
 八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日 ……251
 八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一日 ………253
 八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三日 ………255
 八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五日 ………257
 八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六日 ……259
 八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七日 ………261
 八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九日 ………263
 八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日 ………264
 八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一日 …266
 九〇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267
 九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附施維澤尔致在倫敦的馬克思的信 柏林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一日 ……………268
 九〇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六日] …271
 九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八日 ……272
 九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日 ……275
 九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276
 九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276
 九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277
 九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281
 九〇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三月三日 ………281

九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四日	……282
九一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三月六日	……284
九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七日	……285
九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	……287
九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一日	……287
九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	……290
九一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四日	……293
九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八日	……294
九一八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 三月三十日]	……296
九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一日	…297
九二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二日	……298
九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300
九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300
九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五月一日	……301
九二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五月三日	……303
九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五月九日	……305
九二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307
九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309
九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日	……310
九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311
九三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五日	……315
九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317
九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318
九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八月五日	……320
九三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八月七日	……323
九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八月九日	……325

九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六日 ……327
九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九日 ……328
九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331
九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331
九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十月四日 ……333
九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月十九日 ……334
九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八日 ……334
九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335
九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336
九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336
九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337
九四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一日 ……339
九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340
九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 ……340

一八六六年

九五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一月四日 ……343
九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一月五日 ……344
九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345
九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347
九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 ……348
九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 ……349
九五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三日 ……351
九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四日 ……353
九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353
九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354

- 九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日355
- 九六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三月五日356
- 九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三月六日357
- 九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日
前后].....357
- 九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日358
- 九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五日358
- 九六六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馬給特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五日]359
- 九六七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馬給特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359
- 九六八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七日362
- 九六九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馬給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二日363
- 九七〇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二日365
- 九七一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366
- 九七二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馬給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367
- 九七三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十日369
- 九七四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三日371
- 九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373
- 九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五月一日374

九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五月九日	……375
九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日	……376
九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378
九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380
九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381
九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六月七日	……383
九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六月九日	……384
九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一日	…385
九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	……387
九八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七月四日	……389
九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	……390
九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七月九日	……393
九八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七月十二日	……395
九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396
九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397
九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399
九九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八月六日	……401
九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八月七日	……403
九九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八月十日	……405
九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三日	……406
九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407
九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408
九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月一日	……409
一〇〇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月二日	……409
一〇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月三日	……410
一〇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月五日	……411
一〇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414

- 〇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415
- 〇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
十一日 ……………415
- 〇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八日 …417
- 〇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
十二日 ……………418
- 〇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
十四日 ……………419
- 〇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
十七日 ……………420
- 〇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 ……………421
- 〇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423

一八六七年

- 〇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424
- 〇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一月
二十九日 ……………425
- 〇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二月
二十一日 ……………427
- 〇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二月
二十五日 ……………427
- 〇一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三日 …428
- 〇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三月
二十七日 ……………429
- 〇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四月四日 ……431

- 〇一九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漢堡
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三日433
- 〇二〇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漢諾威
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435
- 〇二一 恩格斯致在漢諾威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437
- 〇二二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漢諾威
一八六七年五月七日441
- 〇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五月
二十二日前后].....445
- 〇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六月三日445
- 〇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六月十六日 ...446
- 〇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六月
二十二日448
- 〇二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六月
二十四日451
- 〇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六月
二十六日453
- 〇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六月
二十七日454
- 〇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六月
二十七日458
- 〇三一 馬克思致在漢諾威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日460
- 〇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日460
- 〇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461
- 〇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462

一〇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462
一〇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463
一〇三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 二十三日	…464
一〇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 二十四日	…465
一〇三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 二十六日	…466
一〇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 二十七日	…467
一〇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 三十一日	…472
一〇四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一日	…472
一〇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	…473
一〇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四日	…474
一〇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七日	…477
一〇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九日]	…477
一〇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478
一〇四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479
一〇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481
一〇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483
一〇五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483
一〇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 十三日 电报	…484
一〇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四日	…485
一〇五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八日	…489
一〇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九日	…489

一〇五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日	……491
一〇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491
一〇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三日	…492
一〇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四日	…494
一〇六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五日	…495
一〇六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八日	…495
一〇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496
一〇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 二十二日	……499
一〇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日	…501
一〇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	…501
一〇六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504
一〇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506
一〇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八日	…508
一〇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509
一〇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日	…509
一〇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十四日	……511
一〇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	……512
一〇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	……513
一〇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	……514
一〇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	……515
一〇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	516
一〇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	517
一〇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三十日	518
一〇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三十日	519
一〇八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四日 ...	522
一〇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	522
一〇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	523
一〇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	526
一〇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	
	十二日	526
一〇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	
	十四日	527
一〇八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	
	十六日	528
一〇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	
	十七日	529
一〇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	
	十九日	530
人名索引	532

一八六一年

七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三日

一八六一年一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将你今晨的信遗失了，記不起寄給貝池(Petsch)的“真相”^①費用是多少？我收藏的此書的一部分，上星期已經給他了。

錫柏尔有信來。剛從巴黎的蜜月旅行回易北菲尔。他已分送六本，又新訂六本^②。他应当怎樣作廣告，你如給予一點指示，那就很好。

托比(Toby)在“自由射击”上已經發出长长的“痛苦的呼聲”。

“伏格特先生”最糟糕的排印錯誤是把“州議會顧問”誤為“全國議會顧問”，共有三、四次(沒有覺察)。我已令貝池在“日內瓦邊界消息”上明白更正。

普魯士王死得正巧。您以為怎樣？

妻雖仍舊很軟弱，但日有起色。星期六，我已將最後的一瓶藥用完了。

對博洽德還要加以逼迫。

祝好。

你的卡·馬·

① 指“科倫共產黨人審訊真相”。——譯者

② 指“伏格特先生”一書。——譯者

全家囑我竭誠問候，并賀新禧。妹夫和妹妹來家，不能多寫。他們明天返好望角。

七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一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一年一月七日。

親愛的摩爾：

今天或明天，由這裡將“真相”寄給貝池，并擔負郵費。那傢伙最好在書名處貼上個小紙條：倫敦，貝池公司，一八六一年。人們就知道在何處購買此書。你能替我找到托比的“痛苦的呼聲”嗎？我將寫信給錫柏爾。

除“科倫報”外，我在德國各報上從沒有找着一種廣告——那真奇怪。

我們的老仇敵不能逃避他們應有的命運。

就“奧[格斯堡]—[般]新[聞]”看，那已經消滅的“斯特拉斯堡通訊者”的主筆，是“科倫某君哇爾斐斯（Wolfers）”——即杜蒙（Dumont）的報上有名的哇爾斐斯——你將此事私自告訴畢士坎蒲，叫他報告“奧[格斯堡]—[般]新[聞]”，也要聲明那個傢伙並非萊茵人，而是一個可鄙的比利時人，這一着你辦得到嗎？

酒醉發狂的司旺伯克（Schwanbeck）倒斃了。有榮譽的布留格曼失蹤，并被忘記，哇爾斐斯公然接受波拿巴的報酬——你还有什么更多的要求？

君主威廉第一現在恐怕也要大出其丑。當他對柏林人說：某種不適當的事竟要出現，那就是指斯提柏耳的必然免職。附帶地說！“新普[魯士]報”載稱，惡徒格萊夫——另一個朋友——患中風重病。當突然的疾苦來侵襲這些傢伙的肢體時，正是一個良好的信號。王位的變更恰和奧地利的革命美滿地攜手同行，真妙。國

民联合会的周刊現在甚至宣称，普魯士如不很迅速地前进，那奥地利必定会居德意志的领导地位。在奥国的情形良好。沒有比这只优柔寡断的頑固的驢子法兰茲·約瑟夫更順利的。情形良好，会使波拿巴君和法兰茲一样难于对付。

北美的事情也有趣。当南方人作如此勇敢的表演时，关于奴隶問題，必定是很糟糕的。北方的志願軍只要稍有騷动，就可以引起燎原之火。無論如何，奴隶制似乎会这样或那样地迅速告終，而棉花的生产也是如此。这对英国有怎样的反响，馬上就会表現出来的。像波拿巴一样的驢子竟以为在这样巨大的运动中，可以永久混水摸魚呢。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七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八日

一八六一年一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托比的“痛苦的呼声”，我自己也只急忙看过一遍。然上星期已請貝池代訂两份，你当获得一份。

錫柏尔現在的住址是：巴門（小威尔德街——Wertherstrasse——二十五号），小卡尔·錫柏尔君。

貝池已在“書商交易所报”替“真相”登过广告。我为着顧虑到对抗沙配尔，禁止他在它处登广告。

关于書商們对“伏格特先生”的广告，我至今只看見“改革”、“政論家”、“自由射击”和“边界消息”上面的。此外，貝池不得当我的面写信給一切有关的家伙，这种秘密在几天之內就会揭穿。他以为关键不在各报，而在書商，他們把广告拖到聖誕节和新年后

去了。書商要在当地當場營業，才在報上登廣告。可是我們會看到的！

你看我是怎樣倒霉啊。自上星期三起（恰恰一星期前），我因傷風咳嗽，肝部刺痛，不僅在咳嗽時，即在這個行尸從一邊轉動到另一邊時，身體上也感覺痛苦。我覺得這是要發炎的預兆。阿倫雖時常迫切地指出這一點，但我感到這樣的痛苦，還是第一次。然這一次我至今仍是自行治療，因為可怕的醫生賬單連同其它賬單壓在背上，伸不起腰來。治法簡單——不抽煙，服蓖麻子油，只飲檸檬汁，很少進食，絕不喝酒，也不做事，悶在家里（否則冷風馬上要使我咳嗽的）。我還沒有完全治好，並有些虛弱。你可以問問谷謨拍特，像這樣尖銳的突發病症如果重演，當怎樣辦。我如完全復元并外出，也馬上要問阿倫的。

祝好。

你的卡·馬·

妻（慢慢地在復元，不過還很軟弱）和孩子們囑為問候。

七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昨天接到此刻附上的廢料一紙，因為要為書的事付經理人兩鎊五先令，我不能長久轉彎抹角地干下去。又將書運至我家，也約需十先令。捐稅是免除的。我如果不是由於赤貧，非常困難，決不會因這渣滓寫信給你。

另頁抄的是柏塔受金開爾的委托，對“伏格特先生”雜湊的廢料。

你的卡·馬·

“——‘伏格特先生’——卡尔·马克思著。当‘亡命者’的初年，为着要由秘密警察侦察可怕的秘密和阴谋，曾支出许多小额的款项。劳力大而收获比较可怜。然就某些亡命者对秘密警察的畏惧讲，竟引起很大的愤怒。在实际上，有人发了疯。另有一批人又喜欢以这种畏惧相夸，并到处声张，说欧洲的一切国家几乎都有特殊的特务去对付他们。这是夸口，而不是疑心病。至于细民即使被恶魔捉住，也永不会察觉恶魔本身。这些亡命者和他一起饮食，把他当做朋友，请他喝茶，却没有看出他来参加只在出卖他们，不是为的三十个银币，啊，决不是！他为着印刷此等小册子，不惜自己花费许多的金钱。这位马克思君搜罗信件，予以抄录，偷偷摸摸，进行工作，似乎已有十年之久，以使用自己的钱，终能在一切微多克(Vidocq)们和斯提柏耳们中间出现为主脑人物，使自己得以心满意足。十年来，亡命者中一切久已忘记的渣滓和过失，为茶馆朋友们所提及的，都被利用，并抄录下来，借使微多克和斯提柏耳之流不致暴露罪状。即使不是亡命者，凡在十年之内，偶然写过一点私人无聊的或不假思索的东西，这种人是信任朋友们的谨慎，信任它被时代的潮流冲去。但朋友们如果用心去收集此等偶然的鸡零狗碎和过失，并夸大起来，那齷齪的尘埃便四处飞扬，如在马克思君的小册子中的一样，这是十年前一个动荡的时刻的表现〔1〕——（你捉住高特弗里德了）——用粗体字排印的，人们看见马克思君要由此作出一种猥亵之谈，一种令人作呕的小故事——那人们同样可以宣布每个人的罪状。马克思君是罗织告讦的能手。反之，微多克、欧姆和斯提柏耳等是羔羊。许多人会欢天喜地去涉猎这煽动的齷齪东西，因为这是一种杰出的诽谤；不过我们请读者当心：在猿猴的荒野中有一种凶险的狒狒，因缺乏其它武器，便利用粪秽来打击朋友和仇敌。人们要注意：马克思君在他的一百九十页书中，

几乎专用这种策略，这是人們所畏惧的火藥的發射。讀罢，讀罢，只是身边要准备滿盆清水和上等肥皂，而且不能缺少香水瓶！

H. B.”

这是高特弗里德的柏塔(柏特齐黑)，即德魯克的“你好啊”以前的編輯，和“园亭”等报上高特弗里德的諂媚的战士。討厭的賤貨！是何等的体裁，何等的癡愚啊！

〔1〕 着重号是馬克思加的。

七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倫敦，一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收到三鎊，还没有告知，务請原諒。星期一，我的旧病复發，星期二不見得好些，只好再找阿倫，此刻正在医疗中。写作时必须低头，感觉痛苦，我便把写作拖延下去了。你看，我虽不怕上帝，却和約伯(Hiob)一样受到苦恼。

錫柏尔寄了两份科倫“公报”給我，內中載有对我的書的两小段好評，但他沒有写信，時間似乎很宝贵。書商的广告登在“奧[格斯堡]—[般]新[聞]”一月一日的附張上。

甚願你对于普魯士的大赦，替我——因为按照阿倫的規定，我至少还有一个星期不能从事于任何写作——写一篇英文短評寄来，給“泰晤士”是要英文的，而且要闡明下列各主要之点：

一、这种大赦是任何一国(奥地利除外)自一八四九年以来所發布的最渺小的。(小器的、真正普魯士的。)

二、“自由主义的”普魯士报纸对这种渣滓致頌辞，由此可以判断它的情况；

三、对某些小过失、違抗宪兵和冒犯官吏等等的赦令，在普魯

士是每个新政府登台总要颁布的，而当前的大赦在实质上也不过如此；

四、一切亡命者——即一八四八至四九年的整个革命中的——在事实上是被排除在大赦之外。凡“要受朕的民事法庭裁判的”和“被允许自由归来的”（好像每个人“在法律上”老是不能自由返国）亡命者所有的希望是司法部替他们提出“官厅特赦的动议”。在实际上，这没有保障。因普鲁士是一个“法治国”，在宪法上，君主不能撤消审讯，故就表面选择这种无谓的形态。这是普鲁士美妙的猴把戏，就它的法院报（在柏林）的自白，十年以来是没有法律存在的。此外，同时可以宣布被告的缺席裁判，并予以废弃。“法治”的卖弄风情，很值得赞扬，而斯提柏耳、格莱夫、哥尔德海姆还老是在那里自由奔走，即西門斯（Simmons）和曼推斐尔等也是如此。

五、主要的污点是大赦的第四节，凡“即刻要受军事法庭裁判的”人必须首先“请求”威廉的“恩赦”，于是“依照朕的军法部所提出的报告，作进一步的决定”。

这里要考虑的是，在普鲁士的后备军法中，一个普鲁士的亡命者只在完全例外的场合下，才站在“军事法庭”之外；而“请求恩赦”是无条件规定了的，对这种低首下心并没有给予一种确切的保证；末了，威廉比起任何亡命者来，更需要“大赦”，因为从严格的法律观点看来，他自己在巴登等处就不能去干什么。

“泰晤士”对于这样的一种批评，一定极高兴登载的。我当同时送给它和其它各报，自然只在后面署名为：“一个普鲁士的亡命者”。并对编辑部写一封私人的信。

这是对普鲁士群狗和站在顶点上的下级军官^①评价的唯一方法。

你的卡·馬·

^① 即是年即位的威廉第一，原为摄政王。——译者

七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已馬上将对大赦的宣言两份送出（一給“泰晤士”，一給“标准”）。

你对于步协及其同志們的宣言有什么意見？

你在普魯士的报上看到高特弗里德怎样借助于报纸的無賴，又挤到前面去了。

我的書的广告(書商的)也登在“新普[魯士]报”上。本星期又送登柏林的一切报纸。两方面的狗都要使这書默默無聞。

講到我的情况，阿倫和谷謨拍特的意見一样。但無論怎样，不适于工作，便是一种很可惡的情况。今天虽好得多，身体上仍有一些痛苦。我还在服藥，阿倫隔三天来一次。今天又来过。要我騎馬、更換地点等等。然困苦所在，我自然不能告訴他。因生病花錢，又不能向“論壇”支取，如此等等，使家中情形十分紊亂，想来想去，能不能經過波克海姆向一个貸款协会借一笔錢，稍微改善这种情形。但剛达到这一点，心又冷了半截，因为波[克海姆]是一个夸口的人(就他的一切好的品質講)，每天对我——应当說，我一看見他——談及亡命者欠了他的錢沒有还。

你如有工夫或兴趣，寄来一篇文章，[这是]⁽¹⁾我十分欢迎的。我老不适宜于写作。最好是你替星期六写法国的武装，或一般的法国的东西。

据我看，在俄国的一方面和普、奥的另一方面并没有同盟的存在。俄国老是要掩护两处边疆，只是和华沙的青年作过某种联合(对于波兰以及多瑙河諸公国)，但为着其它“可能的事件”，也的确

和波訂过一种新的契約。

附帶地說！你如写有关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东西，也許还要好些。只是有一点：对奥地利时常吹毛求疵的“柏林新聞”、它的卑鄙行为在进行对抗丹麦时，“妨碍了”普魯士。現在于得到奥国允許的时候，对于“陷阱”發出呼聲、警告，并催促和平云云。参看“人民报”和“科[倫]报”等等。并打击“柏林新聞”。我从前在“論壇”上是常常这样做的。但必須反复重演。

祝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紙張破損。

七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一有困难，困难也就愈多，你从附上的德納的信可以看出来。我于十二月十日提出一張以两月为期的三十鎊期票，竟被拒付，并另外謝絕一切通訊至六星期之久。我昨天自然馬上跑到佛萊利格拉那里，由他来弥补，除我出一張三个月的期票給他請他尽力付現外，迨沒有其它办法。我这里不知道要怎样混下去，因为公用事業費以及学校、房屋、零售店、屠店、上帝和魔鬼都不願再展期了。德納的卑鄙就在算賬时一直回溯到一八五八至五九年的危机期間上去，那时只是例外地把通訊降到每星期一篇，这种协定年来又已由習慣、甚至明确的書信取消了的。他現将上年沒有刊出的一切論文減去。在另一方面，即从他認一八五八至五九年的协定为有效的虛伪的假定来看，再也沒有权停止我一个半月的工作。然我依賴这些家伙，不能加以反抗。在事实上，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办，

不过許久以来，即看到这种危机是逼近了。

同时附上拉薩尔的信。他在現今的信中，絕不想起关于伏格特的渣滓对他曾有怎样的印象。此外，迟一点来判断，总比絲毫沒有判断好些。至于他所想望的“新萊茵报”的再版——哈慈費尔德取得三十多万达列，我将关于她的一种纪录附寄給你——在現今的状况之下，我自己也只是这样空想，但德国的浪潮还不够高，載不起我們的船舶。开始就会是一种流产。

托比又写信給波克海姆，好像他从沒有听到我們的亡命者九十鎊的事件？德国藐視我，因此一致默不作声。就是偉大的瓦勒斯洛德也已宣称，人們对于这一类的卑鄙行为，用不着予以答复云云。你如回答波克海姆——因为他对“伏格特先生”出过十二鎊——的信，在目前实为欢迎。他对这一点是很敏感的。

自步协和洛貝尔圖的宣言發表后，憤怒的小德意志人已將他們在柏林代表名册中的名字勾銷了。后者不好，但像步协在最近的“赫尔曼”上对G. K. (高特弗里德·金开尔)服务的方式是好的。

科拉社克君要評論“伏格特先生”，昨用書面要求贈与一本。已經送給他了。这書在彼得堡和里加比較銷售得多，而在科倫却少得很(也許有六本罢)。

拉薩尔报告关于擦柏尔的事是好的。

祝好。

你的卡·馬·

猪仔“泰晤士”竟不登載你关于大赦的作品。“标准”也是这样。現在請把它送給“保衛”，登出后，請寄来，我将由波克海姆送給猪仔“赫尔曼”和其它报纸。

七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馬克思：

对波克海姆难于答复。此地的經理人替意大利市場买进貨物，都是自己在那里办理一切，如从倫敦送出一張訂单，即視為一个竞争者，将尽力加以破坏。垒斯，克林公司（Reuss, Kling & Co.）和亚·斯·息竭尔（A. S. Sichel）对这一道是主要的商行，但絕不承受小訂单。無論如何要小心，凡向这些人去接洽，不要涉及我，这全沒有用，徒然使我处于一种很尷尬的地位。如果訂单有点重要性，而且要开始一种經常的联络，那購買人最好是亲来这里，直接向工厂主接洽。至于代倫敦店家的購買人，这里只有关于东印度商業的，或小的家伙，我不認識他們。

今天报告的，就止于此。

那些編織草具的家伙是何等人，我絕不知道。

你的弗·恩·

星期四。

七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收到信和附寄的十鎊，至为感謝。我現在必須离家，首先去付瓦斯和公用事業費，否則那些家伙要送执行吏来呀。至于对于其它群狗，我要看看怎样站在适当的地位上。

当接到你明天的信时，即有詳尽的信寄上。

祝好。

你的卡·馬·

附上拉薩尔的回忆录。

七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日

倫敦，一八六一年二月二日〔1〕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昨天接到佛萊利格拉下面的条子，他干这事件并不頂适意。我当怎样做？你現在必須立刻来信。

在事实上，我为一切方面所煩扰，不知道要把头安置在那里，加之又必須将一切瑣細的愁苦的事来麻煩你。

在法律上，德納無条件是錯誤的，我已写信給他，結果不会有多大的希望。这些青年知道我需要他們，而他們此刻不需要我。

你願将“民族”——上有馬志尼的某些書信——寄給我嗎？忘記了罢？这几天，你会收到我寄的“礼·拜·日·报·告”被沒收的各期。

步協讓波克海姆告訴我，說他的評論还会在“一·[般]·新·[聞]”上出現的。你看得很明白，布林德使他的名字像政治家一样尽可能地常出現于公众之前，是怎样的無賴。

我为着書的狗事，共花去四鎊以上。这种圖書館具有何等特殊的方式啊！

沒有听到錫柏尔的消息嗎？和他的联系似乎非常之少。

祝好。

你的卡·馬·

退姆于前几天告訴貝池，在曼徹斯特，对于“伏格特先生”罵得特別恶毒。布刺斯已令鑄新字，以便使“伏格特先生”能更令人注目，作为他的特別享乐。在曼徹斯特的許多瑞士人中不能够找到那里的“边界消息”——至少一份——嗎？

〔1〕 信首印有：貝池公司，外文書籍進口商，倫敦東中區，樊曲赤街(Fenchurch)七十八號。

七三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二月四日

一八六一年二月四日。

親愛的摩爾：

今天只能寫兩行給你；我要是簽發三十五鎊的期票給司乃得，他願意貼現，並算准在七月或八月前不用付款，那很好，我願照辦。但我必須極端審慎地計算着，這是可以使我喪失位置的。谷謨拍特如已收到錢（從星期五起，我沒有看見他），我也許不用這樣，也可以安排好的。

你的弗·恩·

七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二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一年二月六日。

親愛的摩爾：

你可以寫信給佛萊[利格拉]，我們不用他的司乃得，谷謨拍特已從自己的賬單上收入許多錢，能夠借給我必需數的最大部分，[以後]每月付還五鎊；所以事情是辦好了。佛萊利格拉每天都可以收到那三十鎊，只須墊付那些費用，然數目開來後，我在二十四點鐘之內，將同樣寄給他的。他可以直接對我寫信，你對這整個事件，以後不用再操心。我要看看，至少把這數目的一部分歸入下一決算年度。

茲將各信附還。我自發出前信後，才發覺德納算出你所支的款，比刊載的論文多十九篇。然不管怎樣，這事始終是一種無恥的

卑鄙行为，“論壇”的行动和一个真正的小报一样。它的社会主义跑到最卑鄙的小资产者的欺騙狂上去了。

拉薩尔恰又是以錫多 (Isidor B-B.) 了。当他在这样一种無价值的不一貫[的方法]中对內閣加以指証时，便幻想是給了它重重的一击，这是怎样的一个政客啊。他对于議会的政府具有美妙的見解，而且認識这种政府下的法律和正义是什么。这个人是不可救藥的。只有偉大的两册書才可以再討論这一点。無論如何，他在伏格特的場合下已經完全改变宗旨，这極有可能。講到他的的小报，我如处在你的地位，就要劝他办一种周刊，和“普魯[士]周刊”、“柏林評論”、“国民联合会一周观察”等相对峙。哈慈費尔德的三十万达列虽也会把他們两人团結得很牢固，然优裕的太太生活不見得一定有許多租金殘屑能維持一种日报。不久就会有金錢紧迫的情况出現。反之，一种周刊花費不多，而对于我們已經是一种优美的收入来源了。拉[薩尔]自然必須付出好的——就是英国的貨幣——报酬，否則不算什么。这东西做我們的机关报，也总是十分重要的。

普魯士的下級軍官的后面也还浮有完全巨大的冰塊。这头牛在每一次演說中，总提及威胁他的生死的斗争。

我将“論壇”上关于法国武装的論文改作一下，已在这里的“志願軍杂志”上刊出；如有可能，今晚还要找一打送給各报，这东西也許会風动一时的。也要送一份給你，因为紐約的狗現在不会想到这上面，这事件本来是很多变动的，没有什么妨碍。——我的小册子下星期出版，我还只要稍加校对，并写一篇序言。

步协的行动似乎極有礼貌。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七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四日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对你的十分亲切的信沒有馬上作复，务請特別原諒。同时你当已經接到俗物佛萊利格拉的信。

我曾有、現在仍有一大批要赶的任务。打算往荷兰，以便把这里难于对付的事整理一下。这需要护照和金錢兩項，大概将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在这里弄好。（也許要一直达到亚亨。）

我还没有写信給拉薩尔。办周刊的事可能是最好的，不过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朋友在当地做总編輯，因为行为不审慎，把我們都陷入僵局中，要冒多少危險啊！他自然馬上要郑重指出这是党的机关报，那我們对一切愚行必須連帶負責，先在德国毀坏自己的地位，然后再去爭取这种地位。这是要十分認真考虑的。

德国报纸沉默的陰謀大大地妨害了“伏格特先生”的銷售。而最初的幸运的行銷因此归于停頓。“一[般]新[聞]”似乎也决心連步協的批評都不予登載。这在几天之內至少会有分曉，因为它如果願意刊印的話，便不能更长久地拖延下去。科拉社克是可靠的。

我妻介紹你看莫斯开尔的“罕斯·伊柏勒斯”（Hans Ibeles），內中把威里系扮成魏尔德曼（Wildermann），布吕宁夫人扮成普拉托尼那（Platonina），虱子金开尔扮成唐璜（Don Juan）。我所知道的只是妻所講的。她說，此書充分証明莫斯开尔是因爱情的哀怨而跳窗的。（此外，順便說一句，我妻的面容老早就沒有光彩，也許还要經過一个較长的时期。）無論如何，这是教士金开尔的好意，据死去的莫斯开尔的自白，他弄到錢，要把她出賣給科塔，以便吞嚥現已生下孩子的明那·偉尔納（Minna Werner）。教士們是最最聰明的人。然莫斯开尔是靠做坏事討生活，而且無論一切音乐的热忱

怎样，她的呼吸是艰苦的。

“民族”已收到。很好。“志願軍杂志”也收到。但你的小册子并没有收到。

芬克(Vincke)完全排挤了伏格特，后者是永不会原谅他的。此外，猪仔普鲁士人在每一方面都出丑。第一，那些無賴請求波拿巴在加厄大(Gaëta)展緩他的干涉；第二，那些無耻的家伙現已和波拿巴及俄国宣布法国在叙利亚的干涉是永久存在的。奥地利反对此举，帕尔麦斯顿自然为着外表的緣故，也是这样。現在这种紛扰是在内部！这可鄙的一群一定要趋于毁灭的。

李卜克内西也几乎被他的美国报抛在孤洲上了。他給写通訊的报纸之一已在新奥尔良停办。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明天起程，然所用的护照不是發給我的，而是菩林(Büh-ring)*往荷兰用的。为着此事，并为着筹措許多錢，費尽了气力，我才能离开。对于最迫切的債主作極其小額的分期付款；对其他債主(例如零售商)，因我受美国危机的影响，得以延期，然也只以我不在时，由妻每星期付款为条件。此外，她下星期要付公用事業費两鎊十八先令。

* [馬克思的脚注]菩林——当时代表無产者福祉、他的自由貿易的無产者——是一个真正发明的天才，但不是做生意人，以致老受欺騙，同时人家又掠夺他的种种發明。

注意。我妻的信(約有一星期之久),你大概收到了吧?她在信里謝謝你送的酒。她怕信會失落在他人的手里,有些不安。孩子們對這種酒也很感謝。她們似乎因父系方面的關係,都喜欢喝酒。

我也許還要去柏林——沒有護照——看看周刊的事進行如何(附帶地說!威廉第一在柏林叫做“美麗的威廉”),并一般地考察那渣滓究竟怎樣。

豬仔布林德在最近一期的“赫爾曼”上發表馬志尼給他的一封信。這個向前鑽的惡徒顯已游說過馬[志尼],自稱是德意志亡命者的代表。他對什列斯威—好斯敦問題在“赫爾曼”上大撒其尿——愛國主義的——并因同一事件致書“寰球”等報,簽上自己的名字。又經過布琅涅——他和布琅涅及謝柏爾組織“自由統一聯合會”——從一個布刺德佛德的商人處榨出許多錢,在漢堡創辦一個豬仔小報——“北極星”——以便在北方裝成重要人物,同時在南方因謝柏爾的介紹,令人在“斯圖加特觀察”(南德一種人民報)上大嚷自己是“鋼鐵的布林德”。這個惡徒發展這一切活動,一方面是要掩蓋他在“伏格特先生”中的耻辱,另一方面是要做赫刻第二。這可憐的畜生。

科倫人已經把我的圖書館弄得落花流水。傅立葉的全部著作被竊去,歌德的、赫得的、服爾泰的也是如此,最可惡的是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的著作(全新的,約花去我五百法郎)、希臘古典作家的許多卷帙和許多卷其它著作都竊去了。我倘若去科倫,將和國民聯合會會員布耳革斯談一下。黑格爾的“現象學”和“邏輯”也遭遇同一的命運。

最近兩星期從事於艱苦的奔走,實在不少——要不使家中完全垮台,真要本事——連報都沒有看,即“論壇”關於美國的危機,也從沒有過目。反之,在晚上為了休息,却看過阿匹安(Appian)

的希腊原文的羅馬內战。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書。这个家伙原为埃及人。士罗塞(Schlosser)說他“沒有灵魂”，也許因他对于这种內战的物質基础彻底考察过了。斯巴达克(Spartacus)整个古代史中表现为最輝煌的人物。他是一个大將軍(不是加里波的)，具有高貴的品格，为古代無产階級的真正的代表。逢皮雅斯(Pompejus)是純粹無用的人；最初因卢古魯斯(Lucullus)(对抗密司立对提——Mithridat)幻术的成功、后来因塞多留(Sertorius——在西班牙)的成功等等，成为薩拉(Sulla)的“青年”，获得虚伪的名誉。就做將軍講，他是羅馬的鄂狄郎·巴洛。当他于对抗凱撒时应当怎样表示，便馬上露出他是一个沒有价值的家伙。凱撒为着要迷惑这个反抗他的俗物，犯了極大的軍事上的錯誤，故意弄到發狂的地步。一个平常的羅馬將軍如革拉苏(Crassus)，在伊庇魯斯(Epirus)的斗争中一定已經毀灭他六次了。但对逢皮雅斯，一切都办得到。莎士比亚在他的“失恋”中对于逢[皮雅斯]的真正的为人，似乎已有一种暗示。

祝好。

你的卡·馬·

我将从荷兰写信給你。你知道，我对你所表示的非常的友誼，是怎样地感謝，不过信中沒有表現出来。

七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

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当向你認罪。但我不能写信給你的原因是可原諒的：最初，你知道我在柏林最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拉薩尔家，要写信給你而不告訴拉薩尔，却不可能，这不适合我的目的。后来便不断地在

旅途中，从柏林往易北菲尔、科倫、居利、亚亨、旁麦尔(Bommel)、鹿特丹(Rotterdam)和阿姆斯特丹。末了，我原来的计划——曾写信告诉妻——是从鹿特丹往赫尔，从赫尔到曼彻斯特，以便对你作详细的口头报告。这被我的表兄弟菲力普斯打破了。当我要离开鹿特丹时，他说迟一天来伦敦，而且也履行了诺言。所以我自然必须直趋伦敦，以尽招待的情谊。他前天才离去。

无论如何，现希望你于圣灵降临节来这里住几天。我在易北菲尔时曾听说，届时你要回家访问。即使如此，你也可以安排一下，至少在我们家中呆几天。

我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但口说比笔写为好。此外，你如老是不睬伦敦，我的妻和孩子们认为应该受责备。

先讲事务。我最初从舅父处榨出一百六十镑，所以能够还清我们最大部分的债务。母亲处谈不到现金，不过她很迅速地决问题，把我从前给她的一些借据销毁了。这是留在那里两天一种完全适意的结果。我自己绝没有开口谈及钱的事情，她首先提出这一点。我在柏林更打开了一条路，当必要时，可和“维也纳新闻”联系，这在现今的美国状况之下，确是不可少的。最后，经过拉萨尔的介绍，我准备将我的“政治经济学”的第二部分给布洛克豪斯出版，不给邓克尔了。卡密拉·厄息施(Comilla Essig)(又称罗得密拉·阿辛——Ludmilla Assing)说人们如愿将一部书隐藏起来，才给邓克尔出版，这种评语是对的。同时我在劳最近的著作中已经露面了，他是德国的赛依。

附带地说！哈慈费尔德夫人在她的妹夫诺斯替慈(Nostitz)将军处遇见普鲁士的全体将军，而她的外甥诺斯替慈且为“美丽的威廉”的副官，关于你的“波与莱茵”等，她告诉我，高级和最高级的军界(卡尔·腓特烈亲王也在内)都视你的著作为普鲁士一个秘密将军的作品。据陪审官夫里德兰得(“维也纳新闻”编辑的兄弟)报告

我，維也納也有同样的情形。我自己也和普福厄尔 (Pfuel) 將軍談過此書，他現年八十八歲，不過精神還很好，並且是很激進的。他自然不知道我們曾加給他“合倫斯泰因”(Von Höllenstein) 的榮譽稱號。此外，他是處於失寵的境地，被宮廷視為雅各賓黨人和無神論者等等之類。

現在來談政治事件。

柏林自然沒有高等政治。一切都圍繞在和警察的鬥爭上（並不是這種警察看來有絲毫的僭越，它是溫雅和容忍的模範），由於人們要知道策德力慈 (Zedlitz) 和帕慈克等離職，並受到懲罰；其次是圍繞在軍民的對抗上。這會達到決定之點（在人民各界中，特別是軍事議案和地主的免稅）。（一個炮兵軍官塔味內——Tavernier——伯爵對我說，他們最高興把炮位對着禁衛兵。）一種普遍解體的气氛正迷漫着，而每一等級的人都認一種崩潰為不可避免。在這方面，首都的人們似乎比各省走得更遠。更特別的是，即在軍界也普遍相信，在和蝦蟆們〔1〕的第一次衝突中，普魯士人就會挨打。柏林所流行的論調是不客氣並輕薄的。議會被輕蔑。我在戲院中親自聽到唱一種諷刺芬克的疊句短歌，博得很多的鼓掌聲。大部分的公眾極不滿意於現時的報紙。在第二院即將來到的新選舉中（秋季），做過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的大部分青年，無條件地會當選。這事的重要不是由於那些青年，而是因“美麗的威廉”誤認他們為赤色的共和主義者。總之，自“美麗的威廉”即位以來，便為赤色的鬼怪所追蹤。他把自己“自由主義的”名譽看做破壞黨所設的陷阱。

在此等狀況之下，我們明年如能在柏林辦一種報，雖說我私人不喜歡這個地點，然在實際上是完全合時宜的。和拉薩爾等結合，當能集合兩三萬達列。不過疙瘩就在這裡。拉薩爾直接向我作這種提議。同時信賴我，必須和我一道做總編輯。我問他，恩格斯

怎样？“三个如果不算多，恩格斯也可以做总編輯。不过您們两人不能比我有更多的投票权，否則我每次都要失敗的。”他对于必須共同站在領導地位所持的理由是：一、他在一般的意見上对資產階級的党較为接近，因此容易筹到錢；二、他必須牺牲“理論的研究”和理論上的安靜，当有一点补偿云云。他又补上一句，您們如果不願意，“那我始終准备在金錢和文学上对这报予以帮助；这于我有益；我可以得到报的用处而不必負責等等。”这自然是一种感情的說法。拉薩尔在某些学者中因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在其他寄生者中因酒肉的招待，具有一点威望，他为此所迷惑，自然不知道自己在广大的公众中声名不好。再加上他的强詞夺理；躲避在“思辨的概念”中（这青年甚至梦想要以二乘方著一部新的黑格尔的哲学），染上了旧法兰西的自由主义、傲慢的笔墨、向前鑽和輕率等毛病。拉薩尔在严格訓練之下，做一个編輯，是可以有用的。否則只会取辱。但你看我因他的殷勤招待和尽情說出，竟为所窘。我只好模糊其詞地說，沒有預先和你及天狼星商妥，不能有所决定。（这是我不从柏林写信給你的主要理由，因为我在柏林不願接到你关于这一点的答复。）我們如加以否決，那伯爵夫人和拉薩尔要往东方或意大利作一年的旅行。但这是困难的所在。他現等待我的答复，我不能久延了。这青年具有可怕的伤感，我除对他提出一种經常的諷刺外，別無它法，而这种諷刺损伤他的自爱，更甚于伯爵夫人——他使她敬佩自己是万能的天才——因此获得从这个佛陀解放出来的不确定的欲望。奇怪的是哈慈費尔德夫人在某些时刻，倾听他的一种犹太声調，并加以練習了。你以为怎样？

天狼星关于普魯士警察的考虑是完全不适当的。仍然存在的唯一困难之点，至多是要实现从前所履行的向軍旗宣誓。陪审官夫里德兰得告訴我，天狼星在布勒斯劳和士雷济恩的另一个地区——它的名称我忘記了——仍是最孚人望的人。亚尔斯涅在

“士雷济恩报”上变成無賴，和斯泰因^①在布勒斯劳报上一样。然布勒斯劳現在又已組成一个繼續前进的民主党。附上的“普魯士司法报”的剪頁，这是因我的要求，由它的編輯市法官希塞門策尔(Hiersemenzel)加进去的。阿克条安里烏斯·斯泰因(Actuarius Stein)从沮利克回柏林，竭誠問候天狼星。

关于我和普魯士政府或警察署的交涉，下次信中当說及。

附带地說！我从拉薩尔获得一种美丽的軍事地圖，特贈給你，你必須自己来取。

問候你、天狼星和谷謨拍特。

你的卡·馬·

〔1〕 法国人的綽号。

七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五月十日

一八六一年五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首先附上照片一張。等洗出更多时，当送天狼星和谷謨拍特各一張。我的照像，半因給鹿特丹的表兄弟，半因在德国和荷兰收到了照片，用以交換。第二，〔附上〕一种“杜塞尔多夫报”上关于“伏格特先生”的剪頁。末了，附上一張确已陈旧的“自由新聞”，因为你和天狼星对于議會討論阿富汗事件，也許还没有十分精細探究过。这是帕姆自一八四八年以来所經歷的最大的挫折。

你对于柏林的报纸的计划所說的，正是我的意見，我已对拉撒路指出其中主要之点和相应的改变。在柏林时曾确切宣布，沒有你和天狼星，我决不从事这种任务，对你們“真切而客觀地”报告这

① 指朱理亚·斯泰因。——譯者

事件是我的绝对的义务，因此拯救了我的灵魂。

附带地说！拉薩尔—拉撒路。列卜修司 (Lepsius) 在他关于埃及的大著中曾证实犹太人的迁出埃及不过是曼涅托 (Manetho) 所说的驅逐“癩病的人民”出埃及的历史，而站在他们上面的是一个名摩西的埃及牧师。所以拉撒路那个癩病者是犹太人和拉撒路—拉薩尔的原始形态。不过我们的拉撒路的癩病生在脑袋中。他的病原是治疗不善的第二期梅毒。因此在他的一只腿上发展成为骨疽，并残留在那里，和他的医生夫勒李治 (Frerich⁽¹⁾)——我不知道这个著名的教授的姓名怎样拼写) 说的一样，他的一只腿上患神经痛或这一类的毛病。我们的拉撒路^① 现在和他的相反的形象的那个财主一样，过着奢侈的生活，伤害自己的身体，我以为这是他在治疗上的一种主要的障碍。总之，他是太高贵了，例如认为到一个啤酒酒店去是不好的。奇怪的是他至少问过我四次：我在“伏格特”中所谓雅各·威森立斯勒 (Jakob Wiesenriesler) 是指谁。这在他的真正变成“客观的”虚浮中只是出于自然的。他会把自己法律的新原始著作(“达尔马”——Dharma'a)⁽²⁾ 送给我们大家。

我在柏林也访问过刻盆。觉得他完全是老样子。不过胖了，而且头髮蒼白了。我单独和他在酒店大喝其酒两次，对我真是一种幸福。他将所著“佛陀”两册送给我，这是一种重要的著作。我又从他得知虱子擦柏尔及其同志们是怎样据有“国民报”的。原来此报是在一八四八年用均等的股分创办起来的(但没有特别的契约，是随随便便的)。慕格 (Mügge) 和刻盆等为着这种目的奔走。罗登堡进去做总编辑，擦柏尔在他的下面工作，后来犹太人华尔夫做事务主任。这个报的白啤酒的庸俗气和对议会左派的服役，马上就使它抬头了。股东们说罗登堡走入保守的途径，并接受罕斯曼

① 拉撒路是一个乞丐，满身生疮，被人放在一个奢侈宴乐的财主的门口，吃残羹剩菜。见“新约”“路加福音”。——译者

(Hanse mann) 的酒錢，在这种正确的或虛偽的口實下，把他捏走。擦柏尔引进一个煽动者替自己写作，并在各种酒店中和飲啤酒的俗物接談，力求增长人望。政变（曼推斐尔的）和对报纸的强暴的紧急行动——用極粗暴的方法，一直延长到一八五〇年底——給予他一种正如其願的口實，不召集一个股分公司的會議。当革命的报纸受到充分的压迫，而兴克尔带（Hinckeldey）和斯提柏耳的統制橫行的时候，这个报才找着它的真正的生存条件，在俗物之前發展起来了。这成为一种營業，一部分股东約于一八五二年闖进报館，并要求理由报告書和召集大会等等。此时犹太人华尔夫和候补的神学家擦柏尔把那些最倔强的人接到身边，老实对他們說，为着不断送此报，对它的財政状况应最虔誠地保持緘默，在事实上它是破产了。（原来二十五达列的股分，当时实已值一百达列。）只是不要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和盘托出它的畏羞的財政黑幕。然因特別的顧慮，願例外地交換他們（即最凶惡的股东）的股分，付还他們的賭注。所以那些最危險的人妥協了事。这种趣剧重演过多次。不过这样开誠布公收买的人中的大多数，依照他們消極抵抗的程度，对于原来的賭注只收到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而自由主义的庸弱者有一極大的部分至今还没有得到分文，并且連一份理由报告書也沒有。他們因畏惧“十字报”，都默不作声。犹太人华尔夫和候补的神学家擦柏尔因这种無賴的行为，遂变成庸俗自由主义中据有“过剩金錢”的大显貴。可惜我没有早些知道这件事！

罗登堡像一种确切担保的財產，从曼推斐尔轉移給許威林（Schwerin）。他現在办“国家新聞”全靠一把剪刀，这种报再也没有人看了。一种“倫敦新聞”也是如此。听说布魯諾的情况坏到可詛咒的程度，特向現內閣申請，不索代价，对半官方的“普魯士报”共同繼續工作。他現为“十字报”的瓦根涅（Wagener）〔3〕的“国家字典”主要的撰稿者。此外，又是立克斯多尔夫（Rixdorf）——那个

巢穴或叫做别的什么——的农民。

我曾参加下院新聞記者的席次旁听。当一八四八年夏季，我也参加过普魯士的协商會議旁听。虽則他們的确也沒有泰坦(Titan)^①！然和那一次对比，有怎样的变迁啊！會議室狹小。旁听席有限。那些家伙坐在长橙上(反之，“主子們”却坐在彈簧椅上)，職員室和教室奇奇怪怪地混在一起。一个比利时的議會和此相比，是显赫的。叫做息孙(Simson)或参孙的主席对于从曼推斐尔受到的踐踏，加以报复，現在——以一个內閣看門人的完全畸形的橫暴权威——用他的驢子顎骨对咀嚼中的俗物任意加以处理。如在其它每种會議中，像这种难以言語形容的活現的僕役的大胆妄为，已經要受到耳光。此外，在柏林，特别是在戏院中，着制服的占优势，令人厭恶(附帶地說！哈慈費尔德夫人为着要侮辱王室家眷，特于我初到的几天，即請我去看戏，所坐的包厢紧接着“美丽的威廉”等的包厢。舞蹈剧历三点鐘。这是当晚唯一的演奏。也是柏林的一种特色)，当人們在这些低着头的官僚的学童中到处發見一个穿制服的家伙——然他的头至少是垂直的并紧貼着頸項——便很快活。芬克所說的恰为他在每一个会上要說的一套。我还把这个家伙理想化了。从前倘若听他演过說，那形象便完全不同。我在柏林所看到的夫賴塔格(Freytag^[4])一次拙劣的滑稽剧，叫做“新聞記者”，出来一个肥胖的汉堡的俗物兼酒商，名皮盆勃林克(Piepenbrink)^[5]。芬克是这个皮盆勃林克的复版。操着最討厭的汉堡和威斯特华倫的方言，急促地咬音嚼字，沒有一句話是构造正确或完全說出来的。而且这是哈孙荒野(Hasenheide)中的弥拉波(Mirabeau)！在这矮子場中唯一稍微像样的人物，在一方面是窩尔得克，在另一方面是瓦根涅和布兰垦堡(Blankenburg)这个吉

① 希腊神話中的太陽神。——譯者

訶德先生。

我在易北菲尔訪問过錫柏尔。过巴門时在他那里吃晚餐。他的夫人年青貌美，善歌唱，崇拜她的卡尔^①，有些令我欢喜。錫柏尔还是老样子。他的主要的交游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記者（前“新萊茵报”的閔斯德通訊員）、詩人、音乐家和画家。我觉得塞尔是其中最好的。錫柏尔带我到巴門的“加利福尼亚”、即愚蠢的青年們中。他們向我祝飲。我讓錫柏尔代为宣布我的声音嘶哑，他用一些無味的談諧——然却处于适当的地位——代我作答。他說，他的父亲一切都模仿他，如做詩、喝酒，这就叫做父亲像兒子^②。

在科倫訪問过司乃得第二和克来因博士。沒有改变；宁可說还向前發展了。和他們在酒店中喝了几点鐘的酒。又在一個酒店中看到化名的大便哥尼斯文特（Königswinter——即哇尔夫干·米勒——Wolfgang Müller）。又訪問过但尼尔斯夫人。沒有去看蠢材和国民联合会會員布耳革斯。关于此事，以后再說。我这样作閑談的饒舌，还老沒有涉及主要的事件。下次再談罢。

完全是你的卡·馬·

〔1〕 正确的写法是 Frerichs。

〔2〕 佛的教义〔諷刺的〕。

〔3〕 原信作 Wagner。

〔4〕 原信作 Freitag。

〔5〕 原信作 Piepenbriek。

七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一八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① 錫柏尔的名字。——譯者

② 原文作：“树干倒下离苹果不远”，因为德諺的“苹果落下，离树干不远”，意思是兒子像父亲；这里是倒用，所以意譯为父亲像兒子。——譯者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没有遇着谷謨拍特。起初于午后五点到攸斯顿广场(Euston Square)，等到六点。后来约于八点往伦敦桥车站。每次都没有找着他。

你几时来，务请写信告诉我们。

关于你自己对普鲁士的关系，我尤其要将在柏林和最重要的法学家谈话的意见报告你。一切都系于你是否被征召。在最后一场合，你为后备兵的案件是属于通常的民事法庭。此外，普鲁士人在公务上似乎只注意你的易北菲尔的履历，不管巴登的事。

“奥[格斯堡]—[般]新[闻]”本年四月十九日的一号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上面的巴黎通讯末尾一字不差地说：

“警告书商，‘马克思的“伏格特先生”’是在禁书之列，因此正在印刷中的一种十分减缩的法文本不能出版了。”

今天本愿再作旅行的报告，但普林君正来访，必须将这几行寄出。

祝好。

你的卡·马·

七四一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六月九日

一八六一年六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把要写的东西长久拖延下去，因为韦柏（普法尔次的钟表匠）以来宾的资格，参加伦敦国民联合会的会议——金开尔在会中领略到一种特殊的情况——曾允许给我一种报告。今天才接到，特附上。你从最近的“赫尔曼”上当已看到是怎样一回事。最后确定一切的会议要延展一个星期，至下星期六开会。在这期间，犹和(Juch)由一个德国城市商人供给资金，前往科堡敦促那里的国民联

合会的中央委员会驅逐策斐(包括金开尔在內)。高特弗里德諂媚英國人,引起城中整个自由主义的資產階級極大的憤怒,真有趣。——波恩也来了好些信,高特弗里德如回去,要“以棍棒”相威胁。策斐(他的确直接受到委托)和高特弗里德代表馬克多那尔的秘密就在:高特弗里德在墨星吞博物館得到一个英國講述員的职位,而忠厚的策斐則在一个阿士力(Ashley——即沙甫慈白利——Shaftesbury)的机构中任职。高特弗里德唯一的同盟者是“非政治的”歌咏联合会或其它酒友联合会的庸俗落后职工。高特弗里德上星期在国民联合会大批地收买(大約用英國的金錢)后面这种联合会的职工。(凡用三先令的最小費用在特律布涅处購得一張券的人,即可做这种猪仔联合会的會員。)高特弗里德和他的信徒同样有一个私人的集会,并派遣代表到亥因慈曼(Heintzmann)处,叫他(因损伤了高特弗里德的尊严)自願放弃主席的位置,否則人們將对此提出建議。——附带說一句,我不应忘記一件事,即当非議进展时,我的朋友萊茵兰德(和我商談后)加入了这种联合会,并将他的易茲令吞歌咏联合会的會員五十人(大多数为店員)带进会中,而对高特弗里德的主要的非議是由他們提出的。——萊茵兰德对我說,德國的城市商人从沒有这样狂热地参加过一桩政治事件。高特弗里德为着諂媚一个外国政府,而退出国民联合会,这是可惊异的。因此,他在德國資產階級的浮浪人中的地位是完了,沒有这种地位,他算得什么东西?他觉得这有关自己在这里的立脚和問題,因而以他的方式尽力活动。然使他特別痛心疾首的是,現在到处听見說:“‘人民’和‘馬克思’反对他是对的。”他在印刷人希尔士斐尔德的相識者处表示:“暴徒派藏在整个事件的后面做秘密的領導者。”我們沒有插过一个指头,而我們的仇敌竟賦予我們以如此神秘的“实力”,不是很妙嗎?

第二附件(請寄还,因我必須作复)是哈慈費尔德夫人的信。

我将把她当做在柏林的私人通訊者，因为她远比“那个把自己行动的有系統的原則放在自身的步驟中的人”（拉薩尔，第二卷第五四五頁），具有更多的政治理解力（除掉她的許多良好的关系外）。（附帶地說！你和天狼星畢竟接到了拉[薩尔]的著作嗎？）她的信中的两节，要向你解釋如下：在布朗基的事件中，我曾替她从布魯塞爾（从得諾微尔——Denoville）取得一封信。首先是有关一种出自得[諾微尔]論——不名誉的——布朗基訴訟的小册子印刷費。（討論等等和对此的推理。）布朗基自己經過得諾微尔对我和德意志無产階級党（在外国的）的同情，表示热烈的感謝。我們和法国坚决的革命党再發生直接的联系，我以为是很好的。

第二点：我在給拉薩尔的信中表示办报的事暂时不可能，但为着在丸藥上加上一層糖衣，說冬季也許去柏林。

經過哈慈費尔德夫人批評柏林官派的民主主义，完全是对的。她自然沒有接触到真正的人民，而在各酒店中較好的論調，也自然不知道。

关于論美国的信，至为感謝。如有重要的事件發生（軍事上的），务請时常把你对它的意見写給我。依照我从司各脫將軍——現年七十六岁——对墨西哥战争（参看立普力的書^①）所构成的圖形看，这老驢子如不受別人的监督，預料他将犯最大的过失。尤其是迟緩和沒有决断。又，我从“論壇”所报告的事实中看到北方現在公然談到奴隶战争和摧毁奴隶制。

如梦塔究（Montagu）卿早已宣布的，因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事件，他昨天已在下議院提出帕尔麦斯頓（关于丹麦繼承权）一八五〇年的倫敦記錄等等。这位老者采取他常用的手段。梦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他的演說，会中一种預先安排的不足人数的延会，就

① 指 Rosewell Sabin Ripley 所著的“对墨西哥的战争”（The War with Mexico）一書。——譯者

惊慌失措地把它终止了。

我星期六要付两镑公用事业费，如寄我此数，十分欢迎。七月初，我再收到一些钱。带来的已经用完，这你不会奇怪，我因负债出外，现在几乎四个月了——在此期中没有收入——单是学校 and 医生就花去四十镑。

哈慈费尔德夫人的信末也提过路易·西门，他的事怎样？西门曾在后备军吗？无论如何，你比路易更加犯罪（他没有上过战场等等）。我不懂这件事。问候天狼星。——

你的卡·马·

七四二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日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接到维也纳的信。弗里德兰得首先要求我写两篇论文，一是关于美国的事件（我当总括这全部渣滓，简短地写成一两篇政治和军事社论），一是关于英国的状况。以后（即收到这些论文后）他愿对我作较详细的推荐，我对于每篇论文一定会取得一镑，对于每次平常的通讯取得十先令。依照德国的标准，这是优厚的报酬，我要生活，必须同意这一点。本星期甚愿即寄出这两篇样品的论文，所以你当为我安排美国的军事部分。我将把它加入政治的部分中。

一星期来已认真开始写我的书。拉萨尔以后尚没有信来，只有他的表兄弟弗里德兰得从柏林来信（拉萨尔不知道，而且也不当知道关于报的谈判），内容如下：

“拉萨尔自布勒斯劳回来后，一部分是忙着办理您的永住权的事件——我看他因过于热心，过于举证的呈文，破坏了这事件的圆

滿解決——一部分是在閱讀并朗誦教授們和秘密顧問們對他的十分美麗的、十分有趣的、十分巧妙的等等的著作所寫的無數詳細的感謝信。這些信給予他最好的機會去談論他的‘卓越的’書，并證明他對於這樣小的刺激劑，沒有任何感覺，更不知道有虛榮。可憐的伯爵夫人抱著一種惡性的流行性感冒在鬥爭，要貫徹她的反對者的正式任務，愈加覺得困難，就是對於輔助的任務，也開始感覺疲勞了。”

夫里德蘭得寫了這些。

關於所謂國民聯合會在這裡的事件的過程和金開爾的失敗，明天告訴你，因為今天還要同時寫信往柏林和維也納。

祝好。問候天狼星。

喀富爾死了？您們以為怎樣？加里波的驢子因對美國佬寫出聯合的信，出丑了。

你的卡·馬·

七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親愛的摩爾：

可惜我對於美國的戰爭沒有收集報紙，有許多地點地圖上也找不到。主要的事件是：

南方自許多年來、特別是自總統選舉的騷擾以來，即靜悄悄地準備武裝，經過布卡南的部長們的背叛，在最後的時機中還接到大批的金錢和武器。因此，一直至三月四日，北方完全癱瘓了。而且至薩謨忒(Sumter)的陷落為止，林[肯]除稍微集中少數常備軍(全部一萬八千人，大都因在西方對抗印第安人而分散了)，并加以準備外，沒有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自攻擊薩謨忒後，北方現在

終于十分激动，足以制止一切反抗的騷动，因此能作一种有力的軍事行动。七万五千人召集攏来，現可以行动，但投効的人数似乎有十倍之多，虽还老是没有集中，然能行动的兵数也可达到十万人。每天都在期待林肯有进一步的募集，而且所需的时间較少，因为一切都准备較好。在华盛顿地带，对着垦塔啓的俄亥俄 (Ohio) 和聖路易 (密苏里) 的七万五千人，宁可說他們中間的一部分 (在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的預备軍沒有計算在內) 暫時足以造成南、北軍力在頗陀馬克 (Potomac) 前綫的均衡，北方人在目前甚至能采取短距离的攻势。

南方和北方一样，第一个目标是华盛顿。南方向那里的攻势非常之弱；主力一越过里士滿 (Richmond)，似乎就再不能作一种有力的及时的冲击。唯一可行的事是派遣一个机动队往华盛顿上面的頗陀馬克河的哈拍渡口。这个陣地〔1〕对北方 (馬里兰——Maryland——和宾夕法尼亚) 取一种攻势是最相宜的，它居于申喃多亚河的河口——这是頗陀馬克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在战术上極有优点，并完全統制着两河。一个預料并庇护将来分离的政府似乎并非無意地在那里設置一个联邦兵工厂的。占領哈拍渡口，即在一个要害的地方破坏了联军所統制的頗陀馬克战綫，南軍假如大批地前进，一直达到此綫，便会馬上完全統制两岸。

馬里兰和德拉瓦 (Delaware) 的命运系于北方对华盛顿的固守；它們如在南面被截断，为联军所占据，即隶属于联邦。这是北方的第二种結果。

由聖路易的德意志人再征取密苏里是第三种結果，而且極为重要，因为聖路易的占領，封鎖了密士失必 (Mississippi)。垦塔啓的守中立有利于北方或南方至何种程度，大概将以种种状况和事变为轉移。無論如何，这种中立暫時是限于〔2〕西方适当区域的戰場上。

結局：就南方的一切准备看，除下列各点外更没有什么成就，即北方仅以一个月的准备，便从它夺得首都和三个奴隶邦，而第四个奴隶邦不敢分离；南方在頗陀馬克的攻势是停頓了，而北方已經越过这条河，向前推进，一直到現在，沒有遇着抵抗。南方現在如还能提供一个人，北方便会提供三至四个。分离的各邦約有七百五十万居民，而內中的奴隶超过三百万以上；至少要除去一百万白人，作为看守奴隶之用，所以能供战争支配的人口数几乎不到二百五十万。如召集这种人口中的百分之十——这恐怕是向来防御上所召集的最大数目——至多也不过二十五万人。但一定不会有这許多人集合攏来。瑞士約有相等的人口——大概超过两百万——在紙面上差不多有十六万国民軍。在另一方面，北方单計算自由邦，即有二千万人，这都是可供应用的，也許加利福尼亚、犹他（Utah）和極西的一些区域除外。我們就算一千七百万可供支配的人口罢，并且不說其中百分之十，仅說这百分之十的三分之一，即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可供攻击战之用，那也超过五十万人，就是南方極力掙扎，也足以压倒它而大有余裕。至于人对人的比較，沒有問題，北方人在体質和道德上远超过南方人。南方人的好斗争之心大大地混杂着怯懦的暗杀的行为。每个人配上武装，当斗争时，在敌人期待攻击之前，即能把他干倒。这是平均的……〔此信以后的部分殘缺了。〕

〔1〕 在“陣地”之前勾去坚强的字样。

〔2〕 这里勾去維基尼阿和卡罗来納（Carolina）两个地名。

·七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七月一日

一八六一年七月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在这里看到了天狼星，十分高兴；全家也是这样。無論这位老

者的風濕病怎樣，看來仍很年青。他馬上交出你的信和兩鎊，收費員立即拿走了。我盼望德國方面今早有一點供給，但至今沒有來。目前全無收入，然却“不斷地消耗”（某些經濟學者由此去解釋“利潤”，以為這不出於生產費，而是出於消費），所以曼徹斯特的一切供給很是歡迎。

你覺得維基尼阿的運動（軍事方面的）怎樣？請馬上告我。兩方面自然時常重復宣稱民軍軍官——少將皮爾司，他的職業是馬薩諸塞邦的一個“裁縫”——的過失。華盛頓仍受威脅嗎？你相信南方人在馬那薩斯（Manassas）交叉點的布陣是採取攻勢嗎？或者那些傢伙不是正在退却嗎？南方人在密蘇里的失敗似乎是確切的，而可怕的“蒲耳斯泰因上校”（Boernstein）現在也在那里出現。一封給韋柏的私人信表現“威里系上校”居辛辛那提一個軍團的領導地位。他似乎還沒有上過戰場。

更詳細地研究美國這事件，我覺得南北兩方的衝突——在五十年來北方再三退讓使自己蒙受屈辱之後——終於因西北各邦非常發展的重量（撇開“騎士制度”的無恥的新要求不談）投在天秤上，達到決定之點。這種人口有豐富的德人和英人新鮮的成分混合在內，加以大都是自耕農，自然不像華爾街的紳士們和波士頓的桂格會教徒那樣好威脅的。根據最近的人口調查（一八六〇年），這種人口從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於一八六〇年達到七、八七〇、八六九人，而同一人口調查指出分離的奴隸各邦總的自由人口約五百萬人。一八六〇年西北這些邦提供了政府黨的主要群眾以及總統。北方這一部分也恰恰首先堅決反對承認南方聯邦同盟的獨立。它們自然不能將密士失必的下游和三角洲交付各外邦。在堪薩斯（Kansas）的事件中（現在的戰爭真是由此發生的），和邊疆暴徒〔1〕動手用武的，也正是這西北〔各邦〕的人口。

更詳盡地考察分离运动史，表現分离、宪法（蒙特哥美利——Montgomery）以及同一地方的国会等等都是僭窃。沒有地方是讓人民大众来表决的。南方各报对于这种“僭窃”登出具有这时代特征的論文，而其僭窃不仅是对北方的分离，还有南方三十万奴隶主对抗五百万白人的寡头政治的加强和尖銳化。

現在来談偉大的政治——在倫敦的金开尔和国民联合会。你还記得，当一星期前的星期六，亥因慈曼将会期延迟（而且在“赫尔曼”上登有广告），因为犹和被派往科堡去征求一种最高的意見。同时偉大的亥因慈曼訂期星期二开一个非常會議，庆祝滑铁卢之战等等。

然狡猾的高特弗里德联合策斐發出秘密的傳单給他們的人參看最近的“赫尔曼”，于星期六召集一个會議。高特弗里德及其徒众已将場地扫清，在事实上是于他人的背后控制着會議。他（系国民联合会的副主席之一）当主席，策斐（系国民联合会的委員会委員）做秘書。在这次會議中，关于馬克多那尔的事件等等，当然作出为高特弗里德、策斐两氏所滿意的議决。亥因慈曼于后来的星期二令人宣讀他主席的上次會議的記錄，他絕不知道高特弗里德及其同志們在这中間的时期曾开过会。出席的高特弗里德和策斐也不提出宣讀有关議事录，絕不談及他們自己所布置的會議。但高特弗里德于第二天写信給犹和，要求将附在信中的高特弗里德會議的記錄在“赫尔曼”上發表。他甚至以威胁的語調，提及轉讓“赫尔曼”給犹和时所訂的契約。然犹和說：“不是这样”（參看最近的“赫尔曼”）。国民联合会前天在宰德（Seyd）旅館的會議中必定談到这种可耻的事件。不过我还没有得到报告。

关于“偉大的高特弗里德的权术主义”，你由此得到一种样本。还会从最近的“赫尔曼”上国民联合会的會議中看到布林德——充滿了小陰謀，和一只狗充滿了狗蚤一样——把德拉尔插进去，以便

以拯救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人的資格，乘机攫得一種感謝的表決。然這為亥因慈曼所破壞，他對於德拉爾的建議絕不讓付表決。這同一崇高的布林德令一個居間人去詢問韋柏等，他在德國共產主義者聯合會和法蘭西各聯合會合開的紀念六月暴動的會中，是否當“以演說者的身份出現”？但所接到的答复是：他如願意挨打，就來罷。

關於拉薩爾的著作：

天狼星曾將他的一本贈給我，現附以下列的說明：請你用下面的地址，將書寄給我的表兄弟：“阿姆斯特丹，西市場開截渠（Keizergracht），L, L, 二六七號，菲力普斯律師”。你自然要抽出拉薩爾贈給天狼星的一本。我的表兄弟對於理論的法學是感興趣的。

你自己從拉薩爾書中好的壞的兩方面要得到一種適口的東西，可從第一卷的序言和第二卷四十一章五一七頁看起。

祝好。

你的卡·馬·

〔1〕 密蘇里奴隸主黨的徒眾，于一八五四至五五年侵入堪薩斯。

七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七月三日

一八六一年七月三日。

親愛的摩爾：

你對維基尼阿狀況的問題，提出來容易，要答复就難了。華盛頓還受威脅嗎？不受直接的威脅，否則南方人不致撤離這許多地方；但不知道雙方的兵力是在怎樣的比例中。北〔方人〕第一次的主要攻擊倘被堅決地逐回，那不能說會發生什麼，因為人們不知道他們再守在何處。同時還是三比一，而頗陀馬克也一定成為一種十足的障礙。

馬那薩斯交叉點的地位——是由南方人有必要借通往巴黎和

斯特拉斯堡的鐵路保持他們和西北維基尼阿的聯絡決定的。如失去馬那薩斯的交叉點，那他們和西維基尼阿（山的那邊）最近的鐵路交通就是从里士滿經哥頓斯微爾(Gordonsville)到斯坦吞(Stanton)——更南八十哩；他們失去將第一戰綫的預備隊，按照需要，直接在陣后迅速從西方送往東方等地的機會，至于在西維基尼阿的隊伍是可以被截斷或在更遠的地方被排擠的。這是陣地的重要性——至于它在戰術上有何種重要性，不能說定，因為從地圖上絕不能推斷出來。總之，在西維基尼阿的戰爭首先是圍繞鐵路交叉點的戰爭。

大伯特利(Big Bethel)的事件沒有什麼重要；在戰術上處置很失當；用這樣的志願兵作一種夜間的攻击，而且还作成分散的縱隊，結果只能趨于紛亂，各縱隊相互開火和逃亡。

反之，北方似乎也干了两件不好的事：一、新組成的和完全動員的大量軍團好像沒有加入，人們將它們靜靜地安置在離戰場四、五百哩的地方，然它們如在頗陀馬克，便是無價之寶；二、勇敢的老司各脫好像又有巨大的包圍計劃，這除造成軍隊的大分散以外，別無結果；這趨向失敗達到怎樣的程度，由于南方的流蕩情況和不知名的英雄，是不能判定的。

关于不表決分離的事是什麼？這里的一切報紙到處宣稱每一邦的人民投票已經批准了議會的決議。請讓我知道那個胸襟豁達的領袖、耶穌崇高的坟墓的解放者高特弗里德在這事件中后来的情形如何。

附上 SL 62585 鈔票五鎊，利物浦，一八六〇年五月十二日。

我要看看，本星期末是否能夠再寄一點。

天狼星怎樣到普魯士的公使館去的？

多多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七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七月五日

一八六一年七月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信連同所附的五鎊都收到，至为感謝。

三天来患一种討厭的眼炎症，一切写作和閱讀都受到妨碍。然我想几天之內就会痊愈的。

天狼星在亚尔伯慈处遇到最大的阻力。（附带說一句，这个人本斯托夫——Bernstorff——的杂役。此外，还是主要的警察密探和普魯士高等旅客的主要妓女介紹人。）但因天狼星固有的粗魯行为，竟使亚尔伯慈在那張瑞士的护照上得写入一些廢話，說天狼星曾被放逐，有賴于特赦云云，为着某种目的，要往威斯巴登等等。亚尔伯慈原来对他說，他在外国住了十年——这是一种普遍發布的口号——已經丧失普魯士的公民权。他当归化英国，用英国护照旅行。

附带說一句，策德力慈在卸任之前不久对拉薩尔說：我具有共和主义的、至少是反王室的意志，而他們的原則是絕不允許这种色彩的任何人回复国籍。他們不願在我的場所开一个先例。策德力慈的繼任人文特（Winter）对拉薩尔說，他不能推翻他的前任的决定。末了，拉[薩尔]又同样去麻煩許威林，許威林为着要摆脱他，便說将这事移交柏林市长——然不会这样办的。当議會討論亡命者的事件时，許威林宣布政府对于每种特別案件，将时常保留任意决定的权力，芬克等鼓掌贊成。

关于分离的事件，英国各报的描写完全是假的。除南卡罗来納外，到处都極坚决地反对分离。

第一：各边疆的奴隶邦。当一八六一年冬季，开过一个边疆各邦的會議。維基尼阿、垦塔啓、阿肯色（Arkansos）、馬里兰、德拉

瓦、田納西(Tennessee)和北卡罗来納都被邀与会。而各邦为着这个目的,又开会选举代表,送往这个总会議。

德納瓦連这种目的的一个会議也拒絕召集。

田納西也是如此。它的民主主义的立法院用突击的方法,退出联邦。然后来确实也举行了选举,以便批准这种無效的案件。这是在一种恐怖統治之下进行的。三分之一以上簡直沒有投票。其余的有三分之一反对分离,整个东田納西都在其列,它此时是用武力反抗分离。

垦塔啓。有十万人拥护联邦;只有几千人贊成分离。

馬里兰宣言拥护联邦,它現已选出六个联邦派人为国会議員。

北卡罗来納、甚至阿肯色也选出联邦代表,北卡罗来納且为强大的大多数。后来实行恐怖政策。

維基尼阿。人民选举一个有利于联邦的会議(就大多数講)。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是被收买了的。在“南方热”的高潮中——薩謨忒的陷落——曾以八十八对五十五票秘密通过一种分离的法令。当时这种法令还保持在秘密中,而夺取諾福克(Norfolk)的联邦海軍碼頭和哈拍渡口的联邦兵工厂的其它一切步驟,也在秘密进行。然在实现之前,即被泄漏給联邦当局。遂和哲斐孙·大衛斯(Jefferson Davis)的政府秘密联合,大批的同盟軍突然入境。此时分离的投票是在它們的庇护下进行的(真正波那帕脫式的)。但不管有系統的恐怖主义怎样,拥护联邦的仍有五万票。如你知道的,西北維基尼阿現在公然脫出分离派了。

第二:海灣各邦。真正的人民投票只出現于几个邦中。在大多数邦中为議会所篡夺。議会是被选举出来决定有关南方各邦对林肯选举的态度的(——后来在蒙特哥美利的会議中形成它們的代表——),这种权力不仅議决分离,并且也承認宪法和哲[斐孙]·大衛斯等等。怎样进行,你会在最后面从南美各报的摘要中

看出来。

得克薩斯有——除南卡罗来納以外——最大的奴隶党和恐怖主义，然拥护联邦的仍有一万一千票。

阿拉巴瑪。人民既不投票表决分离，也不投票表决新宪法等等。此地所选举的議會以六十一对三十九票通过分离的法令。北部各区几乎仅为白人所居，它們这三十九票所代表的自由人比六十一票还要多些；依照美国的宪法，每个奴隶主替他的奴隶五分之三行使投票权。

路易斯安那。在选举議会的代表时，拥护联邦的票多于赞成分离的票。但代表們却轉变过去了。

卡罗来納的西部、田納西的东部、阿拉巴瑪和佐治亚的北部以及各山区，与南方的沼澤区相較，具有很不相同的利害。

你可从下面的摘要中看出整个分离策略的十二月二日的性質^①（因此那些家伙也被迫去煽动战争，以便在“北方反对南方”的呼号之下，保持这种运动的进展），而下列一事更显出这种性質，即布卡南行政部的叛徒們居运动的领导地位——陆军部长夫蕾德（Floyd）、海軍部长圖錫（Toucey）、財政部长柯布（Cobb）、內务部长湯卜逊——和南方主要的上院議員們共同深深陷入好几百万元的糜費事件中。这事件当一八六〇年十二月，議會（众議院）曾任命一个委员会加以調查。这些家伙中的一部分至少总算幸免了監獄之灾。因此他們成为三十万奴隶主寡头政治的最馴良的工具。这些奴隶主由于自己的集中、地位和手段，暂时能够扑灭任何种反对，这是自然的。他們在一部分“貧苦的白人”中找着补充他們的輕步兵的下流人。

佐治亚。“格利芬联合报”（The Griffen Union）說：“在蒙特

^① 馬克思是把分离派的行动与路易·拿破侖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所举行的政变相比拟。——譯者

哥美利制造宪法的人回到佐治亚，用邦議會的名义予以批准，这只是一笑話。”“美昆报”（The Macon Journal）說：“邦議會……是因另一目的而召集的……冒称它們就是人民，而且在这样的篡夺权力之下，可以不和人民商議，即任命代表参加总議會。它們的同盟的議會一切議決都是由关着門的秘密會議通过的，凡所作所为的，都是避开人民的。”“奥加斯大紀事和步哨”（最大的佐治亚报）說：“至少就有关佐治亚的講（而且佐治亚在奴隶各邦中是人民最多的），整个分离运动以及一个新政府的构成，只是在人民一种似是而非的同意之下进行的，只是用一种伪造的大多数，在大激动和憤怒的状况之中推进的。不管一切压制手段怎样，一月四日的选举指出减少近三千票，和所选的代表七十九人为一种绝对大多数。但当集会时，用尽諂媚、甘言、收买和一切欺騙的方法，議會仅表現一种三十一人的多数（反联邦的）……。佐治亚議會和同盟議會进行它們的工作，沒有人民的授权，这沒有人能够加以否認。”

阿拉巴瑪。“流动广告者”說：“議會为着阿拉巴瑪邦的利益，已經采用永久的宪法。……重要的事实确切指出代表們不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选举出来的。”“北阿拉巴瑪”說：“議會急切篡夺了特权，并批准宪法。……国家物質的、实体的力量、即胼手胝足的人們，一經国家号召，便要去做一切战斗的工作，从头至尾違反分离的法令，这是一种显著的事实。”

密士失必。在“約克孙·密士失必人”（Jackson Mississippian）和“維克斯堡輝格党”（Vicksburg Whig）上面、关于篡夺有类似的怨言。

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真三角洲”說：“这里分离的成功只是由于压下选举的結果。……政府已經轉变为专制主义的了。”老罗薩林斯（Rosalins——美国的主要政客之一）在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的邦議會中說：“蒙特哥美利的文

件……沒有造成一个人民的政府，只弄出了一种可惡的、無限制的寡头政治。并不准人民在这事件中共同动作。”

一八六一年三月十六日，上院議員古斯里(Guthrie——拥护奴隶制的人，在皮尔司之下任过財政部长)在垦塔啓的“路易斯維”上說：整个运动是一种“陰謀”和“篡夺”。除其它外，“阿拉巴瑪的民众投票的大多数反对分离，而代表中有限的多数才贊成分离，他們使阿拉巴瑪分离出来，不准人民对这事件發言。路易斯安那的投票也反对分离，但代表們加以压制云云。”

你的卡·馬·

七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二日

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最后的信連同附件，宁可說有附件而沒有信，收到了，至为感謝。

高特弗里德·金开尔的大悲喜剧达到一种有价值的結局，而可怜的高特弗里德被打中脑袋了。

为着簡單概括这件大事，真实的經過如下：如我曾經报告的，高特弗里德及其同志們于六月十五日召开一个特別會議，由自己負責，作成他們所心願的決議。至十八日，在亥因慈曼主持之下开非常會議，当时还在等待科堡的回信，而爭論的大問題并沒有出現于議事日程中。

至七月六日，終于召开有決定性的會議，而科堡指导者的信同时也来到了。两派的全部斗争力量都陈列出来，高特弗里德用現金收买的德意志人同盟会的三十五个會員也在其列。然重大的宣傳煽动在会期前即已开始。例如亥因慈曼等的“德意志人同盟会”

对于高特弗里德的陰謀已得到报告，并發表演說，加以冲刺。这个同盟会的主席是一个船舶代理人，名斯密特（汉諾威人），自然轉入“爱国的”方面。

附带說一句，亥因慈曼当然追求两重利益：一方面要为普魯士政府所喜，第二，如有可能，要由这种途徑，在将来的工業展覽会中从該政府攫得任何重要的受信任的职务。听說这个家伙已以真正粗魯的普魯士王易北菲尔代理人的方式，执掌他的主席的职务。这对于富于戏剧性的高特弗里德的确是公平的。

所以亥因慈曼于开会（七月六日）后，令人宣讀六月八日和十八日的紀錄。不論是金开尔或策斐，都不敢动議宣讀他們十五日的紀錄。因此他們承認了自己秘密举行的會議的不合法性。亥因慈曼于是宣讀科堡的来信。那里的指导者写道：的确只有科堡的評議會能够驅逐會員出联合会；但驅逐出委员会（就策斐的事件講）是地方的事，可在倫敦决定的。

但七月八日正逢倫敦国民联合会職員的新选举。因接受斯密特的提議，列入議事日程，由新选举本身来决定这件事。

高特弗里德作一次很长的演說，而且总是在戏剧性的煽动的方法中动作的。他头上稀松的头髮竟时常豎立起来。他輪流交替地显出惨痛和威胁的表情，甚至力求到处流露他那完全生疏的諷刺。当他說話时，最大的騷动繼續不断地出現着。有啧啧之声。特别是常有“高特弗里德”的呼声，使他感觉痛苦。最奇怪的是，当辯論繼續进行时，高特弗里德即使不再說話，也时常跳起来，去作破坏的勾当；可是亥因慈曼用高举的威胁的手臂——只是揮舞几下——迫他再坐下来。

高特弗里德和他的整个私派在选举中完全被打敗了。在主席的选举中，亥因慈曼得一三三票，高特弗里德得五票。就是被他收买的那些家伙的最大部分也不投他的票。当这种結果一經宣布，他

在“最尊严的”方法中表现为“死去的斗士”和“悬挂的耶稣”的一种综合体。这是高特弗里德为“他的亲爱的德意志”应当得到的嗎？

但在这时期中，恶徒布林德——他为“共和主义者”，自然不是国民联合会的会员——用夤缘、欺騙和各种各样的做作，得在国民联合会六月十五日和七月八日的两次会议中被贊揚为什列斯威-好斯敦的勇敢而爱国的前驅战士。

关于这种蛙鼠之战，至此为止。你当已經看到，就是这种騷扰，对于那位高貴的詩人也开了一些玩笑。

祝好！

你的卡·馬·

七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日

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如沒有一种十分受窘的文件落入倫敦普魯士公使館那些家伙的手中，我不相信你能向該館請求到一种“行为証明書”。

不論就普魯士的法律或国际法講，普魯士的公使館不是一个監督官署，不能填發証明書，無論那是关于外国人或普魯士人的行为。只有簽發護照时，它要注意是否有任何人因法庭的裁判或公众的謠言，臭名昭著，可証实为罪犯。此外，它在职务上不必知道私人的事件。它所知道的是由于濫用作特务机关得来的。所以它的一种行为証明書就等于在它的書記亚尔伯慈羽翼下的違法的（因此在职务上是不存在的）秘密警察的一种行为証明書。但你不能承認这样的一种官厅，而且你如請求巴門警察局长指出倫敦普魯士公使館具有这类特性的普魯士法律書上的章节，他一定大感困难。

然曼徹斯特的普魯士領事并不是这样。領事是他們國家的商務代表，而非政治代表。所以他們是被認為應知道他們駐在地的商界，特別是屬於他們本國籍的商界。他們可以出一張證明書，證明某某自十年來即為有體面的商人，住在曼徹斯特，並以此著名。普魯士政府絕沒有權限要求其它證明書，而且也會自行防備，在職務上不作這種要求。但它是可以要求上述證明書的，因為你站在外國人一樣的地位，請求恢復國籍，而在普魯士的歸化中，可以要求這一類的證明書。

關於你的政治行為的任何種證明書，普魯士政府沒有要求的權利，正和它不得要求你自行寫出政治的信仰一樣。

我還沒有接到維也納以後的消息，德納每星期雖將“論壇”寄來，也同樣沒有信。

稿件要寄給布洛克豪斯後，他才願作確切的決定。這決不是令人愉快的條件，因為他會將稿件拿給他的文學顧問的驢子們去評判的。加以許多家務上的妨礙，使我不能如願地迅速寫好稿件。

你對於拉薩爾的書看過一點嗎？你已將書寄給我的表兄弟嗎？這事於我實關重要，因為我很需要這青年效勞。

拉薩爾和伯爵夫人現在美因河的法蘭克福的浴場。

一個波蘭的使者曾來我家，同時從希利處帶來一整包還沒有看過的柏克的書信。但他沒有再來過，因為我對於此刻在普魯士從事任何種陰謀的惡劣的前途，說出真話，不合他的胃口。我一看完柏克的文件，即將寄給你；拉薩爾有信來，一經作復，也將同樣寄上。

沒有聽到天狼星的消息嗎？

祝好。

你的卡·馬·

七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八月三日

一八六一年八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匆忙告訴你，五鎊已收到，至為感謝。

昨天送来一种猪仔报，名“圖斯涅尔达”(Thusnelda)——是金开尔和策斐反对亥因慈曼等的。死蠢、像小学生的东西，真是少见。

可尊敬的亨利·布耳革斯在居策尼系(Gürzenich)作国民联合会的演講，当他喊出高貴的皋塔党员(Gothaer)的名称时，一切都在狂欢之前顫动起来了。

美丽的威廉似乎完全發瘋了。这蠢材在研究关于腓特烈第一加冕礼的对开本的各書册。

附寄的“圖斯涅尔达”，請为保存。

又附上一种国会对丹麦問題延会的材料。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自我回家后，我們最小的女兒得了黄疸病。許久以来，她的状况即不能令人滿意。从昨天起，眼中的黄色消失，一切象征都在复元。

本星期和两星期前，各寄一篇論文給“論壇”。在两个星期之內就会表明(暫時每星期繼續寄去一篇)，这事件是否能这样进行下去。

我从昨天“泰晤士通訊者”看到，“維也納新聞”终于对斯麦林(Schmerling)变了心，現在和該报联系，也許可能。

科拉社克在将于下星期一达到倫敦的一期“时代之声”上刊出了自己对“伏格特先生”的附录（科拉社克曾将此事写信告訴波克海姆）。

謝謝你寄来的“曼徹斯特‘衛报’”（現在对我特別有用）和不列顛协会的刊物。

本星期初，有一个青年軍官名奥斯瓦特（Oswald）〔1〕的来此地，他穿起加里波的的軍官制服，有希利的介紹。从前是普魯士的少尉，到加里波的处当志願兵，在麦第奇（Medici）之下擢升为少尉。自加里波的的軍隊解体后，去巴黎，在一个工厂中工作維持生活。現来这里，以便前往美国参加战争。他所需的是路費。这里每星期有一艘帆船开往紐約，只需六鎊。波克海姆和几个相識的人願出五鎊。曼徹斯特由几个自由主义的俗物（博洽德等）还可弄到一种小数目，一部分用作旅費。但六鎊并不包括伙食。波克海姆起初要求金开尔从革命基金中替奥斯瓦特出点旅費。然高特弗里德說：“不成。”（波克海姆用这种方法，得从沮利克替安內克获得往美国的旅費。）美国公使館也不肯出分文。我觉得奥斯瓦特是一个优秀的青年，而且也無所要求。他倘到紐約，我介紹給德納，于他很有好处。但这事必須迅速进行，因为逗留在倫敦只是白花生产費。

奥斯瓦特說，杜尔在軍事上也毫無价值。是个純粹的陰謀家。加里波的接待杜尔，主要是由于和他从前在一起以及和加〔里波的〕友善的一个意大利人的介紹，特别是由于他为“匈牙利的代表”所負的任务。加里波的如在軍事上独立使用他，当感觉不滿意。据說呂斯托夫也很少、甚至絲毫沒有参加那种事業。他在职务上負有軍事“史家”的責任。关于加里波的，奥斯瓦特說，他大半是一个游击的領袖，至于率領一种較大的軍隊在一个較大的地面上作战，

他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战略顧問是科森慈 (Cosenz) 和麦第奇。

你几时往德国?

全家竭誠問好。問候天狼星和谷謨拍特等。

你的卡·馬·

迈恩的样本在“柏林改革”上看到。是純粹的、宁可說齷齪的大糞。

附帶地說! 剛才接到我的外甥女的來信, 表現在阿姆斯特丹的菲力普斯老沒有接到拉薩爾的書。事務所是否寄出, 你願查一查嗎?

(1) 原信作 Osswald。

七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月三十日

一八六一年十月三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情况終於弄清楚, 我的脚至少又踏在实地上了, 不再純粹浮在空中了。你知道, 我从曼徹斯特回来后, 認為时机順利, 又开始替“論壇”写作, 每星期一次。至上星期为止, 已寄去論文六篇。最近的邮班寄回最初两篇刊出的論文, 第一篇(长三栏, 关于英国对美国的評論)登在显著的地位, 而此报的开端且特別提及。这事件有了头緒, 每星期两鎊是靠得住的。

第二, 如你知道的, 我曾从曼徹斯特为“維也納‘新聞’”写过“报告”。約于三星期前接到回信, 在政治上使我完全滿意。(在这个时期中, 該报已經修改了它的斯麦林的观点。) 同时佛里德兰得(因他的所有人臧——Zang——的緣故)要求两篇試作論文。我已照办, 昨晨接到答复, 一、两文和相連的广告, 登在报的头等地位。

上，二、我从十一月起经常写稿，論文每篇一鎊，通訊每篇十先令。

我因“論壇”的緣故，必須先找一條支取期票的路，因為經過佛萊利格拉，是再難行得通了。

有了這兩重職務，我家庭最近幾年來的困苦生活確有終止的希望，就是書現在也可以告一個結束。由於你的幫助，我雖能於九月初滿足催逼最迫切的無賴們的要求，但壓迫仍是不堪忍受，在十月間又增加了。我於此信外，同時寫信給母親，看能否從她處榨一點東西出來。我同樣力求在一個貸款協會借到一些款子。然一切自然系於能否把事情弄出點頭緒，從紐約和維也納取得兩筆可觀的款項，尤其是要利用這必須消逝的中間時期，安靜地工作。我們在此刻已將一切拿得動的東西典質了，更糟糕的是妻身體很不舒適。她忍受目前各種困惱的赤裸裸壓迫愈加勇敢，但完全沒有希望的前途總是來相打擊。不過維也納和紐約順利的消息已經顯示了良好的反應。

關於科拉社克的“時代之聲”，波克海姆已經欺騙了自己，特別是欺騙了我。第三十九期的確登有一篇一印張長的投稿“卡·伏格特和卡·馬克思”，但是是由“下流人中的最下流者”、學生阿普特 (Abt) 所寫的日內瓦的回憶。他於最初兩頁中稱許我的著作的真實內容後，在其它十四頁中，因“步斯騰海默”的緣故，最瘋狂地并最卑鄙地罵我，特別是罵希利和蓋曼特。他在末尾宣稱：我如不取消我的說法，他將“在他所認識的唯一弱點上”捉住我，並且將在“我當後悔”的一種方法中使我受窘。我對於這個無賴自然絲毫不加注意。不過科拉社克君必定完全因自己的事落在這個阿普特的手中，因為如阿普特所說的，科拉社克從一月起即得到他的廢料，一直至九月還拒絕付印。

祝好。

你的卡·馬·

關於曼徹斯特的現狀，請尽可能地詳細告訴我，不要忘記。

七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六日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收到五鎊和葡萄酒，沒有及时报告，請加原諒。对这两事都極感謝。这些天来很忙，而且有許多家务上的煩惱。

“論壇”又将我的一篇論文登在报的开端，称为“最有趣的”。这些美国佬的态度特別，竟授予他們自己的通訊者以証件。

昨天接到母亲的答复。只有“温情的”說法，沒有錢。此外，她告訴我——这我早知道的——現年七十五岁，感觉到老年人的一些疾病。

我尽力在这里借債，至今也是徒劳無功。我能够提出的保証人，和我預先感到的一样，是不大体面的。有些人在这种方式中竟更有幸运。例如無賴柏塔在一个貸款协会借到五十鎊，而以爱得加·鮑威尔君作保！

俄国在波兰的行为并不坏。而美丽的威廉的騎士故事和英雄事業也漂亮。

公民兼政治家布林德是以何等徹底的强迫性，“發展”成为德意志的馬志尼，这你也許已經从德文或某些英文报中看到了。

附带地說！当你不在时，我接到荷兰的报告，我的表兄弟沒有收到拉薩尔的书。請你查問一下。

請即来信，因为在这仍旧充滿危机的过渡时期中，你的信是我特別需要的。

关于阿姆斯特郎的爭論，你可临时代我替“新聞”写一篇报告嗎？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十一月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又是談同样的事情！”

事情現在是这样的。

我于十一月九日，因当时前后寄去的八篇論文，向“論壇”取得十六鎊。将此数分攤給屠夫、面包商、茶商、油商、牛奶商和果蔬商，每人三鎊。十先令买的煤，明天要完了。你的五鎊的最大部分用作偿还現金的小借款。所以我又是两手空空，至于房东、学校、皮匠的要求，以及家庭冬季必需品的添置，还没有計及。我几乎每天写信給“新聞”。把“新聞”和“論壇”的收入合起来，我本来可以过得去。不过时常又有新堆积起来的亏空（虽然不是几十亿）加以一整年沒有收入，这就办不到了。

目前还加上一件不幸的事。

你知道，我为着刊印“伏格特”，預付貝池等二十五鎊，依照約定，他們必須在扣除其它一切費用之前，将售价付还給我。此外，对于“在舞台的后面”、“共产党人訴訟”、和“霧月十八日”等書，也欠了我許多鎊。

在另一方面，我从这些青年取得十鎊九先令的書报，手中已有几分把握了。

現在科勒（Koller——股東之一）已和貝池發生爭執。后者此刻不在店中。兩人因解散商店的訟事还没有判決。

我因債权的关系，催促無賴科勒付款，他为着那十鎊九先令，反向地方法院对我起訴。我到齐麦曼处。他說，我向高等法院起訴，約須花費三十至六十鎊，不如在相抵眼目的形态中，向科勒要求我对質的地方法院起訴較好。他自己不在地方法院执行职务。

所以本星期还（而且是馬上）要到一个英国律师那里去，这是非錢不行的。

我倘若摆脱此等恶劣的状况，又不看见家庭受到难堪的困苦的压迫，那我长久并时常在“論壇”上預言的十二月社的財政制度的崩潰沒有应驗，当是何等欢乐啊！

威廉美人和美人威廉在士雷济恩剛才宣布：“你們如选举民主主义者，朕便垮台了。”“只有士兵們有助于反对民主主义者。”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一月二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急忙报告收到五鎊和前天达到的“曼徹斯特衛报”。

我現直接去找一个律师。妻的神經很衰弱，这种斗争如果延长下去，恐怕病情会有严重的后果。

祝好。

你的卡尔·馬克思

七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这些美国佬对于同盟的委員們施行癡狂的襲击，他們完全發了瘋嗎？在这里的运河中一艘軍艦也正在等待一只邮船，这种事实証明华盛顿方面是發出了普遍的訓令。从一只外国船〔1〕上强

捉政治囚犯，这是能够發生的最明显的战争原因。这些家伙对英国挑战，必定是蠢極了。战争如果真正爆發，你可以把你送往紐約的信，經過德国或哈佛尔，在封面上写交一个中間人寄去，但必須注意，不要援助女王的仇敌。

我对于巴枯宁的逃亡十分欢喜。这可怜的人是可以被橫蛮带去的。在这种方法中对世界作一次旅行！

波拿巴君似乎也弄不到錢，佛尔德大概智穷力竭了。那里怎样过下去，不免使我惊奇。

俄罗斯和波兰的情形美妙，在善良的普魯士，选举人如不再讓人威吓着，恐怕終于要發生一种危机。但錢袋子，錢袋子呀！它会和一点点“进步”結合在一起的。在科倫甚至謠傳有善良的布耳革斯的竞选。

凡哈根(Varnhagen)的日記必定是極有趣的。不过这人是一个極卑鄙怯懦的家伙。“十字报”对这东西有一篇極滑稽的文章，自然也充分發泄了憤怒。

我将于十二月一日再寄五鎊給你。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1) 由“軍艦”改正过来。

七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日]

I/Z 07595, 泰因河上的新堡, 一八六〇年八月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上面是附上的五鎊鈔票的号数, 因十二月一日是星期日, 今天才能寄出。我又沒有挂号。

这几天终于在看法薩尔的著作^①。追溯性的材料是很可信的，但没有效，例如在离婚法中所指出的是，在这里人们也可以说，而且在事实上柏林某些俗物说过：我倘若早知道离异是这样使我为难，那我就不结婚了。此外，这家伙还在相信“法律的观念”，相信绝对的法律，实在是很强烈的迷信。他反对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大半是十分正确的，但挟着他的新精神哲学，仍没有良好的融化；即从哲学的观点看，他也应该把这进程——非这进程单纯的暂时的结果——只看做是绝对的，这样，除历史的进程本身外，不能产生其它法律的观念。体裁也是美妙的。“种种矛盾的大失望”等等。其次为序言。真是纯粹聪明的以法莲。除非我能利用这书作为罗马法的一课，通看一遍外，大概不会多看的。加以在这整个法典中塞入一种如此简单而在根本上又不重要的思想，并应用于每一个别之点——它好像因此变成臃肿了——人们怎能由此找着愉快，这实在出乎我的理解力之外。说好像这种围绕于“具体充实”中的野物的狩猎是他的例证的样品，现在绝不能缺少，这种主张更是美妙。

柏林的情形现在将很妙。美丽的威廉觉得新的小议会中惨淡无光的“进步的”民主主义还是太红了，在三月以前，恐怕就要出现一种温和的慢性的危机了。我渴想知道将是怎样一回事。议会中那些家伙只要不太怯懦，终于会战胜美人，不过我对于这种民主主义的恶徒没有信心。

希望你的夫人日见康复。竭诚问候她和小姐们。

你的弗·恩·

^① 指拉薩尔的“所获得的权利的体系”一書。——譯者

七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五日

十二月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沒有早些写信給你，因为家中有大憂患。妻病不輕。今晚上写信給你，白天我还要作論文。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我的頑强的沉默中可以看出我是怎样毛髮悚然在写这信給你啊。你为我費尽了大气力，甚至超过你的力量所能及的，还要繼續以突如其来的凶訊苦恼你，我自然是难堪的。

你上次寄給我的錢，还了一鎊債，并偿清学校的賬单，以免到一月要付两倍。屠夫和杂货商强迫我开出一月九日的期票，一为十鎊，一为十二鎊。我虽不知道从何偿付，但要不使全家粉碎，也就不能抱怨。現欠房东十五鎊，到一月欠二十一鎊。对于果蔬商、面包商、报販、牛奶商以及一切無賴都欠了賬，自我从曼徹斯特回来后，曾以分期摊付，使他們安靜下来，末了还有分期收款的人，因为冬天来到，要准备最迫切需要的衣服，这是由賒欠得来的。

到月底我的收入至多不过三十鎊，因为“新聞”可鄙的家伙对于我的論文的一部分沒有付排。我自然必須首先习惯于在“德国合理的限度”內来行动。（順便說一句，他們因我的投稿，在报上显得大惊小怪。）

我要付的数目（包括当鋪的利息等等在內）达一百鎊。一切收

入总不够用，加以债务从没有偿清过，無論一切零星的帮助怎样，老是重陷在旧的污泥中，这是值得注意的。

今天已写信給德郎克，因为他还欠我的錢。不过只稍微提起，沒有催逼；我已大胆对他說，如能給我一种預付金，你当保証偿还。

如跳出这种污泥中，至少又可因紐約和維也納而苦度生活。

妻患危險的神經症状，阿倫医生有几天十分吃惊。他知道宁可臆測痛苦何在，但很慎重，不肯說不适合的話。可怜的妻还很受苦。不过她的生性具有活动力，一有順利的轉机，她又会复元，这是沒有疑問的。

如我从最初几天起，在“新聞”上宣布的，战争不会是对美国的，在这个癡愚的时期，可惜我沒有資財去剝削路透和“泰晤士”的愚行所支配的交易所。

同意你对易济施^①的批評（他自佛罗梭薩写信給我說，和加里波的“有一种很有趣的集会”云云）。第二卷因拉丁文的引証，更有趣。意識形态論瀰漫全書，而辯証方法的应用流于錯誤。黑格尔从沒有把一批“实例”在一种普遍原則之下的包括称为辯証法。

我的著作在进行中，不过迟緩。在此等状况之下，要迅速完成这样理論的东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同时比起第一部分来，要通俗得多，而方法也要含蓄得多。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① 拉薩尔的綽号。——譯者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十分感謝你的信。

德郎克为着补偿从前的支付，立刻送来五鎊，昨天并亲来此地，和他的經理之一会晤。

他願試試期票貼現的事。我立即告訴他，主要的条件是在到期之前不得流通。

科勒狗已用了另一种手法。他沒有到地方法院而是在違警裁判所进行訴訟，而且他的訴狀把債款增加到二十鎊——就是我負有共同担負“伏格特”全部費用的义务。这就是对我的相抵賬目的答复。

我的律師錫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認為在形式上必須向同一裁判所提起一种反訴。全部难关就在我和貝池的協定不是用書面作成的。

妻好了一点。

祝好。

你的卡·馬·

七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知道和德[郎克]的事件是怎样發生的。我写信給他不是为着期票，不过催促一下。我自然必須乘机将我所遇的危机报告他，因美国事件的結果，他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必定察觉，而且实在是察觉了。他因这种报告，来到我处，作成協定，一、我如能經過佛萊[利格拉]“或任何人”将期票貼現，你当承兌这期票——倘若不是你的信明白說明，我决不会想到这一点。这就使我摆脱了輕率的表现。

至于佛[萊利格拉]处，和我預先知道的一样，是沒有結果的。他只有司乃得，而且当“論壇”事件的期間，已失去了司乃得，因他介紹两个伙伴取得七十鎊服装，两人潜逃，沒有付款。加以我和佛[萊利格拉]的关系發生了变化，他就是把“論壇”的期票到別蕭夫斯海謨处再貼現，也很不願意。即不管願意与否，他也不能办到，因他的銀行暗中破产为商業区所周知，他更办不到。

我在写这信給你的同时，又通知德郎克，我和他的交涉是由于誤会，因此請作罢。并告訴他，沒有他人的任何参与，如对我私人的期票能够貼現，实所欢迎。我找不到出路，在事实上是飄搖在最大的危險中，不得不对他这样說。他私人的住址可写：利物浦，旧荷尔(Oldhall)街四十九号。就德郎克(但我相信他在新堡，还没有到利物浦)所說的看来，他只能向自己的銀行家去試办这件事。

就你的信有关期票交涉的內容講，可惜我不能不告訴妻。而这样的消息每次都造成一种很大的激动。

关于对美国的战争一事，帕姆可能使它出現，但并不容易。他必須有一种借口，我并不以为林肯会給予这种口实。內閣中的一部分如紀卜生、葛萊斯頓、多少也可把留伊斯(Lewis)算在內，都不会像罗素一样受愚弄的。

就事論事，依照对美国人有效的英国海上法，無論在物質上或形式上，他們都沒有錯誤。講到物質权利的問題，英国王家律師自己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解决的。因为帕姆要有一种口实，他們便說这有一种形式上的錯誤，即一个技術問題，一种法律上的吹毛求疵。但这也是虛伪的。就英国的海上法講，有两項区别：中立国的船載运交戰国的貨物和人是一回事，運載战时違禁品是另一回事，不管所運載的是物或是人。在这一場合，船和人貨被扣押，帶往一个港口，予以裁判。在第一个場合，如果沒有疑問的話，貨物(这在人本身是不可能的)不得轉为中立国人所有，而交戰国的貨

物或人則应在公海上被沒收，船舶等可安然脫身。英国是使这种法律——当局不計——繼續有效的，我查閱科柏特关于一七九三年以来和中立国全部爭議的紀錄，可証明这一点。

在另一方面，英国的王家律师既把这个問題限制在一种形式的錯誤上面，便承認美国佬有权沒收每只运输交战国人的英国船，并帶往一个港口，予以裁判，那美国佬很容易——据我看，他們会这样做——宣布，他們滿意这种讓步，将来在沒收等动作中一定不破坏这种形式，而这一次即交出梅逊 (Mason) 和斯来得尔 (Slidell)。

帕姆如果絕對願意作战，自然能够使它出現。据我的意見，这不是他的目的。美国人如在我所假定的方法中行动着，那帕姆对愚蠢的約翰·牛会提出新的証据，証明他是“真正的英国大臣”。这家伙将冒昧去做一切。他会利用机会，使

一、美国佬必須承認关于中立国的权利等等的巴黎宣言；

二、在这种口实之下要求做他向来不敢提出的事情：即向英国国会提出并批准劝誘放弃英国旧海上法，即放弃克拉林頓 (Clarendon) 遵照他的 (帕姆的) 意旨，背着君主，而且未通知国会而签字的英国旧海上法。

帕姆是老了，而俄罗斯人自喀德邻第二以来，即企圖貫徹在巴黎所公布的宣言。他們还缺少两事：即英国国会的批准、美国的同意。两者在这个場合会达到目的的。我觉得战争的喧囂声只是戏剧式的附件，以便对愚蠢的約翰·牛表示那有利于俄国的坚决放弃自己的海上法，乃是“真正的英国大臣”的果断对美国佬所取得的胜利。

战争喧囂声的附屬理由是：抛弃波兰 (因为就是像布来屯的肯宁汉 (Cunningham) 这样的青年在公开的集会中也要求停止再付荷一俄的借款) 并抛弃丹麦，而俄国自己在那里所設置的假定繼承人格呂克斯堡 (Glücksburg)，此刻也正弃置不顧。

美国佬不肯讓步，于是帕姆因自己向来的准备和大言，被迫作战，这自然是可能的。这我可以百对一打賭。

祝好。

你的卡·馬·

七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当外面开始在“索債”，我不独写信——因为我要避免老是来困扰你——給我的母亲和亲戚，而且也写信給錫柏尔。現从这个青年的信中看到他又写信給你了。請把它看做沒有这一回事罢。

你为我的緣故，要給德郎克一張借据，这使我很难过。他原来对借款所应允的，形式沒有这样繁难，而期限也較长。

我还不知道怎样完全度过这种危机。無論如何，我要写信給房东，現在不能付房錢，願給以期票等等，否則的确沒有办法。

訴訟也还有困难。爭点既集中在股分上，我的律师以为——我倘若不被判付二十鎊的話——必須离开違警裁判所，向一个高級法院起訴。我將于一月三日被傳至違警裁判所。缺点就在我和貝池沒有訂过書面上的契約。我的律师錫德尼認我向高等法院起訴，相当靠得住。

可鄙的“新聞”对于我的論文，几乎一半都沒有刊出。这是驢子。他們怎样报酬，当使我奇怪，好像我的单篇的論文是在“投机”中或怎样写出的。

暫且祝賀新年！如仍和旧年一样，照我看来就讓它見鬼去吧。

祝好。

你的卡·馬·

一八六二年

七六二·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长久沉默，并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环境的恶劣，这我不愿意说出，使你扫兴，并为我受苦的。

你知道我新年元旦只能把似乎不可再拖延下去的一部分债务整理一下（例如我的房东，至下月底，我就欠了他一整年房租）。主要的数目是还了债，因此开出期票。

“維也納新聞”在德意志現今可鄙的狀況下，应当做母牛而又沒有做到，这和預見的一樣。在名義上，我從每篇論文取得一鎊。然那些傢伙對於四篇論文也許只刊出一篇，常是連一篇也不刊，所以除白費工夫、令人生氣外，出產少到可咀咒的地步，我必須在投機中寫作，有關的論文不知是否得到一個開恩的編輯部副刊的允許。

我對科勒的訴訟，必須讓步，主要的原因在這事件既要提到一個高級法院，律師馬上需要三十鎊，我自然不能照辦。我對於律師及其所提供的意見，當付給五鎊。對科勒有一種諒解，我要給他十八鎊，每月付予兩鎊；第一個兩鎊已於上月底照付，跟着又來到的兩鎊應於二月底付出，還不知從何處籌得。

上兩個月“新聞”把我的論文刊得很少，結存之款幾乎值不得提起。

然使局勢還要愜意的是，小燕妮受醫生的治療，幾乎有兩個月了。這孩子顯然是逐漸衰弱。這小孩現在已經懂事，感覺到我們

的状况的全部重压及其困苦，我相信这就是她的身体上疾苦的主要原因。（附带地说！阿倫昨天替她开了葡萄酒的方子，你如寄来几瓶，十分欢迎。）例如她背着我們到楊（Young）夫人处托她能否在戏院中找到职业。

整个講来，这样的一种穷苦生活实在值不得过下去。

講到烏尔卡特的各报，我至今不能集合起来。請写給我是哪几期，科勒特会找到需要的。附上这家伙反巴枯宁的一种指摘，我没有看見巴枯宁。他住在赫尔岑处。

拉薩尔的著作是否确实寄給了菲力普斯，你没有查問过嗎？

祝好。

你的卡·馬·

七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今天寄出一个木箱，运费已付清，内有：

八瓶波尔多酒，

四瓶一八四六年的莱茵陈酒，

两瓶白葡萄酒。

适应症候的紅葡萄酒，我没有。希望它会使小燕妮得到益处。这可怜的孩子！此外，我想这事情并不严重。她原来强壮，有了看护和运动，大概又会复元的。

給科勒的两鎊，我明天或星期一当寄給你。

我今年的用費要比收入为多。危机对我們的影响很大，現絕沒有定貨，从下星期起，工作時間将减少一半。加以我在四个星期內必須筹五十鎊給德郎克，而下星期要付我的住宅的房租一年；我曾脫去衣服；可詛咒的撒拉（Sara）今早把我上衣口袋中的錢偷去

了。再不要將信件寄往棘崖林。我現在幾乎完全住在馬麗那里，以便尽可能地少花錢；可惜沒有房間，我不能離開，否則當完全搬到她那里去。我還沒有新的住所，必須去找一個。情形如何，望馬上再來信。“論壇”怎樣辦？

你要一篇關於美國的軍事論文給“新聞”嗎？

我所缺的“自由新聞”期數是從一八六一年十月至一八六二年二月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七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三月三日

一八六二年三月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叫妻到一個貸款處去想办法，因為我已接到房東一封極粗魯的信，這家伙如將一個執行吏送來家中，那上帝和世人便告發我了。

葡萄酒還沒有送到。

本星期（在星期五晨以前）如能供給我一篇文章關於美國戰爭的英文論文，實所歡迎。你可以完全隨便地寫。“論壇”會當作一個外國軍官的信刊出的。注意：“論壇”恨透馬克·克勒蘭，他和民主黨結合，當他做一切軍隊的總司令時，不僅對頗陀馬克（在這裡也許是有理由的），即對一切戰場、特別是西部的每種行動，都用直接干涉去加以妨礙。（他也是反佛利蒙得——Fremont——的最可恥的陰謀的靈魂。）這個馬克又因軍團的精神和對平民的懷恨，在軍中庇護一切叛徒，如美涅德（Maynard）上校和斯頓（Stone）將軍是。自全體軍隊的總司令克勒蘭免職一、二日之後，斯頓即被捕。

“紐約先驅”的“代表”、無耻的華盛頓因為是特務，也被捕，這是違反馬克·克勒蘭的意志的，華盛頓在前一日還備早餐，用香檳酒款待馬克·克[勒蘭]的整個參謀部。

你還記得，我從前告訴你，對中國的貿易沒有什麼希望。最近商務部的報告証實了這一點：

	1860年	1861年
中國·····	2,872,045	3,114,154
香港·····	2,445,991	1,733,967
總計	5,318,036	4,848,121

這樣，出口總額是減少了。直接的出口增加，經過香港的減少了。俄國人在这時期中又占領了一個和朝鮮對峙的很好的島。再考慮到他們在爪哇的新“占領”，而他們在北太平洋的統治權便鞏固了。因受帕姆的影響，英國全體報紙的親俄達到怎樣的程度，可從它們對於俄國在这个地帶的進展默不作聲，和面對着波蘭，採取消極的態度來證明。

附帶地說！為我的表兄弟菲力普斯所安排的拉薩爾的書下落怎樣，畢竟要讓我知道才好，否則我簡直不能寫信給他。

祝好。

你的卡·馬·

七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三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三月五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郵匯兩鎊，卡謨登鎮取款。

書早已寄出，即于十月九日打包寄至阿姆斯特丹我們的經理人士勒得處，這個包是附在寄給同地哈爾父子公司（Haar und Sohn）的大包中，號碼為118。我當時還寫了幾句話給士勒得，附在

里面，請他照办。写着你表兄弟的住址，一切不誤，他倘若还没有收到，可向士勒得接洽。

你当收到論文。南方的夸口者現在受到重大的打击。在田納西河以及往佛罗棱薩、阿拉巴瑪（这里开始出现产貝壳的沼澤，阻碍航行）等处的炮艇到处受最欢乐的款待。所以就是在西田納西、在平原上，也有决定性的多数拥护联邦。一万五千俘虏，內中且有联邦同盟派最好的將軍約翰斯通，他用向中心点的迅速集中决定了部尔·朗(Bull Run)河的战役，这不是开玩笑的。

今晚将去看天狼星。在七月一日以前，他如能預付我一点，我当給你。至于我自己，一直到那时都是两手空空的。美国如講和，或有其它結局出現，我从一八六一年七月一日至一八六二年是日的全部收入，可能减到一百鎊，那我要負債了。我們有大批貨物卖不出去，如果擱淺到美国的事件恢复正常时，那至十二月底所得的一切利潤，可能一齐失去。我想打击还要繼續下去，看不出那些家伙怎样能够媾和。

靠近朝鮮的一个俄国島是什么島？而在爪哇（或是日本？）的占領又是什么？我全不知道。对“自由新聞”的事怎样了？

此外，依照你的报告，对中国的貿易是大大地增加了。就我的記憶所及，十年前是一至三百万鎊不等。

小燕妮情形怎样？竭誠問候她和你的夫人及劳拉。

你的弗·恩·

七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三月六日

一八六二年三月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郵匯和葡萄酒，至为感謝。科勒狗前取得我的一張欠款单，昨

天已在催款了。

附上“自由新聞”最近三期。我還沒有看到科勒特本人。他一定也會找到其餘各期的。

在給你的信中，日本寫成了爪哇。這種事實是從“論壇”各期所載我國官場報告和美國領事報告中引來的——這一切在英國的報紙上都壓下不登。各期我已寄給烏爾卡特，還沒有收回。我從前利用它們，在“新聞”上寫了一篇關於俄國在亞細亞進展的論文。驢子們竟沒有刊出。你現在認識到對名稱的記憶力是不好的。所以此刻不能對你舉出名號來。第一個島恰在日本西南端和朝鮮半島之間。它具有巨大的海港，據美國的報告，它可以造成塞巴斯托波爾第二。至於其它直接隸屬於日本的各島，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內有蝦夷島。但我將設法把這些文件取回。

中國的貿易和一八五二年以前的情形比較，的確是增加了，不過對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發現以來的其它一切市場，絕不能比較。此外，從前的報告把香港當做英國的領地，從中國划分出來，所以在“中國”項內的出口老是（從四十年代起）少於出口總額。末了，一八五九年以來的增加，至一八六一年又降到過去的水平了。

商務部一八六一年的報告指出，各種市場接受英國出口[貨]的次序，已因美國危機的結果，大有改變。印度占了首位，達一七、九二三、七六七鎊（包括錫蘭和新加坡。單是印度，為一六、四一二、〇二〇鎊）。

第二個市場是德意志，本來是居第四位的。一八六〇年為一三、四九一、五二三鎊，一八六一年為一二、九三七、〇七三鎊。（經過荷蘭的以及經過比利時的較小的數量不在內。）就德國對英國這種經濟的重要性講，我們在其他狀況之下，怎能於外交上應付粗魯的約翰·牛呢！

法国本年是第五个市场。一八六〇年为五、二四九、九八〇镑，一八六一年为八、八九六、二八二镑。然瑞士包括在内。在另一方面，英国现在是法国的第一个市场。

一二五、一一五、一三三镑的出口总额（一八六一年）中有四二、二六〇、九七〇镑来到英国的“领地”和“殖民地”。把英国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输出计算一下，那它对欧洲各国的输出，至多不过占百分之二十三至二十四。俄国在亚洲如像最近十年的突飞猛进，直至它把一切力量集中到印度，那约翰·牛的世界市场便完了，这种结局还要因美国的保护税政策而加速，它因对约翰报复，现在一定不会马上放弃这种政策的。此外，约翰·牛诚惶诚恐地发现，在它的北美洲和澳洲的主要殖民地保护税者数量之多，恰和它自己的自由贸易者一样。约翰以自得的、残忍的愚蠢态度，崇拜帕姆在亚洲和美洲的“冒险政策”，将偿付巨大的代价。

南方人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以前会媾和一点，我认为不大可能。当北方人一、已经巩固了边疆各邦——而且在事实上从最初起即着手这样做——，二、并巩固了密士失必至新奥尔良及得克萨斯，恐怕战争的第二期会开始，届时北方人在军事上不会很努力，只是借海湾各邦的禁港，使这些邦终于自愿重行加入联邦。

在这次战争中，牛的行动恐怕是曾经表现过的最可耻的一次。

“墨西哥的蓝皮书”在英国的一切残暴行为方面，是历史上所未曾有的。孟锡哥夫(Menschikoff)⁽¹⁾与威克爵士(Sir C. Lennox Wyke)比较，似乎像一个绅士。这个无赖不仅以非常的热忱，执行帕姆秘密的训令，并因墨西哥外交部长(现已去职)撒马科拿(Senior Zamacoña)先生——从前是新闻记者——在外交的交换函件中时常胜过他，便力求用粗野的行动加以报复。关于这家伙的文体，这里有他致撒马科拿的函件的一些样品：“在两年期间中停止一

切支付的强制行动，在这期间剥夺有关方面的金钱，这对它们是这许多价值的一种绝对损失。”“自一个饥饿的人看来，他偷一块面包的事实是由于迫切的需要强迫他去做，是对的；但从道德的观点看，这样的一种辩论不能表现他的犯法行为为正当，除掉一切感情外，这种行为是确实的，这种犯罪没有可宽恕之处。他如果真是饥饿，应首先要求制面包的人给东西他充饥，但这样做（饥饿？）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如没有得到允许，那他的行动恰和墨西哥政府在当前的时机中对它的债权人曾经做的一样。”“关于您上面所称的公文中看问题的观点，请原谅我说一句，不能片面地讨论问题，有些人因从您自己发出的这样信念的实际动作，直接受到损害，对他们的意见不得不加以考虑。”“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非常的手段，并看到它印成公告，张贴在大街上，我有充分的权利对此表示不满。”“我对我自己的上帝和对授权给我的政府、强迫我的政府等等，须履行义务。”“我对这个共和国的政府断绝一切正式关系，直至女王陛下的政府采取认为必要的手段为止。”撒马科拿写信给他，自二十五年来，外国外交家的阴谋对于墨西哥的纠纷要负主要的责任。威克回答他道，“墨西哥的人口十分堕落，不独对他们自己有危险，即对和他们接触的人也有危险！”

撒马科拿致书威克道，他所作的提议要使共和国的独立告终，有损于每个独立国家的体面。威克回答道：“请原谅我加上一句解释，我所作的提议并不一定变成丧失体面而不能实行，只是因您这个有关的人（就是为墨西哥的外交部长）喜欢这样说。”这也够了，并且足够了。

从希利致莱茵兰德的信看来，巴黎显得很不稳定，如没有战争，巴当给^①一年也保持不住了。这家伙没有统治崇拜他的柏林

^① 即拿破仑第三。——译者

人——不是巴黎人——是何等倒楣啊！

祝好。

你的卡·馬·

再者，我怎样把 gigs^[2] 这个字譯成德文呢？

二、feeders on circular frames^[3] 是什么？

三、你能将你們工厂的各种工人（除貨棧外，沒有例外）写給我嗎？他們在厂中工作，彼此的比例怎样？我的書中需要一个例子，以便指出，像亚丹·斯密所描写的机械工場中的分工构成制造厂的基础，是不可能存在的。攸耳(Ure)已經說过这种原則。这不过論及一个随便的例子罢了。

我必須写信給“新聞”的那些家伙，要作成一种新的协定。最好的論文、他們不刊出（我的写法虽老是使他們能够刊出的），我本無所謂。不过他們对于四、五篇論文登載一篇，而且只給一篇的报酬，这在金錢問題上便行不通。这使我深深墮入廉价的文丐之中了。

[1] 原信作Mentschikoff。

[2] 粗布織机。

[3] 圓織机的供料器。

七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三月十日前后]

亲爱的摩爾：

附上曾經允許之件。下星期即寄第二篇論文。天狼星、我还没有看見，今晚到他那里去。“自由新聞”和你的信都收到了。

你認識一个普魯士的亡命者数学家西白尔（西白尔——Sippel）^[1]嗎？听说这家伙在罕普斯忒一个蒙特哥美利家庭中当教师，当大赦前和这一家子旅行中在普魯士被捕，几个月之后又被釋放，現在力求获得伯尔發斯特大学(Belfast) 一个数学教授之职。这里

有人想知道他的較詳細的情形,似乎有什么業務要辦理。

将来如有电报,可寄曼徹斯特,南門,聖馬丽七号。

急忙中。

你的弗·恩·

〔1〕 第一个西白尔原文是用哥德文写的,第二个西白尔原文是用拉丁文写的。

七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五日

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五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因你的論文沒有刊出,今天不能替紐約方面写作。現和“論壇”的并不是这样的关系了:即如果我不供給續篇(它如刊出那篇論文的話)而是其他別的东西,它就会照刊的。我頗确信它又将把我和欧洲其他一切通訊者抛入天空中。它的版面是縮小了。三篇論文它也許只刊出一篇,或連一篇也不刊。这就是手續上通常的标志。

請將續篇寄来作星期二之用,將結論寄来更好,因为它只对有关将来的推論部分發生重大的兴趣。

我对我的書沒有作有次序的进展,因家事的煩扰,常是整个星期打断——即停止——这种工作。小燕妮离应有的情状还远呢。

祝好。

你的卡·馬·

七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妻以正确而机警的态度,不写信給德納。那些家伙連“論壇”

都不再寄給我，意义何在，現已明白表現出来了。

附上佛里德兰得的信，系星期六收到的。这些德国人具有美丽的幻想。我当寄給他一篇开幕的論文，因此我要买必需的季票和服装，并有一切附带的费用，至少要花十基尼(Guineen)——所換得的是一种希望，可写四至六篇論文，全数为八鎊(总計)，最大限度也不过十二鎊。而且对这些家伙，总得假定最小的数目，如为四篇論文，那还要賠錢！我已写信給他，我必須收拾屋子，星期四不能供給所盼望的开幕詞，但将在其它論文之中偶然插入几篇有关展覽会的文章。講到“其它”論文，主要的理由出来了，每星期一篇論文(一鎊)，而这一点也还有点假定的附加条款。我自然必須接受，而且也已經接受了，因为有一点比絕沒有的好。那些家伙現在特別發生兴趣的是美国，你本星期如仍寄我一篇文章(我指的是科林斯——Corinth——之战)，十分欢迎，总之，現在一遇軍事上的任何轉变，請为我写出。对于此等重要事件的正确的意見，已經应在德国傳布。(我已把你从前的論文替他們改作过；也刊登出来了。)

維科(Vico)在他的新科学中說，德意志是欧洲还在說一种“英雄語言”的唯一国家。他倘若高兴去認識“維也納‘新聞’”和“柏林‘国民报’”，这个老那不勒斯人就会抛弃此項成見的。

当我回到倫敦时，發見我的房东的一封信，約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來訪，以便收取二十鎊的余数。但他不能取得分文。我离家四星期，迫切需要的賬目自然增加了。加以另有两項比房东的还紧要，是必須付出的。第一是鋼琴教师的七鎊，因为妻在現今的状况之下不得不通知他解約，也必須付錢。第二向當舖贖当要十鎊，內中不仅有小孩的东西，而且有大女孩子們的鞋子之类。我对房东至今(除波克海姆在外)还是匿迹的，妻将对他說，我还没有回来，企圖把他轉到無定期的時間上去。这是在拖延时日啊。

波克海姆已預付过二十鎊；答应本星期初付出余数。

妻看見德郎克带着太太和孩子在街上走，但他沒有看見她，

因亞立亞德泥(Ariadne)的緣故的爭執，至今還沒有解決。這成爲一個法律的爭執問題。她在帶奧多刺斯(Diodor)的書中扮作星。但我沒有發見她是星座。反之，恐怕是一八六一年柏林出版的美德勒(Mädler)的著作最後一個分冊第五版第二表第四十三號(我有這一號)上的小行星。所以這人無論如何是在天上。你或天狼星已經獲得勝利，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法律問題。你的一般的主張是，一切由希臘人列入星之內的人物，在天文學的表格上永生不滅，這也是很可懷疑的。

你于估計英國軍隊外還願意要的東西是什麼？我只要能“活動”，會去尋找的。

金開爾和一只撒尿的狗樣跑開了。他不回答。而他的牧豬狗柏塔却寫了幾行證明高特弗里德僅于自己半年的催逼後，才予以必要的傳記的節略(自人們能夠記憶的時候起，這只牧豬狗每隔兩年即利用此等材料一次)，因“園亭”發行人開爾的要求，才給照片等等。但滑稽的是開爾和柏塔(猶和據有柏塔氏有關的信，而愛喜和夫知道這信)于馬克多那爾事件之後，拒絕做這樁事，高特弗里德費盡了氣力，才終於“着手進行”。同時我寫信給愛喜和夫，叫他暫時放下這件事，否則會減弱高特弗里德的失敗。猶和太怯懦，不能拿着柏塔的信挺身出來。不然的話，他對這種宣言一定自己加邊注批評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小燕妮離她應有的情狀還遠。小的孩子前病得厲害；現在復元了。

附上由烏爾卡特收集的摘要，你必須看一遍。

七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五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賬房間有許多煩惱的事，加以我也不大舒服，故沒有写信。佛里德兰得名貴的信特奉还。这些人对于倫敦有特別的想像！

关于“論壇”，我在“曼徹斯特观察”和“泰晤士”的文学杂談中看到，德納“因和格里力（Horace Greeley）君意見不合”，引退了。这只老驢子摆出天使的面孔，对于一切似乎都負有罪責。但我不輕易放松这些家伙，至少要写信給德[納]，要求再解釋一下，那一切是怎样一回事，現在誰繼他主持“論壇”，因此你就知道向誰办交涉。这些家伙如果願意破裂的話，至少要讓他們說出来，我对于这种間接的示意，是不直捷了当地安然接受的。你以后如加入紐約另一种报工作，那他們始終可以說，是你离开了他們。此外也必須說出一种理由来。

波克海姆写信給我說，他已将錢的余数付給你了，希望你得免去拘禁的事。

关于亚立亚德泥，我的确是对的。旧星座至今都还存在于現代的圖表上。带奥多刺斯的主張沒有根据。这家伙不是天文学家。此外，这要取决于原文。我对于星座可打賭。但她出現在新近發見的小行星中一点，我后来也想到，这对于此事自然完全是無关的。

除軍政部的預算（一八六二年）外，我所要的是提出国会的一种文件，而印度土著軍的新組織（和一八六一年到現在，它存在的一样）即在其中描写出来了（就是团的数目及其新旧名称，和它們現在保存或新編号的一样）。

你能替我找到四月份的“自由新聞”嗎？五月份的，我將在這里來想法子。

關於美國：

一、科林斯之戰。這列入一切善戰的現代大戰之中，其中的兵力大致是相等的。愛勞（Eylau）、瓦格拉木（Wagram）、呂層（Lützen）、寶層（Bautzen）（法蘭西軍在這里的確強大得多，但沒有騎兵，因此在追擊上沒有力量）、波羅底諾（Borodino）、馬進塔（Magenta）和索非里諾（Solferino）。如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所說的，戰爭像潮濕的火藥般慢慢地爆發，雙方都精疲力竭，到末了，勝利的方面積極爭得的利益，多為精神的而非物質的。無論如何，波勒[加德]（Beauregard）在星期日獲得的臨時利益，比格蘭[特]和標厄爾（Buell）在星期一所獲得的，要強大得多。同盟派雖終於被擊敗，這就是說，雖被迫中止進攻並撤退，但大批的戰利品屬於他們。這是戰術上的。而戰略上則如下：

波勒加德曾把所能得到的軍隊都集中起來，以便在可能的場合，分別襲擊前進的同盟各師。這一着失敗了；格蘭特、標厄爾和窩雷斯（Wallace）的軍隊足以驅逐他。同盟軍在田納西之戰本當失敗，現已固守此地。波勒加德不必馬上便向南進，只是受了他的科林斯的塹壕之賜。我們不知道此等塹壕是否適宜於防禦哈勒克（Halleck——他現任司令官）的攻擊。謠傳他從密士失必、路易斯安那和阿拉巴馬獲得巨大的援兵，這同樣不可信。這如有一部分是真的，那也全是新兵，大都要妨害他，難於利用。在另一方面，匹茲堡（Pittsburg）登陸處的兵力近於均衡，哈勒克如沒有增援，也不容易襲擊一個深溝高壘的障地，或作其它大規模的進攻。我們不知道，除匹茲堡登陸處的兵力外，聯邦同盟派在田納西或星塔啓還有何種軍隊，因此也很難說機會怎樣。同時，聯邦派已經破壞了從孟斐斯（Memphis）往查大拏加（Chattanooga——即往里士滿、查理斯

敦——Charleston——塞芬那——Savannah)的鐵路，以及科林斯的东和西方的鐵路。波勒[加德]因此只限于一条鐵路(往摩比尔——Mobile——和新奥尔良)，而他在科林斯能否长久供养他的軍隊，还是一个問題。

二、維基尼阿。英雄馬克·克勒兰陷在一个絕境里。我想他在这里将带着他的虛伪的光荣进坟墓。他从馬克·道厄尔(MacDowell)又調出一师，但很少有用。只有鋼甲艦可以拯救他，其中又有一艘(加利那——Galena号)向門罗(Monroe)开去。关于这种題目，参看今天的“晨星”上美国的通訊，这对奥地利是很有趣的。你由此也会看出，当麦立馬克(Merrimac)号約克頓(Yorktown)号等俘获三艘运输船时，蒙涅托(Monitor)号新近为什么安然不动。此等河的左右側背經過火力的扫蕩，这些船可以再救出那驢子或叛徒，正和炮艇在匹茲堡登陆处拯救錫尔曼(Sherman)一样(他統率的尽是青年軍，从沒有上过火綫的)。

三、山区。佛利蒙得还老是在灰令(Wheeling)，結果，南維基尼阿的山区以及东田納西仍在敌人的手中。这正是最好的联邦区域！为什么是这样，不能說明。無論如何，四月初才在田納西的諾格司維里(Knoxville)招募的联邦同盟派一个团，在第一次开火时，恐怕就会投降的。

波那帕脫又在美国干欺詐的勾当。他将小心防备扰动这个黄蜂巢。在这一年过完之前(参看“晨星”)，他的鋼甲艦当和法国一切商船一样将离开大洋，于是与快乐长辞了！

附带地說！你在今天的“标准”(或“先驅晨报”)上当已看到，赫刻將軍已經成为捕捉黑人的主要人物了(在滿哈坦——Manhattan)。請保存这种报。

你对于普魯士的选举有什么意見？政府遭遇巨大的失敗，这和政府的一种决定性的胜利相匹敌。因为这必定使美丽的威[廉]

趨于極端。選舉現在將完全的民主主義者送給他!“漢堡通訊”也已經說過，對現在的選舉法無事可做，而且不能夠施政。可敬的特威斯騰(Twesten)又已完全陷入議會癡呆中了，並且要對大臣們提出不信任投票。無論如何，種種困難是在增加，這種潮流是在上漲。

小燕妮喝了酒怎樣？阿倫推薦最力的是那幾種，請告我。我現在也可寄上一些紅葡萄酒，陳而且醇，很值得推薦，並沒有滲燒酒；但要好好濾清，把渣滓去掉。

竭誠問好。

你的弗·恩·

七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

五月六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希利把在巴黎的匈牙利青年在“里昂的世紀、時代和進步”上發表的一封信寄給我，雖屬殘缺，極為奇怪，特附上，你于告訴天狼星后，請即寄回。這同一“青年”對於在巴黎的噶蘇士—克拉普卡—杜爾的三頭政治，現發表一個小冊子，有特別的揭發。

附帶地說！你可將那信中的事實告訴愛喜和夫，利物浦，藍涅拉(Ranelagh)街五一七號。他可以將這東西刊入“北德意志報”(漢諾威)。

希利在不久之前寫信給我說，一個匈牙利的亡命者在伯爾尼的“團結”上(你不能在俱樂部查閱嗎?)刊出一種聲明，內中稱佛格特為“王宮最肥的豬”，而描寫法濟、噶蘇士、克拉普卡和杜爾為“流氓”和“賭徒”。

我從科勒這隻狗處收回了“伏格特”三百三十本。我要是知道

有一种机会就好了！现在这时机要脱售，恐怕当损失百分之一百吧？即在日内瓦和伯尔尼。现在才来，是怎样巧啊。

四月和五月的“新聞”，我寄給你。你将来当会經常收到它的。我将替你找那些东西，即預算。

講到酒，孩子們自然最喜欢各种混合的。我相信，依照阿倫的話，波尔多酒和紅葡萄酒最好。

我将再度写信給德納。“論壇”不送来，我感觉痛苦而失望。这是格里力和馬克·厄尔拉慈(Mc Elrath)的卑鄙处。我从三月份“論壇”的最后几期中看出两事。第一，馬克·克勒兰在一星期前确切报告联邦同盟派的撤退。第二，“泰晤士”的罗素于特稜特(Trent)事件时，利用他在华盛顿的偵探，在紐約的交易所投机。

普魯士虽不致有騷动爆發，然会發生政变。

波拿巴現今在墨西哥的策略(这事件原来出自帕姆)可以解釋为，胡阿勒司(Juarez)只承認对法国的四万六千鎊的官方債務。但米拉門(Miramón)和他的徒众經過瑞士銀行家澤克尔(Jecker)等，發行五千二百萬元公債(約付过四百萬元)。此等公債——澤克尔輩只是稻草人——落于莫尔尼輩手中，几乎等于零。他們要求胡阿勒司承認这种公債。因此有那么些眼泪。

叔耳茨在佛利蒙得处当旅长將軍!!!

波[克海姆]上星期五将余数付給我了。

你的卡·馬·

七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爾：

火急附上十鎊(O/A 40602，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

四日)，屠夫因此可以安靜了。我今晚五點來倫敦，明早七點再離去，可惜不能和你碰頭。

美國佬的一切成就使我迷惑的，不是軍事情況本身。這種情況只是整個北方所表現的頹唐和麻木的結果。人民中哪里有革命的精力在？他們任人痛打，並且對於所受的鞭撻感到很自豪。整個北方何嘗有絲毫象徵，指出人們是在認真做什麼？我還沒有遇見過這種情形，德國在最惡劣的時候也不是這樣。反之，美國佬會因欺騙他們的國家債權人這種思想而似乎已經大為高興了。

再會。

你的弗·恩·

七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前後]

親愛的摩爾：

我沒有寫信，務請加以原諒。我從沒有像本星期一那樣被包圍的，奧地利人呀，邊疆居民呀，法蘭西人呀，波克海姆今天還把他的伙伴送來麻煩我——美麗的景色啊！簡直弄得我頭昏腦脹；加以還要和這一切傢伙飲酒作樂。展覽會真該死。

在最倉卒的情況中。

你的弗·恩·

七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九日

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九日。

親愛的恩格斯：

一星期前的星期四，你來信說要寄酒給小燕妮等。我把那信給孩子們看過。酒沒有來，便引起失望。此刻我有点關切，因為這

使她們欢乐，否則我們的家中实在沉悶得很。

这样一种重压現加在我們全体的身上，沒有比这更糟糕的。

幸而我对于展覽会及其观众，沒有看見、也沒有听到什么，希望这种“不接触的状态”繼續下去，因为我現时的处境絕不能款待客人。

你一有工夫，請将你对于美国軍事动作——即馬克·克勒兰等的英雄事迹——的意見，简单地写給我。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酒迟寄的理由和信一样。我对这东西，一切必須自行料理，直到籃子买好等等，早發生了許多紛扰。这一次必須抛弃紅葡萄酒，因为这东西放在我的住所里，而我又不能从貨棧取得它。籃子今天寄出。紅酒和一八四六年的荷赫海姆（Hochheim）酒是特別給小燕妮的。三瓶紅印而沒有牌子的，是一八五七年的律德斯海姆（Rüdesheim）酒（和我們这里喝的相同），对于病人太强烈，但对于健康的人很好。

斯特洛曾来这里（你看，來訪是沒有止境的）。他于解散前不久到柏林，多和萊茵的代表們喝酒。那些家伙認整个局势非常严重，相信他們是万能的，在議會痴呆上又十分美妙，几乎和一八四八年一样。紅色柏克——他的头髮同时又很灰白了——穿起晚礼服，从头到脚一遍黑，并穿起燕尾服，整天奔走。他的腹部比向来更大了。

路德福·施兰姆君不久前也从斯特立高(Striegau)赶往該处，誰願意听，就向誰訴苦，說公众不願选他，真不可解。有一晚对英国大作囁語，于是斯特洛对他說：施兰姆君，您听着，我和您一样久居英国，便羞談这样無意識的东西；您在那里的全部時間似乎是睡覺了。本来很驕橫的施兰姆答道：您知道，我为着妻的緣故，在英国必須加入我不相宜的社交中，而我喜欢看的人恰因同一理由，又看不到!!!

馬克·克勒兰在人所熟知的方式中繼續前进。联邦同盟派軍人老是背着他们潜逃，因为他从不以这些人比他强得多求原諒。因此他們也老是逃跑了。所以从沒有作过战，他由此也得到感謝投票。同时这些不幸的后衛小战斗和不断的私逃也足以使联邦同盟派大为沮丧，当决定性的战斗發生时，他們是会察觉的。

占領新奥尔良是海軍一种勇敢的行为。特别是进占各要塞的通路，好得很。以后的一切都簡單了。这对于联邦同盟派的精神上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而物質的影响也已經感覺得到。波勒加德在科林斯現再也沒有有什么可防衛的，这地位在掩护密士失必和路易斯安那时，特别是在掩护新奥尔良时，才有一种意义。波[勒加德]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是，除将他的軍队分散作为游击队外，一种失敗了的战争使他沒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他的軍队的后面沒有铁路和資源集中的大城市，他不能集結大量的人。

联邦同盟派的軍队如在維基尼阿被打敗，那按照往昔的沮丧的事情，它必定立即自行化作游击队。它确有較好的机会，因为在它撤退的路綫上有許多河橫过山脉，流入海中，而它所面临的敌人是馬克·克勒兰这只驢子，事件的性質会使它作一种决战，或不作战斗，分散为小群。恰和俄軍在斯摩稜斯克与波罗底諾一样，違反正确判断的將軍們的意志，不得不作战。

波勒[加德]或維基尼亚的軍队即使获得一次胜仗，那怕是很

大的，也沒有什麼幫助。聯邦同盟派所處的局勢，絲毫不能利用它。他們不能推進二十英里而不停頓下來，所以必須靜待新的進攻。他們缺乏一切。此外，我認這種失敗而不致發生直接背叛，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聯邦同盟軍的命運現在只系於一次唯一的戰鬥；還剩下來的的是考察游擊戰的機會。現時正是在這種戰爭中，最奇怪的是，人口中參加進去的這樣少，或簡直沒有。一八一三年，法國人的交通被哥隆(Colomb)、律左夫(Lützow)、契爾尼瑟夫(Czernischew)以及二十個其他志願兵和哥薩克領導人繼續打斷并分割了；一八一二年，在俄國的人口完全不見於法軍的行軍綫上；一八一四年，法國的農民自己武裝起來，殺死聯軍的哨兵和落在後面的兵士，但這裡絕沒有發生什麼。人們屈服在大·戰·的·命·運·之·下，而以勝利的戰爭合於神意等等自慰。戰爭直至白刃相接的大言都化作純粹的廢話了。游擊隊會在這個區域中出現嗎？我的確預料南方的白種流氓在軍隊決切解体之後，會作這樣的嘗試，但種植主既具有資產階級的性質，我一刻也不懷疑這會馬上使他們變成憤怒的聯邦派人。聯邦同盟中人要是以搶劫來作嘗試，種植主會到處歡迎央岐佬(Yankee)的。密士失必所燃燒的慶祝的烟火完全起因於回到路易斯維來的兩個基·塔·啓·人，決不是起因於密士失必。在新奧爾良的縱火是容易組織起來的，而且在其它城市中也會反復重演；的確有些也會被焚燒的，但這事件必然使一方面的種植主及商人和另一方面的白種流氓間的裂痕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而分離因此失敗了。

新奧爾良商人對於同盟的狂熱可以簡單地由這些傢伙必須把大量的同盟臨時證券當作現金收用一點來解釋。我在這裡知道許多這樣的例子。人們不可忘記這一點。一種適當的強迫借債是將資產者羈絆在革命上以及使他們因私人的利益不認識他們階級的

利益的一种出色的手段。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天狼星又大为風濕病所苦。他擬去德國住五個星期。

它已看到了伯納特的事件罷，他們把他關在瘋人院中。這事是真的，還是欺騙的勾當？

七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孩子們和全家對於你寄來的酒籃，極為感謝。

你從附上的愛喜和夫的信中認識這種爭論又是可愛的，牧師金開爾是怎樣地愛爭論。高特弗里德如沒有他的胡說八道，還算什麼啊。

克萊因博士在科倫已經獲得普魯士的獎券，計三萬五千達列，我大概還沒有告訴你。他如果保持舊來的意見，現在也許將和但尼爾斯夫人結婚。

伯納特常是很乖僻的，加以近幾星期來工作過度，的確陷在“幻覺”中。事情的不公正處只在人們馬上抓着機會把他關起來，那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在多肯(Dorking)教課的那個家庭願意予以看護，並擔承責任。奧爾索普也是這樣。但奧爾索普對於奧栖泥的行刺曾供給金錢，他的出現以及再度和伯爾拿聚在一起，久已引起波拿巴警察的驚擾，而英國的警察受了委託，也久已在窺伺波拿巴。

上星期六接到瓦斯公司總結的賬單，在本星期六以前須付給

它一鎊十先令，否則(這是最后的警告)要“剪綫”。我手無分文，在這困難中只好求援于你。

我覺得麥立馬克号的橫蠻是聯邦同盟派豬糞方面一種顯明的怯懦行為。這些狗還老是可以冒一點危險。北方如果宰制南方，必定喪失“自由”，“泰晤士”這樣悲嘆着(它却以巨大的熱忱，支持宰制愛爾蘭的一切強制法律草案)，真妙極了。“經濟學者”也不錯。它在最近一期中宣布美國佬財政上的幸運——紙幣沒有貶價——殊不可解(雖則這事件十分簡單明了)。它至今每星期以這種貶價去安慰讀者。現在雖承認沒有懂得它的職務并使讀者誤入迷途，但又以關於“軍事動作”——這是它一點也不懂的——的昏暗的思想去安慰他們。

關於紙幣的措施，使美國佬感覺非常輕鬆的(主要之點在於對他們的事業有信心，因此相信他們的政府)，無條件地是由于下面一種情況，即因分離的結果，西方幾乎沒有紙幣，因此幾乎沒有一般的流通手段。所有銀行的主要擔保品是蓄奴各邦的債券，都破產了。此外，在西方的南方各銀行以直接鈔票的形式流通的幾百萬通貨，都一掃而空了。於是美國佬半因莫理爾(Morrill)稅、半因使奢侈品的輸入大部分告終的戰爭本身的結果，獲得了貿易的均衡，所以当這整個時期，有對抗歐洲的獨立的匯兌率。而不利的匯兌率會大大影響市民對紙幣的愛國主義信心。

此外，約翰·牛對於山姆大叔(Uncle Sam)〔1〕要付的國債利息，有這樣可笑的擔心！好像對牛們的國債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何況比起牛們在一八一五年負有幾十億債務來，美國現在是無條件地富足些。

帕姆沒有使波拿巴在墨西哥陷入不堪設想的困難中嗎！

我現在——已經由于絕望——着實在作苦工，写得很多，我所指的是經濟學的東西。“新聞”每星期刊出論文一篇。我寄給他們

的也只是适合佛里德兰得君的通訊。

祝好。

你的卡·馬·

問候波特曼(Bortman)夫人和她的姊妹。

(1) 指美国。

七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郵匯兩鎊,在曼替士鎮兌取,我如果沒有弄錯的話,这是离你最近的郵局。

錫柏尔生了一个小女兒,十分高兴。

安內克在标厄尔的軍隊中,从今天起,替“奧格斯堡”写作。我对于哈勒克的軍隊有点憂慮,这事拖延得很长,斯盆斯(Spence)在“泰晤士”上面的謊言虽确实無关紧要,然哈勒克似乎得不到何種援軍。威里系当上校(永远是上校!),統率印第安納(Indiana)第三十二团。

克来因的事使我替这可怜的家伙十分欢喜。爱喜和夫的信,我念給天狼星听过,即寄轉給你,不过許多天来,我因扁桃腺腫脹,晚間必須留在家中,現不能去看他。

現在似乎开始了一点游击战,这的确不十分重要,只要有一种胜利出現,跟着推进的补充軍連同一些炮队,馬上会把它消灭的。至于吃了敗仗,那就簡直糟糕透了。

你的弗·恩·

七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五寄到垦替士鎮郵局的郵匯兩鎊，希望你已經收到了。

我們終於从安內克的信中知道，哈勒克于四月二十六日所得到的，約超过十万人和三百尊大炮，包括頗普（Pope）和米恰尔（Mitchell）在內，而且他期望刻替斯（Curtis）和西格尔来到，带有更多的援軍。在四月二十九日以前，軍隊的狀況在大体上似乎还好，安[內克]並沒有称病。这样看来，我以为患病的說法是純粹捏造的。此外，人們不得不承認，斯坦吞（Stanton）和哈勒克懂得使新聞紙和公众猜疑；每一軍有一个通訊員，确是很容易的，將軍說什么，他就写出来，因此使公众得到任何种消息。——西格尔和刻替斯一到場，大概就要發生大战。斯盆斯計算必須有十二万人去維持边疆各邦的秩序，这却可笑，在垦塔啓似乎差不多沒有駐兵（除掉路易斯維也許有新兵演習營，但西格尔的軍团大約是由这种兵构成的），据安內克說，在那士維尔（Nashville）只有养病者之类；此外，除哈勒克和馬克·克勒兰在边疆各邦的軍隊外，还只有佛利蒙得（他似乎还絲毫沒有軍隊）、班克斯（Banks——他必定是很軟弱的）和馬克·道厄尔，但他們都是算在活動軍之列。反之，斯盆斯在另一方面弄錯了，一、联邦同盟派的軍隊此刻共总的确沒有超过五十万人，二、他們分配在沿岸的确多于九万人。我所計算的大約如下：

沿岸	100,000人
班克斯和佛利蒙得	30,000人
西格尔和刻替斯	30,000人
馬克·克勒兰	80,000人

在華盛頓	30,000人
馬克·道厄爾	30,000人
哈勒克	100,000人

所以在戰場上的共有四十萬人，另外約有六萬人為新兵、養病者和小支隊，可能分布于密蘇里、下俄亥俄和田納西的兩岸，有一部分分布于東北各城市，總計四十六萬人。而新招募的五萬人在这里支持了我的估計，第二個同等的數目大概馬上會跟着出現；人們似乎要把這種軍隊正常的總額保持在五十萬人的數目上。

招募新兵是斯坦吞最大的錯誤和純粹的誇張。這在物質上⁽¹⁾很有損害，對於在科林斯和里士滿的全部時間的損失應負責任；而且現在這樣的收回成命，在道德上的損害還要大得多——至於現在獲得新兵更為困難，還沒有計及。人本來有的是；因由國外移入的結果，北方各邦的人口中二十至三十五歲的人至少比任何國家要多百分之三至四。

此外，安內克君在他的書信中表現和老找岔子的乖張的人并自作聰明的人一樣，評判軍隊，不按照實際情況，也不按照反對者，而是按照歐洲舊式訓練的軍隊，也不是按照這種軍隊的現狀，而是按照它們的理想。這頭牛應當想一想，自己在普魯士的演習中必·定·時·常·經·歷·的·紛·亂·狀·況。

柏林的滑稽劇很有趣。內閣對國會保證自己的自由主義，而國會對君主保證它的忠誠。“您們相互擁抱，因此作個結束罷！”此外，這些人這樣干脆而迅速地牽涉在國會的陰謀中，這沒有疑義地是一種進步；同時衝突已經要出現了。黑森選帝侯的整個故事，在那個選帝侯侮辱美麗的威廉本人之前，並沒有發生什麼，這是十分美妙的，而且毫無結果。

小燕妮的情形如何？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愛喜和夫的東西特奉還。

你的弗·恩·

(1) 由“在體質上”改正过来。

七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六月六日前后]

亲爱的恩格斯：

現在才将收到两鎊的事告訴你，請原諒。这一星期来，大受煩扰，以致抽不出時間来。房东和其他半打妖怪迫得我四处奔走。

附上拉薩爾的書两份（一給你，一給天狼星）。請将你对此書的評論写給我。

接到斯蒂芬的信，一經作复，这几天即寄給你。他在波士頓。似乎情緒很不好。衛登麦尔是陸軍上校。

祝好。

你的卡·馬·

七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六月十八日

一八六二年六月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再对你談我的困苦，最討厭，但有什么办法呢？妻每天对我說，她願和孩子們一起躺在坟墓中，我的确不能責备她，因为在这种情况中所經歷的屈辱、痛苦和恐怖，事实上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你知道那五十鎊是还了債，但沒有还清半数。那两鎊是付了瓦斯費。維也納可憐的錢要到七月底才有，而且少到可詛咒的程度，因为那些狗現在从沒有每星期刊出論文一篇的。加以从五月初起，又有新的費用。我絕不願談及在倫敦七個星期沒有分文那种真正危險的情形，因为这在我們是慢性重演的。但你从親身的經

驗中會知道好些，即常有川流不息的費用須付出現金。現在又遇到這種情形，只好把四月底贖出的東西，重送進當舖。可是幾星期來，這種財源已經枯竭，一星期前，妻企圖把我的書出賣，只是“徒勞的”。當這個展覽會的時期，孩子們的相識者正在取樂，而她們卻誠惶誠恐地過日子，只怕有人來訪，識破困苦的情況，這情景恰於此時出現，使我对可怜的孩子們更感覺不安。

此外，我的工作現正頑強地前進，更特別的是在这一切困苦的環境之下，我的腦袋比多年來活動得更好。我将这一册更加扩充，因为德国的狗对于書的价值是按照体积估計的。順便說一句，我終于也将地租的渣滓（但在这一部分，我对它甚至不願暗示一下）弄清楚了。許久以來，我对李[嘉圖]的學說的完全正確性，即持一種懷疑的態度，畢竟把那騙局找出來了。又这一册也已經發見一些美妙的和惊人的新東西，这是我們一向沒有看到的。

我又在看达尔文，使我高兴的是他說，他把“馬尔薩斯的”學說也運用到植物和動物上面，好像馬尔薩斯君的滑稽處不在這種學說，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動物，而是以幾何級數，仅仅应用于人，与植物和動物相反。达尔文在野兽和植物之中再認識他的英國社會，這社會有它的勞動分工、競爭、开辟新市場、“發明”和馬尔薩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Hobbes)的一切对一切作战，而且这令人想起黑格尔的“現象論”，其中把市民社會描写为“精神的動物世界”，而达尔文則把動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會。

巴克爾(Buckle)对魯格玩了詭計，竟然死去了。魯格在自己的幻想中儼然看到一種叢書，这是巴[克爾]应当写出，再由魯格“弄成”德文的。可怜の魯格！而且是可怜の巴克爾，有一个“朋友”今天还在“泰晤士”上面用一種虔誠的証件誹謗巴克爾。

你和天狼星已經收到我送的两本“朱理安·斯密特”(Julian Schmidt)嗎？

附带地说！如果不须你多费神能够办到，我想要一种意大利文簿記的简短样本（附带解释）。这在闡明魁奈（Quesnay）博士的“經濟表”上当有用处。

沒有人來訪，這使我愉快，因為這裡的人群能使我……。好無賴呀！

祝好。

你的卡·馬·

拉薩爾已有信來。他也許于七月來此間。秋末，他要開始他的“經濟學”著作，這將花費“長久的時間”。他會吃驚的。

七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七月三日前后]

親愛的摩爾：

新的營業年度既已開始，而我約在兩星期內又要償還波克海姆的五十鎊，所以我們可以从新重演一種突擊。附上 IQ 86445 十鎊，曼徹斯特，一八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英格蘭銀行的鎊票。第二個半截明天寄上。

棉花市場的騙局和因此引起的每日價格的高漲，使我十分忙碌，竟弄得頭昏腦脹。一有工夫，我即寫信。小燕妮情形如何？

你的弗·恩·

七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七月五日

七月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收到十鎊的第一部分，至為感謝。

聽說谷謨拍特君在這裡；沒有來訪我。好罷，我將試試看，沒

有他也过得下去。

附上“新聞”一份和拉薩尔很聪明的“演說詞”两份。

附上拉薩尔的信，这是奥地利的“退職上尉”士外革特 (Schweigert)〔1〕——一个愚蠢而善良的家伙——带来的。滑稽的是呂斯托夫——此外并呂斯托夫的两个兄弟加以支持——曾想或現想利用国民联合会和体育联合会等等，至少在德意志較小的各邦中，在一个决定性的时机，指揮一种和軍隊对立并由呂·斯·托·夫·君·統·率·的·市·民·軍。这种計劃真是非常之蠢。而且因此所需的金錢应出自倫·敦！我不相信拉薩尔参加了此等幻想。他只在对着士外革特〔1〕等来取重于世。

無論如何，我希望你在这一季中来倫敦。小燕妮不再患病，不过較为纖弱，按照她的体質，不当这样。無論如何，不久必須使她能作海水浴。

天狼星已在德国嗎？

不列顛协会“會員”怎样？旧會員証有效嗎？天狼星把我的拿去了。

祝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Schweichert。

七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七月十一日

七月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拉薩尔来这里两天了，要住許多星期。你必須来此呆几天，因为他說你和天狼星从沒有表示收到他的著作，原来已經十分“得罪

了”他。你本願意來看几天展覽會啊。

我像一匹馬樣在從事著書的工作，故写得这样少。

祝好。

你的卡·馬·

七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七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到过佛萊利格拉处，一切都弄好了。

易济施——他的虛榮心一定使你笑煞——下星期离去。如有可能，星期五来罢。萊恩哈特〔1〕已經做了商人，昨天也來訪过我們。

祝好。

你的卡·馬·

你对于馬克·克勒兰有什么意見？

〔1〕 原稿作 Reinhard。

七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

亲爱的摩尔：

我星期五沒有来，十分抱歉，除掉其他理由外，还有我和厄門吵了一場，既不能着手贊助他，也不能一声不响远远地避开他。否則無論如何我当来了，即使冒着星期六耽誤什么要事的危險。

美国的事件进行得不順利，而斯坦吞君畢竟要負主要的責任，因为他于夺取田納西之后，純粹出于夸張而停止征集士兵，因此

当军队作迅速而决定性的进攻、極需增援时，使它繼續不断地减弱。如常有新兵的补充，那战事至今即令沒有决定，成功是無可怀疑的。在不断的胜利中，新兵也来得很多。——当南方正在募集十八至三十五岁的一切男子，作孤注一擲的时候，这一步驟便更加愚蠢。在此时期加入的这些人現在使联邦同盟派人到处占着优势，并确保了他們的主动权。他們牢固地扼住哈勒克，排挤刻替斯出阿肯色，打击馬克·克勒兰，并于約克孙的統率之下，在申喃多亚谷發出游击队的信号，現在并已推进到俄亥俄。沒有人像斯坦吞的行动那样愚蠢的。

还有一層，当斯坦吞看到自己不能排去馬克·克勒兰在頗陀馬克的军队統率权时，便开始一种愚行，給予佛利蒙得、班克斯和馬克·道厄尔以特別統率权，借以削弱他，并为着减少他的权势而分散力量。此事的結果是不仅馬克·克[勒兰]被击败，而且在輿論上也以为不单是馬克·克[勒兰]、即斯坦吞也应負战败的过失。斯坦吞君正是活該。

这一切本来沒有有什么重要，如果战争終于轉变为革命性的，这甚至可予以利用。不过那不会有的。战敗沒有激动这些美国佬，而是使他們萎縮了。人們只要能获得新兵，甚至已經准备宣布，只招兵九个月，这不过是表示：我們是失敗了，而且在媾和的談判中，还只要一种装門面的军队作为示威的工具。这三十万志願軍原是一种标准，而北方不肯加以整理，表示这整个东西在根本上对它沒有价值。加以政府和国会是何等的怯懦。人們怕的是征募、果断的財政步驟、攻击奴隶制、一切迫切需要的东西，人們讓一切事件随意慢慢地进行，国会如果終于通过任何一种虛有其表的惩戒时，可敬的林肯还要附加条款，以致內中也就空無所有了。这种睡眠状态、这种崩潰——最坚强的、最优良的一軍被毀灭，在实际上使华盛顿暴露無余，在战敗的压迫之前，和刺穿的猪尿膀一样崩潰

了——这种在全体民众中完全缺乏彈性的情形，对我証明一切都完了。那一点点群众大会等等并不算数，还没有达到一种总统选举中的激昂程度。

加以完全没有才能。一个将军比另一个将军更蠢。没有一个人能作出最小的創議或独立的決議。三个月来，主动权又完全操在敌人的手中。而一种財政手段比另一种財政手段更癡狂。除普通兵士外，到处是没有办法，到处是怯懦畏縮。政客們也是如此——同样荒謬，同样無計可施。而人民更是無能为力，好像他們曾在奧地利的統治之下游蕩了三千年。

在另一方面，这件事——一个人閉着眼睛不看事实，是没有用的——对于南方要严重得多。我們得不到棉花，已是一种証据。在边疆各邦的游击队是第二种証据。但一种农业人民这样和世界隔离之后，能够支持如此的战争，而且經過重大的失败，損失了资源、人民和区域，現在居然再站起来做战胜者，并能进攻，大有馳入北方之势，依我看来，这是有决定性的。加以他們打得很好，除掉山地还保持对联邦的同情外，現在在垦塔啓和田納西的第二次占領中，的确丧失了这种同情心。

他們如取得密苏里，那也取得其他区域〔1〕，于是北方不能不讓步。

如曾經說过的，北方如果不馬上以革命的姿态出現，它要受到一頓痛打，并且是活該的——似乎不过如此。

小燕妮情况如何？

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誠实的弗·恩·

〔1〕 指美国还没有組成州的区域。

七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廢料中可以部分地看出我是怎样被煩扰着。房东至今还安静，他应当取得二十五鎊。鋼琴商人对于鋼琴的分期付款，在六月已經应收去六鎊，他原是一个很粗魯的人。公用事業費六鎊的条子正躺在我的家中。学校的臭錢約十鎊，幸而已經付出，因为我竭尽九牛二虎之力，免得孩子們去受直接的凌辱。屠夫我付給六鎊（而且这是我从“新聞”一季的总收入！），但这家伙又来催逼，至于面包商、茶叶商、果蔬商以及一切叫做什么的鬼东西，还用說及。

犹太黑人拉薩尔幸而本星期末要离去，他在一种錯誤的投机中又碰巧失去五千达列。这家伙与其把錢借給一个“朋友”——就是对他担保利息和資本的話——宁肯丢在这种污泥中。加以他从一种意見出發，即他必須像犹太的男爵或被封为男爵的（也許是由伯爵夫人封的）犹太人那样生活着。你想这家伙，他知道美国的事件等等，即認識我所陷入的危机，竟厚顏無耻地問，我是否願将我的女兒之一給哈慈費尔德夫人作为“女伴”，而他自己是否当替我找革斯特堡（！）的保护！这家伙耗費了我的時間，但这头牛以为我現在还“沒有事”做，不过做一种“理論的工作”，同样可以用我的時間和他消遣！我的妻为着对这青年保持某种外貌起見，把一切可移动的东西都送进当鋪了！

我倘若不是陷在这种可怕的状况中，而不恼怒这暴發戶使我破費，那他当使我非常快乐。自我看見他的那一年以来，他是完全瘋狂了。逗留沮利克（和呂斯托夫、赫味喜等等），后来游历意大利，于是他的“朱理安·斯密特先生”等等，使他的脑子完全轉變

了。他現在不僅成為最大的學者、最深刻的思想家、最有天才的研究家等等，而且還是唐璜先生和革命的領袖黎塞留(Richelieu)。此外，是用虛偽的尖銳的聲音，粗鹵的示威的動作，和教訓式的語調，繼續不斷地胡說八道！

他當作大秘密一樣告訴我們夫婦，曾忠告加里波的不要把羅馬當做進攻的目標，當向那不勒斯——在那里做獨裁者（不損傷厄曼紐厄爾）——號召民軍上戰場，對奧地利作戰。拉薩爾讓他立刻從地中變出三十萬人來，而皮亞琴察的軍隊自然也加入。於是——如他所說的，按照呂斯托夫君所贊成的一種計劃——應有一個分遣的軍團向亞得里亞海沿岸（達爾馬提亞）進發，寧可說用船運去，並煽動匈牙利叛變，同時加里波的手下的主要軍隊不顧帕羅亞(Padua)的方形要塞，直向維也納前進，那里的人民馬上會發生暴動的。在六個星期之內，一切都完成了。這種行動的支點就是拉薩爾在柏林的政治影響或他的一枝筆。而且以呂斯托夫為首的德意志志願軍團將加入加里波的方面。但波那帕脫却因拉薩爾這種驚人的舉動而麻痺起來了。

他現在也到過馬志尼處，而“這人也”贊成他的計劃，並表示“驚嘆”。

他在這些人的面前自稱“德國革命的工人階級的代表”，並且要他們認識（一字不差！），他（易濟施）借自己“對意大利戰爭的小冊子，阻止了普魯士的干涉”，在實際上是他領導了“最近三年的歷史”。我和妻取笑他的計劃，嘲笑他是“開明的波那帕脫主義者”等等，他很生氣。他狂叫、大怒並跳起來，終於徹底相信，我太“抽象”了，不懂政治。

講到美國，他說那完全沒有趣味。美國佬沒有“理想”。“個人的自由”只是一種“消極的理想”云云，而且這種腐化的空論的舊垃圾更有的是。

如曾經說過的，如在另外的環境之下（而且他不扰乱我的工作
的話），这家伙当使我非常快乐。

加以这个“理想家”是恣意的吃喝，并具有放浪的食欲。

我现在完全明白，他出源于黑种人——他的头颅的构造和头
髮的生长也证明这一点——具有出自埃及的摩西的特点（如果不
是他的母亲或祖母和一个黑人杂交的话）。现在犹太风和德意志
风与黑人的基本特质有了这种结合，必然发生一种特别的产物。
这青年的强迫也带有黑种人的气味。

此外，吕斯托夫如果曾经发明从帕雕亚向维也纳进军一点，我
觉得他也是神经错乱的。

祝好。

你的卡·馬·

我们的黑人大发现之一——他把我当做“最亲密的朋友”，才
再告诉我的——是皮拉斯斋（Pelagier）族出源于塞姆族。主要的
证据是：在玛喀比（Makkabäer）的书里，犹太人以同宗的关系，派
遣使者往希腊求援。人们更在佩鲁查（Perugia）发现一种伊特鲁
立亚文的（etruskisch）碑文，而柏林的枢密顾问官斯笛克（Stücker）
和一个意大利人曾同时把它解释出来，并各自独立地认伊特鲁立
亚文的字母是出自希伯来文。

因此我们不再和他谈“蓝皮书”，他已用二十镑买了蓝皮书（在
步协的领导之下）。

他宣称已经使步协转入社会主义一途。步协虽也是一个复杂的
矮子，现却是一个完全漂亮的矮子，然无论如何，我不相信他已
接受了拉萨尔的“外交政策”。步协在“朱理安·斯密特”中是“排
字女人”。

你只要来这里住几天，就已经有一年的笑料了。因此很欢迎
你来。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会出现的。

七八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你知道，自上月作过巨额的支出后，我现在不能替你筹到二十五镑。我自己在账目上的一切巨额支付（女房东和一季的账单）都延期到八月，加以对波克海姆的期票须给予一张支票，也同样要在八月付清。但愿看看明天有什么办法。对天狼星还是欠十镑，他一回来就会索取的，他每天都可能回来。你把这种数目和上月的付出共总计算一下，就会看出，在新的决算年度中将炸成一个不小的洞。今晚我要看看将付出多少，并能寄你多少。

我唯愿首先知道决算有怎样的结果，我的情况如何！不过查理后天往华沙——因我们在那里有一笔滥账——而全部症候又在那里。

你的弗·恩·

七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一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二年八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十镑，今天能寄给你的都在这里。情况如下：我上月要付的是：一季的养马费十五镑，女房东二十五镑（老希尔因为我昨天付出，还替我把它排在七月中），波克海姆五十镑，你十镑，总共一百镑。本月要付的是：天狼星十镑，波克海姆的支票十五镑，书商约十镑（一八六一年的余数），还有零星用途：裁缝、皮匠、衬衫之类，雪茄烟约二十五镑，和上面所说的零用十镑，共七十镑，或者两个月一百七十镑，没有杂费。你看我的情形是怎样的。此外，我几乎确切相信，在上个决算年度中，对于我的收入已有透支的事情，而在这个

決算年度中，是一種很壞的收入。我想你對於那些人還可以延宕一下，我對於自己的債權者却辦不到，因為這裡的人的習慣是來賬房間要求付清賬單，經過兩三次的關照後，在道德上被迫要付清的。

我還欠天狼星十鎊，他在九月底前如不需用，或以分期付款為滿足，我自然將錢寄給你。

拉薩爾的事件極為有趣。他的戰略上的計劃是我曾經遇見的最美妙的。至於呂斯托夫贊成它一節，很有可能，這家伙的虛榮心完全和易濟施一樣，而且以最忠實的途徑走向同樣的癡狂。試將他在“民主主義的研究”第二冊中關於一八六〇年征戰的胡說八道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歐洲五頭政治”的作者發表一種新的作品：“歐洲的內閣和聯盟”。俄羅斯人也收買了一隻優秀的驢子。像這樣愚蠢而且紛亂的，我從沒有見過。這家伙在對國際公法敷陳理論之處，是絕妙的，竟排列三、四種不同的理論，互相排擠着。還有基督教，講到極境極界了，而對於一切俄羅斯的事物的諂媚非常誇張，人們看到俄國人因此所花費的金錢，必定大笑不止。他們不能收買一個平常的德意志人替俄國⁽¹⁾寫作，這是德國的榮譽，即使他們偶然捕獲一個人如布魯諾·鮑威爾，那他馬上也會變成非常愚蠢的東西。主要計劃是：俄法同盟，普魯士站在小德意志的頂點上，奧地利將首都遷到布達佩斯，當取得多瑙河諸公國和巴爾干以北的一切土地——這種最無聊的空談拖長到三百頁，真和一堆陳旧的牛糞一樣。你如願看這東西，我寄給你。

你的弗·恩·

O/D 13134, 曼徹斯特, 1862年1月27日—£5.—

O/D 24296, 曼徹斯特, 1862年1月27日—£5.—

£10.—

(1) 原信誤作德國。

七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日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收到十鎊，至为感謝。

你为我在金錢上遭到困难使我很过意不去，但有什么办法呢？像美国这样的危机，誰能抵抗？加以我还有特别的困难，要和維也納的“新聞”这样可鄙的报办交涉。否則那些家伙可以替我补偿对“論壇”的損失，至少至某种程度。你相信，现在是时机来了，例如我可向“晚邮”（紐約主張廢止奴隶制度的报纸）接洽通訊的事了？

情形尽管这样，我仍能进行理論工作，真是奇事。我現在打算即将地租論放在这一卷內作为补充的一章，即作为早前定下的原則的“說明”。我要把那写成詳尽而复杂的東西，用几句话告訴你，以便你将意見相告。

你知道，我把資本分成两部分：不变資本（原料、輔助材料、机器等等）——它的价值仅仅是再現于生产产品的价值中——和可变資本，后者是投入工資中的資本，它所含結晶的劳动少于工人因此所給予的。例如每天的工資等于 10 小时，而工人則作工 12 小时，那他加上了 $\frac{1}{5}$ （2 小时）来补偿这种可变資本了。后面这种剩余我称为剩余价值。

假定剩余价值率（即工作日的长度和工人为偿还工資而再生产的必需劳动以外的剩余劳动）为 50%。在这种場合，工人在一个 12 小时的劳动日中，有 8 小时是为自己工作，4 小时（ $\frac{2}{3}$ ）是为雇主工作。假定各業都是如此，則平均的工作時間中的任何差异不过是补偿工作中較大或較小的难易等等罢了。

在此等狀況之下，各种同量的不同的資本，在不同的行業中同等地剝削工人，会在不同的生产部門产生很不同的剩余价值量，并

因此产生很不同的利潤率，因为利潤不过是剩余价值对所投的全部資本的比例罢了。这将由資本的有机构成来决定；即由資本怎样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来决定。

假定和上面一样，剩余劳动 = 50%。那末如果例如 1£ = 1 劳动日（你如把一天当做一星期等等，也沒有差別），而 1 劳动日 = 12 小时，必需的（为着再生产工資的）劳动 = 8 小时，那 30 个工人（或 30 个劳动日）的工資 = 20£，而他們的劳动的价值 = 30£，用于一个工人（每天或每星期）的可变資本 = $\frac{2}{3}$ £，而他所創造的价值 = 1£。100£ 資本投于不同的行業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将因这种資本分为不变和可变資本的比例而很不相同。試称不变資本为 C，可变資本为 V。例如在棉花工業中的組成是 C80，V20，則生产品的价值等于 110（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为百分之 50）。剩余价值量 = 10，而利潤率則 = 百分之 10，因为利潤 = 10（剩余价值）比 100（所用的資本的总价值）。假定在大縫紉業中的組成是：C50，V50，則生产品 = 125，剩余价值（为百分之 50，如上）= 25，而利潤率 = 百分之 25。假定另一种工業中的比例是：C70，V30，則生产品 = 115，利潤率 = 百分之 15。最后还有一种工業中的构成等于 C90，V10，則生产品 = 105，而利潤率 = 百分之 5。

我們这里所有的是投在不同的行業中的各种同量的資本，同等地剝削劳动，产生很不同的剩余价值量，因此产生很不同利潤率。

我們如将上面四种資本集合起来，則为：

生 产 品 的 价 值			
1. C 80	V 20	110	利潤率 = 10%
2. C 50	V 50	125	利潤率 = 25%
3. C 70	V 30	115	利潤率 = 15%
4. C 90	V 10	105	利潤率 = 5%

} 剩余价值率
都等于 50%

資本 400 利潤 = 55%

如以100計算，則利潤率為百分之 $13\frac{3}{4}$ 。

當作階級的總資本(400)來看，則利潤率百分之 $13\frac{3}{4}$ 。而資本家們原是兄弟。競爭(資本的轉移，或從一種行業抽出資本，投入另一種行業)使不同的行業中的各種同量的資本，不問它們的有機構成怎樣不同，都產生同一的平均的利潤率。換句話來說：例如100£資本在某種行業中所產生平均的利潤，並不是作為這種特別投入的資本而產生的，也無關於它自行生產的剩餘價值，而是作為資產階級總資本中可約的部分而產生的。這是按照它的大小，從階級的全部可變資本(用作工資的)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或無償勞動)的總額中分得的紅利的一份。

上面說明的一、二、三、四例現在要取得同一平均的利潤，它們中間的每一個必須以 $113\frac{1}{3}$ £出賣商品。一和四例出賣商品是高于商品的价值，二和三例是低于商品的价值。

這樣調整的價格 = 所投下的資本 + 平均利潤，例如這種利潤為百分之10，這就是斯密所稱的自然價格和成本價格等等。這是平均價格，系由不同的行業間的競爭(由於資本的轉移或資本的抽出)將不同的行業中的價格約化而成的。所以競爭影響商品不是對它們的价值、而是對它們的成本價格，這種價格按照各種資本的有機構成，是高于、低于或等於它們的价值的。

李嘉圖將价值和成本價格混為一談。他因此相信，如有一種絕對地租存在(即一種和各種土地的不同的肥沃程度無關的地租)，那農產品等等因高于成本價格(所投入的資本 + 平均利潤)，會永遠高于它們的价值出賣。這推翻了根本法則。所以他否認絕對地租，只承認級差地租。

但他混同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成本價格，是根本的錯誤，而且是从亞當·斯密一脈相傳下來的。

事實是這樣：

假定一切非農業資本的平均構成是 C80, V20, 則生產品(剩餘價值率為百分之 50) = 110, 而利潤率 = 百分之 10。

更假定農業資本的平均構成 = C60, V40 (這種數字在統計上對英國頗為正確; 畜牧地租等等對於這個問題沒有關係, 因為它們不是由本身、而是由谷物地租決定的)。所以對於勞動的剝削, 如和上面相同, 則生產品 = 120, 而利潤率 = 百分之 20。農民如依照農產品的價值出賣農產品, 則為 120, 而非 110, 後者是它的成本價格。但地產不許法麥爾——資本家的兄弟, 把生產品的價值調整為成本價格。各種資本的競爭不能強制造成這一點。地主插進來, 把價值和成本價格間的差額取去了。一般說來, 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比例低, 就是特別生產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低(或相對地低)的表現。例如農業資本的平均構成為 C60, V40, 而非農業資本的平均構成為 C80, V20, 那就證明農業還沒有達到工業的同一發展階段。(這很容易解釋, 因為除其它一切外, 工業的前提是比較古老的機械科學, 而農業的前提則為化學、地質學和生理學的全新科學。)農業中的比例如等於 C80, V20(如上面所假定的), 那絕對地租便消滅了。只留下級差地租, 但我對級差地租的發揮使李嘉圖的農業不斷減退的假設表現為最可笑和最武斷的。

上面確定成本價格有別於價值, 然必須指出, 除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分別外——這是由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中發生出來的——還有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的分別, 這是由資本的流通過程中發生出來的。然我如把這一點再加入上面的部分, 這個公式便太複雜了。

你在这里看到對李嘉圖學說的批評, 然此問題相當錯綜, 這只是粗枝大葉的。因注意資本的有機構成, 便消滅了一批向來認為外表上的矛盾和問題, 這一點你會承認的。

附帶地說! 為着某些目的——下次的信中告訴你——很歡迎

你对拉薩尔和呂斯托夫的解放胡說，在軍事上（政治方面的、我担任）詳加批評。

你的卡·馬·

問候太太們。

盎曼特已通知馬上會來。易濟施將于星期一離去。

你會看到，依照我對於“絕對地租”的理解，地產（在某些歷史的狀況之下）的確使粗製品的價格上漲了。這在共產主義上來看，是很有用的。

假定上面的意見是正確的，那絕對沒有必要去說明，絕對地租無論如何、或為每種土地所支付的（即使農業資本有如前此假定的構成）。在地產——事實上或法律上——沒有存在之處，絕對地租便沒有償付。在這種場合，農業對於資本的運用，沒有特別的抵抗力。資本在這種因素中的行動不受拘束，恰和在其它因素中一樣。於是農業品常和一批工業品一樣，要低於它的價值出賣，即依成本價格出賣。就是在資本家和地主為同一人等等之處，地產在事實上是可消滅的。

然這裡對於此等細節詳加研究是多余的。

單純的級差地租——它的起源並不是由於資本對土地的運用而非對其它任何方面的運用——在理論上沒有困難之點。它不過是剩餘利潤，每一個工業生產部門中，在較平均條件為好的條件下發生作用的每種資本，也都有這種剩餘利潤。但它在農業中是固定的，因為此業站在十分結實和（相對）堅固的基礎上，和各種土地的自然肥沃程度不同的程度一樣。

七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七日

倫敦，八月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房东于星期一来我家，宣称他于长久时期的忍耐后，如不能于最近取得房租，当把这事件交给房屋代理人。因此执行吏要来了。我同样收到——而且在同一天，真是奇怪——公用事业费限期交款书以及大都和房东认识的零售商人的催款书，以起诉并停止供给相威胁。

拉萨尔已于星期一晚上离去。自这一切事件发生后，我还见过他。他看到我的困苦情形，这是他早已知道的危机要达到的任何一种总崩溃。问了一番。告以近状后，表示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以前，他可供给十五镑；如超过此数，只要你或他人担保，也可出某种数目的期票。他的收入有限，再多便[無]能为力。（这我是相信的，因为他在这里，单是馬車和雪茄费，每日就用一镑两先令。）

你利用波克海姆为贴现人，在此方法中也許能有点办法，借以驱逐这种危机？我从那十镑中拿出六镑给钢琴商，因为他是一只凶猛的狗，可以直截了当把我送到地方法院去的。两镑用来取当，余数由妻支配。

确切告诉你，倘若没有家庭的困难，与其时常来榨取你的钱袋，我非常情愿住在一个模范公寓中。

还有一种情形。阿伦医生对我说，海对于小燕妮是绝对必要的，至少两星期，最小的一个也是如此，她去年患黄疸病，现又不大舒适。

易济施还说过，他九月如回来，也许将办一种报。我表示如有优厚的报酬，愿做英国的通讯人，不负其他任何责任，不与闻政治，因为我们在政治上，除一些辽远的终极目的外，没有共同之点。

你对于美国内战的意見，我不完全同意。我不以为一切都完了。北方人从最初起，即为边疆的蓄奴各邦的代表所宰制，而他们也把馬克·克勒兰——布勒垦立治(Breckinridge)的老党羽——推

到領袖地位。在另一方面，南方的行動從開頭起，就同一個人一樣地行動着。北方自身使奴隸制度變成南方的一種軍事勢力，而不是把它變成對抗南方的東西。南方讓奴隸們從事於生產勞動，並且能夠十分順利地把它的全部戰鬥力運用在戰場上。它有統一的軍事領導；而北方卻沒有。沒有戰略上的計劃，這一點在墨塔啓的軍隊占領田納西后的一切動作上已經明白表現出來了。據我看，這一切將有另一種轉變。北方終於會認真作戰，並將採取革命的手段，且推翻邊疆蓄奴各邦的政客們的統制。一個唯一的黑人團對於南方人的神經會發生顯著的作用。

我覺得獲得三十萬人的困難是純粹政治上的。西北和新英格蘭願意並將強迫政府拋棄它向來外交式的作戰方式，它們現在創造條件，會獲得三十萬人。林肯如不讓步（但他會照辦的），那將有一種革命出現。

至於缺乏軍事才能一點，是因至今純粹按照外交方式和黨派詭計來選擇將軍們，幾乎不能把這樣的人才提拔出來。然我以為頗普將軍是一個精壯有力的人。

講到財政措施，那是笨拙的，然在實際上（對整個國家）至今沒有賦稅存在的一個國度中，必定如此，不過絕不像畢特輩的措施那樣愚蠢的。我覺得現時貨幣的貶值不是由於經濟的理由，而是由於純粹政治的理由，即由於不信任。如有另一種政策，便會有轉機的。

我以為事件的全体是：這一類的戰爭必定達到革命，而美國佬向來即企圖使它走上憲法的軌道。

祝好。

你的卡·馬·

盎曼特來這裡。現在又是一種很討厭的中斷。我想，我的著作會足有三十印張。

七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八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前对你作出我的費用的賬单，絕沒有如你所称的討厭你再來“榨取”的意思。反之，我想，如有什么事，我們也会互相幫助，至于那个暂时是“榨取者”，而那个是“被榨取者”，于事全無关系，此等角色是可以再行变动的。和盘托出的唯一动机是对你証明目前筹措十鎊以上，沒有可能。

然你曾經要求拉薩尔的十五鎊馬上兌現，或所謂“在一月”以前是什么意思？他要到那时才付出嗎？至于期票，我可以对拉薩尔签出三个月、如可能，四个月的期限，波克海姆如願意貼現，就我講，是四十至四十五鎊，或二百六十至三百达列。还有我欠波克海姆酒賬十鎊，他如能等到九月，我也可将此錢寄給你。那就是我的十鎊，期票四十五鎊，拉薩尔的十五鎊，共七十鎊。我在长时期中虽因此徹底枯竭了，然只要你得脫离困境，并将小燕妮送往海濱，也就再沒有什么了。現在波克海姆既要不断地对大陆付錢——而且他知道，我在这里如不願毀灭自己的地位，無論如何，必須償还期票——你可安然前去問他，替我們斡旋这件事，是否方便。你可以对他說，我在現今不順利的棉花时期中，負有尽可能少向店中支錢的义务，因此宁願这样做去。你在这件事上，对他所感到的拘束比我还少得多，馬上去把它办好罢，使我能立即从男爵先生处拿到錢。

天狼星已于星期一回来，为流行性感冒和風湿病所苦，在倫敦睡了一天，这是在那里所花去的唯一的一天；他稍微好了一点，即来这里。这是他为什么不訪問你的理由。他現在好了些，不过也

是囊空如洗，为着那十镑，马上就来看我。

此外，你确又要作一种财政上的突击，否则我绝对看不出我们当怎样补救对“论[壇]”的落空。纽约的其他报纸也不能稍微抵偿你这种损失；然在一个相当的机会中不妨去试一试，总可以得点好处。书有三十印张，在最好的场合，约可获得七十镑，但对布洛克豪斯的关系怎样？你对拉[薩尔]谈过此事吗？还要多久？——我和“一[般]軍[事]报”又有联系，要看情形怎样，然那里每六个星期写一篇论文，是最大的限度。因你的联系或其他军事问题的合作，能在伦敦一种英文报上替我找点工作吗？不过这都是附属的事件，我们如没有发明炼金术，那除你用各种方法，向你的亲属亲戚找出钱来外，难得有什么别的办法。望对这点考虑一下。

关于拉薩尔的作战计划和你的地租论，这几天来稿，“绝对”地租的存在，我完全不明白，因为你还要证明的。我患剧烈的痔疮，不能久坐了。

问候全家。

你的弗·恩·

七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

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易济施要到一月一日才付出那十五镑。

我到过波克海姆处。你当向拉[薩尔]取得四百达列(关于拉[薩尔]要付的十五镑，我自然没有对波[克海姆]说及)。以三个月为期。于是这东西应当展期，因为我告诉波[克海姆]，要到一月一日才可付出。(因为这是拉薩尔的期限。)

所以主要的事件是你将期票寄给波克海姆。

关于地租論，我自然先要等候你的信。但如布耳革斯一定要說的，为使“辯論”簡單化，說明如下：

I. 我在理論上要証明的唯一点，是不違反价值規律，有絕對地租的可能性。自重农学派一直到現在，理論上的爭議就集中在这一点上。李嘉圖否認这种可能性；我却承認它。同时認李嘉圖的否認是基于一种在理論上錯誤的独断論，而且是从亚当·斯密繼承下来的——即假定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价值是相同的東西。还有李嘉圖在举例說明这一点之处，总是以沒有資本主义生产或（事实上或法律上）沒有地产存在的状况为前提。但当此等事物存在时，正要去研究这种規律。

II. 至于絕對地租的存在，这在每个国家是要用統計来解决的一个問題。而純粹理論的解决所以重要，是由于三十五年来，一般統計家和实践家都主張有絕對地租，而（李嘉圖派的）理論家則企圖用十分武断的和在理論上軟弱的抽象話去加以否定。到現在为止，在这一切爭論中，我总發現这些理論家是錯誤的。

III. 我指出：即使假定有絕對地租的存在，那也絕不是推論說，最劣的耕地或最劣的矿山無論如何要付出一种地租；不过它們的生产品必須按市場价值、但低于它們个別的价值出賣，这是很可能的。李嘉圖为着証明与此相反的主張，总是假定——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一切市場的条件之下，凡最不利的条件下所生产的商品，决定着市場的价值。你在“德法年鑒”內已經对这一点給予正确的回答。

对于地租所补充的就是这些。

講到布洛克豪斯，拉薩尔答应尽力去做，这我是相信的，因为他曾庄严地宣布，等我的著作出版，他才能馬上刊印或从事他的政治經濟学的大著作，所謂刊印或从事在他实在是同义的語句。

祝好。

你的卡·馬·

波克海姆作了补充的說明：

你当付給拉薩尔三个月的期票，計四百达列，而在到期的两星期前，展期至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你如不能归还一部分，波克海姆将設法使拉薩尔于第一次到期取得款子。

你如替我代写一封致“晚邮”的信，十分欢迎，因为我对于平常通用的英文写得很不好。

七九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二日前后]

附上給聰明男爵的期票一張。你必須写信通知他。日期，支付日等等，又他于到期时要收錢，并延长至一月一日，那时我将弥补他的十五鎊的差額。

你的弗·恩·

[馬克思的附注]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二日签字。（今天起三个月）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七九四 波克海姆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又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三日]

倫敦，东中区，十字架修道士街二十七号，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二日〔1〕。

亲爱的恩格斯：

馬克思今天將您給拉薩尔的期票交給我，而我的支票在四百达列以上。因此暂时給了他二十鎊。此項期票今天由我的朋友寄往柏林。然拉薩尔不在柏林，承兌的事怎样办理呢？請您馬上去信，說期票当承兌，因为在这以前，我不能向此間友人要錢，而我自己太穷，也不能給馬克思以錢。得服

(Devaux) 和我竭誠問候您。

您的波克海姆

〔恩格斯致馬克思〕〔2〕

亲爱的摩尔：

我对于前面的信不能回答，因为不知道你对波〔克海姆〕在細節上說些什么，恐怕引起矛盾。除拉〔薩尔〕回柏林外，我自然不能有其他想法。請馬上到波〔克海姆〕处走一趟，看期票是否寄还，于是由你向拉薩尔兌取。如沒有这一着，自然毫無办法。我不懂怎样能發生这种誤会。

你的患痔疮的

弗·恩·

〔1〕 信紙上印有：沙托·馬索(Chateau Marcaux)在联合王国的唯一代表得服和波克海姆。

〔2〕 此信写在前面波克海姆致恩格斯的信的背面。

七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四日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只写几行，因为我今天有大批奔走的事必須解决。

全部誤会起于“不”的出現。

我在写信給你之前，对波克海姆說过，我不知道拉〔薩尔〕是否在柏林，所以不能即刻确定承兌的事。然波〔克海姆〕曾答应不管这一着怎样，只要有你签字，他即貼現。后来他又反悔。——他决定自己不——原意是要——貼現，讓他的一个和柏林有联系的朋友去貼現。

那样，他自然要拉〔薩尔〕承兌。我經過步协，昨天得知拉薩尔

現留威爾德浴場 (Wildbad)，拉薩爾的父親在那里多少像倒斃的殭尸一樣。我已立即寫信給易濟施男爵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日

倫敦，八月二十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因期票經歷了一批風險。

起初波克海姆答應了，很有善意，但也有些喜歡誇張，後來他將(由自己的荷包中)對期票貼現，便不合時宜地猶豫起來。加以他知道不能在某個時候之前使拉[薩爾]承兌期票。於是對我一字不提，由布魯刻涅 (Bruckner——弟兄) 將期票寄往柏林，由所說的布魯刻涅弟兄辦理貼現。他裝作把出發點忘記了，然在這期間，他可能是發生了恐怖。

第二：聰明的男爵曾宣稱“準備做一切”，故我于他臨去的頭一晚和他談過這件事，他今天由威爾德浴場——我曾向該處關照他過——來信說：

“我為着要承兌期票，須有恩格斯親自的一種保證，于到期的前一星期，他負有將準備的數目給我的義務。自然不是(!)我對於你受他的委託寫信，有什麼懷疑。理由很簡單，我自己對於一張不能算定的期票要簽字，那為着排除一切不能預料的情況，並為着利害關頭，至少必須握有應當並能夠擔負準備金的人的親筆保證。”

男爵現在沮利克(從威爾德浴場前去)，幾天之後，“也許”要往意大利，我已寫了一種十分諷刺的信給他，並報告將立即請你寄一種保證給我；這裡寫的就是。

波克海姆昨天将他给你的信念了一遍。你如有私人的信给他，甚望催促他尽可能地替我弄钱，因为我一方面陷在危险的紧迫状态中（情形是如此），另一方面，拉[萨]尔从冒险性的旅行中回来，会延搁的。

（此外，我已告诉易济施，他于接到你的保证后，要写信去柏林给取得期票的“迈耶”兄弟，说他旅行一个地方并不十分长久，不用将期票寄去，他回来后将予承允。）

亲爱的孩子，你爱怎样说便怎样说，但在事实上，我的困难使你有这许多麻烦，真是痛苦的！我唯愿知道有一桩事着手做做！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事业才是绿色的。可惜我得到这种理解太迟了。

波克海姆预付我二十镑，首先就付公用事业费，其次是皮匠，他要对我起诉啦。昨以五镑将家眷送往蓝兹给特，因为小燕妮不可更长久地住在这里。我对于你的尽力为之不能充分致谢意。她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有才能的孩子。但她在这里受两重痛苦。初时由于体质上的原因。后来家庭的忧患袭击了她。妻女走了，我今天是何等欢乐啊，对易济施的信却没有同样的感想！

你不能来这里呆几天吗？我在我的批评中推翻了许多旧的东西，内中有几点要和你预先商量一下。对于这东西作笔谈，你我都觉得无聊。

你是实践家，有一点必定知道得清楚。假定一种行业开始时所用的机器等于一万二千镑。机器平均用十二年。于是每年的商品将加上一千镑的价值，而机器的价格在十二年中就这样偿清了。亚当·斯密和他的一切后继者都是如此。但在事实上，这只是平均的计算。有十二年生命的机器就和有十年生命或可用十年的一匹马相似。十年之后虽当有一匹新马来代替，但说它每年要死去十分之一，实在是错误的。内斯密司（Nasmyth）先生在致工厂

監察員的一封信中甚至指出機器(至少是某些機器)在第二年比第一年運動得更好。無論如何,在十二年之中,不是每年補償機器的實質十二分之一罷?這種每年補償機器十二分之一的基金將怎樣使用呢?除掉一切變收入為資本外,實際上這不是一種擴大再生產的累積基金嗎?這種基金的存在,不是部分地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国家,即因此有許多固定資本存在的国家,與不是这样的国家相反的資本累積很不相同的比率嗎?

不管痔瘡怎樣,你無論如何可以簡短地回答這個問題。

關於呂斯托夫和拉薩爾的計劃,因步協的緣故,你的批評對於我是重要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七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前後]

親愛的摩爾:

附上給拉薩爾的條子。你對於此等愚行,不要如此憤怒。讓期票簡單地寄回,並送給拉[薩爾]承兌;或者讓它由柏林立即照辦。你知道,我在波克海姆處並不比你較多的收穫,甚至還要少些。他的夸大我是知道的。

十分急迫。

你的弗·恩·

七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九月初]

親愛的摩爾:

棉花的欺騙已經有了巨大的規模,我是深深陷入這種欺騙

中——誰有胆量，就賺大錢，可惜厄[門]和恩[格斯]公司沒有胆量，——加以我有一種巨大的工作；如有可能，馬上寫信告訴你。

你的弗·恩·

七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九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九月九日。

親愛的摩爾：

近來我必須怎樣勤奮地工作，你是絲毫想像不到的。可詛咒的棉製品的平均價值漲了五倍，將這種繼續高漲通知全體顧客，你絕不會相信這所干的是怎樣的一種工作。

希望拉薩爾對於不幸的期票的故事已經弄清楚，而你取得了錢。我終於布置好了，能於星期五往德國，約兩星期，可惜時間緊迫，不能在倫敦停留，而無聊的展覽會聽說就討厭，我不看見，真歡喜。期票怎樣了，小燕妮情況如何，在我離去之前，請還給我寫幾行。

在這棉花的角逐中，地租論對我真是太抽象了，當我稍微安靜時，必須加以考慮。對於損耗的事也是如此，不過我確信你走入了歧途。一切機器的損耗也並不是相同的。我回來時，當詳加說明。

這裡個別的家伙在這次漲價中撈了一大筆錢。我們沒有得到什麼，半因善良的高特弗里德只是一個屁，半因一般紡織工人在這個時期中賺不到錢。經理店把一切都括去了。

部爾·朗的第二次事件^①是“石壁約克孫”的一件小杰構，他是美國最最好的家伙。他倘若由同盟軍的主力在前綫進攻予以支持，而一切又順利的話（即使只是勉強過得去），頗普君也許完了。但事情沒有達到這一步，不過聯邦同盟派獲得一種精神上的利

^① 指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底發生的第二次部爾·朗戰役。——譯者

益——對他們的冒險精神和約克孫懷有敬意——和几方哩土地，在另一方面，整個聯邦軍在華盛頓前面的結合和集中已經加速了。下次輪船大概會帶來以後新戰爭的新聞，聯邦同盟派的將軍們倘若不是那樣蠢極，他們可能獲勝。但在这狗樣的人民中能做什么啊！頗普是一切人中最卑鄙的人，他只能誇張、撤回、說謊并隱瞞損失。的確是參謀部的自作聰明的人。馬克·克勒蘭現在似乎又像一個有理智的人。此外有命令宣布，將來所有陸軍少將都應經過普魯士的見習士官的考試。這太可憐了，在南方的那些人至少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與北方軟弱的管理相對照，我覺得和英雄一樣。你或者仍相信北方的先生們將削平“叛亂”？

再會！

你的弗·恩·

八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九月十日

倫敦，九月十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的家眷從藍茲給特回來；小燕妮好得多了。

拉薩爾的信昨天才寄來，內中附有一信是給柏林的邁耶兄弟的，期票在柏林邁耶那里，拉薩爾通知承兌。同時波克海姆已經離去，作假期旅行。他至今零星付過四十鎊，內中十五鎊是在十三日前我出發時付的。我曾想糾纏我的舅父。但他同樣到大陸去了。我即由那里（經過科倫等處）往居利看母親，然沒有結果，這我立即感覺到，因為捉不到舅父先生。本月十七日我要付屠商一張六鎊的期票，而波克海姆那時還不會回來，因為他要往來瑞士等處，約四星期。

講到美國佬，我始終確認北方終必勝利；內戰一定可能經過一切意外的事，也許有停戰，并拖長下去。南方一定、或只能在保持

边疆各蓄奴邦的条件之下媾和。在这种场合，加利福尼亚也当落入它的手中，而西北当跟着加入，除新英格兰各邦外，整个联邦同盟又当构成一个国家，而这一次是在奴隶主被承认的最高权力之下。这便是南方所要求的基础之上再造美国。但这不可能，而且不会实现的。

就北方讲，只有联邦同盟限于旧来的蓄奴各邦，即在密士失必河和大西洋之间，才能媾和。在这种场合，联邦同盟马上当达到灭亡的结局。在现状的基础上，中间停战等等至多只能成为作战中的一种停顿。

人们对于长久盛行欺騙的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期望有北方那样的作战方法。南方是一种寡头政治，对此的适应较好，特别在这种寡头政治之下，全部生产劳动归黑人担负，而四百万“白种流氓”则为专业的冒险者。无论如何，我愿用脑袋打赌，不管“石壁约克孙”怎样，这些青年将趋于失败。在北方本身还要先发生一种革命，这的确是可能的。

威里系是旅部少将，如卡普（Kapp）在科伦所说的，相傳斯蒂芬〔1〕现在也参加到战争中去了。

我觉得你的决定稍微过于着重事件的军事方面。

关于经济学的著作，我不愿在你的旅行中来麻烦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但你路过伦敦的地点和时间，不妨写给我。如有可能，我到那里来看你。

明年初我可能加入英国一个铁路局做事（虽则内中也还有一切周折）。

加里波的怎样？

〔1〕原信作 Stephens。

八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十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和本星期，天天准备写信給你，但可詛咒的棉花事件把我拖住了。当我不在时，那些先生們自然把一切摆着不动，这只有
一种可能，即我尽是要做的事。

天狼星叫人通知，那东西他已收到不誤。这情形是極有趣的。此等可怜的說謊的普魯士人一写成文字，常是出丑！

我离开时寄上十鎊鈔票，你收到了罢？我在巴門和恩格斯契行又住得太久，因为滞留于摩塞耳（Mosel）、萊茵和屠麟根至两星期之久。我去时即經布魯塞尔和卢森堡往居利，从居利步行至科痕（Kochen）等处。絕沒有到过科倫。

資产者以响亮的笑声接受俾斯麦的受任。总之，那些家伙是非常有把握，并有几分卤莽的。他們終于在金錢問題上捉牢了善良的威廉，并且知道他畢竟要对他們讓步；但他們了解事件的过程显然是單純的，以为只要令这青年惊惶失措一些时候，他必定自行来到他們的一边。他們还会惊奇的。無論如何，到春季，必定达到危机。此外，如此一个金錢問題对庸俗人發生怎样兴奋的影响，真忍受不了。舒尔慈-德里支（Schulze-Delitzsch）等十分滑稽，只有微耳和（Virchow）是个“認真”的人；不，除他外，也还有布耳革斯在魏瑪（Weimar）以适当的威严行动着，同时并为古远年代的帝国宪法作战。布耳革斯和偉大的米刻尔要由普魯士的領導，在魏瑪去拯救祖国，把舒尔慈-德里支——他老只是、并願意做一个無聊的庸俗人——和这些狗相比較，我必須說，对这个儲蓄处的矮小的人实有敬意。

我現在对于金开尔也有明白的了解。他是科不林士一个裱糊

匠的純粹諷刺畫，這種人是一種自具特性的唯一的模範萊茵人，具有這個種族的一切成見和愚昧，這個族詛咒普魯士人，痛恨法蘭西人，而同情奧地利，同時是天主教的和民主主義的，不過能夠從事卓絕的奔馳；那傢伙和我越過科痕山；金開爾倘若看到這種青年，就誠惶誠恐地倒下來了，因為他的全體自頂到踵是這種青年的虛偽的模仿者。

你以為美國怎樣？在這種愚蠢的紙幣政策中，財政的崩潰迫不能免，而且似乎是逼近了。北方在軍事方面，現在確又稍微站住了腳。

小燕妮情形怎樣？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八〇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在假期中永沒有時間來倫敦，那怕只有一天也辦不到，這不對呀。

小燕妮雖老沒有達到她應有的地步，但自從浴場回來，好得多了。一年來，她的體重已增加。

拉薩爾對我十分憤怒，他告訴我，他沒有銀行家，準備金應寄至他的柏林私人住所蓓勒扶街(Bellevuestrasse)十三號。他因自己有名的演說之一，本月發生一種訴訟。

希利在一星期前來這裡，顯得十分憔悴、痛苦。反之，他的朋友盎曼特胖得嚇人，盎曼特在我往游荷蘭和居利之前，也來過這裡。比比他原來的背，好像真正長了一個新的。

講到美國，我相信馬里蘭戰役是決定性的，因為它指出，即在邊疆各邦這個最南的有同情心的部分，聯邦同盟黨的黨羽也是有限的。但全部鬥爭趨向邊疆各邦。誰取得它們，誰就統制聯邦。林肯于聯邦同盟軍向星塔啓推進時，發布于將來有效的解放法令，同時就是表示已經絕不顧及邊疆各邦效忠的奴隸主了。密蘇里、星塔啓和田納西的奴隸主帶着他們的黑牛向南方遷徙，已經多得很，戰事如果還要延長下去——這是一定的——南方將喪失在那裡的一切立腳點。南方開始作奪取此等土地的鬥爭。這種戰爭本身就是毀滅它在邊疆各邦的權力的手段，此外這些邦和南方的結合一天一天松懈起來了，因為奴隸的繁殖和內部的奴隸貿易再也找不到市場。據我的意見，南方還只有防禦的問題。但它的成功的唯一可能性却在進攻一方面。據說呼克爾（Hooker）取得頗陀馬克軍隊的現役的統率權，馬克·克勒蘭“退出”總司令的“理論上的”地位，哈勒克擔任西部的總司令，這種消息如果証實，那在維基尼亞的作戰也要帶一種更猛烈的性質。還有一層，對於聯邦同盟最有利的季節現已過去了。

馬里蘭戰役的崩潰，在精神上無條件地有極巨大的意義。

講到財政，美國從獨立戰爭的時代知道，而我們則從奧地利的觀察中知道，人們用貶值的紙幣能夠行得多久。在事實上，美國佬從沒有比今年對英國輸出更多的谷物，現在的收穫又遠在平均數以上，而貿易的均衡從沒有比這兩年來更順利的。當新稅制（的確很荒謬，而且是真正的畢特式的）一經施行，紙幣——至今只是不斷地發出——終于也要流回來。在現今的規模上增加紙幣的發行，因此成為多餘的，而繼續貶值也被制止了。貶值比在類似情形之下的法國、甚至英國較少危險，是因美國佬從沒有禁止兩種價格：即金價和紙幣價。實在的災害是化為一種國債——從沒有因此取得公平的等值——和一種對貨幣交易與投機的獎品。

当英国人夸說他們的貶值从沒有超过百分之11¹/₂时（另据人說，这种貶值有时达到两倍以上），干脆忘記了他們不仅繼續繳納旧稅，而且每年要付新稅，所以从初时起就保證了鈔票的流回，而美国佬自一年半以来沒有稅收（除掉大大减少的进口稅），仅借一再發行鈔票，进行战争。在这样一种进程之中，現在已达到轉捩点，而且在事实上，就是貶值也还是比较微小的。

南方人以憤怒的心情对待林肯的法令，这指明此項法令的重要性。它們具有一个律师提給对方律师的小器而瑣屑的条件的面貌。但这并不妨碍它們的历史性的內容，而且当我把它們与法国人甚至把最不重要之点包藏起来的那一件寬衣比較时，这确实使我高兴。

我自然和别人一样看到美国佬中这种运动所取的形态的討厭方面；但我在一种“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性質中找到解釋。那里所發生的事件有世界革命的意义，而在这整个事件中沒有比英国对它的态度更为可恶的。

問候天狼星。祝好。

你的卡·馬·

十鎊收到不誤。

八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四日〔1〕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剛才从佛萊利格拉处回来。他将寄四百达列給拉薩尔。你当寄六十鎊給他，他然后将兌換率等等給你。

講到展期，沒有困难。你可以开出四十五鎊，或少于六十鎊的任何数目，并将期票寄給我，使拉薩[尔]得在期票背面签字。这种

手續办好，馬上就可在这里貼現。你可以定好三個月照付。但要展期，拉[薩尔]的背書是必要的，因此可不實現这种支付。拉[薩尔]自己期望依照我的信，有这种展期。应当怎样，請馬上來信。

你的卡·馬·

(1) 信紙上印有：沙托·馬索在联合王国唯一的代表得服和波克海姆。倫敦东中区，十字架修道士街二十七号。

八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五日。

亲爱的摩爾：

六十鎊明天寄給佛萊利格拉。至于期票的展期应当怎样办理，期票一經拉[薩尔]承兌，是否确能貼現，而且誰担任貼現？当我知道这一点时，才能答复。在一方面，过度地用期票去麻煩拉[薩尔]而你自己直接收不到錢，便沒有用处；在另一方面，波克海姆如果一点一滴地将錢寄給我（同一的考虑在他是适用的），我也沒有多大的用处。还要加上費用。

关于美国，我也确信，联邦同盟派在馬里兰已經受到一种未曾料到的意义重大的精神上的打击。我也确信最后确实据有边疆各邦，将决定战争的結果。不过你似乎認，事情会在那种典型的形态中發展下去，我可不能断定。不管美国佬的一切呼号怎样，还絕沒有象征表現那些人把这种小事件看做真正民族的生存問題。反之，民主党这种选举胜利宁可說是証明飽經战争的党正在發展。只要有一种証明或一种指标，表現北方的民众在开始兴起，和在一七九二与一七九三年的法国一样，那一切都很好的了。但所期望的唯一的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主主义的反革命和一种腐朽的和平，包括边疆各邦也被瓜分。事情沒有因此解决——这是承認的。但目前

却是解决了。一种人民在如此一个巨大的問題中繼續为自己人口中四分之一所打击，經過十八个月的战争之后，没有什么成就，不过發見它的將軍們是驢子，而它的文官們是流氓和背叛者——我必須說，我对于这种人民引不起热忱来。这事件如果不完全陷入污泥中，即在一个資產階級的共和国，必定也有不同的样子。你說英国看这事件的方法是卑鄙的，我完全同意。

这里的困苦逐漸尖銳化。谷謨拍特对我說，他的医院中一切較严重的病例帶有伤寒病的性質，而結核性的例子也大大地增加，它的起源要回溯到最近八、九个月上去。我想，到下个月，工人們也会摆出消極的愁苦的面孔，現在已經相去不远了。

最誠摯的問候。

你的弗·恩·

哥本哈根的一个德国商人是一八四八年的前民主主义者，來訪佛萊利格[拉]，佛萊利格拉因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一种談話的动机，指点他到布林德处去。我告訴那个人，布[林德]是一个搬弄口舌的人。

八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九日

万急。

倫敦，十一月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亞卡利阿斯的三个孩子因猩紅热的結果，相繼死去了。此时發生最大的困苦。望在相識的人中募集一点东西，寄到聖齋尔茲教堂(St. Giles Church)对面丹麦街二十二号他那里。

祝好。

你的卡·馬·

八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寄了錢給亞卡[利阿斯]，又对拉[薩尔]的期票付出巨大的数目，自然是很“空虛的”了。然我必須請你在星期一以前，寄一点錢來，因为我要買煤，三星期來，那个零售商人已經通知我，拒絕賒欠，但我既沒有付清那只牧猪狗的眼，为免被他起訴，必須用現錢向他購買“生活資料”。

祝好。

你的卡·馬·

八〇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我很空虛，你說得对，而且和普魯士政府一样，在动脑筋大大地“節約”。希望在亥德路過節約的生活，借資弥补，特附上鈔票五鎊，O/L 28076，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同时由察普林和荷涅公司寄上酒一籃。約有一打波尔多和两瓶一八四六年的陈萊茵酒給小燕妮，其余装的是一八五七年的萊茵酒。总共二十四瓶。

我等待傳遞紐約选举消息的輪船，有些不耐煩了。民主党如果在紐約邦获胜，那我对美国佬不复知道当怎样想法。一种人民处于历史上巨大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境地同时是涉及它自己的生存問題，他們于十八个月的斗争之后，在民众中变成反动，并可以屈服，这我有些不懂了。在一方面，資產階級的共和国如在美国也徹底地出丑，因此它在将来永不能为自己的价值而說教，它只

是达到社会革命的手段和过渡形态，然只占居民半数中的一种可鄙的寡头政治竟和笨拙的、巨大的、無援助的民主派一样强大，真气煞人。此外，民主党如获得胜利，那善良的馬克·克勒兰和西点便占了最好的上風，而良辰美景会馬上告終。南方如以总是南方人当总統，議會常由南北两方同等人数組成条件而回到联邦来，那些家伙是能够締結和約的。如果沒有別的方法媾和的話，他們甚至打算立即宣布以哲斐[孙]·大衛斯为总統，而且还要放弃全部边疆各邦。于是再会罢，美国。

人們从林肯的解放所看到的，除西北部因畏惧奴隶的洪流而投民主党的票外，也还没有其他結果。

善良的威廉从最大的降到最小的，你以为怎样？这家伙終于又是本来面目；对于他的自由主义的罪有了懺悔，并且对跛足的依利薩伯 (Elisabeth) 說，母亲，我已經犯罪了。上帝因此用权力武装他去打击自由派患腺病的無賴，威廉于此說道，“我还要武力。”这家伙暴怒如雷，認俾斯麦也不够反动。沙配尔，你蠢，朕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但这样蠢云云。事情进行得輝煌灿烂，除自由主义的資產階級于一八四八年的十四年后，为着微不足道的六百万达列——約八十五万鎊——被挤到極端革命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外，絕不能有更美妙的了。唯願这只老驢子不再軟弱了。他固然用了最巧妙的方法，但在这些普魯士人中，絕不能有所信賴，并不能信賴他們的愚蠢。如果这样进行下去，騷扰是完全免不了的，一达到極点，威廉会奇怪“武力”是在怎样的方法中發表意見，即普通兵士对于两年的服役期限要打仗三年，将加以謝絕。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附帶地說！

請將最後的四期“自由新聞”寄下，我如果不于当天前去，这里

永远不能找到，可是当天总是忘記去呀。

八〇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十一月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五鎊至为感謝。

我觉得你对于美国紛爭的考察，太偏于一方面。我在一个美国咖啡館看过一批南方的报纸，知道联邦同盟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英国各报对于“科林斯”之战，压下不登。南方的报纸描写此役为他們起事以来所遭遇的非常的灾难。佐治亚邦已宣布联邦同盟的“招募条例”为無效。維基尼阿以夫蕾德这个贼为代表否認了哲斐孙·大衛斯的爪牙們（一字不差）在它的邦中再行招募的权利。在里士滿會議中的得克薩斯代表奥尔丹（Oldham），对于运输西南的“基本军队”往东方，即往維基尼阿，提出抗議。从这一切爭执中表現两种东西是完全不可否認的：

联邦同盟政府在充实军队行伍的强制努力中，太过了分；

各邦使制裁分离主义的同盟的“国家权力”發生效力，和同盟以此等权力为口实去对抗联邦一样。

我認民主党在北方的胜利是一种反动，而这种反动因联邦政府的作战拙劣和财政上的过失，使此項保守和欺騙的因素容易得势。此外，这种反动出現于每一种革命运动中，例如当国民代表大会时期，它十分强大，可視為反革命，它要把君主的处死抛在普选之后，在执政內閣之下也是十分强大的，以致拿破侖第一先生必須炮击巴黎。

在另一方面，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四日前的选举，对于国会的組織沒有發生影响；只能作为对刀临頸上的共和政府的刺激物。然

無論如何，共和國眾議院已經因痛恨反對黨，會較好地利用對自己所規定的生存時間的。

講到馬克·克勒蘭，他自己的軍隊中有呼克爾和其他共和主義者，他們有一天將按照政府的命令逮捕他的。

又加以法國干涉的企圖，這會引起反動來對抗反動。

所以我看情形並不十分壞。依我的意見，甚至能夠損傷我的是蘭開夏的工人們那種馴羊的姿態。這樣的一件事世界上從沒有聽見過。尤其是因工廠主這些無賴自己並沒有假裝“要犧牲”，不過所任其餘的英格蘭享有一種光榮，用軍隊去支持他們；這就是說，將對他們的可變資本的維持費強加在其餘的英格蘭的身上。

英國近來比其他任何國家出丑更多，工人們是由于自己基督教的奴隸性，而資本家和貴族則是由于他們對最直接的形態的奴隸制具有熱忱。但這兩種表現是互相補充的。

至於我們的“美麗的威廉”，這家伙在事實上是令人歡喜的。此外，俾斯麥內閣不過是實現小德意志進步者們虔誠的志願罷了。他們醉心於“進步的人”〔1〕路易·波拿巴。他們現在看到在普魯士的一個“波拿巴主義的”內閣是什麼。俾斯麥有幾分是由波拿巴（和俄羅斯）任命的。

“新聞”我替你搜集起來。

祝好（太太們也在內）。

你的卡·馬·

〔1〕 在“進步的人”之前，刪去“自由主義的”一詞。

八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親愛的恩格斯：

接到十鎊鈔票的第一个半張，至为感謝，特急速通知你。

当墨西哥人(最下等的人!)再度打击蝦蟆們〔1〕时，而后面这些狗現在巴黎自己談到——所謂激进的資本家——“旗子的光荣”!

斯盆斯不对北方人作游击战，便不济事；就是馬克·克勒兰拙劣的軍事领导也沒有帮助。

祝好。

你的卡·馬·

〔1〕 法国人。

八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自离开你后，即有一个事件最多的时期。

星期一，一般討急債的人来了，但并不都是依照約定時間的。我将十五鎊分給他們。那个最坏的人、給了十二鎊的期票一張，六个星期(本是七个星期，因为日期是从本年末起算的)照兌，相信这是偶然的一章。

星期三，妻去巴黎。昨晚回来。如果不是正在她达到之前，阿巴班泥尔(Abarbanel)因中風而麻痺——他的头脑虽清醒，却躺在床上，不能动彈——那一切都好。总之，她所經過的一批不幸的事件，是悲喜劇式的。最初是海上的大風暴；她所乘的船脫險，但相去不远的一艘(經過部罗涅)下沉了。阿巴班泥尔住在巴黎的前面。妻乘火車至他处。适逢机关車出了毛病，中断两小时。后来突有一輛公共汽車駛来，才乘坐前进。昨天在倫敦所乘的馬車又陷入另一輛馬車的輪子中。她下車步行回家，行李箱由两个青年代为搬运。此外，她在巴黎曾看見馬索尔等，并在該处有点結果。当我的著作一經完成，将用法文刊布出来。

但現有最大的灾难。阿倫在一年前即替馬利安(倫迅的姊妹)診过心脏病,自妻离家那日起,她又害病。到星期二晚上,当妻抵家的两点鐘之前,她竟死去了。在那七天中,我和倫迅共同担任看护。阿倫从第一天起即怀憂慮。星期六两点鐘将入土,我对于承办殯葬者必須一次付清七鎊半。这是要筹措的。这是可怜的孩子們耶穌誕節的一种美丽的景象。

祝好。

你的卡·馬·

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天狼星昨天将你的信給我,現附上0/185.335,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五鎊,英格兰銀行。m·97,五鎊。——这是波士頓銀行的鈔票,在倫敦的馬斯忒曼(Masterman)公司照付。可惜老希尔沒有英格兰銀行的十鎊鈔票,然另一种也是現金。

你家中和你夫人旅途中的事件真令人惊异,更重要的是这为完全特别的灾难。然無論如何,用法文出版的希望是極好的。这是怎样办的?你沒有从布洛克豪斯听到什么?

勇敢的本賽德(Burnside)在刺帕罕諾克(Rappahannock)恐怕要受一頓痛打。他对此必定察覺一种完全特別的傾向,因为他自己不能下决心,一次把四万多人作孤注的一擲。此外使我感觉奇怪的是联邦同盟在該处作战,而不喜欢慢慢撤退到里士滿,并在此处打仗;然这一着还是可能出現的。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八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曼徹斯特，亥德路二五二號，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亲爱的摩爾：

星期五寄上掛號信一封，內有十鎊，五鎊是英格蘭銀行的鈔票，五鎊是波士頓銀行的地方鈔票，在倫敦的銀行家馬斯忒曼公司照付。從那個時候起，沒有聽到你的消息，我有些不放心。

本賽德的戰敗被可惡地誇大了。它在軍隊的精神上必定發生影響，這是明白的，不過遠沒有像在廣大戰場上被擊潰的那樣重大。戰略上的布置似乎十分拙劣。左翼的側面攻擊顯然必須在薩謨涅(Sumner)指揮下的正面進攻之前展開的。但這一着被完全忽略了。當佛蘭克林(Franklin)正打算認真作戰之前，薩謨涅似乎已經深深陷入困境。於是本賽德對於使用他的預備軍好像不能下決心。左翼的結局當使他至少要送一部分軍隊前去，因為那里必定有決定性的行動出現；他不這樣做，竟將預備軍送往正面，就是這樣，也太遲了，即一、作為接替、而不是支援薩謨涅被打的軍隊，二、逼近日暮，在半數加入作戰之前，已是夜間了。這些看法自然是根據美國各報所提供的一些可憐的材料的结果，而不懂得地形。此外，我覺得本賽德完全可用包抄驅逐那些流氓，特別是因為他好像有十五萬人去對付十萬人；但只因具有要截住敵人，才能掩護華盛頓的信念，顯然阻礙了他從事這種動作。至於給予聯邦同盟派一個月的時間去巩固陣地，然後讓他們在正面進攻，這種愚行只好用打屁股的辦法來加以批評。

馬麗和麗子囑為問候。

你的弗·恩·

一八六三年

八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恭賀新禧！

本星期因四处奔走，加以生病，以致接到你寄錢的信，不能作复。

布洛克豪斯至今沒有回信。听說“这一家的首領”——如班涅〔1〕所說的——不在萊比錫。

妻在巴黎时，因阿巴班泥尔認識某个列可侶慈 (Recluze)〔2〕，他在經濟学的著作物中有一种地位，也懂德文。这个列〔可侶慈〕和馬索尔(商業經理)——不懂德文——以及好些別人都願接受此項著作。他們在布魯塞爾有一个書商可供支配。巴黎仍旧受党派精神的統治，并統一在社会主义的党中。甚至像噶尔諾和高得勺 (Goudchaux) 这些家伙都宣言，布朗基在下次运动中必須被推为領袖。

本賽德在腓特烈堡 (Fredericksburg) 的战斗中似乎犯了重大的战略上的錯誤。他显然害怕运用这样大的战斗力量。但根本的蠢事是：一、等待了二十六天，这無疑地是华盛頓的軍政部中在于直接背叛的勾当。就是“泰晤士”的紐約通訊員也承認，允許立即給本賽德的物資，要几星期后才能收到；二、不管怎样，他作了这种攻击，就表現此人道德上的弱点。善良的“論壇”开始对他怀疑，并以調职相威胁。这报因其热忱和無知而惹起重大的損害。

民主党人和馬克·克勒兰派人自然一致呼号，夸大这种困难。“泰晤士”的“修道士”馬克·克勒兰被召赴华盛顿，——这种“謠言”是要由路透君負責的。

这种战敗“在政治上”是好的。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以前，这些家伙不能有幸运。“宣言”可以把这一切取消的。

“泰晤士”等对于曼徹斯特、設斐尔德和倫敦的工人集会，气得要死。在这种方法中使美国佬明瞭实情，是很好的。此外，奥蒲带克（Opdyke——紐約市长和經濟学者）在紐約一个集会中已經說过：“我們知道英国的工人階級是贊成我們的，而英国的各統治階級則是反对我們的。”

德国沒有类似的示威运动，我感到十分可惜。他們并不花費什么，而在“国际方面的”收获却多着呢。德国更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它在这次战争中为美国佬所做的，比十八世紀的法国为多。实际做到的事，不在世界舞台上显露头角，并郑重声明出来，这是旧德意志的愚行。

收到易济施的信和小册子。信的内容是我应将罗雪尔（Roscher）的书寄还給他。小册子的内容是：繼續他关于普魯士宪法的講演。核心是：拉薩尔为一切时代、特別为他的时代中最大的政客。發見、而且的确是从純粹沒有前提的理論中、並沒有前提純粹的理論中的發見、一个国家真正的宪法不是写在紙上的，而是站在实在的“势力关系”中等等，有了这种發見的是拉薩尔，不会有錯的。和他用征引証明的一样，就是“新普[魯士]报”、俾斯麦和綸（Roon）也都佩服“他的”理論。他既發見正确的理論，所以他的听众可以信賴他对“目前”具有正确的解决。而这种解决是：“不管国会的議决怎样，政府繼續支出軍事費用等等，因此一个立宪政府的存在是一种謠言，国会如終止开会，直至政府宣布停付那些費用为止。”这是“事实發言”的权力。他为节省劳力起見，馬上把国会所

要准备的法令草拟好了。

老海曼(Heimann)幸而轉入亚伯拉罕的怀中了^①。

問候太太們,并致春节的祝賀。

你的卡·馬·

我看棉价下跌了。然我以为这只是暫时的。

〔1〕 Bangya,原信作 Banyā。

〔2〕 大概是亚利·列可侶(Elie Reclus)。

八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二年〔1〕一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馬丽死了。她昨晚睡得早,当丽子于十二点鐘要去睡时,她已死去。完全是突然的。是心脏病或是中風。我今天早上才知道,星期一晚上她还好得很。我的心境怎样,完全不能对你說出来。这可怜的女孩是以全心全意爱我的。

你的弗·恩·

〔1〕 一八六三年之誤。

八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一月八日

一八六三年一月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馬丽去世的消息使我十分惊愕而心煩意乱。她的心腸很好,談諧有趣,并且是始終依恋你的。

鬼知道,我們的周圍現在除發生灾难外,別無它事。我簡直弄得头昏脑脹。在法国和德国找錢的企圖是失敗了,用十五鎊去保

① 意思就是死了。——譯者

持雪崩，只能有几个星期，自然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我們除掉不能再能赊欠——就是屠夫和面包商，至本星期末也不能赊貨了——外，又因学校和房租受逼迫，并为整个暴徒群所包围。几个收到几镑分期摊付的人把钱狡猾地藏入袋中，以使用两重力量来袭击我。加以孩子們要出去，沒有衣服和鞋子。总之，开了鬼門关，和我曾去曼徹斯特、以及作最后絕望的突击、送妻去巴黎时所预料的一样。如果不能利用一个貸款协会或人寿保險公司（这我看沒有希望；对于第一种协会，曾尽过一切力量，只是徒劳。它們要求保証人，并且必須拿出房租和公共事業費的收据，这我却办不到）借到一种較大的数目，这里的場面难以維持两个星期。

此刻向你作这种可怕的描写，在我是非常自私自利的。但这是一种致病医病疗法（homöopathisch）。把一种灾害散布到另一种灾害上去。到了極境極界，我当怎样办？在整个倫敦，沒有一个人能够尽情一談，在自己家中，我只能做一个沉默的斯多葛派，以便对另一方面的發狂保持均衡。在这种状况之下，作工完全不可能。我的母亲現在全身是病，而她的生命也相当地活到底了，她如代替馬丽，不是……？你看，在某些环境的压迫之下，“文明人”是怎样特別的墮落。

祝好。

你的卡·馬·

你現在将怎样处理家事呢？这对你的确有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在馬丽处有了一个家，自由自在，避去一切人类的污浊，这常是你所称心如意的。

八一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三日。

亲爱的馬克思：

这一次因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淡态度，使我絕對不能早日回你的信，你会觉得这是正当的。

这种变故使我非常悲慟，我的一切朋友，連相識的庸俗人在內，对我所表示的同情和友誼，都超出意料之外。你在这时候，却以显示你那冷靜的思想方法的优越性为适宜〔1〕。也好！

我的財政情形，你是知道的，我尽一切力量使你脫出困难，你也是知道的。但你所說的較大的数目，我現在筹不到，这你也必定知道。現有三条路可走。

一、貸款协会。我对此的保証能够利用到怎样的程度，有待証实，因为我不是家主，恐怕是很少的。

二、人寿保險。約翰·瓦茨是欧洲人寿和担保品社的經理，事务所在倫敦，無論如何，姓名住址录上是可查閱的。对你的人寿保險四百鎊，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損害，对于警察一定会借予两百鎊，这是他的營業。这一着如不完全失敗，确是一条最好的路。你最好是馬上就去，探問条件，并随时告我。

三、当一切联系都打断，我在二月——再早便不可能——約可筹到二十五鎊，也可签出一張六十鎊的期票，但完全确定地要在一八六三年六月三十日以后才能照付，即一定要延期。我对此須有必要的保証。所缺的数目，你当無条件地从荷兰的舅父处弄出来。

我看沒有別的路可走。

你的步驟怎样，請讓我知道，我会有我的做法。

你的弗·恩·

〔1〕 在此信的草稿上，这里还有下面一句：“享受你的胜利罢，它是無可爭辯的。”

八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以为过一些时候回答你才好。一方面是你的状况，另一方面是我的状况，都难“冷静地”观察局势。

我写那封信给你，真是很不对，刚一发出，我即后悔。然这决不是因全無心肝演出来的。当我接到你的信时（当日早晨到的），全身震动，好像遭着我最亲爱的人的死亡一样，妻和孩子们都会替我证明的。但当我晚上写信给你的时候，正在感觉十分绝望的状况之下。当时家中有房东方面的执行吏，屠夫对期票的抗议，并缺乏煤和生活必需品，而小燕妮复患病在床。在此等状况之下，我通常只是借愤世疾俗作救兵。还有使我特别发昏的是，妻以为我没有将实在的情形详尽而真实地告诉你。

你的信也为我所喜，因为这使她明白“我们不可能”，她很知道，我不能等待你的忠告，写信给我的舅父；我在伦敦不能和本人及事务所在曼彻斯特的瓦茨接洽；自上次拉萨尔的债务声明以来，我不能在伦敦支取期票，末了，二月间的二十五镑既不能使我们度过正月间的生活，更不能扭转我们目前的危机。我虽告诉你，我们是处于曼彻斯特工人们的状况中，你不能够加以帮助，她必须看出我们不可能，这是我所愿意的，因为向来的状况，即这种小火上的烧烤必须终止，在这种烧烤中，理智和感情被消耗了，加以最宝贵的时间也丧失了，却要维持那对我和孩子们同样有害的、虚伪的外表。自那时起所经历的三星期，终于使妻同意我早提出过的一种建议，这种建议及其一切不愉快之点，不仅是唯一的出路，而且与其过近三年的——尤其是最后一年的——生活，宁愿以它为归宿，此外，我们的自尊心也就恢复了。

我将写信給全体债权人(房东除外),如要来騷扰我,将因付不出一張期票的款子,由破产法庭宣布破产。这自然不涉及房东,他有支配家具的权利,要加以扣留。两个大孩子将在肯宁汉家找到女教师的职位。倫迅当做另一种工作,我和妻及小杜西将寄寓在城内模范寄宿舍,这是紅狼和他的家眷曾經住过的。

我在作出此項决定之前,自然还写过信給德国各种各样相識的人,也自然沒有結果。無論如何,这事件比再也行不通地延长現状要好些。我要用尽方法,低声下气,敷衍房东和屠夫使退去,对执行吏保持和平,用虛伪的諾言去支吾期票,真有的是事做。在这个新赛季中,我不能送孩子們入学,因为旧賬未付,而且她們也沒有可以見得人的穿着。

我相信上面这种計劃不受第三者的任何干涉,至少可以安靜下来。

末了,还有和上面無关的一点东西。我的書中关于机器的一篇,有一个大怀疑之点。我从不明白,紡織工場怎样更換自动紡紗机,或者宁可說——因为从前已經用过蒸汽——不管蒸汽如何,紡織工人怎样处理他的动力?

你如予以說明,十分欢迎。

附带地說!妻瞞着我,向天狼星要求一鎊作为急需。他寄給她两鎊。这事使我感觉不愉快,但事实仍是事实。

你的卡·馬·

阿巴班泥尔死了。薩索諾夫在日内瓦也死了。

八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我感謝你的誠摯。你自己懂得，上次的信給了我怎樣的印象。一個人和一個女子同居這許多年，對於她的死不能不感覺悲慟。我覺得我的青春的最后一幕是和她一同長埋在地下了。當我接到你的信時，她還沒有入土。我告訴你，那信盤旋于我的腦際至整個星期之久，使我不能忘懷。不要緊，你這一次的信足以補償。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不致和馬麗同時失去，這是我所慶幸的。

現在來講你的事。我今天已去過瓦茨處，我相信他還在倫敦，此外，他在倫敦的帕爾·馬爾 (Pall Mall) 二號有一個事務所。和他辦不成交涉。他的社不再出借款項了。他曾給了我另一個地址。那個人準備出借，但要按照情形，對利息、保險費和貸款的償還有兩種或多種保證。可惜不能利用，我們能找到誰呢？至多谷謨拍特，但他是難得被承認的。我們兩人既沒有居家的繳租金等費的收據，無論如何，對此還要一個第三者，末了，貸款的費用要預先扣去，所剩無幾。

我現在想出賣因投機買進的一部分棉紗，不將金額送還厄門（錢是歸他的），而寄給你。這在萬不得已時是可以做的，因為要到七月才有決定，到那時可能有些改變。不過沒有機會。現在市場呆滯，賣出去不獨無利可圖，而且必定賠本，本星期內也許絕對不能出賣。

我不能支錢，厄[門]可、而且也許一定予以拒絕，故我不能約定。到一個第三者、即盤剝重利者那里去借罷，那就是給厄[門]以和我解約的最好的理由。然不管怎樣，像你寫來的那種意見，我看不出你能實行。我已向老希爾接洽一張期票，取得約翰·刺普公司 (John Rapp & Co.) 二月二十八日到期的一百鎊，票背面寫好你為受票人，特附上。我想這在七月前不致清償，於是我們又有了一個和緩的時期。這是我一種極端冒險的舉動，因為我現確有虧空，必須擔當風險。查理對近六個月來有一種總的決算，老實告訴你，

如果不是他今天下午表示有三十至五十鎊能如我所期，可供利用，那我是不敢冒這危險的。我在这半年中的所得約為三百三十至三百五十鎊。

但你自己現在也必須懂得，我自一八六二年六月三十日的非常努力以後，已經完全干涸了，因此至六月三十日為止，除零星小數外，絕不可算定我這一方面有什麼匯款。至於六月三十日以後情形怎樣，只有鬼知道，因為現在市場不再上漲，賺不到錢。

這張期票和現錢一樣。佛萊利格拉會樂於替你貼現的，較好的紙幣流通的很少。郵件被盜的，現不在少數，請於收到後告知，因為你不經商，每個人都可以混算卡·馬·博士的。

你的弗·恩·

八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昨天因一批特殊的意外事件，絕對不能將收到信和期票的事告訴你。

你在這種方法中幫這意外的大忙，是如何冒險，我完全懂得。我對你是不勝感激的，雖然，我深信你在友誼上的犧牲精神，在我的內心深處是用不着新的證據的。此外，你如看到我的孩子們的喜悅，一定就是你的最好的報酬。

我現在也可以率直地對你說，不管近幾星期來所受的一切壓迫是怎樣大，絕對比不上我們友誼的破裂這種恐懼對我的壓迫。我向妻反復說明，因此等家務上的瑣碎事件及其特殊的刺激，便在這個時機對你滔滔不絕地訴說自己私人的需要，而不去安慰你，把這件事比較一下，我陷在全部污泥中，算得什麼啊。結果，家庭的

和陸受到損害，可憐的妻必須為自己本來無辜的事受過，因為婦女們常是要求不可能的事。她從前對於我所寫的自然絕無所知，不過在某些回憶中也能夠估計到必定有什麼事情發生。婦女是奇妙的創造物，即富有理解力的也是如此。妻那天早晨哭過馬麗和你的損失，所以當日她自己的困苦雖恰恰登峰造極，却完全忘記了，到了晚上，她相信，世界上除我們外，凡沒執行吏在家而又有子女的人是不會有痛苦的。

前信因自動紡紗機問過你。問題是：在這自動機器發明之前，所謂紡織工人是以怎樣的方式進行作業的。自動紡紗機我明白，但不懂前此的情形。

我加點東西到機器的一篇上去。有些奇怪的問題是我最初的處理中忽略了。為着把這一點弄清楚，特將我關於技術的筆記本（摘要）再從頭至尾看一遍，並在威理思（Willis——在澤明街——Jermynstreet——地質學院，赫胥黎——Huxley——也常在該處講演）教授處上了為工人開的一種實踐（只是經驗的）課。我對於力學和對語言一樣。數學的法則、我懂得，但最簡單的技术實體需要辨識，這對我比對最大的蠢材還要困難些。

機器和工具的分別何在，大有爭議，你知道或不知道，這問題本身是無關重要的。英國（數學的）機械師以他們的粗糙的方式，稱工具為一種簡單的機器，而機器為一種複雜的工具。然英國工藝學家稍注意於經濟學（許多人追隨他們，內中最多的是英國的經濟學者），他們認為兩者的區別是，在一個場合的動力為人，在另一個場合的動力為自然力。德國的驢子們在這些小事件上是偉大的，他們的結論是，例如一張犁是一種機器，而複雜的紡紗機（Jenny）等等，既是由手轉動的，便不是機器。但我們如果考察機器的基本形態，沒有問題，工業革命不是從動力出發，而是從英國人所稱的工作機出發，例如不是由水或蒸汽去代替腳轉動紡車，而是由於

改变直接的紡紗进程本身，由于排去人类劳动的部分，这一部分不仅是使用力（如在車輪的踏板上），而且是直接使用在所加工的原料上的。在另一方面，如不涉及机器历史的发展，只涉及现今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也同样沒有問題，工作机器（例如在縫紉机上）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因为这种进程一經机械化，每个人現在都知道，这东西可以按照它的規模，用手、水力或蒸汽机轉动的。

这些問題对于純粹的数学家無关重要，但要証明人类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質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联系，便变成十分重要的了。

重温我的技术史的摘要，使我發生下列的意見，即除掉火藥、罗盘針和印刷术的發明外——这是資产階級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从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中叶，就是从手工業中發展出工場手工業以至真正的大工業时代，有两种物質基础在工場手工業中为机器工業作了准备，即时鐘和磨机（最初是谷类磨机，而且是水力磨机），两者都是从古代傳下来的。（水力磨机是朱理亚·凱撒时代从小亚細亚傳入羅馬的。）时鐘是第一种应用于实际目的上的自动机器；关于等速运动的生产的全部理論，是由它發展出来的。依照这东西的性質，它是基于半艺术的手工業与直接的理論的結合。例如卡尔丹(Cardanus)写过时鐘的构造(并作出实际的制法)。十六世紀的德国作者称制鐘为“有学問的（非行会的）手工業”，时鐘的发展足以証明，建立在手工業上的理論学識和实践的关系与大工業的是怎样完全不同。当十八世紀，时鐘提供了把自动化（而且是由發条运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种观念，这也沒有疑問。历史証明服堪孙(Vaucanson)在这一方面的試驗对于英国發明家的幻想發生非常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当水力磨机一經出現，磨机一开始就具有机器构造的主要特征。机械的动力。最初是它所依賴的發动机；傳动机；末

了为加工原料的工作机——彼此都是独立存在的。摩擦的理論以及和此有关的輪盘联动装置、輪齿等等的数学形式的探討，都根据磨机發展出来了；这里也同样首先發展了測量动力程度和以最好的方法加以运用的理論。十七世紀中叶以来的大数学家，凡从事于应用力学及其理論的，几乎都从简单的谷类水磨机出發。因此，工場手工業时代兴起的磨机的名称，在事实上也应用于因实际目的而建立的一切机械的动力形态上。

在磨机中完全和在印刷机、鍛鉄工場、犁等等中一样，即使动力是人或兽，但实在的工作如打、压、磨、粉碎等等，从最初起，便沒有人的劳动。所以这种机器至少在它的起源上是很古老的，而真正的机械的动力早就应用到它上面了。因此，它也几乎是工場手工業时代所出現的唯一的机器。在应用机械組織的地方，工業革命即开始了，这是指从古以来，最后的結果要求人类劳动的地方，不是指利用剛才所說的工具，从初时起，从不用手去处理原料的地方，所以按照事物的性質是指从最初起，人不是单纯当作力来活动的地方。人們如果願意和德国的驢子們一样，把运用兽（这是完全和人同样的自由运动）力叫做机器，那無論如何，这种机车的运用比最简单的手艺工具要古老得多。

易济施将他在法庭的辯护詞（被判四个月徒刑）寄給我，这是免不了的。“孩子，祝你德望日隆！”第一，这个夸張者把关于“工人等級”的演說詞的小册子——这、你是有的——在瑞士重印，用“工人計劃”这个雄偉的名称。

你知道，这东西不过是“宣言”^①和我們时常講的其他东西的拙劣的庸俗化，它們已有几分成为通常的口头語了。（例如这青年称工人階級为“等級”。）

① 指“共产党宣言”。——譯者

好呀。他在柏林法庭的講話中，竟不知羞耻地說：

“我更主張这个小册子不仅是一种科学的著作，和其他某些著作一样，把已經知道的結果总括起来了，而且在最許多方面来看，甚至是一种科学的事業，是新科学思想的一种發展。……在科学不同的和繁难的方面，我已不辞劳苦，不畏失眠，發布一些內容丰富的著作，借以扩大科学本身的界限，我也許可以和賀拉西（Horaz）同声說：‘我作斗争并不是沒有荣誉的。’但我亲自向您解釋：在我的內容極丰富的著作中，从第一頁至最后一頁，沒有一行是不經過严格的科学的思考的。……請您把这个小册子的內容看一下。这种內容不过是紧凑在四十四頁里面的一部哲学史罢了。……这是客觀的、合理的思想进程的一种發展，这种进程以一千年以上的欧洲历史为基础，是內部精神的一种發展云云。”

这种無耻不是到了極点嗎？这家伙显然認他是繼承我們的产业的人。还有那种怪誕可笑之处！

祝好。

你的卡·馬·

要天狼星将今天的“明星”給你，看一看上面从“先驅晨报”上重刊的关于“泰晤士”和得楞的書信。

八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三日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烏尔卡特派各种各样的材料。这些家伙近来特別以無聊著称。如他們关于美国运动的“哲学”是。

本来早就要写信給你的，但約十二天以来，一切讀、写和抽烟，都受严格的禁止。我患一种眼炎症，并有很討厭的腦神經病症。

現在算是好了，故我此刻敢于第一次再執筆。在這時期中，我發生一切心理的夢幻，感覺像一個瞎子或瘋子一樣。

你覺得波蘭事件怎樣？革命的紀元現確實又在歐洲公然開幕了。這事件一般的狀況是好的。但那些舒適的幻想以及我們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前慶祝革命紀元那種幾乎稚氣的热忱都不見了。老同志如韋爾特等死了，其他脫離了，或墮落了，而新生長出來的至少是還沒有看到。加以我們現在知道，革命中的愚行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而且革命是怎樣為流氓所利用啊。此外，“普魯士的”民族狂热者對於“意大利”和“匈牙利”的热情現已陷入窘境。“普魯士人”並不否認他們的俄羅斯風格。希望熔岩這一次是從東方流向西方，而不是從相反的方向流去，那我們就會愛惜法蘭西發難的“榮譽”了。否則在墨西哥的冒險行為是第二帝國〔1〕滑稽劇最典型的收場。

“赫爾岑的”兵士們似乎在習慣的方式中行動著。然不論是對俄國的群眾，甚至對俄國軍隊的大部分，的確很少結果。我們知道，法國“有理智的刺刀”干了什麼，也知道我們萊茵的流蕩者一八四八年在柏林的行動。然你現在必須注意“鐘”，因為赫爾岑等正有機會顯示他們的革命的令名——甚至和斯拉夫的偏愛是團結在一起的。

烏爾卡特派也許解釋波蘭的叛亂是由彼得堡的內閣引起的，而以“轉移目標的策略”去對抗烏爾卡特所擬定的侵入高加索。

美國進展的遲緩達到可詛咒的程度。我希望呼克爾掙扎出來。

尤其請告訴我，你現在曼徹斯特幹什麼。那個地點使你顯得怪孤單的。這我自己知道的，當我偶然接近索荷廣場一帶，還老使我毛髮悚然。

祝好。

你的卡·馬·

〔1〕 法兰西第二帝国。

八二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倫敦，二月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的沉默在事实上使我不安。希望你沒有生病。在另一方面，希望我沒有無意地激怒了你。当我在信中提及一百鎊，說及机器等等时，实在是要使你高兴，并減輕你的痛苦。

波兰事件和普魯士的干涉，实际上是一种强迫我們說話的一种联合。这不是私人的，半因不表现为学生布林德的竞争者，半因不堵塞我們往德国的道路。但这里的工人联合会对于此事是有用的。必須用它的名义發表一篇宣言，而且立刻就做。你当起草軍事部分，即德国对于波兰复兴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利益。我写外交方面的。

老孩子，回答罢，你如有什么心事，像一个人一样說出来罢，你当确信沒有一个人如此誠心誠意地分担你的憂乐，如

你的摩尔

八二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长久沉默，务請原諒。我陷在一种十分寂寞的状况中，終久必須脫出此境。我曾尽力于斯拉夫的語言文字，但形单影只，实不可耐。我要强为欢笑。这有效，我現在又是老样子了。

波兰人是完全有名的家伙。他們如能坚持到三月半，那整个

俄罗斯便爆發起来了。最初我非常害怕这事件必定不順利。但現在胜利的机会几已超过失败的机会。不要忘記，波兰較年輕的亡命团自有一种軍事著述，內中各点都特別顧到波兰的情况，而在波兰作游击战的观念占一种很重要的地位，并且討論得很詳細。两个至今唯一見称的領袖是一个华沙犹太人弗兰科夫斯基(Frankowski)和一个普魯士副官郎基威慈(Langiewicz)，这也是特殊的。俄罗斯的大人先生們在游击战中，必定因手足無措而受到可怕的打击。

巴枯宁和美洛斯拉甫斯基互相斥为說謊者，关于俄、波的边界互相爭辯，你看到嗎？我已經訂了“警鐘”，相信里面对此有更詳細的記載。此外，我在再深入工作之前，必須苦干。

普魯士人的行为和向来一样，是卑鄙的。俾斯麦君知道，波兰和俄罗斯如發生革命，便要他的命。本来普魯士的干涉，是用不着急急忙忙的。此举如沒有必要，俄国人不会許可，如有必要，普魯士人就要自行警戒了。

波兰的事件要是不順利，那我們的面前也許有几年是很反动的，因为奉正教的沙皇又要变成一种神聖同盟的首領，而这种同盟會讓波拿巴君在愚蠢的虾蟆們〔1〕中表現为偉大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自輕雷克(Kinglake)刊布关于部斯特拉巴及其流氓团一小部分半可信而又半系傳聞的胡說后——十年来人們不願相信我們！——英国整个資產階級現在都非难部斯特拉巴，这是何等滑稽啊。关于暴露巴黎宮廷的文字又受欢迎，托穆·泰罗(Tom Taylor)君以有关索謨斯(Solms)、波拿巴、歲斯(Wyse)的一切事情和澤克尔的故事等等取重于“衛报”，而这些事情几年来我們所知道的却要詳細得多。只有一件事是有趣的：澤克尔弄了錢去从事于斯特拉斯堡或部罗涅的陰謀，泰[罗]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这是有連带关系的。

在美国佬的国家中，情形很糟。依世界史上通常的諷刺，民主党人面对着庸俗人，現在的确变成主战派，而破产的拙劣詩人馬开 (Ch. Mackay) 又已大出其丑了。我从紐約私人方面也听说，北方的备战以在前所未聞的基础上繼續下去。但在另一方面，精神上萎靡不振的征兆，日見增加，而沒有能力制胜的情形也日見扩大。一个党，它的胜利和就职，等于用一切方法作战到底，这样的党在哪里？人民受騙，这是不幸，而和平在物質上不可能，却是一种幸运，否則他們早已媾和，以便再用万能的美元生活下去。

联邦同盟的一个少校在李 (Lee) 的司令部，参加过里士滿的战争，这几天对我說，就李本人提交他的文件看，当这次战争的結局，背叛的落伍者不下四万名！他講到拥护联邦的西部各团，怀有大敬意，不过在其他各点上他便是一只驢子。[此信的結尾已失。]

(1) 法国人。

八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关于波兰，完全和你同意。两星期来，我的脑袋中有一个小册子的观念盘旋着。同时如你提議的，这也較好，因为我們把外交加在里面，并且共同来写，正是一个优点。

全書将有多少印張，你以为我的部分当写若干？这就多少要以局势为轉移。誰担任印刷？你的部分准备几时付印？

关于机器，这几天来談。

你的弗·恩·

八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想在波兰事件中最好是做下面的事：

替落后职工——就是用联合会的名义——作宣言，至多不超过一印張，把軍事和政治結合在一起。你先动手罢。我依此来写我的。由联合会把它印出来。

但同时我們如用一个小册子把这事件更詳細討論一下，也是好的，那你必須完全按情形去斟酌印張的数目。我正准备写的外交部分只是一种附录。講到出版商，你只要說定有多少印張，我馬上就写信去汉諾威。

附带地說！关于“波河与萊茵河”对邓克尔的交涉，請將給步協的全权証寄給我。

你的卡·馬·

八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前后]

亲爱的摩尔：

我将把宣言的稿件寄給你——非常簡短——，內中也許有一些半侵入你的專門，你必須加以整理。

关于小册子，我想以下列的方式来划分这东西：一、俄罗斯对西方和南方以前的軍事地位，二、俄罗斯三分波兰以后的軍事地位，三、俄罗斯一八一四年以后的軍事地位，四、波兰复兴以后的俄罗斯和德意志的地位。（关于普魯士的波兰、語言的界綫、混合人口統計的比例，这里也必須說一点。）全書至多三——四印張，書名：“德意志与波兰”。在一八六三年波兰叛乱的机会中，当有政

治和軍事的考察。于是輪到你，同时重看你的筆記，并准备好，一收到宣言，即分別插入有关章节，作为附录，有必要时，便可涉及。你对此还有什么要說的，請立刻来信，以便我能够顧及。

你的弗·恩·

八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当我的危机达到頂点时，曾写信給德郎克。約一个月之后接到来信說，他曾出外旅行。昨天突来这里，使我吃了一惊，今天再会一次后又走了。

他宣称(首先动議)願加帮助，提供較大的数目，使我能安安靜靜地工作一年。后来說及你。我告訴他(詳細报告他，我認为沒有必要)，你已帮很多的忙，而且未来的許几个月都被榨干了。他重新說：那不是講月，要講一、二年。他将亲自和你商談。

这一切認真或乱吹至何种程度，最好你自己加以判断。

附带地說！我的“肝脏”十分腫脹，并且在咳嗽时感觉刺痛，压迫时感觉不很舒服。請向谷謨拍特要一种家用藥品。我如到阿倫处就診，那是全部治疗，除其他許多点外，現在也沒有時間。

我对于波兰事件最怕的是猪仔波拿巴找着一种口实来到萊茵，并从他的难堪的状况中撒出尿来^①。

关于一八一三年拿〔破命〕在俄国的失敗以后，公正的腓特烈·威廉的行为，請寄一些筆記(正确的)給我(因为你的手中对此有較多的材料)。这一次是要打击愚笨的霍亨索倫朝的。

^① 意即摆脱困境。——譯者

第二卷是否付排，我沒有給德郎克清楚的答案。

祝好。

你的卡·馬·

剛才從“泰晤士”的第二版上看到普魯士的下院終於做了好事情。我們馬上會有革命的。

八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知道我曾患眼病，有幾個星期幾乎完全不能讀、寫。因此必須再苦幹一下來補償耽誤的時間。而我也便沉默了。

德郎克已寄我五十鎊。

你從附上的庫格曼(Kugelmann)醫生的信——請寄回——中可以看出，這些德國的“黨員”是些何等紛亂的家伙。我的經濟學著作“不合時宜”，然我於這一卷出版之後，當再寫全部歷史，借使某些美麗的心灵得到理論上的安定。至於在這時期中，我以“不合時宜的著作”當怎樣生活下去，自然是這些先生們一刻也不關心的問題了。

郎基威慈的事件有些討厭。然我希望即使是臨時性質的，也還不致即告結束。我關於波蘭的作品暫時延緩下去，以便看到事態稍向前發展。

我所得到的政治要點如下：芬克和俾斯麥在事實上是正確代表普魯士的國家原則的；普魯士“國家”（是一種和德意志很不相同的創造物）沒有現今的俄羅斯，不能存在，有了一個獨立的波蘭，也不能存在。普魯士的全部歷史趨向這種結論，而霍亨索倫的諸君主（包括腓特烈第二在內）也早已達到這種結論。此項國君的意識

远超过普魯士自由主义者狭小的臣民的理解之外。所以波兰的存在对于德意志既是必要的，而在普魯士国家之旁又不可能，那么，必須去掉这个普魯士国家。換句話來說，波兰的問題只是一种新机会去証明，当霍亨索倫的私人国家存在时，要貫徹德意志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打倒俄国对德意志的領導权，和摆脱老鷄奸者的恶徒，完全具有同等的意义。

我在美国最近事件中認為十分重要的是它又分發私掠特許証^①。这就英国方面講，事情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內容，而且在順利的情況之下，可以导致对英战争，所以自滿的牛^②除棉花外，也还要看到谷类在它的眼前被停止供給了。当內战开始时，秀厄德(Seward)曾独力大胆主張暂时把一八五六年巴黎會議的決議作为对美国也有效的东西。(这在刊印关于特梭特事件的报告中表現出来了。)华盛顿国会和林肯对于利物浦等处武装南方的海盜發生憤怒，現已使这种滑稽剧終止了。这引起当地交易所的恐慌，但报纸的忠实走狗自然服从命令，报上对这件事一字不提。

老狗帕姆是怎样一字不差地在重演他的一八三〇至三一年的把戏(我已把他的演說詞对比过)，并讓“泰晤士”表演着，你大概有所察覺而感到愉快罢。这一次的事情在一定範圍內是好的：路易·波拿巴(在不幸的路易·菲力普一八三一年时，整个欧洲都受到損害)陷在困苦中，并和他自己的军队处于非常的进退两难之境。墨西哥以及在“官报”上对沙皇屈膝(部斯特拉巴是由帕姆驅策去干的)，可以使他弄得头破血流的。他的内心怀着恐怖，讓报告刊印出来，这証明他的善良的意志仅因帕姆失敗了。(事例虽相同，不幸的路易·菲力普却允許無耻的帕姆在議會中夸口夸嘴地說：

① 这是政府所發的一种証書，特許私人掠取外国或外国公民的财产作为該国或該国公民所造成的損害的賠償。——譯者

② 指英国。——譯者

“倘若不是法国人的不忠实和普魯士的干涉，波兰必定仍然存在的。”他相信因此可以影响英国的輿論，好像帕姆对此的安慰品还不足以使波拿巴願来萊茵！而且好像这种輿論本身的四分之三不是帕姆制造的！糟糕的普隆-普隆〔1〕沒有勇气說，帕姆替俄罗斯工作，而坏蛋的俄罗斯要在法国和英国之間引起爭議！我在这里又完全認識我那第二帝国的人，那个糟糕的人沒有欧洲最高方面的允許，是不敢举行疆界以外的政变的。那个糟糕的人倘有勇气对帕姆說真話（也只有这一着才对这个人加以威胁），那他可以安然在萊茵散步了。但他現在手足被綁，完全交給帕姆，和从前的路易·菲力普一样。但願能如他的意。

斯退力布立治（Staleybridge）和亚士吞的事件很令人欢喜。然“注意”言談和吃喝，終于与無产者無分！約翰·扑特今天在“泰晤士”上面大丢其臉，該报在現今的广大范圍中声名不好，竟想借打击这只驢子，获得一点点名誉。

祝好。

你的卡·馬·

〔1〕 約瑟·拿破侖亲王。

八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四月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四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六天来打算写信給你，总是被打断了。特别是被善良的爱喜和夫打断了。这可怜的人在利物浦大受从普魯士潜逃的尉官們和商業騙子們的欺騙，因此負債一百鎊，超过他的——非他自己的——股东所变卖出来的資本。他說，将在这里住一些时候，确是为找每一种能够找到的位置而来，他在这里所干的事十分神秘。随即表現他不是来找位置，而是在于形形色色的代理業務，我現在明白，

矮小的德郎克深入这个部門，他在这里是替德郎克将違禁品运往联邦同盟的各邦。因此在我們的朋友缺乏經驗之中（这真是無以复加），把全部秘密随时泄漏出来了。总之，这家伙現在很少事做，下午时常来打扰我。他对我既不說真話，那除在他征求意见的直接場合外，我自然也从不替他劳神的。

波兰事件恐怕不会如意。郎基威慈的失敗在这个王国中似乎已經感覺得到，如果不是立陶宛的运动——而立陶宛的运动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它超过了會議波兰^①的界限，二、农民在这里参加的更多，在庫尔兰方面，这事件变成直接农業的了——有很好的进展，而在这个王国的运动复活，我不相信有什么大的机会出現。我对于郎基威慈的行为很怀疑。暴动要成功，無条件地需要首先破坏联盟的契約，那一个党担任这种任务，很难确定。謠傳一方面是美洛斯拉甫斯基、另一方面是科西尔斯基和普隆-普隆联盟，要知道这謠傳的真实至何种程度，是有趣的。我如果没有弄錯，布藍泥茨基(Branitzki)早已成为普隆-普隆的信徒了。

善良的庫格尔曼对于你似乎确实具有完全超越的高貴的意見。有天才的人也必須有衣食住，而且必須因此付出金錢，这些誠实的德国人不懂得这种極平凡的观念，要他們能够理解，几乎等于一种侮辱。我想知道誰是那个聪明的头脑，竟秘密告訴他，我否定我的書。你对于此事要向这个好人好好加以解釋。講到新版（依照那种前提，这也是不合时宜的），目前确不相宜，此时英国無产階級的一切革命精力等于完全消失了，而英国的無产者声明完全同意于資产階級的統治。

我已看过來伊尔（Lyell）和赫胥黎的新著作，两者十分有趣，而且很好。來伊尔更多空話，但也有些美丽的滑稽处，例如他枉費

① 根据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所形成的波兰。——譯者

气力地征引一切博物学者的说法之后，为着要证实人和猿之间有一种性质上的差异，终于征引坎特布里（Canterbury）的大主教的话，认人不同于兽之处在宗教。此外，书中对于旧的信仰也还相当当地加以攻击，并且是从各方面出发的。人们为着保护宗教，必须马上造出一种和尿泡一样滔滔不竭的唯理论的体系。欧文让人在“爱丁堡杂志”（Edinburgh Review）上答复赫胥黎；就实质讲，答词承认一切主要之点，不过在措辞上有些争执罢了。

小家伙德郎克愿在他的银行家那里筹得二百五十镑，甚至担负十五镑以下的用费和利息，由我承兑，这看来似乎是有非常的英雄气概。我对着这样的英雄主义，不愿负责在一年的期限内准备二百五十镑——你深知我为什么不能干此事——他觉得我非常卑鄙小器。老实告诉你，倘若不是因你的缘故，我当在这个小流氓的屁股上踢一脚。我因愤怒大喝其酒，并在醉中写了对此发气的信给你，内中可能有美妙的东西，但我绝对记不起写些什么。现已说出事情的经过，你当看到其中真正的关系。

再会。

你的弗·恩·

八二九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四月九日

一八六三年四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小杜西十分醉心于那封信及其内容，禁不住要“亲自”答复你。

许多年来，我因柏克和希利，得知美洛斯拉甫斯基的普隆—普隆主义及其一切详情。此外，我早已从他的书中认清了他，那是俄、土最近战争时期中出版的。除其他外，这位贵人并提议将德意志划分为两个国家。反之，有关科西尔斯基的事情，对我是新的。讲到美洛斯拉甫斯基的虚荣，柏克曾于一八六〇年从意大利找到

他的可笑虛榮和難以言語形容的易受欺騙的一種極滑稽的報告寄給我了。

易濟施對於他的訴訟又刊布兩個小冊子，幸而他沒有告訴我。反之，他致萊比錫工人（讀作落后職工）協會的中央工人委員會的公開回信，前天却寄來了。他的表情——很重要的是一借用我們的語句，說得天花亂墜——完全是未來的工人的獨裁者。他以“要把戲似的輕易的方式”（一字不差）解決勞動工資和資本間的問題。就是工人們必須作普選權的煽動，於是選出像他那樣的人，“用科學的燦爛的武器”武裝着，送入代表院。他們然後組織工人的工廠，由國家投資，而此等機構將逐漸廣布全國。這的確是意外新鮮的！我要引一句話給你看看：

“今天已經從一種德意志的工人運動討論到一個問題，即協會是在他的（舒爾慈—德里支的）還是在我的意旨上去理解——這大部分是他的功績。這正是他的真正的功績，而這種功績不可估價太高。……我承認這種功績所具的熱情不可妨礙我們云云。”這就可行。

當帕爾麥斯頓在格拉斯哥的同時，另一個偉人在該處露面了。即學生卡爾·布林德。他在達到之前，寄給格拉斯哥“不列顛北郵”一種報告，上面寫着卡爾·布林德先生，由編輯部簽上一種凶多吉少的“投稿”字樣。

這種值得注意的投稿——和一切有關他的報紙報告一樣，是由他自己寫的，經過驢子馬克·亞丹（Mac Adam）送到報館——以下列唯一的介紹開始：

“當一個愛國的放逐者在目前要訪問格拉斯哥，以便使公眾注意波蘭問題的要点時，對他的政治生涯批評幾句是適宜的，而他在蘇格蘭比較地不為人所知，有這種不幸的事實，尤有特別說一下的必要。卡爾·布林德君是德國人，並且是被放逐的德國人，他的努力

在欧洲的面前不大显著，不大坚强，故不能使他获得自由党派普遍的讚揚，或招致压迫党派普遍的憤恨。他向来站在中間路綫上，享有为人所憎爱的光荣；不过这两个斗争的陣营虽依照自己的方法予以酬謝，并没有呈献在整个欧洲之前，卡尔·布林德君很满意地知道有第三部分人是他的朋友，他們是不大关心的。所以他来到苏格兰的公众之前，和先他而来的最大部分著名放逐者相比，也許要少受成見的反对。”

接着就是对这偉大的不为人所知的人写点簡短的履历，苏格兰和人类中的“第三部分”由此得知这个“卡尔·布林德君”是巴登人，原来和噶苏士及馬志尼一样，是習法律的。“巴登的革命……是他的宣傳的結果”，“巴登和普法尔次的政府”“以外交公使的职分”，于六月間派他往巴黎等等，并且“以共同动作的精神——这使一班較有名的放逐者見称于世”而从事活动！

这不是很美妙嗎？

两星期来，妻躺在床上，耳朵几乎完全聾了，鬼知道是什么緣故。小燕妮又患一种白喉症。你如能送些酒給她們两人（阿倫要小燕妮喝葡萄酒），至为欢迎。

倫敦这里現有一个牧师（不同于在約翰街作宣傳的無神論者）对市民作自然神教的宣傳，用服尔泰的作風，嘲笑聖經。（妻和孩子們到会两次，并讚美他为幽默家。）

我曾出席伯賴脫在工联领导下的演講会。他完全具有一个独立派的面貌，时常說：“美国沒有君主，沒有主教”，博得大声的喝采。工人們自己說起話来很优美，完全去掉一切市民的修辞术，絲毫不掩飾他們对于資本家的对抗（此外，伯賴脫爸爸对于資本家們也是非难的）。

英国的工人們几时解脫他們从资产者傳染来的虛伪的作風，我們必須等着瞧吧。此外，关于你的書中的主要事件，一直到最微

小之点，都由一八四四年以后的發展証實了。我亲自把这書再和我后来的筆記加以比較。只有坐井觀天和每次以“有趣的報紙消息”为准則的德国小伙子可以幻想，在如此巨大的發展中，二十年等于一日，虽則后来会来到二十年集中在几日內的时候。

重讀你的書，使我觀察以往，十分悼惜。書中預先把握事情，是怎样新鮮、热烈和勇敢，而且沒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明天或后天，結果就会涌現于历史的白昼中，这种幻想予全書以热情和愉快生活的情調——同后来的“色彩的單調”对比起来便显得分外慘淡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八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四月十八日

一八六三年四月十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拉薩尔于一星期前寄給我廢料一紙，划上紅綫（报是爱德华·迈恩的），特附上；我上次寄了一信給你，內有易济施最近的小册子简单的摘要，这一次的东西是那信發出后一日达到的。他現在显然願意我出来替他应战。怎么办呢？

你的卡·馬·

八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对拉薩尔怎么办，很难說，然我畢竟断定，偉大的易济施对迈

恩这样卑鄙的一种胡說，架出正式否認的大炮去回答，实不足取。讓这个家伙自吃其苦，他如果做得到，用不着你的証明，你既对他說过，他究不能和我們一起行动，或我們不能和他一起行动，那你为什么要和他妥协呢？他自己参預舒尔慈—德里支的落后职工事件，并且恰恰在我們从前的工作的基础上，企圖組織一个党，这已經是何等愚蠢啊。舒[尔慈]—德[里支]和其他流氓于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想把这些落后职工提高到资产阶级观点的水平，这我們只能欢迎，否則在革命中我們当受到这种損害的，而且在一切都被小邦的特性弄得錯綜复杂的德意志，这种淡啤酒可以對我們作为一点新鮮而切于实用的东西。現在这事已了結，我們已将敌人放在适当的地位上，而落后职工發生自觉，因此轉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中。但把这些家伙看做無产阶级的代表，只有易济施办得到。

学生布林德的滑稽剧使天狼星和我好笑。天狼星又患严重的風湿症，因他的固执的方式更加厉害，常是才半好即外出，并教課，而且当一切都太迟，一切藥物都吃尽的时候，才去就医。但“我去”这种說教是沒有帮助的。

我近来在倒看俄国史，就是首先看瓜分波兰和喀德邻，現在看彼得第一。我必須說，替一七七二年的波兰人感到兴奋的应当算一头牛。在最大部分的欧洲，当时的貴族缺乏礼貌，其中的一部分且缺乏精神，这种貴族一般的格言也是，唯物主义就在人們要飲食性交，在游玩中获利，或者因下流無耻的行为取得报酬；但在方法上十分愚蠢，像波兰人一样出卖給俄国人，此外即沒有貴族。否則全欧洲貴族的人們一般的可賂买性，看来是很有趣的。更有帕特庫尔君的事迹很使我感觉兴趣。这个青年真是俄国整个外交策略的發明者，而且在實質上已經具有这种策略全部的权謀。你如弄不到他一七九五年在柏林出版的致俄政府的报告，我們願在“書商交易所报”上試登广告，征求一份。此外，后繼者对此所做的是何

等微小！老是用同一轉變、同一態度去對付每一個國家。又里窩尼亞人(Livländer)絕沒有一種民族的利益，至多不過一種地方的和私人的利益，他們的客觀性必然隸屬於此。一個俄國人永不能創造此等事件。

喀德鄰第二反抗彼得第三的政變史也很美妙。部斯特拉巴對此作過他的主要的研究，而俄國的卑鄙狀態變成他的模範，一直至細微之點為止。這一切可鄙的事件詳細地反復重演，真是可笑。

葡萄酒、我此刻沒有，好的、一時也找不到。然我要去看看，同時將從地下室拿出一些萊茵酒和波尔多（前一種是給健康的人喝的、後一種給病人喝的）。因此將信結束，並附點郵票給小杜西。

你的弗·恩·

有各種郵票是兩份的。這些可用作交換的。關於意大利、瑞士、挪威和某些德意志的郵票，我可以大量供給。

八三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老摩爾，老摩爾，
掛面鬚，白如銀。”

我對於你和你的命運及事情，再也聽不到一點消息，是怎樣一回事？是生病，或在經濟學的深淵中掙扎？或是已任命小杜西做你的通訊秘書？或是什麼？

柏林那些善良的人作出決議，如果那個大臣說全院對他能以橫逆相加云云，他們的議長是否可叫他遵守紀律，還是疑問——你以為那些人怎樣？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在對專制主義和貴族宮廷黨的鬥爭中負有接受腳踢的義務，從沒有一個議會以更大的忍耐並更不合時宜來固守這種原則的。這恰恰又是我們一八四八年的老

朋友了。然这一次的时机却是不相同。

拉薩尔的事件和在德国所引起的非議，开始变成不愉快的了。你完成自己的著作，是最好的时候，那怕我們因此又只碰到另一种敷衍的人。此外，用这种方法对反资产阶级的事业建立一种根基，是很好的，不过这个易济施也找到地位，那就糟糕。这我們永不能加以阻止，如像卡尔·布林德对抗巴登大公爵，在公众前曾取得英雄的斗争者的地位，也同样不能加以阻止一样。

此外，即在完全非政治的事件中，要开天辟地，作新的科学的發見，需要多少时候，这可一看来伊尔“人类的古代”。呂提施的斯麦林已于一八四三年發見恩季斯(Engis)的化石的人头骨，来伊尔曾經指出，也在他的厚本子的書中發表了。然不管怎样，一直到近时为止，就是稍微認真探討这件事，也沒有人認為是值得劳神的。亞貝威勒(Abbeville)的巴退斯(Barthès)已于一八四二年正确写出索謨(Somme)盆地的燧石工具及其地質学的年代，但至五十年代的末叶，这件事才見分曉。这样渺小的家伙就是科学的老前輩。

天狼星再患严重的風湿症，但又复元了。

此外，我在用力研究塞尔維亞文的卡拉杰奇(Wuck Stef. Karadžić)所輯的詩歌。我覺得这比其他任何种斯拉夫語言要容易些。

又附上一些邮票。这是事务所的存貨中的一种大窃案。

你的弗·恩·

八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不列顛圖書館，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如果想像到一种十分腫脹的肝脏及其一切“附屬物”，便馬

上了解我长久沉默的原因了。約十二个星期以来，我忍受这种無聊的东西的痛苦，較甚于前。你不会相信它对于一个人的精神發生怎样的影响，它使人感觉头脑迟钝，四肢麻痹。特別使人不能下决心做事，也不能下决心写信。近两星期比較可以忍受。这件事使我对一切写作都不可能，不管反复作多次的尝试，沒有完成关于波兰的东西，这是我現在十分愉快的，因为这不过打断往游普魯士的可能性，并沒有有什么直接的用处。

然我在这期中也并沒有偷懶，不过不能工作。我所做的，一部分是填补俄、普、波事件中我的漏洞(外交的，历史的)，一部分是閱讀有关政治經济学中我所做的部門的一切著作史，并做了摘要。这是在不列顛圖書館干的。現在又相当地适宜于工作，将摆脱我的牵累，誊清政治經济学(并最后加以推敲)，以便付印。現在倘能回到孤独的境地，这著作当进行得很快。我定当亲自把这东西带往德国。

小燕妮沒有完全复元。約两星期来，患咳嗽很厉害。

講到易济施，他曾要求佛[萊利格拉]——佛萊利格拉秘密告訴我(以易济施的信相示)——替“新的”运动写一首詩，即歌詠易济施。然他找佛萊利格拉是找錯了人。除其他外，他在那封信中說：“数以百計的报纸每天把我的名字傳到德意志最辽远的角落里去。”“我的無产者！云云。”但佛[萊利格拉]現既不歌詠他，他已找着另一个詩人。下面就是一种样品：

“来呀，你这德意志的無产階級！
来呀，不要再讓自己作無謂的回忆！
这里站着一个人，为着你的幸福，
已經开山辟路，使你准备进击！
他不在議會的高堂大厦献技，

不以滔滔不竭的口才自恃；
簡單平易地替我們大家發言，
这个人民之友就是斐迪南·拉薩尔！

并非要您們去裝滿他人的錢囊，
而您們的汗水向地上白淌，
并非他們每天獲得財富，
而您們缺乏飲食和衣裳。
劳动的成果由您們自己處置，
农产物為您們开花結实，
哦，远远地傳入每只耳朵的言詞，
就出自这个大丈夫斐迪南·拉薩尔。”

孩子，祝福你！这不是壁虱的好养料嗎！
竭誠問候天狼星。現在不用報復，請馬上給我一点消息。
祝好。

你的卡·馬·

八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日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下星期一(六月十五日)有一張期票(屠夫的)到期，計六鎊，要
由我付出。你如能将这个数目寄給我，只等和德郎克的交涉弄妥，
便可寄还。

祝好。

你的卡·馬·

嘿，你对于法兰西有什么意见？对于波兰呢？对于柏林我们那些“勇敢的同胞”呢？

八三五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一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英格兰银行钞票五镑，R/X 46.271，一八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曼彻斯特。

又英格兰银行钞票五镑，S/R 92.394，一八六二年十月十四日，伦敦。

希望因此使屠夫安静下来。我不能亲自投送此信，收到后最好告诉我一声。

你的长久沉默使我十分不安，同时听说你生病，希望现在好了。小燕妮的咳嗽怎样了？

波兰的事件近来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顺利。立陶宛和小俄罗斯的运动显然软弱无力，而波兰的背叛者好像也不能前进。领导者都倒下去了，或是被俘，并遭枪毙，这好像证明，他们要率领自己的人前进，必须冒很大的危险。背叛者比起三月和四月时，在质量上是差多了，最好的人丧失了。同时这些波兰人不会计算，机会虽较少，事情还是可以好好进行的。他们如果保持得住，还可以加入欧洲一种普遍的运动中，这会拯救他们的；反之，如果不顺利，那波兰在十年之中是完了，像这样的一种叛变耗尽了适于配上武装的人口至许多年之久。

我觉得一种欧洲运动很有可能，因为市民现在不再害怕共产主义者，而且在必要时，也可以共同进行的。法兰西的选举证明了这一点，恰如普鲁士最近选举以来的事件所证明的一样。然我儿

乎不相信这样的一种运动会在法兰西开始。巴黎选举的结果过于资产阶级化，凡工人在提出特别候选人的地方，都失败了，并且也没有力量压迫资产者至少选举激进的人。加以波拿巴知道怎样控制大城市的方法。

有价值的俾斯麦如果不妨碍他们，他们在普鲁士一定要继续胡说八道。无论那里的事情怎样进行，和平的宪法的发展是终止了，小市民必须准备骚动。这已经有多起。我对于我们的老朋友——民主派人——的勇敢一点虽十分轻视，然觉得这里大量的引火物已堆积起来了，霍亨索伦在外交政策上既没法不陷入最愚蠢的境地，那军队半在波兰的边界，半在莱茵，可能使柏林空虚，而发生一种事变。柏林如果站在运动的领导地位上，这对于德国和欧洲是坏透了。

大俄罗斯没有爆发农民运动，这使我最感奇怪。波兰的暴动似乎在那里发生了积极的不利的影响。

美国的情况进行得很妙。斗争的约伊 (Joe)〔1〕因自己的吹牛，大出其丑，洛则克蓝兹 (Rosecrans)〔2〕不动，只有格兰特的行动很好。他从西南向东北对抗维克斯堡的运动，截断并击退解围的军队，于是迅速前进去对抗维克斯堡，甚至那猛烈的徒然的前进突击，都是很好的。然我不相信充分的解围的军队能够及时集合起来。在另一方面，我们看见美国的将军们常是在两个星期中突然行动得很好，随后又干大蠢事，对于他们将来的运动，简直不能说什么。

拉萨尔的诗（所有格的宾词），我是从锡柏尔送来的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你大概也有那个册子。太有趣了。这家伙的工作现在纯粹为俾斯麦服务，当俾[斯麦]先生讨厌他的时候，有一天他会被投入狱中，并认识普鲁士的国法——他似乎老是把它和法典①

① 指“拿破仑法典”。——译者

混为一谈。此外，他自在伏格特的事件中出现以后，是美妙的，他现在不仅站在“奥格斯[堡]”的保护之下，并且也站在“十字报”的保护之下。

我现在看轻雷克的书，他愈加增强了我的一种信念，就是在每个英国人的理解力薄弱的地方，那里一切都完了。

你的弗·恩·

(1) 即约瑟(呼克尔将军)。

(2) 原信作“Rosenkranz”(洛孙克蓝慈)。

八三六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二日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二日。

不列颠图书馆。

亲爱的恩格斯：

收到十镑，至为感谢。我因不确切知道你能否于星期一将钱寄来，在另一方面，家中对于期票总是提心吊胆，曾同时写信给德郎克。

四星期来，小燕妮又患咳嗽。今天已送她往阿伦医生处就診。

我自己也不大好，不过主要的毛病不见了。同时曾服过硫磺，这必定使伏格特十分欢喜的。

易济施将他对于間接稅的法院陈辞寄给我（或许也寄给你）。内中有些还好，但全体写得咄咄逼人，不能忍受，而且是無謂的空谈，摆出最可笑的炫学面孔，装作重要。此外，这在根本上是一个“学生”的作品，他在倉忙急遽之中，要夸示自己是一个“徹底研究的”学者和独立的研究家。因此会合了种种历史的和理論的錯誤。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如果你自己沒有看到这东西的话）。他为着使法院和公众敬服，要作成一种反間接稅的爭論的回顧史，縱橫

征引，从复基尔貝耳 (Boiguillebert) 和服榜 (Vauban) 一直到波当 (Bodinus) 等等。这里表现那个典型的学生。他抛开重农主义者，显然是不知亚当·斯密等关于这个题目所说的一切都是从他们抄来的，总之，他们是这个“问题”的英雄。把“间接税”看做“资产者的税”，同样是完全学生的稚气，这是“中古时代的”，而不是现代的（至少不是在资产阶级发达的地方），这他可以从利物浦的葛莱斯頓君等更受到教训。这只驢子似乎不知道反“间接”税的争论是“舒尔慈-德里支”等的英、美朋友们的口号，无论如何，不是反对他们——我指的是自由貿易論者——的口号。他把李嘉圖的一种說法用在普魯士的土地稅上，完全是一种学生的稚气。（这就是說，根本錯誤的。）他把“他的”从最深的“科学和真理”、从可怕的“熬夜”得到的發見，向法院宣布出来，是何等动人啊，就是

在中古时代是“地产”占优势，

在新时代是“資本”占优势，而現在

則是“工人等級的原則”，即“劳动”或“劳动的道德原則”占优势；在他把这种發見报告落后职工的同一天，政府高等顧問恩格尔〔1〕（不知道他）在歌咏学院一种更文雅的公众之前报告同一事件。他和恩格尔〔1〕互以“書信”祝賀他們“同时的”科学的結果。

“工人等級”和“道德的原則”确是易济施和政府高等顧問的成就。

自年初以来，我即不能下决心写信給这个家伙。

我如果要批評他的东西，那是枉費工夫；加以他把每一个字作为一种“發見”。如揭穿他的剽窃，也未免可笑，因为他把我們的東西在那种形态中弄脏了，我不願夺回。如承認此等夸張和輕率，也不对。这家伙必定馬上加以利用。

所以除掉等待，使他的憤怒終于爆發外，沒有其他办法。到那时我有一种十分巧妙的口实，說他（和政府高等顧問恩格尔〔1〕一

样)时常說：这不是“共产主义”。我将回答道，我如果要注意他的話，他这些反复的郑重的說法使我不得不

一、对公众指出他怎样并从何处抄襲我們的東西；

二、我們怎样并在何处和他的東西不同。

为着不損害“共产主义”并触犯他，我完全不睬他。

此外，这家伙仅为着虛榮，作了这全部喧扰。在一八五九年时他完全隶属于普魯士自由主义的资产者的党。現在他觉得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向“资产者”突击，比向“俄罗斯人”突击要方便些。辱罵奥地利人，崇拜意大利，向来就是特有的柏林風格，而对于俄罗斯人便一声不响，和这个勇敢的青年干的一样。

祝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恩格尔曼(Engelman)。

八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小家伙”今天从利物浦来信，錢的事件現須談妥，就是必須決定，因为他要私人負責籌措，而且为着營業，他每天都可出差的。你为我的緣故，要对小家伙担負任何义务，你可以相信这使我十分煩惱，但有什么办法呢？

在本月底以前，我将留在不列顛圖書館，因外边压迫的結果，我必須尽可能地避去家中必然的怨訴，这就我的肝脏講，也应当这样。只等恢复安靜，我即专心誊清那猪仔書稿，并願亲自携返德国去兜售。要等到这一着实现，才是在巴黎和倫敦的时候，不論是法文的翻譯或英文的改制。于是易济施这一次要强迫我們隱匿我們

的功績，就不大可能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八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我絕不知道那个搬弄是非的小家伙要怎样。他为什么不来信，說他現要处理这件事呢？他曾有信給我，說我如不回答，如談妥的，他当向我支取。和我談妥的事件既有协定，我以为絕沒有必要于两星期前再用書面保証我从前在口头上和書信中已經担負的义务一定要履行。他带着完全不同的动机来看待你的信，我現已將必要的写給他了。我承兌的將为二百五十鎊。請看他是否將全数寄給你，因为他曾負有自出費用和利息的义务。

輕雷克的書已看完。比阿尔馬之战更为膚淺（有一部分很好的材料，但不完备）、愚蠢和無知的，从来沒有过。只有关于法国人的部分，描写得正确而且好，至少在全体中是如此。此外，有些东西对于軍事讀者是極滑稽的。

波兰的情形很糟。波兰政府的大作用，六月的群众暴动，显然因缺乏武器而失敗，如果沒有外部的紛乱出現，免不了要逐漸削弱的。

你对易济施的政策是完全对的。一个家伙在决定性的关头，或是为势所迫，和我們同行，或是公然变成我們的敌人，一切温情对这种人能有什么用处。而且自己在智能上还要长年被这蠢材掠夺，为着感謝这一点，必須护衛他的种种愚行，这太可恶了。

我現被召喚。

你的弗·恩·

八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七月六日

倫敦，一八六三年七月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对于那二百五十鎊表示我最大的感謝。德郎克約于四个月前寄来过五十鎊，今天寄来两百鎊。

小燕妮可惜还老沒有复元。咳嗽还沒有完全痊愈，这孩子是太“纖弱”了。当学期終了时，我将馬上把她和其他孩子送到海濱浴場去。我虽很信任阿倫，但谷謨拍特也許要作大陆的假期旅行，如来这里訪問，明了真相，將他的意見告我，十分欢迎。我必須明白告訴你，我为这孩子怀着大恐怖。像这样的年紀退瘦，我覺得十分严重。

帕尔麦斯頓在波兰事件中玩弄他的老把戏。那些送給俄国人的牒文原来是从彼得堡寄来倫敦的。帕姆收买了烏尔卡特的痕涅息 (Hennessy)〔1〕，因为他替这个爱尔兰的流氓在法国的一条法、英鉄路上找着一个好缺(干俸职)。此地政客的被收卖在实际上是胜过一切，絕非大陆上所出現的方式所能及。在我国或法国沒有这种絕对無耻的觀念。关于“薩穆斯基 (Zamoyski) 伯爵”的事，我曾屡次向烏尔卡特派人說过，这个家伙于一八三〇至三一年背叛波兰人，当时他带着一个未受損失的軍团，不去对抗俄国人，却越过奥地利的边界。末了，他們因这个青年对帕姆不断地施行私人的詐术，也就怀起疑来了。

据我的意見，南方人对北方的远征是由里士滿的諸報紙及其支持者的叫囂强迫李干的。我認这是一种絕望的举动。此外，这种战争將拖延下去，就欧洲的利益講，这是值得欢迎的。

易济施寄来一个新的小册子，即他在美茵河的法兰克福的演說。我因职务的关系，現每天干十点鐘的經济学，不能要求我将

業余的時間消磨在讀這種學生的作品上。所以只好暫時擱起來。我在閒暇時弄微分和積分。附帶地說！關於這一項的著作我過多了，你如願意干這一門的話，當送你一部分。我以為這對你的軍事研究几乎是必要的。加以這是數學中比較容易得多的一部分（僅就技術方面講），例如比起代數學較高的部分來，就是如此。除要知道通常的代數和三角的項目外，除要一般地認識圓錐所成的曲綫外，並不需要預先的研究。

關於附上的“魯栖永公爵”(Duc du Roussillon)的小冊子——你在“皮”(“Pi”)的名稱之下，也許還記得它——請寫一點說明理由的批評給我，因為這個傢伙每天來信要求將我的“批評”告訴他。

附上的“經濟表”是我用來代替魁奈的表的，在這大熱天如有可能，請細心看一下，把你的或有的疑慮告訴我。這表包括全部再生產進程。

你知道，亞·斯密以為“自然的”或“必需的價格”是由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組成的——即完全化為收入。這種無聊的說法為李嘉圖所接受，雖則他把地租看做純粹偶然的东西，從範疇中排除出去了。几乎所有經濟學者都接受斯密這一點，而反對它的人又陷入其他謬誤中。

斯密自己也覺得把為社會生產的全部產物化為單純的收入（這每年是可以消耗的）是不合理的，而他對於每個單獨的生產部門，卻把價格化為資本（原料、機器等等）和收入（勞動工資、利潤、地租）。這樣看來，社會沒有資本，每年必須從新干起。

現在講到我的表——這表將插在我的書後面的一章內，作為要略——必須了解以下各點：

一、數字沒有規定，可視作以百萬為單位。

二、這裡所謂生活資料是指每年歸入消費基金的一切東西（或

可以归入消費基金而不累积起来的東西，累积不在此表之內）。

在第一項（生活資料）下，全部生产物（700）由生活資料組成，按照它們的性質，并不归入不变資本（原料、機器和建築物等等）中。同樣，在第二項下，全部生产物由構成不变資本的商品組成，就是作為原料和機器又加入再生产的進程中。

三、上升的綫是虛綫，下降的綫是實綫。

四、不变資本是由原料和機器組成的資本部分。可變資本是交換勞動的。

五、在農業中，舉例來說，同一生产物（如小麥）的一部分構成生活資料，而另一部分（如小麥）又以它的自然形態（如作為種子）作為原料加入再生产中。但這對於事實無所改變。因為这样的生产部門、就一種性質說，是屬於第二項，就另一種性質說，是屬於第一項。

六、因此整個事件的要點是：

第一範疇：生活資料。例如工作材料和機器（就是在每年生产物中作為損耗的機器部分；至於未曾損耗的部分不在此表之內）= 400 鎊。和勞動交換的可變資本 = 100，而再生产為 300，內中 100 補償生产物中的工資，200 則代表剩餘價值（無償的剩餘勞動）。生产物 = 700，內中 400 代表不变資本的價值，這完全消耗在生产物中，必須予以補償。

在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這種關係中，假定工人勞動日的 $\frac{1}{3}$ 是為自己工作， $\frac{2}{3}$ 是為他的天然上司工作。

所以 100（可變資本）如用虛綫指出的，是以貨幣作為工資付出的；工人用這 100（用下降的綫指出）去購買本項下的生产物，即價值 100 的生活資料。因此貨幣流回到第一項的資本家手中了。

剩餘價值 200 在它的一般的形態中，等於利潤，但分成工業（包括商業）利潤、工業資本家用貨幣付出的利息和他同樣用貨幣

付出的地租。这种付作工業利潤、利息和地租的貨幣，因購買第一項的生产物，又流回来了（用下降的綫指出）。工業資本家在第一項內付出的全部貨幣又流回来，因 700 生产物中有 300 是由工人、企業家、金融家和地主消耗的。在第一項的生产物（生活資料）剩·余 400，而不變資本則缺少 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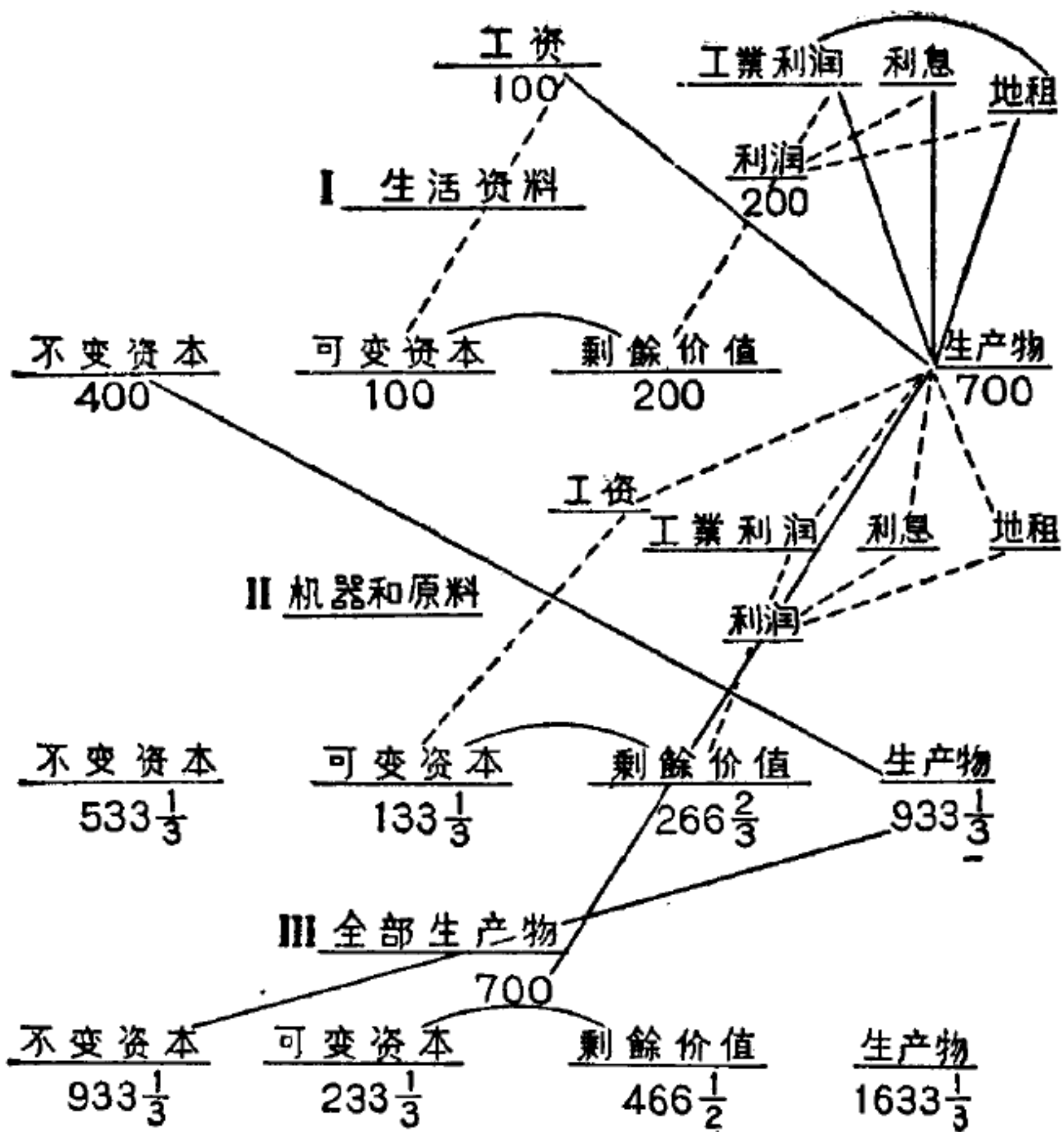
第二范疇：機器和原料。

这个范疇的全部生产物不仅是补偿不变資本的生产物部分，还有代表工資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的部分，这全部生产物是由原料和機器組成的，这个范疇的收入不能由本范疇的生产物实现，只能由第一范疇的生产物实现出来。如我們在这里所做的，抛开积累不講，第一范疇只能从第二范疇購買第二范疇补偿它的不变資本所需的量，而第二范疇也只能在第一范疇的生产物中墊付它所代表的工資和剩余价值（收入）的那一部分生产物。所以第二范疇的工人們在第一范疇^①的生产物中費去他們的貨幣 $133\frac{1}{3}$ 。第二范疇的剩余价值也發生同样的情形，它和在第一范疇中一样，分为工業利潤、利息和地租。于是 400 貨幣从第二范疇流入第一范疇的工業資本家的手中；而此等資本家便将他們所余的生产物 = 400 卖給前者。

第一范疇用这 400 貨幣从第二范疇購買那补偿它的不变資本等于 400 的必需品，而耗在工資和消費（工業資本家自己、金融家和地主）上的貨幣这样又流回第二范疇了。因此第二范疇全部生产物中尚余 $533\frac{1}{3}$ ，用以补偿它自己損耗的不变資本。

这一部分在第一范疇內、一部分在第一、第二范疇之間的运动，同时指出貨幣是怎样回到这两个范疇中的各工業資本家的手中，而他們又从而新用以付作工資、利息和地租。

^① 原信作“第二范疇”，一九五三年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作“第一范疇”，按理推似乎也以“第一范疇”为是，故据以改之。——譯者



魁奈博士的经济表

生产阶级		所有主	不生产阶级	
a) 20億		e) 20億	10億	f)
b) 10億			10億	g)
c) 10億			10億	h)
d) 10億			10億	
每年垫支	20億		总计	20億
总计	50億			

馬克思附入 1863 年 7 月 6 日信中的表

第三范疇代表全部再生产。

第二范疇的全部生产物在这里表现为全社会的不变資本，而第一范疇的全部生产物则表现为生产物中补偿可变資本（工資儲蓄）和分沾剩余价值的各阶级收入的部分。

我把魁奈的表插在下面，下次的信将用几句话加以解释。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带地说！爱得加·鮑威尔已在普魯士的新聞部获得位置。

〔1〕 原信作 Henessey。

八四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一星期来，每天起床就下定决心要写信给你，如果不是这样，那和紅家伙說的一样，便該遭殃。但一到工作室，我的良心即因一种引誘受到安慰，就是只要在昨天中断的手稿上加上六行就够了。然一离开正軌，坏事的毒焰便表现这种坏事必定不断地产生坏事。

家人于星期五往哈斯丁斯。倫迅前因家事必須返德国两星期，故她們这次旅行迟迟才出發。

附上照片数紙（孩子們强迫我照相），燕妮和劳拉的随即寄上。

我的工作（准备付印的手稿）在一方面进行得頗好。我觉得这东西在最后的整理中，除去一些不可避免的G—W和W—G外，具有一种相当通俗的形态。在另一方面，我虽整天写作，弄得并不快，我自己經過长久的忍耐考驗之后，有些不能忍耐了。然無論如

何，比起第一号^①来，要容易懂百分之一百。此外，我現在翻閱这部粗陋的著作，看看一切当怎样改作过，就是历史的部分，也当根据材料重写，有一部分材料是我从前完全不知道的，所以我認易济施实在可笑，“他的”经济学已在制造中，但他向来大声叫卖的全部东西表現他是一个二年級的中学生，以最討厭、最夸大的喋喋不休的原則，向世人饒舌——作为他最新的發現——这我們在二十年前，已經当作零錢分給我們的同志，还要比它好十倍。这个易济施又把我們在二十年前所拉的党屎收集在他的肥料工厂，要用去培植世界历史。例如他曾令“北極星”刊印“赫味喜”（他对于“劳动的原則”的确表現了他的柏拉圖式的愛）的贊同的信。这个“北極星”是由放蕩的布洛（Bruhn）編輯的，而拉薩尔曾經收买了布林德手下的这个布洛。易济施在这方式中曾任命“摩西·赫斯”为他的“在萊茵省的总督”等等。他老是觉得沒有实现一种妄想，使佛萊利格拉为他歌咏。佛萊[利格拉]不听他的命令。他在赫味喜好榜样的提示之下，再令他的萊比錫“总督”出动，迫切邀請佛[萊利格拉]。他自不知道，佛[萊利格拉]和我对这种新的謀杀事件是怎样地發笑啊！

“啊，易济施，啊，易济施，你在想什么方法，
你对着赫味喜和赫[斯]将自己絞杀！”

这里的俗物很瘋狂地反对“泰晤士”，因为“泰晤士”十分美妙地使他們对联邦同盟的公債失算了。然这些紳士們可以知道，如科柏特已經向他們泄露的，“泰晤士”不过是一种“商業的企業”，只要証实一种決算于它自己有利，便絕不介意这种決算是怎样下降。“泰晤士”那些家伙，如斯盆斯，——如“里士滿調查者”說的，“这个人、我們已經給过現金。”——取得公債券，一部分是**不出代价的**，

^①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書。——譯者

一部分是依照票面打个对折。所以此等公債券上漲一〇五，便是一种美滿的營業。

美国每天都可以和部斯特拉巴發生冲突，因此我觉得它尤其是占領其余的海港如查理斯敦、摩比尔等等，是很重要的。这个皇家的拉撒利洛·得·它尔美斯(Lazarillo de Tormes)現在不仅諷刺了他的伯父，并且也已經諷刺了他自己。因为在墨西哥的“选举权”不仅是选举权的一种美丽的諷刺画——他因选举权造成自己的地位——而尼斯和薩服雅也变成法兰西的了。他如果不早被絞杀，我觉得他在墨西哥会弄得头破血流，这沒有疑問。

波兰的事件因这个部斯特拉巴、并因他在察托立斯基党中的陰謀所造成的影响，完全陷入紛乱中。由拉平斯基(Lapinski)上校和巴枯宁同干的、并由帕尔麦斯顿十分美妙地引到瑞典海岸为止的迷路的航行，于几天之前回来了，拉平斯基很抱怨华沙、倫敦和巴黎的諸委员会完全站在波拿巴和察托立斯基的影响之下。

我們的祖国表現極為可怜。沒有外部的鞭撻，对这些狗是沒有办法的。

附帶地說！自你关于英国的書出版以来，現在終于又有第二次童工雇佣委员会的报告。它指出因工厂条例消除的某些工業方面一切可怕的情状以复活的狂态，生长在自由的地基上！当这些报告完全出版时，無异对你的書作了一种出色的补遺。

祝賀谷謨拍特。無論如何，他曾处心积虑，使自己的婚姻不致終于無后。

博洽德长了一身肉，显得不适合于他的牧师的职务。他将使其他一切犹太妇女發生妒忌的。

天狼星回来沒有？如在家，竭誠問候他。我沒有奢望，只想你来这里呆两天，談談天、喝喝酒。我們不在一起，已經很长久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关于“皮”写好了。

附带地说！我在博物院再次挑选的珍品中發見下面的一段：

“德意志真正的發明或貢獻，由他自己首先發見的，不是在酒醉中，如某个誹謗者（是一个英国人）作猜疑的主張的，而是由于精神和身体的力量，并报告其余的世界等等，作者迈克尔·迈尔（Michael Maier），法兰克福，一六一九年。”

德意志的貢獻和發明是：羅馬的帝位、火藥、印刷術，宗教改革、巴拉塞尔士（Theophrastus Paracelsus）的藥物、秘密結社員的秘密——政治的、軍事的、文學的、神學的、藥學的、化學的種類的發明。”

八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一八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家眷回来約有十天了。小燕妮大大地復元了，已不咳嗽了。她現在家中備有海水浴，即用鹽水洗浴。兩個月來，我在家每晨也洗澡，從頭到腳用冷水淋洗，自那個時候起，覺得好多了。

我在這裡最有趣的相識，是拉平斯基上校。他無條件地是我現在知道的最有才智的波蘭人，而且是個實行家。他的表情和語言雖是法蘭西的，但同情都在德意志一方面。他不作民族的鬥爭，只知有種族的鬥爭。他仇恨一切東方人，而以同樣的偏見，把俄羅斯人、土耳其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Armenier）等等都歸入東方人中。他在這裡和烏爾卡特集在一起有一個長時期，宣布烏爾卡特不僅是一個“騙子”，甚至不公平地懷疑烏爾卡特的名譽。

烏爾卡特和拉平斯基在倫敦提出來夸示的“塞加西亞的”王公是兩個僕人。拉平斯基堅持烏爾卡特完全由薩穆斯基加以操縱，

而薩穆斯基自己又是帕尔麦斯頓的純粹的工具，所以由这种迂迴曲折的途徑，又是俄国公使館的純粹的工具。他（拉平[斯基]）虽出身于天主教徒的家庭，对于烏尔卡特同英格兰天主教主教們的关系，是完全怀疑的。一涉及“行动”——例如一个波兰軍团配上武装，侵入塞加尼亚，这也是拉[平斯基]所認為最好的轉向——烏尔卡特就和薩穆斯基分离了。总之，烏尔卡特只願意“胡說八道”。他是一个“大說謊者”，而他（拉平[斯基]）認他特別坏的地方在于沒有事先的詢問，使他（拉[平斯基]）成为他的共同說謊者。在塞西尼亚，沒有人認識烏尔卡特，他不通該处的語言，只在該处停留过二十四点鐘。拉平斯基只举出烏[尔卡特]幻想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人在他那里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烏尔卡[特]）把英国的民权主义处死了！

在华沙的国民政府又被清除了。由于波拿巴和帕尔麦斯頓的陰謀，察托立斯基的党徒潜入这种政府。內中三人被刺死，这使其余的在目前被吓住了。（麦林斯基——Melinski——站在这个察托立斯基党的頂点上。）大侯爵君士坦丁从国民政府接受一張往外国的游历护照，可表現这种政府的力量。拉平斯基說，赫尔岑和巴枯宁完全被打倒，因俄国人于一些搔伤之后，又表現自己为韃靼人了。

巴枯宁变成一个巨人，长了一大堆肉和脂肪，几不复能行动。此外，他对于他的十七岁的波兰妻子和瘋狂的老鼠一样，并有猜忌，她是因他遭难所表現的勇敢，在西伯利亚嫁給他的。他現居瑞典，和芬人（Finnen）在制造“革命”。

拉[平斯基]說，农民是“原始反动的集团”，在波兰起初必須把他們放在局外。但他們現在是成熟了，必定响应政府的号召，大批地崛起。

要是沒有奥地利，这种运动老早就粉碎了，奥地利如果真正封

鎖它的边界，这种叛乱在三个星期中当归毁灭。但奥地利对波兰人行诡计。法兰兹·约瑟夫知道，有一颗俄罗斯的、塞尔维亚的、罗马尼亚的、意大利的、法兰西的、匈牙利的、普鲁士的炸弹威胁他，只因绝望，他才去法兰克福，而教皇也因同一理由公布他最后袒护波兰的书札。

拉[平斯基]告诉我，和俄国有联系的不仅是班涅〔1〕，还有斯泰因、杜尔、克拉普卡和噶苏士，这绝对没有疑问。

他现在居伦敦的目的是创办一队德国兵，那怕只有两百人，以便用黑、红、金的旗帜，在波兰去对抗俄军，半在“激怒”巴黎人，半在窥视在德国使德国人再度醒悟的可能性。

所缺的是钱。这里企图为这一个目的，对全体德意志的联合会等等加以榨取。你必定得知曼彻斯特在这一方面是否有办法。这事件的本身是好的。

问候天狼星，并告诉他，致亚卡利阿斯的信我当设法转去。

祝好。

你的卡·马·

〔1〕 原信作 Banya。

八四二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我再没有听到你夫人的消息，希望此时你已好了一点，而你的疮痍也好了。你只要保持饮酒、吃肉，——这是主要的事情。我近来晚上的时间在事务所——只有在那里才能想到作私人的通讯——受到很大的妨碍，否则早就有信给你的。

事情在德国是危急的。丹麦事件在一方面来得不合时宜，在

另一方面，只能使这种危机加速。英国的报纸多年来坚持什列斯威-好斯敦的问题十分纷乱，如丹德里立 (Dundreary)^① 所说的，“没有人能够了解它”，可是这种报纸现在突然发觉这个问题非常明白，这是滑稽的。此外，英国报纸的供认对于我们足够了。但一八五二年的议事录是俄罗斯人怎样的一种巧妙手段！当我只在愚蠢的“自由新闻”上看到一点时，永不能探悉事件的情状是怎样；这些驢子真有使一切变成纷乱的才能，甚至要超过丹德里立。普鲁士和奥地利曾在议事录上签字，这是一种非常不名誉的事，必须以流血的手段去报复当事者。

现在完全成问题的继承权，要点终于在这个奥格斯丁堡人 (Augsustenburger) 因以贵娶贱的出生，是否适合继承，——这又是完全滑稽的。

俾斯麦的驕横在普鲁士似乎有点塌台。行政区长官选举阴谋的被否决、报纸条例的撤回，是重要的标志。我希望他们只是为着更好地跳躍而后退。拉萨厄在报纸的讨论中也扮演一个角色。瓦根涅(1)轻率地(和他的沉默的同盟者拉萨厄相对照)借重他对自由主义报纸的批评，替报纸条例辩护。结果招致微耳和和格奈斯特(Gneist)大大的譏笑与戏謔。拉萨厄的政治运动已经根本毁灭了，但这自然不能阻止他从新再干。可是这只驢子可以从“宣言”中乖乖地学到，在这样的时候怎样和资产者相处。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小姐们。

你的弗·恩·

(1) Wagener, 原信作 Wagner.

① 这是汤姆·泰勒(Tom Taylor)的“我们美国的表兄弟”一书的主要角色，是一个好心肠、但头脑空虚的时髦公子。——译者

八四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两点鐘前接到电报，我的母亲死了。命运要求家庭中的一人。我自己已經有一只脚踏在坟墓中。然在一定的状况之下，我無論如何比老母更需要。

为着处理繼承事件，我必須往居利。阿倫要說什么，很有疑問，因为三日來，我每天只作半點鐘恢復健康的散步。

然阿倫給我兩大瓶藥，甚至認我去是好的。傷口還沒有停止化膿，但在全部旅程中有的的是看護婦給換膏藥。

請你立即寄下必需的路費，以便我能馬上起程往居利。

祝好。

你的卡·馬·

八四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 U/016055&56 五鎊兩張，計十鎊，地點日期為曼徹斯特，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三日，作為往居利旅途之用。希望祖國對什列斯威—好斯敦的熱情會使你的居留不致過於困難。我已細心考察過這整個問題，並達到如下的結論：

- 一、什列斯威—好斯敦的理論是無聊的東西；
- 二、在好斯敦，那奧格斯丁堡人無論如何，似乎是對的；
- 三、在什列斯威，很難說誰有繼承權——男系如果畢竟有的話，也只能作為丹麥的享有采邑者；

四、倫敦的議事錄在丹麥是無條件有效的，但在什列斯威和好斯敦却無條件不生效力，因為沒有向各等級諮詢過；

五、德意志對於什列斯威的權利限于南方，由於民族精神和自由意志，都是德意志的，所以什列斯威必須加以劃分；

六、在目前，德意志解放各公爵領地的唯一機會就在我們為着援助波蘭，開始對俄作戰。於是路易·拿破侖變成順從我們的僕人，瑞典馬上投入我們的懷抱，英國，這就是說，帕姆便麻痺了；我們於是從丹麥取得我們所願的東西，不致受到責難。

這是我的意見。你如能在德國找到一個出版人，我有意將它發揮成為一個小冊子。我的名字自然要寫在上面。你以為怎樣？

天狼星好了一些，但仍動蕩不定。

多多問候你的家人。我非常高興，再看到你那生疥癬的手所寫的信。

你的弗·恩·

八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四日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四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十鎊至為感謝。隨後寄來的葡萄酒，同樣感謝。它對我發生了大效。除這種酒外，我每天（至目前為止）飲一個半夸爾（quart）最濃的倫敦啤酒。我覺得這是一種小說的一個好題目。在這個人的前面，他內部的胃享用葡萄酒、波爾多酒、啤酒和巨量的肉食。重新做饕餮家。然在他的外表的背上有可惡的膿疱，當魔鬼和一個人訂約，在此等狀況之下，使他常有優美的飲食，那魔鬼就要遭殃。此外，我的頭還軟弱，而膝復無力，但我想旅行會使這一切痊愈的。小杜西講到外表說：“但這是你自己的肉呀！”我對於阿倫醫

生反对我的行为不能充分称许。他谈到手术,批评道,德国的哲学家们常是始终如一。

关于“为海所环绕的”事件,我完全和你同意。整个继承权问题自然只有外交上的意义。至于丹麦,俄国的兵舰在丹麦的国会投票表决时加以威胁,我以为它不受伦敦条约的拘束。附上乌尔卡特荒谬的作品、路德福·施兰姆荒谬的作品,末了,还有一个丹麦文的小册子,这至少有两点是有趣的,一、关于最初发动什列斯威-好斯敦的运动诸青年;二、关于农民在好斯敦的地位。

你在今天的“泰晤士”上在“什列斯威-好斯敦”的标题之下,会看到托笛产(Thudichum)博士的一篇东西,表现制造德国历史的特色。

我一定将在德国替你找一个书商。马上开始写罢。

一到居利,就会写几行给你的。我也必须往荷兰,因为我的舅父是我的巨大的债权人。

祝好。

你的卡·马·

人们只不要激怒丹麦人。他们必定看出,斯干的那维亚人和德意志人对抗俄国,具有相同的利益,而对他们自己没有比德意志分子的分离更有利的。

八四六 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索尔特·旁麦尔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索尔特·旁麦尔,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住址看我又到了荷兰,幸而是昨天登陆。在居利,母亲遗下的文件和证券是封好的,因经过一种辽远的公文手续的荷兰全

权証書还没有达到，不能啓封。我对于居利的部分授內弟康拉狄以全权，特来此地的大本营，因为第一我的舅父手中握有絕大部分的财产，第二是遺囑的執行者。但我要得到錢，無論如何，还要經過五、六個星期。妻子一八六四年一月十日有一種十鎊（是期票）的屠夫賬要付，你如能為我張羅一下，我十分高興。

我的膿疮都好了，但我的背現因癩疮，还是非常不舒適，例如昨天為着這種無賴狗，整夜沒有合上眼睛，然从美因河的法兰克福來到這裡的一次旅行，還算是好的。我的一個表妹的丈夫是此地唯一無二的醫生和市醫生，所以我不会缺乏醫術上的幫助的。

在整个萊茵省，从居利到美因河的法兰克福，再从該處過基森（Giessen）往科倫，一直到荷蘭邊界，我只聽到大家罵普魯士人。少有、很少有什列斯威—好斯敦主義。人們大都看作“普魯士的詭謀”。

我在法兰克福（在那里訪問兩個老姑母）只停一天，因此不能看到一個書商。我和一個相識的人談過，关于這一方面（因我的委託，和一個書商商談之後），他会写信給我的。

你如寫這種小冊子，現在最好把普魯士政府和進步派有系統的出丑事件加點進去，并不要忘記一八一五年以來合法的、怙惡的什列斯威—好斯敦的欺騙者。

祝好。

你的卡·馬·

望寫幾行給我。地址：荷蘭，索爾特·旁麥爾，雷翁·菲力普斯先生轉查理·馬克思。

“一個宗教狂者叫道，你不是美國佬，……自你來這裡，我考察了你。在薩克遜人的形態中帶點牡牛和狼的樣子，在你則帶點猿和狗的樣子。你害怕自由，你所講的是你不知道的東西，你說空話。你是一個法國人！”（拉部雷——Edouard Laboulaye——“在美國

的巴黎”一九五、一九六頁)。(一八六三年巴黎。)

八四七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索尔特·旁麦尔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索尔特·旁麦尔,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上星期三,我写信給你,談到癰腫症的再度破裂和“痛苦”經過的夜間。翌日,安壘(van Anroy)医生發見,在癰瘡的旁边又新长一个可詛咒的膿瘡,約在老瘡处之下。即不講这种發見在精神上不愉快的印象,从那时到目前,我經過許多討厭的痛苦,特別是夜間。我的舅父是一个出色的老孩子,亲自替我貼膏藥和敷藥,而我的亲切可愛、風趣和有着閃閃發光的黑眼珠的表妹看护和体貼我,無微不至。但我在如此环境之下,宁願起程回家,不过最初不是出于身体上的理由。医生对我展开一种愉快的远景,說一直远至一月,我还要对付这种迁延下去的討厭的毛病。他是要对我說,我的状况允許我移动至倫敦。这第二塊法兰克石头压在我的背上,远不及在倫敦时第一塊那样可恶。我能够写信,你已經由此看出来来了。

。两个半月来,我完全不抽烟,以后也不見得馬上再开始抽烟。

人們如果要因厭惡而吐弃那种政策,每日必須采取荷兰各小报所供給的电报丸藥的形态。

現有一种动人感情的戏剧就要开幕,这对于德国是滑稽的,即对于“合法的”公爵将展开一种运动,以充滿鬧声的願望,趋向第三十六个国君。

議會癡呆病者的群狗在美因河的法兰克福集会,沒有經過討論,即取消一种議案,这是一个波森(Posen)的德国人提出的,內中以十分綜合的合理的形态,提出德、俄之間真正的問題。

竭誠恭賀新禧。也同樣恭賀天狼星。

你的卡·馬·

再者。附帶地說！我的表妹和一切太太一樣，有一本照片簿，我已允許幫她收集照片，你的也在其列。你如還有一張照片的話，請附在信中，希望你終于會寫信來這裏的。

再者。我正要把信加封，醫生剛巧來了，要直截了當地再行手術。這事馬上就停當，現在情形順利。

一八六四年

八四八 恩格斯致在索尔特·旁麦尔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四年一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一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聖誕节許多次的宴飲，以及因此跟着出現的一般不适于工作的情况，使我絕不能早日回答你。这事情現在幸而过去了。

我已将所知的事情告訴你的夫人。此外，你的第二个膿瘡行过手术，因此能支持这最后的危机，使我十分欣慰。你經過这种無聊的疾苦，会非常瘦弱的。

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事件又是非常糾紛的。如我相信的，春季如果發生战争，丹麦、瑞典、法兰西、意大利都会对抗我們，可能还有英国。在匈牙利和波兰，普隆—普隆主义盛極一时，和噶苏士已經开始干的一样。我看只有两条出路：一、或者是当军队一經离开，柏林發生革命，維也納也發生一种相应的运动，对匈牙利、也許对波兰作充分的讓步。这最为順利，在这一場合，没有什么事情是可怕的。不过在紛乱占优势的状况之下，这也靠不住。二、或者是神聖同盟复活，和向来一样，以瓜分波兰为結合点（俄国对于波兰比对丹麦更有兴趣，此外，在媾和中，有囊括奥地利和普魯士的机会，所以能够提出它自己的条件）。——于是俄罗斯人当在柏林接替普魯士人，执行警察的任务，我們便完了，而波拿巴变成首領了。

什列斯威在拉格尔(Wrangel) 統率下的伪战是不能长久玩弄

下去的。首先是丹麦的要塞馬上会使最初的战争大量流血，其次是部斯特拉巴很需要一种与时好相投的战争，不致攫取这种机会。能使他心满意足的事，無过于恢复神聖同盟，并在萊茵作战，同时是为着波兰，因此，英国、意大利和欧洲的一切小国都站在他的另一方面。

附帶地說！我們的善良的福黑尔在議會中以憤怒的什列斯威—好斯敦—遵得堡(Sonderburg)—奧格斯丁堡人的資格出面，同时在“曼徹斯特衛報”上写反德的、向英国“泰晤士”的群狗献媚的文章。人們不当有所举动，揭穿这个卑鄙的东西的真相嗎？

普魯士議会的群狗現在倘有勇气的話，在六个星期之內就可以解决他們的事件。美丽的威廉的答复表明政府是怎样的擱淺。沒有人出借，即善良的海特也不出借，他們知道，他們不能用強制力取得金錢。

天狼星才来，邀我出去，并囑竭誠問候你。

祝病勢好轉，并賀新年。

你的弗·恩·

八四九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索尔特·旁麦尔
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日

索尔特·旁麦尔，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看，我还老在这里，“我願意对您多說話”，但在事实上又不能移动。这是一种基督教式陰險的病症。当我接到你的信时，自己庆幸旧伤口是痊愈了，但在同一晚上，我的左胸处爆發一个大癩瘡，对面的背上也有一个。虽討厭，至少不妨碍我的行动，在实际上，已由我的舅父和表妹伴着，越过萊茵(瓦耳——Waal)散步

了。然几天之后，右腿上又生出一个膿瘡，密接在歌德所指的一处之下：“貴人如沒有臀，怎样坐下呢。”这是我向所未有的最痛苦和最討厭的瘡癤，我希望這一連串終会告一結束。目前我既不能行，又不能站，也不能坐，甚至躺着也非常困难。我的亲爱的，你看，宇宙的智慧是怎样在折磨我。它如果对一个善良的基督教徒、如息尔味阿·拍利科一类的人作这种忍耐性的試驗，不是更合理嗎？你必須知道，除臀部这个膿瘡外，背上又發出一个新的癬瘡，而在胸前的一个才結疤，所以我和一个真正的拉撒路（又名拉薩尔）一样，在一切角落里同时被襲击了。

講到拉撒路，我忽然想起芮农（Renan）的“耶穌傳”，这在某一点上是一种純粹的小說，充滿了泛神論和神秘的梦幻。然这書比起它的德意志的前驅者来，也有些优点，書并不厚，你必須看一下。这自然是德国著作的一种結果。極值得注意。在荷兰这里，德意志的、批評神学的东西盛行一时，牧师們于說教以外，公然信奉这种东西。

关于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事件，我希望它在德意志本国造成冲突。俄罗斯怎样深識它的帕盆亥謨人（Pappenheimer）、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可以从“彼得堡报”此刻刊印华沙議事录所持的冷酷無耻的态度看出来。

德意志的小君主十分認真看待什列斯威—好斯敦运动的外表。他們在实际上相信澤曼尼亚有了他們还不够，因此渴望有第三十五个君主即位。

我只写几行給你，然就是这一点点也煞費气力，因为坐是使我苦惱的。盼望你回信；看到你的手書，我便高兴。

将照片附来，不要忘記。我已允許我的表妹，我如不能請你寄来一張照片，她怎能相信我們的奧勒斯提—匹拉第茲（Orestes-Pylades）^①的友誼呢？通信地址如前，由菲力普斯先生轉。問候

你和天狼星。

你的卡·馬·

八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倫敦，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这几行是暂时告诉你，我回来了。只要天气许可，我即来曼彻斯特呆两天，亲自再来看看你，同时将我的事情报告你。

我完全痊愈了，只有几处（特别是腿上的）还在最后的结疤进程中，稍觉累赘。虽生病，我并没有消瘦，反而坚强了。然却完全停止抽烟。

一件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是皮拍忽然在此间出现。他来是为着带他的姊妹去做女教师。他在布勒门当了四年教员。最后一年是“吃的国民联合会的面包”，甚至用奥格斯丁堡人的钱到过意大利。他正和从前一样，肥胖而鄙陋。

竭诚问候你和天狼星。

你的卡·馬·

八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一日]

一八六四年，星期五。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明早十点鐘，我从此间尤斯顿车站出发，约于下午五点到达曼彻斯特。

① 是荷馬傳說中的两个好朋友，他們的名字成了友誼的諺語。——譯者

再长久等待好天气，是愚蠢的。

此外，最近两星期阻止我的事是身体各部又發生一些新的、出乎意料的癩瘡。

你的摩爾

八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九日

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九日。

倫敦西北区，哈味斯托克山，
麦特兰公园，摩德拿(Modena)別墅一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一星期以前，癩瘡病綿延不断，使我很“厭煩”，几天来才允許我再开始工作。

四月一日愚人节的特权，至少在倫敦是扩展到整个四月。加里波的和帕尔麦斯頓万岁！貼在倫敦的牆壁上。加里波的是在帕姆处，克蘭利卡得(Clanricarde)連同英国警察的贊揚，是在水晶宮中！英国沒有特务！班第亚刺(Bandiera)的兄弟們懂得講述此事。加里波的和“卡尔·布林德”！后面这个脑水肿的粗野的东西在装作重要中發展了什么才能！“雅典娜”指出，“卡尔·布林德君已加入莎士比亚委员会！”这个家伙对于莎[士比亚]連一行也不懂。我曾从事巨大的抵抗，而且也許已經完全丧失了韦柏的敬意。工人联合会(由韦[柏]唆使)要我作請願書給加[里波的]，并和代表到他那处去。我直率地拒絕了。

你几时来这里？家人都盼望你来。

會議明天開幕，条頓人因此會發生覺悟的。科勒特已約定星期四来我处，同时并送来一整批关于什列斯威—好斯敦—劳英堡(Lauenburg)的渣滓的德文著作。我明天必須認真把这些矛盾的

东西研究一下,以便对这个家伙——他对于全部系譜学背得出来——加以答辯。糟糕的的士累利对于奥茲本 (Osborne) 和輕雷克因什列斯威——好斯敦事件的动議,不要帕姆在行将降临的會議中劳神答辯,这、你也許已經察覺了。的士累利昨天宣布,他将提出先决問題。两三年来,他在一切严重的事件中(例如阿富汗事件),总是把老帕姆拖出污泥坑的。

加里波的是怎样糟糕(我是指愚蠢)——此外,他因約翰·牛
的拥抱,变成半死了——你还可以从下面一事看出来,这自然是为
人所不知道的。

在布魯塞尔的革命者的秘密會議中(一八六三年九月)——以
加里波的为名义上的領袖——曾議决,加里波的应来倫敦,但应化
名,突然使这个城市吃一惊。于是他以最可能的方法,出面代表波
兰。这个家伙不如此做,竟和帕姆友善! 莎士比亚在“特洛易拉斯
和克勒息达”(Troilus und Cressida)中說:我与其像这样勇敢的蠢
法,宁願做羊毛中的虱子。

竭誠問候天狼星和丽子。

你的卡·馬·

小燕妮还老是咳嗽,不过我觉得她好多了。在事实上,新房子
使她很兴奋。

八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你終於会脱离癩瘡病罢。同时,天狼星为風湿性的头痛所苦,
达到極点,那病是你在这里的时候起的,沒有間断过,而且愈来愈
坏,所以几星期来,他沒有好好睡过觉。現在他已好多次必須躺在

床上，而博洽德那只牧猪狗除对天狼星的脚趾上一点点風湿用秋水仙精(Kolchikum)治疗外，別無动作（这种風湿病現在絕不妨碍他，而头痛和失眠却使他衰敗下来），从沒有給他一点鴉片。我已几次稍微严肃地和天狼星談过这件事，但你知道，很少效。他相信对博洽德負有义务，这沒有办法。这个庸医所做的唯一事件是前天替他放出十兩血！我今晚再去天狼星那里，看情形怎样。三星期前，我的呼吸肌肉風湿病也爆發一种猛烈而十分痛苦的侵襲，但谷謨拍特在二十四点鐘之內就治好了。

加里波的的丑事取得一种应有的結局。自上流人物張口注視这个家伙一星期之久以后，把他逐出，这种方式是極壮丽的，而且只有在英国才能出現。要是加里波的以外的任何人，这是要毀灭的，英国的貴族把他当作九天怪物，于是逐出門外，这种耻辱对他的終身是極其巨大的。他們以純粹怪誕的人相看待。此人怎能落入这一套，怎能这样蠢，在这些沒有头脑的貴紳中去看英国的人民。現在誰要是不明白这位先生的完全資產階級的特性，便不会明白任何事件。因为在英国報紙上所贏得的敬意几乎比在警察面前所贏得的还要坏些。而这种收場，这种收場胜过一切呀。

但我們的朋友俾斯麦也是一支蜡烛。人們对此簡直可以說：每个人虽可以做苏卢克(Soulouque)，并不就是苏卢克。他最初是模仿波那帕脫对報紙作警告，現在却将勇敢的下級軍官威廉派往什列斯威，去运动人們当投票贊成和普魯士合并！这只驢子似乎幻想，人們在公路上發見大批的薩服雅和尼斯，只需將它們拾起来。此外，“日报”(Dagblad)說得完全对，自占領度拍尔(Düppel)以后，普魯士的反动報紙中有这样一种高調的感情占优势，那些家伙很开心，以为人們可以确切計算到这群人将有一次很近而又很深的傾跌。

关于进襲的普魯士軍隊的情形，我有些奇怪。攻击时是以四

旅(二十四大队)对丹麦的四旅(十六大队),在这样的一种襲击中,完全沒有不成比例的多数。然借炮队的火力,丹軍的抵抗确被击破,即俄罗斯人在西伐斯托波尔也是如此,而且更甚。但普軍在二十分鐘之內占領六个第一等的堡垒,于是在两点鐘之內——注意,沒有命令,因为那个善良的亲王要因此表示滿意——占領整个半島,連桥头堡在內,并在一万三千左右的丹軍中造成一种五千人的損失,这已經超过人們对那个人所能信任的了。此外,你会記得,我总是說,普魯士的火器——槍和炮一样——是世界上最好的,并在这里証實了。但會議因此馬上也会指出,他們有何等傀儡的外交家。在俄罗斯、部斯特拉巴和帕尔麦斯頓之間,并借俾斯麦偉大的政策的帮助,这一“跌倒”对于那傲慢的情緒将留下非常长久的印象。但錢又怎样?从国家財富中取出的二千二百万以及从鐵路借的六百万現在必定被揮霍了,怎样办呢?

我現在很快就会在一个星期五晚上憂憂而来,自然会預先写信告訴你的。

望即刻再来信,并問候全家。

你的弗·恩·

八五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五月一日

一八六四年五月一日,星期日,午后六点五〇分。

亲爱的摩尔:

我剛从天狼星处回来,谷謨拍特和博洽德也在那里。他們对于診斷,意見不一致,但这在目前沒有关系,問題在首先恢复他的气力,并由谷[謨拍特]立即作强硬的干涉。我昨天为着葡萄酒还問过博[洽德],他以为天狼星头脑不完全清醒,以許可为較妥,今晨又提議用一种發泡膏藥!天狼星今天每隔两点鐘得到一啤酒杯

香檳，今晚除他間時所喝的牛肉汁外，還有白蘭地。博洽德這只狗于星期三曾替他放出十兩血！！此外，這事情很壞，因為無論那一種診斷是對的，然這一種和另一種都一樣地十分嚴重。博[洽德]的診斷是腦膜炎，內層頭皮發炎，有滲出的傾向。谷謨拍特今晨還沒有作出診斷，不過除上述的外，又想到尿毒症（因腎退化的結果，尿流入血中）或貧血症，並有神經系統部分地罹病。他于會診之後還要作一種訪問，我不能夠和他詳談；一知道他的意見，即寫信給你。

願你明天能來這裡呆幾天。我預見本星期將非常忙碌，我們有一人每天見醫生幾面，凡當辦的一切，能夠馬上就辦，那總好些。此外，我也很歡迎。你如來，由上車的車站致電聖美立茲，南門七號，只花一先令。

我為着強迫博[洽德]會診，昨天不得不对他說，你对谷[謨拍特]和我一樣地信任，我倘若不延請谷[謨拍特]會診，而天狼星竟死去，我的錯誤永不會被忘記的。他極不快意，但我們不能為着這個惡漢的虛榮，讓天狼星被謀殺。

你的弗·恩·

八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五月二日。

親愛的摩爾：

關於天狼星的希望一天一天慘淡了。他陷在精神恍惚中，愈加成為慢性的。凡去看他的人，他完全認識，但說起話來，却完全錯亂無章，當他吃足刺激劑時，才有較為清醒的時刻。即此等時刻也愈加微弱，愈加短促了。谷謨拍特只有很少的希望，他的診斷是因腦充血所產生的長久的頭痛和令人傷感的失眠的結果，致成腦軟化症。至于博洽德所謂腦膜炎，再也不談了，他已採用谷[謨拍

特]的診斷，凡谷[謨拍特]所提議的，一律照辦，只是他對於頭痛的起源，似乎有很不明了的觀念。

天狼星每天陷入這種昏迷中，沒有刺激劑可加以挽救，自然使事情變壞了，以後的三、四日如不見改進，這可憐的人或會因衰弱死去，或中風而死，就是掙扎得出來，也會變成白癡。這種死或癡的二者居一的情景是太可怕了。谷謨拍特對於這個同業，說話自然很審慎，但我確切知道，要拯救天狼星，是在好好地醫治頭痛，特別在盡心使天狼星能夠安睡。然在五個星期的失眠之後，博[洽德]才於上星期四給一點鴉片煙。加以星期三竟放了血。老把他當風濕治療，除秋水仙精之類，別無它藥。直至精神恍惚的病症出現，他才覺得為難。

明早九點又是會診，我將同樣前往，並看他的情形如何。博[洽德]今天要替他找個看護。唯願這可憐的人能幸免于死！

你的弗·恩·

八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日]

星期一晚八點半。

親愛的馬克思：

天狼星的病情轉變得迅速。他有錯覺，並不斷地跳出床外等等。我們現在缺少一個人看守他，並阻止他自行受傷。這裡只有一個職業的看護，而且已在服務。博洽德固然可從近處一個神經病院找到一個，但康復的最後可能性既還沒有消滅，他自然不願意要這種人，以免後來發生謠言，有損於天狼星。他以為你也許有一個可靠的人，用不着為職業的看護，最好是絕非這種人，只是可靠，照所吩咐的去做，不要入睡——你也許有這樣的一個人，明天馬上就把他送來，因為我們只期望到明天為止，延遲就有危險。如果找到

了这样的人，你送他到曼彻斯特，罗勺姆(Rusholme)路博洽德处。

你如沒有人，博洽[德]請你明早馬上打电报給他(花一先令)，以便他和谷謨拍[特]在这里再找。

我剛才在这个意义上給你电报，不过电报須要此信作补充。

你的弗·恩·

八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倫敦西北区，哈味斯托克山，
麦特兰公园，摩德拿別墅一号。

我的亲爱的先生：

今特請您做我的全权代表，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执行我們共同的朋友威廉·华尔夫的志願。

哲学博士卡尔·馬克思

曼彻斯特

牛津街，棘崖林六号。

弗利德里赫·恩格斯先生

八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早(昨夜已不能入睡)在我的胸前又發見两个“美滿的”瘡，使我十分“愉快地”惊异起来。請和谷謨拍特商量一下，我当怎样办。現不願服鉄質，因血原来就向着脑袋奔騰。阿倫那里也不願去，因我所怕的無过于再开始一种正式的治疗，扰乱現今的工

作，我終久必須把它弄完才好。不管这一切怎样，人們对我的健康的外表所說的，我不断地感觉到有点不对，并且必須下大决心去从事更繁难的題目，也屬於这种不适合的感情之列。請你原諒这种斯宾挪莎（Spinoza）的术语。我們可怜的天狼星的書籍寄来倫敦嗎？沒有达到这里，使我感觉不安，因为如我所了解的，你的貨棧的人已于星期四把它們寄出了。

你以为格兰特的軍事行动怎样？“泰晤士”自然只惊嘆李在撤退下所隱藏的战略。杜西今早說：“我敢說，該报以为这是十分机警的。”我除期望蒲脫勒能成功，別無他願。他如首先开入里士滿，便極可宝貴。格兰特如必須回轉去，即糟糕，但我想这个人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麼。無論如何，第一次的垦塔啓战役、維克斯堡战役以及布刺格（Bragg）在田納西所挨的打，都出之于他。

附上琼斯的紙条，因这东西的結果，你也許在另一天能够邀請他。

全家都問候你。

你的卡·馬·

八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

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

亲爱的摩爾：

書籍還沒有寄，酒也沒有寄，將一起辦理。既沒有从博洽德处，也沒有从律師处听到什麼消息，后天將往律師处，并授以全权。

谷謨拍特說，癩疮如果只是后起的，你絕不要再去管它們。我對他談及小燕妮，他說，这状况似乎是萎黃病，在这样的状况中常發生突然气喘的煩悶，起源于循环的障碍，这病只在成为普遍状况时才診治一下，他于阿倫的处方外，也不知再加什麼，似乎把病情

看得絕不嚴重。

維基尼阿的戰役又帶一種懸而不決的性質，更嚴格地說，帶有在這個地區上一般要加以解決的困難的性質。我對於斯科細亞 (Scotia) 的消息不予重視，它們所具的意義只在一星期的下雨情況下使李不必連續地向索非里諾一仗一仗地打下去。這對於他大有幫助。如還有兩次這樣的仗火，而他的軍隊每晚必須占得一個新的後退的地位，那一定陷在很壞的情況中，難於在里士滿前面的任何地點站住腳。格蘭特一定也因這種停頓而獲得利益，不過不是在同一的比例中的。他現在所得到的增援沒有多大的價值。然李如馬上向里士滿撤退，我並不覺得奇怪。於是決定性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俾斯麥似乎有絕大的幸運，完全象有一種奧格斯丁堡的媾和要出現。我還絕不能領略它的要旨，不過“晨郵”今天一篇稍帶威吓的論文對我証實了這件事。(內中說到什列斯威當加以劃分——挨德爾 (Eider) 是丹麥—什列斯威和德意志—什列斯威之間的新界綫!) 然不管怎樣，一切都表現值得稱許，我難於想像俄羅斯人會直截了當地放棄他們在一八五一至五二年的一切成就，他們沒有地方找到一種相等的東西，尤其不會這樣。

在你的夫藍刻 (Francoeur) 中，我對算術加以深入的研究，按照數字中有很多沒有改正的排印錯誤判斷，你對於這一道似乎比較生疏。單個的地方很優美，但算術的實踐方面處理得很不好，而且肤淺，在每個德意志的學校中，有較此為好的。像根數、冪、級數和對數等等這些東西，只是初步的，僅用數字(沒有一切代數學的幫助，而且在事實上沒有代數學初步知識的前提)予以討論，是否切於實用，我也有些懷疑。如用數字的例子作說明，我覺得這裡在數字的限制上，沒有代數學用 $A + B$ 的處理那樣顯明，正因為在代數學的形態中的一般術語較為簡單而明了，沒有一般的術語，這裡

也不行。然这本是在职业数学家的尊严以下的一个部分。

我明天将丹麦的各报寄给你。在遮特兰 (Jütland) 的很多城市中,当普鲁士的军官们依照命令执行没收之前,据说曾经极力反抗过,总之,没有抱怨这些人的,只是抱怨将军们及其命令。在“日报”上面侮辱英国,比在德国还要坏些。

除严寒外,别无新闻。竭诚问候你的夫人和小姐们。希望杜西对于棉纱感觉满意。

你的弗·恩·

八六〇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六月三日

一八六四年六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

一、废料一纸,这是刻特贝尼 (Kertbeny) 驢子用不封口的方法,今天从布鲁塞尔寄来的;

二、“莱茵报”的剪页,上有关于天狼星的哀啓——为亚尔斯涅所写,他现为“布勒斯劳报”的编辑之一,“莱茵报”是由这报转载的;

三、“莱茵报”的另一剪页,我促你注意“封建的社会主义”这篇论文;

四、一个叫克林斯 (Klings) 的从索林根写给此间某个莫尔的信。看了下文,你懂得这封信:莫尔(此外,还有他的一个同伴)是一个索林根的工人(连同刚才说及的同伴),已经逃避了四个月的徒刑(因上年拉萨尔出现的结果)。克林斯也是工人,为易济施男爵在索林根的全权代表。

这两个逃亡的索林根人曾来我这里访问,报告他们对易济施的热忱,并说,当他最后在索林根时,工人们替他的车子换上生力

馬匹。他們以為我倆自然和易濟施（他最近在易北菲爾作關於天狼星的演說）有最親密的友誼。他們說，克林斯是從前的同盟會的會員，所以在萊茵省，大家都是易濟施運動的工人領袖，而且大家始終都是我們的堅決的信徒。他又將克林斯的信告訴我，我問他是否願將信留下，以便寄給你。他答應了。因此用不着寄還。我對於我們和易濟施的關係、寧可說，沒有關係，自然不能對這些人說明白，僅經過第三者給予一些完全遼遠的暗示。

他們在這裡境遇很困難。索林根寄來五十達列，此地的工人聯合會給他們兩鎊；我們還要籌一點，曼徹斯特如能籌到幾鎊，那就好。必須把這兩個青年送往美國，因為他們是工廠工人（索林根的刀匠之類），對於倫敦的手工業全不合用。

當我瀏覽易濟施的“僱傭勞動和資本”時，也曾多次自問，“我覺得怎樣？”內中基本的東西（雖則是在易濟施的方法中修飾過的），我是一字一句知道的，然卻不是從“宣言”等直接抄來的。前幾天，偶然翻閱我在“新萊茵報”（一八四九年）關於僱傭勞動和資本的一批論文——在事實上只是轉載我於一八四七年在布魯塞爾工人聯合會的演講。既經找出我的易濟施的最近的來源，由於特別的友誼，將把“新萊[茵]報”那全部渣滓當附錄刊在我的書的後面，作為通牒，自然是用一種假造的借口，而不涉及易濟施。這會使他不好過的。

書籍寄來了，酒也來了，至為感謝。杜西囑我“竭誠問候你，並告訴你，你的棉紗已經稍微改進了”。

波克海姆在埃及的“猶太甜頭”奧本海姆的庇護之下，已經獲得兩千鎊之譜。奧本海姆——波克海姆是他的小丑——親自對我說，波克海姆在金字塔的國家干了一點事業，願將此人馬上弄到那邊去。但歐洲人和發狂一樣倒斃在那裡，而波克海姆不為自己保留什麼，時時替阿部爾·亥姆（Abul Haim）——阿刺伯人對奧本海

姆的称呼——担任一种小营业。夏末，他因此目的又将往君士坦丁堡。

小孩子們和太太囑竭誠問候。

我問候麗子。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

朋友佛萊利格拉在有机会的地方，自然永不会錯過而不收获荣誉的。試看亚尔斯涅的哀啓。又回忆哈尼在施兰姆墓前的演說。現在紐約出版一种用費浩大的“革命紀录”，由紐約一个社發行，現代內战中的一切事件和文件等等从开始起，都有記載。呀！这种紀录免費送達的，約有二、三十人（欧洲各圖書館在內），內中有英格兰王后、穆勒、科布登、伯賴脫和——佛萊利格拉。佛萊利格拉將此事告訴我，并說，美国佬“使他大为欢乐，并对他表示了敬意”，他将送達的信給我看，还有附寄的印就的受惠人的表。我很想知道这个善良的人替美国佬做了什么，能做什么，或要做什么？但一般的法則是：佛萊利格拉必須为德意志民族接受敬礼，因为这个善良的市民十分善良地保持中立，“此外也的确沒有学到什么”。

八六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六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六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我的最服从的最后[請求]得到有礼貌的批准，今天特报告你，天狼星的遺囑前天已通过遺產法庭，我已据有有关文件。我也將文件給銀行看过，讓它登記，將于星期一、二把錢取出（不需博洽德，我可以完全单独做此事），匯給你。約有二百三十鎊。我將力求

于明天或星期一去博洽德，尽力使事情快些结束。遗产税的大概数目——一百二十镑〔1〕——我将保留在这里，因律师的账单等等，也还要一些余数。律师告诉我，为保证免除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诉讼，遗产检验后一月（即从七月一日起），必须于报章、“泰晤士”和各地方报上刊登广告，连续三次，不知名的债权人，并给予丧失权利的期限。这在最后的协定中也还要引起迟延的。到九月，缴税的要求出现（在那时以前，得免去税的利息），我于是和伍德结算，必须将钱付清，事情便可彻底了结。

天狼星拍照相处的那个家伙，我找到了，并找着底片；我已洗出二十四张，特附上四张，你可给普飞德尔和亚卡利阿斯各一张，你如还要的话，也还是有的。我趁这个机会也拍了照，你看附上的照片如何，这里的人们都说很好。

“自由新闻”收到了，谢谢。自奥赛罗（Othellos）的职业丧失后，可怜的科勒特现在将开始干什么？这可怜的孩子是熟习最高外交术的一切秘密的。

多多问候。痔疮怎样了？

你的弗·恩·

〔1〕 显系笔误。

八六二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

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的照片和天狼星的照片都收到了。天狼星的我至少还要四张。你的照片很好。孩子们说，你在照片中表现为一个愉快的人物。小燕妮拟照的新照片还没有实行，所以昨天将底片寄给你了。“日报”收到了，谢谢。

昨天收到李卜克內西的信，特附上，在某种意义上会使你發生兴趣的。这封信和我寄給你同类的其他信一样，你必須收集在档案中。我曾立即答复李[卜克內西]，在大体上是因他的立場而加以称贊；仅因他的愚蠢的条件——我們的合作——而予以非难，这种条件是他因現在幸而放弃的拉薩尔报纸万一出版而提出的。我向他說明，在政治上我們暂时放任拉[薩尔]，不加阻碍，不过这决不能把我們和他等同。……本星期內，我将寄点錢給他（李卜克內西）。这可怜的人情况似乎非常坏。他已經勇敢地坚持下去，而他的繼續留在柏林对于我們是很重要的。

波克海姆将現居維也納的偉大的奥尔格斯的信拿給我看。奥[尔格斯]表示“奥[格斯堡]—[般]新[聞]”的“腦軟化症”已經厉害起来了，“各邦独立主义”代替“德意志風”而統制該报，該报四分之一的所有人“几乎亲自侮辱了”他（“偉大的奥尔格斯”），許久以来，他即被縛束，終于脱离了云云。奥[尔格斯]是罪有应得。这家伙在伏格特事件中，对于我們的行為是卑鄙的。

波克海姆报告了一些有关苏伊士运河进展，在地点上可証实的詳細材料。我将由此給予多得·帕夏(Daud Pasha)^①以节略。

講到丹麦事件，俄罗斯人的处境很困难。他們已經在最大的許諾下，把普魯士人驅入战争，并为着普魯士在波兰事件中不断的帮助，而以对什列斯威—好斯敦的大期望作为对等物。美丽的威廉現在以征服者的威廉的姿态出現，和他的天才的前輩較，自然不是以同一方式对付得了的。帕尔麦斯頓方面，因女王的緣故，手脚被縛住。俄罗斯人和他們的帕姆原要把波拿巴当作贖罪的羊送給德意志人，波拿巴自有理由装聾作哑。此外，俄罗斯人也許和普魯士有密約，即除此外，他們現在尤其要贏得“德意志的同情”。因此在

① 烏尔卡特。——譯者

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們可能“牺牲”什列斯威—好斯敦，和喀德邻第二一样，她在第三次瓜分契約中将現今的王国波兰轉移給普魯士，宣言是她的一方面的大牺牲，自然有于适当时机收回牺牲的一种保留。俄罗斯人現在高加索所采取的巨大的步驟以及以白癡般的冷淡态度注視欧洲，这几乎强迫他們、而且也容易使他們对另一方面閉起眼睛来。鎮压波兰的叛乱和占領高加索这两件事，我以为是一八一五年以来欧洲两件最重大的事。帕姆和波拿巴現在可以說，他們的統治并不是徒劳無功的，什列斯威—好斯敦的战争如果只在使德意志和法兰西对那些以前的大事加以蒙蔽，这种战争便完全在替俄罗斯服务，这老是倫敦會議的結局。你从李[卜克內西]的信中可以看出普魯士自由主义的报纸是怎样怯懦，对于普魯士方面不断地交出波兰的逃亡者，竟不敢提及。俾斯麦因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事件，使它們完全断气了。

我觉得美国的消息很好，“泰晤士”今天的社論特別使我愉快，內中指出格蘭特繼續挨打，因他的失敗的結果，可能以里士滿被占領去加以懲罰。

祝好。

你的摩尔

八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六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六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电报收到，即附上五鎊鈔票的另一半截。底片我稍微擦了一下，現在覺得很好，今晚将出示谷謨拍特夫妇。

为着使易济施惊愕，并在某种时机中又得向工人們解釋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李卜克內西在柏林，對於我們的确極為重要。無論

如何，我們必須把他保留在那里，并稍加以維持。你現在要是寄錢去，他会十分欢欣鼓舞的，你如認為再有所需，可来信，我当寄五鎊鈔票給你轉去。

关于天狼星的哀啓。我們必須写一种傳記，我想把它在德国印成小册子，而以全部議会的辯論作为附录。这件事我們不要拖延下去。

按照波克海姆的报告，苏伊士运河的情形怎样？真正已經有什么成就，可以馬上完成嗎？

維基尼亚的状况如何，我很想知道。双方的兵力似乎老是很近于平衡，而一种微小的偶然事件就可使格兰特的一个軍团单独受到打击，又可使李占上風。里士滿前面的战斗也許已經能在完全不同的状况下实现出来；因为蒲脫勒确較波勒加德为弱，否則他不会被迫取守势，即使双方是同样强大，那李在里士滿和波勒[加德]联合比格兰特和蒲脫勒联合，要强大些；因李可以从他的筑有堡垒的陣营中出来，用全力向詹姆士河的各方面發展，而格兰特必須(向河的南边)分出。但我希望不管怎样，格兰特貫徹这件事；無論如何，李在荒野中打过第一次仗后，的确很少表現要在开敞的原野作終局的决战，反之，他的主力常保持在筑有堡垒的陣地內，只敢作短短的攻击战。我也喜欢格兰特軍事行动的有方法的动态。在这种地带对付这种敌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这里要替索林根人募捐，是办不到的，反之，我自然寄点給你轉交他們。如有成議，請讓我知道，您們对于这种旅行筹有多少，并需要多少。

我們的老希尔終於在大前天放弃了他的會計处，但显然还絕不能和賬房分离；他完全用旧的方法，每天仍旧弄得沒有把握。他今天早晨至少已离开，但餐后再也忍不住了。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八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謝謝“日报”。

我在开始写此信之前——因此我不会忘記——有一个問題：我在一个比利时的語源学者处所發見的下列字句結構有何价值？

梵文 Wer (掩蔽、保护、重視、尊敬、爱好、敬重)，形容詞：Werta (优美的、可敬重的)，哥德文：Wairths，盎格罗薩克森文：Weorth，英文：Worth，立陶宛文：Werthas，阿勒曼泥文 (Alemannisch)：Werth。

梵文：Wertis，拉丁文：virtus，哥德文：Wairthi，日耳曼文：Werth。

梵文：Wal (掩蔽、巩固)，Valor, Value〔1〕。(???)

斯特洛在这里。昨天来的。明天再往布刺德佛德。我覺得他已大复元。又有更多的勇气了。

我和其他几个人在这里替那两个索林根人募集款項，还只差两鎊，就可使他們从这里乘帆船往紐約，而且达到后也不致完全两手空空。我也写了几行給雅科俾博士，由他們带去，借这机会将証实这个小的謙逊的人在干什么。

李卜克內西附寄的信以及“边界使者”关于天狼星的附件收到了。李〔卜克內西〕現在将收到我的第二次信連同一种“真正的照顧”(如帕特庫尔在他的秘密的报告中所称的)。

俄罗斯人似乎是在鄂尔敦堡 (Oldenburg) 的名义之下，替自己要求什列斯威—好斯敦，因此要“补偿”普魯士。这件事未免太聪明了。

荷兰一个东方学者来丁 (Leyden) 的多济 (Dozy) 教授出

版一本書，証明“亞伯拉罕、愛撒克（Isaak）和雅各是幻想的形象；以色列人是崇拜偶像者；拖曳一個在‘約櫃’中的‘石頭’；西門宗系（在掃羅——Saul——之下放逐的）向麥加（Mekka）遷徙，建立一個偶像廟，並崇拜石頭；挨斯拉（Esra）自從巴比倫解放出來以後，創作創造的傳說，一直到約書亞，更著有定律和教條，準備改革和一神教云云。”

人們從荷蘭這樣寫給我，那書在該國的神學家們中造成大騷擾，特別因多濟是荷蘭最有學問的精通東方學術的人，加以又是來丁的教授！無論如何，在德意志之外，發生顯著的反宗教的運動（芮農、科楞索——Colenso——多濟等）。

孩子們囑竭誠問候，此外，妻因鏈子的事，囑催催你。

祝好。

你的卡·馬·

（你可以將你的“私人住址”寄給我，因星期六晚我還有點事要報告你。）

瓊斯的住址請一并寄來。

.....

〔1〕 價值。

八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

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約于兩星期前寄出一信，內有李卜克內西等的附件，你收到嗎？

亞爾斯涅還沒有回信。

十天來，我又在服藥，除此以外，今天還患一種流行性感冒。因此今天不能寫得較好。

謝謝“日報”。

祝好。

你的卡·馬·

八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七月四日

一八六四年七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于六月三日来信說，你第二天当和博洽德解决錢的事件。我有三种理由願它告个結束：

一、由于博洽德的关系；

二、不知道因那里来的謠傳，罵我为“繼承人”（也許是从德国居利来的）。寄給我的一些古老的（“新萊茵报”在內）賬单是沒有根据的。

三、近十天內我倘若有錢，可在此地的交易所弄到許多錢。現在在倫敦又只能以理智和很少的金錢去賺錢的时候了。

基于这些理由，我願意就我的部分——自然扣去税金和律师等等的其他費用后——解决这件事。

你如在七月十五日前弄妥这些事，至为感謝。我在你的事务冗繁中来麻煩你，务請原諒，內中有很重大的利害在待决中。

对于佛萊利格拉事件的解决，感謝之至。他送給你的画像是浮士德般憂郁的，就是小燕妮放在照片簿中的那个嗎？

妻在一种拍卖中买到她所缺少的东西，并替你买得一把切肉刀和一个叉子，今天将寄上。我曾对她說过，你的家中缺少此物。

中国皇帝〔1〕等等問好。

你的卡·馬·

我老是患流行性感冒，直接妨碍鼻口等等，所以既不能嗅，又

不知味。

此时我完全不适宜于工作，所看的是：卡盆特（Carpenter）的生理学，罗德（Lord）的生理学，寇里克（Kölliker）的组织学，斯浦次亥謨（Spurzheim）的脑系统和神经系统解剖学，司旺和士来登关于细胞的渣滓。罗德这家伙虽相信宗教，但在他的通俗的生理学中，对骨相学有良好的批判。其中有一段令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其文如下：

“他们企图把精神分成一批假定的原始的官能，这没有一个形而上学者肯片刻承认的；并且把脑分成一种同样数目的器官，解剖学者徒劳无功地请求予以证明，于是拿着前面没有被承认的假定之一对后面没有被证明的器官之一，作为认可的方法。”

你知道，一、我对一切都弄得迟，二、我总是踏着你的足迹走的。所以除去听演讲会（在明白提供实物并解剖之处）外，我现于闲暇时间也许要多弄弄解剖学和生理学。

〔1〕 马克思最小的女儿伊林诺（Eleanor）的绰号。

八六七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四年七月五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四年七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我于六月三日写信给你，说四日当处理钱的事件，只能支银行的钱，这我马上也布置了的。至于你目前需要较多的钱，我没有想到，你如要得更多，当写信来，这原是口头约定；因此我把钱安然留在俗物斯泰达尔处，他还付出百分之五的利息。

但在六月三日至四日弄好遗产的事，这超出我或其他任何人对你所能应允的之外。我相信在给你的信中也曾说过，还要经过比较长久的时间，因为这系于各种各样法律上的手续（登报要求天

狠星的不知名的債權者、繳納遺產稅等等),不会很快的。然在我一方面,对迅速結束此事,从沒停止过活动。

你想要馬上得到遺產約計的部分,这和那件事絕沒有关系。你至少可得六百鎊,希望能更多,我們还能寄三百五十鎊左右給你,我将設法使你在本星期即能取得。也将催促博洽德結束他的賬单,因为还有些未了的事,这也有关系。

你要是早些写两行来,我总能馬上——这就是說,在几天之內——将这三百五十鎊寄上。今天办不到。整天在賬房苦干,和律師們及厄[門]辯論(合股文件还没有弄好,在那时以前,厄門对于我以股东出面的权利将不予承認),还在这里接待德郎克。現在快七点,我的午餐还没有下肚,而我的事也没有做完。你看情形怎样。

多多問候。

你的弗利德里赫·恩格斯

八六八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藍茲給特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藍茲給特,哈德雷斯(Hardres)街四十六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到藍茲給特已經几天,这你从住址看得出来。

我有一种并不愉快的驚訝,就是癰疮宁可說表現为一种完全恶性的膿疮,此外,并可耻地在生殖器上密集地發展着。約有十天,我被迫大半躺在床上——而且是在这样的炎热中!医治在迅速見效;然因这种病出乎意外地在如此恶性的形态中再現,事实上使我丧失一切信心了。

燕妮、杜西和我一起在这里,劳拉后天当来,八至十天之后,我們將往荷兰,妻那时将在海上来会。

附帶地說！不要忘記將鏈子寄給我妻，因為她在海上對她的表用得着鏈子。她說你只須把它放在一個小盒中，由郵局寄去，不會有許多麻煩。

希望你和厄門現已弄清楚，不致再受律師們的煩擾。

關於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事件，我還不完全確信此事不致以公爵身份和丹麥的一種私人聯合告終。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嫉妒、兩者 and 德意志聯邦之間、奧格斯丁堡和由俄羅斯推動的鄂爾敦堡之間的爭論等等，即在目前，也還至少使這樣的解決是可能的。此外，帕爾麥斯頓在一八五一年已偶然提議——並作為應急的方法——以鄂爾敦堡公爵為什列斯威-好斯敦的候補者。

我將寫信給勞拉，叫她將“自由新聞”寄給你。

那個取樂的俗物在這裡占優勢，尤其是他的妻及其女兒。看到老奧栖阿那斯(Oceanus)——他是原始的神族(Urtitane)——是怎樣被這些小家伙玩弄，並且必須作為他們的消遣之用，幾乎是淒慘的。

燕妮和杜西竭誠問候。她倆作海水浴，很好。再會。

摩爾

八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從藍茲給特回來，今天恰為三個星期。荷蘭沒有成行，因我的舅父家的一個女孩突然患痘症。

妻上星期患霍亂症，很厲害，一時表現將發生危險。她昨天（一人）已往布來屯。

我這裡接到李卜克內西各種各樣的信，因不知你是否在曼徹

斯特，不能寄上。附上科勒特的廢紙，會使你快樂的，即使你不在，也沒有什麼妨礙。科[勒特]天真極了：在給他關於俄羅斯要求的一長篇論文——他並沒有印出——后（照奧地利式的說法，我當為他的痴愚的怪物發生興趣。我妻曾向亞爾斯涅要求關於天狼星的傳記節略，他回了一信，特附上。

我已經工作幾天了。以前老是为疾病所苦，并缺乏工作能力。你如果還沒有走的話，請馬上告訴我們。無論如何，希望在你路過時相見。孩子們囑竭誠問候。燕妮迫不及待地要將她的花室給你看。

講到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事件，我不大清楚，須有以後的事實來把它弄明白。神聖同盟的復興，你的預見是正確的。波拿巴似乎“至少”具有做“同盟中第四人”的大“傾向”。從波蘭革命的爆發一直到現在，這個家伙的卑鄙齷齪表現得最明白、最真切。

格羅夫“各種物理學的力的相互關係”、經我翻閱過。他在英國（又在德國！）的自然科学者中，無條件地是最有哲學思想的。我們的朋友士來登雖因一種誤解，發見細胞，但有荒唐無稽的天賦的才能。附上皮拍的名片，因為失錯落入李卜克內西的手中，他又轉寄給我。

祝好。

你的卡·馬·

請將瓊斯在曼徹斯特的住址寄下。不要忘記！

八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九月二日。

親愛的摩爾：

我相信在你的最後一信之後，你即深深陷在荷蘭的污泥中，因此使我作頑強的沉默。你在荷蘭的住址，我找不着。曾於八月六日將表和鑰子放在盒子中，掛號寄給你的夫人，希望達到不誤。

下星期四，九月八日，或下星期六，九月十日，我拟由赫尔往汉堡，稍微视察我们在什列斯威—好斯敦的新财产，如果办护照没有困难的话，也将经律伯克往哥本哈根。在九月底之前，我不回来，要是可能，回时当在伦敦停留一天。

合股的事终于弄妥了，契约已签字，我希望从这一方面有五年的休息。

两星期来，我们已离开腾喃特（Tennant）街，搬到约远五百步的一所较大的房子，下面有两间起居室；我们已以大致和你最后一次迁居相同的方式得到改善。地址是曼彻斯特，斯它克波尔特（Stockport）路，摩宁吞（Mornington）街八十六号。信件写我的名字的，照常接受。

琼斯的地址是曼彻斯特，克洛斯（Cross）街五十二号。

丹麦人相信、宁可说，老是怕私人联合的出现，“日报”的比勒（Bille）和“非德勒兰特”（Fädrelandet）的普卢格（Ploug）编辑既是两个代表，并确有好的来源，现在的大臣也是好的俄罗斯人，所以我确信俄国在这个方面会玩弄强大的阴谋。然俾斯麦君的确另有企图，为着取得积极的利益，这就是说，为着使什列斯威—好斯敦隶入版图，我相信他用得着奥格斯丁堡人，这颇有必要。普鲁士的种族政策和对德意志在美因界綫上的划分，从没有如此厚颜宣传的，而那自由主义的猪仔群似乎完全因此表示友善，这些都是确切的。如果是这样——这我到德国将看到的——那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对于下次的斗争，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把柄。此外，我确信亚尔斯涅是对的，至少在旧的各省中那种胜利的狂欢令人不能忍受。——我也将防备，不去那里。即在莱茵也坏得很。

波拿巴君具有加入神圣同盟的最大的欲望，当这事传出的第一天，我告诉善良的高特弗里德，使他大吃一惊。和这个家伙竟落得恶劣的结局。他对于“营业”永远发空想，把自己弄得很衰老，和

我所看到的高特弗里德一样，他在商業中的精神傾向和波拿巴在政治上的相同，而且也有类似的思想途徑。自己能够引退的志願，与时俱进，如果办不到，健康即受影响。可以做帕尔麦斯顿的人，并不就是帕尔麦斯顿。我觉得这个可爱的波拿巴十分急剧地在走下坡路。一經开始衰弱，他就很快了結的，这更好。

竭誠問候小姐們。你沒有去荷兰，你的夫人生病，为何不写两行告我？

你的弗·恩·

八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日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昨天下午接到佛萊利格拉的信，照抄在下面，你可以看出拉薩尔在日内瓦一种决斗中受了伤，有生命的危險。昨晚我还到过佛萊利格拉处。然他沒有接到新的电报。他順便告訴我——不要声張——他的銀行在一种危机中，因日内瓦的事件和法济在这事件中的表演，这种危机更增加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亲爱的馬克思：剛才接到克拉普卡自日内瓦来信，內有一个悲慘的消息，即拉薩尔于八月三十日在日内瓦和一个窩雷啓亚的伪侯爵决斗，受了致命伤。以下是克拉[普卡]信中的較詳細的情形……〔1〕

‘拉薩尔在这里有一件爱情的事，然是光明正大的，因为他願娶巴威公使段尼格斯（Dönniges）的女兒为妻。这个父亲反对此項婚姻，而女兒則欺騙可怜的拉薩尔；她以前的一个未婚夫，即上

面提起的伪侯爵，从柏林来，于是發生声明、不愉快的書信往来和挑战。拉薩尔的决斗証人是呂斯托夫上校和我的同乡柏特楞（Bethlen）伯爵將軍。拉薩尔的行为勇敢而光明，正和他的声望与政治地位相称。他的腹部中彈，現躺在維多利亞旅館，作生死掙扎。他的不幸在子彈深入体内，而伤处很容易發炎。我到后即去看他，見他在口授遺囑，此外是安靜地等死。我对他有無穷的惋惜；常是要到人們臨終的时候才認識他們。医生們的断語虽凶險，然我們希望他幸运地度过这次危机。’

克拉普卡这样写道。”

〔1〕“克拉[普卡]信中”数字是馬克思加入的。

八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九月四日

曼徹斯特，斯它克波尔特路，
摩宁吞街八十六号，一八六四年九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你的电报昨天还在我拆閱你的信之前到达的，因为我忙于各种各样的營業事务。这消息使我怎样惊讶，你是可以想像的。拉薩尔在私人上、文章上和科学上無論怎样，但在政治上确是德意志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于我們，在目前是一个很靠不住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比較确定的仇敌，但这沒有关系，当人們看到德意志是怎样摧殘極端派一切稍有才能的人，真难受啊。在工厂主中、在进步派的牧猪狗中会怎样欢欣鼓舞，拉薩尔在德意志本国畢竟是他們所畏惧的唯一人。

但是在怎样特别的方式中丧失了生命：热恋巴威公使的女兒——这个要做唐璜的人——要娶她，和一个被抛弃的情敌——这个家伙还是窩雷啓亚的一个騙子——相冲突，致被槍杀。这只

有拉薩尔才会發生，他的輕浮和感伤、犹太風和矯揉造作的騎士風的特別的混合，是他所特有的。像他这样的一个政客怎能和一个窩雷啓亞的冒險者动槍呢！

此外，这种消息傳遞得多么迅速，你看“科倫报”星期四晚已經刊载他的死訊，那是昨天中午——在你的电报四点钟之后——达到的。

你以为美国的事件怎样？李利用他在里士滿筑有堡垒的陣地是完全巧妙的；这是在此处的第三次战役，并不奇怪。他用比較少的队伍吃住格兰特的大批軍隊，并利用他的最大部分的人在西維基尼阿进攻，且威胁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这是可供普魯士人研究的最好的模范，由此可以詳細学习，必須怎样率兵去进攻科不林士筑有堡垒的陣地，不过他們自然过于驕傲，不能从这些临时的將軍学到什么。格兰特——在六年前是一个因嗜酒而被逐出軍隊的少尉，后来在聖路易是一个好喝酒的工程师——的目的很显明，他非常輕視自己的炮灰生活，而且有許多来源說是小战略家（即从今天到明天的运动战），但我想对于他具有充分的綜合的明見統籌整个战役一点，找些迹象，却徒劳無功。我以为格[兰特]对里士滿的战役是失敗的，他沒有忍耐力，时而向这里进攻，时而向那里进攻，沒有一处用对壕和坑道持久前进，正是一种不好的标志。工程事宜在美国佬中似乎一般都干得不好，加以除理論的認識外，还有一种傳統的實踐，这是不容易临时試办的。——錫尔曼能否解决亚特兰大（Atlanta），却是疑問，然我相信他有較好的机会。在他背后的游击和騎兵进襲，未必使他受到重大的损伤。亚特兰大的丧失对于南方当是重大的打击，羅馬馬上也将丧失，他們的鑄炮厂等等失掉了，而亚特兰大和南卡罗来納的鐵路聯絡也断了。——法刺加特（Farragut）始終不动。这家伙知道他做的是什麼。但摩比尔本身是否会丧失，很有疑問。这个城市

的設防十分堅強，就我所知，只能從陸上加以襲取，因為吃水深的船是不能十分靠近的。然對沿岸這樣分散攻擊的力量是何等愚蠢，對查里斯敦（Charleston）和摩比爾同時進攻，不分先後，而是每次都運用全力攻擊。

關於媾和的胡說，現在雖傳播很廣，我不大重視。即對於所謂林肯直接談判，也不重視。我以為這一切是為選舉的策略。就至今為止的事態看，我覺得林肯的再當選，比較靠得住。

我的母親現在俄斯坦德，擬於星期六回家，我的旅行計劃因此改變了，將於星期四往俄斯坦德。大概會乘夜車來倫敦，在早晨六點鐘前達到。但如有可能，將乘四點一刻的車，於九點一刻達到尤斯頓車站，或通過多維（如可能的話），或在倫敦橋車站的旅館歇晚。如為後一場合，預先有信給你，我們可能相會。在這期中，你認美國的情形怎樣，可來信。

竭誠問候小姐們。

你的弗·恩·

八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九月七日

一八六四年九月七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這幾天來，拉薩爾的不幸盤旋我的腦際，達到可詛咒的程度。他畢竟是老衛士之一，並且是我們的仇敵們的仇敵。加以事情來得如此突兀，一個這樣喧囂、活動和好出風頭的人竟和一只死老鼠一樣，無聲無息，這是令人難於相信的。關於他的致死的口實一點，你的話是完全對的。這是他一生所犯的許多輕率行動之一。雖是這樣，可惜近年來我們的關係暗淡，這確是他的過錯。在另一方面，我抵抗各方面的挑撥，當他的“歡欣鼓舞之年頭”，我從沒有攻

击过他，这是我所欣幸的。

天曉得，队伍老是縮小，沒有新加入的。此外，我确信拉薩尔如不陷在瑞士那些軍事冒險者和带羔羊皮手套的革命者的环境中，决不会發生这种惨局。但極不幸的是欧洲革命中这个科不林士^①老是反复吸引他前去。

“巴威公使的女兒”不是別人，即柏林段尼格斯的女兒，段尼格斯的大学同学煽动家是罗登堡之流，原来屬於青年紳士之列，宁可說是屬於小兰克(Ranke)^[1]的青年人之列——因为沒有紳士——兰克讓他們編輯討厭的旧德意志皇帝年鉴等等。这个飞躍的深刻的小研究家兰克所謂精神的东西——游戏的軼事的整理、一切大事的微細的和瑣碎的溯源——对于国中这些青年人是严加限制的。他們只限于做“外表的东西”，至于精神当留給他們的主人。我們的朋友段尼格斯在某几点上可視為反叛者，因为他至少在实践上反对兰克对精神的壟断，并用各种方法指出，他和兰克一样，是一个生成的“历史”的“僕人”。

由拉薩尔結合的組織将有怎样的發展，現使我感觉奇怪。赫味喜这个柏拉圖式的“劳动”的朋友和实际上“爱好文艺美术的”朋友，不是需要人。总之，內中关于副指揮官的一切是沒有价值的。李卜克內西来信說，柏林的舒尔慈—德里[支]联合会还不到四十个會員。那里的状况到底怎样，可以从我們的李卜克內西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一点明白表現出来。拉[薩尔]之死如使舒尔慈等这些家伙厚顏去反对死者，那唯願拉[薩尔]的正式党羽有一种表現，当必要时，使人們能够应战。我必須探詢誰据有他的書信的遺物。我馬上将提出法律上的禁令——因为写回忆录材料的流氓如罗得密拉等是麇集在这种遺物的周圍的——使你我的書信不印出

^① 是萊茵河上的一个小鎮，在法国大革命时是从法国逃亡来的反革命貴族的中心点。——譯者

一行。当必要时，可以在普魯士强索这种法律上的东西。

关于美国，說句私話，我觉得目前是很危急的。格兰特如果遭遇惨敗，或錫尔曼获得大胜，那就不錯。慢性的一批打击恰恰在这选举时期是危险的。一直到現在，林肯的再当选比較可靠，我完全和你同意，这老是一百对一。不过这个选举时期是在民主党欺騙的标准国度中，充滿了偶然性，此等偶然性可以完全出其不意，当面打击事件的理性的（偉大的烏尔卡特認為这种术语和“一种机車的正义”是同样瘋狂的）。南方为着免于完全枯竭起見，似乎很需要停战。它不仅在他的北方机关报中、而且在里士滿的机关报中首先直接作这种呼吁，虽則“里士滿观察”因这种呼声在紐約發現回响，現以輕蔑的态度，当着美国佬拒絕停战了。大衛斯君决意把黑人兵士当作“战俘”看待——他的軍政部长最近的正式命令——是很有特色的。

林肯有大手段去貫徹选举。（在他的方面媾和的提議自然只是一种欺騙。）选举一个反对派的候选人也許会造成一种真正的革命。虽是这样，事情要有八个星期才能决定，在这个未来的期間，有許多是系于軍事的偶然，这是不能否認的。自战争开始以来，这無条件地是最危急的一关。这一关一經渡过，老林肯便可以滿怀欢乐去犯錯誤了。还有一層，此老不能“制造”將軍們。他已能較好地選擇部长。但联邦同盟的报纸攻击他們的部长完全和美国佬攻击华盛顿人一样。林肯这一次如通得过——很有可能——那是站在一种激进得多的基础上，并且是在完全改变的环境中。就此老的法律态度講，他将覺得較激进的手段和他的良心是可以調和的。

希望明天看到你。問候丽子太太。

附上劳拉的照片。燕妮的我时时在等候着，可惜还没有来。老孩子，祝你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Rancke.

八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日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长久的沉默使我感觉不安。我断定你是回来了。为什么不給一点消息？

我有各种各样重要的事相告，一有信来，馬上就可實現的。

祝好。

你的卡·馬·

八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我沒有早些写信給你，必須由危机及其無数的煩惱来道歉。在我的整个生命中，从来沒有像这次一样看到这样多的犹太人的狡計，这需要怎样的一种通訊，你自己可以想像得到。

本星期我还要到博洽德那里去，結束天狼星的遺產事件，現在此事是成熟了。

我的旅行曾延长到遵德堡，至于哥本哈根沒有去成，半因時間不够，并缺少护照，半因我在基尔（Kiel）时，“日报”的編輯比勒恰来律伯克，我在整个哥本哈根沒有联系处，因沒有地方見過其他報紙。

什列斯威是一个奇异的地方——东岸很美丽而丰富，西岸也丰富，中部全是荆棘和荒地。所有港灣都十分美丽。人民确是地球上最高大和最重的人种之一，特別西岸的佛里斯兰人是如此。人們只須游历此地，就会确信英格兰人的核心是来自什列斯威。你知道荷兰的佛里斯兰人，特别是此等巨大的佛里斯兰女人具有美丽的

白皙的和鮮紅的膚色(在什列斯威,这种膚色也占优势)。这是北英格兰人的原始型,而在英格兰这里出現的巨大的妇女确是佛里斯兰型。我深信那和盎格魯人(Angeln)及薩克遜人移入英格兰的“遮特兰人”(盎格魯薩克遜的遮特兰人)是佛里斯兰人,在遮特兰和在什列斯威一样,丹麦人的移入是从七或八世紀才开始的。現在的遮特兰方言正是証据。

这些家伙是偉大的宗教狂者,因此使我很感兴趣。你对于特別的“北佛里斯兰的克力門博士”(Dr. K. J. Clement aus Nordfriesland)一定看过一些。这个青年是这整个种族的典型。这些人对于和丹麦人的斗争極其認真,并視为他們終身的职责,他們認什列斯威一好斯敦的理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們自視在体力上和道德上是比丹麦为优越的一个种族,而且也正是如此。俾斯麦要以自己的方式收拾这种人,真是一种美丽的幻想。那些人說,我們抵抗丹麦人,已經支持十五年,并保住我們的疆土,我們會讓这些普魯士的官僚征服嗎?

語言关系和民族关系是很特別的。按照丹麦的宣告,法林斯堡(Flensburg)的整个前部是操丹麦語的,然在法林斯堡、特別在港口的一切兒童——他們成群地在那里游玩——是操北德語的。反之,在法林斯堡的北方是操丹麦語的——即丹麦的方言,几乎使人一个字也不懂——民間語言。孙得維特(Sundewitt)的农民們在旅館中同时交互使用丹麦語、北德意志語和南部高地德意志語。無論是在那里或在遵得堡,我常用丹麦語向人們談話,对方总是用德語作答。無論如何,北部什列斯威的德意志化很深,要再完全用丹麦語,十分困难,的确比用德語困难。我很願意它是丹麦的,因为以后对于斯堪的那維亞人,为着礼貌的緣故,这里必須有所割讓。

我近来稍微涉躐佛里斯兰—英格兰—遮特兰—斯堪的那維亞的語言学和考古学,在这一方面也达到一种結論,即丹麦人是一种

純粹的律師式的人民，為着黨派的利益，在科學問題上也直接作科學的說謊。服索厄（Worsaae）君“論在英國的丹麥人等”，就是一個例証。在另一方面，你下次來時，我要給你看一本在本質上很好的書，即北佛里斯蘭瘋狂的克力門論什列斯威和在六至八世紀向英格蘭遷徙的。這個傢伙對於一切特殊的東西有許多理解。但我覺得他喝酒十分厲害。

在什列斯威的普魯士軍情況很好，使我驚異，特別是威斯特華倫人，他們和奧地利人比較，好像巨人，不過也簡直要笨得多。全軍到處跑，全不剃鬚，也不扣好鈕扣，而且竟不用鞋套，所以好修飾的奧地利人在這裡幾乎扮演了普魯士人的角色。我在普魯士的炮隊軍官和工程軍官中遇着一些很漂亮的人，他們告訴我各種各樣美妙的事件；但步兵和騎兵大都很保守，而在人民中的聲譽也很不好。關於腓特烈·卡爾親王的戰略，絕沒有發見熱情，關於酬勞，大家都在詛咒，沒有例外，甚至連受獎的也在內。下級軍官很反對老兵，在社交中也是如此，反之，我看到勃蘭登堡的工兵之一，他在遵得堡教練新兵，是一個完全舊式的無恥的普魯士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和第七軍團在這方面有怎樣不同的情調。用佐治·楊恩的話來說，邊疆的基本部隊讓人踢屁股而加以撫慰，然在威斯特華倫人中（內中雜有很多右岸的萊茵人），下級軍官和人往來，大都以同等相待。

你覺得商業危機怎樣？我以為是過去了，這是指最壞的過去了。可惜這樣的事現在再也不能正常地成熟了。

什麼叫做：Rüm Hart, klar Kimmang?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八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再听到你的消息，十分欣慰。

这里大家都好。自你离开此地起至前天止，右胸下面又發生新的膿疮。这东西如果不快些好，而又連接起来，这一次我要用谷謨拍特的砒素治疗了。

我拟从荷兰和佛里斯兰文的观点来翻譯你的日耳曼最古的文字 *rüm hart* 等，那就是胸怀广闊，眼界远大。但恐怕有完全不同的东西藏在里面，抛弃这种穩語罢。

附上的文件，看过后，必須馬上一起寄回。我还需要它們。我要报告的，为免忘記起見，特写出号数。

一、拉薩尔和哈慈費尔德伯爵夫人。

那种詳尽的文件是一种傳单的抄本，系赫味喜夫人（誰对此作不好的想法，便是一个恶汉）恩瑪（Emma）于惨剧發生后馬上写往柏林的，因此有摘要登在各报上。你由此可以看出恩瑪和她的軟弱的佐治在报告的起头、中間和末尾，知道怎样巧妙地自处；而两个重要之点的叙述是怎样迂迴的，第一，呂斯托夫和段尼格斯父女相見，在恩瑪所描写的一幕發生之前，这个女兒必定已經拒絕了拉薩尔。第二，怎样發生决斗。拉薩尔写了那封侮辱的信。但因此發生了一点事，沒有描写出来，这就直接引起决斗。

两个这样重要的轉捩点竟被抹煞，这对于描写是否忠实，激起了批評的思考。

哈慈費尔德的信。当她达到柏林时，我曾由李卜克內西代致一封簡短的吊唁的信。李卜克內西来信說，她抱怨“我遺弃了拉薩尔”，好像我可以較好地替这个人服务，竟不發一言，听任他干去。

(他在杜塞尔多夫陪审法庭最后的答辯中扮作坡薩——Posa——侯爵，而以美丽的威廉为菲力普第二——Philipp II.——，他要引导威廉去取消現今的宪法、宣布普选权并和无产阶级联盟。)你看她的信中隐藏着什么，而她要求于我的又是什么。我已十分友善地对她作答，但用了外交的婉拒的方法。那个現代的救世者啊！这个妇人和圍繞她的諂諛者是癡狂的。

附带地说！琼斯的“人民評論”有几期（一八五一和一八五二年）偶然又落入我的手中，就經濟論文講，主要之点是直接在我的领导之下写出的，有一部分且为我的直接的共同工作。呀！我發見什么？当时的合作社运动在那种愚昧的形态中要作为最后的东西，我們对抗它所作的爭論——只是較好一点——就是拉薩尔在十至十二年后在德国对抗舒尔慈—德里支所作的。

拉薩尔的遺囑以伯尔拿·柏克 (Bernhard Becker) ——这个不幸的家伙有一个时期曾为犹和的“赫尔曼”的編輯，而“遺囑”竟像一个統治的王侯一样——为他的后繼者，“任命”柏根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会长之职。联合会于本月在杜塞尔多夫召集會議，对于这种遺囑的“处理”当發生大爭执。

又附上索林根一个工人——克林斯——的信，在实际上，他是萊茵工人的秘密领导者（从前同盟会的會員）。这封信不用寄回，但請保存在文卷內。

二、国际工人协会。

前些时候，倫敦工人因波兰的事，致書巴黎工人，要求对此事作共同行动。

巴黎人方面派来代表，以一个名托雷 (Tolain) 的工人为領袖，是巴黎上次选举中原来的工人候选者，是一个很友善的人。（他的同伴也是完全友善的青年。）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聖馬丁堂的公共會議是由阿德格 (Odger⁽¹⁾) ——是一个皮匠，为倫敦所有工联

本市會議的主席，特別是工聯選舉鼓動會的主席，這個會和伯賴脫有聯系的)和克列墨(Cremer——是泥水匠，為泥水匠工聯的秘書)召集的。(這兩人在伯賴脫之下為着北美的事曾在聖詹姆士大廳召集工聯大會，同樣舉行加里波第的遊行示威。)一個叫盧柏慈(Le Lubez)的被派來我處，問我是否替德意志工人參加會議，特別是否願舉一個德意志工人到會演說等等。我舉出亞卡利阿斯，他干得很好，我並在講台上以緘口不言的姿態予以援助。我知道倫敦和巴黎方面這一次是表演真正的“實力”，因此決定拋棄向來謝絕這一類邀請的經常的規矩。

(盧柏慈是一個年輕的法蘭西人，約莫三十多歲，但在澤稷和倫敦長大的，英語說得很好，是法、英的工人間很好的居間人。)(是音樂教師，並教法文。)

大會擁擠得水塞不通（因為工人階級的復興現在顯然是開始了），陸軍少校華爾夫（圖綸-塔克息斯——Thurn-Taxis〔2〕——為加里波第的副官）代表倫敦意大利工人聯合會出席。會中決議創設一個“國際工人協會”，它的總會設在倫敦，並當作為德、意、法、英的工會的“媒介”。又當于一八六五年在比利時召集工人大會。這次大會並推舉臨時委員會委員，阿德格、克列墨和其他許多人——內中有一部分是老憲章派人，一部分是老歐文派人等等——為英國委員，陸軍少校華爾夫、丰坦那(Fontana)和其他意大利人為意大利委員，盧柏慈等為法國委員，亞卡利阿斯和我為德國委員。委員會並得隨意延聘許多人員。

暫時是好的。我出席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當組織一個分委員會（我也在內），起草原則上的宣言和臨時章程。我因病不能出席分委員會和接着召集的總委員會的會議。

我沒有出席的兩次會議——分委員會和接着召集的總委員會——發生了下面的事件：

陸軍少校華爾夫已經提出將意大利工人聯合會（它們有集中的組織，但就後來所表現的講，大都是些互助社）的規章应用于新協會。我後來看見這種東西。這顯然是馬志尼的粗製品；因此你便預先可以知道，真正的問題，工人的問題是用怎樣的精神和怎樣的語法來處理的。民族性也是這樣插到裏面的。

此外，有一個老歐文主義者衛斯吞（Weston）——自己現在是一個製造業主，是一個很和藹和誠實的人——草就一種綱領，充滿了雜亂無章的東西，而文字冗長，也難以言語形容。

隨後所開的總委員會會議委託分委員會改訂衛斯吞的綱領和華爾夫的規章。華爾夫自己回去出席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工人聯合會會議，以便促成它加入倫敦的中央協會。

另一次的分委員會會議因通知太遲，我又沒有出席。盧柏慈在會中提議“一種原則上的宣言”和華爾夫規章的改訂，當由分委員會決定作為對總委員會的提案。總委員會於十月十八日開會。亞卡利阿斯來信說，時不可失，我於是出席，當我聽到善良的盧柏慈宣讀一種詞句艰澀、文筆拙劣并完全不成熟的序言時——妄稱是一種原則上的宣言——真有些害怕，到處雜有馬志尼的成分，并把法蘭西社會主義最浮泛的碎片裝飾在裏面。加以意大利的規章大量被採納，拋開其他一切缺點不談，這個規章的目的是要組織一種在事實上完全不可能的歐洲工人階級中央政府（自然有馬志尼在背後）。我作一種溫和的反對。亞卡利阿斯于講了一大套贊成和反對的演說之後，提議分委員會應從新“編訂”這東西。反之，盧柏慈的宣言中所包含的“格言”則被接受了。

過了兩天是十月二十日，代表英國人的克列墨以及丰坦那（意大利人）和盧柏慈在我的家中集會。（衛斯吞因事沒有來。）在此時以前文件（華爾夫和盧柏慈的）沒有落入我的手中，因此不能有所準備；但有堅強的決心，如有可能，這東西連一行也不應當留下來。

为贏得時間起見，我提議在“編訂”序言之前，我們应当“討論”“規章”。這一着如議進行。等到四十條規章的第一條被通過，已是夜間一點鐘了。克列墨說（我的意思也是如此）：我們沒有東西在十月二十五日開會的委員會上提出。我們必須把它延期到十一月一日。在另一方面，分委員會可於十月二十七日集會，並爭取達到一種決定性的結果。這一點被採納，而各種“文件”便“留給”我來看。

我以為要從那東西取點材料是不可能的。我要在一種最特別的方法中來編訂這種已經“被接受的格言”，為證明它的正當起見，特草就“對各勞動階級的宣言”（這不在原來的計劃中；這是一八四五年以來各勞動階級命運的一種回顧）；借口這種宣言所包含的一切都是事實，而我們說同一事件不可重復再三，我便改變全部序言，拋棄原則上的宣言，最後用十條去代替那四十條規章。宣言中涉及國際政治之處，我用各國而不用各民族，並指責俄羅斯，而不是指責各弱小民族。我的提議都為分委員會所採納。只是我在章程的序言中必須用“義務”和“權利”兩語，以及“真理、道德和正義”等詞，然安置得不致有什麼害處。

總委員會的會議以很大的熱忱（一致）採納我的宣言等等。下星期二將討論付印的方法等。盧柏慈把一份宣言抄本譯成法文，丰坦那把它譯成意文。（首先有一種工聯的扑特所編輯的周刊，叫做“蜂房”，是一種“導報”（Moniteur）。）我自己將把這東西譯成德文。

我們的意見要在一種能為工人運動中現有的觀點所接受的形態中表現出來，要把事情安排得這樣是很困難的。在幾個星期之內，這些人為着投票權，將和伯賴脫及科布登舉行會議。重新興起的運動允許使用舊時勇敢的言詞，還需要一些時候。行動強硬，態度柔和，這是必要的。那東西一經印出，你即將收到一份。

三、巴枯寧囑為問候。他今天往意大利，那是寄居的處所（佛羅棱薩）。我於十六年之後，昨天再第一次看見他。我必須說，他

很使我欢喜，他比从前要好些。关于波兰的运动，他说：俄国政府引起这种运动，以便使俄国本国保持安静，但决没有计算到十八个月的斗争。因此它挑拨波兰的事件。波兰搁浅在两件事上：波拿巴的影响，第二是波兰贵族对于从最初起即公然明白宣布农民的社会主义一点，迁延不决。他（巴[枯宁]）于波兰事件失败之后，现在只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就整个讲，他是我所看到的十六年不退转去而更向前发展的少数人之一。我也和他谈到乌尔[卡特]的指斥。（附带地说！国际协会恐怕会使我和这些朋友决裂！）他很关切地探问你¹和天狼星。当我告以天狼星已去世的时候，他即说运动已经丧失一个无可补偿的人了。

四、危机。在大陆上还没有停止（特别是在法国）。此外，危机现在是由频繁去补偿强度的不足。

祝好。

你的卡·馬·

（1）原信作Odgers。

（2）原信作Turn-Taxis。

八七七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七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你关于佛里斯兰文的解释，除一字外，是完全对的。北佛里斯兰所谓 Kimmang 是指：视，眼；这些北佛里斯兰文是思辨的性质，有内部的视界去代替外部的视界，和瓦根涅¹现在要求“内部的堡垒”一样。这是一种水手的老格言。

赫味喜和哈慈费尔德的文件奉还。你说拉[萨]尔对那窝雷启亚人所加而被恩玛抹杀的更进一步的一种挑拨是什么？拉[萨]尔

的失敗顯然是沒有把那娼婦投在公寓的床上，而痛加蹂躪，她所要的不是他的美丽的精神，而是他的犹太的皮肉。这又是一件只能出于拉〔薩尔〕的事。他强迫那个窩雷啓亞人出于决斗，更是加倍發瘋了。

老哈慈費尔德認为你必須把那个現代的救世者描写为神聖，这实在是太好了。

索林根工人的信上次並沒有附在信中。

我很想知道对工人們的宣言，就你关于那些人写給我的看，这必定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品。但我們再和那些至少代表自己階級的人發生联系，是好的，这畢竟是主要的事件。特別的好处是对意大利人的影响，因为这是一种机会，終于使工人中間的上帝和人民〔2〕得告終止——这对善良的息設蒲（Giuseppe）〔3〕是突然而来的。此外，据我的推測，当問題一經稍微精密規定起来，这种新协会很快就会使理論的資產階級分子和理論的無產階級分子發生分裂。

我們今晨因天狼星的遺產事，在律師处集会。还剩下給你的数目，約超过两百鎊，錢一到手，我就將其中的最大部分寄給你。个别的細目、我們还不确切知道，故不能作最后的結算。稅務員对于天狼星遺留的全部書籍要求一个表，对于表也要求价值的报告。請將較大的东西列举在一張单子上寄来，以后將許多小册子等等一起抄下。

我必須結束此信，因为要出席席勒学院的董事會議，你知道我在那里是主席，这使博洽德君生气。啤酒幸而弄到了。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1〕 原信作Wagner。

〔2〕 馬志尼的口号。

〔3〕 馬志尼。

八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九日。

亲爱的摩爾：

附上遺產賬目上所余的兩百鎊的百鎊鈔票兩個半截。如果情形好的話，還有四十鎊之譜。只要你來電告知收到，我即將其餘的兩個半截寄上。

你當已收到“日報”和那有名的論文。可惜這論文的第二部分找不到，不過內中也沒有多少東西。

里士滿的事件似已近尾聲。李如不須限于純粹的防守，特別是也把所有軍隊從申喃多亞山谷撤到自己的身邊，而里士滿不致完全被包圍，那格蘭特對里[士滿]或彼得堡的工作的一切推進很少可說的了。這和在塞伐斯托波爾一樣，那里也沒有發生被圍的事。——波勒加德君要干什么，當會使我惊奇，即使有他以前的荷特那樣多，也許不會更多了。我對於這些多次挨打的英雄沒有絲毫信心。

我將昨天的“衛報”寄上，你必須看看救濟委員會的報告，以便知道馬利（Marie）君的國民工廠和英國先生們的國民工廠間有怎樣的一種差異。在前一種工廠中的工作是被可疑地利用着，但所花費的錢的最大部分却落在曾經失業的工人的手中。後一種工廠中的工作也同樣成為可疑的必然性（不過終於為資本家所確切利用），而二十三萬鎊中只有一萬二千一百鎊落入工廠工人的手中，然這全部數目本是規定給他們的（即僅為“不熟練的勞動”而準備的）。所以救濟困苦工廠工人的條例變成救濟並不困苦的資產階級的條例，而且它還免去了市政稅。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馬克思加注]

請把这封信寄还,我为着末尾的陈述,要把它保存起来。

八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因膿疮的关系,大部分時間必須躺在床上,几乎有一星期了。这东西現正在結疤。然对我却有妨碍,因为疮恰生在胸下,而动起笔来,上身須要弯曲。因此,簡略地写:

一、附上的信件請寄还(不仅是施維澤尔的,而且李卜克內西的也在內),并立即作复,因这些人必須尽可能地迅速获得我們的回答。

我的意思是我們允許有时偶然供給稿件。在柏林有一种机关报,对于我們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因我在倫敦共同創設的协会和我要出版的書。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我們要做的事,共同来做。

你如同意我的話,可附寄几行給这些人,或写几行說明我当用你的名义說些什么。

二、你将在几天之內接到宣言和临时章程等等。这东西并不完全和你認定的那样困难,因为所交接的老是“工人”。唯一的文人是英人彼得·福克思,是著作家兼鼓动家,同时又是“国民改革者”的人員之一(無神論,但是反荷力奧克——Holyoake)。他对于宣言給了我一个十分友善的便条,特寄給你。馬志尼不大願意他的人員共同签名,但他必須逆来順受。

三、你剪自“衛报”的东西对于我很重要。我已有这臭貨,但費尽气力,只得到一些片段,是从工厂报告中集起来的。

四、收到曼徹斯特的律师两份要签字的謄本。我在一、二日內

簽好字，將叢本寄給你，同時列舉數目（清單）等等，你以後必須登記一下。我們留在住宅中的東西，我自然不復能記清，並加以評價。

老騙子麥克洛克（McCulloch）死了。我希望不列顛圖書館收買他的經濟學的圖書。但愛丁堡圖書館恐怕會捷足先得罷。

祝好。

你的卡·馬·

彼得·福克思的信剛落入我的手中，特附上，你有工夫看過，請立即寄回。

八八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親愛的摩爾：

膿瘡幸而正在痊愈中，至為欣慰，希望這是最後的一次。但你要吃砒素呀。

收到可愛的私人秘書的收據，謝謝。

附上給施維澤爾的幾行字。我們再獲得一種機關報，很好，而李卜克內西（只要他不作幻想）做共同編輯，很好；這已經有幾分保障了。然我們最好是不要讓人看出我們的熱忱，因為一、李[卜克內西]不是外交家，不能十分相信他的眼光是銳利的，二、伯爵夫人尤其要在報上始終讓那自覺的“尊為神聖”占上風，三、我們必須首先知道那些人原來向誰接洽過。你也許比我知道得清楚一點，但你寄給我的李[卜克內西]的一些信既沒有談到報，也沒有談到這個施維澤爾，使我完全弄不清楚。因此我已請求解釋我們將在哪個團體中出面。

他們可以把格龍君或這一類的惡徒招致身邊，

但“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一个坏的名称！那些家伙为何不直截了当地称这东西为“無产者”呢？

各文件奉还，謝謝。你为什么不能将允許寄的索林根的信寄来？

我突然想起恩瑪·赫味喜的無聊的东西还企圖使拉薩尔成为半神：只有他的非常的本質使他得保持生命至如此之久，至于其他任何人在受伤后两点鐘內就要死去的——关于受伤后腹膜炎的經過，可偶然問問阿倫，你会听到的是，在两点鐘內絕不会發炎，几乎从不会少于二十四点鐘，大都要在此时以后才死去的。这真是崇拜他为神聖的人們。

俠夫豪森（Schaaffhausen）对于人和猿在波恩作一种美妙的演講，指出亞細亞的人猿和人都是圓头，而非洲的都是长头，因此称这在現今的科学状况之下，是反对人类統一的最强有力的論証。这是应当在英国一个自然研究会中說出来的！

米勒和卡拍尔（Kappell）牧师在絞刑架前还怎样使金开尔、犹和等品种出丑，是十分美妙的。像这些家伙的行为那样荒謬，我真长久沒有看見过。但高特弗里德和这些人在一起是有幸的，他為他們的代表。首先是馬克多那尔，其次是米勒。这些先生們这样装作重要，馬上也引起一种瞎說，說在泰晤士河船上的另一青年要杀头。請注意，他們在这个机会中又發見一大批捏造的新聞。

竭誠問候你的家人。

你的弗·恩·

八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十一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一、寄上給律師的文件。你必須將附上的清單抄出来，否則按

照你的意思加以整理。

二、关于索林根。我曾将那信放在上次寄给你的信包中，“此后再沒有見過”。我猜它潛藏在一個冊子里，有朝一日會出來的。

三、关于施維澤爾。

是前美因河上法蘭克福的法學博士。一八五九年出版紛亂的小冊子，反對伏格特。後來出版一種社會小說，我不知道是什麼。十分熱烈地擁護拉[薩爾]。當拉薩爾還生存的時候，他住在柏林，從李卜克內西處得知我們的各種著作，當時曾經過李卜[克內西]對我說，他對拉[薩爾]稱心滿意的一切東西，原來都出自剽竊，這使他何等驚異啊。

我和你一樣，對共同工作的通知已寫過信。同時把報紙偶有的廣告和國際委員會宣言的德文翻譯寄給李卜克內西了。（今天或明天，那東西出版，將寄給你。）

關於尊拉薩爾為神聖的事，是驢子布洛（同時它是始終經過海村的苦心孤詣刊印的）編輯的“漢堡北極星”在這事件的前後，聚精會神干的，而“社會民主黨人”在這一點上難得和它競爭。

我對於老哈慈費爾德的“企圖”作過十分溫柔並思慮周到的答復，但她似乎很失望。從那時起，她沉默了。

“社會民主黨人”是不好的名稱。然對於可能失敗的東西不要馬上予以最好的名稱。

李卜克[內西]在柏林的工人中，沒有疑義地是大人物，這你可以從“晨星”的柏林通訊中看出來。只怕他馬上會被驅逐出境。

四、關於腹膜炎，我看了盎德刺爾（Andral）的“醫學臨診法”：“急性腹膜炎……在某些病例中，病的發生和死亡之間只有幾分鐘，而在其他病例中，症候常為急性的，然三、四十天之後才會死亡。”

在下列標題之下：

“緣于外傷的腹膜炎”，論到一個巴黎工人的病例，他是被馬蹄踢在肚臍處的腹部。于第二天才送到慈善機關，“一切征候表現為急性腹膜炎（後來由剖驗屍體証實的）。死于第五至第六天，對這個病例的一般的觀察認為：“至最後的時刻為止，精神和肉體上的能力沒有發見紛亂。”

五、附上一個豬仔小報對學生布林德的備忘錄——自一八五九年以來，他在这報上曾極力痛打自己——請小心保存。這個“觀察者”是許華奔的民主派的“大”機關報！

六、羽貝耳（Huber）教授對一百個上下的工人聯合會演講他的“勞動日”。他在政治上保守的，但在政治經濟學上是合作論者。當他在萊比錫的日子，他和他的同事幾乎“挨打”，而大多數人在政治上宣稱是“激進的”。

七、據說曼徹斯特的委員會刊出關於棉花荒的一切事情，我是指有關工人的。你不能替我找到嗎？

八、我在寫作和彎曲胸部時，還是覺得痛。寫這封“編號的”信也是如此。

問候谷謨拍特。

同樣問候麗[子]夫人。

你的卡·馬·

[附件：華爾夫的遺物表]

銀表	2 鎊
書籍：	
士羅塞（Schlosser）：世界史	1 鎊10先令
士來登（Schleiden）：研究	3 先令
席勒的著作	10先令
都雷（Duller）：德意志人民史	5 先令
邓克尔（Duncker）：歷史	1 鎊
蒙森（Mommsen）：歷史	10先令

瑟曼 (Schömann): 希腊的古蹟	5 先令
朗格 (Lange): 罗马的古蹟	3 先令
普勒勒 (Preller): 希腊的神話学	5 先令
媛塞尔特 (Nösselt): 世界史	4 先令
阜尔忒 (Völker): 地理学	5 先令
摩替麦一忒諾克思 (Mortimer-Ternaux): 恐怖史	5 先令
阿刺各 (Arago): 通俗天文学	10 先令
米勒 (Müller): 物理学	3 先令
貝尔 (Baer): 磁学	1 先令
飞給 (Figuier): 科学年历 三卷	5 先令
民耶 (Mignet): 法兰西的革命	5 先令
厄格利 (Egli): 商業地理学	2 先令
立忒 (Ritter): 欧罗巴	3 先令
科塔 (Cotta): 地質学書信	2 先令
加里多 (Garrido): 西班牙	1 先令
夫賴塔格 (Freitag): 人民生活圖	2 先令
莫萊蕭特 (Moleschott): 食粮学	3 先令
哈廷 (Harting): 小事物的力量	1 先令
格卢布 (Grube): 博物学的傳記	1 先令
馬可·波罗游記	1 先令
岐塞尔巴哈 (Kiesselbach): 世界貿易动态	1 先令
雅科布斯 (Jacobs): 希腊	1 先令
斯密英文拉丁文辞典	5 先令
罗斯特 (Rost): 希腊文德文辞典	5 先令
基柏尔 (Giebel): 哺乳动物	5 先令
楚第 (Tschudi): 阿尔卑斯山世界的动物生活	5 先令
夫賴塔格 (Freitag): 借貸	2 先令
庖利 (Pauli): 英国的形像	1 先令
奥味柏克 (Overbeck): 潘沛依 (Pompeji)	10 先令
居尔 (Gühl):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活	10 先令
劳 (Lau): 薩拉 (Sulla)	1 先令
馬可萊 (Macaulay): 英国史	10 先令
夫朗壘海姆 (Frankenheim): 民族学	1 先令
斯提勒 (Stieler): 袖珍地圖	1 鎊10 先令

柏格豪斯 (Berghaus): 学校物理圖	5 先令
斯勃朗涅 (Spruner): 学校历史圖	5 先令
摩辛 (Mosin): 辞典	1 鎊
小册子 55 本	10 先令
初等学校書籍 102 本	31 鎊

这些东西的估价，比英国旧書的卖价要高得多。但我不能記憶的一切东西也就沒有写上。这样算是扯平了。如果还有其他財物你觉得要加上的，請照办。

八八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爾：

今天接到施維澤尔的来件，特附上。赫味喜和赫斯是个美丽的团体。这些事件怎样，我对于較詳細的情况，知道得有限，特委你用我們两人的名义去答复这个人，因为他是要馬上侍候的。这个摩西！

請将那信寄还，你写的是什麼，我可以向他追認。

关于律师的文件收到了。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八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老哈慈費尔德的信，請立即寄回。

索林根的信又出現，也附上，并有施維澤尔的信。

今天已寄上“宣言”三份，一份給你，一份給谷謨拍特，一份給

琼斯。你如在任何地方能分派多份(免費),尽可由你調度。

关于施維澤尔的事件,我没有去信,只写給李卜克內西,表示我俩不喜欢这种团体,但这一次願逆来順受,他們如果干出無聊的事来,我們馬上要加以否認的。我又質問:步协、特別是洛貝爾圖为什么不在內!

摩西和赫味喜(此外,在文字的意义上說来,和伯[尔拿]·柏克及菲[力普]·柏克比較,还是大人物)在德意志人的眼中,并不像在我們的眼中那样下賤。無論如何,人們不能像对格龙等这种人一样,公开說他們是流氓。

急忙中。

祝好。

你的卡·馬·

我剛才写了一封长信給那个老妇人,以便使自己得从那責望于我的布林德事件中抽身出来。学生布林德自然沒有放过机会,他得意揚揚,用“共和”的名义提出“抗議”,并从拉薩尔的演說中选出几段,这几段在事实上是很糟糕地效忠君主的。我对于刊载她的仇敌們的那些緝捕肖像,也加以劝阻。

八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衛[登麦尔]的信奉还(它和伯爵夫人的信同时达到,是怎样奇特!)施維澤尔的信一并寄上,后一信是我昨天忘記附入信中的。

我还要保持那“剪頁”。

事情現在如下:

一、布林德——在我写信給你之后,我才知道的——由布琅涅

博士(自然是匿名的,但有布刺德佛德的地点日期;信自然是由布林德自己写的)在“許华奔观察者”上作一种答复,第一証明布林德借自己对“七”百万德意志人的影响,在实际上造成了美国的政治;第二,不要臉地說,伏格特的事件已因一切方面的声明消除了。所以我对此有回答的理由,而且要指斥“宣誓書”,同时由衛[登麦尔]的信摘出一点东西,正是一箭双雕,第一是暴露布[林德]对美国的影响,第二使老伯爵夫人因拉薩尔的緣故,获得一种滿足。

二、布林德由同一地点日期向聖路易、美因河的法兰克福、又向倫敦的“赫尔曼”送出的“共和的抗議”,就一般的傾向講,是相同的。我今天还企圖將“赫尔曼”和“法兰克福报”寄給你,这个巴登的主人在那些报上的胡說中把我們自己感觉最糟糕的章节简单地集合起来,而他在大洋的彼岸更是厚顏無耻,并直接开始說謊。

但真正的“要点”是制造他的小册子所特有之“点”:他在欧洲版中說,抗議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共和主义者,而在美国版中却要求美国政府提出抗議。我們在这里當場捉住这只狗。

三、拉薩尔既死,不能再有妨碍,如果可能的話,这就是說,如果不致使自己受窘,我們自然要对抗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流氓而加以辯护。

我的計劃是在“許华奔的观察者”上答复(簡短的);一、解釋关于伏格特事件中“一切方面的声明”;二、摘录衛[登麦尔]信中关于布林德在美国的影响;三、把这个家伙“共和主义者的抗議”的欧洲版和美国版作一对比,从新暴露他的劣迹;四、最后的結論是,对抗这样一个滑稽角色去为拉薩尔辯护,是值得不得劳神的。

你如果觉得这样对,請来一电报,因我明天要解决此事,而在另一方面,对那个“老家伙”也得到安靜了。此外,我已写信給她說,拉薩尔对于我在“伏格特先生”斥責布林德一点——不管我怎样迫切和反复地要求——沒有在德国加以鼓吹,过錯就在这驢子的这

一步驟上。

祝好。

你的卡·馬·

八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日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謝謝“衛報”。

我曾补寄几份宣言給琼斯，并写信告訴他，也許已从你那里收到了第一份。他今天来信說，並沒有看到或听到你的什么。他的地址是克洛斯街五十五号，而非五十二号。他写道，在审判結束之后，他在曼徹斯特的相識者中，將創設一个分会。

你能找到音乐家倍慈勒的住址（也許在“曼徹斯特姓名住址录”或席勒联合会去找）嗎？他在曼徹斯特的工人中有許多联系，不須你参預，我可以从这里使他和琼斯接触。你只須將他的住址寄給我。

这种鼓动中的坏处就在一經参加，便有很多的麻煩。例如現在又要上書林肯，我又得执笔（这比一种有內容的作品难得多）——这一类的写作措詞受到限制，然至少要有別于民主派庸俗的說法。幸而福克思君創作了波兰史，十一月二十九日为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的周年紀念日，是这事的动机。

給林肯的信要由阿丹茲 (Adams) 呈遞，委员会中有一部分英国人主張依照習慣，由一个国会議員介紹代表前去。然英国人中的大多数和大陆人員的全体認这种想法要打倒，这样的英国老規矩应当取消。在另一方面，卢柏慈君是只真正的蝦蟆〔1〕，主張信不給林肯，而給美国的人民。我使他成为相当的笑談，并对英国人解釋，法国民主派的礼仪并不比君主派的礼仪多值一文。

附帶地說！在新聞界中沒有一種機關報，要在這裡從事一種運動，自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便宣布“蜂房”（周刊，為工聯的機關報）為協會的機關報。由於工人中常有的一種災禍，一個無賴佐治·扑特（當建築工人罷工時，以代言人的資格出現於“泰晤士”，但論文不是他寫的，是別人寫的）和一個股東的黨徒——他是經理——結合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他們構成大多數。因此“蜂房”的委員會——它的英國會員大半是股東（每股只有五先令，任何人即使據有五千股，也不能享有多於五票的權利；即每股一票，而以五票為最大限度）議決，由我們在這裡募集一種股分基金，這使我們能做股東，並壓倒舊的大多數。你對於此項目如也出款一份，十分歡迎。這整個動作自然只能在委員會會員的親密朋友中進行，否則其他方面及時（這就是說，在不遠的股東大會之前）採取對抗的步驟了。

這裡除“赫爾曼”外，有另一種小報，即可敬的書商猶太人本得（Bender）的“倫敦報”。它在“赫爾曼”競爭之下，力求發展，因為一個叫鄂圖·布賴特施威特（L. Otto Breidtschwerdt）的，自稱著作家鄂圖，擔任編輯。我不會直接參加此報，前對“人民”也就受夠了，不過也有好處，例如反布林德的聲明，一經在德國各報刊出，便能在倫敦重印。

那個鄂圖最初和亞卡利阿斯認識，因亞卡利阿斯提議，他成為國際委員會的德國委員。他是一個許華奔人，一個土著的斯圖克爾特人（Stuckert）。一個完全年輕的人，約二十七、八歲。很像我的大舅子。起初是奧軍中的候補軍官，他在那裡學得一切語言和多方面的扎營法。後來在杜平根求學。他本人是一個很漂亮有趣的傢伙，態度很好。腦袋中還藏有各種各樣的小許華奔和德意志的風格。然不管這一切怎樣，他有很好的理解力和才能。不過他從事著作，我覺得多由於嗜好而不是職業，沒精打彩，多空談。

但他做南德意志、特別做許華奔的介紹人是好的。也时常在“奧格斯堡”上写文章，自然是用伏格特的观点。

我曾写信給从前說过的克林斯，要在摩西和伯尔拿〔1〕之間作分别是困难的，而且也完全非必要的。这两个人有体面，但沒有能力。在目前，誰做会长先生，全是一样。到了决定性的时候，也就找得到必要的人。

我又感觉到右腰部有一个正在开始的膿瘡，真有些害怕。阿倫不知道我有这种病，因为好些时候以来，是我自己治疗的。关于砒的东西，沒有医生就無从服用，現如因此到他那里去，而他也許不同意，他会大罵我这样长久地背着他生膿瘡！！

你的卡·馬·

布林德在对許華奔梅耶(Schwobemayer)的答复中(經過傀儡布琅涅)宣称，林肯和佛利蒙得爭取他的言論作为对选举有决定性的东西。在一种美国报“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上，說他造成波兰的革命。

〔1〕 摩西·赫斯和伯尔拿·柏克。

八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收到附上的

一、“自由新聞”。

二、許華奔的“觀察者”。

(我已經使后一种报的家伙至少再用諷刺的論調去对付布林德，同时他因布琅涅送交的信件的结果，对于布林德的夸口——我已將这种廢料寄給衛登麥尔——十分狼狽，以致完全哑口無言，并

不对这“卓絕的人物”致敬了。此外，这个編輯——因此有那么些眼泪——就是我在“伏格特先生”中所提及的“饒舌的、游蕩的許华奔人卡尔·梅耶”，又是海涅不断指摘的許华奔人梅耶的兒子。）

三、附上紅色柏克的信。我曾將聲明的抄本一份寄給“萊茵報”。你必須將柏克的信退還。

关于李卜克內西。他在年終自然很困難。半年來，我已幾次寄錢去，知道他的困難達到頂點，現要以給孩子們送耶穌誕節禮的形態，寄點東西給他的夫人。你如也來一份，十分歡迎。只是要快些來信，因為遲便誤事。我當同時替李卜克內西夫人辦理這整個事件。

祝好。

你的卡·馬·

八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日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特向麗子夫人致意。

你的私人住址早已給我，但不是可以寫信的“商號”。現願得到此項地址，因為有時很想於星期六寫幾行給你。

給威廉的五鎊，今天已轉柏林。

柏克的信你並沒有寄回。“紅傢伙”的信——他老以為從這事件脫身出來，是何等巧妙——是一種文件，在某個美景良辰，他也許看見不是為預定的目的而出現的。此外，老哈慈費爾德將當心這種聲明有傷那個人。

錫爾曼的旅行怎樣了？

附帶地說！您們的救濟院的拍狄(Purdy)在這棉花荒中，聽說

已刊布一种極不名誉的公文,他根据所謂棉業工人健康的进步,贊成将救济降至一种最小限度,因此相傳兰开夏的东方爆發了飢荒。(这是在棉花荒的初期。)你对于此事知道一点嗎?曼徹斯特有关棉花荒的公文(委员会等等的),你能够替我大体找到嗎?

拉薩尔指定为自己的遺囑执行人并贈以年租一百五十鎊的罗退里奧·步协,跑到俾斯麦的陣营中去了,你也許早已知道。易济施男爵自己或許以“劳动大臣”的姿态干同样的事,無异烏克馬克的(Uckermarksch)菲力普第二的坡薩(Posa)侯爵,但不是在罗退里奧的小方式中,哈慈費尔德与他不和睦,而他現在却能和爱得加·鮑威尔以及米兰的普魯士領事施兰姆君握手。普魯士人要为这个施[兰姆]爭取一个位置,“那里是無須考試的。”我觉得洛貝尔圖君也不怀好意,因为他要“把社会問題完全和政治分离”,这是大臣欲的确切标志。流氓派,一切無賴是出自柏林、馬克(Mark)和蓬麦綸!

我認普魯士、俄罗斯和法兰西之間有秘密的协定,将于明年春季对奥地利作战。威尼西亚自然会提供战争的口号。奥地利人的行动是極端怯懦和愚蠢的。这是由于法兰茲·約瑟夫亲自干預奥地利的政治。部尔-紹恩斯坦(Buol-Schauenstein)等都是賢明的政治家,然必須鉗口結舌,而俄罗斯的代理人、如奥地利現今的外交大臣这些臭名彰著的家伙却在說大話。既是这样,这些家伙如果不是决心要信賴普魯士不忠实的允諾,或要接受土耳其久已允許的損害的补偿,那奥地利的行动是不可解的。

科勒特——得烏尔卡特帮助——关于尼布甲尼撒(Nebukadnezar)、关于俄罗斯人出自亚西利亚人的深刻的發見以及作为“烏尔卡特的”而加以引証的教皇为意大利唯一实物的进一步發見,你有什么意見?

今天的“矿工和工人的辯护者”——英格兰和威尔士(Wales)

矿工的导报——刊出我的宣言全文。伦敦的“磚匠”（超过三千人）已經宣布加入国际协会，一直到現在，这些人从沒有参加过一种运动。

本星期二，分委员会开会，彼得·福克思君（他的真正的姓名是彼得·福克思·安得烈——P. Fox André）对我们提出他的波兰宣言。（此等事項老是要在分委员会討論过，才达到总委员会。）这东西写得不错，福[克思]对于自己本来生疏的“阶级”的縮影，至少曾費尽气力，作著色的运用。他的本行是外交政策，却是以無神論的宣傳者的資格，和各劳动阶级本身發生关系。

但在英国的工人中容易貫徹合理的東西，当文人、市民或半文人参加这种运动时，人們必須馬上加以注意。福克思和他的朋友畢士烈（Beesly——倫敦大学的政治經济学教授，他在聖馬丁堂的創立会上曾任主席）以及其他“民主主义者”，与自己所称的——这并非不公平——英国貴族傳統的东西相反，却为自己所和的英国一七九一至九二年民主主义傳統的东西的繼續發展，故对于法国具有狂热的“愛”，这就外交政策講，不独表現于对拿破侖第一，甚至扩充到部斯特拉巴的身上去了。好！福克思君在他的宣言中（此外，这不是协会全体的一种宣言，而是要表現为在委员会全体的允許之下，英国人部分对波兰問題的宣言）不满足于对波兰人宣布真实的情形，即关于他們的事件，法国人民比英国人具有較好的傳統，他在結尾时竟着重在英国各劳动阶级对法国民主主义者所表現的友誼热情去安慰波兰人。我反对这一点，并对于法国人不断背弃波兰人列出一个在历史上無可爭辯的表——从路易十五起至波拿巴第三⁽¹⁾为止。同时我使大家注意那个絕不适宜之点，即英、法的联盟为国际协会的“核心”，只当在民主主义的出版物中表示出来。总之，分委员会是通过了福克思的宣言，而以依照我的提議改正那个結尾为条件。瑞士的秘書楊恩（出自法語瑞士）宣

称,他以总会中的少数的地位,提議指斥这种宣言为完全“资产阶级的”。

我們的陸軍少校华·尔·夫·被·皮·亚·梦·忒·人暂时关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的要塞中了。

路·易·勃·郎写信給总秘書克·列·墨,贊成宣言,可惜自己未能出席聖·馬·丁·堂的會議云云。总括起来,他来信的目的無非想被聘为名誉会员。我意識到会有这一类的企圖,幸而已經插入一种附加,不得邀請任何人(除掉工人的联合·会),不得以任何人为名·誉·会·员。

祝好。

你的卡·馬·

谷·謨·拍·特·如·將·早·已·允·許·的·他·夫·人·的·照·片·寄·來,即可交換照片。

〔1〕 原信作波拿巴第二。

八八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万急。請將柏·克的信寄回。希望你沒有失掉。

恭賀新禧!

你的卡·馬·

一八六五年

八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各信：

一、衛登麦尔的，

二、希利的，

三、李卜克内西的。这三封信必須寄还。

四、施維澤尔的，五、关于伏格特的廢料，这我也希望寄还。

要了解第二、三、四封信，如下：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或已訂閱）。（倘若既沒有贈送，又沒有預訂，那本得总可以从这里寄一份給你，因为他为着投机，曾訂了六份）。

“社会民主[党人]”上面登有驢子摩西·赫斯的一篇通訊，說我們曾要求“协会”（巴黎各协会的报）翻譯我們的宣言（反之，馬索尔曾对希利表示願做此事），并加入我們的协会；但被各协会拒絕，因為我們原来是向托雷接洽請求的，它們是普隆-普隆主义者。托雷自己曾承認这一点云云。

我从曼徹斯特回来的当天，發見这种廢料。因此写了憤怒的信往巴黎和柏林。从希[利]和施維[澤尔]的信看来，这整个事件是要归咎于赫斯的（也許杂有几分恶意的）愚行和李卜克内西坦率的愚行。

这事件在昨天这里的委员会中造成大誹議。完全袒护托雷的卢柏慈宣称这整个事件为誹謗，因为像和倫（Horn——即爱因和

倫——Rabbiner Einhorn——为犹太法学者)和尿泡朱克斯·西門(Jules Simon——“自由报”的)这些家伙都在“协会”的委员会中。然因我的提議,决定在希利再从巴黎發出报告之前,不将五百張會員証寄往該处。

这里的协会进展得很好。約有一千二百人(如果厅堂很大的話,当有三倍以上的人)参加它的夜会——我沒有出席——使我們十分枯竭的金庫收入十五鎊之譜。

日内瓦有加入的書信寄来,英国各处也是如此。

(英国的)波兰同盟会、这里的波兰会和我們的协会将于二月間替波兰人开会(特别是替新的亡命者筹錢,因此坦熿德——Townshend——卿也是主席)。

你对于李卜克內西所描写的拉薩尔的遺囑有什么意見?这不是他自己的稷輕根嗎?稷輕根要强迫卡尔第五“站在运动的頂点上”。

我因施維澤尔激烈的要求(为着賠償起見,我不責备李卜克內西而責备他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犯了錯誤),昨天将对于蒲魯东的論文寄去。你将發覺內中有些十分挖苦的諷刺,名为对蒲魯东,实則是為我們的“阿基里斯”〔1〕而發。

附帶地說!我們协会的每个秘書下星期将收到一包會員証(自然是协会的而不是“委员会”的),須加以处理。(年費一先令,會員証一辨士。)你必須在曼徹斯特分發一些。多也不会的。不过請来信,我大約可寄上多少?在事实上,这是协会的途徑和方法之一。

問候朋斯(Burns)夫人。她也許願做會員?妇女是可以加入的。

你的忠实的卡·馬·

再者:我在你的多維街的住宅中遺下一双冬季靴(鞋子)、一双新做的袜子,也許还有两条絲手帕。我不过提一下,你可“偶然”向

你的房主夫妇說一声,使他們注意。

丁鐸尔(Tyndall⁽²⁾)教授經過很有天才的試驗,能將太陽光綫分成热光綫——甚至可熔化白金——和完全沒有热的冷光綫。这是我們的时代最精細的實驗之一。

再者第二号:

李卜克内西还寄了一个紙条給我,編輯部迫切要求你投稿。它首先表示不論是美国佬的战争,或普魯士的軍队改革都好,因为他們的报比起柏林其他任何报纸来,更多各种各样的讀者。

然关于美国佬的战争,你已对我說明不适于“社[会]民主[党人]”。

至于普魯士的軍队改革,对该报很相宜。不过我認为:在这个时候和这一点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說明,不会使你对进步党人陷在一种值不得的、片面的冲突中嗎?因为君主已經宣布,他不会在任何一点上讓步,所以这个问题确成为宪法上的一个焦点。或者你对这个问题和你的軍事观察一致,对两者都迎头痛击,这是值得企望的,你能这样干嗎?

我現在既已直接对该报送去一篇論文(签上我的名字),無論如何,你也可以在报上发表东西。当一种机关报还存在的时候,你是应该写作的。

(1) 指拉薩尔。

(2) 原信作 Tindal。

八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我打算明天或星期日把各信奉还,因为这些潦草的和淡色的字迹,要在白天才能够看,昨天晚上只約略溜了一下。

摩西的輕率（党的領袖因此确有一点幸灾乐禍），特别是李卜克內西的輕率，真够厉害。此外，使我奇怪的是李卜克內西这样的过失竟沒有至再至三，这总算是他的长处。

我将关于提德曼（Tidmann）的丹麦小民歌寄給那些人。提德曼是在議會中被老人击毙的，因为他对农民征收新稅。这是革命的，却不是有罪的，尤其是反抗封建貴族，該报必須絕對反对这种貴族。我对此作了一些短評。关于軍隊組織的論文，只要找到新的軍事議案等等，可能动笔，我已去信，要他們将此等东西寄来；也表示我将反对政府——过去和現在的——正和反对进步党人一样，他們如不能接受第一点，論文不得付排。至于美国的战争，以后也許可以写写。現在沒有剪頁在身边，用雅各·格林（J. Grimm）的話來說，这种安逸是“沒有生机的”。

善良的拉薩尔逐漸暴露自己是一个完全卑鄙的無賴。我們从沒有按照人們的自我介紹、而是按照他們的真实情形去加以評判，我看不出对已故的易济施为什么应有一个例外。在主觀上，他的虛榮心認為这事件值得去干，但在客觀上，这是一种無賴的行为，把整个工人运动出卖給普魯士人。这愚蠢的呆子似乎絲毫沒有得到俾斯麦的报酬，絲毫沒有得到确定的东西——不用說保證——即受支配，似乎只是算定他必須欺騙俾[斯麦]，正和他不能不击毙刺科威慈（Rakowitz）一样。这正是易济施男爵。

此外，很快就会来到一个时候，那时發表这整个事件不仅是人們的願望，而且会是必然的。这只于我們有益，如果在德国的联合会的事情和报維持下去，必須立即抛开这家伙的遺囑繼承人。于是德国的無产階級馬上会看出，它从俾斯麦那里会期待到什么东西。

多多問候太太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我所知道的处理會員証，只有半打之譜，因此願意去找找琼斯，然現有很多的工作。

八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日

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完全同意。关于沒收的疑虑，你必須在第一篇論文的前面，以导言的形式，完全简单地預先說明，第一，你是用軍事的观点去闡明这事件，第二，批評公民，第三，批評反动派等等，并对工人党的地位提出問題等等，这在少数的描写中已經可以标明或指出傾向了。这将預先使政府难于沒收。它如果沒收的話，那因此把“社会民主党人”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那些家伙沒有發还被沒收的东西或提供第一道菜，現在即不能沒收），同时你必須保有第三次手稿的副本。于是把它在这里两种德文报之一上面發表，这是沒有更容易的事，然后抄送汉堡等处，那里的一种或另一种資產階級的报纸一定会重刊的。

据我的观察，希利曾受摩西·赫斯的欺騙。这在摩西給“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書信中表現出来了。（例如参看剛才寄到的“社会民主党人”第十五期，上面充滿了最討厭的“拉薩尔主义”。伊則倫的先生們談起“拉薩尔—林肯”来了。）摩西是我們的反对者，沒有忘記我們的“被逐出布魯塞爾”和“被逐出科倫”，而且总是原諒拉薩尔，以为他具有一个“人民領袖”所不可少的“机智”，重視摩西·赫斯。

加以“社会民主党人”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很不容易从这种崇拜神聖的活剧中自拔出来。

此外，我們現在既知道，易济施（我們决不会在这种方式中知

道的)要对俾斯麦出卖工人党,好使自己以“無产阶级的黎塞留”著名,那我也不必客气,在我的書的序言中充分指明他只是盲从者和剽窃者。

“我們願为拉薩尔的信徒”这首“詩”以及工人们直接送给“社会民主党人”的其他無聊的东西,是否直接或間接从老妇人〔1〕处發出呢?然我确已几次用書面向編輯部宣布,这种無聊的东西必須逐漸停止刊載。

至于进步党人是些什么家伙,他們的行为在联合問題上从新表現出来了。(附带地說,普魯士的反联合法和这个种类的一切大陆法一样,是起源于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宪法會議的法令,当时法国的資產阶级对于这一类的一切組織,特別对于每种工人协会都加以十分严厉的懲罰——例如丧失公民权一年——借口这是恢复行会,与宪法的自由及“人权”相抵触。当罗伯斯庇尔的时代,凡在一七八九年議会的意义上的“宪法的”东西,是值得上断头台的犯罪,而这个議会的一切压制工人的法律却保持效力,这是罗伯斯庇尔的一个很大的特征。)

伯賴脫君因在北明翰同業会作反对使用十点鐘法令的演說,在倫敦这里的工人中又把自己的一切毀灭了。这样的一个資產者是不能改善的。这家伙在願意借工人打击寡头政治者的当兒,竟做出这一着!

附带地說!我既已两次向“社会民主党人”宣布,他們必須尽可能地迅速并多多洗刷报上兒戏般的“崇拜神聖”,那你在寄送論文时对編輯部作类似的批評,一定沒有害处。当我们把自己的名字登在报上时,也可要求这些人于認識拉[薩尔]故意背叛的現在,不要帮着去蒙蔽工人,或使自己成为任何庸俗落后职工的無聊言行的工具。

祝好。

你的卡·馬·

(1) 指哈慈費尔德伯爵夫人。

八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一日

一八六五年二月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斯特洛的信，务請寄还，同时对于書商的事件作何想法，也請告我。

“錫波尔德”(Siebold)就是泡沫酒的錫波尔德，这沒有疑問。在事实上，恐怕他不仅对于我吸收他的热情的泡沫，覺得十分干燥無味，而且在谷謨拍特处拾得一些奇怪的字眼，如我当时告訴你的。他从我們直接走到布林德一方面，并做布林德的使者，前往汉堡，無論如何，这是这家伙的美妙处，而且表現旅行酒販政策的全部特点。布林德也許已为“泡沫酒”發出一种命令，并对于泡沫允許予以最慈惠的保护？錫波尔德的一只眼睛放射着热情，另一只眼睛却釘住營業，这虽無可否認，但我希望为尊重酒的泡沫起見，他不是这样一种可收买的泡沫。至于佛萊利格拉，我确信他很謹慎，不致公开允許布林德共同合作(指書面上的)。然我将尽力确定事实。無論如何，斯特洛这样愉快地冲入魯格和布林德之間，是很好的。我今天还将关于这高貴的一对仇敌兄弟的一些諷刺的、特别是确定給梅斯納的批評寄給他了。

你对于我的信中的英文碎片必須加以原諒，因为昨天委员会开会，直到一点鐘。(“閑談”和“抽烟”都为此等會議所不許。)第一是林肯的回信寄到了，你明天也許在“泰晤士”上、無論如何在“每日新聞”和“明星”上会看到的。这位老人对倫敦解放会(內中有十分尊貴的會員如查理·来伊尔爵士和“世界史上的”會員，即“卡·布[林德]”)的答复已刊在昨天的“明星晚报”上，用两句完全干燥

無味的照例的話應酬這些傢伙，他從前答復曼徹斯特的解放分會也正是如此——然他給我們的文件在事實上是人們所能要求的一切，特別是那樣質朴地保證，美國不能直接從事於“宣傳”。這的確是老人方面至今超過嚴格的官樣文章的唯一答復。

第二，和“文學會”相結合的波蘭人（貴族）的一個代表在場，這些先生們考慮到行將召開的波蘭會，特讓他莊嚴地保證他們是民主主義者，而且每個波蘭人現在都是民主主義者，因為貴族已熔合在一起，自己如看不到，沒有農民的崛起不能使波蘭復興一點，那簡直是發瘋了。無論這些傢伙是否相信他們所說的，最近的講演對於他們似乎非完全沒有結果，白白過去的。

第三，各種各樣的工聯都宣布要加入。布魯塞爾有一個會也是如此，它應允在全比利時設立支部。

我還要寄上昨天才達到的“聖路易每日新聞”一份，上面載有關於我們“對工人宣言”的社論，內中有一種對宣言的摘要，顯然是由衛登麥爾促成的。

但是現有一桩最特別的事。

我們的名譽總秘書克列墨曾收到一個臨時委員會方面對“委員會”的書面邀請，此外還有私人的訪問，將在下星期一私自集會於倫敦旅館。目的為男子的選舉權。主席是——科布登！

滑稽處就在：如瓊斯已經告訴我們的，這些傢伙在曼徹斯特完全失敗過。他們因此採取一種廣大的綱領，不用男子選舉權，而以登記“繳納貧民救濟稅”出面。在送給我們的印好的傳單上就是這樣說的。然他們因各種標志懂得除了男子選舉權外，不能獲得各勞動階級方面的任何協作，於是宣稱他們願意接受繳納貧民救濟稅。以為在倫敦作一種大示威運動一定可以領導各省作類似的運動，然各省“再度”來信說，它們“早已”領會到不能使這件事順利進行下去。

昨天所討論的第二点是：我們的會——即委員會——是否对这些家伙(內中有一切老的城市的欺騙鼓動者，如摩黎——Sam. Morley——等)的志願表示同意，派出一些代表对于他們的临时委員會的討論作为“觀察者”出席？第二，当这些家伙把男子选举权直接当作口号，而用这种口号召集民众大会时，我們是否予以支持嗎？最后这一点对于这些家伙有决定的意义，正和在美国的事件中一样。沒有各工联，即不能有群众大会，沒有我們，即不能获得各工联。这也是这些先生們来找我們的理由。

意見是很分歧的，而伯賴脫在北明翰最近的無聊的东西助长了不少。

依照我的提議議決，一、派遣代表(我在提議中将外国人除外；但亚卡利阿斯和卢柏慈当作“英国人”和緘默的証人选出)仅仅作为“觀察者”；二、关于會議，第一，如果在那綱領中公开地、直接地宣布男子选举权，第二由我們选出的人加入經常的委員會，便可和他們一起行动，这样，我們的人可以監視那些家伙，無論如何，如我对大家闡明的，在蓄意作新的背叛中，可以揭發他們。关于这件事，我今天要写信給琼斯。

你的卡·馬·

八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三日

一八六五年二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

一、錫柏尔的信，就他和克林斯会見的事作一报告，这是我前“派”他去的。我只另加一句話，以后不干预这件事。克林斯沒有我們的帮助，如和那老淫妇共同排除了柏克及其遺囑的重要性，我

是同意的。对于易济施男爵所遗留下来的工人联合会，無事可做。它解体愈快愈好。

二、“萊茵报”上的那篇社論，也許是紅色柏克写的。这是“进步党人”方面一种乞怜的呼吁。

我的意見現在是，我倆必須作一种声明，这种危机恰恰給我們再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我約于十天前写信給施維澤尔說，他必須建立反抗俾斯麦的前綫，就是工人党对俾斯麦献媚的外表也应改正云云。他为感謝起見，“早已”更甚于前地对匹斯麦（Piss-marck）^① 卖弄風情了。

“社会民主党人”第十六期上“又一次”登出了我关于蒲魯东的書信^②，有不少錯字，而摩西·赫斯“已經”第二次指斥“国际协会”。我昨天因此写了一封憤怒的信給李卜克內西說，他現在接到最后的一次警告；說我对于替坏意志工作的一种“好的意志”不給予分文；說我不能向这里的“国际委员会”會員們說明这样的事件是由于純粹的愚蠢怀着耿耿的忠忱做出来的；說他們現在虽知道拉薩尔暗中进行过怎样的背叛，而他們的猪仔报却繼續頌揚他，同时这报向俾斯麦暗送秋波，并毫無廉耻地經過普隆-普隆主义的普隆-普隆主义者赫斯来归罪我們。

我的意見現在是：抓住摩西的攻訐或嫌疑，以便首先用几句话对波拿巴·普隆-普隆宣战，在这个机会中，对于和摩西友善的犹太法学者爱因和倫也作了光荣的回忆。于是利用这一着，同样宣言反对俾斯麦，并反对梦想或乱談为工人阶级和他联盟的無賴或蠢材。末尾，一定要告訴猪一般的进步党人，在一方面，他們因自己政治上的怯懦和沒有力量，对事情發生妨碍，在另一方面，他們如要求和工人阶级联盟去反对政府——这在目前确是唯一正确

① 与俾斯麦諧音，Piss 有小便之意。——譯者

② 指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馬克思給施維澤尔的信。——譯者

的——按照他們自己的“自由貿易”和“民主主義”的原則，至少要对工人們讓步，即取消全部反工人的特別法令，不獨聯合律，特別是現今普魯士的新聞法也在內。他們至少必須表示有贊成恢復普選權的傾向，這是因普魯士的政變被取消的。這是期待他們做的最小限度的事件。关于軍事問題，也許要加入一些。無論如何，這事件應迅速了結。你必須把你對這全部聲明的“意見”寫出來。我將加上我的，結合起來，再將全文寄給你，如此等等。我覺得對這種“政變”的時機是順利的。我們不能因顧慮李卜克內西或任何人，致喪失這個恢復我們從前地位的機會。

同時你當使“社會民主黨人”尽可能地迅速獲得你對於軍事問題的論文。

关于聲明，我自然要寫信前去，他們自己如不馬上登載，其他報紙將“已”刊出了。

他們如果登載，那就好，如果拋棄不顧，也沒有損害。（雖則俾斯麥在這個時候會小心謹慎，避免使用高壓手段。）他們如不登載，我們便有一種適當的借口脫離他們。無論如何，這種空氣必須澄清，而黨必須洗刷拉薩爾這種遺臭。

你的卡·馬·

八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五日

摩寧吞街，一八六五年二月五日。

親愛的摩爾：

我完全同意聲明。但你必須自己寫好，否則我的軍事論文做不成了。恐怕這東西太長，只能作為小冊子。一、二部分已完成（修改除外），第三部分還沒有。曾遇到不少妨礙，布蘭克來這裡，如此等等。請把聲明寫好。限制聯合會和集會的权利、关于旅行

文書的全部法律、末了，刑法典第一百條：煽動國民的憤恨和藐視（也是拿破侖的一種遺物），也都屬於特別法令之列。如將這一點插入，就是表示，在普魯士這樣一個農業占優勢的國家中，用工業無產階級的名義，專門攻擊資產階級，而對於在大封建貴族的宗法式殘酷剝削下的農業無產階級不發一言，這是一種卑鄙的行為。談軍事問題，很少必要，但預算問題要鄭重地提出來：當一個議會沒有力量時，像俾斯麥所造成的現在的國民議會那樣，那由工人們用普選權選出的議會——它畢竟是上面的議會的繼承者——有什麼用處？它如不能拒絕新稅的話？

這就是我的意見。盡力干罷，並馬上寄來。

梅斯納。就此限度講是好的。你自然必須親自前去。你如在契約上保留檢查書和收據的權限，梅[斯納]如願付出你所要求的和報酬相等的預付三分之二而免去利息，那一半紅利自有它的優點。斯特洛的信似乎表現梅[斯納]要是可能，即不付出金錢。無論如何，你當親自把稿件帶去，並訂立契約。

此外，現在要快些進行。時機對於此書很順利，而我們的名字又在令人起敬的方式中出現於公眾之前了。你知道，在印刷中的德國風尚是拖拖沓沓的。不要錯過這個時機，這在效果上可以有巨大差異的。

錫波爾德。我已預先對你說過，這種青年不可靠，早就相信他在倫敦一定走到布林德一邊去。猜想他在谷謨拍特處攫取字句，是完全非必要的。這個傢伙老是这样做，以後還會这样做的。但我們“早已”控制他，這就好了。

從錫柏爾的信——我把它保留在這裡——看來，拉薩爾的聯合會會因職員的好謀和欺詐，很快地走向滅亡一途，“这样的变化”是很好的。加以那個老淫婦及其朋黨做了其餘的一部分事。我們愈少關心這種渣滓，便愈好。任聽它腐敗，自會遭殃的。

“社会民主党人”这小报使我一天一天討厭起来了。这个大粪赫斯对抗我們，以实在的、秘密的拉薩尔的雇員的資格，摆出一副保护者的面孔在行动；施維澤尔〔1〕君关于通告和俾斯麦的深沉而欺詐的論文——用一切廢物去献媚，单纯罵罵市民——以及全体的無精打采、凡俗平庸，除少数东西外，甚至缺乏一切常識，这一切使我够受了。每星期崇拜拉薩尔三次，只有鬼能忍受，然危机来到，倒是好的。我在下次的信中也会对这些先生們說的，一直到現在，只是沒有机会。附带地說，你写信給李卜克內西，用什么地址？我也要时时加以譴責，如有机会，或予以鼓励。

現在必須結束此信，竭誠問候，請馬上將声明寄来。在星期三、四以前，論文可完成。

你的弗·恩·

我企圖經過錫柏尔，吸干我妹夫的錢囊，但沒有探得什么，只知他“老是醉醺醺的”，和女戏子往来，并要和他的妻离婚。

竭誠問候太太和小姐們。

〔1〕原信作 Schweizer。

八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六日

二月六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在今天收到的“社会民主党人”文艺栏中——在我的論文之后，这里就是任何“外表的讓步”也是被宣告死刑的——幸运地看到你的予貴族以致命打击的呼吁。

我現在才覺得把我原来計劃的声明放弃，将下列几行寄去，較为完善。这几行無条件地会給予一种更詳細的声明的理由。但依

照我的审美的感觉，后面的声明虽优越得多，似乎不宜立即出现，因为它在柏克的呼吁之后露面是太早了。反之，这几行会完全确切地激起施维泽尔和红色柏克等之间的一种斗争，我们于是躍起，而我们的政策简明、中肯并没有一切捉迷藏的把戏，便可以宣布出来了。

特附上不幸的李卜克内西的信和老哈慈费尔德方面给他的渣滓，这种渣滓認报上总没有足够的“拉萨尔”露面。

講到克林斯，我絕沒有回信。讓这些家伙去互相吵鬧罢。

剛才接到希利的信(要在几天之内才能寄給你)，內有：

一、摩西的諷刺純粹由于捕風捉影，

二、我們的计划在巴黎将有“巨大的”吸引力，那里的工人们对于和倫君、孙納曼(Sonnemann)和其他恶少在內装作重要的协会，絲毫不加重視。

你現在如認下面的声明为适当，請抄出，并签上名字寄来。我也要在上面签名，将它寄往柏林。

附带地說！林肯給我們的回信，今天登在“泰晤士”上。

致“社会民主党人”編輯部声明

摩西·赫斯君完全不認識国际工人协会倫敦中央委员会的法国委員，用諷刺的口吻，在你們报上第十六期上說：“皇家大厦的一些朋友即使也在倫敦的会中，但在事实上看不出这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一种公开的会云云。”在以前的一期上，同一摩·赫[斯]君閑談到“协会”这种报，对于倫敦委员会的巴黎朋友也作类似的諷刺。我們宣布他的諷刺是無聊的誹謗。

此外，使我們感觉欢欣的是，这种意外的事件已經証实了我們的信念，即巴黎的無产階級对于两种形态的波拿巴主义——推勒里(Tuilerien)宮形态和皇家大厦形态——始終是站在絕不調和

的对抗地位，沒有一刻是在計劃以極小的代价，出賣它的歷史的榮譽（或者不講“它的歷史的榮譽”，我們當說它的為革命擔當者的歷史的長子繼承權？）。我們特把這種典型的例子介紹給德國的工人們。

倫敦和曼徹斯特。

八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二月七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聲明。我們指出摩西的名字，刊印出來可視為編輯部秘密的一種破綻，這種聲明會在此發生一種衝突。不要忘記因此予李卜克內西以指示，致使這樣一種多少合法的形態問題，又耽擱了這件事。

李卜克內西愈加變得愚蠢了。凡報上所發生的一切蠢事，我們不僅應加默許，而且報上違反一切慣例，懷疑我們自己的事件和鼓動，也要我們容忍，他稱這是一種妥協。

我們總有一批漂亮的全權代表，然一定不會變成像拉薩爾這樣的驢子，倘若有什麼可遺贈的話，便“遺贈”給他們。柏林的事情如果失敗，李卜克內西最好是留下他的家眷來這裡，我們願意來想辦法，他可以在這裡的席勒館迅速結識一些人，如有其他能辦到的事，也會照辦的；我相信他用這種方法，大概可在這裡生活下去，要是辦不到，也沒有什麼損失，如情形順利，可讓家眷前來。要是馬上將家眷帶來，他在這裡一定糟糕的，因為用費增加，這種嘗試只能有一個較短的時期。像天狼星一樣教小孩子，不容易找到；然怎樣辦，他可試一試。

我訂閱“社會民主黨人”小報，本得每季算我五先令，這對我

一种巨大的数目。

鬼知道，这里的工作受到怎样的各种各样的骚扰。昨天又是席勒館委员会的會議，所以我自星期五以来一直到今晚，才再动笔写軍事問題。

哈慈費尔德和克林斯企圖排斥伯尔拿·柏克，完全失敗，而克林斯反被逐出。我們对于世間的一切，不要插指在这污泥中，如居策尼系的一个工人在一八四八年所說的：他們可能随心所欲地跌倒，其中老是躺着一个無賴。

施維澤尔“本来”写的是怎样一种發瘋的德文！关于俾斯麦內閣这第二篇社論虽停止直接向俾斯麦献媚，又是極端牵强附会的，他直截了当地指明普魯士的政策为反德意志的，这真好。但李卜克內西要求我們当对他们說明，他們怎样对待政府，这是何等天真，他尤其当請求施維澤尔君对于他願怎样对待政府，作确切的說明。

在普魯士，我觉得現很趋向妥协，議會将拯救它的預算权，而在其他一切上面讓步。俾斯麦的确沒有料到預算权的爭执严重地延长下去，因此他既得不到錢，又無从賒欠，而两者都是他所急需的。然这件事常可以因一切小故受到挫折。

美国三、四月間在里士滿前面的作战，也許对于全年是决定性的。格兰特如果能够将李从那里驅逐出去，那联邦同盟便完蛋了，它的軍隊将解体，像現在在西田納西和几乎到处都已在进行的土匪战，就是所剩下的唯一的敌人了。李的軍隊在实际上現在是南方人所有的唯一軍隊；一切都系于它們的瓦解上面。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假定，李取得物資的区域只限于南維基尼阿、两个卡罗来納，至多还有佐治亚的一部分。

祝好。

你的弗·恩·

八九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二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手稿^①，这已扩充到完全小册子的容积，对于那个小报現在恐怕全不相宜了。修改一点还是很草率的，必須再写。在軍事問題中，还要插入堪服軍役的人口的一种統計，末了，还有堪服軍役的小市民的一种統計，我在“热烈的战斗中”完全把它忘記了。此外，你会看到这东西因为要赶快完成，沒有一切文字上的材料，純粹是憑的記憶。希望你加以評注。

但送往哪里呢？要找一個出版人，是給李卜克內西，还是給錫柏尔？你以为怎样？最好恐怕还是在普魯士以外，你相信里面沒有可沒收的东西嗎？我对于普魯士的出版情况，已經失去一切尺度。关于这一点——在普魯士的出版可能性——也請將你的意見告訴我。

再来談“社会民主党人”（猪糞）^②。关于党的地位，那是怎样一种無力的呻吟。不砍劈，不鑽刺。对于俾斯麦老是敞開一張小小的后門。和平共進！加以摩西有这样一种理解，以为法国的資產階級和政府竞相使工人們滿意于合法的要求。摩西以为这个法兰西是一个真正的天堂。然就是施維澤尔也認这太癡狂了，所以在后面加了一个“？”。

在第三部分关于現今工人运动的章节，我当保留不动嗎？

我觉得綸的演說表現出完全趋向妥协。这个人讓人家和他交易。因此这东西必須快些出版。关于出版人，你有什么意見，望即

① 指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魯士的軍事問題及德国工人党”。——譯者

② “社会民主党人”原信只写縮写 S. D.，而“猪糞”的原文 Sau-Dreck 其起首也为 S 及 D，所以这是一种双关的文字游戏。——譯者

来信。

你的弗·恩·

八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日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作品好。虽則体裁上間有过于疏忽的地方，但現在談推敲和潤色，是沒有意思的，因最要紧的是及时出版，这种冲突的解决，“已經”十分迫切了。

所以我的忠告是：

将这小册子立即寄給汉堡的梅斯納，并写信給他說，主要的事件是速印；他当馬上表示，是否接受（报酬听他决定），因为你在柏林和萊茵各报上已經預先使人注意这东西啦。

这种著作給“社会民主党人”，太长，而且在当前的状况之下，“太不客气”。在另一方面，我当在“社会民主党人”（經過亚卡利阿斯）和“杜塞尔多夫报”（經過錫柏尔）上設法登載簡短的报告，甚至“萊茵报”上也可送去报告，說某处的小册子出版了，是你著的，在这种专门問題中，除討論純粹軍事問題外，你把我們对反动派、进步党人和拉薩尔派的态度表明出来了。

你如果还有附加，可将作品馬上寄給梅斯納（汉堡），并告訴他，某些頁数还有少数附加，以后寄去（你可用記号标明出来）。德国庸俗的落后职工看起农民来，好像沒有存在的一样，你当稍微多多提起农民。就斯特洛最后的一封信看，他似乎又离开汉堡，所以这种作品不能寄給他，必須直接寄到梅斯納处。

柏林掀起一种恶劣的和解風，这一次是从俄罗斯方面發动的，又因和奥地利交涉不良的进展增强了。“彼得堡报”劝告，預算的决

定和議會两年的服务时期要無条件地加以承認。除其他外，它說：“我們覺得目前虽不是紛扰的局面，却也严重，如果沒有完全特別順利的状况出現，恐怕将来会变成凄慘的。但在紧急和危險的时期，历史已經充分証明，一种严格訓練的軍隊和官吏很感缺乏。于是和一般的情形一样，国家真正的力量絕對在政府和人民的一致上。我們对于政府对議会在这一年开会中所采取的和解形态，虽不作过低的估价，然顧及所說的情形，不能抑制一种願望，即这种和解在事实上也可占一个地位。”莫斯科人似乎要用他們的普魯士人去担負“莫斯科报”所宣布的对抗加里西亚-奧地利的迫切的轉变任务。这同一“莫斯科报”又說，波兰这样最后屈服了，但在那里必須無情地繼續莫拉威夫(Mourawieff)的政策，“在德意志的心脏开一个洞罢”。我們的善良的“进步党人”以及同样善良的“拉薩尔派人”睡覺了，对这一切沒有見聞。

附上希利的信。

“国际协会”引起巴黎工人們的大注意，使摩西十分苦恼。因摩西愚行的結果，托雷已引退（我們沒有正式接受他的辞职書）。勒福耳(H. Lefort——“未来”的編輯)也在“协会”的編輯委员会，因他的要求，已任命为我們协会在巴黎的文字辯护者(总律师)。勒福耳已受和倫的攻击（章程的一节）。这个犹太人和倫馬上会察覺，除摩西·赫斯外，还有其他德意志人。夫里部耳已替我們創立了一个报道部；會員証前天寄給他了。

我在波兰会的准备會議中再看到了老奧波斯基(Oborski)，他沒有問候你。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带地說！林肯對我們的答复这样客气，对“资产者的解放社”那样粗率，而且是純粹官样文章，这种情形激怒了“每日新聞”，竟

不肯登載他對我們的答復。但使它感覺苦惱的是看到“泰晤士”照刊了，自己必須趕快補登。利維也必須做不願意做的事。林[肯]對我們和對資產者答復的差異在這裡造成一種奇觀，致使在西部終點的“各俱樂部”大為不滿。你知道這對我們的人員有怎樣好的影響啊。

八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一日

二月十一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是星期六，我猜你的作品^①還沒有寄出，時間還來得及作這種“追加的”改作的提議：

一、第一，在你問工人們要什麼的地方我不會像你那樣回答，說德、法、英的工人們要求什麼什麼。這種答案表現我們好像接受了易濟施的口號（至少會被這樣解釋的）。反之，我當說：⁽¹⁾

德國最進步的工人目前所提出的要求似乎是趨向於……等等。這絕不會牽累你，而且這樣較為妥貼，因為如沒有必要的條件而提出普選權的話，你對於普選權以後自己會加以批評的。（此外，例如在英國等處，“直接”這一詞沒有意義，這只是和普魯士人所創造的“間接”選舉權相對立的。）人們對於德國庸俗的落后職工所想像的拉薩爾式國家干涉所取的形態，必須防備自己與之同流合污。你如採用庸俗的落后職工的話，讓他們自己說他們要什麼，這要漂亮得多（並且要安全些）。（我說庸俗的落后職工，因為他們是在拉薩爾的影響之下真正從事於爭辯的一部分人。）

二、我並不說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運動的失敗，是因資產者

^① 指恩格斯所寫的“普魯士的軍事問題與德國工人政黨”一書。——譯者

抗拒直接的普选权。这种权还是由法兰克福議會宣布为一种德意志的权利，并且由摄政者在一切形态中公告出来的。（我的意思也是这事件一經成为严重的討論之点，这种选举权必須作为在法律上存在的法規看待。）那里既不适宜于作較长篇幅的說明，我只好說当时的资产者与其仅取得爭取自由的前途，或类似的局面，就宁願安于奴役而获得安靜。

整个看来，这东西很好，有一点其中說明事实上現今庸俗的落后职工运动只是因警察的恩惠而存在的，这特別使我欣悅。

万急。

祝好。

你的卡·馬·

你后来虽有相反的說法，但畢竟說过兵士在第三年中不会是反动的，或不会长久如此，不知道你为什么以此去安慰反动派，我已将它刪去了。

（1）馬克思塗去下面几句：在这里分析你自己的意見，不是适当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将这种引論略去，仅作如下的說明：

九〇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你的提議昨天恰恰来得及时，两点都采用了。关于庸俗的落后职工的要求有怎样特别的必要，今天来到的猪粪〔1〕二十和二十一两号又对我表明出来了。

此外，我們的态度似乎有了結果。在二十一号中有某种革命的論調，这是以前完全沒有的。然我已写信給李卜克內西，喧鬧并非必要，他們只要不向反动派献媚，而予貴族和反动派以应得的处

分，但不必辱罵他們或資產者，這在平靜的時候是多余的。

現在可以看出易濟施已經予這種運動以一種拖雷黨兼先章派的性質，這是難于毀滅的，在德國發展了工人向來所不知道的一種趨向。這種向反动派獻媚的討厭的勾當到處都是。我們因此要受到一些煩惱。注意：庸俗的落后職工將說，恩格斯要什麼，這整個時間他干了什麼，他怎能用我們的名義說話，並對我們說，我們當做什麼，這個家伙安坐曼徹斯特，剝削工人等等。我對於這一點完全無所謂，不過它確會發生，這是受了易濟施男爵之賜。

你的弗·恩·

(1) 指“社會民主黨人”。

九〇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附
施維澤爾致在倫敦的馬克思的信 柏林 一八
六五年二月十一日

倫敦，哈味斯托克山，梅蘭公園，摩德拿別墅一號。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們關於摩西的聲明，情形怎樣，你可從附上的信中看出來。同時，你會在最近的“社會民主黨人”上面看到摩西的廢紙。

這一次我相信李卜克內西是對的：施維澤爾君假裝看到我們的聲明只是私人反對摩西；“忽視了”轉而反對波拿巴主義等等，大概心中完全明白他要干什么。施維〔澤爾〕在這摩西事件的場合，因俾斯麥的關係，遂發生一種公開的破裂（誰知道他沒有訂過約，不馬上招致這樣的事？），這對他也許不是不相宜的？因此我在寫給他的信中（留有副本）首先概括我們向來對他的關係，並問他，我們方面曾在何處損傷了這種“尺度”？然後再分析摩西的事件。于

是說，因摩西最近的瞎說，我們的聲明在某種程度上是陳舊了，這事件可能有它的終結。至于聲明的另一點關於工人的，我們當在別地方詳細說明工人對普魯士政府的关系。同時我利用這個機會（和今天“泰晤士”所刊關於普魯士內閣的宣言相結合），再度向施維澤爾君直率說明我們對俾斯麥和拉薩爾的意見。

（進步黨的一部分人現在強硬要求取消集會結社法令，要是俾斯麥在這範圍內明白予以拒絕，在事實上我絕不感覺奇怪。集會結社權以及和它有關的東西，以及警察的統治權、婢僕僱工的法規、打人屁股的鄉村貴族和官僚的監督，一般都有很多的干涉。所以當資產者（或其中的一部分）在表面上表現認真時，政府即無條件地开玩笑，轉過臉去。普魯士的國家是不能容許集會結社和工聯的。這是一定的。在另一方面，一些卑鄙的合作社有政府的支持恰恰使它們陷入污泥中。於是官吏的耳目廣布，“新的”資金受監督，工人中間最活動的分子被賄賂，而整個運動被閹割了！然在普魯士政府現今很窮困的情況下，對於這種計劃和對於從前的天鵝勳章一樣，沒有這許多可怕的！

注意：拉薩爾是反對集會結社運動的。李卜克內西逆着拉薩爾的意志，在柏林印刷工人處臨時造成這種運動。由此所發生的事件，現為呆子柏克所操縱。）

關於“社會民主黨人”，依我的意思，我們暫時持一種“保留”的態度，這就是說，不寫什麼東西（亞卡利阿斯除外）。馬上就會發展到或是我們必須公開決裂或是可以有禮貌地替它工作的时候。摩西須在以後的機會中加以懲罰。

同時，你又進行活動了，這使我十分高興。你自然又會表現迅速地工作的本領。我的信大概及時達到了？

當拉薩爾這種渣滓在德國占上風的時候，“國際協會”在那裡即沒有地位。同時人們須有忍耐性。普魯士政府對於這種易濟施

式的腐朽渊藪会很迅速地加以了結的。

附帶地說！附上的剪頁系出自最近的“赫爾曼”。关于布林德-华尔夫遵 (Wolffsohn) 两君这种广告开了几个不好的玩笑，我将給亞卡利阿斯，以便登在他的“倫敦通訊”上面。我因和柏林作这种無聊的書信往来（因国际协会所引起的許多不可避免的时间損失，完全沒有計及），受到妨碍，必須徹底补足此項損失。

丁鐸尔〔1〕用一种簡單的机械方法，将太陽光分为热光綫和單純的視綫，得到成功。視綫是冷的。至于热光綫，你可以直接点燃雪茄，并在一个凸透鏡上融化白金等等。

竭誠問候朋斯夫人。我很高兴听到“O”在她的名字中是一种外来的侵入，而她是一个大詩人的同名者。谷謨拍特夫人如果不願成为一个工人协会的會員，我希望朋斯夫人不要学样，因为她的名字的緣故，将相信“不管怎样，一个人畢竟是一个人”。

祝好。

你的卡·馬·

把一只眼睛看住琼斯！他是一个“聪明过火”的家伙！

附帶地說！我想星期二可将會員証寄給你。約送两打，你用不着一次办妥的。請分一部分給琼斯。

琼斯因选举的鼓动，曾写信給我（我因此去信，叫他写第二封信来，以便能在委员会中宣讀。这他也照办了）。但他对于国际协会沒有說什么。他既是一只狐，而我又要确切捉住他，那必須由他馬上組織一个支委员会（委員的数目起初是無所謂的），并和他的朋友們取得會員証。这些人必須理解“国际”是恢复倫敦和各省間合作的（政治的）方法与道路！

我們关于會員証的規程是：願意加入的現成的团体（工联等等）單純取得团体証。它們不用付出什么，或随它們的意思付出什么。反之，此等团体的每一人員如願做协会的私人會員，每年必須

繳納會費一先令一辨士。在法兰西和比利时因法令的关系，必須成为在英国协会的私人會員，因为他們不能作为团体加入的。倫敦及其四周以外的每一支会或加入的团体选出一个对我们通訊的秘書。凡我們所不欢迎的人，可加以“拒絕”。

[施維澤尔致馬克思]

十分敬爱的先生：

我一向十分尊敬您。同时，一切都有它的尺度。

茲向您提議：

一、赫[斯]通訊員立即宣布他在那一周知的事件中完全弄錯了。

二、編輯部宣布他們已自行調查这件事。

三、此外，李[卜克內西]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事件随时有否决权，如已經規定的。

您如不同意这种提議，我对于您和您的朋友們所計劃的脫离我們报的声明，願公开发表。我們当刊布此項声明，有必要时并加以附注，無論它是直接送達我們，或我們当从另一种报上照刊出来。

可惜事情發生这种轉变，而且还要再要求您作冷靜的考虑。

謹致最大的敬礼。

施維澤尔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一日于柏林。

再者：李卜克內西对于赫[斯]現今有关“国际协会”的通訊是通过的；一切有关的事只有經過他才进行。我原想使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协会，現已失去为此事再努力的兴趣。因为凡有关这个协会的每一步驟，好像“損害了”什么人。在您接受我上面的提議的場合凡有关国际协会的事件，对于这个报，請視李卜克內西为完全单独負責，这也是事实。在实际上，再多我也無能为力了。

万急！

(1) 原信作 Tindall.

九〇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琼斯已有信来，約可寄一打會員証給他；茲特由你轉去一打，另一打給你。您們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內如沒有用完，可以寄回。每一會員証費一先令一辨士。

我再提醒你，据我的意見，倍慈勒在这件事中可以很有用处。許多年來，他对于曼徹斯特的工人有許多私人的关系（以音乐教师和社会主义者的資格）。

附上（致雷士納）的信，閱后务請寄回。人們要干这事情，你以为怎样？我自然沉默，但雷士納办不到。

今天从“泰晤士”上看到普魯士議會接受反集会結社法令的建議，我很开心。政府現在将使貴族院予以否決。紅色柏克的确受了你的小品文字的激励，关于农業人口已有修正。

祝好。

你的卡·馬·

九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八日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李卜克內西的两信，一是給你，一是給我的。又附上施維澤尔从前的一封信。

我的意見如下：

李卜克內西既經通知，我們必須將这事了結。他倘若將这件事擱置起来，那我們因你的小册子正在写作中，也可以迟延一下。

我認施維澤尔是不可救藥的（也許和俾斯麦有秘密諒解）。

向我証明这一点的是：

- 一、这次附上的他十五日給我的信中划綫的（由我划的）地方；
- 二、他的“俾斯麦第三”出版的時間。

为着証实这两点的正确起見，特将我二月十三日給他的信中有关地方，逐字抄給你：

“……今天接到的二十一期报上有摩西·赫斯的通訊，这使我們的声明一部分变为陈旧，这事件可以終結了。然我們的声明也还有另外一点，即贊揚巴黎無产階級反波拿巴主义的态度，并暗示德意志工人以此为模范。这对我們比攻击赫[斯]更为重要。然我們对于工人們对普魯士政府的关系的意見，将在別处詳細說明出来。

您二月四日的信中說，我自己曾警告李卜克內西，不要超过限度，以免他走投無路。这完全是真的。但同时我写信給他說，如采取正当的形态，是能够說出一切的。反对政府的爭論即使具有柏林标准的一种形态，也的确和献媚政府，甚至对政府作外表的妥协，很不相同！我曾写信給您本人說，‘社会民主党人’連这样的外表也必須避免。

我从您們的报上看到，內閣关于取消集会結社的法令表現得模棱两可，是在寻找时机。在另一方面，‘泰晤士’的一个电报說，国家对于拟議中支持合作社而加以保护一点，已經放弃了。‘泰晤士’如果作了一次例外正确的报道，我絕不感觉奇怪！

集会結社以及由此产生的工联，不仅作为組織工人階級对資产階級斗争的方法極端重要——除其他不計，这种重要性也表現在下列一点上：即美国的工人不管他們的选举权和共和国怎样，仍不能缺少这些东西的——而且在普魯士和德意志的集会結社权除戳破警察統治和官僚主义外，并撕毀乡村的婢僕佣工的法規和貴族統治，总之，这是解放‘奴僕’的一种方法，进步党，这就是說，普魯士資产階級的每个反对党如果没有發瘋的話，是可以比普魯士政府、尤其是一个俾斯麦的政府早一百次承認的！在另一方面，君主的普魯士政府支持合作社——凡認識普魯士状况的人也預先認識那必然小的体积——就經濟的方法講，是等于零，同时会因此扩

充保护制，腐化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阉割这种运动。普鲁士的资产者的党主要是由于真正相信在‘新时代’中因摄政王的恩赐，政府会落入它的手中而使自己出丑，并造成现今的困苦。但工人的党幻想在俾斯麦的时代或任何另一个普鲁士时代由于君主的恩惠金苹果会落到它的口中；那它更要出丑了。失望会跟着拉萨儿关于普鲁士政府会作社会主义的干涉的不幸幻想出现，是毫无疑问的。事物的逻辑自会发言。不过工人党的荣誉要求它当拒绝这样的空中楼阁，即使在它们的空虚由经验证实之前也当如此。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否则一无所有。”

妙呀！他于十五日回答我十三日这封信，要求在一切“实际”问题中，我当服从他的策略，并以“俾斯麦第三”作为这种策略的新样本作答！！在事实上，我现在觉得，在我们提出反赫斯的声明的场合，他提出内阁问题时所持的固执态度，不是由于对摩西温柔，而是由于下了坚强的决心，要在任何情况之下，不使我们德意志工人的暗示，得在“社会民主党人”上占个地位。

既然必须和这个家伙破裂，最好是现在马上实行。讲到德国庸俗的落后职工，只要他们愿意，让他们去叫喊罢。内中有一部分迟早是会和我们结合的。你如同意下面的声明，请抄下来，签名寄给我。这是急就章，如有不合意处，尽可修改，如愿意的话，可完全从新改作。

你的卡·馬·

声明

致“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

“下列签名者曾以通知他们的那个简短纲领的精神编辑‘社会民主党人’为明白的条件，允许在该报上共同工作，并刊布他们的名字为共同工作者。他们无时无刻不承认‘社会民主党人’的处境

困难，因此从不作不适合于柏林标准的要求。不过他们反复要求，对待内閣和封建的专制党的語言至少要和对进步党人一样勇敢。‘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策略使他们不能再行参加工作。签名者对于君主的普魯士政府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人党对这种欺騙的正确态度所具的意見，已經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德文布魯塞爾报’第七十三号上回答在科倫出版的‘萊茵觀察者’第二〇六号提議‘無产階級’和‘政府’联盟去反对‘自由主义資產階級’时詳細發揮过。我們当时声明的每一个字我們現在仍旧签名承認。”

衛登麦尔的信，明天寄还給你。你对于“佛萊利格拉-布林德的”同盟有什么意見？

几天来，我的最有价值的部分^①生了一个膿瘡，左腰生了一个癩瘡。也好。

九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日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馬策拉特(Matzerath)的信。

講到倍慈勒(Petzler)⁽¹⁾照相师，那是完全另一个倍慈勒，正像另一人一样。我前天在席勒館的一个科学夜会中看到照相师，那家伙至少要年輕二十岁，而且完全不像。那个音乐家怎样了，只有鬼知道。

你的弗·恩·

[信背面的鉛笔注]

昨天完全忘記將信寄出。漢堡方面至今沒有回信。

(1) 原信作 Petschler。

① 指臀部。——譯者

九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急忙寄上声明。施維澤尔的信是“过于陈腐”了。这个家伙的任务是要使我們受窘，而且对他的糾紛愈长，陷入污泥中便愈深。所以愈早愈好！李卜克內西和施維澤尔的信一齐奉还。李卜克內西如感觉我的信有“亲切处”，你必須使他受到可怕的苦恼。

附上梅斯納的信。这一次的付排却迅速，这是主要的事件。我对于他的自行决定版本頁数的計劃回答道：我同意，不过他也当告訴我，版本頁数的大小多少怎样，每两个路易多 (Louisdor)^①，他只能分得第一个（注意：同时他必須加以决定，并将排印弄完。）

急忙中。

你的弗·恩·

九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你的沉默今天使我有些担心，因为你說过，最有兴趣的（或者宁可說最感兴趣的）地方生了癩瘡和膿瘡。我希望你沒有躺在床上。

尤其使我失望的是那些家伙对于你在倫敦工人联合会庆祝会中的演說，从“社会民主党人”出發，大說廢話，我希望获得解釋——連同衛登麦尔的信。他們讓你說純粹“社会民主党人”的話。亞卡

① 法国錢幣名。——譯者

利阿斯从沒有将这一点写給他們。我看，这种無耻的事以及下一号借口普选权，轉載“北德一般新聞”的論文——內中沒有一字提及普选权——是那个家伙直接出卖自己并負有使我們妥協的使命的証据。我希望声明已經發出。我們不可再遲延一分鐘。

但我們的朋友李卜克內西本应当監視这种报，竟在原則上永不看它，他是怎样的一头牛啊！

你的弗·恩·

九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完全忘記將衛登麦尔的信寄回，务請原諒。現附入信中。并附入庫格曼医生附有自作聰明者米刻尔手書的信。又附入庫格曼的处方一紙（注意：庫格曼信中的說我曾写信說願意替拉薩尔辯护的地方，那是关于布林德的攻击的。我現已向他（庫[格曼]）說出真話。請將庫[格曼]的和米[刻尔]的信寄还），这剛巧在病新發之后特意寄来的。我已依照处方买藥，并已服藥粉，不过仍願征求谷謨拍特对此方的意見。这病很討厭。但和上年不同之点在沒有波及头部，（如不久坐使身体疲勞的話）完全适于工作。此外，我在整个死尸般的身体上感觉这东西将在一切角落里爆發出来的。

斯特洛由此路过。当你的稿件寄去汉堡时，他还在那里，有充分的时间推荐给梅斯納付排。据斯特洛的报告，呂斯托夫关于同一题目的稿件却被拒絕。附带地說！关于你的小册子，自己在报上采取过步驟嗎，还是要我代庖？亞卡利阿斯这一次自己犯了不可解的錯誤。当他的論文来到时，我馬上（二月二十二日）写信問他，施維澤尔是否改窜了这东西？其实沒有。

我在寄出声明的时候，写信給威廉驢子(二月二十三日)，涉及同一件事：

“亚卡利阿斯从我对工人联合会的演說中所作的一点簡短的撮要，內中有些和我所說的恰恰相反。我已因此写信給他，在下次通訊中是否更正，听他去办，因为在現今的状况之下，沒有多大的关系。”

我写信給亚卡利阿斯和李卜克內西，是防备施維澤尔(他从不久前接到我的私人信中自然深知自己要干什么) 要利用亚卡利阿斯的錯誤去为自己辯护，在必要的場合，当截断他这条退路。同时，我私自告訴亚卡利阿斯，除非施[維澤尔]这样出面要求，便用不着对这渣滓發生爭辯。亚卡利阿斯有病，也許是由于对这种無聊要担負过错。在另一方面，我相信施維[澤尔]既已接受威廉^①的退职，因此准备我們方面要發表声明，便欢天喜地登載此項通訊，一、要借关于普魯士的章节表示我們为着那过分的東西对他要求什么，二、借通訊的結尾表示我們在事实上也具有他的意見。此外，这位貴人忘記我給他的私人信是留有副本的。

我已通知李卜克內西，施[維澤尔]如拒絕登載这文件，可送登柏林的“改革”；并将此事告訴施[維澤尔]，同时，我将声明寄給两种萊茵报，所以他这一次不能造成延擱的局面。在事实上，我已寄了两份給錫柏尔，請他于收到我的信两日后，将文件送登“萊茵报”和“杜塞尔多夫报”(后者是工人报)，并将那里报纸上的評論报告我們。所以施[維澤尔]这一次不能再改变这种东西。拉薩尔派人，特别是汉堡的“北極星”宣称我們出賣給資產階級，我并不覺得奇怪。但不要管它！

“国际协会”得在委员会中构成一个新的改革同盟，团结大多

^① 指李卜克內西。——譯者

数，使全部领导操在我們的手中。我已將詳細情形写給琼斯了。

我們自己在巴黎的全权代表中已經發生分裂，致使我們派出卢柏慈(Lubez)到巴黎去解釋，并加以調停。希利用書面聘他为助理，我已有私人指示給希[利]。我們在巴黎本来可以卖出两万張會員証，但一部分人加罪于另一部分人，而普隆-普隆又站在后面，如此等等，以致必須首先停止發出此証。在这种軍事的专制主义之下，自然相互充滿了猜疑（我覺得这一次双方都有不是处），那些人不能由會議或報紙予以協議和了解。加以另外發生一种状况：工人們似乎渴望排除每一个文人之类，这畢竟是無聊的，因为他們在報紙上就需要这种人，不过在文人不断的背信中，这是可以原諒的。在另一方面，文人对于反对他們的每种工人运动都視為可疑的。

（关于这些“文人”，我突然想起，这里的工人（英国的）在“蜂房”經過三个月的改組，要我做編輯，而且已經將此事告訴我了。然我在向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举步之前，將从二十四方面来考虑这件事。）

在巴黎也是一方面为勒福耳（是一个文人，且富有财产，所以是一个“资产者”，不过从最純粹的職業講，并就美丽的法兰西来看，他是我們社的真正創辦人），另一方面为托雷、夫里部耳和利穆臧等，都是工人。然我会將結果告訴你。一个熟人华尔夫一定会报告我的，他剛从巴黎回来，曾临时参加“国际协会”。“討論”也干預这件事。

关于倫敦的工联等等，每天都有新的加入，所以我們不久会成为一种力量。

但因此困难也开始了。俾尔斯(Beales)君（弥得尔塞克斯——Middlesex——的公証人，是倫敦現今最孚众望的人之一，为波兰同

盟会的会长，新改革同盟的共同創立人，在事实上是工人和資產階級間的居間人，此外还是公正的和善意的)已經被提出为我們委员会的委員。这种机会的出現由于我們是分委员会，要和他筹备下星期三的波兰会（在坦熿德侯爵主持之下）。这样对于我很糟糕。我自然可以强制阻止这件事，因为大陆各国的全体委員当和我同意。但我不願有这样的分裂。我已有私人的信件給最重要的英国委員，要为俾尔斯事动議的人不再作此項提議。“正式的”理由是一、俾尔斯在下届国会选举中将为美立勒逢的候补人，而我們的会必須絕對避免为任何国会野心的利益服务；二、他和我們如在不同的船舶上揚帆前进，彼此可以較为妥善地工作着。这样此項危險便首先除去了。此外，其他国会議員如泰罗等（和馬志尼有关系的家伙）也已經想起特报告我們現在开一个波兰会时机是不相宜的。我經過我們的委员会回答道，工人階級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絕不注意資產階級的所謂相宜。他們总認為相宜的是，于一种新的發难的开端鼓励波兰人，在进展中于外交上出卖波兰人，当俄国把他們推倒时，即抛弃波兰人。在事实上，这种会的目的首先是在金錢的贊助。因为英国的資產階級現在覺得就是提起波兰的名字，也是不相宜的，难道那些可怜的亡命者（这一次大都是工人和农民，因此决不会受薩穆斯基亲王等的保护）就应当挨餓？

附上布林德君在“晨星”上的剪頁。馬志尼对丰坦那說布[林德]是一个說謊者，然馬志尼对于他在此地的意大利工人会将我的演說用意文送到世界各处，而沒有从事于馬志尼君明白要求的刪节——例如反資產階級的地方——十分憤怒。

你的卡·馬·

附带地說！在現今的狀況之下，一些葡萄酒和紅葡萄酒对我會很有益处。

九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你曾确切允[•]許,一得到梅[斯納]的答[•]应,即在报上采取步[•]驟,所以我就信賴此事的实现。然我今天已将必要的东西寄給錫柏尔、李卜克内西和科倫的克来因(为着“萊茵报”的緣故),因为时机不可失去。你还有朋友能干这件事的嗎?請写信給他們——也許是庫格曼罢?他的信奉还,米刻尔的也奉还,米刻尔为巩固市长之职和孚众望的基础所干的自作聰明的理論工作,使我大为开心。布耳革斯如一度做到尼普(Nippes)或卡尔瑟梭(Kalscheuren)的市长,大概会理解世界的。

琼斯又有开庭的事件,我还不能看到他。明天再詳,現在七点了,必須将信寄出。

你的弗·恩·

我的貨棧中沒有葡萄酒,必須去購買,但不会迁延的。

九〇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三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三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本星期疏于写信,务請原諒。波克海姆来这里,使我大忙特忙,今晚才走,加以由于錫尔曼的改进,棉花發生恐慌,我有無窮無尽的信写,和徒劳無功地企圖将我們的存貨售出。我相信,李如不能因一种奇迹,使自己得到两三个月的喘息時間,在两星期之內要撤出里士滿,而四星期之內要打最后决定勝負的一仗。

我現在必須回家,还要写信給梅斯納和錫柏尔,后者已費尽心

力，說他将声明寄給你了。这东西終于刊出，我很高兴，可詛咒的“社会民主党人”至三月一日还没有表現——大概企圖撤回的？和这个坏的集团的破裂畢竟完成，我心上像去了一块石头。現在关于俾斯麦的結束的大論文做成了，內中一切又当是弄得好好的。啊，天呀。

你的弗·恩·

急忙中至今沒有找到适当的葡萄酒，但紅葡萄酒昨已寄上。还在找葡萄酒。

九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四日

一八六五年三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們的声明今天登在“社会民主党人”上面。施維澤尔君借口“先生們”的声明用不着再加評注，但畢竟献給我們他的“深思远虑的丑恶的”論文一篇，是“匿名的”。拉薩尔和柏克，“人类的領袖”，万岁！我的手中确有施[維澤尔]十分謙恭的邀請信等等。錫柏尔已寄来登有声明的五种报（“巴門”、“易北菲尔”、“杜塞尔多夫”、“萊茵”、“新法兰克福”）。附上的剪頁出自“易北菲尔”。我高兴的是，第一，我們現在“出来了”，第二，从前“参加进去过”。沒有后一着，我們永不透徹懂得“神秘的拉薩尔”。

为着你的小册子（印得很好；当第二版时只須在各地改动一、二句），我已写信給庫格曼（請将他的收条寄回来）。你还能寄两本給我嗎？我要由亚卡利阿斯对本得的猪仔报（倫敦）和“赫尔曼”送去两节短評，但不供給两本書是办不到的。

“波兰会”（星期三）开得很好，資产者虽宣布为“不相宜”，并極力加以破坏，然却是滿座。

法国方面的事件很复杂。关于那方面的报告，如希利的，你在下次信中当收到（我今天必须替分委员会译出摘要，或作报告）。现在只提及我们原来的工人代表和政治性社会的先生们（内中有摩西所崇拜的“诸协会”的领袖）——谁当和我们联系——中间有一种斗争。法国的、特别是巴黎的工人们（然也已经和法国其他二十五个城市有联系）把伦敦的委员会真正看做“外国的”工人政府。

陆军少校华尔夫在亚历山大里亚被监禁释出后，已经回来了。

附带地说！我是否对你说过了：马志尼在背后感觉“不愉快”，（他偏爱布林德，然自己却称布林德为“说谎者”，）并私自告诉丰坦那？

你的酒昨天达到；受领后多多感谢。

我的妹夫由好望角再来这里已一星期，下星期二将离去。我的出生于马斯特立喜（Maastricht）的外甥女（我姊妹的女儿，为士马尔豪森——Schmalhausen——的寡妇）和他同来，约一星期后，我必须带她回去。

我身上感觉灵敏和“疲乏的”各部分又为老毛病所苦，所以就坐困难。

附带地说！天狼星的事件还没有完全结束吗？关于外面的欠账，博洽德君愿意催讨，但我从没有听见他对此说过一句话。你从附上的废纸中可以看到一个例子，一切可能的、我完全忘记的要求是怎样加在我的身上。这是从“新莱[茵]报”时期到现在所提的最后的要求。加以我必须有一切可能的顾虑，否则那些家伙会作公开的诽谤。

联邦同盟似乎是完了。

祝好。

你的卡·马·

曼彻斯特新闻业有关棉花危机的记录，你能寄给我吗？

九一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三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三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你前天的信收到了，今天也收到“社会民主党人”，上有一篇滑稽的論文，內中說明我們是被放逐了。这真有趣。

我因患流行性感冒，今天大部分時間在家，但如有可能，即将为着天狼星的事件到律师那里去。那个家伙一經結算，一切都弄妥了；給博洽德的一百鎊已付过（即在他所收的現金中扣除的），給席勒館的一百鎊也是如此，我更給了这位律师約一百五十鎊作稅款，只等他的賬单来，即将余数退还給你。我在几天之內將寄你一种临时的結算单，使你知道这事件的大概情形。

附上錫柏尔和一个叫朗格的寄件。你以为怎样？請把这小东西寄回，又梅斯納的信，因我要和他通訊，正用得着，也請寄回。我將剪頁寄去，使他看到我們也有人在推进这件事。

“科倫报”也刊出我們的声明，然只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使我們不能再参加工作等語为止。

布洛的东西奉还。你怎么这样糟糕，欠了这个家伙的賬，是多少，我馬上寄給你。

两本小册子也一同寄出。这是最后的两本。不过我又訂了一些。小册子的广告登在“科倫报”上。

你說的“曼徹斯特新聞業有关棉花危机的記錄”是什么？大約是指救济委員會罢？我长久沒有看見馬克琉(Maclure)，遇到了，即当問及这件事。

谷謨拍特对于庫格曼所开的磷酸鈣不大贊成。無論如何，这不是一种特效藥。他說你当服砒。来件奉还。

我現在必須去席勒館担任委員會的主席。附帶地說，那里有一

个化学家新近将丁鐸尔的日光实验解释给我听了。这是很出色的。

你的弗·恩·

九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七日

一八六五年五月(1)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的妹夫今天起程回好望角。我必须送他上船。因此没有时间，只写些极简短的东西如下：

一、关于布洛。巴黎一个工人接到汉堡一个工人的信，说布洛用各种方法诽谤我们。第一，我欠他六十达列，没有偿还。第二，你和我有一种论亡命者的稿件卖给普鲁士政府，或卖给“警察顾问斯提柏耳”。那个巴黎人将那封信送给雷士纳，雷士纳送给我。我立即答复他，请转告那巴黎人：我从没有（这是我当时相信的）和布[洛]发生过一种金钱关系，说布[洛]当时有六十达列这是蒙喜豪姆^①式的夸大而不可思议的故事。还有关于班涅事件和稿子的解释，我们于一八五二年一月在“纽约罪言报”上的声明和“伏格特先生”某页中所提到的，尽可复核。好了。布[洛]对此来信了。我在脑袋中到处搜索，记起有下面一件事：我于一八四九年春季到汉堡，替“新莱[茵]报”取款。去时手中本有充分的钱。但在一个第一等旅馆住了两个星期。我当向佛利施男爵——他愿意以后寄补助金给我们——表示需钱付旅馆的账并作路费。现在模糊记得，我既不愿接受这种钱，作为他的“赠与”，而他又不愿收回，遂商定当由布洛——他在当时和现在一样，是一个穷汉——受领这笔

^① 蒙喜豪姆 (Münchhausen) 是 1785 年出版的拉斯披 (R. E. Raspe) 所写的一本书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旅行家，曾历遇许多奇险。故事由许多来源编成，也包括真的蒙喜豪姆的历险故事。——译者

錢。我已完全忘記這全部渣滓；故現在寫信給布洛：記得和他沒有金錢的關係。自我從漢堡回到科倫，“新萊茵報”被查封，我自己被逐出普魯士，在當時事件的旋渦中，我可能已經忘記了。令人詫異的是，他竟從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五年靜候我來回憶。然這事件是簡單的。凡他認為要收取的什麼，應當寫出來，並將格呂柏爾（Grübel）的住址寄給我。我自當寫信給格[呂柏爾]。當格[呂柏爾]認可他的說法時，自應滿足他的要求。這種方法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我至目前為止，對此事還不能確定，而是在真正前所未聞的方式中由這種要求來加以剝削。

二、你從附上的希利的信可以看到巴黎方面的情形，我們曾派盧柏慈前去調解那里所爆發的爭議。（我們知道盧[柏慈]偏袒勒福耳，所以也令希利為全權的仲裁人。這裏要附帶說一句，人民銀行的行長俾留慈——Beluze——操縱幾個巴黎協會，而它們的機關報“協會”是站在勒福耳一方面的。就我們的行動講，下文要到今晚才有決定，下次信再談罷。

三、錫柏爾的文件奉還。他送給“杜塞爾多夫報”的報告注明寄自倫敦，我覺得很不相宜；這暴露我為推測中的作者。

四、附上李卜克內西的信。

五、附上日內瓦支會傳單的抄本一份。

六、附上梅斯納的信。

七、朗格：不要直接得罪他。可寫信前去，他最好是把東西郵寄給你，共兩份，你每次當寄我一份。如他自己正確看到的，我們依照最近的經驗，暫時必須接受每種德意志報的共同工作。他和一種定期刊物的其他每一個編輯一樣，自然有權從你的小冊子中隨意摘錄。

祝好。

你的卡·馬·

布林德的“同盟者”第一期(两印張)出版,只有布林德、斯特魯威、拉施(Rasch)的文稿。是些平凡瑣屑的东西。要用执匕首的插画的手去杀死“专制君主”。

(1) 三月之誤(譯者按:此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編者仍作“五月七日”。

九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

三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很忙,只能写这几行。

赫味喜和呂斯托夫的声明是好的。施維澤尔君固然知道我只須把他自己的信件公布出来,他的厚顏無耻是不可思議的。但这只欺詐的狗又要吠些什么。

他从“新法兰克[福]报”征引的廢料,如你已經猜中的,是出自学生“布林德”。我把已經推翻的民主主义者王和呼号方式的“自作广告者”与“招搖过市者”的这个“僕从”的第一期寄給你。你一定要对这个家伙开点玩笑,寄給錫柏尔,他必須傳布給各报。

此外,你的小册子要是再版,可在一篇短序中用几句话正式說明我們对于拉薩尔的渣滓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和这种流氓集团在各小报上直接周旋,是值不得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九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施維澤尔的無耻的确十分可笑。但这一点指明我們的退出是怎样深中他的要害，而他又怎样深切知道这和他的小报有很大的关系。赫味[喜]和呂[斯托夫]贊成我們的声明，都是可能的。但施維澤尔馬上会察觉——特别是在萊茵——他的夸口会得到什么。錫柏尔使小册子得到很好的遭遇。“波恩报”已有两次大摘要，还会有更大的發展。“萊茵报”也有一种长的摘要。憑我們在萊茵工人中的地位，这种党徒反对我們的煽动不会有多少力量。

“新法兰[克福]报”上的小东西，錫柏尔已寄給我了。学生布林德还是老样子。拉薩尔的少数語法必定够他用一整年。“僕从”还没有收到。

遗产的事件結束了，律师下星期将送出賬单，他約須收入或付出十先令，自己不确切知道。星期一我可將錢寄給你。暂时附上我的賬单，依此計算，你大概还可得 鎊〔1〕。

李卜克內西对于曼徹斯特具有怎样的想法啊！沒有吃的，竟問我这里一所“有花园”的房子要租多少！这个家伙簡直完全失去理性。施維澤尔所以不能出卖給俾[斯麦]，是因为他必須由那老淫妇干了这一着。

此外，这种新运动使我非常辛苦。为着營業，整天通訊，为着党和出版人等等，晚上也要通訊到一、二点鐘，真見鬼。

錫柏尔已經將朗格的小册子寄給我。是一个紛乱的馬尔薩斯的信徒，杂有达尔文的色彩，向一切方面送秋波，然对于反对拉薩尔和資產階級的消費論者，却有些精巧的东西。这几天我寄給你。

希利的信很使我高兴，也奉还。这个老同志在他的外交职务上干得很巧妙。您們怎样和解的？

对琼斯簡直無从着手。法院开庭的事几乎还没有过去，陪审法庭的事又开始了。犯罪的行業似乎很是兴隆。

再会, 竭誠問候太太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华尔夫的遺囑執行者		債務者	
由斯泰达尔公司(包括利息)付出……		1083 鎊 9 先令 3 辨士	
由黑武德 (Heywood) 兄弟付出……		234 鎊 14 先令 9 辨士	
由博洽德医生收賬的拖欠數……		66 鎊 13 先令 ——	
		<hr/>	
	貸 方	1384 鎊 17 先令 ——	
付馬克思……	234 鎊 14 先令 9 辨士	1384 鎊 17 先令 ——	
同 上……	350 鎊 —— ——		
同 上……	200 鎊 —— ——		
同 上……	40 鎊 —— ——		
	<hr/>		
	824 鎊 14 先令 9 辨士		
付博洽德……	100 鎊		
付席勒館……	100 鎊		
付恩格斯……	100 鎊		
付伍德律師……	150 鎊		
由博洽德付出的:			
付房东……	13 鎊 4 先令 9 辨士		
付埋葬費……	57 鎊 11 先令 ——		
付兩張賬單……	1 鎊 2 先令 4 辨士		
付遺產稅……	30 鎊 —— ——	1376 鎊 12 先令 10 辨士	
	<hr/>		
	差 額	8 鎊 4 先令 2 辨士	

此外还有一些利息, 从十一月九日这个时候(当时我从斯泰达尔接到余数約六三三鎊, 但最初只寄二百鎊給你, 又其他的付數也拖延了)起, 我要补偿給你。今天不能查核, 因为出納人已經走开, 有关賬簿被鎖閉了, 你从伍德的結算中也当取得一些; 不过不会多的。主要的利息所得是在斯泰达尔这六三三鎊从五月到十一月留着沒有动, 你約可多得十六鎊。

(1) 空格沒有填写。

九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錢的賬单，你有一点錯誤，你于一八六四年六月八日寄我二三五鎊，七月初寄三五〇鎊（信上沒有寄錢的日期，但我从七月五日的一封信中看到寄出的报道），十一月九日寄二〇〇鎊，反之，賬单上最后的四〇鎊是报告为可能寄的（十一月九日的信，特附上），但从沒有寄过。希望你再查你的賬即可証实，如果是这样，請于我去大陆（和我的外甥女）——大概在本星期末——之前，將錢寄来。

关于施維澤尔厚顏無耻的事，我另有决定。有某些事本願对公众說明的，但只能作为对直接挑衅的答复，这是人們不可放过的一种回答的順利时机。那杂有布林德渣滓的施維澤尔的边注，正是如此。我願在“杜塞尔多夫报”上予以解答，的确是为我俩解答，不过只签上我的名字，因为要你共同对“阿基里斯”回答是可笑的，主要的（只是依照我的計劃）是征引施維澤尔給我的信。

我的計劃是：

施維澤尔重刊自己知道是虚构的“新法[兰]克[福]报”的謊言。（在該报上的那篇論文是当作編輯部的論文或怎样的？）即一、那“作为手稿刊印的宣傳品”并送給我們的，既沒有拉薩尔的名字，也沒有拉薩尔的一字。（李卜克內西曾加以阻止。）二、由于不知羞耻，陶醉于他的过分頌揚的私人安慰信的地方，施[維澤尔]在十二月三十日的便条中对我作極卑屈的恳求。三、我将从他的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五日的信中（后者是他的最后一次信）作成簡短的摘要，指明关于从第一次样張到我們的退出声明为止的“策略”的冲突，是永久的，并不是突然爆發的，如有价值

的施維澤尔对于已証实的布林德的渣滓所謊称的。施維澤尔信的摘要这种簡短的鑲嵌細工同时会指出，这头牛对我们是怎样卑屈，于受到脚踢以后，便突然变成卑鄙的了。市民和工人（以及吕斯托夫）看到这种东西是有益的。这畢竟是和拉薩尔主义破裂的良好导綫，發生这种破裂是無可避免的。（講到学生布林德——这个恶徒如果又要出現的話——我自然总把拉薩尔看做一只死獅子，来对待这只活驢子。如将一个“这样不学無术的”巴登人和一个研究赫拉克利特和羅馬繼承法的人不分皂白，列在一起，是不适宜的。）

你是否贊成我的計劃，望立刻来信，因为我不能喪失時間。（布林德在“新法[兰]克[福]报”上刊出的胡說是在什么形态中，也不要忘記写明。）我認这是必要的。

我虽不像你一样，有运用聪明才力通訊的享乐——也不能像拉屎般拉出聪明才力来——然除癰疮的繼續生长外，近来受尽可怕的煩惱，例如昨夜到早上四點鐘才上床。除对書的工作外，国际协会占去我極多的時間，因为我在实际上是这种事業的主脑。喪失了多少時間啊！（現在恰于同时有法国人和这里选举等等的事件。）例如法国人的臭事：

二月二十八日。托雷（Tolain）〔1〕和夫里部耳从巴黎来此。中央委员会开会，他們在会中作解釋，并和卢柏慈吵嘴，直至夜里十二點鐘。后来在波勒忒（Bolleter）的酒店中續开会議，我为此还要在为数約两百的卡片上签名。（我現已令将这种無聊的事加以改变，把我們的亲笔签名刻在印版上，只有总秘書才亲自签名。然还有現成的一千張卡片是旧版的殘余，須依旧式签名。

三月一日。波兰会。

三月四日。关于法兰西問題的分委员会會議，至夜間一點鐘。

三月六日。关于同一問題的分委员会會議，至夜間一點鐘。

三月七日。中央委员会會議，至夜間十二點鐘。決議。（附上

決議和中央委員會給希利的秘密訓令，你從決議第五項可以看出，他被任為駐巴黎的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大使。）

（三月七日這個會議——盧柏慈完全失敗——是十分苦悶、激烈的，特別使英國人得到一種印象，即法國人的確需要一個波拿巴！）在這時期中，有好些人為了上星期六（三月十一日）和伯賴脫開會議等等，還到我這裡跑來跑去。關於此事，曾簡單地報告瓊斯（他於星期五到我處預先詢問過），並囑他將那信告訴你。

呀，我的親愛的，怎樣辦呢？一經向A說過，就須向B說呀。

你從附上的“北極星”（看最初兩篇社論）中可以看出，布洛不管怎樣恨我們，然為着生計的妒忌，馬上就咬起施維澤爾來了。這很重要，因為布[洛]的報較老，而且那些傢伙自己的陣營中的確鬧起分裂來了。

本得的“通報”本星期刊出關於你的小冊子的簡短的評論。“赫爾曼”（猶和的）處，我也送去此項短評：它當依照自己的意見加以批評云云。這會實現的。我所以提及這種形態，是因在猶和處總使我對於那由布林德為着自己、談論自己而送給“赫爾曼”的文字，得加以譏笑，而我倆在這裡便和一個人一樣。

祝好。

你的卡·馬·

決議一。公民托雷已經幾次提出辭職，中央委員會均拒不接受，本會現讓公民托雷和巴黎領導上重新考慮，在現今的狀況之下，此項辭職是否合宜。領導上對這一點無論有何種決議，中央委員會，預先加以認可。

決議二。中央委員會為顧及二月二十四日國際工人協會三十二個會員在巴黎會議的意志，並服從人民主權和自治的原則，特取消關於指派對法國報紙一個正式辯護人的決議。同時本會趁此機會對公民勒福耳致崇高的敬意，特別是因他為國際工人協會發起

人之一，一般是由于他的可貴的为公的品質，而这种品質对于只有工人才得为我们协会中的职员这种原則更提出抗議。

決議三。委员会决定批准公民芬薩 (Vinçard) 加入現有的領導部。

決議四。中央委员会恳切要求巴黎的領導上对公民勒福耳和俾留慈获得諒解，允許他們及其所代表的工人团体得派三人加入領導部为代表，但委员会不过表示这种意見，既沒有权力、也沒有志願要發出命令。

決議五。巴黎的領導部已表示准备承認中央委员会一个直接的代表团，本会因此指派公民希利为駐領導部的本会代表。

給希利的秘密訓令

“如不能获得調解，本会宣布：勒福耳团体于取得他們的會員証后，依照我們的法規(參看第七节)，有权組成一个地方支会。”假定勒福耳和俾留慈(人民銀行的經理)真正要使他們的团体加入，說句秘密的話，这認為是对夫里部耳等的一种恐吓手段，刺激他們作必要的讓步。

〔1〕 原信作 Tolaine

九一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三月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四十鎊的事全由于我在十一月对这事件的一种写法，那是把这四十鎊当作“付”給你的，但沒有日期。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还没有将这四十鎊寄給你，但沒有机会去查核，只能記在心头。今天已經在主要賬簿中查过我的賬目，但也找不出有关的东西。此外，你

如沒有收到四十鎊，同時我也模糊認為是這樣，那就夠了，我已令出納人照寄，明天會收到錢的。

關於“杜[塞爾]多夫報”上聲明的事，我完全同意。施維澤爾君竟冒昧做一種無恥的事，就整個講，雖也滿不在乎，然這個平常的、新貴的卑鄙傢伙反對我們而不當受到懲罰，我有些不服氣。加以他的卑屈的信現在如不刊布，以後便再也沒有用了。這樣一個人再度受到攻擊總是好的。馬上干罷，請德勒斯曼（Dresemann）寄兩份來，使我也得到一份。

急忙中。

你的弗·恩·

九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八日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八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有很多事情，內中一部分是重要的事情，要寫信告訴你。但我明天起程，有一大堆事要做，只能寫出下面的事實：

鈔票的後半截都收到了。

郵匯、你可以寄給我的妻。

我接到本得一個條子——要求你的小冊子五十本——已寄給梅斯納本人，因為我今天必須寫信給他。他的答復可能來得太遲，不能登在下期的“倫敦通報”上。本得知道無條件地在英國傳播這一類東西的最大部分，你如可能的話（就是自己知道這東西），請立即將關於小冊子的價格通告給他。他可馬上在下一期中刊布出來。他的地址是勒司特（Leicester）廣場小紐坡特街八號。

我已替本得寫了一篇簡短的、完全概括的小論文——我認為適合他的報紙——指明內容，反之，只將你的小冊子寄給猶和，要

求以他的方式、从他的观点出發，加以批評。旋接到他的便条，特附上（請保存！）。絕對再沒有時間來作批評。因此曾將原為本得（今天的“赫爾曼”）而寫的短文寄給猶和（對本得只寫了附上的幾句話）。同時我寫信告訴猶和——外交術是愈加需要的——因我的出遊，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他應以多量的摘要登在以後的一期上；我回倫敦後，當和他談他的缺乏共同工作者的問題。（我想使亞卡利阿斯加進去，不在“社會民主黨人”上寫作了。）我將我反對施維澤爾的聲明——它可先在“赫爾曼”上刊出，但也要到下星期六——的抄件寄給他了（同時也寄給柏林的“改革”和“杜塞爾多夫報”）；在給“赫爾曼”的稿件中，除在引言中增加諷刺布林德的文字外，沒有什麼改變。

本得寫信給我：“對所送的短文致最感激的謝意；但我們現在也還需要一種評論。”這我轉給亞卡利阿斯去干了。

又附上李卜克內西寄給我的“萊茵報”，上面有他的演說。他的妻寫信給我妻；他們的生活很苦。他還欠“社會民主黨人”五鎊云云。我此刻不能寄什麼給他。

附上“北極星”。你必須保存這種文件。你看，這些先生們現在想把事情弄成好像不幸的施維澤爾完全改竄了拉薩爾的東西。我的反施維澤爾的聲明也在一種十分間接的形態中，否定了拉薩爾本人，因此發表出來很相宜。這事件會逐漸明白的。

附上布洛的信，它表現我對佛利施是對的。我雖不相信有那么一件事，但已寄給他六達列（而不是六十達列！），同時對他說，關於那五十達列，我當再“查考”云云。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克林斯去美國，路經此間。他將一切最有趣的事告訴我了。是一個真正的“萊茵”工人。

全体工人联合会的科倫支部于三月五日議决对“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抗議（以我們声明的精神），但对于柏克也是如此，因为他是畢士坎蒲第二之流。他們已經停止供給金錢。这种拒稅的行动是有傳染性的。

九一八 燕妮·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三月三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誠摯地感謝您的信和这次再附上的報紙剪頁。“小威廉”将您和摩尔从新引入困难环境的事件中，最坏的是我絕不知道摩尔目前留在何处。我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在德国，还是在荷兰。我圖一时的侥幸，已将报上一切齷齪的东西寄給他了。要和柏克这样的一个家伙作一种報紙上的斗争，几乎不可能，然为着那些輕信的落后手艺人，必須将事实报告出来。这事件中最可笑和最討厭的是，接到像魯协（Reusche）君这些人所提出的証据，說“馬克思談到拉薩尔〔1〕，也是具有敬意的。”拉薩尔摹仿我的丈夫的一切，甚至摹仿他的錯誤，十五年来是他的朋友和学生——他談到拉薩尔也当具有敬意啦。那些提出恩惠般証据的人是在最后两年中才和拉〔薩尔〕友善的，当时他已經完全走入歧路，致使他馳向俾斯麦的陣营，和朋友步协一样，走到內閣一途，或是在最后的退避时，跑到意大利去了。这些在遺囑中受照顧的“和平战士”自然要拯救他們的拉薩尔！然这些社会流氓只是跟着他們的大煽动家走。此外，魯协君和他的主人一样，时常剽窃我丈夫的作品，从“伏格特先生”中偷出每一种趣談，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如他自己在这最近的著作中，又借得卡尔的“怪誕的小丑，站在这小丑后面的不过是他自己的影子”，——（一种反布林德的說法）。这种三执政贈予摩尔的高貴的保护，最为可笑。又拉薩尔对老人菲力普·柏克

的敬意也并不大。当一八六二年八月，拉薩尔还認他是一个被收买的代理人——我不知道是誰的代理人——而且不願和他發生什么关系。拉薩尔在自己的一种呼号攻击中——他的声調在此常是不和諧的——同样对我說明，在巴黎的摩西是一个完全無用的、紛乱的头脑，他不願与之联系。我替那个普隆-普隆主义者辯护，認为一个有体面而头脑不清的人。我每天希望得到卡尔的消息；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比起其他困难来，使我更为忙碌。

这里大家都好，都竭誠問候。

您的燕妮·馬克思

〔1〕 原信作 Lasalle.

九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一日

倫敦，四月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約于二十四点鐘前回来。所以暂时只写这几行报告一声。

附上小威廉的信。我已将所要求的邮票寄給他。

关于伯尔拿·柏克的事，我来此間后才看到他的齷齪的言論。然認为必須予以答复。（呂斯托夫和赫味喜已在“北極星”上替“哈慈費尔德”答辯了。呂斯托夫称柏[克]为一个“特务”。）我把它寄給“萊茵报”和“杜塞尔[多夫报]”。副本一經来到，即寄一份給你。

今晚我再参加“国际”的會議，这是三星期来的第一次。当此时期，革命在前进中。卢柏慈和邓努阿尔（Denoual）退出，杜滂（Dupont）被任为法兰西的秘書。意大利的代表拉瑪（Lama）和丰坦那因卢柏慈的陰謀、特别是陸軍少校华尔夫〔1〕——他是馬志尼手中的一个工具——陰謀的結果退出了。所用的口实是：勒福耳（同时勒福耳在“协会”报上宣布他的退出）必須保留他在“巴黎报”

上为总辯护人的位置。意大利的工人俱乐部沒有退出协会，但在委员会中再也沒有代表了。同时我将經過在佛罗梭薩的巴枯宁，安置对抗馬志尼君的水雷。英国的皮匠工联——足足有五千人——于我不在时加入协会。

棉花危机怎样？我对于这一点需要报告。

急忙中。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Wolf。

九二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你又回来了，很好，希望这可鄙的爭論馬上結束。附上德郎克和波克海姆的信。我已对后者說过，在一个科拉社克的大德意志机关报中工作，像是可能的，內中当是代表奥地利在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的統治，我們在其他各国馬上当差使这一切朋友，因此作了这样含糊的答复。

我曾仔細想过，国际协会中这种天真的友爱不会长久存在的。这里倘有一种积极的政治运动在工人中發展出来，必定也有同样的分裂出現。这事件还会經過一切这样的局面，并将花費你許多的時間。然比起拉薩尔的联合会来，畢竟完全大不相同。

小威廉的信說这个联合会正式的柏林社是由五个人成立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新近完全認真地登出一种关于这些人辯論的报告，互相庆賀，他們出席的人数是如此之多——我看到这一点，不禁大笑起来。

关于棉花的危机，这里的表現是非常有趣的。七月里，棉花

(奧爾良中等貨) 的價格為三十一又四分之三辨士，上星期四標價為十四又四分之三辨士，今天如有人願出賣的話，還不到十四辨士。所以跌去一大半。十二月三十日還值二十七辨士，在三個月中竟跌去十二個半以至十三個辨士！此外，如麻、羊毛、糖和一切輸入品一般都跌價，這至少損失四至五千萬鎊。你懂得小市民對此是有恐慌的。在利物浦，簡直再也沒有倒閉的了。誰沒有支付的能力，即跑到他的債權者那里去(那里大概也只有少數人)，將情形告訴他們，並提出多少給他們，這也總是馬上被接受的，因為人們只要得到一些，也就歡喜，並且必須避去一切流言，以免使整個腐朽的建築物一齊垮台。這樣悄悄的和解當以百計，今天這裡也已經傳說，最大的股分啤酒釀造商之一有三個大廠，近年單是在棉花的投機中，據說已賺得二十萬鎊，現也有一種類似的悄悄的調解。然這還不算什麼。從印度對白棉花所取得的匯票在最近六星期中跌價了，除爵依斯 (Joyce) 外，還有許多迅速的變遷。在蘇格蘭，也有很多的表現。到了一個美妙的早晨，必定要輪到銀行來的，於是事情便完了。又紡織廠主和工廠主在奧地利失敗的，以數十計——在整個波希米亞，只有“巨大的利比喜”還站住了腳，其他一切都破產——在波蘭也開始出現同樣的情形。

工業本身很少波及。小的、大部分久已破產，或完全悄悄地消耗了，大的、如能接到訂單，現在又可以工作，得到一些利潤。他們中間只有那些機器不好或得不到棉花的人趨于破產。每個貨架上有紗和布的人都失本。我們也要受苦，我特別加倍受苦，因為上年就干起來了。人們如變成股東，這總有一份。

商業道德現在也是光榮的。人們今天購買商品，及至交貨，每磅跌價三、四、五辨士。這便造成各種各樣的詭計和拒絕，借以解除此等招致損失的契約，這使你有無窮無盡的口角和爭吵的通訊。這種糟糕的事堆齊我的頸。你對於這種書寫和煩惱是絕對想像不

到的。

你的夫人已經得到三鎊了嗎？附上結算的賬目，余十二先令一辨士，我这几天寄給你，今天太晚，不能取得郵匯。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九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北極星”奉还。赫味喜和呂斯托夫在魯协的身上已經获得怎样的一只希奇狗狄多(Dido)。这个家伙对他的庄严的声明是極端滑稽的。对拉薩尔的尸身宣誓——这也是永不可少的——和威里系的苹果树是一种出色的对立物。这种人住得很远，而在企圖接近我們之中，老是看得出还有某种观望的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幸运。

我沒有收到“社[会]民[主党人]”第四十三号，上面如有特別的东西，望临时寄給我。

你的弗·恩·

你对里士滿有什么話說？我曾期待李当像兵士那样行动，并立約投降，而不逃跑，一个以便至少替軍隊获得較好的条件。这样要好些。但他現在是以無賴收場的，这种悲剧的結局是喜劇式的。

九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萊茵報”的廢料。

明天有詳細的信給你。今天像狗一樣疲憊，半由於深夜的工作（不切實際的），半由於所吃的阿魏（Teufelsdröck）^①。

我如果像德郎克一樣，將銅變成黃金，那他便完全是对的。就情勢講，當資產者的報對於誹謗所作的反抗聲明竟相接受時，必須利用這種時機，當鬥爭嚴重時，它們明天也許願意贊成此等聲明的。

祝好。問候麗子夫人。

你的摩爾

九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五月一日

一八六五年五月一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才寫信，沒有踐我最後的諾言，務請原諒。這並不是因為“太喜歡爽約”，只是由於事實上工作過勞，因一方面要完成我的書，另一方面，“國際協會”費去我的時間非常之多。

今天是小燕妮的生日，今晚瓊斯、阿德格、克列墨、福克思和楊恩將在我家集會，所以是以政治的方式來慶祝生日了。有某個叫曼寧（Charles Manning）的，出生於南美洲，父親為英國人，母親為西班牙人，現向勞拉求婚。他富有，並且也是一個可愛的人，但勞拉“對他毫不理會”。對於這種南方的熱情，“她已經懂怎樣壓下去”。不過我的女孩和他的姊妹友善，而他那種如醉如癡的熱戀，是一件不愉快的事。

附上一種“奇談”。“北極星”的校對人把這報造成德國落后手

① 一種繖形科植物，原產伊朗及北印度。其枝干之乳液，可供藥用。名見“本草綱目”及“酉陽雜俎”。——譯者

艺工人的一种有价值的机关报了。

我把希利的信結尾的一部分也附上，內中关于墨辛〔1〕的报告，会使你觉得有趣的。

“国际协会”的大成就如下：

改革同盟是我們的工作。在十二名（资产者六人，工人六人）小组委员会中，六个工人都是我們委员会的委员（內中有亚卡利阿斯）。我們对于居間的资产者引导工人阶级走入歧途的企圖，已予以挫折。各省的运动这一次完全系于倫敦人的身上。例如琼斯在我們推动这种运动以前是失望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这种再通电流一成功，我們的协会沒有作無謂的紛扰，对于欧洲工人阶级尽力之处，比其他任何方法能做到的，已經較多了。有成功的一切希望。

你知道意大利的团体并没有退出协会，只有它的代表退出委员会。西班牙人現在加入了。一种羅馬民族代替另一种羅馬民族而出現。这些人并不如我們所要求的，馬上派出新代表，所以巴枯宁会物色一些現存的意大利人的。

小韦柏因为在“社会民主党人”上作伪造的报告，并在两个名克林克涅（Klinkner）的狂热的普魯士人所领导的“条頓尼亚”（Teutonia）分联合会中吵鬧，已被逐出此地的工人联合会。

你我的声明在事实上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就“全德工人联合会”为普魯士政府的机关講，我們不仅已經将它炸毀，而且用六个字把德国工人的忠君迷梦打破了。現在进步党中的分裂也是我們断然处置的直接結果。

南方的武俠有体面地告終了。此外，暗杀林肯是他們所能做的最愚蠢的事。約翰遜是坚决的、执拗的、要报复的，他从前是贫穷的白人，死恨寡头政治。他对于那些人不会客气，并且通过暗杀事件，他会觉得北方的情調适合自己的意志的。

你看到“有势力的”德意志人的吊唁書是怎样以布林德为首嗎？布林德在他的方式中是一个天才。在最后的时机中，他不独跑到佛萊利格拉等处，而且十分鎮定，想到共同签名者“柏德斯”（Berndes）当依字母的次序开端。所以首先跑佛萊利格拉等处，讓他先签名，在这个有体面的公民（他現在也和露格一条心）之后是某些其他有势力的人——我几乎要說無穷小的人——集在一起，如亥因慈曼、金开尔，“依照字母”，他把自己放在首位。于是跑到柏德斯那里，讓此人伴着自己写一分行，再有他人如特律布涅等跟在后面。这东西登在“泰晤士”上，就是如此。同日又登在“晨星”上，第二行移在尾部，布林德便在全体之上，后面是他的侍从佛萊利格拉等。然他并不以此为滿足，“星”因他的推动，在同一期中的前面还声明以“布林德为首”云云。这不是天才嗎？

祝好。

你的卡·馬·

〔1〕 赫斯夫人。

九二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五月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五月三日。

亲爱的摩尔：

我事后来祝賀小燕妮——二十岁？——的生日。另一件事正和劳拉所見者同。但除里力布立治（Relybridge）陪审官的裁判“罪有应得”外，还能說什么。

在几天之內，我将各件都寄还給你。从“北極星”上看到，在索林根終于也已經开始有点反对柏克和施維澤尔，这使我十分高兴。自你离去后，我对于这事件只看过“社会民主党人”和李卜克内西的两封信，萊茵方面的事情怎样进行，完全不明白；我只能从“社会

民主党人”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事态过程作愁苦的沉默，断定这对于那些先生們必定很糟。但我必須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萊茵的情形怎样，特別因那里的流氓开始有一种暂时的成功。你对此如有材料，請寄給我，当随即奉还，将来对于一切文件，通常是会寄还的，因为你将这东西集在一起，現在是有必要的了。

你訂閱“北極星”嗎？如訂了，那就好，我們必須知道它干些什么。

我們在萊茵的工人中必須有些联系，将来便可預先防止这样的陰謀。附帶地說，关于克林斯，似乎發生了特別事故。有一只什么驢子把我的多維街五十八号的地址給了他。他前往那里，自然沒有遇着我，旋往利物浦到罗德（Rode）处，而罗德告訴爱喜和夫，說我叫人在克林斯的面前否認不願見他，这是什么意思云云，像克林斯这样一个人在美国将和衛登麦尔与其他人（誰？）等“組織这整个事件”云云。此外，我从沒有看見过罗德君，他却对于我为什么“还没有”将我的小册子送一本給他，表示奇怪。你懂得这一点嗎？

反对人类領袖的声明很好。正需要这样，不要更多。

最坏的是德意志的人們現在将要求有什么人站在他們的領導地位上，誰能干这件事？亞卡利阿斯本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不会願意离开倫敦的。

国际协会在短时期內，并且沒有喧囂的声音，的确已經征服了巨大的領域。但它現在在英国工作，而不必永远疲精費神于法国的党徒事件，那是好的。然这要你損失一些時間。

書写得怎样了？

格兰特在里士滿恰恰重演了耶拿战役——就战略計劃講——并且有了相同的結果：即俘获了敌人整个的軍隊。只是他不用前进得很远去收集果实。

約翰斯通 (Johnston)〔1〕現在也投降了，因此我在兩個月前所打的賭贏了：在五月一日，南方人當再也沒有軍隊了。現在還作抵抗的，將作為盜匪，加以逮捕，這是對的。約翰遜必定會堅持沒收大產，因此對南方的媾和與改組是較為嚴峻的。林肯本來不易堅持這一點。

此地同情南方的人因暗殺事件必須發動偽善的咆哮，他們的自慰就是預言在四個星期之內將說：格蘭特第一是美國的皇帝。這些驢子自騙得真妙！

此外，林肯的被暗殺在全世界造成一種巨大的影響，君主們對此必定非常惱怒。他們中間還沒有人具有這種榮譽。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1〕原信作 Johnson。

九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五月九日

一八六五年五月九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用不着寄還什麼（希利的信除外）。只是要把文件保存着。附上“自由新聞”一份（關於“意大利的改造”這篇奇異的論文出自大祭司自己，即烏爾卡特），又“北極星”兩份（一份是較前的）。我訂閱後一種報，不再訂“社會民主黨人”了。萊茵的情形怎樣，你從最近的“北極星”可看出一部分。此外，伯爾拿·柏克所支配的忠實信徒的總數還不到一千人。

因此我不要忘记說：在普魯士的國會辯論中，對你的小冊子有更多的暗示。例如格奈斯提就說：陸軍大臣的統計雖借“恩格斯”的舌頭說出來，但他是不會談到的。（有趣。）（這東西便這樣刊在

“柏林改革”上。)

在倫敦的工人中和到处一样，自然也有一批驢子、蠢材和流氓，团集在一个棍徒的周圍。在这种場合，这棍徒是“佐治·扑特”，一个像老鼠般的人，为一个可賄賂的、但是机智的和危险的民众宣傳者爱尔兰人名科諾利 (Conolly) 的所支持。资产者虽恨这个扑特为主要的罢工领导人，然却支持他来反对我們的人，因为他们們觉察出他可以被收买，并知道我們的人是真正的人。这个扑特現为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的經理，虽然他也利用它来反对在我們掌握中的工联的正式委员会，他的权力却特别是由此而来的。这个报是股份报，所以現在要在我們的工人中尽可能地分配許多股份(每股五先令)。在我一方面，負有募集約三十股金額的义务。我計算你出五鎊(单独或和朋友們一起)，我为着要德郎克出一鎊，写信前去，余数由我自己付出。(虽則就我的情形講，我因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費去許多金錢。)本星期，錢必須到手，因为下星期要开股东大会。只要我們有充分的力量(例如阿德格保證募五十股)选出理事，便将無賴扑特(他只是經理)置諸我們的权力之下了。这事件对于整个运动有决定性的意义。

琼斯曾来这里，从社交上說，是和藹亲切的。不过說句私話，他只是力求利用我們的协会作选举的鼓动。我曾寄給他十二張會員証，他帶回十一張，沒有發出一張，例如貧穷的希利单是替自己就付出二十四張的錢。我告訴琼斯，当再拿去，我以后一定加以处置，不过在英国工人的面前不能透露这样的消息。他逐渐会看出，即出于投机的理由，也不可这样容易并頗为藐視地对待这件事。我将写信給他，要他将“住址”交給你。你可以将会員証給这个那个。放在他那里，就和死东西一样。此外，他来这里是要用陰謀从格鬯爵士获得市裁判官的位置，这我也不贊成。

我今天要提出“致約翰遜總統的建白書”。卢柏慈君要再加入

委员会为得特福德 (Deptford)^{〔1〕} 的代表，这家伙曾以法国代表的资格退出，但他的加入（代表要经我们批准的）不会和他似乎幻想的那样顺利的。你如在曼彻斯特组织一个支部——那怕只有六个人——并当选为对伦敦的通讯员，我很高兴。凡通讯的人便直截了当地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如在伦敦，到会有议席和发言权。

来温、涅沙托 (Neufchâteau——佛日—— Vosges ——区) 和 聖·得尼都组织了新的支部。法国的各支部(在巴黎以外的)因法律的关系，不和巴黎联系，直接对伦敦发生关系。

我的书(不管有许多间断)希望至九月一日完工。我的病虽还没有完全治愈，但书的进行良好。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 Depthford。

九二六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希利的信奉还。摩西和墨辛家庭生活糜烂的情形，十分有趣。收到“北極星”，至为感谢。内中的消息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否定的证据，我还订阅此报至六月止(你在伦敦可接触到它的地方倘没有订阅，那我以后还要继续订下去，否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

此外，这种废料的小报，即“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十分贫弱，真使人发愁。可怜的施维泽尔英雄式的心灵陷入绝境，一切思想的片段和读书的精华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留下一个屁使他还能向读者放出。卯西(Mauses)^{〔1〕}也再没有成就了，卯西是新“党”的最后希望。联合部分也完全落空——出自“奥[格斯堡]—[般]新

[聞]”的小品文字被轉載了。在我們所經歷的一八四八年以來最動蕩的時期之一的當兒，于四个月的編輯之後，這個懶散的人已經精疲力竭，而這就是要用一種策略去并吞德意志整個無產階級的家伙。

關於扑特：附上五鎊，股份一事，你可算定我認一部分，即五股，撒摩爾·穆爾（Samuel Moore）的名下認五股，我固然還沒有看見他，但他一定會認的；我們授你以參加大會的全權。谷謨拍特如也願認五股，那你可以從上述的二十股中劃分給他——這樣，我五股，穆爾五股，其餘十股分配給別人，但那些人如不完全靠得住，那[·]你當保留再行收回的權限。

至於提議我[·]在這里組織國際協會的一個支部一點，絕不能行。除穆爾和谷謨拍特外，找不到人，因為我不願和啓爾曼（Kyllmann）等共同辦理這件事，否則我們馬上會發生爭執。除此以外，我站在對倫敦通訊人的地位上，在這里一經和工人真正結合，或親自出現，便有各種各樣不能履行的義務加在我的身上。這有什麼好處？我並不能減除你肩上的重負。——附帶地說！摩西在“社會民主黨人”上繼續用欺詐手段反對國際協會；你如沒有看到，我寄給你。

鈔票是：BC 48498，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一月四日。

恩格斯的舌頭等等，如我自己最初相信的，不是指我，而是指在柏林的統計者秘密顧問恩格爾，他替綸准備了那東西，我加以批評。

瓊斯，讓他跑好了。我覺得他對整個無產階級的运动，再也沒有正確的信心。此外，他老是不在，我永不能碰見。

你的弗·恩·

〔1〕 摩西·赫斯。

九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五鎊收到，謝謝。當在期望的方式中投資。

關於在曼徹斯特的委員會事，你所說是對的。

講到琼斯，暫時必須和他共同前進。在最近的曼徹斯特會議（下星期二）中，他同他的人和我們的代表（阿德格和克列墨是國際協會方面的）、改革同盟的秘書豪厄爾（Howell——磚匠，為我們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以及同一同盟中的資產者代表俾爾斯和梅遜·琼斯（Mason Jones）將在一起開會。

這個改革同盟如沒有我們，是永不會成立的，否則會落入資產階級的手中。培因斯（Baines）的提案（會造成更換內閣和保守黨人入閣的事）原為政府所支持——政府為着選舉場面需要一些這樣的小手段——在下院中大大地失敗，是和新近工人階級（就是我們的人）所提出的“放肆的”要求有直接關係的。

如德郎克寫信告訴我的，現為瑞士銀行主要經理的萊那哈第一將用恐怖手段，結束在倫敦虛費款項的辦事處。萊那哈第一自然不像法濟和克拉普卡，為同一政治和私人的顧慮所拘束。

我的左腕部靠近身體的不可言喻的部分，又爆發一個討厭的膿瘡。

問候麗子夫人。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盧柏慈君對於自己的重要性和危險性，曾作過錯誤的估計，現在要以“格林維基”代表的資格，回到中央委員會來！我們回答道，他在衝突的時機中寫了某些信去法國，首先要靜待這

些信达到。

我迫沒有想到“社会民主党人”还会生存于新的一季中。摩西相信自己安然無恙，并且願意不索代价放弃真正秘密的拉薩尔的全权代表的重要性。这可怜的鬼东西！

拉薩尔的遺囑現被承認。除“任命”伯尔拿·柏克、伴以“严厉而专制的”發号施令的規程外，并没有遺贈他什么。

九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日

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我的致約翰遜的建白書剪頁。

爰得加再来，自然使我們十分驚訝。他完全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家伙，而他的職業也不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不能始終为加里波的助手，真是可惜。他对加里波的本来可以很相合的。但这可怜的鬼东西还十分軟弱。他留在这里，将比較长久的，在这个机会中，你对于我的酒窖的再生产如有帮助，便做了一件好工作。

我現在像一匹馬一样地工作着，因为我必須利用能够工作的時間，膿疮現在虽只限于局部，沒有扰及脑袋，但总是存在的。

我既不能老是写作，趁空当便弄弄微分学 $\frac{dx}{dy}$ 。我沒有忍耐力，否則可以看点东西。其他一切讀物总是把我赶回写字台来。

“国际”今晚开特別會議。一个善良的老人，即老欧文主义者衛斯吞（木匠）提出两条原則，在“蜂房”上面繼續予以辯护：

一、工資率一般的增加对于工人沒有好处；

二、因此，工联的活动是有害的。

他在我們的委員會中单独相信的这两条原則，如被接受，由于此地的工联和大陆現在流行的罢工疫的緣故，我們要鬧出大笑

話來。

在這個場合——非會員也可參加這種會議——他將受到一個出生在英國的英人的支持，此人曾在同一意義上寫過一本小冊子。人們自然期望我予以反駁。我本當作出今晚的答復，但認繼續寫我的書更為重要，必須以臨時演奏為滿足。

我自然預先知道那兩個主要之點是什麼：

一、勞·工·資決定商品的價值；

二、當資本家今天付出的是五先令而不是四先令，那他們明天出賣商品會是五先令而不是四先令（能夠這樣做是由于需要的增加）。

這雖沒有意義，並且只抓住現象最淺薄的外表，然卻不容易將一切互相競爭的經濟問題，對不懂的人說個明白。你不能將政治經濟學的課程壓縮起來，在一點鐘內講完。但我們將盡力去做。

愛得加在英國首先遇着你，視為好兆頭。他很稱贊麗子。

祝好。

你的卡·馬·

這個愛得加除自己外從沒有榨取過別人，而且始終是最嚴格意義上的工人，卻替奴隸主作戰到底，並且是一種挨餓的戰爭，這是命運一種最特別的諷刺。同樣，兩個內弟都因美國的战事一時破產了。

九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長久不通信，務請原諒。當這整個時期，我不斷地受嘔吐胆汁的痛苦（也許是由于炎熱的緣故），又有各種各樣的煩惱，而適于寫

作的時間是用在我的正式的書的工作中。你知道，一個人在這樣的狀況之下，老是打算發信，但從不會實現的。

可報告的新聞很少。善良的“北極星”，自我上次寄給你以後，也許是因缺乏金錢，停止出版了。今天又收到，但它絕不提及過渡的情形。這小報如你會看到的，只是庸俗的落后職工風格的垃圾堆。那些傢伙現在宣布——在他們致伯爾拿·柏克的拒絕書中——無論何人對於拉薩爾所闡明的真理，只要敢於侵犯一點，便是一個“叛逆”。同時柏克君將會長之職暫時讓給庸俗的落后職工佛利慈竭(Fritzsche——在萊比錫)，已移居柏林，以便能直接和俾斯麥君做買賣。

整個運動已經溶解在易濟施男爵的美滿的污穢中！但這個傢伙顯然具有一種正確的本能，知道必須怎樣開始變成德意志庸俗的落后職工的救世主！同時那個“不忠實的女人”以貴族的資格，和她的窩雷啓亞人歡天喜地生活於布加勒斯特。

好些時候以來沒有接到李卜克內西的信。我幾乎每天接到他的便條，內中空無所有，下一次的老是和從前的一樣空洞，而在我停止寫信的時候，也就長久沒有答復他，原因大概就在這裡。

關於這裡“國際協會”的，只提及下列各點：

意大利的先生們回去了，在本星期六曾通知我們，再任命華爾夫⁽¹⁾少校為他們的代表。馬志尼君似乎已經確信，他也許會需要我們，而我們却絕不介意他。

一個叫做雷翁·留伊斯(Leon Lewis——此刻在巴黎)的美國佬是美國方面的秘書。他雖很有錢，更有野心，據我看，沒有價值。這個傢伙幻想創辦一種“平民”報，英國在二十四點鐘之內，無論如何，在半年之內，就可以發生革命。他把要出版的報獻給我們做機關報，但發見所提出的條件是營業式的，而且缺乏熱忱，因此和他的妻——也是一個大政客——“暫時”往游法國，據我的猜想，是去

看看他的“杠杆”装在該处是否能有較多的成功。

关于下列一点，我願意得到你的忠告：

我在中央委员会宣讀了一种关于衛斯吞君所提出問題的報告（印起来，也許有两印張），即工資一般的增加当發生怎样的作用。第一部分是答复衛斯吞的無聊的东西；第二部分是一种理論的解釋，是就适合于这一場合而講的。

現在那些人要把这种东西印出来。在一方面，这对我也許有用，因为他們和穆勒、畢士烈教授及哈礼孙等有联系。在另一方面，我有点疑虑。

一、因“衛斯吞君”是反对者，不会很加以諂諛的；

二、这东西的第二部分在非常紧縮但相对通俗的形态中，含有許多新东西，是从我的書中預先取出的，同时它对于許多东西又必然要放过。問題是：在这样的方式預先取去那些东西，是否可行？我想你站在安靜的远方，看得更清楚，对此能比我有較好的决定。

我也費了大气力抵抗希利、約翰·菲力普·柏克和巴黎委员会一部分人的进逼，以便延迟今年通告的會議会期。然我得完成一件决定性的事，使这里的委员会同意今年关于选举鼓动等等只在倫敦开一个临时的（不公开的）會議，外国的中央委员会得各派遣一个代表（不是支部，而是它們的行政委员会）。我确信布魯塞尔的會議会成泡影。这事件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

我們的亞卡利阿斯已經成为一个主要的倫敦选举鼓动者，倘若現在不是真正的裁縫業季节，他当接受到乡下（每星期两鎊）鼓动的推荐。他具有一种特殊冷淡的幽默的演說态度，这特別适合于英国人。

爱得加已經完全复元了。是一个奇怪的乖僻的人，在事实上，一切都以丰食美服为中心；自私自利和一只狗或一只猫一样，但是是个性情和善的人。他的脑袋也已經开始表現某种活动。

我不滿意約翰遜的政策。對於单个的人有严厉的可笑的矯飾傲慢；一直到現在，行事極端動搖而軟弱。反動已在美國開始，而向來的拖沓狀況如不立即停止，這種反動是會加強的。

普魯士國會的辯論，你以為怎樣？無論如何，關於司法制度等等的暴露接二連三地出現是很好的。同樣，國民聯合會表演的大普魯士風格所受的顯明打擊，特別在波蘭問題的辯論中表現出來了。

關於波蘭，我看到勒諾(Elias Regnaults——他寫過“多瑙河諸公國史”)的著作“歐洲問題，不正確地稱為波蘭問題”。由此知道拉平斯基的獨斷論，大俄羅斯不是斯拉夫人，度歧斯基(Duchinski⁽²⁾)——基輔人，在巴黎當教授)君代表一切嚴肅的東西，如語言的、歷史的、人種志的等等；他認為原來的莫斯科人，這就是說，從前的莫斯科大公領土的居民大部分是蒙古人或芬人等等，和俄羅斯更東的部分及其東南部分一樣。我的確由此看出這種著作很使彼得堡的內閣感覺不安（因為它當使那種大斯拉夫主義驚慌失措地告終）。俄羅斯的一切學者都被要求作答，並予以反駁，而這些人在實際上是以無限的軟弱收場的。大俄羅斯方言的純粹性及其附入教會的斯拉夫語文，在這種辯論中證明更有利於波蘭的解釋，而不利於莫斯科的解釋。國民政府在最後的波蘭叛亂中，對於度歧斯基的“發見”予以一種獎賞。在地質學和水文學方面同樣證明，第聶伯(Dnjepr)以東和西面的地方比較，表現“亞細亞的”大差異，而烏拉爾(Ural)絕不形成分界綫（最後這一點、馬歧孫——Marchison——已經有這種主張）。結果和度歧斯基所推論的一樣：俄羅斯是一個由莫斯科人所僭取的名字。他們不是斯拉夫人；並不屬於印度日耳曼(Indogermanisch)人種，是侵入者，必定又被驅逐，越過第聶伯云云。在俄羅斯意義上的大斯拉夫主義是一種內閣的發明，如此等等。

我願意度歧斯基是對的，無論如何，這種意見一定在斯拉夫人

中占支配地位。在另一方面，他宣称向来被视为斯拉夫人的土耳其某些民族——例如保加利亚人——并不是斯拉夫人。

祝好。

你的卡·馬·

俗物佛萊利格拉在两星期前，带着妻女来我家！萊那哈是他的直接上司，现在压在他的头上，并来这里“检查”，相当地虐待他。

〔1〕 原信作Wolf。

〔2〕 原信作Duginski。

九三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五日

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李卜克内西被逐出普鲁士；从那时起，他写信给你并将他的地址给你吗？这可怜的人大概需要钱，当这时刻，就是几镑对他也比平常更有价值。但寄到那里呢？

约翰逊君的政策我也越来越不满意了。对黑人的憎恨越来越比从前强烈，他用尽手中的一切力量去对付南方的老贵族。如果事情像这样进行下去，六个月内分离派的从前的一切無賴就会坐在华盛顿议会里。没有有色人种的选举权，绝不能有什么结果，约翰逊把这一点让给战败者，即前奴隶主去决定。这太荒唐了。同时，人们必须计算到，这事件的发展和男爵先生们所想像的不同。大多数完全瓦解以后，他们会乐于把土地出卖给北方来的移民和投机者。这些人不久会来得很多，而某些情形将有改变。我想那些衰落的白人将渐归消灭。这个种族没有什么前途了；凡两个世代以后残存的会和移入的人溶合，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种族。黑人也許变成小的移民，如在牙买加那样。所以寡头政治终于破

碎，但这种进程现在本来马上可以迅速结束的，而它却拖长了。

我不相信你对衛斯吞君作笔战，会获得桂冠，而在英国经济学著作中以此为开端，的确不好。否则从你的書中預先取出单个的东西——注意，如果这書现在真正完成的话——我看不出有多少損害，書的情形怎样？九月一日是最后的期限，你知道，这将花費十二瓶酒啦。

琼斯在这里的选举中全心全意替黑武德工作，但黑武德是一个完全戒酒者和拥护地方特許酒店法令的人，在工人中走不通。穆尔也已坚强地工作。曼徹斯特的趨炎附势者在詹姆士的身上获得欣慰；这个家伙想做裁判官，别的没有什么。为着选举，他的委员会和同伴单是喝香檳酒，就花費了他一笔大錢。談的是賄賂、腐化和享以酒食的事，像大胖子諾而茲(Knowles)这些家伙来到大本营皇后旅館的以数十計，大吃大喝，香檳成河，一切都以一个小便条了結，委员会的一个委員所写的条子是：两种点心，三瓶香檳。在兰加斯德(Lancaster)，有三个候选人已經花費了两万鎊，在一切旅館中自由吃喝至一星期之久。下午五点钟，我在这里的皇后旅館中看見精致的抽烟室像風車街的老狗窩一样，伺候的人不是穿綢緞的女侍，而是穿白衬衫袖和圍裙的地室男僕。整个宴会的人都是酩酊大醉，到了六点半，旅館的主人必須讓警察的队伍来予以解散。我的职务就在使詹姆士的委员会的人們痛飲，以致他們变成不合用的人，这我也屢次获得意外的成功。

我在賬房有过一个很困难的时期，查理不在，夫藍次·厄門也不在，因此留下極多的工作。现在好一点。我正研究格林的寓言、德意志的英雄傳說和佛里斯兰的旧法律等等。把这些东西溜一遍之后，即認真干北欧的旧东西。內中的詩詞因故意隱晦和許多名字的神話，竟是一种坚硬的破碎的东西，我看这样附带地研究，沒有用处，当我的工作少的时候，必須用四个星期专门来干。

多多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穆尔因“蜂房”股份的事，問我情况怎样？你和扑特相处的情形如何？

九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你对于我们普魯士的弥拉波^①們关在动物园中，感觉合意嗎？哈科特(Harkort)及其一伙像野兽一样，俾斯麦自己并没有發明这一着。

此外，我确切感觉俾斯麦君断然要有一种冲突。此事最可信的証据是施維澤尔的臭貨的出現，現在每日都被沒收。工人們于半年之久的平靜之后，現突然出来拥护代表們；召开群众大会等等，并尽力从事反抗政府的鼓动。还有反动的新聞界一致的重复論調也說明这一点，它把这种宴会比作巴黎的二月宴会，末了，还有政府的整个办法只是無用的挑衅等等。同时可以預料俾斯麦是要失望的。計劃也太笨了。

在另一方面，施維澤尔和柏克似乎要利用这个机会做一种有体面的下台方法。“社会民主党人”和联合会当被镇压，因此这些先生們就洗刷清白了。此外，自本月一日起，我不再看这猪仔小报。俾斯麦要对此支出款項，似乎厭煩了，我也是如此。倘有什么事發生，我必須靠你供給消息。

在德国蔭凉处到了列氏三十二度！人們还只能住在地窖中。

^① Mirabeau, Honoré Gabriel (1749—91) 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領袖。——譯者

这里也闷热,和热带一样。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九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1〕

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分外长久的沉默不是出于最适意的理由,你也許已經預料到了。

两个月来已經純粹靠当鋪維持生活,而且有堆积起来的、一天一天更难忍受的橫暴要求来压迫我。如果你考虑到下列两点,这种事实不致使你感觉奇怪:一、当这整个时期,我不能賺到分文,二、单是付清債務和安家,費去五百鎊。我对于每一分文都有眼(关于这一項目),因为这錢怎样消失,連我自己也是不可思議的。加以不知人們在德国散播了天曉得的什么消息,竟来了一切可能的古老的要求。

我起初本要来你处,亲自討論这件事。但此刻每一种時間的損失对我是不可补偿的,因我的工作不好間断。上星期六,我已对“国际”分委员会宣称出外,以便至少有两个星期得完全自由、并無挂無碍地推进工作。

我确切告訴你,与其写这封信給你,宁願砍掉我的大姆指。半生依賴,真被干倒了。还能使我站起的唯一思想是我們俩人开一个合伙鋪,我的時間花在事業中理論的和党务的部分。就我的情形講,的确住房太貴,加以这一年比往年生活得較好。但除掉孩子們受过許多痛苦,至少当有一个短时期的补偿外,这是使她們得进入种种关系,将来能够自立的唯一方法。即仅从商人的生意眼来看,一种純粹無产者的場面,在这里是不相宜的,我想你本人也会

同意这一点，如果只有我們夫妻兩人，或孩子們都很小，那倒也完全行得通。

講到我的工作，要明白告訴你。還有三章要寫，即完成理論的部分（最初的本書）。以後要寫的第四本書是歷史的、著作的部分，這就對我來說，比較最容易，因為一切問題在最初的本書中解決了，最後這一本大都是在歷史的形態中重說一遍。不過我却不能決定在整個完成之前，即送出任何部分。無論它們有什麼缺點，却是一個藝術的整體，這是我的著作的長處，然要依我的方法，非它們整個擺在我的面前，決不付排，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如用雅各·格林的方法，即不可能，那隻對於沒有辯證法結構的著作，較為適宜。

反之，英文翻譯的工作却不相同。福克思以為只要我收到第一個排好的一印張，他就能替我找到一個書商，沒有疑問。我於是要和梅斯納約定，除校樣之外，每一批要送清樣來，這樣，德文的校正和英文的翻譯可以同時進行。關於翻譯一點，我一定要依靠你的合作。我期望從英文版中獲得這種工作真正的報酬。

關於“國際”的事，情形如下：

我將五鎊交給克列墨，作為購買“蜂房”股份之用。但克列墨和阿德格等當時去曼徹斯特，此事遂落空，扑特得到勝利。他們決定將這事件延期到下屆股東大會（真正的年會）。但我不相信這事件會有什麼結果。第一因在阿德格和扑特間的爭執變成公開的爭吵。第二因“礦工和工人的辯護者”已經加入我們一方面。（附帶地說！在最近和“礦工”的一次會商中，我們負有替它找免費通訊的義務。你如有工夫，隨便寫一篇關於外國政治——普魯士的等等——的小論文，由我交給該報。）

按照我們的規程，本年當在布魯塞爾開一個公開的會議。巴黎人、瑞士人〔2〕，這裡也有一部分人不惜用殺人放火的手段，達到

这一点。在現今的狀況之下——特別是我也缺乏時間，不能替中央委員會寫出必要的文件——我看只有出丑的。不管其他方面有許多相反的意見，我还是使布魯塞爾公開的會議轉變為倫敦（九月二十五日）一個不公開的預備會議，只有各執行委員會的代表預會，為將來的正式會議作準備。此項會議延期的公開的理由是：

一、各執行委員會間一種預先的了解實有必要；

二、協會的宣傳因法國的罷工，英國的選舉、改革運動和工人展覽會，發生了阻力。

三、比利時新近通過的外國人法案使布魯塞爾不能成為國際工人會議的開會地點。

我再也沒有見過“社會民主黨人”，因為工人聯合會已經將它停刊了。“北極星”、我也不再訂了，但時常在會中看到。就那報看，萊茵的各團體大都和伯爾拿〔3〕脫離關係了。

在現今的狀況之下，愛得加是我們一個十分耗費的客人，而且似乎絕不願意離去。

天氣炎熱和因此引起的胆臟情況，三個月來，我又幾乎每天嘔吐，和從前在布魯塞爾一樣。

祝好。

你的卡·馬·

〔1〕 信首印有：倫敦國際工人協會中央委員會。

〔2〕 Schweizer，原信作 Schweitzer。

〔3〕 柏克。

九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八月五日

倫敦，一八六五年八月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五十鎊至為感謝，來得快，更有幫助。

我对于你的信中討論“艺术品”的部分，感觉十分有趣。不过你誤会了我的意思。問題中的唯一之点，是誊清一部分稿件寄給書商，还是先写完全部？我因許多理由，宁取后一点。就工作本身看，因此不会損失時間，但付排需要一些时候，在另一方面，一經开始付排，即不能間断。此外，就寒暑表的状况看，这东西要和任何人可能做到的一样迅速推进，甚至不管一切艺术上的顧慮。加以我以六十印張为最大限度，完成全書是絕对必要的，这就知道要濃縮并扩展多少，使各单个部分在預定的界限內，可以平均、相称。不然的話，你可相信，一切同时并进，以便尽可能地快些告个結束，因为这东西像梦魇一样压住我。这不仅阻碍我做点任何別的事情，当公众多少談到将来的桂冠（的确不是我談，而是李卜克內西和他人談）时，也就討厭極了。我知道，时机不会老是和現在一样平靜的。

爱喜和夫写了几行信給我，但因業務忙迫，沒有来我家。他在信中报告德郎克（后者昨天来此）相訪，然写得乱七八糟，以致弄不清楚。这种“报告”之屬于我們可怜的爱喜和夫，正和他的皮一样，任何手术都不会使他脫去的。

你对于錫柏尔的爱国的、自由主义的、詩詞的成就有什么意見？这东西似乎都是在最空洞重滯的宿醉中写出的。这是完全無聊的，我們这个朋友从前所成就的每种东西，都受到打击了。

我虽贊成你的意見：柏林最初的呼号，內閣方面并不是沒有冲动；然“社会民主党人”企圖投入資产階級方面，是最完全的失敗的指标。此外，拉薩尔党徒的另一个私派曾因我們的声明，轉而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現在也是完全可怜的無賴。那些家伙不仅和伯尔拿·柏克——他是真正信仰拉薩尔的——及其同志們作斗争，而內中各种团体已經将老哈慈費尔德所灌輸的和直接对我們鑄造的語句刊印出来，即無論什么人对于拉薩尔所闡明的真理，只要企圖加以侵犯或予以改变，便是“人民”的叛徒。

很久以来,李卜克内西虽寄给我各种便条,我还没有答复,现在要写信了。他现在暂居汉诺威,他的妻还在柏林。我的沉默半由于很忙,而且我自己有的是烦恼事件要处理。在另一方面,他在柏林的拉萨儿联合会中关于我说些初次登台的无聊的话,并登在老淫妇用若干先令(法寻^①是更合适的名字)所刊布的驱逐柏克出上述联合会的小册子废物上,任人阅读,这实在使我愤慨。他的才力平常,而又懒惰,不懂事实,对于班涅的手稿、关于维也纳的“观察者”,我替柏克的调解等等,他说些最无聊的话。除此以外,他以我的“袒护者”的姿态出面的整个方式以及向柏林庸俗的落后职工替我“道歉”,说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一般的表现好像我至今还没有在活动的世界中做过什么事。因此,我让一段时间过去,以免对他讲粗野的话,而且更以下列的想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即李卜克内西必定是以李卜克内西的姿态发生作用,而他的意志是“善良的”。柏林“老职工联合会”的三万〔1〕会员,以及那里的印书工人联合会在他被逐时,举办一种惜别会。小威廉以他的平常的乐观论,以为“柏林的无产阶级是在我的(即他的)和我们的(你和我)脚边。”这个乐天派虽则必定看到我不能把他的幻想在英国人中当作硬幣使用,然在德国,就是六个人的一个支部,他也没有替国际协会办成功。他为着我的“书”也时常写信来。但我依照他的乐观的志愿,常将“书”寄给他(最初是“伏格特”的全部余数,后来又是“共产党人诉讼”的全部余数),他一經收到,再也不提起一字。——进步党杜塞尔多夫的代表格洛特(Groote)君写信给他說,他在柏林出现,比一百个进步党代表的登场更有用。

爱得加近来伤風,影响达到鼻部,因这种意外的结果,鼻子完

① Schilling 这里是一个人的名字,但这名字和英国錢幣名 Shilling 同音,所以馬克思接着說“法寻是更合适的名字”,因为法寻是英国的最小錢幣名,合先令的1/48。——这显然是一种文字游戏。——譯者

全像巴多尔夫(Bardolph)^①式的。

我当温暖的天气，常是日夜打开窗子工作。结果：右臂得一种风湿症——特别是肩胛骨处——很痛，使我难于书写，即每种举臂运动也很困难。夜间睡在床上，如不知不觉举起手臂，便本能地呼号起来，此病是怎样讨厌，你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谷謨拍特对此知道一种家常药方吗？

你大概知道，有价值的金开尔在巴黎的一个体育宴会中，对于主席的犹太人给他的桂冠，以下列的话予以拒绝，即“我不要冠，也不要桂冠”，但同时加上一句无谓的话，说他对于德意志共和国总统职位的要求，授予他这种“职务”的要求，还不放弃。“北极星”对于这种富于戏剧性的话以及他的完全卑鄙的全部演说加以讥笑，是很对的。这种宴会以对巴当给^②祝饮开始。

斯特洛在哪里？

你一有兴致和闲暇，不要忘记写点关于“大陆的”东西，给我转送“矿工”。

全家竭诚问候你，我问候丽子夫人。

你的卡·马·

(1) 恐系笔误。

九三四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五年八月七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五年八月七日。

亲爱的摩尔：

我对于你的风湿症有一个药方，这是谷謨拍特有一次在二十

① 巴多尔夫是莎士比亚剧本“亨利第四”中的人物。他是一个红鼻子。——译者

② 拿破仑第三的绰号。——译者

四點鐘之內治好我的病的方子，而且我的病一次發作，確是凶猛得多。你把兩只法蘭絨制的大袋縫起來，比完全蓋住患病的地方，並且稍大一點，將這兩袋灌入麸皮，輪流在焙爐上加熱，熱到只要你能夠受得住，輪流放在患處，尽可能地時常更換。這你可安靜而溫暖地躺在床上，馬上會感覺到要輕鬆得多，然不妨繼續下去，直至絲毫不再感覺痛苦為止（假定二十四至三十六點鐘之久）。

愛喜和夫剛才來過這裡，他在倫敦謀做一個有限公司的經理；我從這整個事件中完全看出他又是大受欺騙，但這個家伙的狂躁症把一切東西看做玫瑰色的，絕對沒有辦法。他現在竟至相信，在英國這裡的綢緞業沒有他，絕不能再經營。

書的進行迅速，使我十分愉快，我因你上次信的一些語法，的確發生了疑問，以為你又達到一個意外的轉變點，可能將一切延擱在無定的狀態中。當手稿發出之日，我要盡情痛飲，但你下一天如果即來，我們可以共同一醉，不在此限。

多謝“自由新聞”。

我們的善良的李卜克內西並不能除去他的不審慎和胡亂的寫作。他如單獨生活，並要靠自己負責做事，那一年之中，人們總有十個月會對他生氣的。然你要求什麼？這是李卜克內西^①的性質如此，一切生氣、一切抱怨都沒有用處。在目前，他畢竟是我們在德國——種唯一可靠的聯絡。

就現今的狀況講，在布魯塞爾開一個工人會議，的確太無意思。試回憶我們自己在那個小地方的經驗。這只好在英國來干，法國人當懂得這一點。在比利時去嘗試這件事，只是白費金錢、時間和氣力。

你有先令的關於柏克的小冊子嗎？望寄給我着幾天。

^① Liebknecht這名字有“可愛的奴隸”的意思，所以這裡又是文字遊戲。——譯者

斯特洛在汉堡或布刺德佛德，我不知道，长久沒有听到他的消息。

萊茵的市民当滿怀憤怒地反对俾斯麦；“合法地位上的历史發展”这样美妙地加在这些騙子的身上，是很好的。俾斯麦为着弄錢，發生最新的陰謀，你已經看到了嗎？科倫—民登(Minden)鐵路由国家作利息的担保，曾予国家以按票面价格的購買权(一百达列的股份現在超过两百达列了)，他以一千三百万达列兜售这种权利，据“科倫报”的計算，包括出卖国家已有的股份等等在內，他由此所获的总数有三千万达列。問題在科倫—民登鐵路付出此数，沒有国会批准契約。国会如予以批准，那俾斯麦又占上风至若干年，而市民們大受欺騙。这馬上就会表現出来的。

丽子以为爱得加沒有戴上得克薩斯的帽子，否則鼻子不致受凉的。

你的弗·恩·

九三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八月九日

一八六五年八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錫波尔德君的信。你不用寄还。第二，附上哈慈費尔德的渣滓。也不用寄还，不过請加保存。也不要給別人看。这渣滓幸而在德国的报上無影無踪地消逝了。在公开的报刊上出現的唯一有关部分是麦慈涅 (Metzner——柏林社的前任全权代表) 和伏格特 (仍为同一机关的出納員) 的一种声明——由李卜克内西 副署的——他們在上面宣布：

一、先令 (Schilling) 窜改了报告，有些決議被刪去，另外一些被改为直接相反的东西；

二、联合会既已禁止老賤妇哈慈費尔德的任何干預，她应当省去她的注釋。

这种东西登在“改革”和“人民报”上。

几天来，我正在服藥，十分疲憊，絕不能工作。然阿倫說，不到几天，我会复元的。这是胆部的毛病，为热天思想上的“艰苦”工作的結果。因为“国际”的关系，我現在正式出外了。

爱得加現在过着休养的生活。他在隱遁的生活中，習于利己主义最貧乏的一种，从早到晚只求填飽肚子。但他的性情是善良的，所以他的利己主义是屬於好猫好狗之类。隱遁生活真該死。他甚至远离妇女，为着吃喝，性欲一点在他也就不發动了。加以对于可爱的健康时常怀着恐怖，在另一方面，这青年習于在蛇虎狼豹之中，感觉“自己的安全”。

他現願再回到得克薩斯去。要和那亲爱的兄弟对質，不能不去。

你可以从下面的事看出他的森林的原始想法，他現在的理想是設置一个貯藏所——雪茄貯藏所或酒貯藏所——这有一种显明的詭計，用这种方法能够最安全地取得雪茄和酒。

他喜欢“表現”自己为老紳士，对生活結賬，不再做什么事，只是“为他的健康”而生活。

此外，他还从事“裝飾”，在鹿騰洛(Rotten Row)的“老紳士們”引起他許多焦虑，因为他不能加以摹仿。奇怪的乖僻的人！劳拉的左頰上生了一个小疔，她說，“她的舅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青年！”杜西說，“她喜欢他，因为他是这样滑稽”，小燕妮說，林那·瑟雷和他可以互相庆幸，“各不相干”。唉，她們都是坏东西。这些女孩子关于“朋斯夫人”，也曾严厉地盘詰过我。

祝好。

你的卡·馬·

九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哈慈費爾德的渣滓真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渣滓，如唯一造福的拉薩尔以及李卜克内西等。如果报告不是完全伪造的，那个有价值的圖書館〔1〕这一次的确比通常做得更軟弱、更無思虑并更無記憶力。一个这样的辯护人真該死。

那充滿泡沫酒气味的錫波爾德也是相同的。那家伙挾着何等自然的質朴态度，企圖使你对布林德“和解”！还有那些有趣的“老瑞士人”，沒有人知道，却要写信去借資“联络”。完全是哈洛·哈林式的。我更形成一种見解，以为从北佛里斯兰的南方緯度起，凡超过市民和农民政策的一切东西是純粹的哈洛·哈林。但这蠢材每年一定会来譴責你的。

穆尔和我于下星期(二十五日，星期五)往德国和瑞士，預定两星期，如有可能，也要往意大利“略看一眼”。倘若办得到，归途当来摩德拿別墅停留片刻。

本月二十八日——一星期后的星期一——科倫—民登鉄路的股東們开大会，这个会将决定好多年的普魯士政策。我不能想像这些家伙会变成驢子，沒有国会的批准，即付給俾[斯麦]一千三百万达列現款。但萊茵自由主义的市民如能欺騙国家，以为他在代表的資格一点上，能以追加的方式，再得免除責任，那他是能出許多詭計的。然契約如失敗，或受到国会批准的拘束，俾斯麦君大概就完蛋了；就是这个冒險者对于財政上这样的一种失敗和如此絕望的一种企圖，也是受不了的。他和奧地利又作一时的妥协，証明他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达到絕境。他深知自己不能开始作战，否則馬上就会被打倒，所以繼續說大話，弄得一点小成就，使德国見笑

于世人。但俾斯麦灌輸給俗物的几乎已經和部斯特拉巴一样多。俗物現在所要求的，不再是他的諸偶像一时的結果，只是他們的夸口夸嘴。而克拉孙-卡拍尔曼(Classen-Kappelman)也变成科倫的偶像，因为他在决定性的时机潜逃了。

錫波尔德在哥本哈根推荐李姆斯达德(Rimestad)也是好的，后者是“日报”的一員！所謂工人联合会是斯干的那維亞的挨德尔丹麦人(Eiderdänen)和荷尔(Hall)內閣的宣傳机关。

烏尔卡特爸爸下月对于普魯士的王家法学家將說什么？他們是美丽的青年。

竭誠問候夫人、小姐們和爱得加。

你的弗·恩·

〔1〕 指李卜克內西。

九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九日

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要开始出外，必須向你报告，我于八月二十八日当对我的屠商付出一張十鎊的期票，而房东也很討厭。順便說一句，英国似乎是陷在金錢的困境里了。收公款的人們本月至少比平常催迫得更厉害，而且出乎意料地对我“和緩”起来了。

阿倫虽將我的肝脏疾苦除去，但我还老是生病。現在患一种流行性感冒，他虽說五、六日会好，然就精神的活动講，在事实上，这是一切病中最討厭的。希望因此偿清了我对自然的債務。

小劳拉也不完全舒适。一年来，她已經比必要的程度瘦得多。但她是一个自有主張的孩子，今天才下决心和我的妻到医生那里去。我希望沒有什么大毛病。小燕妮和杜西很好。（同样，爱得加

的健康状况大有改进。)我妻曾将下顎两个門牙咬脫,昨天因此补了四个牙齿。这大約就是我們中間所出現的唯一事变。

我在病痛之中,写得很少,而且时常間断。虽因流行性感冒,讀書不能有条理地进行,然在休息時間干些無謂的事。“在这个机会中”,除其他外,我也再“研究”一点天文学。現要提起一件事,这至少对我是新鮮的。你也許早已知道了。你知道拉普拉斯(Laplace)的星系形成的学說和他說明各天体怎样自轉等等。一个美国佬刻克伍德(Kirkwood)对于各星旋轉的差异——这种差异从前显示完全不正常的——由此發見一种規律。規律是:“每顆星在它的軌道上一轉中,旋轉的次数的自乘方是与它的引力範圍直徑闊度的立方为比例的。”

在两顆行星之間当有一点是它們的引力平均發生作用之处;所以这个点上的一星体在它們之間是不动的。反之,在这个点的两端,这一星体一定跌入一个或另一个行星群中。故这个点构成这行星的引力範圍的限度。这种引力範圍又是气体圈闊度的尺度,依照拉普拉斯的学說,行星在最初和大气团分离的时候,是由这种气体圈构成的。刻克伍德由此断定,拉普拉斯的假定如果真实,在行星旋轉的速度和它所由构成的气体圈寬度或它的引力範圍之間,必定有一定的比例存在。刻克伍德由分析的計算加以証明,遂在上述的規律中表現这种比例。

老黑格尔关于在离心力中的向心力正在这一种力对另一种取得“优势”的当兒的“突变”,說了一些很好的机智的話;例如在太陽的附近,向心力最大;所以黑格尔說,离心力最大,因为它制勝了这种最大限度的向心力,反轉來說,也是如此。还有在行星軌道的轉向点的中間距离处,諸种力是平衡的。故它們永不能更超出这种平衡等等。此外,黑格尔的爭論大体归結为如下:刻卜勒(Kepler)具有运动的“总念”,牛頓的“論証”对他并没有增加什么新东西,这

現在也是頗為普遍承認的。

你知道瑞士銀行的行長現在是卡爾·伏格特君，當他的朋友法濟一離開日內瓦，他即背棄後者，並和萊那哈（原來的主要經理）共同使用欺詐手段。我曾問過佛萊利格拉，伏格特君為銀行界人，在瑞士本來聲名不好，怎樣獲得這種榮譽的職位。回答是：瑞士人在“瑞士銀行”幾乎再也沒有股份了。柏林和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的猶太人決定一切。而這些人是贊成伏格特的。當這個時期，萊那哈愚弄我們可憐的佛萊利格拉十分厲害，他將忠實可靠的話寫給萊那哈說，就是普魯士的警察也從沒有這樣緊迫地追蹤他。法濟詐騙了銀行一百五十萬法郎。

畢士烈⁽¹⁾教授幾星期前在“兩週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卡替來那的論文，證明卡替來那為革命者。內中有各種各樣經不起批評的東西（如從一個英國人所能期待的，例如關於當時凱撒地位的錯誤是），但對寡頭政治和“有體面的人”所表現的強烈的憤怒，是優美的。對於英國職業的“愚蠢文人”也打擊了一下。哈札孫君在同一評論上也刊出一篇論文，辯明“政治經濟學”找不出東西來反對共產主義。我覺得英國人的頭腦現在比德國人的頭腦有較多的活動。後者為着慶祝克拉孫-卡拍爾曼而大忙特忙。

問候麗子夫人。孩子們期望你歸來時不是從倫敦溜過。

你的卡·馬·

你對國會一八五七和一八五八年關於銀行業等等報告——這是我在最近必須再看的——的絕對胡說八道，一點也想像不到。在金錢的制度中竟是資本=黃金。同時從亞當·斯密作出忸怩的回忆，並有一種駭人聽聞的企圖；要將金融市場的胡說八道和他“所闡明的”觀念溶合起來。現在終於死去的麥克洛克表示得最多。這個傢伙顯然從奧味斯吞（Overstone）勛爵取得了一大筆酒錢，後者也是“金融家中的巨擘”，而且必須經過種種困難，被挖點

出来。我要在以后的一种著作中，才能批評这整个捞什子。

〔1〕 原信作Beesley。

九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二十鎊第一个半截，BG56794，曼徹斯特，一八六四年一月九日，你一經告知收到，即将第二截寄上。在我知道決算的結果之前，不能多寄，然要在我回来之后或还要更后，才知道这件事。

刻克伍德規律的事件对我和对穆尔一样是新鮮的。但那是被証明而非一种純粹的假設嗎？这一定要提出点証据来。

我希望您們都恢复了健康。劳拉的病恐怕没有什么严重可說的，和从前的小燕妮一样，但讓她如此固执，是你的荒謬处；你对于这样的事件，当和专制家主一样，采取严峻的措施。現在天气温暖，你的流行性感冒大概好了罢，这样的病是糟糕的，不过現時究竟容易治疗。

老妇們剛才来打扫賬房，把我赶离原位；我必須尽快地結束。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九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收到二十鎊的第一个半截，至为感謝。我的确不当这样煩扰你的，但一季之末的賬单延期，压迫太重了。

关于刻克伍德規律的一点，它說明旋轉运动的差异——例如在木星的旋轉运动和金星的旋轉运动之間——是沒有疑义的，然向来好像是完全偶然的事。但我不知道他怎样發見这种規律的本身，并加以証明，下次去不列顛博物館，将努力找出原作，并将詳細情形告訴你。我覺得对每顆行星的引力范围作数学的測定，是这件事中的“任务”。那假定也許只是以接受拉普拉斯的学說为出發点。

我的流行性感冒使鼻子很受害，得克薩斯青年〔1〕的“小鼻子”将毛病傳染給我，得了一种可怕的伤風，与一种头晕病，和它在拉普拉斯火气迷漫的宇宙中普遍的情形一样。

“国际”的人員和朋友們現已發見我沒有出外，所以我接到出席今天分委员会會議的邀請。这四个星期我沒有出面，完全被医生的藥方消耗了。

在我所有的天狼星的遺書中，也有厄格利的一本“新商業地理”。这个瑞士人^①在序言中說，他在“商業地理的傳記”中有时“交織着一种傳略，一种画像，細看一下，一时是喪失灵魂的，安逸地休息着……交織着一种小的世态画，……一种生命在这里是要当着我們的眼前消逝了。生命只是从生命中發展出来的。”

这个質朴的瑞士人所謂“傳略”是什么，你可以从下列的东西中看出来：

“白葡萄酒生长在慕尔海姆(Mühlheim)和巴登小村有陽光照耀的小山上。难怪可爱的嘿柏尔(Hebel)歌唱道：

“在米倫(Mülle)的旅館中，

荒唐混蛋的事千重！

君不見美酒逞凶！

^① 原信作Schwitzer,似应作Schwizer,故改譯为“瑞士人”(第九三二信有类似情形)。——譯者

滾滾进攻；

在米倫的旅館中！”

这个質朴的瑞士人为着証明“我选择这东西并不容易”，将他所利用的著作列成一表。这表正好有二十种，除質朴的“兒童刊物”如“虛构的作品”等等之外，有两种著作是厄格利君自己的。

全家竭誠問候。

你的卡·馬·

(1) 爱得加·威斯特华倫。

九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十月四日

一八六五年十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我的倫敦計劃总是遭受打击。在回此間的前三天才遇着我的母亲，而且确是在俄斯坦德，自然不能榨取什么。早前我絕沒有机会遇見她，因为她或我都不知道前两三天她在什么地方。九月十五日我到这里，当天查理必須出發，这也實現了。此后和平常一样，在我回来时，棉花市場即見鬼，我要做查理和我自己的工作，在两个星期之中，棉花由每磅十八辨士漲到二十四個半辨士，紗每磅漲八、九辨士，而一切种类的电报像雪片般飞来，这不是件小事。我希望这現在是过去了，下星期初，查理也会回来，我終于又恢复原状。在这种非常的困倦中，即使只写两行給你，也絕不可能；自到这里以来，就不能写一行私人的信。一有可能，将再詳写，同时請讓我知道您們的情形如何，“書”的进展怎样。我想，我們这里一經弄出头緒，在3×24点鐘之內前来，是会办得到的。但我們的賬房像一个猪栏，高特弗里德替我雇了三个家伙，沒有用处，他总把契約来羈住我，要我造就他們。你看这里出現了怎样的情况。我必須

閑居几时才好。

你的弗·恩·

竭誠問候各方面。

也“已經”到過許華奔人那里，但他們不再開詩人學校，只是紡紗或閑蕩。

九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月十九日

一八六五年十月十九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將于明天下午四點四十分左右抵曼徹斯特，并往你的正式住宅。

你的卡·馬·

九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八日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八日。

哈味斯托克山，梅蘭公園，摩德拿別墅一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于星期五晚上到家。斯特洛曾懇切地邀我到他那兒去住幾天，但我沒有這種閑情逸致。我知道倫敦的事情不正常，願意留在这里。

麗子夫人對我預言的失望事件，一點不錯。首先是來到金士·克羅斯(Kings Cross)，我的行李箱不見了，直至此刻，還沒有收到，里面所藏的“文件”是我要負責的，特別糟糕。旋發覺孩子的病仍舊厲害。末了，房東來過，并加以威脅，我妻只是用候我回來去安慰他。那傢伙說到送“執行吏”來家，并且要停止租約，就契約

講，这确是对的。其他一切無賴照房东的样，一部分是亲自上門，一部分是用書信来恐吓。我看到妻十分失望，竟沒有勇气将真实的情形詳細告訴她。在事实上不知道要怎样办！此外，家里缺煤和这一类的东西，必須去弄来。

在这些失望之中有一个好消息。在法兰克福的两个姑母（一个七十三岁，另一个小两岁）之一死去了，但沒有遺囑（因为她們立遺囑，就怕死）。我因此要和其他繼承人分配，如有遺囑的話，便不这样，因为她們对于其他人并不关心。此外，还有一种惬意的事，即等待好望角朱塔君的全权委托書。

完全适意的状况是我的肚子因吃喝有些疼痛，所以在这里要馬上再服谷謨拍特的藥。

祝好（并問候丽子夫人）。

你的卡·馬·

九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你同时当收到一封十五鎊的挂号信，这是星期五弄好，交我們的僕役去办的。星期日沒有接到你的回信，有些奇怪，于是突然想起，那青年星期六並沒有将挂号信的收据給我。今天查究一下，才發覺那無賴把这整个事件忘記了，信还在他的口袋里。这証明他的疏忽到極点，遂被开除。这事于我極為糟糕，因为你在当时必定以为我接到你最后的信，無动于衷，讓事情过去，連片紙只字都不給你。

你的弗·恩·

爱得加走了嗎？

九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才極為感謝地把收到十五鎊的事告訴你，要等明天才写信給你，務請原諒。我很困頓，今天還不能及此。

小燕妮患白喉症，但我希望馬上就會過去的。

附上的一封信因其方式和文体所表現的优越处，比萊茵工人的好得多，你看后，請即寄还。这种客气是需要答复的。

祝好。

你的卡·馬克思

九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直到昨晚才交給我，我将探究一下，它怎样擱了这样久。

我希望小燕妮已經好了，無論如何，急性病和因此所帶的危險性是过去了。我今晚寄給她一箱紅葡萄酒、白葡萄酒和紅酒，可增强心力。当我看到白喉症字样，吓了一跳；这东西不是好玩的。

柏林人的信真使我十分惊异。这显然是由一个比小威廉的才力好得多的家伙写的，內中提及威廉，也似乎不是沒有某种諷刺。但这信的确不是一个工人的手笔，所用的完全正确的格林綴字法已經是証据，我对这事件的真实性不是完全沒有疑問的。無論如何，关于这三个签字人〔1〕，以后还須調查。这事件如果是公正的，小威廉一定当知道。我的怀疑的动机多基于这文件的形态，而它

的內容的說法似乎是肯定相反的。你既不去柏林建立一種新組織，就是寫信給那些人，也絕不要緊。此信特奉還。

你對於牙買加的黑人叛變和英國人的殘酷，有什麼意見？今天的電報說：任何不列顛的軍官槍斃或絞死每個用武裝反抗不列顛王的不列顛臣民之權如被剝奪，我們當感到十分遺憾！

你的弗·恩·

〔1〕 奧古斯特·伏格特(August Vogt)、齊格法里·邁耶(Siegfried Meyer)和提奧多·麥慈涅(Theodor Metzner)。

九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親愛的恩格斯：

小燕妮正在恢復健康，十分感謝你的酒。

關於錢的事，向德郎克去說是徒勞無功的。我已說服房東——這是求得安寧的基礎——對於所欠三分之二的本季房租，接受一張二月半到期的期票。至於其他債權者，我將這十五鎊滿足了最迫切的賬目，至少還要設法找點臨時的數目滿足他人。你的供給十分慷慨，當我的工作一經完成並出版，必須由其他契約去找其餘之數，如逆着我的期望，這事辦不到，那我們要遷到一個廉價的地方——如瑞士——去住。

柏林的信是真實的。自它達到幾天之後，我接到李卜克內西有關此事的信，他和這些柏林人繼續發生聯繫。李卜克內西的信也表現“社會民主黨人”的牧豬狗很願意再和我們聯絡。你從下面一段話可以看出他具有何等幻想：“柏林向你接洽的人們是我們的朋友。你如能來，請來一趟——收穫一定巨大。如有可能，就來罷。”他必定知道，即使我現在能去柏林，也只能做訪問者，必須保

持完全不动声色和私人的行动，不可在工人俱乐部演講！

李卜克内西又写道：

“曼亥謨的厄卡特 (Eckardt) 教授 (如梅因斯的斯圖姆夫的一封信所表現出来的，此人現在是南方“主要的”激进者) 将‘周刊’听任我們处置。你和恩格斯倘若替它写几篇文章——但不要太强硬——他一定欢迎。”

“工人的辯护者”还老是同样軟弱的。然必定行銷，因为上星期，它以扩大号出版了。我不知道詳細情形，明天将第一次再出席协会。巴黎的人們对于會議刊布一种报告，同时也刊布我們为下届會議所提的綱領。这登在巴黎一切自由主义的、号称自由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报上。你从福克思下面关于我們委員会上次會議的报告——我从“工人的辯护者”上将这报告剪給你——中可以看出它的登載是出于怎样的好意。我們的巴黎人不願意要的关于俄罗斯和波兰的章节，恰恰引起激动最大，这使他們有些惊愕。我希望你在閑暇的时间把这东西看一下，时常用随便什么題目，替“辯护者”写点文章。

巴黎方面的刊布使我省去了写一种法文报告的劳力。

牙买加的事件特别显出“真正英国人”的卑鄙。那些家伙不能責备俄罗斯人。但善良的“泰晤士”說：这些可恶的流氓享有“盎格罗-薩克森宪法的一切自由”。这就是說，除其他外，他們享有課血稅的自由，以便替殖民者找出方法，运输苦力，这样把他們自己的劳动市場压到最低限度以下。英国这些精力充沛的狗大叫“野兽蒲脫勒”，因为他命令絞杀一个人！并不准戴金剛鑽的黄色的前殖民者去侮辱联邦兵士！要充分暴露英国人的伪善，在美国战争后，無过于爱尔兰的事件和牙买加的屠杀！

請从諾而茲处替我找出必要的資料，不要忘記 (并且尽可能地快)。平均的星期工資，不論是机器紡机的一个紡紗男工的，还是

手紡机的一个紡紗女工的；平均一个人每星期紡紗多少棉花多少（在紡紗中喪失的消耗也計算在內）的平均數（或者任何數目）；此外，自然還有棉花的任何種（和勞動工資一致的）價格以及紗的價格。我沒有得到這些詳細情形，即不能寫第二章。

琼斯現在的地址是普麟塞斯街四十七號。

祝好。

你的卡·馬·

九四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一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屬於本月份賬目的五鎊鈔票兩張，請于收到後函告摩寧吞街八十六號，如有可能，請于明早電告南門七號，因為我為着不引起注意，這一次沒有將信掛號。

就我從德國的報紙所見，厄卡特教授是一個南德的民主主義者。是由國民聯合會退出的許華奔人和巴威人中之。我們當怎樣和他共同工作，我不清楚，這有些像科拉社克。

“社會民主黨人”的先生們願意再和我們聯繫，這是無賴群的特色。以為每個人都是和他們自己一樣齷齪的人。俾斯麥似乎看出他們沒有力量，遂拋棄不顧，因此終於發生一種訴訟，而施維澤爾被判拘禁一年。現在伯爾拿·柏克也和施[維澤爾]斷絕關係，並放棄了他做人類領袖的立場，所以現在一切都在最美滿的解体中。而整個貨攤子的毀滅，不是由於我們的干預，却是由於我們的不干預。因此，正式形態的“拉薩爾主義”恐怕馬上會達到它的最後的光景。

牙買加的無耻事件因每次郵班的達到，顯得愈加瘋狂。英國

軍官們关于镇压沒有武装的黑人的英雄事迹的書信,是無价之宝。英国軍隊的精神在这里終于完全赤裸裸地突然暴露出来了。“兵士們以此为乐。”甚至于“曼徹斯特衛报”这一次也必須出面来反对在牙买加的軍官們。

我将看一看,能替“工人的辯护者”写些什么,同时你可將該报寄来。你絕不知道在此間找这种辯士星期报是何等麻煩,并要跑多少路啊,因为販卖报纸的商人以为这是值不得劳神販卖的。人們訂了,并預先付錢,却得不到报。或者將朋斯夫人登記为訂閱人,令將該报由邮局寄来。

多多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GP62563,倫敦,一八六五年八月四日,五鎊。EM35757,利物浦,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五日,五鎊。你承兌的期票是多少,几时到期?

九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剛才回家(我在博物館找参考的东西),看到你的信。还来得及告訴你,十鎊收到了,至为感謝。明天再詳。

祝好,并問候丽子夫人。

你的卡·馬·

九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許久沒有写信，今天才用全家的名义謝謝聖誕节的礼物，务請原諒。我在这整个时期中很受煩扰，为着奔走，丧失許多時間，左也談判，右也交涉，滿足了 A，因此又陷入 B 的爪牙中，如此等等，而我的工作大都只限于夜間去做，安排第二天写信的善良願望天天都失敗。

講到国际协会及和它有关的事，便和梦魘一样压在我的身上，我很高兴能够摆脱。但現在却不可能。在一方面，各种各样的資產者發生一种思想——国会議員休茲 (Hughes) 君是領袖——要使“工人的辯护者”变成一种平常的巩固的报纸，而我作为理事之一，必須注視这件事的进行，以便不致弄出不好的把戏来。在另一方面，我們的創造之一的改革同盟已在聖·馬丁堂的会中庆祝巨大的胜利，这是我寄居倫敦以来所开的最大的会和最純粹的工人会。而我們委员会的人居于领导地位，并以我們的精神演說。我如明天引退，暗中不滿意我們（外国無信仰者）的資產階級分子就会占优势。在德国工人运动的完全失敗中，瑞士的工人分子更加聚集在該处国际协会的支部周圍。本月中旬，日内瓦刊出“国际工人协会报——罗曼語瑞士支部”的第一期，不久将出版一种德文机关报，由柏克編輯，因“北極星”的消灭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丧失信用，这种报是有机会的。（老柏克催論文，并因此托我也迫切地写信給你，因为他在目前沒有撰稿者。）协会在法国沒有运动的任何中心，終於有了大进步。所以我如果在此等状况之下引退，对事情当有很大的坏处；然在另一方面，我現在本来沒有工夫，每星期还要在倫敦西区或商業区开三次会——很快就是国际委员会的會議，其次是常务委员会，再其次是“工人[的]辯[护者]”的理事或股东会——这不是一件小事！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写个不停。

我接到李卜克內西几行信。他住在萊比錫法院路二号，通信时写密勒(J. Miller)先生。他似乎和平常一样，情况不好，但有做

字典編纂人、并取得萊比錫市民權、做倍斯特的人民的希望。

庫格曼醫生也有信給我。奧斯那布律克 (Osnabrück) 現任市長墨塞耳 (Justus Möser) 的后任人米刻爾君，現在是公開的背叛者；有一個時期具有資產階級的意識，但“已經”傾向貴族意識一方面。某衛德金德 (Wedekind) 是某處的前任領事，是一個富豪和熱心的國民聯合會會員，為報酬他的勞績，已經認他為女婿。庫格曼在科倫看到“溫柔的海恩利系”。他現在是“萊茵報”正式任命的編輯。他埋怨我在科倫沒有去訪問，把他當做“叛徒”看待云云。他老是“忠於事業的”，現在替資產階級工作只是為着反對貴族，“以便促進階級對抗（在不到一年之前，他在科倫的一次講演中還否認這種對抗的存在！）的發展和明朗化等等”。

我覺得波拿巴比從前更見動蕩。學生的事件是軍隊本身中對抗的壞跡象的標征，不過更重要的是墨西哥事件和第二帝國的遺孽——債務！這家伙在去年也沒有能完成任何一種變化。在事實上，他的處境困難，俾斯麥作為他的勁敵而出現了！

帕爾麥斯頓的死去在這裡顯然受了一種打擊。他倘若還在世的話，總督埃爾 (Eyre) 當受到勳章！

佛萊利格拉本年也以大困難告終。猶太人萊那哈在這裡的營業弄得臭氣熏天，特來倫敦予以收束。佛[萊利格拉]本來欠銀行的錢，更不幸的是在有勢力的萊那哈達到的前三天，一個書記拿一百五十鎊潛逃了。然在另一方面，此老却有有力的保護，可借以支持。他的在巴黎的普隆——普隆主義的朋友們（例如前陸軍上校啓斯娶了法國前任大臣，一個百萬富翁，圖威涅爾——Thouvenel——的女兒，現在為一個巨大的公司的領袖）已在替他找一種新的職業。

恭賀新年！兩子夫人亦此。

你的卡·馬·

一八六六年

九五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一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1)一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十鎊，系英格蘭銀行鈔票兩張。對房東的期票怎樣辦？請將數目和到期的日期相告，我可以處理的。

“社會民主黨人”的渣滓在舒爾慈-德里支的小冊子中作惡毒的總括，柏林一個匿名人已經寄給我了，有這樣一種撮要的總結，總是好的。舒爾[慈]-德里支也已經表示，要在这時刊印一種對拉薩爾的答復，予他以毀滅。刺科威慈死於肺病，你當已知道；段尼格斯女士對此如果清白無疵，大概又要市場上出現了。

黑爾德(Held)君的演說也由柏林方面寄給我了。那是一個真正的柏林流氓。

波拿巴君十分堅決地像螯蝦般向後退。軍隊中因墨西哥所引起的事件很嚴重，巴黎的學生事件也是如此。巴黎的學生傾向無產階級一方面，這是很重要的，不管他們的腦袋也還有些紛亂。工藝專科學校會馬上盡量地跟着走。這個無賴如果還看到自己的傾復，那就非常精彩，現在的情況幾乎是這樣了。俾斯麥也一天一天腐朽下去，科倫的牧豬狗倘沒有把他從困苦中拯救出來，也許他現已破碎了。

我對於下屆國會有有些渴望的心情。各舊黨的垮台現在必定在迅速地前進中。伯賴脫顯然是在找位置——他昨天的演說，我簡直還沒有看到。

你看过丁鐸尔“热乃是运动的一种形态”嗎？如沒有，应当看一看。在这一方面做得極多，这事件开始取一种合理的形态；原子的理論已經达到馬上就要傾复的頂峰了。

請將“工人的辯[护者]”和“自由新聞”寄給我，不要忘記。

竭誠問候，并恭賀你的全家新禧。

你的弗·恩·

〔1〕 正确的是：一八六六年。

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一月五日

一八六五年〔1〕一月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急忙中。

十鎊十分感謝。

期票二月十八日到期，数目为四十八鎊。我要房东只当支取两期到期的款子，不应涉及一月底才到期的第三期款子。但他坚持己見。

現已有人形成一种陰謀来对付国际协会，我需要你的共同活动。以后再詳說。現在所談的只是：卢柏慈君和維星尼尔（Vésinier〔2〕）——他知道，关于他的过去的查問正在进行中；他又在布魯塞尔）在这里有一个法兰西的支部（在事实上是反对派的支部），“左翼”的編輯朗格（Longuet）也在里面，而在布魯塞尔的整个一伙蒲魯东主义者也和这个支部結合在一起。最初是維星尼尔在“味未的回声”上刊布冗长的廢料反对我們，自然是匿名的。后来倫敦的支部在登載反对我們协会的誹謗辞的同一报上（其中托雷和夫里部耳謊称是波拿巴主义者）刊布一种綱領为将来的章程草案，他們这些真实的人将把此等章程提出于大会中。

这种爭論真正的樞紐是波·兰·問·題。这些家伙都被束縛在蒲魯东—赫尔岑的莫斯科主义上面。因此，我将大聖大賢在“人·民·論·壇”上从前反对波兰的論文寄給你，你必須写一种反駁的东西，不論是給我們的日內瓦各报（如“德意志”）的或給“工人的辯护者”的。俄羅斯的先生們在“青年法兰西”的蒲魯东化的部分找着最新的同盟者。

你的卡·馬·

〔1〕 正确是：一八六六年。

〔2〕 原信作 Vésigny。

九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一八六五年〔1〕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一星期前，我把“論壇”弄妥貼了，勞拉完全忘記寄給你。她今天补做这耽誤的事。同样寄上一份“工·人·的·辯·护·者”。

現附入此信的有：

一、維也納書商的信。（这你必須寄还。）

二、庫格曼医生。

三、迈耶由柏林寄来的。（我今天才答复这些人。真沒有工夫。）

同时，我們已將維星尼尔在比利时、卢柏慈在倫敦的糟糕的陰謀完全扑灭了。“左·翼”的編輯和罗格尔（Rogear）的朋友朗格以及克勒斯白尔（Crespel）君是他〔2〕所創立的支部中两个最有理解力的會員，他們都做了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他的支部已經宣布反对他而拥护我們。中央委員會已要求維星尼尔“証明他的控訴，否則当予以开除”。除其他外，这个家伙在“味·未·的·回·声”上責

备我們：

“人类最重要的利益信托于这个委员会，而它竟怀着輕浮的心胸，放弃这个崇高的目的，墮落为一个受波拿巴主义指导的民族性的委员会。”

而且在我们中間有这种退化，的确是由于我們宣言拥护波兰，反对俄罗斯〔3〕。

“以后还有有害的影响（这只驢子幻想綱領有关波兰的章节是出自巴黎的代表們，然这些代表却認它为“不合宜”，曾想尽方法要把它刪去），在日内瓦的大会中所接受的各点，是超出协会的目的之外的，并和权利、正义、自由及博爱相反，和各民族及种族的团结相反，例如‘毁灭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等等’，这恰当俄罗斯解放本国之波兰的农奴之际，而波兰的貴族和教士常是不准他們自己的农奴自由。人們至少要承認时机的选择是不对的。在他們核准这几点之前，委员会中的英国委員应当自問，英国貧穷状况惊人的發展、女工的卖淫、大不列顛工人的困苦、爱尔兰的飢荒和人口减少等等，是否同样迫切地要予以終止！講到委员会中的德国委員，我們也可以說，俾斯麦君的政策在欧洲的影响，是否必須同样扫除；普魯士和奥地利对于瓜分波兰、对于俄罗斯宰制这个不幸民族的罪行，不是也参加了嗎？而所謂巴黎的代表們真是被召唤来对俄罗斯的影响打上火印嗎？同时波拿巴的兵士占据他們所炮击的羅馬，他們于毁灭法兰西共和国之后，即屠杀墨西哥共和国的防御者。人們将政府所犯的过失和罪恶比較一下，便会确信，为着任何种民族的压迫者犯罪，即在人类的面前排斥这种民族，是荒謬的，而中央委员会的义务是宣布一切民族的团结、友爱，而不是把它們中間的一个唯一的民族，在欧洲之前予以放逐。”

他于是加上謊言道：

“这种巨大的錯誤已經造成了極不幸的結果：波兰人成群結队

地要求加入委员会，而且馬上会形成会中的大多数。（内中唯一的
一个是波布晋斯基——Bobczynski〔4〕——因为霍尔托蒲——
Holtorp——不算，而且他自己和卢柏慈从事陰謀詭計。）他們已經
毫不遲疑地說，他們將利用協會達到他們民族的復興，而不管工人
解放的問題。”

波兰人——他們恰恰派了一个代表团来我們这里——看到这
些地方时，大笑不止。而我們將于本月二十三日庆祝他們的革命。

你对于自作聰明者得尼对蒲魯东的最終禱告，將感觉有趣。
这个“聳人听聞的作者”挾着他的一知半解、对拉薩尔知識的夸
張——他对此一無所知——和对社会主义宗派者虛有其表的批評
优越性，弄出了許多破綻。

卢柏慈等于零。福克思称他为“有稚气的爸爸”（Le Père enf-
antin）〔5〕，是对的，但維星尼尔完全是拥护俄罗斯人的家伙。作
为作家，沒有多大的价值，如他的“新凱撒傳”及他的其他反波拿巴
的小册子所表現的那樣。但有才能，有修詞的大能力，精力強壯，
尤其是毫不猶豫。

祝好。

你的卡·馬·

〔1〕 正确的是：一八六六年。

〔2〕 卢柏慈。

〔3〕 原信作拥护俄罗斯，反对波兰。

〔4〕 原信作 Bobzinski。

〔5〕 这是文字游戏：恩芳登（Einfantin，意思即“稚气”）是傅立叶派的首腦，人称
为恩芳登爸爸。

九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爾，

使我受到限制的一件事是，对于俄国农奴解放终于怎样貫徹的方法，农民获得何等土地，誰为此出錢，現在他在实际上对地主的地位等等，既沒有材料，也几乎沒有記憶上的認識。我大致看过貴族和皇帝从前的計劃，但沒有看到最后的实施。你有这些材料嗎？

你的弗·恩·

注意：我不会直接論及一八六四年“論壇”的文章，这对它太致敬了。

九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

亲爱的佛里慈：

这一次是涉及皮膚。我的家人不知道这病是怎样的严重。这东西如在同一形态中再出現三、四次，我就变成死人了。我非常消瘦，而且还極度軟弱，不在头部，而在腰和腿部。医生們說过度的夜間工作是此病再發的主要原因，完全是对的。但强迫我这样無条理地干的原因，我不能告訴那些先生們，而且也全沒有用处。此刻身上还有各种各样后起的小疮，很痛，不过已不再危險罢了。

自元旦起，当我的肝病消失，可以出色地向前推进时，却必須打断工作，这是我最討厭的。“坐”、自然談不到。此刻仍受到妨碍。但日間哪怕只有短促的时间，也还是躺着繼續作苦工。关于真正理論的部分，不能首先进行。脑子太弱，不能担任。因此对“劳动日”一章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我原来的計劃之外。現在由我“插入的”，构成对你的書的补充（簡略的），到一八六五年为止（我在注中也說过），并使你对将来的估計和它的实际情况間的差异，完全得到合理的証明。我的書一經出版，你的書再版是必然的，同时也是容易的。我提出理論上必要的东西。至于后来的历史的增充

(这你必须作为你的书的附加), 除掉“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雇佣委员会报告”和“卫生部报告”外, 一切材料是纯粹的废物, 在科学上不能应用。你的没有生脓疮的劳动力在三个月之内, 很便当地完成这种材料的处理。

关于俄罗斯人, 我没有材料。我的情况如果许可, 即为此事去博物馆, 并到波兰人处看一看。“工人的辩护者”遇到大危机, 明天将作为“共和”出版, 这种转变是由资产阶级分子造成的, 而我对委员会的缺席也要负责。然我在病床上用书信相恫吓, 也阻止了阴谋, 做编辑的是亚卡利阿斯, 不是“非国教徒”的一位先生, 并任命一个编辑管理委员会, 每星期集会一次。这个委员会是由我、福克思、豪厄尔、卫斯吞和迈奥尔(“非国教徒”的出版者兼编辑, 现在是我们的出版者)组成的, 是四个无神论者对一个“基督新教徒”。你的论文现在对于可怜的亚卡利阿斯是迫切需要的(因为阴谋众多, 我不能予以支持; 我的写作时间完全属于我的书)。

你的酒现在对我演了奇迹。当病厉害的时候, 我必须购买劣等的葡萄酒, 现这种酒是唯一适合急性的脓疮的状况的。

附带地说! 约翰·瓦茨, 如我从最近的“工厂报告”所看到的, 已经刊布了“论机器”的小册子。请用我的名义要他送一本。

我对于威廉的弱点, 将写几行爆炸式的信给他。我们所愿意的正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和整个拉萨尔的垃圾归于消灭。

米温(那里的工人们)已寄来八镑给国际委员会。

祝好。

你的摩尔

九五五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1)

曼彻斯特,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我刚才在这里和谷謨拍特談过話，并和他討論你的情况。他坚决主張，你当試服砒剂。他曾对一种膿疮的病例和一种很厉害的癩病用过此藥，在三个月的光景，完全医好了。他現在給三个妇人服用，都收到最好的效果，并且都长胖了。他所給的福勒 (Fowler) 氏溶液，我相信是每天三次，每次三滴(这我不很确切知道了)，然对于病人每天大体为一克冷 (gran) 砒。在所有皮膚病的砒的特別效用中，在这里也表現效用的一切希望。他以为鉄質只有象征的和加强的作用。加以在服用砒剂中，絕不用注意特別的規定飲食，只要生活过得好就够了。

你畢竟应当稍微合理地干，以便脱离这种膿疮的病症，即使讓書因此再迟延三个月出。这病的确会变成严重的，当你的脑子如你自己所說的沒有达到从事理論著作的高度，那就休息一下，不管高等理論罢。放弃夜間工作若干时，并过一种較有規律的生活。你如复元，来这里住两个星期内外，以便稍为更換一下环境，并且帶一些筆記簿来，照我的看法，可以在这里做点工作。此外，六十印張是厚厚的两大卷啊。你不能安排一下，至少将第一卷寄出首先付排，第二卷迟几个月嗎？这样，出版人和公众都感到滿足，并且实际上沒有喪失時間。

还要考虑到，像現在的情形，大陆的事件是可以迅速改变的。普魯士的事情进展得非常之快。俾斯麦把它迅速赶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最初是最高法院的決議，現在有由君主作合法的宪法解釋的威吓。庸俗人对于安靜的、历史的發展所抱的最后幻想是消灭了。只要兵士們一經集中在边界上，最初最好的冲击，甚至只是为着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一种真正的糾紛，也可以使这事件达到決定之点；我自己虽不大相信，沒有一种較为普遍的冲击，会有什么事情發生，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我們为事变所惊动时，也許

已完成了你的書的末尾几章，而第一卷却不能付印，这有什么用处？法兰西每天也可發生事情，奧地利和匈牙利和解的企圖只是造成更严重的分裂。

結論：注意你的健康，为着这个目的，試服砒剂罢。

你的弗·恩·

多多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1〕 信首印有：曼徹斯特，亞爾伯特俱樂部。

九五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三日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請告訴或写信給谷謨拍特，將那藥方及其用法寄給我。我既信任他，那他单是由于“政治經濟学”的利益就應該抛开職業上的礼俗，从曼徹斯特替我診治。

我昨天又躺下来了，因为恶毒的膿疮在左腰上發作了。我倘若有足够的錢，这就是說 $> - 0$ ，供养我的家眷，而我的書又已完成，那今天或明天被投在剝皮場上，或倒毙而死，真是滿不在乎。但在上述的状况中，这还是不行。

講到这“可詛咒的”書，情形如下：它在十二月底完成。单是倒数第二章討論地租的，照現在的結構，几乎有一本書。我白天去博物館，夜間写作。德国的新農業化学，特别是利比喜和瑟貝恩（Schönbein），他們在这件事情中比一切經濟学者加起来还要重要；在另一方面，自我上次研究这一点以后，法国人已經提供巨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須勤苦地看一遍。我于两年前即結束关于我地租論的探討。恰在这个时期中間，又有許多成就，并完全証實了我的理論。而关于日本的啓示在这里也是重要的（如果不是

職業上的必要，我本來絕不看游記的)。因此，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英國工廠用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換班制”，又由我自己用在我的身上了。

這種稿件雖已完成，但在它現在龐大的形態中，除我外，任何人不能編纂出版，即你也不能。

我於一月一日開始眷寫并琢磨風格，這事進行得很輕快，因為經過這許多產痛後，我自然享受舐淨這孩子的愉快。但中間又發生了膿瘡，所以一直到現在沒有再向前進，在事實上只能將計劃中已經完成的東西眷寫出來。

此外，我同意你的意見，當一卷一經完成，即寄給梅斯納。但我至少要能夠坐下來，才可弄好。

不要忘記寫信給瓦茨，因為我現在到關於機器的一章了。

你不能在柏林的標題之下，對普魯士急草一篇論文，寄給“共和”嗎？試想，我們在倫敦站穩腳跟，是何等重要啊。關於波蘭的論文還有時間來寫。但對普魯士此項作品，有德意志各報替你登載，只能是一種愉快。我在這裡的影響，有一部分有賴於那些人終於看出我並不是完全孤立的。

政治的事件使我不安（不是關於個人的，而是因書的緣故），並沒有經濟的狀況那樣厲害，這種狀況有成為危機之勢，並且威脅愈來愈大。

祝好。

你的卡·馬·

問候“愛爾蘭的”女友。愛爾蘭婦女，特別是羅塞斯·奧頓諾凡（Roses O'Donovan）〔1〕等對於我們的報的呼呼和福克思的論文，已表示謝意。

〔1〕 奧頓諾凡·羅撒（O'Donovan Rossa）。

九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四日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五十鎊鈔票的第一个半截，至为感谢。

講到那个“維也納人”〔1〕，我早已写信告他，叫写信給你。我在目前的环境之下，除掉不知道是否能对第一期供給稿件外，表示願意为他做一切事情。

恶毒的膿疮正在發动，但我希望在几天之內制服它。

普魯士的情况是瘋狂的。然我們的朋友們忍耐性却也很大。如果俾斯麦把他們送回家来，那暫時一切都将以大宴会和卡拍尔-克拉孙曼 (Kappel-Klassenmann)〔2〕結束。反之，国会开会較久，就可以發生不好的作用。

祝好。

你的卡·馬·

〔1〕 亞諾尔特·喜尔柏格 (Arnold Hilberg)。

〔2〕 即克拉孙-卡拉尔曼 (Classen-Kappelmann)。

九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鈔票十鎊，这是我为你藏在衣袋中的，但昨天不能单独和你談話。希望今天的期票到期幸运地过去，沒有因整数缺少一点，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把一切都忘記了：“小插协”(Klein Zache)——放在你書房沙發脚头書柜中有一排書——“工厂报告”和“共和”——的地方。

請把“共和”寄一份給我，我可因此看到福克思的論文。

在腿部上下的膿疮情形怎样？我还不能看到谷謨拍特。

你的弗·恩·

竭誠問候夫人和小姐們，她們的黑猩猩特別向小杜西問好。

九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小插协”等等，謝謝，这可視為你已接到十鎊的証据。

剛才从谷謨拍特那里来，我因流行性感冒和多次沒有遇到，直到今晚才看到他。他認為你当馬上开始服砒剂。决沒有害处，只有好处。阿倫所說的，不适用于你，是無意思的話。他并且以为局部敷藥的治疗方法也是荒謬的；它只是促进皮膚的發炎——这恰恰是应当遏制的——并不促进化膿。局部的鉄剂敷藥要好得多，但你受阿倫的診治，要他开出这种方子，才能够应用。尤其是海風，可以使你再恢复精力。最好是在南海岸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季节，那里比这里以上的地方，有較多的好天气，你如願住在谷[謨拍特]的附近，那沿岸有的是地方，从曼徹斯特前去只有一点鐘的路程。

你看，我已能使谷[謨拍特]决定于阿倫还在对你用敷藥治疗时，即催你馬上服用砒剂，他从前为着礼俗的顧虑，是不願这样做的。現在請依我的意思，服用砒剂罢，你的情状要是許可，望即来这里，那你一定会好轉的。这样老是躊躇、拖延，只是摧毀你自己，沒有人能够长久忍受这种慢性的膿疮病，还不用講終于要出現一个局面，使你完結的。那么，你的書在哪里，你的家眷又在哪里呢？

你知道我准备尽可能地做去，而在这个極端的場合，比在其他狀況之下，甚至于更要冒險些。但你也耍有一点理性，做一桩我和你的家庭唯一称心的事，就應該去治疗。你如有不測，这整个运动中当發生什么，你如要見效，只有出于治疗一途。直到你脫离此病，我恐怕日夜不得安宁，每天要是得不到你的消息，更是悵望，以为你的病又变坏了。

注意：凡本来应当除去的一个膿疮，你不要又讓它留着。那是最危險的。

多多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九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日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病情現在达到結束的阶段。我想，明天至多后天，不仅又可以起床，而且可以出外，这批膿疮本季以最后这只恶狗告終。就一般講，我觉得自己又好得多。最后这种襲击是可耻的。它不独使一切工作完蛋，除司各脫外，也使一切閱讀停頓了。

我起初对于砒剂絕不厭恶（那种肉桂皮味道很强）。現在它的特別味道开始不合我的胃口。此外，我相信它是有效的。我从初时起，日服三次。

你对“共和”的投稿情形怎样？

約翰·瓦茨的“机器”呢？

現在我躺了九天的沙發，它在我的工作室中，紧靠着窗子，所以当日間某些时候，即如此刻，得享受很新鮮的空气。

你現在用不着再不安，就实际的發作講，病情可認為是解决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小杜西“竭誠問候她的黑猩猩”。

九六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三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三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谷謨拍特堅持的意見是，你的情況一經許可，即當往海濱，至少四星期，無論如何，要更換空氣。現在怎樣？你願去這裡附近的一個海水浴場（照我的意見是栗坦——Lytham——或布拉克普爾——Blackpool——或新布來屯），還是願去南海濱？你可加以決定，如是前一場合，即來這裡？我籌備此項旅費，而且如我允許你的，也還可更多一點。膿瘡這樣老是復發，畢竟應使終止，否則你既不能工作，也不能做其他什麼事。因此下一個決心罷。

我對“共和”的投稿，已由你自己破壞了，因為除波蘭事件外，你還要關於普魯士的東西。因此，一種是中斷了，另一種還沒有及時弄好。而為着席勒院的金錢的審核，如我告訴你的，事情突然堆在我的身上，以致上星期每晚受到它的阻礙，現在也必須馬上再前去。我想在兩個星期之內擺脫它，但無論如何，本星期會寄出一篇關於波蘭的論文的。

牙買加有美妙的真相暴露。因此“泰晤士”出丑，而羅素辭職了。這報的低落十分迅速。

如有可能，試看一看科倫一民登管理處關於那惡劣的營業的聲明。就它所參加的事件講，那只是私法性質的；一經君主批准，他就取得國法方面的結果。換句話來說，科倫的資產者絕不願自有一種憲章。

多多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九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三月六日

一八六六年三月六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既应当离开这里，我想最好是去馬給特(Margate)。那里的空气特别好。此外，如發生什么事，也在倫敦附近。最后的一个膿疮固然消去，但伤口还没有医好，所以乘火車旅行，到底有点煩累。

“大体上”我現在当怎样办？依照谷[謨拍特]的处方嗎？

我今天第一次再去空气新鮮的地方。

祝好。

你的卡·馬·

九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日前后]

机密！

佛萊利格拉因一个商業俗物的报告，对我有所要求，同时对你的生病表示同情，并有善意的評語，我写了一封信給他，特摘录如下：

“馬克思需要休养，不作夜工，不操心，还需要海濱的空气和美好的生活。这会使他复元的。脑滿腸肥的公民如布林德不会發生这样的事。不过这个可怜的人也倒霉，不管一切装置的杠杆和螺絲釘怎样安排好，除他自己外，沒有人提起他。像这样的家伙，脑袋里面是生了膿疮。然对这个‘有心說謊者’也够了。

“你原来在干什么？听说在倫敦的銀行已停办。这对你畢竟也是好的，和法济等結合在一起，誰知道以后不致連累你的。你当然

很快就会再得到一个适当的位置的。”

急忙中。

你的弗·恩·

九六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日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收到我本星期二的几行字嗎？我必須知道这一点，以便确定我的信是否受到干涉。地址是朋斯夫人处。

我如果当去海濱的話，現在必須去，因为我不能丧失時間。上次的信中曾告訴你，願去馬給特，而因此所需的金錢現在必須筹到。我在那封簡短的信中也問过你，谷謨拍特所謂“治疗”是什么？是繼續服用砒剂等等，或别的什么？

在“国际委员会”和“报的理事部”中，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并表現反抗缺席的“暴君”的大欲望，但同时也要使这整个店归于毁灭。我的伤口（最后一个膿疮的）算是好了（至今沒有發生新的），下星期一和二可以到那些人中間去，不过在另一方面，还忍受不了艦队街(Fleetstreet)一个角落里这种迟晚的會議，更不好的是，我还是神經過敏，在“純理性的範圍”內几乎不能遭受暴風雨，我常常會猛烈爆發的，而这是不适当的。

波兰論文第一号到底几时可到？

你的卡·馬·

九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五日〔1〕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五日。

我的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持这几行字的是公民奥栖泥(Orsini)，是不朽的烈士的兄弟，

并为我们协会的会员。他将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将在几个月之内回来。你在商业事务上的忠告，或对他有益。无论如何你会很高兴和他认识的。

你的忠实的卡·马克思

曼彻斯特，圣·玛丽，南門七号，

弗利德里赫·恩格斯先生

再者：我知道布刺德罗(Bradlaugh)是一个忠厚人，在商业区做律师，据有崇高的地位。

(1) 信首印有：“伦敦，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九六六 马克思致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 馬給特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五日]

馬給特，兰塞尔場(Lansell's Place)五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昨晚来到这里。今天(洗过一个热海水澡后)整天闲逛，刚才回住所(紧靠大海)，以便于邮局关门前将我的住址寄给你。你明天会接到较详细的消息的。你的第一篇波兰论文的刊出不在本星期而在下星期。这里的空气好得很。

祝好。

你的卡·馬·

九六七 马克思致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 馬給特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馬給特，兰塞尔場五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从这封信的迟迟發出上，可以看出我在这里是把消磨時間当作“職業”了。我不看什么，也不写什么。为着每天服用砒剂三次，对于就餐的時間和玩海以及游附近山林的時間，必須要有安排，故“沒有時間”做別的事情。到了晚上又太疲倦，除睡覺外，也不能做其他的工作。就整个講，天气頗为寒冷，特别是常刮一种东風，有些寒冷，但馬上也就習慣了。上星期日，我步行到坎特布里（离这里十七哩），不到四个鐘头，你由此可以看出我是怎样恢复了健康。关于这里的团体交通，自然是沒有的。我可以和底河(Dee)的磨粉者同声唱道：“我不关切人家，人家也不关切我。”

我于前晚必須回倫敦参加我的女孩子們的一种“会”。我的舅父曾于聖誕节送她們五鎊，但为着一般的目的，向她們“借用过”，直到你的錢寄来时，才行归还。因此，她們安排她們的年“会”，并用信彈催我向倫敦——如諾特永君所說的——“进發”。于是我即于第二天早晨（就是昨天）回到了我的隱居处。

我于起程来这里（是在三月十四日，星期三）之前，虽还在很痛苦的状况中，但十二和十三日必須接連出席晚間會議，第一是“共和”的股东会，第二是中央委員會的會議。

在第一个場合，克列墨君布置一切，要赶走亚卡利阿斯，如沒有我的出席，大概是會發生的。这次會議只有一种結果，即克列墨君“自願”退出編輯部。这事件后来的發展怎样，我不知道，因为一切只是一个星期內“临时”决定的，至于股东大会要延期到三月十九日。然这里大概也是：“占有者是有幸运的”，因那次會議的結果，首先是亚卡利阿斯为占有者。

中央委員會的陰謀，和对报的爭夺与妒忌有密切关系（豪厄尔君想做总編輯，克列墨君也是如此）。卢柏慈君曾利用它鼓动抵制德国人的影响，三月六日的會議出現了一个美妙而靜悄悄地准备好了的場面。陸軍少校华尔夫〔1〕突然出席，用他、馬志尼和意大利

社的名义，作一次隆重的演說，对于維星尼爾的攻击，反对予以答复，这种答复是楊恩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送登“味未的回声”的。他十分猛烈地攻击楊恩和我（暗射的）。阿德格〔2〕、豪厄尔和克列墨等的旧的馬志尼主义傾吐出来了。卢柏慈推波助瀾，終于通过一种決議，包括多少向馬志尼、华尔夫〔1〕等恭恭敬敬地道歉在內。你看这事件是严重的。（外国人中只有少数出席，而且沒有人投票。）这是馬志尼十分巧妙的詭計，要使协会把我去掉，然后由他們加以占据。他要求英国人承認自己为大陆民主派的首領，好像英国的先生們曾任命我們做了首領！

协会的外国秘書們于星期六（三月十日）在我家开軍事會議（杜滂、楊恩、朗格、拉法格——Lafargue——波布晋斯基）〔3〕。所作的決議是，無論如何，我要出席于星期二（十三日）的委员会，并当用一切外国秘書的名义，对这种議事提出抗議。这种議事是不合規章的，因为华尔夫〔1〕不复是委员会的委員，在他的面前不得通过一項牵涉到他本人的決議。还有我对于馬志尼的情形，当向我們的协会和大陆的工人党分別說明云云。末了，法兰西人当帶色薩·奧栖泥（César Orsini）出席，奧氏（附帶說一句，他是馬志尼的私人朋友）当对于馬志尼、华尔夫〔1〕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情狀，提出报告。

这事情进行順利，超出一切期望之外；可惜的只在英国的分子沒有強大的代表（因为改革同盟垃圾的緣故）。我斥責卢柏慈。無論如何，英国人（在事实上这里也只是指少数人）已經明白，全大陆的分子和我團結在一起，像一个人一样，这里并不像卢柏慈君所認定的，是由于德国人的影响。卢柏慈曾企圖使他們相信，我为委员会中英国分子的首領，要压倒其余的大陆分子；而英国的先生們現在反轉來确信，他們如果要像驢子般頑強，我借大陆分子的力量，將把他們完全放在掌握之中。关于这一点，下次再詳。

我在出去之前，自然要付清家中最迫切的债务，否则我就没有安宁的日子。本月底如仍能寄点给我，十分高兴。同时好望角的全权委托书如终于来到，虽为数不多，钱柜中总会有一点的。

问候丽子夫人。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Wolf。

(2) 原信作Odgers。

(3) 原信作Bobzinski。

九六八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我从你的沉默中推测你不工作的诚心，正准备写一封信祝贺，而你的信适来了。这信使我安心不少，因为我开始猜想，一个新的脓疮可能是顽强沉默的原因。只要切切实实地保持这种运动，继续步行到坎特布里去访问大主教，终于会把这种疮连根拔去的。在这事件中也和其他事件中一样，主要之点是要尽可能长地忍受海滨的单调；如有可能的话，整个四月，你当留住在那里，这病会因此根本治好。

老希尔刚才来，扰乱了我。今天必须中断。附上十镑。

E/J96963。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日。

你的弗·恩·

九六九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馬給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二日

一八六六年四月二日。
馬給特，兰塞尔場五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收到十鎊，至为感謝。

当我不在时，“共和”發生一种表面上的变化，或者不如說是理事会的变化，它下星期会出现的。阿·德·格〔1〕做編輯；福·克·思做副編輯；那个“劳动的兒子”受聘，每星期供給一篇論文，計十先令；克·列·墨〔2〕被摒除；也辞去“国际协会”的总秘書的职务。就一般講，我并不反对这种变化。亚卡利阿斯迨不能（或者至少不当）幻想，这报一經获得地位，人們会忍受他在名义上的領導。我曾警告他，但徒劳無益。对他的催逼讓步，并在一封信里推荐到現已辞去的位置上，这是我一方面的一种“政治上的”錯誤。我倘若不生病，那他敲門是枉然的。我預先知道，这事件一定要加在我的身上。对于我們來說，避去一切个人意志的表示，或妄用个人影响去达到秘密的目的，以及对英国人有良好的諒解，自然比滿足亚卡利阿斯多少合法的野心，要重要些。

像亚卡利阿斯这样枯燥的性格也具有若干枯燥的利己心，这是容易使他們陷入歧途的。当改革同盟議决在聖·馬丁堂开大会时，同盟的委员会指定他为公众演說人之一。扑特私派的徒众提出抗議，說他是外国人。我明白警告他不要接受他的“委任状”。但他相信能渡过难关，欣喜自己是在都会的运动中表演重要的角色。而他完全失敗了。这可怜的家伙自然度过一种失望的生活，而英国人自动讓出荣誉的职位，給他做“国际”的副会长等等，使他迷惑起来，以致相信可以对他的整个过去作报复了。他倘若听我

的話，从容工作，并持一种謙遜的态度，一切当进行得極好。我不管他的無紀律和固执的行动怎样，为着他的緣故，甚至自己陷入困境，特别是因顧慮到，他老是和我們共同工作，从沒有收获。然人們讓自己受这一类顧慮的影响，便会老犯錯誤。

关于报的本身，危險就在——因为缺乏基金——非国教派繼續增长的侵蝕和优势。

一切英国运动中傳統的、可詛咒的性質又表現在这种改革运动中。不过几星期前，人民党还以極大的憤怒，加以指斥的分期付款——他們甚至駁回伯賴脫一种房主选举权的最后通牒——現在却被視為有体面的竞赛优胜者的奖品。为什么？因为拖雷党人大叫救命。这些家伙缺乏老宪章派人的勇气。

你对于奥地利和普魯士的混乱有什么意見？我絕沒有看到大陆的报纸。然我明白，俄罗斯站在普魯士人的后面，而奥地利人知道这一点，即不管好坏，以有法国的保护自慰。这些主要国君的美丽的勾当！德国的俗物时常重新使我們陷入这种永远进退两难的境地。德意志的内战对于波拿巴确是真正的天賜。

到了一个美妙的早晨，这事件以有价值的俾斯麦的单纯罢免作結束，这确是可能的。但“威廉这个战胜者”自度拍尔以来，相信他的“大軍”沒有敌手，并在内部冲突中有一个第二次的阿里木次(Olmütz)，就是对他也必定是有危險的。

好几天以来，这里的天气很坏，好像是专为真正倫敦人特备的，这些人为着欢度复活节假日，已經拥挤在此处了。砒剂要服用多久？

問候朋斯夫人。

你的卡·馬·

我的朋友考蒲(Kaub)从巴黎来信，說某个累波(Rebour)君已經找着方法，把水分解为氫和氧，每天只要花两个苏，就有一种火

將鐵熔化。但他目前還把這事當做一種秘密，因為在早前的時候，他的一種發見被竊，並在倫敦受到特許狀。誰活着，誰就會見到。你知道，我倆常是怎樣夢想用一種廉價的方法，把水變成火。

〔1〕 原信作 Odgers。

〔2〕 原信作 Crämer。

九七〇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四月二日。

親愛的摩爾：

曾寄十鎊至馬給特，希望你已收到。我在威爾士度過假日，今天終於寫信給你。

奧栖泥來我處，可惜我不能為他出力，在紐約我已沒有任何聯繫，這裡也找不到人和他共做鳥糞肥料的欺騙生意，因此拿出基金來，這是談不到的。他是一個十分漂亮的傢伙。

明晚如沒有別的事，將寫波蘭問題第三號。我直接寄給亞卡利阿斯，由“共和”的編輯轉交。可惜校對非常之壞，而且每周從“不從國教者”上刊印一篇社論的事也正是告一結束的時候了。然邁奧爾公然把這種東西表現為非國[教派]的一種純粹附屬品，是太無耻了。

你對於俾斯麥有什麼話說？現在幾乎表現他要造成戰爭，因此予路易·波拿巴以一種最美麗的機會，不費氣力，取得萊茵河左岸的一塊地方，供一生的享用。當這種戰爭發生時，每個參加的人都有罪，值得受絞刑，我雖持公正無私的態度，願將這一着擴展到奧地利人的身上，然我的主要願望是在普魯士人受到悲慘的痛擊。於是兩種機會：一、奧地利於兩星期內在柏林主持和議，因

此避去外国的直接干涉，但同时使现今在柏林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并发生另一种运动，从初时起即否定特殊的普鲁士风格；或者二、在奥地利人来到之前，柏林即发生突变，于是这种运动也会出现。

就军事讲，我的意见是两方面的军队大致相等，而战争是会十分残酷的。然无论如何，柏涅得克(Benedek)比起腓特烈·卡尔亲王来，是一个较好的将军，法兰兹·约瑟夫如不予柏涅得克以帮助，或腓特烈·卡尔没有很好的和有势力的参谋将校，我相信普鲁士人要挨打。向度拍尔的自夸已经在耶拿大败中表现出来了。

如果第一仗打下来绝不利于普鲁士人，那没有东西阻止奥地利人向柏林推进。即使普鲁士胜利，那也没有持久的力量，能越过多瑙河向维也纳取攻势，更不用说越过布达佩斯了。奥地利或可强迫普鲁士媾和，而普鲁士却不能单独强迫奥地利媾和。普鲁士的每一种成就是对波拿巴干涉的一种鼓励。此外，德意志的两只牧猪狗现已企图竞相把德意志的地方献给法兰西的第三只牧猪狗。

你的弗·恩·

九七一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俄罗斯人隐藏在普鲁士人的后面，我也立即感觉到很有可能。奥地利的古尔盾(Gulden)纸币差不多又回复到票面的价值，因此再要发生混乱，这种情况已经令人生疑，但同时的库萨(Cusa)事件更甚于此，如没有俄国人站在后面，我们亲爱的俾斯麦一定不会这样努力工作的。这事件可能已经进展得很远，无论是俾斯麦、或老

驢子威廉都不能說什么，是战争还是和平，完全系于彼得堡的意向。此外，这个俾斯麦的行动是多笨啊。要把可怜的奥地利人作为进攻的部分，未免太滑稽了。但更美妙的是这个家伙真正想于六月一日召集一个德意志国会，修改联邦宪法。这当是对抗小邦的反作用的方法，他——俾斯麦——从政府方面訴諸人民。这甚至引起了德意志的俗物普遍的譏笑。

此外，自“共和”發生改革以后，我不能再将有关論文及时寄給編輯部，因为它们必須取經過馬給特的迂迴途徑，現将它们寄給你，作为以后各期之用。关于俄罗斯农奴解放的材料，我在“两个世界評論”上馬札德 (Mazade) 的一篇論文中看見过。

你的健康到底怎样了？你没有再發生膿疮或小瘡疮罢？不然的話，情形如何，你發胖并强健一点嗎？你还步行去訪問老“坎特布里人”嗎？砒剂至少必須服三个月，而且对你絕沒有損害。

这里除一种可耻的东風和多量的灰塵外，別無新聞。

你在馬給特打算还住多久？無論如何至少要到本月底罢？

改革运动——是普遍萎靡中的普遍供状。这是怎样的一种微細的分期付款啊！

你的弗·恩·

九七二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馬給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
馬給特，兰塞尔場五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在这里身体好多了，可耻的膿疮沒有复發的絲毫迹象。在最后和最坏的地方还有点隱隱作痛。也許它結疤太早，在疤子的

里面还藏有一个膿的原子。然在海水温浴中,和用粗浴巾擦干时,这地方的小患已消去,两天来,即这最后的伤痕在事实上也完全不見了。唯一的害处是右肩上一种反复出現的風湿症,感觉疼痛,大大地扰乱了我的睡眠。我在这里快四星期,純粹为着健康的緣故。是馬上結束的时候了。

我們的書信相左,所以你答复我的信。你忽略了意大利側面襲击利于普魯士的可能了。

俄罗斯虽允許波拿巴君在前台做仲裁人,自己却站在普魯士的背后,这是絲毫沒有疑問的。决不可(依照黑格尔的話來說)忽視多瑙河的矿山和俾斯麦的进展同时爆炸。

甚至假定——这是可能的——普魯士的狗再度卑躬屈节,那德意志如沒有革命,霍亨索倫朝和哈布斯堡朝的狗借內战(朝代的)会把我們的国家倒轉到五十至一百年以前去,这畢竟是明白的,就是德国的俗物必定也会明白。

我必須明白告訴你,“国际”的情况很不正常,因法国人沒有忍耐力,把大会固定在五月底,更糟了。

事实是因我們替倫敦的英国領袖人物創造一种地位(每个英国人因此同时不能做两种事情)以后,对我們較为狹隘的运动即十分冷淡。我缺席几达三个月,已經造成非常的損害。怎么办呢?协会在法兰西、比利时、瑞士(就是在德国各处,甚至在美国个別的地方)都有巨大的并且是持久的进步。英国的改革运动是由我們喚起的,几乎把我們杀死了。日内瓦大会即不通告于五月底开会,巴黎人——这种运动对于他們是唯一可能的一种运动——[沒有]由于自己的杂志“大会”使大会的展期几乎为不可能,事情也沒有什么不同。英国人对于改革运动像現在一样的可怜情形,必定馬上会看到的。我回去后,很快就会把向扑特党徒卖弄風情的威胁等等,一切再納入正軌。不过沒有時間了。自英国人看来,大会就

是失敗，也毫不在乎。可是對我們呢？是一種歐洲的耻辱！實際上，我看不出一條出路。英國人對於使大會在任何種像樣的形態中成為可能的一切都忽略了。怎樣辦！你相信我當往游巴黎，告訴那里的人們，現在開大會是怎樣不可能嗎？請馬上回答。只有和巴黎人諒解，我看才是可能的出路。在另一方面，我知道，如不開大會，他們的地位本身也有些動搖。怎樣辦！維星尼爾君曾向我們的巴黎人要求過。他們應當去比利時，以便和他決斗。這蠢材啊。講到奧栖泥，我知道你不能有什麼幫助。不過我對於推薦給你一事，不能加以拒絕。

你的卡·馬·

九七三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四月十日。

親愛的摩爾：

俄羅斯似乎願意戰爭，目的好像是在俄國宰制之下恢復波蘭，如有可能，並合併摩耳刀(Moldau)。“科倫報”自然非常害怕戰爭，已派它的軍事記者惠克特往波希米亞，注視所謂奧地利的武裝準備。那個傢伙前去——在四月三日，即在俾斯麥的通牒兩星期之後——發見到處都是最低的和平兵額，只有幾個波希米亞團駐在西區，以便能夠較迅速地轉為戰時編制。沒有召集退休的人，沒有武裝要塞，都沒有。所以全部流言是由俾斯麥故意散布的。

還有一層：俄羅斯人集中軍隊于奧地利的和普魯士的波蘭邊界，而兵士們完全公開地說，駐在普魯士邊界的軍隊只要普軍向奧地利人進逼，便立即占領波森。除此以外，俄羅斯人在這里馬上要鞏固普魯士的波蘭的殘余，也就有一種任務，要鎮壓柏林的任何種

革命运动。然这至多算是一种錯誤的估計，無論如何，使霍亨索倫朝人对于将来成为不可能的了。

末了，今天的“泰晤士”社論虽是笨拙、說謊、無生气，但坚决地轉向普魯士方面，而認奥地利为侵略者。这种社論是奉命写出的。

照这样看来，我觉得战争是确定的，由于奥地利对联邦控告的新牒文，由于俾斯麦君因一种德意志国会——这个家伙必定是怎样的一头牛，以致相信这对他有絲毫帮助！——的緣故所作的提議，又由于德意志內部的理由，这是不可避免的。奥地利的通牒似乎是預先感觉到現在是达到决定的时期了。否則他們至少要做开后門，因俾斯[麦]的退却，使普魯士人容易撤軍。但他們一向联邦控訴，这一着便完了；別的普魯士內閣也不会屈服在一种联邦的多数之下的。

波拿巴至少在目前会持一种安静的态度，俾斯[麦]已将薩尔布律克(Saarbrücken)等献給他，在必要时，也可以将巴威的普法尔次送給他。当他看到俄罗斯人站在普魯士一面时，他是不会从事冒險行动的。

如果真到决定性的时期，那在历史上的發展是第一次以柏林的态度为轉移。柏林人如果及时發动，事情会好轉——但誰能信賴这一点？

講到国际的大会，我看不出您們怎样願意不管。我也看不出再行延期，会使事情好得多。末了，每种这样的示威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对于我們自己——总是一种耻辱。但在欧洲之前嗎？我相信現在也还是要避免的。德意志人由于是通数国語言的人，一定有能力担任这整个事情，而德意志人正是我們的人。只要能够避免每种誹謗，大会的決議是否完善，并非主要的事件；現在正是如此。理論性質的一般決議，或关于同盟罢工的国际支持等等，可以作出，沒有危險。你对于这一点必定知道的比我清楚，我在这里

是不能如此判断的。同时我决不因此往巴黎。你没有别人保护，警察因此会不客气地抓人——一个具有显明的革命倾向的公开工人协会的使者，后面容易隐藏其他秘密事件——这就够了。然这整个事情是值得冒险的。

宁可仍旧留在馬給特，直到最后医好的地方完全没有敏感性，切切实实在海闊天空中跑跑罢。誰知道你不会馬上再需要一个强壮的身体。大气中是有許多电气的，我們也許馬上再在暴風雨之中；这也可帮助克服大会的困难。

我要尽可能地快些弄点錢。我也将想法去看一看谷謨拍特，把关于終止海上治疗和你以后怎样服砒剂的事問問他。

你的弗·恩·

九七四 恩格斯致在馬給特的馬克思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三日

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我因不确切知道你目前是否在馬給特，今天寄給你的夫人 E/R 13430，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十鎊，E/P 43331，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日，十鎊=二十鎊。并告訴她，我将此事通知你。

这样，俾斯麦虽沒有他的拉薩尔，还是干了他的普选权的把戏。看来德意志的资产者于稍加抵抗之后，是会同意的，因为波拿巴主义畢竟是现代资产階級真正的宗教。我愈加明白的一件事是，资产階級沒有自己直接統治的才能，因此在不能像英国这里由一种寡头政治为着资产階級的利益，以优良的报酬接管国家和社会的地方，一种波拿巴式的半专政便成为正常的形态；它甚至自

已反对资产阶级而去貫徹资产阶级物質的大利益，但不讓这个阶级参加統治。在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逆着自己的意志，被迫去接受资产阶级这种物質的利益。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俾斯麦君接受了国民联合会的綱領。实行起来是完全另外一桩事，俾[斯麦]未必会因德国資產者而遭受复沒的。一个剛才回来的德意志人說，他曾看見許多人吞了这种食餌，据路透的报道(参看下面)，卡尔斯魯厄人已采納这一点，而“科倫报”关于此事的無限的窘态，明白指出未来的动搖。

但俾斯麦和俄罗斯人有直接的协定，下面的事实又首先証明了，就是不独“泰晤士”，即路透也完全違背自己的習慣，开始替普魯士說謊。現在的電報在翻譯上的錯誤比向來更多，這是一種方法。在不久之前还在反对普魯士。現在却反对奧地利了。路透電說：当奧地利一切省份(所以德意志以外的也在內)都有代表，奧地利才願同意这种計劃。在德文的原文中不过說：假定也有奧地利各处的代表。——还有：据“布綸堡报”和“波罗的海报”(后者是俄国的机关报)說，俄罗斯人不断地集合更多的軍隊于波兰王国的西南各省直到拍罗脫(Pruth)，的确很慢，而且是靜悄悄的；兵士們都期望和普魯士共同發动去对付奧地利，而在發塔(Warta)的兵士們也反复宣言他們决定占領波森，因此使普魯士軍得离开該处。

此外，俄罗斯人已經可以将什列斯威—好斯敦暫時讓給普魯士人，因为由于維也納的媾和与合并，替他們将主要的东西救住了：即倫敦条約及其在丹麦的結果。当他們获得海峡时，还在乎基尔嗎？

無論如何，你最好是留在馬給特，直至你对有关的部分再也絲毫沒有感觉，并一般証实一种决定性的好轉。

請馬上來信罷。

你的弗·恩·

九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对于我的长久沉默，可以简单地由心境去加以解释，这两个多星期以来，不断地为牙痛和风湿症所侵袭。然今天似乎表现一种转机。

风湿症的疼痛，在夜间特别剧烈，很扰乱了我的睡眠和整个的家庭秩序——结果我有多次的呕吐——我曾认为停止或中止服用砒剂是对的。但现在将再服用（如果真有转机的话）。关于任何种疔疮或脓疮类的纷扰，还没有丝毫迹象，这种意外事件多半和天气有关，把它除去，我便完全复元，绝无疑问。这也许正是时候，因为我已丧失许多时间了。

关于“国际”，情形如下：自我回去后，在大体上，恢复了纪律。“国际”在裁缝罢工中所作的有结果的干预（由于法兰西、比利时等国秘书的书信），在这里的工联中引起激动。至于日内瓦大会，我计划在此地尽力促成，但自己不去参加。因此我对它的领导摆脱了一切个人的责任。

讲到“共和”，迈奥尔及其一伙如果至少真正付出值得提及的金钱，那他们的干涉比较可以忍受。但这些家伙有的是意见和喃喃的怨言，却十分吝惜金钱，所以这报只能在一星期一星期中作生存挣扎。它的读者范围每星期都在扩大，不过一种辨士报要有最好的结果，至少必须先有一年的基金。在较短的时间内要它自给，是谈不到的。这报暂时还不比它的真相更坏些，是要感谢福克思君的不断斗争的。

祖国在此之前，暂时似乎还不至于有敲门之声；即普鲁士的傲慢态度决心使剑出鞘！然无论如何，我们高兴地看到普鲁士在国

內国外的耻辱。虽是这样，是否在一个美妙的早晨中發生战争，仍屬疑問。俄罗斯人願意战争（虽則他們在事实上因德国單純的爭吵和战争的威胁，已获得許多利益，并正在繼續下去），而波拿巴視它为天賜。俾斯麦君在德国的确又开始了“这种运动”。

美国在內战的阶段之后，現在才真正踏入革命的阶段，欧洲的自作聰明者相信約翰遜君的万能，馬上就会失望的。

英国拖雷党人和帕尔麦斯頓的輝格党人破坏罗素的沉靜的协定，真正值得感謝。葛萊斯頓君自己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中表示他的“憂郁的”信念說，現在完全違反他的善意的期望，一“整批的斗争”迫在目前。

你对于“第八号”哲人穆勒有什么意見？

問候丽子夫人。

完全是你的卡·馬·

九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五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五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我希望你幸运地度过了你的風湿病和顏面痛，又坐下来辛勤地写書了。書的情形怎样，第一卷几时完成？此外，你必須繼續服砒剂，至少应有三个月之久，它和風湿病等等絕不相干。肝病可能因消化或血液的形成受到妨碍，助成膿疮，恰因这种緣故，你每天仍当繼續有規律地作几点鐘的运动，必須抛弃夜間工作，这样，一切又会上軌道。肝充血的傾向一經典型地和有系統地形成起来，如在你身上那样，那自然不会馬上消逝的。

关于大会和国际协会，你不再操心，那是好的。附带地說，五十七个德意志裁縫被装船运往爱丁堡，借以扑灭一种同盟罢工，并另有两起装船起运。大概是来自汉堡。您們不能在爱丁堡探悉詳

情，并阻止这一着嗎？

俾斯麦願意战争，不惜任何代价，自他在波希米亚失败后，似乎願在意大利获得成功。我希望当他成功时，柏林人即發难。他們如在那里宣布为共和国，整个欧洲可以在两个星期內發生革命的。但是，但是他們会宣布共和嗎？我們在那里的联系怎样？

你已看到小路易·勃郎現在“时代”上怎样做善良的帝国民主主义者嗎？他以为普魯士如果吸收了德意志各小邦，法兰西至少要获得萊茵河的左岸。这是一种真正的革命者。

为着再激起我的一点旧仇恨，这几天又看了一八四九年德勒斯登的囚徒勒克尔(Röckel)关于他在監獄的待遇一書。薩克逊这种耻辱超过我向来所遇見的一切。此書对于很多的無賴是一种严厉的审判。一八四八年以前的旧时代絕不知有这样的污秽事件，而当时普魯士的要塞对此表現像一种天堂一样。

这些脫离自由党的人是大驢子，如此去反对此項可怜的改革提案，是这里一度做出来的最保守的事。然上帝要毁灭誰云云。

我已于三星期前将我的第三篇波兰論文寄給“共和”，如把它作那个星期用太迟的話，請求寄还給我。一星期之后接到福克思的答复，他才能刊出前一篇，同时将那論文寄回。我于星期三又寄出，但太迟了。你当时还在馬給特。以后的一篇在時間上如不需立即直接寄送，我再寄給你。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九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五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五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你的沉默使我不安，几乎担心你的健康有问题。你没有再生脓疮罢？

盲目的科痕(Cohen)对高大的俾斯麦射击五次，不能命中，而且还听任逮捕，这是怎样一件特别的事。这对于俾[斯麦]不能有更称心如意的了。

我突然想起，普鲁士人的动员比奥地利人迟两星期，本月底以前不能进攻。奥地利人如利用这一点，可以赢一大仗，并在普军集中之前，进入柏林。

你的弗·恩·

九七八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日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没有任何脓疮！但可诅咒的风湿病和牙痛使我吃了大苦头，直到用纯粹的酒精摩擦后，风湿病似乎终于让了步。我也必须明白告诉你，我还老是感觉脑袋有点软弱，劳动力是要慢慢地才恢复的。这也許是由于砒剂治疗的中断，我自接到你最近一信后，又开始服用了。

科痕是一个很好的（虽不是特别有才能的）青年，我因他为穆芝的老朋友，对他有特别的同情。佛莱利格拉昨天自然马上跑到布林德处，并从他那里到我们这里来。我不在家。佛莱利格拉的主要的悲叹是布林德加给他的一个不好的名称等等（为“同盟者”名义上的共同工作者，它的记号是一只手拿一个匕首，上面有一句格言是“这只手是[敌对]暴君的”云云）。他自九个月以来没有到过布林德处。人们不能“原谅”这件事。总之，事实上他所激动的只是这件事对伦敦的俗物可能产生的印象。此外，那巴登的狡徒

又巧妙地欺騙了他。那人裝作完全的失敗者，沒有使他的朋友佛[萊利格拉]料到，他在第一次痛苦中具有一種鎮定力，要利用這種悲劇在倫敦各報上作為自己和家眷的一種巧妙的宣傳。時常把一只眼睛放在業務上。他的妻自然沒有安慰，這事件的滑稽處是，布林德因自己痴愚的謀殺王公的胡說，在自由祭壇上所犧牲的，不是自己的兒子，而是老科痕的愛撒克(Isaak)。

奧地利人因一八五九年不幸的經驗的結果，是處於可詛咒的地位，並沒有把握順利的時機，雖強迫去抓主動權，卻沒有抓住，至少是大大延緩了這種行動。他們自然絲毫沒有利用歐洲的“輿論”，而且對它所要求的是無聊的東西。這些自由主義的騙子現在一致承認奧地利是被激怒的一方，有一種反對它的有系統的陰謀存在，但奧地利如首先進攻，而不靜待它的敵人發出信號，那他們明天一定同聲大叫起來(英國的爵士們也包括在內)。

我雖十分反對波拿巴，但他在奧舍耳(Auxerre)的政變使我非常高興。老騙子梯也爾和對他喝采的立法機關的有學問的狗，幻想可以玩弄路易·菲力普主義，而不受懲罰！這些蠢材！

俄羅斯人扮演他們的角色和向來一樣地巧妙。他們在鼓勵善良的普魯士人後，便以歐洲的和平人和仲裁人的資格出面，但同時用意周到，告訴波拿巴君，在任何大會上，自然絕不可談到波蘭，總之，俄羅斯得干預歐洲的事，而歐洲不能干預俄羅斯的事。

我們因德意志和丹麥的裁縫向愛丁堡輸送的結果，一、已經派一個德人和一個丹麥人(兩人都是裁縫)到該處，使輸入者和被輸入者間的協定告一結束；二、我已用國際協會的名義，對德國的德意志裁縫發表一種警告。這事對於我們在倫敦是非常有益的。

我有一樁很不適意的事，即必須一次付清二十五鎊學費。這是三季的錢，不能再長久拖下去，因為燕妮和勞拉要脫離學校，勞拉在校外沒有另外上課，燕妮每星期只上一點鐘的音樂課。(包

麦——Baumer——已退出学校。)

“共和”迅速發展，一年之內的确可获利。但我們缺乏資金，也許馬上要停刊。

祝好。

你的卡·馬·

九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关于佛萊利格[拉]的事十分有趣，很使人滿意。这是由于他依附有体面的亡命者，脱离了“党”而来的。講到布林德，他的：这只手是[敌对]暴君的，不过叫小孩子們不当玩弄火器罢了。此外，由这件事完全明白俾斯麦是穿了一件鋼甲衬衫。射击必定都命中了，最后三次射击完全命中，手枪的构造既是不能連接地装上子彈，便沒有其他可能。这些东西現在造得很好，而且坚固。他的朋友波拿巴已經会替他找到一枝，并加以推荐。

俾斯麦君对各小邦显然是弄錯了，故以国家的宪法和本尼格森相恫吓。而財政上的失敗也必定出現。威廉在一八四九年以上將的資格葬送宪法，現在又願意或者毋宁說必須复活宪法，人們能够想到比这更可笑的事嗎？俾斯麦是“德意志人根本法”的恢复者，这太滑稽了。在防禦軍和召集的后备軍中，情形也并不頂好，他們在革力次(Görlitz)有重大的爭鬧，常备軍必須离开并撤退，因为那些人不願意受那样的干涉。他們在武装之下如果还有三、四个星期的閑暇，是能干出一切事件来的。因为普魯士或意大利既沒有完成进攻的准备，他們至少也許还要留在該处到五月底。

俾斯麦君已經陷入困难中，他或向来的整个政制都不能加以

了結，這是確定的。如果是和平解決，那他就浪費了可支配的資金。因此已經再沒有辦法，如果發生戰爭，那他必須發動陰間地府的力量，這種戰爭一定會吞噬他的。即使有一種直接的勝利，國會的資產者在此等狀況之下便帶一種革命的性質，並且必定向前發展。

不管這一切怎樣，我總不能想像，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僅因俾斯麥為着俄羅斯人和波拿巴的利益，願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互相交戰，它們也就會這樣做。但到結局，這對於普魯士人是不利的。奧地利人這一次似乎願竭盡一切力量，拚命來干，九十萬人的大話雖無聊，然他們在薩克遜以壓倒一切的多數出現，總是可能的。普魯士絕不能驅策萊茵和威斯特華倫的軍團去抵抗奧地利，即對於薩克遜的軍團，也只能指揮一部分。便只有其餘的六個軍團向敵人進發，然也不到二十四萬人。據說，如果奧地利人在意大利先取守勢，只需十五萬人就夠用，他們很能派出三十萬至三十五萬人對抗普魯士——除非俄羅斯人強迫他們堅強防守加里西亞。於是決定性的戰鬥是十八萬普軍對二十四萬以至二十八萬奧軍，而且幾乎必定以耶拿為戰場，並直接向柏林推進。但對此難於作出假定，因為奧地利人的軍隊老是紙上談得很強大，而現在也正有很多謊話。

可惜查理君帶着總賬簿回來了，內有我的賬，目前絕不能好好查核我的賬目，因在六個星期之內，決算年度完畢，我必須有一定的資本放在營業中，所以我必須以此為準。我如果能辦到，即將我的借貸開出賬來，如有任何可能，當寄點錢給你。但無論如何，你可以算定，在決算年度終結之後，即在七月初，馬上為你籌五十鎊。

看看“十字報”是怎樣出面擁護普選權、波拿巴主義和維克多·厄曼紐伊爾等，倒是美妙的。這些傢伙現在必須吞下大量的灰塵。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九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一八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波兰論文怎样了？那报不論是否保持得住，你必須尽可能地多多寄稿。在这里的波兰人等候續篇，并提出質問来煩扰我。这些論文本来也是动人听聞的。小福克思于贊美之后，前天在中央委员会对于你把瓜分的事归咎于波兰貴族的腐敗一节，做了反对講演。就中他特別攻击德意志人曾由薩克逊朝等等毀灭波兰。我以簡短的話回答他。

夸口的普魯士人确傾向于取消驕傲的說話，而俾斯麦也在粗魯汉〔1〕的方面遇着大抵抗。但要在意大利撤退，几不可能，这对于普魯士人又可發生反应。这对于易济施是何等的損失，他竟如老鼠一般死去了！俾斯麦現在当讓他扮一个角色的。俾斯麦一定咒罵我們（并且認我們为奥地利的代理人），以为我們破坏了他对于工人的輕松的玩意兒。

从本星期初起，終于又在进行工作。你如能寄点酒給我，便好，因为突然戒酒，可招致損害。

馬志尼君非組織一个反对我們的“国际共和委员会”，不肯罢休。內中有驢子霍尔托蒲、郎基威慈、賴得律[-罗兰]、金开尔、布林德，我相信也还有波勒忒！我們的协会每天都有进展。只是在德国，因驢子李卜克內西的緣故（他虽是一个好人！），沒有成就。

我觉得現在的危机只是过早的財政上的特別危机。美国的事件如果糟了——時間恐怕还不够达到这一点——这种危机才能成

为重大的。对于你们的棉花巨头有什么影响？棉花价格的下降发生了怎样的作用？

祝好。

你的卡·馬·

〔1〕 指威廉第一。

九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摩宁吞街，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这种恐慌的确来得太早，本来要在一八六七和一八六八年来到的强大的危机是可能把我们毁灭的。这强大的事例倘若不是偶然同时涉及棉花一项，那我们这里绝不会接触到。有限责任和财政骗局这种崩溃老早就看到过，几乎绝不影响我们的工业部门。但同时出现的棉花的巨大损失却使这里的事情受到严重的威胁，此地和利物浦许多店家因他们在孟买等处的支店受到连累，同时有金融的恐慌和百分之十的贴现的出现，故对于那些有许多棉花的人有很严重的影响。无论如何，这里的病态还老没有过去。

奥地利人要是十分乖巧，不取攻势，那普鲁士军队中的争吵一定会爆发。像那些家伙在这次动员中的反叛，是从来没有的。可惜人们对于所发生的事只探得一极小的部分，不过这已足证明，用这种军队作进攻战是不可能的。这些青年现在才大群地集中起来，如开始计算并发觉，四分之三的军队是一条心，当大会期中有三、四个星期在武装之下，并不活动，这一定会达到一种危机，到一个美丽的早晨会拒绝服从的。对此已经有一种机缘；在这样的一种军队中，只要一个大队一经发难，便像火药线着了火一样。但如果要避免一种公然的爆发，那末，这种军队具有这种精神，为

老威廉所統率，而以腓特烈·卡尔和太子为他下面的两翼司令，一定馬上会被柏涅得克所統率的憤怒的奧軍打得落花流水，柏涅得克对于一切大公爵和一切干預他的參謀部的任命事宜是断然拒絕的，而他手下的軍隊有三十万至三十六万人。那只老驢子也知道这一点，我确信，他正因軍隊具有这种情緒，如有任何可能，便会撤退。关于动員的普軍的性質，我去年在我的小册子中所說的，已經完全証實了。

自俾斯麥剽窃国民联合会會員的綱領以后，他們陷入严重的窘迫中，这是極妙的；这些家伙現在必須出来反对他們自己的大普魯士的言詞，正和“十字报”反对它自己的封建的言詞一样。

“曼徹斯特衛报”的倫敦通訊人說，路易·波拿巴在这种主要的和国家的行动中，已經約定，他的允許所需的代价是：从意大利取得撒地尼亚，从普魯士取得卢森堡、薩尔路易 (Saarlouis) 和薩尔布律克(他只是忘記把兰道——Landau——放在一起)——認為这是最小限度。

我将看一看，明天是否能弄好我的波兰論文。打开天窗說亮話，在迈奧尔驢子的界綫之下写文章，在我是一种牺牲，虽則編輯部对于界綫以上乱七八糟的文字确要負責任，而且时时看到对界綫以下的通訊不負責任的明白声明。我倘若預先知道，我們的作品在一种报上是被怎样对待——这报还算是我們自己的，至少是工人党的，而且只是这样，我們在报上才被寬容，因此还要表示感謝——那我連一行也不会写。不过你当时患病，在你的治疗中，我不願做煩扰你的事。然这件事無論如何使我生气。当人們对A說过，必須繼續对B說呀。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九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六月七日

一八六六年六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陷在大困难中，因为典質的东西已經达到絕境，加以猛烈的催逼又發生了。講到身体上的状况，幸而沒有再生膿疮。反之，我为着肝病，必須到阿倫那里去，因为谷謨拍特不在这里，而这病是不能由远处医治的。砒剂、我差不多还有一整瓶摆在家里，但几星期来不再服用，因我現时的生活方法不适宜于服此藥。

您們也在联合銀行之下受到影响嗎？罗德博士前天来这里，以十分幸灾乐禍的态度，說及德郎克因巴聶特（Barnett）的倒閉，受到重大的損失。

如果沒有奇迹發生，战争仍然是存在的。普魯士人会自食大言的恶果，無論如何，德意志的田园生活是过去了。巴黎学生中的蒲魯东党徒（“法兰西报告”）宣傳和平，称战争为陈腐，民族性为無聊，并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的等等。他們的行为作为对沙文主义的爭議，是有用的，而且可以理解的。但以蒲魯东的信仰者的資格（我这里很好的朋友拉法格和朗格也屬於这一派），認整个欧洲必須并仍将坐待法兰西的先生們来鏟除貧穷与愚昧——他們自己在愚昧下面，与用“社会科学”来大声疾呼地工作，却成反比例——便是怪誕的。他們关于法国現在农業危机的論文所表現的“知識”，未免使人驚訝。

俄罗斯人不断地玩老花样，使欧洲的驢子們互相斗争，他們时而与A为伴，时而与B要好，毫無疑义地近来在推动奥地利人，一、因普魯士为着鄂尔敦堡的緣故，还没有相当的讓步，二、为着在加里西亚綁住奥人的手脚，三、的确也因亚历山大第二君和亚历山大第一一样（在他的最后的时期），由于行刺的緣故，具有一种十分保

守的、不和諧的情調，而他的外交官先生們至少也必須運用“保守的”口實，和奧地利聯合，也正是一種保守的行動。如有適當的機會出現，他們會以獎牌的反面相示的。

普魯士的“血與鐵”的官場腔調是出於恐怖的心理。他們現在甚至恭維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革命！他們抱怨奧地利的刺激！

這裡可鄙的國會辯論中所表現的傑作，是罪行錄，這是的士累利斥責不幸的克拉林敦的。

祝好。

你的卡·馬·

意大利的熱忱大概將受到一種淋浴。甚至那種動人的表情——此外，也和人民的性質相符合——如果背後不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巴當給的身上，也還是可忍受的。我不能忘記我的易濟施。他現在倘若還存在的話，當造成怎樣的誹謗啊！

九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六月九日

一八六六年六月九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十鎊，至為感謝。

事情老是这样忙迫，自從馬給特回來後，因純粹身體上的情況，我的工作至今進行得不好。近幾星期來，我更衰弱，連國際協會也不能再去。昨天又服用谷謨拍特的方子（治肝病的），因為阿倫的處方對我沒有效用。此外，為着牙痛，昨天拔了一個牙齒，也許還要拔第二個。

你的酒窖如果許可的話（即無須從新去買），送一點給我，十分歡迎，因我現時絕不能喝啤酒。

韻文、期待你的“批評”。它們在我的手中等於零。

我今晚被迫出席“共和”的“理事和朋友”的會議。这东西到了穷途末路。除掉極端財政困难外，还有內部的政治难关。因为一个布刺德佛德工厂主的驢子刻尔（Kell）君（他給过五十鎊，他的兄弟也是这样，并被認為大有希望）完全宰制了迈奥尔，不仅布立澤茲（Bridges）博士、畢士烈教授、哈礼孙（都是孔德主义者）曾以退出相威胁，而且又以公开宣布他們的退出相威胁。

我討厭这种东西，今晚将向那些人提議，把他們破产的机构出賣給刻尔等，借使一个布刺德佛德工厂主指导一种倫敦“工人机关报”的笑話告个結束罢。他們如果不願意，我一定要辞职。这报早已不能由自己的基金維持下去，所以要依賴资产者的預付，因此失去它的特性。我在这个場合，發展了不少的忍耐性，因为我总是希望工人們自己定有充分的努力，把这东西独立地办下去；而在另一方面，我又不願做敗兴的人。

金开尔君被聘为沮利克的教授。

自战争的叫囂开始以来，“薩克逊的”無数工人加入了“国际协会”。

祝好。

你的卡·馬·

問候丽子夫人。

附带地說！拉法格对我說，以洛宾（Robin）为首的整个新法兰西显微鏡生理学者派，宣言反对巴士特（Basteur）和赫胥黎等，并贊成自然發生。他将把关于这一点的一些新著作告訴我。

九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波尔多酒一箱今晚寄給你。这是波克海姆的很好的酒。我本来要早点寄上，但这里的青年半因过于忙碌，把它忘記了。他們早就从我这里把地址写好。希望这酒和經常的运动对你有益。你来这里呆一星期，照我的意見就是本月底，你以为怎样？然后馬上带着錢于七月初再回家。此外，你可以和谷謨拍特作一次徹底的商談。

在这里的銀行倒閉中，我們沒有受到損害，算是度过了。德[郎克]亲自告訴我，他在巴聶特处投了一点資，但多半是由于必須对他的銀行家兌現，他在那里有三千鎊的信用——然他又是股東，因此也受了損失。愛喜和夫也有光榮，他的銀行家垮了，自己因十六鎊陷入困境。他并無成就；对于一种到期的期票如不能付清的話，只好不管。

金开尔君对于沮利克的延聘，每年都在傳布，实际上沮利克人終当真正相信这一点嗎？

德国表現得天天更趨向于革命的方面。本来靜居的工人在柏林和巴門气势汹汹地成群結队，經過街道上。厄門星期五回来了，他告訴我，在科不林士的萊茵桥遇見某个普魯士的少尉，談到战争，那人对于这事件的結局很怀疑，承認奧地利人的領導者比普魯士的好些，并对厄門所提普魯士人要是打败将怎样办的問題，回答道：我們于是革命。另一个俗物告訴我，在科倫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听说，后备軍大队地分配在常备軍中，而后备团又用常备軍来填补；命令是發出了。無論如何，要奧軍首先越过边界前进，这种軍隊所处的状态才可望有一种結果，然奧軍这一次似乎絕不願意这样做。而普軍因此也同样不願發动。所以这种状态还可以拖延一星期，直到局势緊張，就会破裂的。

对俾斯麦表演的一种历史的諷刺是非常美妙的。他在說出自由主义的話的同时，必須从事于专制主义的行动。他在一呼一吸之中，将宣布德意志的宪法，并停止普魯士的宪法（布告已經办好

了)。要波拿巴表演对抗资产者的任务，站在他的后面的，不是农民而是贵族，好主意！

后备军在这种战争中对于普鲁士人的危险性，和一八〇六年的波兰人一样，这种波兰人也构成军队三分之一以上，在打仗之前就已经使整个事件解体了。只是后备军于战败后，不是逃散而是叛变。

全部莱茵左岸的军队撤空了，卢森堡只有后备军两团，据说要塞已悄悄地搬空；萨尔路易的驻军还不到一个后备军大队。为着萨尔布律克的煤矿和国有铁路的缘故，由海特经过奥本海姆的交易，因此获得金钱，而威斯特华伦的国有铁路也卖给山区边疆铁路。贷款券是由普鲁士银行按照国家的科伦—民登股份对它预付的，这件事更没有其他目的。因此，柏林的银行家都和政府连在一起。

我相信，普鲁士在两星期之内会动乱的。这种机会如果白白过去，没有被利用，这些人如果听它低落下去，那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带着我们革命的一切东西，投身于更高等的理论。

斯提柏耳是战场警察长，组织了“布林德的阴谋”，并因此目的，再派我们的朋友格莱夫〔1〕来伦敦。人们不能干他一下吗？

竭诚问候。

你的弗·恩·

〔1〕 原信作 Greif。

九八五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

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可诅咒的天气对于我的身体发生特别糟糕的影响；这是我至

今既不报告收到“酒”、又不写信談及其他的理由。来曼徹斯特，办不到，因为在現今的状况之下，我不能离家；此外，为着“国际”的緣故，我也必須留在这里，我的法国的朋友們曾利用我的离家，在此等受誘惑的状况之下，用协会的名义，發出愚蠢的文件。

講到这里的报纸，据我的意見，如果文字在曼徹斯特登不出来，最好是寄一篇結实的軍事論文給“泰晤士”，你可以自称为“丹穆斯达軍事报”的駐英通訊人。不用有什么政治上的顧慮，因为一种倫敦报正和其他报一样坏，并且这是一个涉及最广泛地公开出来的問題。

关于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事件，你必須給我以“批評的”报道。

国际委员会昨天討論現在的战事。这是預先通告的，我們的房間挤滿了人。意大利的先生們又派代表到我們这里来了。討論如預先看得到的，主要集中于“民族性問題”上，和我們对此所取的态度。这个題目延期到下星期二。

法兰西的代表人数很多，对着意大利人發泄他們的衷心的厭惡心理。

此外，“青年法兰西”的代表們（非工人）挤出来說，一切民族性和民族本身就是“陈腐的成見”。这是蒲魯东化的斯蒂納主义。一切都溶解为小“群”或“公社”，它們再构成“联合会”，但不是国家。人类这种“个体化”和相适应的“相互性”發展下去，同时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停頓起来，而全世界等待着，直到法兰西人成熟了，出来干一种社会革命。他們于是会在我們前面从事实驗，而其余的世界为他們的先例的力量所克服，也会照样做的。完全是傅立叶所期待他的模范法倫斯泰尔的东西。此外，凡用旧世界“迷信”加在“社会”問題上面的人都是“反动的”。

我的演說詞的开端是，我們的朋友拉法格等已經鏟除了民族性，用法語對我們演講，就是用听众中十分之九不懂的一种語言演

講，我這段話引起英國人的大笑不止。我更着重地說，他在否定民族性之下，似乎是完全不知不覺地把他們吸收在法蘭西的標準民族之內。

此外，這種觀點現在是困難的，因為在一方面，人們對於英國愚蠢的意大利主義，在另一方面，對於法國虛偽的爭議，要同樣地反對，特別是對於使我們的協會牽連在一邊的方向的每種表現，必須加以阻止。

祝好。

你的卡·馬·

九八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七月四日

一八六六年七月四日。

親愛的摩爾：

附上鈔票的另一半截。可惜你的電報在十二點後才達到，故我不能利用第一次郵遞。

你對於普魯士人有什麼意見？奪得第一次的結果是費去極大的精力的，沒有這種猛烈的行動，柏涅得克也許靜悄悄地向阿里木次撤退了，但他昨天顯然被迫作戰，依照所發生的事件看，結果用不着懷疑。這樣一種決定性的仗在八點鐘之內打完，從沒有過；在其他情形之下，本來要打兩天。但這種針發槍是一種驚人的武器，而那些人真正打起來所具的勇氣，是我在這樣的和平軍隊中從沒有見過的。進攻者以優越的武器襲取陣地，而防禦者奮勇抵抗，也足相匹敵，普軍在這一點上似乎是盡了很大的力量。柏涅得克及其深“謀”，不獨表現得像一只驢子，而且也像一個好睡者。他可用充分的力量在山林中捕捉那些人，這是何等美妙啊！

無論如何，俾斯麥會企圖造成他的德意志帝國，從奧地利人取

得波希米亚，隶入版图，因此恢复西里西亚和巴威的联系。他已和意大利订约，有“一个等于威尼斯的奥地利领土”。

柏林又以人所共知的卑鄙行动，昨天选出的终于尽是大臣。我们的进步党蠢材现在将说什么！

西北部的滑稽剧是美妙的，现在南部恐怕马上也会如此。

对抗俾斯[麦]对波拿巴所筹划的出卖事件的唯一防护，其结果完全出乎意料的伟大。作许多让步他会遭遇困难，而比利时人大概也要受点苦。

竭诚问候夫人和小姐们。

你的弗·恩·

九八七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

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首先对加利福尼亚的输送致最诚挚的感谢。然房东又要求付两季，我实在不能照付。我尤其必须对那些每天每时来烦扰的家伙分期付款。

先讲我的健康状况，最近两个星期，我又经常地苦干，如果这种健康程度保持得住，希望于八月底把第一卷弄完，让它单独出版。我的确被迫每天继续服用谷谟拍特的肝病药，否则马上就会不能动弹。问题在：（许多星期以来不用的）砒剂和此相容吗？我问这一点是因四天来右胸骨上又表现一个脓疮的开始。我感谢波尔多，甚于一切药物。此外，我只在白天工作，因为随便试试夜间的工作（一或二次），马上就有很不如意的结果。

我在进入一般说明之前，请将“put stretch upon the mule”译成德文，并告诉我，织物業中的“picks”，德文叫做什么。纺机上

的“flyer”是什么？

倫敦的工人示威运动和我們自一八四九年以來在英國看見的比較，是巨大的，這純粹是“國際”的工作。例如琉克拉夫特（Luckraft）君是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上的領袖，即是我們委員會的會員之一。這裡表現出一種差異：即在幕後活動、在公開中消失和那些在公開中裝腔作勢却不肯做一點事的民主主義者的方式。

“共和”馬上會絕氣。福克思下星期退出。附帶地說！斯圖姆夫由馬因斯來信說，工人中間對你的書“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需要日增，即從黨的观点出發，你也必須決心印第二版。同時他以為依照他個人的經驗，在戰爭之後，德國的“工人問題”馬上會特別提到前面來。

佛萊利格拉對於自相殘殺的戰爭，拉了一小堆哀傷的抒情屎，他的女兒喀特（Kate）^① 把它譯成英文，登在今天的“雅典娜”上。

除掉普魯士人的大失敗——這也許造成（但是柏林人的！）一種革命——以外，更好的事無過於他們的巨大勝利。梯也爾已經以這樣的結果（因為除英國人外，法蘭西人真正只恨普魯士人）指責波拿巴幫助普魯士人“干”的政策，以為部斯特拉巴必須改變法蘭西片面強制的憲法，並“廢止”由“官報”的命令對請願的討論。（附上發浮爾——J. Favre——關於墨西哥的演說詞和格雷斯-比佐因——Glais-Bizoin——惡劣的談話，使你看到部[斯特拉巴]在戰事爆發前的局勢是怎樣一回事。）波拿巴君預期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間的勝敗一定是動搖不定的，所以他終於可以做朱匹忒·斯卡平（Jupiter Scapin），出現於這些疲乏者之中。他如不能操縱媾和的條件，那普魯士人的成功對他在法國的政制有真正生命的

^① 即喀德琳（Katharina），也就是第二卷第六二八信中的小喀特（Katchen）。——譯者

危險(这是美国的內战以来,他的第二次的大錯算)。在另一方面,这同一成功(我們不复处于一八一五年了)迫不能使普魯士王朝接受奥地利必須退出这样的条件以外的其他条件,絕談不到要美丽的威廉——又名亚历山大大王——将德意志的土地讓給法国。普魯士人的决定系于彼得堡的“外甥”。他将怎样做,不能說定,因为那必須有俄国国务总理大臣处的材料。但我实在不懂,俄罗斯人既因奥地利人的拒絕帮助,受到損害,怎能允許奥国更生,并在这个順利的时机中錯過他們的多瑙—土耳其的策略。維克多·厄曼紐伊尔君也处于一种美妙的辛酸苦辣中。威尼斯現屬於波拿巴。波拿巴如从他取得此地作为礼品,那他的朝代便完了。在另一方面,他能用什么去对抗法国,他現在能从何处去进攻奥国?

我們的小福克思前天有气無力地跑到我們的家中,叫道:“波拿巴拯救了德意志!”你对他有什么意見?这是畢士烈、哈礼孙等和整个孔德(Comte)党徒的見解。請馬上来信,因为在这个多事的时期,口头上的联系必須由笔墨来代替。

竭誠問候丽子夫人。

小燕妮願意知道你的“非洲人”情形怎样?

祝好。

你的卡·馬·

波拿巴在現時沒有应用針發槍或一种类似武器之前,自然不願有战争。一个美国佬獻給軍政部一种槍械,据普魯士一个亡命軍官(尉尔克——Wilke)确切告訴我,这东西的构造絕對簡單,并不發热,更不大需要清洗,而又廉价,这就使針發槍这种“陈旧的柏斯”(Old Bess)^①十分落后了。劳动的組織取决于生产資料——我們这种理論还有什么地方比此項屠杀人类的工業証明得更輝煌

^① 一种老式的步槍。——譯者

灿烂的？你对此写点东西（我在这方面沒有認識），可用你的名义作为我書中的附录，也許是值得劳神的。請考虑一下。如当实现，那必須在第一卷中，我在这一卷中有計劃地討論这个題目。你知道，你在我的主要著作中（我向来只写了一些小东西）如以共同工作者直接出現，而不仅由于引証才出面，我是如何高兴！

我現附带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他大事叫喊。他們被誘惑的地方是他的百科全書式，即綜合（synthèse）。但这和黑格尔比較，却可怜得很（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优于黑格尔，这就是說在細节上优于他，就整个講，黑格尔即在这里也比他無限地偉大）。而这种腐朽的实証哲学出現于一八三二年呀！

九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七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六月（1）九日。

亲爱的摩尔：

历史、这就是說世界史，愈加会成为諷刺的。世間沒有比波拿巴的学生俾斯麦对波拿巴所作的这种实际嘲弄更精妙的，俾斯麦是一个乡村的容克，突然使老师难于对付，全世界馬上会完全明白，这位欧洲的仲裁人要怎样地忍耐，才可生存下去啊。于是这个俾斯麦自己要能在国内作几个月显然封建的和专制的統治，对外便極力进行资产阶级的政策，替资产阶级的統治作好准备，填平道路，而在这种道路上，只有挟着自由主义的、甚至革命的方法才能前进，并讓他自己的乡村容克每天当面打击他們自己的原則。对夫藍次轟王贈予荣誉牌的人們和加里波的联合起来，而王位的代表者不管維克多·厄曼紐伊尔怎样，叨了天恩，变成国土的吞并者！从沒有比近四星期“十字报”所报告的更美丽的东西，而历史的封

建党——已故的天才腓[特烈]·威[廉]第四对于这个党的創立是費过許多气力和工作的——現在陷入污泥中，并因自己領袖的命令，必須吃这种污泥。

简单的事实是：普魯士有五十万枝針發槍，而其余的世界不到五百枝。在两三年或五年之內，沒有軍隊能够配备后膛槍的。直至那时为止，普魯士具有这个优点。你相信俾斯麦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嗎？一定会的。波拿巴将十分小心防备發生爭論，至于俄罗斯人，在“聖·彼得报”上的确叫罵得很粗魯，但他們在軍事上，現在比向來更少令人畏懼之处。普魯士突然發展巨大的力量，会把波拿巴和俄罗斯人赶在一起，而他們的第一种努力将为阻止普魯士一切和每种势力的扩大，这是我絕不怀疑的。但他們将防备發生战争；講到法国，它的積極的干涉就是驅策南部德意志人完全投入普魯士人怀抱并使之忘記內战的最好的方法。講到俄罗斯人，俾斯麦正是以一种新的波兰叛乱去加以威胁的人，他們知道，这个家伙很沒有良心，会这样做的。总之，俾[斯麦]完全認識自己的力量，并且也知道这种力量在如此标准中也只能經過几年，我相信他将利用到極点。此外，波拿巴終久总是用比利时对此来进行收买的，法兰西和荷兰（它于是会把卢森堡讓給法国）瓜分比利时的計劃，在哥尔支(Goltz)、波拿巴和荷兰太子中間，于战前不久即“將规划出来”。我相信这不致在战争終結之时，并且还可以發生某些事情。

好些时候以来，俄罗斯人似乎确已轉到奧地利一方面去了，而普魯士这种巨大的成就使他們的回头絕不可能。尤其是因奧地利現已充分成熟，取得波斯尼亚或窩雷啓亚去补偿威尼斯，于是俄罗斯也取得摩耳刀。

此外，你看，我老是主張普魯士軍隊中所隱藏的东西，比人們通常願意承認的多得多，这种判断是如何正确。在軍隊此等成就

和無限光輝的行為之後，它們的自信、同時它們的軍事閱歷大為增進，即使法蘭西人有了後膛槍，它們明天還是可以和法人對抗的，無論如何，法蘭西的刺刀是舞弄完畢了，和當時西班牙的矛一樣。在一般的後膛槍之中，騎兵又會再居重要位置的。

如我早已打算的，必須對燕妮作一種關於非洲人的有條理的報告。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1〕 正確的是：七月。

九八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七月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七月十二日。

親愛的摩爾：

我曾將你的事寫信給在威爾士的谷謨拍特；但不知道他的住址，必須由他這裡的家中轉去，恐怕因此要延遲一些時候。然接到答复，馬上會寫信給你的，要是我，當不顧其他一切，立即服用砒劑，借以遏止可詛咒的膿瘡。用盡世上的一切去消滅這種疾苦罷。

波拿巴的小計劃和他的干涉，一部分恐怕是由于從前和俾斯麥有口頭契約的結果，但也的確是——新萊茵同盟等等——對俾斯麥的宣言的威脅。不過這個傢伙怎能如此愚蠢，竟發表這種計劃，這超出我的眼界之外：像在沙配爾的場合——是如此愚蠢等等——這把整個南部德意志驅入普魯士的懷抱中，而且甚至使這裡的老俗物在交易所中發狂了。一個法蘭克福的老人對我說：這對普魯士人比增援十萬人的價值還要大。

你看，愚蠢的南德意志人讓人各個擊破，不肯花一點氣力聯合

起来。馬上又会叫起来，我們是被出卖，我們要被带到屠宰凳上！和一八四九年一样。这些家伙很可惜，这是良好的兵士。人們現在才懂得，法兰西人对抗这个“国家”，怎能有这样的結果，反之，便不懂这个国家怎能长久对抗像法兰西般的集中的君主国。

关于屠杀工業的事項，我将替你試写一点。

多多問候。

弗·恩·

九九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八六六年一月(1)二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膿疮幸而又自行萎縮了。但在現今的炎热下面，我为着肝脏，已經并正在大受痛苦。不管这一切怎样，工作的进行良好，現现在的状况如果維持得住，工作仍会照样干下去。再要来榨取你，我自然是感觉痛苦的，不过你从附上的条子（你必須寄轉給我）会看到延宕就有危險。我費了气力，得拖到下星期二。从你上次的寄件看，你是否在曼徹斯特，我有些怀疑。我也不复收到“曼徹斯特衛报”。你再沒有东西在报上發表嗎？

人們对于現今的状况，必須自动放弃一切批評，一直等消息来到，看是休战，还是維也納前面一次决战。無論如何，这事件的进程証明奥地利制度的非常腐敗。

我們的英国人在目前和通常一样，是重視結果的。偉大的魯格两星期以来，也已經宣言拥护普魯士，而偉大的金开尔干得还要早些。普魯士人如果胜利到底，会有怎样一个猎取位置和拯救祖国的人流汹涌澎湃地向法兰克福奔去啊！

“有权势的人”“朱匹忒·斯卡平”的确使欧洲怪誕的天意受到

震动，甚至为俾斯麦所超越。这是一种安慰。

“童工雇佣委员会第五次报告”于几天前在这里出版。它结束了关于工场中工业的调查，不过还要出一种农业中分散雇用的妇女和儿童“有组织的群众”的附录。自一八五〇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所能受到的打击，不会比这五本蓝皮书更可怕的。此外，前几天有卫生部的第八次报告出版，内中特别对无产阶级居住状况有一种十分详细的调查。

祝好。

你的卡·馬·

(1) 正确的是：七月。

九九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我想，你現已收到鈔票無誤，我把鈔票的號碼写下以后，因心神恍惚，必定是用紙条代替了它們附入信中。我曾把它們挤入我的案头書写的厚紙板下面，接到你的电报，起初十分驚訝，旋定了定神，也就找到了。希望它們仍及时达到。

我觉得德国的事情現在相当简单。自从俾斯麦实行小德意志的资产阶级计划，连同普魯士的军队，并获得这样巨大成功的时机起，德意志的發展已經决切地取了这个方向，我們無論願意与否，必須和他人一样承認这种已成的事实。关于这事件的民族方面，俾[斯麦]的确将在资产者所願意的範圍内，即包括西南德意志的範圍内，造成小德意志帝国，因为美因綫和随意形成一个特别南德意志联邦的說法，确是为法国人打算的，同时，普魯士人向斯圖加特前进。此外，德、奥各省在不久的时期内，也将落入这个帝国中，

因为奥地利现在必须成为匈牙利人的，而德意志人在这个帝国中成为第三个民族——还在斯拉夫人之下。

俾[斯麦]在政治上被迫依赖资产阶级，这是他要用以反抗直属帝国的公爵们的。现在还有充分的威信和军队，目前也许不需要。不过要向国会替中央的权力获得必要的条件，他必须给资产者一点东西，而事件的自然过程老会强迫他或他的继承者再向资产者申诉；所以俾[斯麦]现在虽不像他必须给予的再给资产者一些东西，然将愈加被驱入他们的怀抱中。

这事件的好处就在把局势弄简单了，使一种革命容易发生，而且铲除了小都会的争论，无论如何使发展加速了。末了，一个德意志国会比起一个普鲁士国会来，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全体的小邦将被拖入运动中，而最坏的地方化的影响将停止，各党派终于真正成为全国的、非仅地方的党派了。

主要的缺点是普鲁士主义不可避免地洋溢于德意志，而且这是一种很大的缺点。于是德、奥暂时分离，其所招致的结果是斯拉夫的因素立即侵入波希米亚、摩拉维亚(Mähren)和坎腾(Kärnten)。可惜对这两点是沒有办法的。

据我的意见，我们除单纯接受事实而不加赞成外，绝不能有别的做法，并尽我们的能力所及，利用现在一定表现得更加容易的机会，对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作全国性的组织和联合。

李卜克内西兄弟一定要陷入一种狂热的帮奥地利的表演中，用不着斯图姆夫写信告我，这绝不能有别的样子。此外，他在“新法兰克福报”上有写自莱比锡的完全可以认出来的愤怒的通讯。这种暗杀王公的布林德的“新法[兰克福]报”跑得很远，对于普鲁士人虐待“黑森可尊敬的选帝侯”加以斥责，对于可怜的盲目的归尔甫们(Welfen)则表示崇拜。

我再没有在“保衛”上写东西了。

你的弗·恩·

竭誠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九九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六年八月〔1〕二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十鎊至为感謝。来得还正及时。

我没有写信給斯圖姆夫，正因他要“行动的”規程，我的意見是在事变决定之前，他最好是干，絕不要“保留”。这种意見我以为不用書面告訴他，較为妥当。就我所知，馬因斯现在还老是被包圍，恐怕連邮件的联络也断了。你已經写信給斯圖[姆夫]嗎？

法兰克福的滑稽剧对于胜利者的恶臭給予一些賠償。啊呀！叫起来，二千五百万！市长先生自縊！在普魯士人方面，正式宣布法兰克福必須出錢，因为它的报纸“冒犯了”威廉战胜者陛下。斯提柏耳在布諾政府中的职位只是暫时的，他終于还要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的市长，此外，我觉得这些人老是些不可忍受的無賴。而爱得加·鮑威尔将被任为他們的高級監察官。但关于厄申海姆街(die Eschenheimer Gass)，那将是秘密顧問邓克尔——然他在加塞尔施政呀。

我完全贊同你的意見，人們必須照样接受这种垃圾。但在这个初恋的新时期中，隔得远远的倒适意些。普魯士人的驕橫和美丽的威廉（他相信，自有胜利梦以来，他除掉已具有强大的权力等等外，没有什么改变）的愚蠢当已發生作用。奥地利人現在所处的境遇，是布拉格的斯拉夫狂热者在一八四八年所願有的。然他們丧失威尼斯和被逼迫集中力量，目前对于俄罗斯人并不是順利的。就是作为一个大斯拉夫的帝国，他們和莫斯科人也会更加对抗起

来。在哈布斯堡朝的極端衰敗中，的确怕他們漸次受俄罗斯人的誘惑，共同攻击土耳其。

凡資產階級集中的一切事項，对于工人自然是有利的。無論如何，即使明天媾和，也比非拉法郎加和沮利克的媾和更帶有臨時性。当各方面一經从事于“武器的改良”，那和沙配尔說的一样，馬上又要“互相打起来”。左右两方形成軍事王国虽适合于普隆-普隆的“一般民主主义”的計劃，然波拿巴無論如何也要受到一种打击。

这里的政府几乎引起一种暴动。英国人自然首先需要一种革命的教育，倘若理查·美恩（Richard Mayne）爵士有絕對的控制权，这有两个星期就够了。在事实上，这事只系于一点。栏杆如被利用去攻击并防御警察——几乎达到这个程度了——把他們打死二十来个，軍人必定要“干涉”，不仅是出来摆摆样子。那么，便有趣了。这些呆头笨脑的約翰·牛的大脑似乎是为警棍特制的，他們不和統治者發生真正流血的冲突，即不会有什么結果。

在老驢子俾尔斯和同等的老驢子窩尔坡尔之間有悲慘的場面，于是有細声細气的、闖入的、装腔作势的并为着“爱真理”时常在“泰晤士”上面寻找自己的道路的荷力奧克——只有和平和放蕩。当这种無賴在互相恭維并滔滔不竭地拉尿时，諾克斯（Knox）狗、即美立勒逢的警察判事官，却在一种概括的方式中喧鬧着，倫敦倘若是牙买加，这表示当發生什么事件啊。

的士累利很惹人嘲笑，最初是由于在下院作悲哀的申訴，“他不知道是否还有一个家宅”，其次是由于同一家宅有强大的軍事占領，而第三却是因流氓們（由于改革同盟預先的教唆）故意不惊动“維維安·格纒”（Vivian Grey）君的家宅。这个家宅沒有搬出一点东西。因此厄尔綽（Elcho）的窗上玻璃得更加修理了。我对克列墨和其他創立者曾暗示，訪問“泰晤士新聞報”一次，是否相宜？

这种暗示既沒有馬上“懂得”或不願“懂得”，我便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了。

霍亂症已經使我們（我是指倫敦人）極莊嚴地侍奉它，在上星期出版的衛生部關於“貧民住宅狀況”的第八次報告中，罕特（Hunter）醫生的報告大概應作為對霍亂症太太的市民姓名住址錄，她對那里是要優先訪問的。

竭誠問候麗子夫人。

你的卡·馬·

〔1〕 正確的是：七月。

九九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八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八月六日。

親愛的摩爾：

你上次的信中雖沒有說及，但從信上的幽默可以推斷你的肝是好多了。講到法蘭克福人，你當首先听取本市人中所傳播的求救之聲，他們在這裡有一大群人，從他們的兄弟等等接到最令人驚駭的書信。這個普魯士的少尉在此時機中的行動，自然是盡人皆知，雍容不迫的，然預先可以料到，那些先生們的吃驚一定比受傷要多些。此外，南德意志也并不特別喜歡法蘭克福人，并且还加以譴責，他們應周旋於兩派之間，而他們恰恰受到如此苛待，是為人所快意的。這樣的書信、我親自看見過。

俾斯麥已經勝利了，而小威廉對他的顯貴、貴族和忠實的人們已宣布一種和解的話語，不過同時斷言，如果再拒絕金錢，會“不可避免地”要支出未經允許的款項。人們在這個國會中怎樣解決此項沖突，我還不明白。此外，有一個德意志、寧可說北德意志國會，關於它的可能的地位或職權，至少是歐楞堡（Eulenburg）君堅決拒

絕給予絲毫消息——這已經是引起馬上爭吵的一種完全美妙的远景。俾斯麥并不十分蠢，他自己的確拚命避免爭執，但霍亨索倫朝的老牛准會陷入其中，于是俾斯麥對他的鋒利的刺刀會覺得驚奇的。

至于馬上又要互相打起來，是十分顯明的事。我相信會對法國人動手。波拿巴十分聰明，只要有可能，他願意避免這一着，不過法國的群眾、特別是資產者對於德意志的任何種強大狀況，心懷嫉妒，他們過於狹隘和狂熱，現在對於法國的擴充保持沉默，而這種擴充又只有向德國方面前進，才有可能，至于對普魯士作戰，在農民和較愚蠢的工人中也是贊成的；說不定馬上就達到決定的階段了。

威涅爾（Wehner）剛從漢諾威回來，對我說，那里的普魯士軍官們同樣徹底為人所憎惡，官僚和警察也是如此。

本年我恐怕也不會在德意志呆得長久。在北方有勝利者發散的惡臭，在南方有羨慕黑森選帝侯的共和主義者的咆哮，人們當到那里去呢？我將設法繞道往哈茲（Harz），那里幸而沒有駐防軍。

“科倫報”口噴涎沫地呼號排除南德意志。這是俾斯麥發布的口號，以便波拿巴容易退兵，而“科倫報”以一種發瘋的狂熱在這方面吵鬧着，使人們立刻看穿這整個計劃。世間沒有比這種報的行動更卑鄙的。當它看見俾斯麥不為最猛烈的和平叫囂所迷惑的時候，便轉變過來，倡言：奧地利願意戰爭！現在向那邊打去罷！自此以後，的確不是依照才能而是依照善意，變成俾斯麥最好的朋友。這是一種狗報。

一個美國人向此處政府所呈獻的新后膛槍要是斯奈得-恩飛德（Snider-Enfield）式的，那沒有多大的價值。但恐怕是你所說的另一種。此外，如果不超過針發槍已經達到的程度而更快地射擊，那在實施上的差異幾乎等于零，反之，如有大的準確性和銳利的射

击，現在便愈加重要了。我将格立斯海姆的战术再看一遍——現在几乎到处都是陈旧的！

竭誠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九九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八月七日

一八六六年八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的健康状况虽日有起伏，但总比較好些，你对我上次信上的認識是正确的。同时，再适宜于工作的感觉对一个人很有好处。可惜我时常为社会的煩惱所打断，并丧失許多時間。例如屠夫今天停止肉的供給，甚至我的紙張的存貨在星期六以前，也要用完了。

从昨天起，劳拉同我的那位生于南美的学医的拉法格君，半訂婚了。她待他和待別人一样，但这种南美洲生的欧洲人具有过分的感情，恐怕这青年（他現在二十五岁）要自杀等等，又有些傾向他，不过劳拉始終是冷靜的（他是一个漂亮的、聰明的、强毅的和体格發达的青年），已多少半带妥协性了。这青年起初依靠我，但馬上就把注意力从老子轉到女兒的身上。他的經濟情况是中等的，系从前一个殖民家庭的独生子。他因参加呂提施的大会，在巴黎大学二年級时被开除，将在斯特拉斯堡經過考試。依我的判断，他有非常的医学才能，然比起我們的朋友谷謨拍特来，更具有無限的怀疑精神。医学上的怀疑主义在巴黎的教授和学生中似乎是日常的事件。例如馬戎第(Magendie)把現有的一切治疗法看做庸医术。这种怀疑主义和平常一样，不独不排斥奇想，而且把它包括在里面。例如拉法格相信酒精和电是主要的治疗方法。他幸而以亡命者卡勒尔(Carrère)教授(高等数学、物理和化学)为一个良好的顧問，而

且在倫敦各医院的實習上也会学得許多。我由第三者替他找得这种門徑。

特拉穆 (P. Trémaux) “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及变形”，一八六五年巴黎出版，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我一經作过必要的記錄，即寄給你(但以寄还为条件，因为这不是我的财产)。無論我所注意到的一切缺点怎样，这是超过达尔文的一种很重要的进步。两个主要命題是：异种交配并不如人們所指的，产生差异，反之，却产生种的典型的統一。相反地，地球的形成發生差异(不仅如此，而且是作为主要的基础)。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純粹偶然的，在这里則为必然的，是站在地球發展阶段的基础上的，达尔文不能解釋的退化，在这里是简单的；同样，單純的轉变形态和种的典型發展的迟緩相比，它的消灭十分迅速，所以妨碍达尔文的古代化石学的漏洞，在这里是必然的。同样，一經形成的种的經常性(不計及个体的等等的变动)便發展为必然的規律。在达尔文那里杂种形成的困难点，在这里反过来成为这种体系的支柱，因为它指証，异种交配一經停止，一个种的形成在事实上才有結果，或才有可能等等。

在历史的和政治的应用上，有許多比达尔文更重要和內容更丰富的地方。有某些問題，如民族之类，只在这里才找着自然的基础。例如他糾正波兰人度歧斯基关于俄罗斯和西部斯拉夫人之間在地質学上差异的作品，証明并不像度歧斯基所相信的俄罗斯人非斯拉夫人，宁可說是韃靼人云云，他以为在俄罗斯占优势的土地构造上，斯拉夫人是韃靼化和蒙古化了，如他(他在非洲留得长久)所証明的，普通的黑人典型只是一种高得多的典型的退化。“除自然的大規律外，人类的企圖只能造成灾害，沙皇要从波兰人民中造成莫斯科人的嘗試即証明这一点。同一的自然、同一的特性会在同一的土地上發生出来。破坏的工作不能长久存在，再造的工作是永久的。……在地質学的綫上，斯拉夫的和立陶宛的种族对于

莫斯科人，有它們的真正的界限，這綫在北方是由尼門 (Niemen) 和第聶伯的盆地構成的。……在這一綫的南方，這個區域特有的典型及質素始終不同於俄羅斯的質素。”

祝好。

你的卡·馬·

九九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八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八月十日。

親愛的摩爾：

我不知道對於勞拉的“半”訂婚，是否當完全祝賀，或半祝賀，或絕不祝賀。但無論允許祝賀的量怎樣，與質並沒有關係，所以我是全心祝賀的。

特拉穆的書大約要多少錢？如果不因圖解或其他東西太貴的話，我自己去買，你用不着寄了。

為着平息憤怒的屠夫的盛怒，並恢復紙的存貨，特附上 J/F 65865 和 J/F 65866 的五鎊鈔票兩張，共十鎊，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日發行的。我本願每年能夠保證你兩百鎊以上，但可惜辦不到。要是一切順利，我大概還可多收入五十鎊，不過棉花現在又在下降，而波拿巴因一八一四年的國界提出通牒，使庸俗人害怕，這就影響了決算的年度。

波拿巴此項通牒似乎表明，在他和俾斯麥之間出現一種分裂。否則這種要求的提出一定不會十分粗率和突兀，也不會正在對俾斯麥最不適宜的時候。俾斯麥不打算答應要求，是確定的，他現在怎能答應呢？勝利的戰場上的軍隊對此將說什麼？而德意志國會、兩院和南德意志人又將說什麼？那只老驢子現在正和我的黑花狗帶多 (Dido) 在狼吞虎咽後所表現的那種心滿意足的憨態一

样,他曾說过,不放弃德意志一寸土云云,他又將說什么?

这种文件是波拿巴的一种大愚行,但反对派甚至军队的叫囂或会强迫他急忙干这件事。这事对他可能是很危险的。或者俾斯麦可讓步,于是他将被迫在第一种場合下开始对波拿巴作战,借圖报复;或者他不能讓步,于是战争来得更快。波拿巴在这两个場合下,都冒着危险,必須为了一种公然显明的征服目的,逆着自己的志願,从事一种战争,既沒有相当的外交上的准备,又沒有确切可靠的同盟。此外,俾斯麦在許多年前即已向汉諾威的大臣普拉騰(Platen)說过,他要將德意志置于普魯士的指导之下,然后把它“熔合为一体”,并反抗法兰西人。

这里流傳一种因虔誠的高特弗里德去沮利克“庆祝金开尔”的傳单,“大詩人和偉人”,这是由雷坡克(Leppoc)發出的。我已表示热心参加此举,总計一个法寻。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九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三日

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曾写了两行,报告收到十鎊,并致極大的謝忱,但倫迅星期六去邮局太晚,沒有寄出。

今天不写信,务請原諒。我有些最迫切的事堆在身上。今天写了一封法文长信給拉法格,表示在事情更向前进或發展为一种婚約前,我必須得到关于他的家庭关于他經濟情形的正面报告。他昨天將巴黎一个著名的法国医生替他說話的一封信送給我。

那个書名是:“特拉穆:人类和其它生物的起源及变形,第一部”

分,巴黎(阿瑟特——L. Hachette——書店)一八六五年出版”。第二部分還沒有出版。沒有插圖。关于人的地質学圖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廢料。我也把他的报寄給你,那是毫無价值的。

祝好!

你的卡·馬·

我也將獲得那个巴黎人——上面提及的医生——的主要著作,看過後,即當寄报告給你。

九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倫敦,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只写几行。和拉法格的事情算是弄妥了,那位老人从波尔多写信給我,对我关于他的兒子訂婚事項的詢問,提出很順利的經濟条件。此外,年青的拉法格在結婚之前,自然要首先在倫敦、然后在巴黎經過他的博士考試。这事情算是决定了。但我昨天还向我們的南美出生的欧洲人說,他如果不能学英国人的态度,冷靜下来,劳拉会不客气地把他逐出去的。他必須完全明白这一点,否則將沒有結果。他是一个極好的家伙,但也是一个被縱容的孩子,并且是一个極率真無伪的人。

劳拉宣言,在她正式訂婚之前,必須有你的同意。

我的身上各处又有新的膿疮的萌芽,但总是相繼消灭下去,迫得我只好將自己的工作時間严格保持在限度以內。

竭誠問候丽子。

祝好。

你的卡·馬·

九九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給穆尔的收据；（我昨天才收到得尔—— Dell ——的收据。）

房东罗業(Lawyer)君也已有信給我，三季(四十六鎊)十月二日到期。我还没有从荷兰得到分文，并且也不能作这种打算。

法兰西的先生們除“手艺人”外，要排去一切人，第一是排出国际协会的会员之外，其次至少要排出被选为大会代表的资格之外，英国人在对这些法兰西的先生們的示威中，昨天都提議举我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我說明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是妥当的，我一方面提出阿德格⁽¹⁾，有些人虽不管我的說明怎样，仍投我的票，但他也再度当选。此外，杜滂給了我了解托雷和夫里部耳的行動的關鍵。他們想于一八六九年做立法机关的工人候选人，是在只有工人能够代表工人的“原則”之下进行的。因此由大会宣布这种原則，对于这些先生們是非常重要的。

在昨天中央委员会的會議中，有各种各样戏剧性的場面。例如克列墨君因被任命为总秘書的是福克思而不是他，竟大吃一惊。他費尽气力，才抑制住自己的憤怒。另一个場面是正式报告大会的決議，令卢柏慈君退出中央委员会。他把煩悶的心情發泄在一点鐘之久的演說中，怒斥巴黎人，非常尊敬自己，并抱怨一切种类可疑的事件是陰謀，因此使大会中对他友善的民族(比利时和意大利)都不和他接近。他終于要求中央委员会的信任投票，此事当在下星期二加以討論。

祝好。

你的卡·馬·

九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月一日

一八六六年十月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不知道在上次的几行字中是否告訴你，我有一張房租的期票要付（不復在房东的手中）。罗業來信說，期票是本月二日到期，即明天。我昨天到他那里去，因為依我的計算，這東西要到十月三日才能到期，我原于七月一日出三個月的期票，有三天的見票才付的期限。旋發覺我是對的。數目有四十六鎊（三季），許多星期來，我沒有分文，同時就是由當舖取得的小數目也停止了。

除此以外，我因近幾個月來陸續累積的日常“供給”，大受壓迫，而在現今的狀況之下（拉法格），比平常更須避免一切誹謗，我當馬上去大陸一趟，看一看“親自”在那里能否有結果。然我必須把它延遲，待我的稿件完成，可以帶去，才不致發生間斷的事。

我因自己私人的困難，時常煩擾并苦惱你，務請原諒。我曾相信可以接到荷蘭方面的錢的。

你的卡·馬克思

你以為墨伊林(Moilin)怎樣？

一〇〇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十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你簽發一張四十六鎊的期票，並沒有告訴我，以致昨天只寄給你四十鎊的鈔票半截，今天接着寄出所缺的半截，另有一張五鎊的鈔票，J/F 98815，曼徹斯特，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日。

我們的出納員沒有另一張的五鎊鈔票，要郵匯，時間太遲了，

所以我不能筹到所缺少的錢数，然你大概会越过这一座山的。

我对于墨伊林和特拉穆，将在这几天內較詳細地写出来，后者的著作还没有全部看完，但确信他既不懂地質学，又不能作最平常的文学和历史的批評，他的理論已經因此沒有价值。关于聖大·馬利亚 (Santa Maria) 的黑人和白种人轉变为黑人的事件是令人好笑的。特别是塞內加尔黑人的傳說值得無条件地相信，正因那些家伙不能夠書写呀！此外，把一个巴斯克人 (Baske)、一个法兰西人、一个布勒塔涅人和一个亚尔薩斯人中間的差异推在土地的构造上，很妙，这自然也要归咎于这些人是操的四种不同的語言。

我們萊茵人在我們泥盆紀的移过岩上(这远在煤層构造前，不再在海之下)，早已不是白痴和黑人，这又怎样解釋，也許他在第二卷中要加以指証，或者主張我們是真正的黑人。

这部書絕沒有价值，是一种純粹与一切事实直接矛盾的作品，而它所举的每种証据，甚至还必須再举出一种証据去加以証明。

竭誠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月三日

一八六六年十月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期票可以推断我在今天和昨天有过何等冒險啊。昨天并不如罗業所說的，是到期的日子。推迟一天，在其他情况下，本是愉快的，但在这一定的情况中，却糟了。当你的信昨天达到时，因沒有东西典質，我即跑到我們的面包商惠脫斯 (Whithers) 处借得一鎊。但今天早晨期票来了，那是四十八鎊十五辨士，而不是如我所想的四十六鎊。沒有把数目記下来，这自然是我的錯誤。

我以为罗業沒有減去由我付出的而且在以前期票中也沒有除去的業主稅（这在法律上是加在他的身上的）。但事情并不如此。（这整个事件是有关他下一季的。）我的四十六鎊的錯誤即在此。今天早晨九点鐘，期票已經提出來了，我發見缺少兩鎊十五辨士，大起恐慌。怎么办？我向持票人說，他当等一会（在我們家中），我必須去換錢。除再到善良的面包商人处外，別無他法，他很不高兴，因为他供給食物，我欠了很多的賬。然他照办了。

关于特拉穆：你的批評是“他既不懂地質学，又不能作最平常的文学和历史的批評，他的全部理論已經因此沒有价值”，你可以在居維叶（Cuvier）“地球革命的討論”中反对种的变化的学說处，几乎一字不差地再找出这些話，除其他外，他在那里并取笑德意志的自然幻想家，說他們完全申述达尔文的基本观念，却很少能加以証明。居維叶是一个大地質学家，就一个自然主义者講，他也是一个非常的文学和历史的批評家，然这并不阻止他犯錯誤，而那些宣傳新观念的人却是对的。据我的意見，特拉穆关于土地影响的基本观念（他自然沒有估計到这种影响在历史上的变化，而我自己則把地面因农業等等所引起的化学变化算在此等历史的变化里面，其次是在各种生产方法下像煤層等等这样的东西所具有的各种影响）是一种只要說出来以便在科学中获得公認的思想，这和特拉穆的叙述完全無关。

祝好。

你的卡·馬克思

—〇〇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十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开了期票而不知数目这种天真的稚气，使我觉得有趣；然差额不很大，而善良的面包商人就在近邻，那就好了。为使你能马上付还这个善良的人的欠数并保持信用，特附上五镑，J/F 59667，曼彻斯特，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日，已付的期票奉还。

关于特拉穆。当我写信给你的时候，确实才读了这书的三分之一，而且是最坏的一部分（开头）。第二个三分之一是批评各派，要好得多，第三部分是结论，又很坏。这个人的功绩在使“土地”对于种族的形成、因此又对于种的形成的影响，比向来表现得较明白，第二，对于异种交配的作用，比他的前辈发挥了更正确的（据我的意见，虽则也是片面的）见解。达尔文在一个方面，对于异种交配变异的影响的见解，也是对的，特[拉穆]本来默認这一点，当他感觉便利时，也把异种交配看做变异的方法，虽则最后也扯平了。同样，达尔文和其他人等从没有否認土地的影响，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加以闡明的話，那是由于他们不知道这种土地发生怎样的作用——除掉肥沃的发生好的作用，瘠薄的发生不好的作用外。然特[拉穆]所知道的，也不见得多多少。土地对于较高级的种的发展，一般是较有利的，它比较属于较新的形成，这种假定颇值得大加赞许，但当我看到特拉穆企图用怎样可笑的证明去加以证明时，这假定可能是对的或不对的，因为这种证明十分之九站在不正确或被歪曲的事实上，而最后的十分之一却没有证明什么，所以即从假定的创立者来看，我也不得不大为疑惑。但他现在如更由异种交配去改正较新的或较旧的土地的影响，解释为固有的种或种族变异的唯一原因，那我看绝对没有理由跟着他走得如此之远，反之，也有很多反对的异议。

你说居维叶也谴责德意志自然哲学家不懂地质学，因为主张种的变异，然他们却是对的。这事件在当时和地质学没有关系；但如有谁把种的变异的理论专门建筑在地质学上，而又犯了地质学

上的錯誤，窄改整个国家的（如意大利的，甚至法兰西的）地質学，又从一些国家——它們的地質学我們簡直完全不知道（非洲、中亚細亞等）——举出他的其余的例子，那就有些完全不同了。特别是关于人种学上的例子，一般是論人所共知的国家和人民的那些东西，無論是地質学上的前提，或由此所抽出的結論，几乎沒有例外，都是錯的——并完全排去立于反对地位的例子，如西伯利亚内部的冲积層平原、亞馬孫（Amazon）河流域的巨大冲积層盆地和拉巴拉他（La Plata）以南一直几乎达到美洲南端（在科的勒拉斯——Kordilleren——的东面）的整个冲积層地。

土地的地質学构造和一般生长过东西的“土地”是有很多关系的，这是一种古老的事，同样，这种适宜于种植的土地对于生长其上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發生一种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到現在，簡直絕沒有被探討过，这也是对的。但从那里到特拉穆的理論，是一种巨大的飞躍。把这种向来被忽略的方面闡明出来，的确是一种功績，并且如曾經說过的，推进發展的土地影响，按照它在地質学上的較古或較新的比例，在某种界限之內，可以說是對的（也可以說是不對的），但我以为他所作的一切再进一步的結論，或是完全不对，或是非常流于片面。

墨伊林的書特別因法国人由活体解剖所获的結果，使我發生很大的兴趣；这是确定一定的神經功能及其被扰乱的結果的唯一方法；这些家伙似乎使动物所受的痛苦达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我可以很好地解釋英国人反对活体解剖的伪善的憤怒，此等实验对于这里貪睡先生們的确常是很不适宜的，遂大發其空論。至于在發炎的理論中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不能加以判断（我要把書給谷謨拍特看），然这个完全新的法兰西派似乎具有某种大学生的風格，喜欢多作主張，并輕易取証。講到藥物，凡不是每个高明的德意志医生也知道并采用的东西，內中便沒有；墨[伊林]只是忘記了，一、

人們對於藥物常是必須選擇坏处較小的，以便遠离坏处較大的，即一種病征由它自身發生一種直接的危險，正和人們沒有別的办法，用外科手術，也要破壞組織一樣，二、人們沒有較好的東西，就必須服藥。墨伊林如能用电疗梅毒，水銀馬上會匿迹，但在那時以前，這是不易消滅的。此外，沒有人要再向我說，只有德意志人能知體系的“組織”，法蘭西人在這一點上根本打擊了他們。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〇〇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的沉默會使你詫異。我原相信，收到五鎊已經告訴你，因為勞拉擔任這件事，後來發覺，她竟忘記了。此外，有些絕望的狀況使我不能執筆。你知道，你在出行前寄給我的十鎊只作為公用事業費的付款，後來的五十鎊付了房租。所以幾個月來，我是兩手空空。所謂遺產至少是在二十個人中分配的，我的部分不過於夏初寄來八十達列！我曾企圖從德國或荷蘭找點錢，都失敗了。當舖（而且妻把一切當光，她自己幾乎不能出門）要依它所要求的利息，才能令人想到。因此，我和在最壞的亡命時期一樣，只能在倫敦左借一點、右借一點小款——這是在一個有限的並且自己也是窮困的那些人們的圈子中進行的——才把最迫切的必需費用付清。在另一方面，家用售貨人氣勢汹汹地加以威脅，有一部分人已宣告停止賒欠，並以起訴相恫吓。當拉法格（直至幾天前才往波尔多）長留在家中，而又必須誠惶誠恐地隱瞞真實情形時，此等狀況更覺不幸了。我不單是因這一切大大地打斷了工作，而且白天所

喪失的時間要在晚上補起，以致離生殖器不遠的地方也生了一個美麗的膿瘡。我知道你已盡了全部力量，並超過了你的力量。但必須有任何方法。借一種債或作任何一種談判有可能嗎？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〇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對於你的迅速的援助和葡萄酒，致最大的謝忱。我完全確切知道你的情形，這使我自己對你的榨取倍加痛苦。此事最後自然必須停止，但要等我往大陸，能夠親自活動，才有可能。

下星期，第一批稿件終於要寄給梅斯納了。在今年夏秋兩季造成拖延的，的確不是理論，而是身體和家務的狀況。自第一顆膿瘡發生到現在，恰恰三年了。從那個時候起，這東西只在短時期中停止出現，當人們身患這種鬼病，如谷謨拍特告訴你的，在一切工作中，純粹理論的工作最不相宜。

講到現在這只膿包，在兩星期內外是會把它醫好的。我現完全確切知道醫治的方法，並且也已經再開始服砒劑了。

急忙中寫了這一點。

你的卡·馬·

一〇〇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摩寧吞街八十六號。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親愛的摩爾：

“自由新聞”，至為感謝。你能將八月和九月份各期寄給我嗎？我沒有取得這些報。

附上三十鎊的第二個半截。我很想多寄點給你，但恐怕辦不到。我願看一看下個月怎樣，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將再作年終決算；如果結局良好，也許還能盡一點力。

手稿將發出的消息，使我心頭去了一塊大石頭。如“刑法典”〔1〕所說的，終於有一個實施的開端。我因此特滿飲一杯，祝你特別健康。這書對於你的疲憊苦惱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擺脫它，你也將成為另一個人了。

我希望柏赤（Birch）昨天已將葡萄酒寄出，不過不能確切說定，但無論如何，星期一晚上或星期二早晨確會達到的。

普魯士人仍舊是普魯士人。本來要免除特威斯騰和夫勒策爾（Frenzel）的責任，但因議會的演說，將被起訴。像這樣的愚蠢，人們真不懂，但這正是原則呀。法蘭克福市民的憤怒老是存在着，他們現在行同波蘭人，服孝，並帶法蘭克福旗色的領帶。一個普魯士少尉來到薩克遜豪森（Sachsenhausen）的一個飲食館中，正逢滿座。在室的一隅有一個人站起來並且走了，旁邊一人向這個少尉指出空位，他表示感謝；但不願意坐在一把熱椅子上。另一個人說，啊，這您用不着怕，自從普魯士人來這裡以後，我們的屁股都是冰冷的①。

關於帝國作戰一點，我在這裡從親眼看見的人聽到最奇怪的事件。這樣的事是從來沒有的。例如拿騷人要在赫喜斯特（Höchst）的美因河上架一座橋。當他們因風暴（美因河上的一種風暴！）一次沒有成功之後，在第二次的企圖中發覺他們搭浮橋的平底船太少，只能搭成半部橋。因此寫信往丹穆斯達，要借一些平

① 成語，意為我們怕。——譯者

底船，終子也达到目的，于是这可怕的河的桥完成了。拿騷人馬上得到命令，向南前进。他們讓桥留在那里，完全無人看守，只推荐一个老船夫保护，当看好，不得使桥流往美因河的下流。不到几天，普魯士人来了，占据着現成的桥，建筑堡垒，并过了桥！

你的弗·恩·

〔1〕 法兰西的刑法典。

一〇〇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梅斯納还没有开始付排，因为他有其他东西要首先弄完。我期望他下星期一有信来。就大体講，这种迟延对我并不是討厭的，几天以来，膿瘡这种坏东西又在开始爆發，加以債权者先生們在一种真正滑稽的方式中追逐我。我只是惋惜私人不能和商人一样，以同一态度对破产法庭提出自己的賬目。

好些时候以前，“克拉德拉塔池”(Kladderadatsch)上刊出一篇对柯林斯(Collins)的“白衣妇人”作拙劣諷刺的东西，对这个暴徒派大砍了一下。糟糕的柏特齐黑是这篇臭貨的作者，这种命令如果是出自金开尔或哈慈費尔德，我并不觉得奇怪。这个淫妇曾唆使拘禁李卜克內西，这我也認為沒有疑問的。

普魯士猪獠的行动正和我們必須期待的一样。不拚头顱，事情是进行不了的。

祝好。

你的卡尔·馬克思

一〇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倫敦，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棉花的估价是以一八六二、一八六三和一八六四年的輸出与輸入的对比为根据，这你当已看到了。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在联合王国所存原棉加棉制品存底（我相信在給你的信中忘記提及后者的增加）的推断完全系于前提的正确性上。此等材料是根据厄力孙和嘿伍德（Ellison and Haywood）公司的报告。赤裸裸的数字如下：

1862、1863 和 1864 年联合王国的棉花統計

	1862 年	1863 年	1864 年	3 年內
			輸 入	
輸入的棉花	533,176	691,847	896,770	千鎊
輸出的棉花	216,963	260,934	247,194	
用于消費的	316,213	430,913	649,576	
紡紗中的消耗	53,756	64,637	90,940	
紗的同等生产	262,457	366,276	558,626	
总数				1,187,369
			輸 出	
紗	88,554	70,678	171,951	
匹头等等	324,128	321,561	332,048	
总数	412,682	392,239	403,399	1,208,920

砒剂有很好的效力。你知道，約在六星期前，我感觉有些膿瘡的模样，即再开始大服砒剂，現还没有停止。其实除經常的小突起外，并没有什么，即这种东西也常常消灭了。多年来，这病总是从十月开始，至一月达到全盛状态。本年發生时，只是再表現病的許多痕迹，好像是要使我必須多服砒剂似的。

赫胥黎在爱丁堡最后的一次演講中，和近年一样，又以唯物論

的姿态出現，也再开辟了一張新的后門。我們如果真正觀察并思索，便永不能脫出唯物論。但这一切是从因果的关系中得来的，而“您們的偉大的同乡休謨”曾經証明，此等范疇和自在之物沒有关系。因此，您們可以自由相信自己所願意相信的东西。这就是要証明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你絕不会相信，我現在是怎样被各种各样的人所包圍。顧客們介紹青年人来这里找职位；代理人或这一类的人也想找职位；本星期还有我的可爱的外甥布兰克，他住在倫敦——就这样川流不息地来，你懂得，要动笔是怎样的困难。在这期間，有时也跑来一个人，如写所附上的这封信的人〔1〕，并且把手槍指向我的胸膛。当我看过此信时，馬上知道是誰派这个蠢材——即善良的罗德〔2〕医学博士——来糾纏我，当罗德〔2〕突然造訪时，也証实这一点。这个無耻的罗德冒昧做些奇怪的事来反对我。自克林斯来这里后，他最初唆使克林斯对我作最無聊的爭吵，后来甚至送一些人来騷扰我，把我当做全体亡命者的出納人。这家伙如果再这样对付我，那他可以放心，准会从我处得到欢乐的。我絕不認識他，他为什么不讓我安靜下来？

普魯士猪糞的行动，确实十分高明。我沒有想到他們是如此愚蠢的，人們真不能充分想像他們的愚蠢。这就更好。这事情一經进展，革命就会更早，这一次如你所說的，一定是要拚头顱的。

賬房將關門，我也必須結束。附上五鎊鈔票兩張：

I/S 38969 }
I/S 62239 }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我不知道自己的情況之前——非至賬簿弄清楚，我不能查出——這是能夠冒險寄出的一切。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荷斯斐爾德(C. Hossfeld)。

〔2〕 原信作 Rhode。

一〇〇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謝謝十鎊。

講到羅德，是具有政治關係和裝腔作勢的狂躁症的。這種狂躁症既使你受累——並且正因如此——可趁下次機會寫信給他，說你沒有認識他的光榮，並謝絕同樣的自由。

“兩個世界評論”和“現代評論”有兩篇關於“國際”的論文，把它和它的大會當作本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加以討論。“兩周評論”接着也有類似的東西。在這個時期中，我們因缺乏基金，而且自改革運動完全吸收一切英國人以後，我們甚至缺乏人，在事實上是癱瘓了。法蘭西政府(幸而)開始仇視我們。我們的可疑的收穫之一是司蒂芬司(Stephens)的大本營的加入(在紐約)。

羅馬教皇對法蘭西軍官們的演說不是卓越的嗎？只有一個意大利的教士能夠在祝福的形態之下，當着整個歐洲，對波拿巴這樣踢一脚。

波拿巴和威廉战胜者两人神經錯乱，这对于事情是最具特征的。后者相信他有上帝付托的一种特殊使命，而墨西哥和俾斯麦已使前者陷于紊乱，他可以随时發瘋的。

你不是也相信和平至少还有一年（偶然的事如波拿[巴]之死等等，自然沒有計及）嗎？那些家伙需要一切時間去改变并生产武器？

梅斯納君還沒有片紙只字寄來。我認定現在將近年終，他的營業十分繁忙。此外，契約對我保證不會有任何可能的飛躍的情況。它在第二次改正和確定的形態中，並沒有稿件完成時期的任何條件。然到明天如接不到答復，我再寫信去。

你和某一個書商有賒賬的關係，而我此刻不能花分文去買書，如能立即為我買到“洛澤斯的農業史”，十分高興。我必須把這書徹底看一遍，因曾在一章中有所遺漏。書雖早已出版，但圖書館還沒有。就是睦狄(Mudy)那里也沒有，他訂閱“共和”，故亞卡利阿斯確切知道這一點。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摩爾：

我也相信，西歐的人們將在下一年度尽可能地保持和平，以至后膛槍的武裝設備普遍為止。但俄羅斯人是否認為正好在這個時候適于借俾斯麥的幫助，宰制奧地利，吞并加里西亞，使土耳其解體為一批小的斯拉夫國家，這是另一個問題。此外，法國由于這種軍隊組織的緣故，也需要有一個戰爭的場面出現，因為沒有這一

着，我們的善良的部斯特拉巴即不能貫徹此項組織。这个家伙因上次的战争，陷在一种进退两难的滑稽境地：他或是讓一切都維持原状，那么便不复成为普魯士的敌手，或是貫徹这件事，然第一由于他非常不得人望，第二由于他使軍隊完全非波拿巴化了，自己是会被毀灭的。一当法国实行任何普遍义务兵役制，护衛軍制自然会停止，而現在法軍中服役的再入伍的人中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大都会消失。然代表既然存在，波拿巴君这一次在这滑稽的場合，必須倚賴資產階級去对抗农民。但事件的进程也完全不客气并毫無顧忌地对抗这个貴人，他对上帝和世界如果弄錯的話，也就要加以原諒。我希望他和我一样做，讀他的賀拉西去重振精神：“这笨貨是忠于他的决心的云云。”这个老賀拉西使我断續地想到海涅，他从賀拉西学得很多，但在基本上，論到政治方面，賀拉西也是一只同样卑鄙的狗。試想这个笨貨向發怒的暴君威胁的眼光挑战，并卑躬屈节、諂諛奥古斯都(Augustus)。否則这个齷齪的老东西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

如有可能，我下星期将書弄給你。

“两[个]世[界]評[論]”和“两周評論”的論文，我还没有再看，但很使人欢喜的。“現代評論”这里沒有。

威涅尔新近到过德国，說及下面的趣事，这是本尼格森（国民联合会會員）亲自告訴他的：当本尼[格森]在战前和俾斯麦相会的时候，俾斯麦分析他的整个国民联合会的德意志政策，本尼[格森]因問道，他要实现这种政策，为何选择一种战争的錯綜复杂的路，而不单纯如自由主义的說法那样，“倚靠人民”。俾斯麦注視了他几眼，于是說：“您能騎一匹倔强的馬跳过一道濠沟嗎？”

他也带来一种消息說，不幸的皇太子从前自由自在地干，自战争爆發以来，据說比老头子还要癡狂得多，这的确是令人十分欢乐的。

为使你在节日不致完全缺乏金錢起見，特再附上五鎊鈔票兩張，

M/W34768, 倫敦, 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二日,

I/S49080, 曼徹斯特, 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年終的決算使我不会因此受到损伤，这并不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希望。

多多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恭賀新禧！并丽子夫人新禧！祝俄罗斯人、普魯士人、波拿巴和不列顛的陪审官明年遭殃！

附带地說！日內瓦會議后給我們的文件和作品，由法国會員帶到边界，被法政府沒收，加入警察文庫了。我們由外交大臣斯坦萊勳爵說明这是“不列顛的財產”，要求發还。可怜的波拿巴在事实上必須由外交机关将一切交还我們。这不美妙嗎？他由上而下地做蠢事，然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

我今天接到一个很悲慘的消息，我的舅父〔1〕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死得美滿、迅速，一切子女都圍繞在側，他完全清楚，并用优美的服尔泰的諷刺去对待牧师。

全家向你賀年。

祝好。

你的卡·馬·

〔1〕 利翁·菲力普斯(Lion Philips)。

一八六七年

一〇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梅斯納于拖延的沉默之后——他以过分忙碌辯护——写信給我，說我的計劃“于他不便”。

一、他要两卷一起弄好，放在他的手中；

二、不逐漸付排，他每天願交出排好的一印張，我只須作最后一次的正校。

我回信說，我对于第二点無所謂，因为他在短时期內可以收到第一卷的全部稿件。他如迟一点付排，而印得較快，那还是一样。但一部書有各种文字的許多边注，像他所願意的校对方法，不因排印錯誤而大受损伤，是否办得到，他当好好考虑一下。至于第一点，不使整个事件作长久的迁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的契約中也沒有規定。我对他解釋各种理由，但还没有接到回信。

第一卷出版后，我因健康的关系，要休息一下，而且必須往大陆去看看，能否用任何方法調整我的状况，故除延迟外，我很少从事于第二卷著作的可能。此等状况一天坏似一天，一切都有灭頂的危險。单是面包商人就要二十鎊，还有屠夫、零售商人和公用事業費等等的一切鬼物。为使这个全景更为壮丽起見，托岐(Torquay)的某个柏吞(Burton)君在好些时候以前来信对我指出，他已买下罗業的房子，一、因第四季沒有偿清的房租，催我繳出，二、我的租約于三月滿期，要我表明是否願意繼續租用，是較长的期限，还

是以一年为期。我最初不答复。因此昨天寄来第二封信，要求我必须表明态度，否则他的“经租人”为着租给他人，要采取步骤。所以又陷在困难中了。

讲到身体方面，几星期来，比较好些，左腰上有几颗小脓疮，但不要紧。只是可怕的失眠症使我很不安宁，然这大约多是心理上的原因。

谢谢洛泽斯的书。内中有很多材料。至于曼彻斯特的罢工问题，至少是织工的争议，你如精确地将事态写给我，十分欢迎，因为我还能采用。

政治上的冻结，就是俄国熊也觉得太冷了。普鲁士人及他们的黑、白、红旗是出色的！

竭诚问候丽子夫人。

谷谟拍特对墨伊林的書怎样说？

你的卡·馬·

一〇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为俗物們所糾纏，簡直不能将第二个半截鈔票由第一次邮遞寄出，茲特附上。

梅斯納大概会接受你的意見。無論如何，你在第一卷之后，必須有六个星期的休息，并且要看看，为着錢的緣故，你在大陆能做什么，这是明白的。我相信你如亲自将稿件的其余部分帶給他，就会弄妥的。

关于工人和厂主，情形如下：印度、中国和近东等处商品充斥，因此，半年以来，白棉布几乎無人过問。个别地区的厂主便有减少

工作時間的微弱的企圖。這些企圖本是孤立的，因此時常遭到失敗。同時廠主們把此地無人願買的商品運到印度和中國等處寄售，更增加了商品的過剩。然這對他們也沒有好處，終於向工人提出減少工資百分之五。而工人們的反提議是每星期只作工四天。廠主們的鼓動被拒絕。兩星期來，在織布廠以及替它們紡紗的紡紗廠中，逐漸實行新近并普遍實行，每星期作工四天，有的固然減少工資百分之五，有的卻沒有減少。工人們在理論上是对的，在實踐上也是对的。

無賴俾斯麥在布拉格媾和中巧妙地欺騙無賴波拿巴，正和波拿巴因意大利被逐的君主將返回他們的國家在非拉法郎加欺騙奧地利人一樣——不過沒有外國軍隊。所以俾斯麥說：南德意志各邦將有一種獨立的國際生存，但只是要它們自願；從它們願意加入我們一方面的時刻起，即有完全的自由，否則它們就不是獨立的了！可憐的波拿巴不是德意志專科學校的大學生會會員，從沒有受過大學生紀律的訓練，遠非可敬的俾斯麥的敵手。漢諾威迷漫着一種反普魯士人的可怕的憤怒，不獨本城如此，而且在農民中更加厲害，他們成群結隊地奔向女王，願將自己的全部財產供她的處理。

這是許多可笑的感情用事，夾雜着對少尉們和憲兵們的憤恨；例如這些人自己說，管理已經改善了許多，但普魯士人使自己見憎於人的才能，在這裡也再度証實了。有兩個人是合併論者和漢諾威人，不久前來這裡，把這件事告訴我。

如有可能，本星期末或下星期，我來你處住幾天，即從星期五到星期日晚上。只是不要再冷才好。

竭誠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一〇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我把写信的事一天一天拖延下来，但现在是燃眉之急了。我如不至少付给一个零售商人五镑，星期六(后天)，家中将被扣押财产。

我有另外的费用，第一是两镑买香檳(小瓶)，因为这种治疗是对劳拉的处方，第二是同等数目的中学学费，我因医生的劝告，必须再送她入校，并须预付学费。

工作马上会完成，近来如果不是很受压迫，本来今天就可成功。

你从附上的库格曼医生寄给我的纸条中可以看出斯提柏耳的手笔(在我所计划的旅行中，这使我感觉不愉快)。

你的卡·馬·

一〇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二十镑，至为感谢。

附上库格曼医生的信。

此刻只能写这几行给你，因为房东的经租人在此，我对他必须扮演巴尔札克的喜剧中的麦卡德(Mercadet)的角色。讲到巴尔札克，我劝你看一看他的“不出名的杰作”和“和解的麦尔摩司”。这是两种小杰作，充满了宝贵的讽刺。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一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我不写信給你，半由于各种各样的阻碍，半由于故意，因为我要讓完成“書”的期限过去，希望它現在已弄好了。你几时到梅斯納君那里去？我也要給你一張条子，以便收取我从前的小册子的报酬。

講到这种小册子，拉薩尔派的先生們現在可以确信，我曾經对普选权的作用和它給予乡村貴族的权力所說的，是怎样的正确。那些先生們沒有两个人参加进去，而当选的两个薩克逊的工人候补者是很可疑的，很像是服特刻(Wuttke)式的。此外，就整个講，这种选举畢竟已經表明，在法国所能做的，远非德意志所要做的，这总算不錯。我也确信，德意志的每种新选举愈受官僚主义的干涉，愈会仇視政府，像法国一样受政府統制十五年的选举，在我們是不可能的。

那高貴的国会簡直是一个美丽的类型。他們沒有多少怨言和酸中带甜的面孔，就会对着六百万小邦人民的間接合并，兜售普魯士的宪法中仍旧存在的几种渺小的保証，而这些小邦人民則在事实上絕沒有任何宪法而被合并和成为附庸了。那些家伙随便做的事，实質上并不重要，在現今庸俗人尊敬俾斯麦的情調中，他們代表資产者公开的意見，并且只是实行这种人的意志。善良的資产者似乎决心不再要有“冲突”。这种运动——内部的运动也再出現，和欧洲的一样——将超越这整堆污泥，馬上充分成为日常的現象。

無賴施維澤尔〔1〕对这次选举，也在某些地方报名为候选人，但到处落选了。巴門寄来两种关于他的印刷品，現在附上一种，另

一种較小的，不在身边，接着寄上。附寄的东西显然是从哈慈費尔德的类型出發的。

斯提柏耳因“赫尔曼”上爱喜和夫的事件——科勒也在报上出現——又在人民报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参看“赫尔曼”。

德意志普选权温和的結果，無論如何有助于此間官場中突然趋向家长选举权。因此通过家长选举权，也是美妙的，因为这里有某些事件将迅速改变，而这种运动也会發展。

这里的營業还老是非常停滯。印度和中国因厂主們的寄售，商品充斥。斯托克波尔特有两万人罢工，减少工作時間的事态到处流行，如果不馬上改变的話，那到五月，我們將有生产过剩的最美丽的危机。这只能有助于激烈的改革运动。

“外[交]評論”这一次很好。老烏[尔卡特]一經再获得事实，又很好了；倍斯特的特別策略已經通知我了。不管薩克逊人（見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塞巴哈——V. Seebach）怎样常对俄罗斯人行詐，不管倍斯特在丹麦战争中怎样写那种十分浮夸粗魯的报告給俄罗斯人，然我很难决定，俄国人是否真正收买了这个家伙，或是無償地、不知不觉地得来的。我觉得拉屎的小薩克逊人的無限的虛荣心足以解釋这整个事件——当然俄罗斯人知道怎样利用这种机会。

为着在庸俗民主派中的實習，我这几天已經[此信下面的部分被撕去了。]

〔1〕 原信作 Schweizer。

一〇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非到能够报告書已完成，我不打算写信給你，現在却是时候

了。我从前也不願將再度遲延的原因來苦惱你，那就是臀部和生殖器附近的膿瘡，它們最後的殘余現已萎縮，這只是在大痛苦之下，才許我坐下（才許執筆）。我沒有服砒劑，因為它把我弄得太愚蠢了，而我在寫作可能的時候，至少要保持頭腦的清醒。

下星期我必須親自携稿往漢堡。梅斯納君最後一信的腔調，令人不歡。昨天接到波克海姆廢料一紙，特附上。我有一切理由相信那位“大陸朋友”是秘密顧問步協君。波克海姆因家事要往西里西亞，為着自己旅行的情況，曾寫了一信給他，並念給我聽過。步協直接予以答復。我可以打賭，在此等胡說的後面有一種陰謀，而且必定親自把刀刺進梅斯納的胸膛。否則這個傢伙當準備扣留我的稿件（據我計算，排印起來，約有二十五印張），同時借口要“等待”第二卷，不予付排。

我的衣服和表寄存在當舖中，現在必須首先取回。在家中缺錢的現狀下，我也不能離開，而且債權人一天凶似一天，變得更加無耻了。末了，我沒有忘記，一切本來可以替勞拉買香檳治病的錢，都花完了。她現在必須有紅酒，還要比我能夠辦到的好些。情況就是如此。

我們的“國際”已經慶祝一大勝利。我們替罷工中的巴黎青銅業工人找到倫敦工聯的金錢援助。業主們一看到此事，即行讓步。這件事喧傳于法國各報，而我們現在在法國成為一種有組織的力量了。

我覺得盧森堡的事件在俾斯麥和波拿巴之間是預先安排好的。俾斯麥不能或不願踐約，這有可能，但不是或然的。俄羅斯干涉德意志的狀況，至為明顯：

一、由於和普魯士的符騰堡的契約，在八月十三日已經先于其他一切締結起來了；

二、由於涉及波蘭人，俾斯麥即挺身出來。

俄罗斯人較向来为活动。他們在法、德之間从事播弄。奧地利本身是很麻痹的。而英国的先生們在美国受到煩惱了。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四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四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烏拉！当我终于在白紙黑字上看到第一卷完成了，你馬上要携往汉堡时，这种呼声是遏止不住的。为使不缺乏推进的材料^①起見，特附上五鎊鈔票七个半截，共三十五鎊，接到你的通常的电报后，馬上就寄出另外半截。步协的廢紙——由这种东西看来，的确是他——你不用操心。普魯士警察的胡說和文字上的空談是带着新近波兰旅行記色彩的。茲附上一个便条給梅斯納，你也可去收取我的报酬。

关于俾斯麦和俄罗斯人的联盟，再也沒有絲毫疑問的了。但俄罗斯人为着收买普魯士的联盟，付出了从来沒有的昂貴代价，他們必須牺牲自己在德意志整个的傳統政策，如果依照通常的方式，想像这一次只是“暫时的”，那他們将会大大地失望。不管全国的咆哮等等怎样，德意志統一的趋势現在似乎非俾斯麦和全体普魯士人所能胜任。他們——即俄罗斯人——必須在东方赶快做，現在順利的状况的确不会长久存在的。俄罗斯的財政危机必定如何巨大，就說工業有进步，又是怎样的迟緩，直到克里木战争十一年之后，那些家伙还老沒有鉄路通敖得薩和比薩拉比亚，这种鉄路現在對他們抵得住两个軍呀！因此我也相信，如果俄罗斯人一切都

^① 指金錢。——譯者

順利的話，今年就是決定的時期了。

盧森堡的事件似乎取了薩爾路易和蘭道事件同樣的進程。俾斯麥的確在一八六六年要把它出賣，但路易當時好像真正沒有伸手來取，他希望以後贈送的還要多得多。如我确切知道的，普魯士公使本斯托夫幾天前對駐倫敦的漢撒同盟的公使（吉夫基——Geffcken）說，他接到消息，普魯士對於盧森堡事件，在任何情況之下，不會讓步。這是“梟”所傳的同一消息，說它要求英國在海牙提議，並當已具有一種效果，即使荷蘭放棄通商。事情是，在現今的狀況之下，俾斯麥也絕不許法國人吞併德意志的疆土，致使他的全部成就變成笑柄。加以老驢子威廉有一次也說過“不讓一個德意志的村子”的話，並且也親自牽涉在內。然停止通商，還不是確定的；“科倫報”經常緊張地叫囂着，人們並不能因盧森堡而開始作戰，而且人們對此絕沒有權利認盧森堡不能再算是屬於德意志云云，像這樣的丑惡，是從來沒有的。

俾斯麥固然不是浮士德（Faust），但他有他的瓦根涅（Wagner）。這個可憐的人怎樣把他的主人的話轉變為瓦根涅的話，真使人捧腹。俾斯[麥]新近使用了一匹馬的寓言，瓦根涅〔1〕對於這一點也努力追求，他在一次演說的結尾叫道：諸位先生，我們停止乘木馬，我們騎在高貴的純血種牝馬澤曼尼亞（Germania）^①的身上！巴黎人在恐怖時代說：小姐，上馬罷。

希望你的膿瘡現在比較好些了，而這次旅行將使它們完全消滅掉。本年夏季，你必須把這種病治好。

多多問候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

你的弗·恩·

〔1〕 原信作 Wagner。

① 指古代的德國。——譯者

一〇一九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漢堡 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漢堡，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于昨午十二点鐘到达这里。船是星期三早晨八点鐘离开倫敦的。你看海上旅行的全部情景罢。最狂暴的天气和風浪。我在长久关闭之后，觉得这很粗野，好像五百只猪一样。左右尽是病的和瘦削的無賴，沒有某种核心坚持着，这情形持續下去总令人討厭。这是一种很“混杂的”核心：一个德意志船长，他的面貌很像你，但較矮小，也具有你的許多幽默，和同样慈善的、輕快的眼珠轉动；一个倫敦牲畜商，是真正的約翰·牛，在每一方面都像牛；一个来自倫敦的德国鐘表匠，是个友善的青年；一个来自得克薩斯的德国人，而主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德国人，十五年来游蕩于秘魯的东部，这在地理上是不久才有記錄的一个地方，除其他外，仍旧是实实在在吃人肉的。是一个粗暴、有活动力和快乐的青年。他对于石斧之类有很有价值的收集，这是值得在“洞穴”中去寻找的。一个妇人作为补遺（其他太太們在女客室，都暈船而且嘔吐），是一匹沒有牙齒的老馬，說一口很好的汉諾威話，一个老家在汉諾威的大臣貝尔或这样的人的女兒，許久以来即做教师，是一个虔誠的教徒，要改善工人状况，和朱克斯·西門相識，并充滿了心灵上的美，因此，她对于我們的牛朋友討厭死了。好了！星期四晚上，風浪最凶險，一切桌椅都在跳舞，我們作小聚餐，“那”匹老牝馬躺在双人沙發上，船的搖动使她在房艙中时常——为着使她稍微娱乐一下——滾到地板上。在此等困难增加的状况下，有什么东西羈住这个美人呢？她为什么不到女客室中去？我們德意志的野人說到

野蛮人中一切性的猥褻事，真够味。这就是温柔的、純潔的、文雅的人的刺激品。例如，他在一个印第安人的茅屋中作客，主人的妻恰于是日分娩。胞衣被煎炙，而且为着表現最大的友誼，他也享有这种美味的一塊！

我們到达之后，我即到梅斯納处。一个店員說，他在三點鐘（下午）前不会回来。我把名片留在那里，并請梅[斯納]君到我处聚餐。他来了，还带着另一人，要我和他同去，因为他的妻等着他。我拒絕了，同意他于晚上七點鐘來訪我。他偶然說及斯特洛也許还在漢堡。我往斯特洛的兄弟处。但我們的人已于当日早晨往巴黎。梅斯納晚上如約前來。虽带点薩克逊的方言，像他的名字所指的那樣，却是个漂亮的家伙。經過短短的磋商后，一切都就緒。稿件即送往他的出版处，放在保險柜里。在几天之內开始付排，并将迅速进行。我們于是喝酒，他表示得和我結識，使他“狂喜”。他現在願意將書分三卷出版。然反对我依照原来的計劃，濃縮最后的一本（历史文献部分）。他說，就書的營業和“膚淺的”讀者群講，他恰恰大半要靠这一部分。我对他說，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找着梅斯納这个完全受我們支配的人；他很蔑視整个流氓文人群。你的小賬单，我覺得暫不提出，較為妥善。最适意的惊駭常常在末尾。

老少年，現在再会。

你的卡·馬克思

竭誠問候朋斯夫人。

一〇二〇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汉諾威 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汉諾威，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一星期来，我在这里做庫格曼医生的客人。我因排印稿件的关系，被迫留在汉堡或附近的地方。这事关系密切。梅斯納要在四、五个星期內把它弄好，不能在汉堡付排，因为排字[人]数和校对者的学識都不够。因此他在鄂圖·威根处(宁可說，在他的兒子处，因这只夸口的老狗不过是在名义上参加營業)付排。他于一星期前，将稿寄往萊比錫。現在他想我就近把最初的两个印張加以校正，同时并决定，迅速付排和我方面的一次校正是否“可能”。如果这样，整部書在四、五星期內即可告成。但复活节的一星期快来了。小威根写信給梅斯納說，他要在本星期末才能开始。我因庫[格曼]急迫的邀請，暫時来这里(由于經濟上的理由，来此也要好些)。我在講到“此地”之前，不要忘記一点：梅斯納願意并通过我請求你写一种对俄羅斯的警告，同时要以善意对待德意志和法兰西。你如接受要求，他想要你赶快干。但他欢迎你长篇大簡地写，因为十分小的小册子在書的營業上是行不通的。至于条件，你可以在寄稿时写出来，如他所說的，您們不致超出界限。你可以“完全不加限制”，梅斯納認為絕不必有所顧慮。

現在来講汉諾威。

庫格曼在他的專業內——即妇科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医生。有微耳和以及其他权威(內中有柏林某个迈耶、哥丁根从前的息波尔德——V. Syboldt——以及維也納沒有發瘋时的塞墨尔威斯——Semmelweiss)和他通信。当此地这一科有疑难的病例时，常請他去会診。他对我描写同行的妒忌和当地的愚蠢說，他起初

在这里为人所反对，不得加入医生协会，因为“妇科”是一种“不道德的污秽的行業”。庫格曼也具有許多技術上的才能。庫[格曼]在這一科上發明一批新的工具。

第二，庫[格曼]是我們的主義和我倆私人一個狂熱的（就我的識別力講，是過于威斯特華倫式的一個愛慕者）崇拜者。他所表現的熱忱有時使我厭煩，這和他做醫生的冷靜態度相反。但他能了解，為人極好，自我犧牲，無所顧忌，而主要的事件是有信心。他有一個可愛纖小的太太和一個八歲的女兒，最討人歡喜。他收集我們的著作比我們兩人合起來的還要完備得多。我在這裡又看到“神聖家庭”，他即送給我，並將送你一本。我愉快而驚异地發見，我們對於這部著作並不覺得羞恥，雖然費爾巴哈的崇拜現在對人們發生十分幽默的影響。人民、甚至在都會漢諾威的資產階級，都極端仇視普魯士（在庫爾黑森也是如此），一有機會，即表現他們的意志。他們公然宣布——擁護法蘭西人。如有人對他們指出這不是愛國的行為，他們便說：“普魯士人所做的完全相同。當他們在這裡經過時，以軍官們為首，夸口說，在必要時要借重法蘭西的幫助。”威涅爾的父親在這裡很受尊敬，也算作歸爾甫人。俾斯麥昨天派他的權臣之一、律師窩涅波爾德（Warnebold）來我處（這是我們的私話）。他願意利用我和“我的大才能為德意志人民謀利益”。本尼格森明天將來訪我。

我倆在德國、尤其在“有教養的”官場中，有比我們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一種地位。例如此地統計部的長官麥刻爾（Merckel）來訪，對我說，他幾年來研究貨幣問題，徒勞無功，而我一次就把這個問題弄得清清楚楚。他說：“您的不可分離的密友恩格斯新近由我的柏林同行恩格爾在王室的面前公開承認。”這是瑣事，但對於我們是重要的。我們對於官場的影響要比對於庸俗的落后職工大。

我也為“歐洲人”協會所邀請。這裡的人對於仇視普魯士的北

德意志的国民联合会会员是如此称呼的。驢子啊！

此地铁路事务的首脑(如斯提柏耳所说的, 主要的首脑) 也邀请我。我曾前往, 他有香醇的葡萄酒, 有一个“热诚的夫人”, 并感谢我的前往, “视为大光荣”。

我要付清惠勒 (Wheeler) 君一种名誉债——十镑——我们是委员会的委员和“帝国保险公司”的经理。你如因我的委托, 将钱寄给他, 至为感谢: (伦敦)“帝国公司私人的, 格勒善街——Gresham Street——二十七号, 惠勒先生。”我也很怕我在伦敦的家“陷入最大的困难中”。五月一日是可怜的小燕妮的生日, 这使我更加痛苦。我为着作一种金钱上的突击, 已经下网。必须等待结果。

我的身体大大地复元了。旧病没有痕迹。不管情况更困难, 脾气很好, 肝脏也没有发生毛病。

望立即复我数行(地址: 汉诺威库格曼医生)。问候朋斯夫人。

你的摩尔

佛莱利格拉在德意志公开行乞, 丢了丑。梅斯纳对我说, 他在北德意志无声无息了。

—〇二— 恩格斯致在汉诺威的马克思 曼彻斯特 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曼彻斯特, 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我已接到你两封信, 第二封是昨天下午到的, 倘若知道你在何处, 早就回答你的第一封了。先讲事务。你的夫人今早来信, 我寄去十镑, 下月初即寄惠勒的另外十镑。关于这一点, 会使你比较安静些, 依照你所写的看, 幸而将来也终于展开了一种欢乐的远景。

我总觉得你从事于这部可詛咒的書的时候，它就是你的一切困苦的核心，如不摆脱它，你永不会、也不能脫出困境。这永远弄不完的东西，在體質上、精神上和金錢上把你压倒了，我可以很好地了解，你在摆脱这个梦魇后，現在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特别是这个世界，你只要再加入，也就不像从前那样显得凄惨。尤其是有了像梅[斯納]这样一个著名的出版人。此外，所謂迅速排印，恐怕就是你自己于这整个时期留在附近，这就是說，留在大陆上，而荷兰对于这个目的也还是很近的地方。我不相信萊比錫校对人的学識够得上你那种著作。梅[斯納]也曾在威根处排印我的小册子，那些粪桶把我的东西校成什么样子啊。这書出版后，馬上会發生大效果，这是我所深信的，不过当推动有科学知識的市民和官吏們的热忱，并不輕視小的策略，这将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書出版后，要在汉諾威有所动作，而朋友錫柏尔这几天从馬得拉（Madeira）回来——如他所說的，康健而愉快——并經過英格蘭，也将听驅使，自有好处。这对付那个文人的無賴集团是必要的，他們彻底怨恨我們，有充分的証据。凡学术性的厚本書如沒有这样的帮助，要發生作用是很迟緩的，但一有帮助——試比較“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等等——便很“耀眼”了。这一次必須更确切而勤勉地干，即从財務的結果上講，也当如此。梅斯納对于所收集的論文将欣然接受，因此又可以弄到錢，而且更获得一种新的文字上的成就。“新萊茵报”上的东西、“霧月十八日”等等現在会使这俗物非常感动，而我們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再获得一点地盘，而且馬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好处。情势这样完全轉变，使我非常欢喜，第一是为着这事的本身，第二是特別为你和你的夫人，第三因为这一切改善，的确是时候了。我和猪仔高特弗里德的契約在两年內滿期，这里的事情怎样轉变，很难如我們俩人的願予以延长；而分裂出現得更早，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果是这样，那我必須完全退出

商業；因為現在還要開始自行營業，就是要勞碌地苦于五、六年而沒有值得提起的結果，要末再苦于五、六年，以便收获第一个五年的結果。但我因此毀滅了。這種狗商業及其時間的浪費，把我完全敗壞了，除掉渴望解脫外，再也沒有其他願望。我投身其中，即不能做什麼事，特別是自做主持人以來，責任更大，也更壞。如果不是因收入增加的關係，我真正寧願再做賬房。無論如何，我的商人生活在幾年之內要告結束，於是收入也將少得多，這老是在我的心頭上盤旋着，我們怎樣和你磋商辦法。但事情如果照現在的趨勢進行，即使這時期中沒有革命發生，而一切財務計劃都告終止，那也總會弄妥的。如果不是這樣，那我为自救計，打算開一個極大的玩笑，寫一部有趣的書，叫做“英國資產階級的憂樂”。

講到梅斯納的提議，我不能同意。几印張可以赶快湊合起來，但較長的东西，如六至八印張，那需要更多的工作，而在現今的戰爭喧嚷中，來得太遲了。人們究不能湊成伏格特研究那樣的劣貨。此外，這種东西一定多少被看做一種黨的宣言，那我們必須首先開一次討論會。很長時期以來，我的腦袋中即有一種反俄的思想，這些事變如給予我一個據點，我馬上就着手干，並寫信給梅斯納。在我一方面的問題還只是：我着重“民族性的原則”，還是着重“東方問題”。

我曾料到俾斯麥雖并不大急迫，却要來敲你的門。這表示了這個家伙的思想方法和水平，他以自己為標準去評判一切人。資產階級很崇拜現今的大人物，認他們就是自己的反映。波拿[巴]和俾斯麥獲得成就的一切特性是商人的特性：用耐性等待和實驗去追逐一定的目標，直至適當時機的來到，並有時常敞開後門的外交策略、妥協和減價，如為利益所要求，便忍受侮辱，“我們不願做小偷”，總之，到處是商人。高特弗里德·厄門在他的方法中正是像俾斯麥一樣的大政治家，人們如果追蹤這些大人物的秘密途徑，那

就只有再回到曼徹斯特的交易所中去。俾斯麥以为自己只要繼續敲馬[克思]的門，終有一次會遇着恰當的時機，於是共同來干一筆小小的生意。這個純粹的高特弗里德·厄[門]啊。

那里對普魯士人的怨恨如此厲害，我却沒有想到。但這和選舉的結果怎樣相符呢？國民聯合會的驢子們獲得半數，在庫爾黑森除一人外，都是他們的。

伏格特在“園亭”上印出一張身體那樣大小的像。近年來，他很像一只肥豬，神氣十足。

居利的西門在新近落入我手中的“民主主義的研究”中完全天真地整頁抄襲“波河與萊茵河”，却沒有想到他是從怎樣有毒的泉源中汲取飲料啊！那個少尉在“我們的時代”上寫軍事論文“武裝中的普魯士”，也就把我的小冊子大抄特抄，自然同樣沒有指出來源。

呂斯托夫硬要做普魯士的將軍，好像是在加里波的處那樣容易。他在那部關於戰爭的極惡劣和膚淺的書中，以最佳的形態，諂媚威廉戰勝者和太子。因此移居柏林。

我這幾天看見瓊斯，有四個地方質問他在新議案中投票的事——曼徹斯特也提出質問。他狠毒地辱罵此地的工人，并不惜任何高價打賭去擁護普魯士人，反對法蘭西人。我希望這種豬仔戰爭消滅下去，看不出能從它得到什麼好處。一種法蘭西的革命預先即具有一定的征服義務，是很可惡的，波拿[巴]幾乎像是以最小的結果為滿足，但這個軍隊之主是否允許美麗的威廉也有這種最小的東西，那我們必須等着看。

以不相識的方式竭誠問候庫格曼醫生，并謝謝“神聖家庭”。

你的弗·恩·

一〇二二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漢諾威 一八六七年五月七日

漢諾威，一八六七年五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在最迫切的場合，承你代為付款，首先致最大的謝意，其次，給我詳細的信，也同樣致謝。

先講事務。可詛咒的威根于四月二十九日才开始付排，我于前天——即我的生日——才接到第一个印張來校正。經過這許多危險之後！排字上的錯誤比較不重要。要在這裡等待全部排印，實不可能。第一，恐怕書比我計算的要厚得多。第二，我沒有收回原稿，對於某些引文，特別是有數字和希臘文的地方，須有家中的稿子在身邊，而庫[格曼]醫生處也不能打擾得太長久。末了，梅斯納要求第二卷至遲在秋季。所以要尽可能地迅速開始苦干，特別是關於信用和土地所有制各章，自稿件寫好後，又提供了許多新的材料。冬季當完成第三卷，到明年春季，便擺脫了這整個著作。當印張跟着已經準備好的原稿來到，並在書商的催促之下，寫起稿來，自然是完全不同的。

當這個時期，在這裡的時間不是白過了。書信向一切角落裡發去，臨時的記錄登在最大多數的德文報上。

我希望並確切相信，在一年之後，成為一個生活已經解決的人，我能夠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終於又能夠自立。沒有你，我永不能完成這種著作，我確切告訴你，你的絕好的精力主要是為我的緣故，浪費並敗壞在商業中，不僅是這樣，還必須分擔我的一切瑣碎的困苦，此事像一個夢魘一樣，老是壓在我的良心上。在另一方面，我還有一年的磨煉，這是不能隱瞞的。我已經採取一種步驟，有許多事全靠它，即我能否從一個唯一的方面取得幾百鎊。肯定

結果的相当希望是存在的，不过約有六个星期飄搖不定。更早即得不到决定的答复。除掉不确定一点外，在这个时期以前，我最怕回倫敦，然回去六至八天却是必要的。那里的債務很多，債权者們“迫切地”等待我回去。于是又有家庭的訴苦、內部的冲突和追逼，不能新鮮活潑、無挂無碍地工作。

庫[格曼]医生和他的夫人款待我極亲切，只要看看我的眼色，便尽力为我做一切事。真是極好的人。他們在事实上不讓我有時間偵察“自我的朦朧的道路”。附带地說！关于俾斯麦的事，你必須完全保守秘密。我不允和任何人談及此事，即对庫[格曼]也沒有說过。我保留它。然我的沉默的保留对你自然是例外。

在仇視普魯士的此地，国民自由主义派（或如庫格曼所称的“歐洲人”）在选举中获得成就，你觉得奇怪。这事十分簡單。他們在較大的城市中失敗了，在較小的地方，由于他們有組織，得到胜利，而这种組織自皋塔(Gothaer)时代以来即已存在。这些家伙一般地指出，党的組織是何等重要。上面所說对于汉諾威是适用的。普魯士在庫尔黑森的威吓，为国民联合会會員的叫囂所支持，發生了無限的影响。当这个时期，普魯士人在这里的工作是完全波斯式的。他們固然不能将人口移殖到他們的东方各省去，但用官吏，直至鐵路管理員，来做此事，并且是替軍官們做的。甚至可怜的送信人必須往逢麦綸。同时，你每天可以看到黑森人和汉諾威人等的列車开向布勒門，轉往美国。当善良的德意志存在的时候，一切部分即沒有这样的人群紛杂地送往大西洋彼岸。一部分人要逃稅，另一部分人規避軍役，第三部分人脫离政治状况，大家都要避去軍人政治和威胁的战争的風暴。

我在这里对于(具有普魯士意識的)資產者大为滿意。他們願意有战争，但要赶快。他們說，營業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不能更长久地忍受下去，營業的停滯延长，捐稅从何处来呢？此外，上次战争

和捐稅对于普魯士农民所施的压迫，你是很难想像得到的。例如这里在普魯士和威斯特华倫的邻近，真正充滿了一种爱尔兰的状况。

前几天，这里股份鑄造所（主要的是制造水管和瓦斯管）的經理偶然領我到所中去。就大体講，組織很好，而且利用許多完全現代化的工具。不过在另一方面，还有許多（零件）是用手工做的，而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在这些地方都用自动化的机械了。我和这个經理到赫尔曼的圆柱工場去过。那种东西正和德意志一样，是要慢慢完成的。赫尔曼的头非常之大，你在旁边就像一个小孩子，看起来是十分癡愚而誠实的，而阿民尼阿斯君尤其是外交家。威斯特华倫式的正直只供他作为掩盖一个十分狡猾的头脑的假面具。我在离开倫敦前不久，偶然在你所知道的格林出版的历史資料中，再度認識阿民尼阿斯君。

你还記得朱理亚·迈耶（在俾勒斐德——Bielefeld）嗎？他不刊印我們关于斯蒂納等的稿件，并把青年克力格送来麻煩我們。几星期前，他在华沙，因營業的关系，被推出窗外，痛快地跌伤了頸。

我們的朋友米刻尔曾宣布准备为爭取統一的自由而牺牲，据說竟在对大职位投机。我以为这个忠厚人的打算是錯了。倘若不是这样無条件狂热地投降俾斯麦，他可以获得一笔好的酒錢。但是現在！有什么用？他因出現于北德意志国会而被憎恶，被鎖在普魯士人那里，就和一個囚犯鎖在另一个囚犯处一样。而普魯士人是人所共知地不喜欢“無用的”和多余的开支的。牧猪狗布刺斯的“北德[意志]一[般]”——俾斯麦的报——新近刊出一篇关于这些国民联合会會員的很有趣的文章，它說，就是对死者专說好話，也不能够苟延殘喘。它用艺术家的放浪的脚踢，釋放俾斯麦的北德意志联邦的国民联合会奴僕。

講到戰爭，我完全贊同你的意見。它現在只能發生有害的作用。這種戰爭延遲下去，哪怕只有一年，對於我們的價值便同黃金一樣。在一方面，波拿巴和威廉戰勝者必然要出丑。只要普魯士的對派再度覺醒（它現在唯一的機關報是柏林的“未來”，由雅科比創辦的），在法蘭西也可以發生事變。營業將愈加不穩定，而大陸上的困苦不是條頓話或高盧話的叫喊能夠克服的。

據我的意見，我們對於戰爭的延遲，要完全感謝德斐內閣。它是反俄的，而俄羅斯沒有確切掌握住英國之前，便不敢發出信號。大言不慚者葛萊斯頓（完全在帕爾麥斯頓太太、沙甫慈白利——Shaftesbury——、顧伯——Cowper——卿的影響之下）以及伯賴脫、羅素不會忘記予它以必要的英國情調的保證。德斐也必須於一八五九年去職，以便表演在意大利的動人的戲劇。俾斯麥在北德意志國會中被迫向波蘭作最粗野的挑戰，因此死心塌地投靠沙皇。

在普魯士軍隊較好的軍官中，瀰漫着一種對俄羅斯人大不信任的氣氛，如我在此處潑爾齊格（Bölzig——護衛團，在見習軍隊中學習，是王家普魯士的人，但是是一個友好的傢伙）上尉處親自探悉的。“我不懂俾斯麥在北什列斯威的行動。更長久地保持我們和丹麥的緊張關係，只對俄羅斯人有一種利益——他從自己出發，說出這一點。”他又稱腓[特烈]·威[廉]第四為一個“糊塗的有名望的人”，使德意志做俄羅斯的僕從至五十年之久。俄國的軍官們是“無用的傢伙”，除護衛團外，軍隊沒有價值，單是奧地利就足夠和俄軍相抗云云。關於莫斯科人，我還使他有很多的憤怒。

再會。竭誠問候麗子夫人。

完全是你的。

你的摩爾

一〇二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前后]

曼徹斯特, 摩宁吞街, 八十六号。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星期日回到倫敦, 今天来这里。但是:

要报告: 聖·路易的某个赫·迈耶〔1〕和我同来, 我把他留在
鐵路餐車里, 現去带来, 把他安置在此地邻近的“明星”里。

他是衛登麦尔直到死为止的最后的侶伴, 他把也在死亡綫上
的他的妻(衛[登麦尔]的夫人), 带离聖·路易, 去朋友家, 并加以
补助。他来我家是由雅科俾(在紐約)介紹的。

这个迈[耶]是去德国的, 来英国只是为着訪問我們两人。他
昨天来到。我不在家。妻告訴他, 我今天要来曼徹斯特訪你。

这些暗示足以对你說明, 他为何和我同来此处。他在这里只
住两天。我起初不大高兴。但为着衛登麦尔的緣故! 这个迈耶是
一个忠实的、能干的家伙。然思想迟緩, 并有点单調。

祝好。

你的摩尔

〔1〕 原信作 Mayer。

一〇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六月三日

一八六七年六月三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从附上的威根的便条, 可以看出第十至十一印張为什么沒
有寄給你, 并为什么不再予以校正。在另一方面, 你当接到已在我
手中的最初五个样張。你可以保留八至十天, 但也当将你的意見

詳細告我，价值形态的叙述有哪几点在附录中当特别对俗人加以通俗化。

“爱尔兰独立党人”（Fenians）訂了。其他委托将逐渐实行。

請看上星期的“赫尔曼”。它现在是佛萊利格拉君的专门的“官报”，他对于此間訂报的进展，每周是經過犹和报告的。小燕妮說，要是她的父亲这样干，她当公开宣布那不是她的父亲。拉法格因此問她：您的母亲对此当說什么？此外，这个高貴的詩人是如此狡猾，現在已經宣布，因为他或者将参加莎士比亚的翻譯，必須留在倫敦。斐迪南和爱达（Ida），爱达和斐迪南，这两个一对好配偶！

附带地說！我曾回答谷謨拍特的問，說拉法格在聖·托馬斯医院。却弄錯了。他是在巴托罗繆医院，并要求改正这种錯誤。

不要忘記找找你和天狼星的照片。

竭誠問候丽子夫人、穆尔和克魯迈尔（Chlormayer）〔1〕。

祝好。

你的卡·馬·

从“泰晤士”的巴黎通訊中看到巴黎人反对亚历[山大]等对波兰友善的呼号，真高兴。蒲魯东君及其固执教义的小党徒們不是法兰西的人民。

〔1〕 卡尔·瑟勒麦（Karl Schorlemmer）。

一〇二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六月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六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一星期来，我因和高特弗里德君有各种各样的爭执，并因其他类似的事件与紛扰，弄得乱七八糟，以致很少安靜的時間去研究价值形态。否則我早就把各印張奉还了。第二个印張中特别帶一点

被困惱的膿疮的痕迹，但現在不能再改變，我以為你在附錄中不要再寫這一點，因為俗人不習於這種抽象的思想，一定不會因價值形態的緣故去費神的。至多這裡用辯證法所獲得的東西，可以在歷史中得到比較詳盡的証實，可說用歷史來作試驗，雖則關於這一方面最需要的東西也已經說過了；但你有許多材料，的確還可以對它作一種很好的補充，以歷史的方法對俗人證明貨幣形成的必然性和與此相關所發生的過程。

你在此等更抽象的發展中犯了一種大錯誤，就是沒有用更多的小的細目和獨立的標題，明白表現這種思想的進展。你在這一部分應當像黑格爾的“百科全書”那樣，用短的章節和特別的標題去闡明每種辯證法的轉變，如有可能，對於一切補充和單純的圖解，用特別字體印出來。這東西一定表現一些教科書氣，但使一個很大的階級的讀者了解上要容易得多。人民、甚至有學識的人畢竟不習於這樣的思想，所以必須尽可能地使他們容易了解。

和從前的敘述（鄧克爾^①）比較，在辯證法發展的銳利上，進步很大，不過就敘述的本身講，我更喜歡第一種形態中的某些東西。恰恰在重要的第二個印張中，受了膿疮痕迹的影響，十分可惜。但這不能再加以改變，誰能夠辯證地思維，誰就會懂得它的。其餘各印張都很好，使我大為喜歡。希望你能馬上再寄我五六印張（請將第五印張再寄來，使我得好好地找到綫索），把這裡零星看過的各印張總起來看，要好得多。

我還發現一些排字上的錯誤。現在只把真正失去意義的地方標記出來。

我昨天到過谷謨拍特處。可憐的青年啊！他一天一天墮落下來。要用任何科學的東西——更不用說政治的——使他發生興

^① 指“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該書係由鄧克爾出版。——譯者

趣，实不可能。城市的閑談，只有城市的閑談。然不常到他那里去，他倒觉得奇怪。

霍夫曼 (Hofmann)⁽¹⁾的書^①已經讀过。这种較新的化学理論虽有其一切缺点，比起从前原子的理論来却是一大进步。分子作为适于独立生存的物質的最小部分，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范疇，如黑格尔所說的，是在分割的無穷系列中的一个“点”，这一“点”并不結束这些系列，而是組成一个性質上的异点。从前描写原子为可分性的極限，現在它只不过是一种“关系”，虽然霍夫曼君自己又随即回到旧观念中，說是有真正不可分的原子。此外，这部書中所証实的化学的进步，真是巨大的，瑟勒麦說，这种革命每天正在进行，所以人們天天可以期待新的变革。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电学家。

你的弗·恩·

五印張今天奉还。

(1) 原信作 Hoffmann.

一〇二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奉上后面的四个印張，这是我昨天接到的。那些人对于我很容易看出而校正的排字錯誤仍留下不改。例“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ion”（童工雇佣委员会），我們已将 Childrens' 这个錯誤校正了。因为 Children 是主格，多数，而“，”是所有格的符号。当我自己再注意藍皮書时，立即看出这种錯誤。

① 指霍夫曼所著的“現代化学導論”。——譯者

欽格 (King) 來信，說“飛尼黨人”還沒有出版。人們尽可能地延遲下去，尽可能地延到靠近會期的結束時。

我希望你滿意這四個印張。你到現在為止的滿意，對我比其餘的世界所說的任何東西，更為重要。無論如何，我希望資產階級一生都會想到我的膿疮。現在又有新的試驗，證明他們是怎樣的牧豬狗！你知道童工僱傭委員會已經執行職務五年了。因它一八六三年刊布的第一次報告的結果，對所指責的部門馬上就“加以處置”。拖雷黨內閣在本屆開會的初期，即由悲哀的楊柳窩爾坡爾提案，雖在十分收縮的範圍內，却通過了委員會的全部建議。被制裁的人中有五金大廠主，特別是“家庭勞動”的吸血鬼，都不聲不響地坐受屈辱。他們現在向國會請願，並要求——重新調查！舊的調查是有偏見的！他們指望改革案吸引公眾的全部注意力，這樣這件事就可以完全適意地私自夾帶過去，同時，工聯自身却要經過大風暴了。然此等“報告”中有這些傢伙自己的陳述，那是最壞的。他們知道，重新調查只是指一件事，而這件事正是“我們資產者所願意的”——即一種新的五年剝削的期限！幸而我在“國際”的地位使我能破壞這些狗精密的打算。這事非常重要。這是一個解除一百五十萬人痛苦的問題，而成年的男工還不在內！

講到價值形態的發展，我已經依照而又沒有依照你的意見，以便我在這一方面也辯證地行動。這就是說，一、我寫了一種附錄，將同一東西尽可能地簡單、并尽可能地教科書式地敘述出來，二、依照你的忠告，將發展中的每一步分成節等，并有單獨的標題。然后在序言中對“非辯證法的”讀者說，他當跳過X—Y頁，去讀附錄。這不僅是為着俗人，而且是為着有求知欲的青年等等。此外，這東西對於全部書是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學者先生們向來忽視一個最簡單的一點，即下列的形態：二〇碼麻布 = 一件上衣只是二〇碼麻布 = 二鎊的沒有發展的基礎，所以這裡最簡單的商品

形态，在这里面价值还没有表现为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只是表现异于它自己的天然形态，这含有貨幣形态的全部秘密，因此含有萌芽中的劳动生产物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形态。我在第一次的叙述(邓克尔)中因要避去这种发展的困难，只是当价值显出已经发展并表现为貨幣时，我才给予价值的表现一种实在的分析。

关于霍夫曼⁽¹⁾，你是完全对的。此外，我在^①第三章末尾指出手工業老板因单纯量的变化的結果，变成资本家，你从这里会看出，我在本文中引証黑格尔所發見的单纯量的变化轉为質的变化的規律，認為在历史和自然科学上是証明同样有效的。我在本文的附注中(当时正在听霍夫曼⁽¹⁾)提及分子說，但不是提及霍夫⁽¹⁾[曼]——他对这件事沒有發見，沒有非常的东西——而是提及罗隆(Laurent)、該拉尔特(Gerhardt)和符茨(Wurtz)⁽²⁾，符茨是其中真正的人。你的信使我隱約記及此事，因此翻閱我的手稿。

近两星期中，排字緩慢(只有两印張)，也許是因聖灵降临节的緣故。然威[根]君必須补足这一点。附带地說！你的書还可找到。工人联合会在威[根]处訂两本新的，并且收到了。(一八四八年第二版。)

現在来講私事。

我的孩子們被迫于七月二日邀請其他小姐們来家跳舞，因为她們这一整年沒有請过客，不能回答邀請，失去体面。我目前虽穷困，然必須同意这件事，并算定你有酒(紅酒和萊茵酒)，这就是說，你在下星期內为我寄来。

第二，既是“禍”不单行，所以林娜⁽³⁾已經通知下周来。我妻欠了她五鎊，必須归还，你知道我擋住第一次債权人的風潮之后，

^① 指“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以后各版中为第九章(人民出版社版第364頁)。——譯者

再也沒有力量来筹办此数。

在事实上，我对于那些允許我金錢而毫無消息的人（至少是到今天为止），非常憤怒。他們私人对我發生兴趣。我知道这一点。而他們也知道，我沒有某种安宁，不能繼續工作。然他們沒有一点消息！

“高貴的”詩人佛萊利格拉会获得相当可觀的款項。因为在南美洲、中国（！）和西印度的德意志富人那里行乞，听說十分得手！那些家伙把这种举动看做民族的！同时，佛萊利格拉一家現在和从前一样，在相当大的派头中生活，繼續請客，繼續参加宴会。倫敦的德意志商人为什么冷酷無情，这是一种理由。他——胖子——看来好像（我的妻曾在那里，她这样說）十分困倦、苦恼和沮丧。但爱达容光煥發和丽春花一样，在她的生活中从沒有更愉快的。

竭誠問候丽子夫人。

你的卡·馬·

为着名譽起見，你必須替我弄到谷謨拍特夫人的照片。

〔1〕 原信作 Hoffmann。

〔2〕 原信作 Würtz。

〔3〕 林娜·瑟雷。

一〇二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摩尔：

包括第十二印張在內的各印張都收到，謝謝，但看完的還沒有超过第八印張。关于轉变为資本以及剩余价值的起源各章，就叙述和內容講，构成一个頂点。我昨天已經要穆尔試先翻譯一点，他的理解也很正确，并对于用这种簡單的方法获得結果，表示十分惊

异。同时，我对于誰当把你的書譯成英文的問題已經解决了：就是这个穆尔。他現有充分的德文知識，頗能流利地看海涅，并且馬上会努力通曉你的風格（除掉价值形态和術語，这我当大大地予以帮助）。而且这全部工作自然是在我的直接监督之下进行的。注意：你如有一个出版人，对他的工作給予一点报酬，他完全准备立即动手。这个人勤勉可靠，并受过許多理論上的教育，如人們对一个英国人所能期望的。我已对他說过，商品的分析和关于貨幣的問題，你自己会用英文从新改著。但关于其余的，現在也必須有一种術語（英文的），以便将黑格尔的用語翻譯出来，你目前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不容易，却是必要的。

現在到底排了多少印張，我已不清楚，但大概排好半本罢？当經濟学者先生們一遇到上面提起的两件事，即現出窘态，这使我高兴。价值形态的發展的确是资产階級全部渣滓的自身，但革命的后果还没有十分显露出来，人們对于此等抽象的东西較容易避去，并說些空話。可是在这里却不行，事情是十分明白的，我看不出他們对此能說些什么。

我希望资产者先生們以他們的从新調查为根据，下一賭注。我在几天前还听到一个鑄鐵工厂經理和机器工厂主都大叫威胁的危險。同时，这个委员会使設斐尔德的秘密法庭組織在将来成为不可能，这是很好的。这种地方恐怖主义及其大成就恰恰使那些人不能参加国民的大运动，并增强了他們地域上的愚昧形态。资产者的咆哮是滑稽可笑的。资产者先生們好像自己沒有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等处設置过他們的秘密法庭和監視委员会似的，这些机关干起来，更是無比的大批的屠杀。

酒我会寄給你，本月底以前，还会寄上十鎊。我希望您們的晚会稍微延迟到七月二日以后。你知道，我正在決算年度的第一天，不引起大惊奇，即不能取得一百鎊，我必須防止賬房間那些人

对我一次用这样一种数目干些什么，作疑神疑鬼的猜想。

关于分子說，瑟勒麦对我說，其中主要的人物是該拉尔特和刻庫勒(Kekulé)；符茨⁽¹⁾不过通俗化并整理了一下。瑟勒麦将送一本書給你，內中描写了这东西历史的發展。

有沒有培根(Bacon)以前或洛克(Locke)以前的旧英文哲学著作，可以找到术语的材料？我觉得有这一类的东西存在。翻譯黑格尔为英文的尝试怎样？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1) 原信作 Würtz.

一〇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繼續我昨天發出的信”，特附上五鎊鈔票半截的两張，而第二半截即由明天早晨第一次邮遞寄上，明晚会达到你的手中。

关于剩余价值的起源，还有下面的东西：厂主和庸俗的經濟学者馬上会一起責备你：資本家对于工人十二点鐘的劳动時間如果只付六点鐘的价格，其中便不能發生剩余价值，因为計算工厂工人的每一个工作小时只 = $\frac{1}{2}$ 工作小时——即 = 它因此所受的报酬的時間——只有这种价值才加入劳动生产物的价值中。通常的計算方式就是它的例子：原料若干，損耗若干，工資若干(每一个实在的小时生产物的真正的开支)等等。这种議論也是胡說八道，它把交換价值与价格、劳动的价值与工資看做同一的东西，它的前提十分荒謬，即一个工作小时如果只付半小时的报酬，便只在价值中出現为半小时，然你沒有注意这一点，我觉得奇怪，因为这一定馬上

会引起指摘，而且最好是預先予以解决。你也許在以后一印張中回到这上面来。

你必須找一个倫敦的地址寄来，以便我下星期能将一百鎊寄去。我想于一星期后和丽子經格林斯必 (Grimsby)，往汉堡、什列斯威、哥本哈根等处，大概逗留四个星期。所以必須于星期四或星期五由我們的出納員將錢寄出，因此要一个不相干的地址，如有可能，是商業的地址。你必須考虑一下，願意誰承收，并馬上通知我。

当我将丽子从汉堡再送回格林斯必之后，也将訪問梅斯納和庫格曼，然后往萊茵。

竭誠問候。

你的弗·恩·

一〇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孩子們致最大的謝忱。

我今天已經写信給梅斯納，“萊比錫的”方法是不能这样进行的。自星期一以来，沒有接到一点东西。总之，校样来得完全不正常，所以我时常要打断其他工作，并使我常陷在不必要的緊張状态中。一整个星期也許接到一个印張，而星期六晚間終于还有一印張寄来，但不能再付邮了。我已告訴梅[斯納]，威根必須于約好的一定日期至少寄来三印張，他如于任何时多寄，始終欢迎。

我如及时收到第十三和第十四印張的清样，那你可于星期日接到它們。我願你于旅行之前，还能看到西尼耳 (Senior) 的演講和劳动日的討論中的引論。此外，关于“劳动日”的几节占了五印

張，內中的材料自然占最大部分。你因此可以看到我在附录中是怎样严格听从你的忠告，这里将此項附录的引論、章节和标题等等抄給你。

第一章第一节附录

价值形态

壹、单纯的价值形态

第一节 价值表现的两端：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

- a. 两种形态的不可分离性。
- b. 两种形态的两極性。
- c. 相对价值和等价物，两者只是价值的形态。

第二节 相对价值形态。

- a. 相等关系。
- b. 价值关系。
- c. 价值关系中所含的相对价值形态質的内容。
- d. 价值关系中所含的相对价值形态量的規定性。
- e. 相对价值形态整体。

第三节 等价形态。

- a. 直接交换的形态。
- b. 等价形态中不含有量的規定性。
- c. 等价形态的特性。
 1. 第一种特性：使用价值变成它的对立物——价值——的現象形态。
 2. 第二种特性：具体劳动变成它的对立物——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現象形态。
 3. 第三种特性：私人劳动变成它的对立物——直接社会的形态的劳动——的形态。
 4. 第四种特性：商品形态的拜物教在等价形态和相对

价值形态中同样触目。

第四节 价值形态或价值的独立的現象形态 = 交换价值。

第五节 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态 = 它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的简单表现。

第六节 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态 = 一件东西的简单的商品形态。

第七节 商品形态和貨幣形态的关系。

第八节 简单的相对价值形态和个别的等价形态。

第九节 从简单的轉化为扩大的价值形态。

貳、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态

第一节 相对价值表现有無穷無尽的系列。

第二节 包含在扩大的相对价值形态中的进一步的規定。

第三节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态的缺点。

第四节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态和特殊的等价形态。

第五节 轉化为一般的价值形态。

叁、一般的价值形态

第一节 相对价值形态的改变了的形式。

第二节 等价形态的改变了的形式。

第三节 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平均的發展关系。

第四节 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的两極性的發展。

第五节 从一般的价值形态轉化为貨幣形态。

肆、貨幣形态

(这种論貨幣形态的, 只是为着联系的緣故——也許不到半頁。)

第一节 一般的价值形态轉化为貨幣形态不同于以前發展的轉化。

第二节 相对价值形态轉变为价格形态。

第三节 简单的商品形态是貨幣形态的秘密。

再沒有可說的了！

你的卡·摩洛 (K. Moro)

你在起程之前，不要忘記寫几行給波克海姆，因此不致發生“誤會”。

关于英文翻譯一事，我試在倫敦找一個人，經常付出報酬，使摩洛⁽¹⁾為譯者、我為著者、兩人各獲得我們的部分。此事如果成功，麗子夫人（在這個場合，你必須允許我開個玩笑——不過鳥還沒有捉到手）也當以一種倫敦服裝的方式，獲得她的一份。哈禮孫公司的先生們渴望用英文研究這部書，因此我有些希望。亞卡利阿斯自然對他們說過，他是我的一個微小的學生——（他對穆勒的批評使他們大為敬服，至今信仰穆勒）——而這位先知先生現正在德國公布或排印智慧的渣滓。

关于“飞尼党人”的报告令人生厭。這些猪東西以為對政治囚徒的待遇，不比对殺人犯、路劫者、偽造者和鷄奸者的待遇更坏，夸贊為英國的人道！而這個奧頓諾凡·羅撒是“一個奇怪的家伙”，這個被判決的謀叛者不願跪在他的猪仇敵的腳下！的確是一個奇怪的家伙！此外，普魯士人自己倘若比悲哀的楊柳這些使者更為官僚主義的，那麼，這個諾克斯（讀成“奧克斯”——Ox^①）和朴洛克（Pollock——讀成勃尔-道格——Bull Dog^②）自然承認低級的“守護者”的說法是完全對的。但您們如不相信這些守護者，就相信——警察處長味穆特（Wermuth）罷！

奧頓[諾凡]·羅撒夫人在起程往美國時，寫了一封很諂媚、很和氣的信給“國際”。

俾斯麥的指導者“北德意志報”對於斯坦萊或德裴有關盧森堡條約的聲明所懷的憤怒，把我的胃病治好了。這只布刺斯驢子稱

① 奧克斯與諾克斯音相近，英文的意思為“牛”。——譯者

② 勃尔-道格與朴洛克音相近，英文的意思為“猛犬”。——譯者

这一点为一种更新！帕尔麦斯顿曾断然定下一种基本原则，即一般的条约对于任何国家只有干预的权利，絕沒有干预的义务。关于波兰，英国面对着普魯士和俄罗斯在維也納會議上所担負的义务，又算什么啊？法国不是一样嗎？

〔1〕 撒摩尔·穆尔。

一〇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七年七月〔1〕二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两个半截的五鎊鈔票收到了，至为感謝。講到地址，就是波克海姆的好了。他知道我的情况，自然也有許多不清楚处，因此而我必須对他保持距离。他如知道你借錢給我，我甚至高兴。只是几时将錢寄到他那里，你当写信告我。我看不出为什么还要一个第三者的俗物参加进去。

你今天当收到所寄的“飞尼党人”。

你昨天的几行字使我大为欢喜，这用不着对你再加說明。

已达到我手里的最后一印張是第二十印張。全部大概是四十一——四十二印張。寄给你的那种清样，至今天为止，沒有收到。在你的手中的，請于起程时寄还給我。

关于你所提及的俗人和庸俗經濟学者不可避免的怀疑（他們自然忘記，如果他們把付出报酬的劳动算做劳动工資，那就是把無偿劳动算做利潤等等了），要用科学的术语來說，就归结为下面的問題：

商品的價值怎样轉变为它的生产价格，其中

一、全部劳动在劳动工資的形态中好像是偿清的；

二、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在利息、利潤等等名称之下，取一

种超过成本价格（=不变資本部分的价格+劳动工資）的漲价形态。

回答这个問題的前提是：

壹、叙述比如劳动力每天的价值轉变为工資，或每天劳动的价格。这在本卷第五章已經写了。

貳、叙述剩余价值轉变为利潤，利潤轉变为平均利潤等等。这是假定对資本的流通过程已經預先叙述过，因为資本的周轉等等在此是起着作用的。因此这事件要在第三本書里才能加以叙述（第二册包含第二和第三本書）。这里将指出，俗人和庸俗經濟学者的思想方法起源于何处，即在他們的脑子里老只是反映着情况的直接的現象形态，而非它們的內部联系。倘若是这样，那末到底还要什么科学？

我現在如果将所有这一类的疑慮預先斬去，那一定敗坏了整个辯証法的發展方法。相反地，这种方法有一种好处，即对那些家伙时常設下陷阱，引起他們的愚蠢不合时宜的表現。

此外，繼最近送到你手中的第三节：“剩余价值率”之后的立刻就是“劳动日”的一节（为劳动時間长度的斗争），对于这問題的討論明显表現出資產者先生們在实际上是怎样明白他們的利潤的来源和實質的。这在西尼耳的事例上也指出这一点，在那里确切告訴資產者，他們的全部利潤和利息是由最后的無償劳动時間而来的。

竭誠問候麗子夫人。

你的卡·馬·

你在旅行回来时，必須在这里留住几天。

附帶地說！將我的私人狀況告訴梅斯納君，我認為是絕不合適的。

〔1〕 正確的是：六月。

一〇三一 馬克思致在汉諾威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六七年
七月二十日

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日。

亲爱的恩格斯：

急忙写这几行，希望还能在汉諾威达到你的手中。这是一件急迫的事。老拉法格邀请我的三个女儿（她们明天和秘书一同起程）往波尔多，她们将和老夫妇从该处去一个海水浴场。这种邀请对于三个女孩子的健康状况是一种真正的幸运，我不好予以拒绝。但在礼仪上不允許讓西班牙的書記〔1〕代付旅費。此等費用（前去和回来）約需三十鎊，我必須交給他。还有她们的表和衣服等等要从当鋪取出。所以我留着付八月三日房租的四十五鎊便完了。（我出的期票。）

除写信給你外，我現在不知道要怎样办。这封信如达到你的手中，請即来信，并附一便条給波克海姆，要他把錢預付給我。

在德国可看一看“革命中的十二个战士，考斯道夫·斯特魯威和考斯道夫·拉施著”。你在書中“革命战士”佛萊利格拉的标题之下，会發見这个勇敢的人是完全背叛我們的。

你的卡·馬·

〔1〕 保羅·拉法格是中央委員會的西班牙書記。

一〇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今天接到德郎克从曼徹斯特寄来的美丽的信，特附上。他約花了两个星期，才給我忠告，“出卖”酒和咖啡，抵补運費！

此外，那个小法兰西人今天又来这儿，并以写信给老拉法格相威胁。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是以他星期二早晨当拿到钱相安慰。

“法兰西报告”连同两份到期的“外[交]评论”一扎，星期一由此处寄出。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鈔票一張，幸而昨天就打算給你的，現在你将滿足你的法兰西人了。又奉还德郎克的信。这个小家伙因自己的小投机，好好地陷入了困境。他要摆脱巴涅第（Barnedi）股份的责任，恐怕必须经过破产法庭的道路。这个小家伙最初因保险的緣故引起訴訟，現在又有此等打击，很是困难。然他的代理处对他还好，因此再减少一点投机热，他馬上又可以前进的。

我已走馬看花般讀到第三十二印張，以后才給你报告；在最初的浏览中，觉得这一部分的許多解釋使联系不大明了。但內中有些很好的东西，而資本和它的諂諛者将永远感謝你的。

我在回来的旅程中，还享受到一顆子彈在胸前不到十二吋的地方飞过将車窗打碎，穿过車厢：大概有那一个志願兵想再度証明，人們不可把武器交他使用。这是我所經歷的最特别的火車上的意外事件。

在回航中也有一种不大愜意的經歷，她說永不再坐海船了。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

一〇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从附上的东西可以看到，我于本星期五如不付公用事業費（总計十一鎊九辨士），要受到强制执行的威胁。又本星期末我須付当鋪利息一鎊十五辨士，否則就会死当。現在才将这全部渣滓告訴你，因为以前总想設法在倫敦找到錢，可惜是徒勞無功的。

如果不是因以前負債超过两百鎊，那你本年已經寄我巨額的金錢，不当有这样的逼迫。为了整頓和不这样可怕地压榨你起見，我还要向別处借一种債，这是絕對必要的，哪怕須从新往大陆。但非至印刷完成，我不能动彈。今天接到第四十八印張。所以这臭貨本星期会排完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三張五鎊鈔票 I/V65551	} 曼徹斯特，一八六六年	
五鎊鈔票 I/V65113		} 一月二十九日。
五鎊鈔票 I/V44954		

公用事業費的通知单奉还。在此等狀況之下，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回家要对波克海姆保守秘密，因此，当尽可能地迟些付他，只須在九月就行，否則我完全擱淺了，你知道，我这里也正在一个新的半年中，有大批的賬目要付。加以紗价下跌的結果，我們的存貨比起

我旅行前的价格,在決算中約少收入二千五百鎊。这也很好!

排印稿的一部分,你几时要回?瑟勒麦要求我看完后,依次給他看一下,这自然完全以你为轉移。我現把它統統看了一遍(急忙的),觉得第二卷也还是很需要的,你把它写成,愈早愈好。我現拟将全部——即理論較多的部分——再看一遍。当那些家伙看到,最难的各点,如李嘉圖的利潤說,“用这种方法”怎样輕松地得到解决,他們会惊异起来。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

天狼星于一八〇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塔瑙(Tarnau),于一八六四年五月九日去世。

一〇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夜两点。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書的最后一个印張(第四十九印張),剛才校完。附录——价值形态——小号字排印,达 $1\frac{1}{4}$ 印張。

序言也是昨天校好寄轉去了。所以这一卷是完成了。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謝你!沒有你为我牺牲,决不能完成这三卷書的巨大的工作。我滿怀感激地拥抱你!

附上清样两印張。

十五鎊收到了,感謝之至。

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

你的卡·馬克思

要到書完全出版的时候,我才索回清样。

一〇三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摩尔：

到现在为止，我已詳細看过約三十六印張，并祝賀那种完善的方法，这种方法只是由于放在适当的地方和正确的联系中，使最錯綜复杂的經济学問題弄得簡單明了，并且几乎是可以感觉得到的那样明了。同样，要祝賀實質上極其出色的劳动和資本关系的叙述——完全連貫，并在这里第一次达到圓滿的境界。你深深鑽入技术語中，看了也使我大为高兴，你一定遇到过不少困难，因此我又怀有各种疑惧。有些笔誤，我用鉛笔在書边上改正了，又冒險作一些訂正。但你对于書的外表的划分为何像現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几乎长达两百頁，而只有四个部分，由难得找到的小字标题指明出来。加以思想的进程不断地被說明打断，而所說明之点在說明的結尾从沒有概括起来，所以人們时常从說明的一点直接跌到另一点去了。这使人非常疲劳，而且在不予深切注意时，也是迷惘的。这里确应有更多的細目，并更加重地闡明主要的部分，对于英文的改作必須是坚决的。总之，在这种叙述中（特别是协作和工場手工業），有几点我还不完全清楚，故找不出这种仅指一般的發展到底和哪些事实有关。就描写的外表形态看，这个第四章似乎写得最快，并且很少再加推敲。但这一切没有什么可多說的，主要的是没有什么地方給予經济学者先生們一个弱点，使他們能加以戳破；在实际上，我由于好奇心，很想听听这些先生們將說些什么，这也沒有絲毫把柄落在他們的手中。像罗雪尔这一类的人會知道以此自慰，但在英国这里的人不是为三岁小孩写作的，对于他們畢竟有点不同了。

你如能馬上再寄几印張給我，將使我大为欢喜，我对于累积很

想連貫起來看。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几時回來？

你的弗·恩·

一〇三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自將最後的兩次清樣寄給你以後，再沒有收到什麼。我對梅斯納很生氣。他顯然是把威根寄給他的東西留下來，以便作一次寄出——節省四辨士的郵費！

這個梅斯納於上星期來信說，他把我的序言中的某一部分（在事實上，他選得對的）特別印出，以便送登德文各報。我去信叫他馬上把那種東西寄幾份來。我算定你將把它譯成英文（我於是把它送給“蜂房”，這是穆勒、畢士烈、哈禮孫等所訂閱的），拉法格由勞拉幫助譯成法文，送給“法蘭西報告”，末了，我打算送一份給我的美國通訊人。但梅斯納為着節省四辨士，沒有寄來。他將一起寄。可是喪失了許多時間！

我的書中最好的地方是：一、第一章一開始就着重指出勞動的兩重性，按照情形，它表現為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事實上的一切了解全在這上面）；二、討論剩餘價值，與它的特別形態，如利潤、利息、地租等等分開來。這在第二卷中特別表現得多。古典經濟學中討論特別形態常和一般形態混在一起，這是一種紛亂。

請將你的願望、指摘、問題等等寫入清樣中。這對我很重要，因為我預期在或遲或早出第二版。講到第四章，曾流過許多血汗才找着這些東西的本身，即它們的聯繫。這一點弄好後，在最後的整理中便將一本一本藍皮書相繼裝在裡面，我看到自己理論的結

果完全由事实証明，不禁狂喜。后来是在膿疮和債主們日常的催逼中写成的！

我現在写第二本書（流通过程），在它的結尾中，我必須和許多年前一样，再向你請教一点！

固定資本例如在十年之后，才由实物来补偿。在这个时期中，它的价值因所生产的商品的出卖，部分地并逐渐地流回了。当固定資本在它的物質的形态中——例如机器——消灭之时，它这种有增無已的流回才是必要的（修理和这一类的事情除外）。可是在这个时期中，資本家却据有这些相繼流回的东西。

我在許多年前写信給你，觉得这样构成一种累积基金，因为資本家在补偿固定資本之前，于此时期中使用了这种流回的貨幣。你在一封信中对于这一点說得頗为膚淺。我后来發見麦克洛克把这种清償基金描写为累积基金。我确信麦克[洛克]永不能思索出正确的东西，便不管这件事。加以他的辯护的意見已由馬尔薩斯的信徒加以反駁，不过他們也承認事实。

你是厂主，現在必定知道，在以实物去补偿固定資本之前的时期中，您們拿那种流回干什么。你对于这一点必須答复（不講理論，純粹是实际的）。

祝好。

你的卡·馬·

（問候丽子夫人。）

小孩子們还在波尔多的啦永(Royan)。

一〇三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关于补偿基金的问题，明天详说，并附以计算。我还要问问几个厂主，看我们的方式是一般的还只是例外的。问题在如果机器原来费去一千镑，在第一年扣去一百镑，照规矩在第二年是从一千镑中还是从九百镑中扣去百分之十等等。我们是用的第二种方式，因此这件事可以了解是有无穷进展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大大地影响计算工作。否则工厂主在机器损坏之前，已经利用了平均四年半的补偿基金，至少是任其支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样的计算可以说是作为道义上毁坏的某种保证，或者工厂主说：机器在十年内完全损坏的假定只是近于正确的，就是以我从最初起即在十年的比例中接受补偿基金的前提的。无论如何，你当收到计算，讲到这东西在经济上的意义，我不完全明了，我不懂工厂主用这样一种虚伪的炫示，怎能长久欺骗其余分取剩余价值的人或最后的消费者。注意：依常规，对机器是扣除百分之七·五，所以损坏的时期约为十三年。

附上穆尔送给你的照片，并请你回忆曾允许将你的照片给他，他很盼望。

关于累积的一章很好。

你的弗·恩·

一〇四〇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关于机器的两个计算表，可以使你完全明白这件事。依常规，人们从原额中通常扣去百分之七·五，然我为计算的简便起见，保持为百分之十，这对某些机器也不算多。例如：

1860年1月1日購置.....	1000 鎊
1861年1月1日扣去10%.....	100 鎊

	900 鎊
重新購置.....	200 鎊

	1100 鎊
1862年1月1日从1200鎊(1000鎊+200鎊)中扣去10%...	120 鎊

	980 鎊
重新購置.....	200 鎊

	1180 鎊
1863年1月1日从1000鎊+200鎊+200鎊中扣去10%.....	140 鎊

如此等等	1020 鎊(1)

我在第一个計算表中現在假定工厂主为扣除的目的，把他的[錢]加上利息；在他必須重新更換旧机器的时候，他的錢不是一〇〇〇鎊，而是一二五二·一一鎊。第二个計算表假定他每年將錢同等投入新机器中。如最后一行所表明的，全部准备的价值在十年的最后一天，的确不多于一〇〇〇鎊机器的价值（而且他不能有多，因为他恰恰只投入所損耗的价值，而机器的全部价值經過这种过程，不能增长），但他的工厂一年一年扩充了，机器在投資时費去一四四九鎊，在十一年的平均工作中，比起原来的一〇〇〇鎊，所生产的和所賺的，要多得多。我們假定他是一个紡織厂主，每鎊代表一个紡錘，連同粗紡机，所以他紡紗的紡錘，平均是一四四九而不是一〇〇〇，在原来一〇〇〇紡錘損坏之后，于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这个新时期起，有已購置的一三五七紡錘，加上一八六五年扣去的二三六紡錘，所以共有一五九三紡錘。經過扣除的預付，他可以摆脱旧机器，絲毫不花費自己的利潤，在一种新的投資上，使机器增加百分之六十。

在这两个計算表中是把修理除外的。在百分之十的扣除中，

机器当弥补它自己的修理费，就是此等费用包括在内。它们对于这件事也无所改变，因为它们或包括在百分之十中，或因机器的寿命相应延长，那也有同样的结果。

我希望第二个计算表使你充分明了，否则请来信，我这里有抄出的一份。

急忙中。

你的弗·恩·

壹、工厂主对于更新基金加利息 5%

1856年1月1日购置机器.....	1000	镑	
1857年1月1日扣去耗损 10%	100	镑	
1858年1月1日扣去耗损 10%	100	镑	
100镑的利息	5	镑	105 镑
			<hr/>
			205 镑
1859年1月1日 205镑的利息	10.5	镑	
扣去 10%	100	镑	110.5 镑
			<hr/>
			315.5 镑
1860年1月1日 315.5镑的利息.....	15.15	镑	
扣去 10%	100	镑	115.15 镑
			<hr/>
			431 镑
1861年1月1日 431镑的利息	21.11	镑	
扣去 10%	100	镑	121.11 镑
			<hr/>
			552.11 镑
1862年1月1日 552.11镑的利息	27.13	镑	
扣去 10%	100	镑	127.13 镑
			<hr/>
			680.4 镑
1863年1月1日 680.4镑的利息.....	34	镑	
扣去 10%	100	镑	134 镑
			<hr/>
			814.4 镑
1864年1月1日 814.4镑的利息.....	40.41	镑	

扣去 10%	100 鎊	140.14 鎊
		954.18 鎊
1865 年 1 月 1 日 954.18 鎊的利息	42.15 鎊	
扣去 10%	100 鎊	142.15 鎊
		1097.13 鎊
1866 年 1 月 1 日 1097.13 鎊的利息	54.18 鎊	
扣去 10%	100 鎊	154.18 鎊
10 年末的結果		1252.11 鎊

或于 1866 年 1 月 1 日不是机器中耗損的 1000 鎊, 而是現金 1252.11 鎊。

貳、每年重新投入机器中的更新基金

	新投資	耗損百分數	1866 年 1 月 1 日的價值
1856 年 1 月 1 日購置机器	1000 鎊	100%	—鎊
1857 年 1 月 1 日扣去 10%	新投入 100 鎊	90%	10 鎊
1858 年 1 月 1 日扣去 10%	1000 鎊 100 鎊 100 鎊 10 鎊	110 鎊 80%	22 鎊
	210 鎊		
1859 年 1 月 1 日扣去 10%	1000 鎊 100 鎊 210 鎊 21 鎊	121 鎊 70%	36 鎊
	331 鎊		
1860 年 1 月 1 日扣去 10%	1000 鎊 100 鎊 331 鎊 33 鎊	133 鎊 60%	53 鎊
	464 鎊		
1861 年 1 月 1 日扣去 10%	1000 鎊 100 鎊 464 鎊 46 鎊	146 鎊 50%	73 鎊
	610 鎊		
1862 年 1 月 1 日扣去 10%	1000 鎊 100 鎊 610 鎊 61 鎊	161 鎊 40%	97 鎊

				771鎊		
1863年1月1日扣去10%	1000鎊	100鎊				
	771鎊	77鎊	177鎊	30%		124鎊
				<hr/>		
				948鎊		
1864年1月1日扣去10%	1000鎊	100鎊				
	948鎊	95鎊	195鎊	20%		156鎊
				<hr/>		
				1143鎊		
1865年1月1日扣去10%	1000鎊	100鎊				
	1143鎊	114鎊	214鎊	10%		193鎊
				<hr/>		
				1357鎊		
1866年1月1日扣去10%	1000鎊	100鎊				
	1357鎊	136鎊	236鎊	0%		236鎊
				<hr/>		
新机器名义上的价值				1593鎊		
新机器实在的价值					1000鎊

每一紡錘一鎊, 厂主已經工作的是:

1856年.....	1000紡錘		轉入9486紡錘
1857年.....	1100紡錘	1863年.....	1948紡錘
1858年.....	1210紡錘	1864年.....	2143紡錘
1859年.....	1331紡錘	1865年.....	2357紡錘
1860年.....	1464紡錘		<hr/>
1861年.....	1610紡錘	在11年中15934紡錘
1862年.....	1771紡錘	平均	1449紡錘
	<hr/>		
	9486紡錘		

从1866年起,

1357

236

1593紡錘。

(1) 正确的方法是: "1040".

一〇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八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的两封信連同計算都收到。謝謝。

在下星期二前(九月三日)，我必須付两个臭零售商人四鎊，这两起只是按期摊付的。我發覺这些家伙本年比往常逼人更甚。

孩子們將于本星期日(明天)后的一星期回来。我願她們离家能更长久一点。她們在那里很快活。但拉法格必須回到他的学校去。(当我問他：您不去学校嗎？他总是生气。)

关于(国际)洛桑大会，这里去的是：亚卡利阿斯、雷士納、杜滂。此外，有科芬德里帶子織工的会长和(威尔士的)窩尔吞(A. Walton)先生。亚卡利阿斯于詢問“泰晤士”之后，已經及时对該报作关于大会的通訊。

就从巴黎来的一切消息看，那里对于波拿巴是十分动蕩不定的。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四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九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剛才收到一笔很旧的濫賬五鎊，如能兌到支票，明天即可将此数寄給你。否則在正临近偿还波克海姆四十五鎊的当兒，我有些紧迫了。波[克海姆]近况怎样，他回来嗎？我現在可以并想把这件事了結。

八印張收到了，謝謝。理論的部分好極了，掠奪史的發展亦然。但关于爱尔兰的插入必定是在非常急忙中干的，材料太少琢磨。初看一遍，常是很不好懂。我再仔細地考察一下，更是如此。关于掠奪者被掠奪的概括十分輝煌，这会收到效果的。

这書可說几乎只在英国“表演的”，算是一种幸运，否則“普魯士刑法典”第一百节一定出面說：“誰……挑撥国民互相仇恨或互相輕蔑”云云——并且要引起沒收書本的事。俾斯麦对于工人作一种小小的假斗争，本来似乎認為是必要的。在爱尔福特(Erfurt)或附近，有一个拉薩尔派的詩人、印刷人和出版人因叛逆罪受攻击，在易北菲尔，甚至高貴的施維澤尔的一种廢料也被沒收了。所以这書在普魯士被禁止，总是可能的，不过在現在的状况下，無論如何沒有效力。

你的弗·恩·

一〇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鎊鈔票。你当已收到“皇家协会报告書”分册。你不能將曾經允許的“自由新聞”七月和八月寄給我嗎？

巴黎的情形似乎表現得很凄慘，計刺当在一八二九和一八四七年所开始的那种回忆，每天都出現于一切报章上，而且从絕望的里尔的演說詞中表現出正当現在他需要的时候，在南德意志和奥地利，显然只因后者破滅的状况而沒有办法。“軟弱的政府”“因此也”只有借外部的冲突去延緩內部的困难这种方法。同时，永远重复“我的兒子”，似乎也沒有对只有婚姻証明的“父亲”的称呼的特殊信心。提前写第二卷罢，很快就会發生事变的。

我星期六看到一种加利福尼亚的报纸，那里八小时运动在建筑业中必定已做了巨大的工作。反之，企业家们组织一个十点钟协会，并且大叫大喊。一百五十万元的契约因八小时事件的结果撤回了。

谷谟拍特已经回来，他说库黑森对普鲁士人的愤怒正和在汉诺威一样厉害，不过不那么广泛罢了。只要军人一离去，一切“普鲁士人”都会被打死。除其他外，普鲁士人已经把加塞尔由军官们强迫捐款所集成的军官寡妇基金和养老基金没收了。他在汉诺威所发现的比我所发现的，还要癫狂。

库格曼也愿意出席洛桑大会，就是以旁听人的资格，由亚卡利阿斯把这件事报告一下，也许是好的。他大概将和昨天离去的瑟勒麦（经过格林斯必）在法兰克福参加自然科学者会议。穆尔约在三星期内去屠麟根，要学习六个星期的德文，我把他送往该处，使他不致循不列颠旅行者的轨道前进。

竭诚问候。

你的弗·恩·

一〇四四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四日

一八六七年九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五镑收到了，谢谢。

波克海姆几天前由伯尔尼来信，并将他要在日内瓦和平会议上宣读的演说词草稿送我，借得“好评”。他也想获得你的帮助。我依照我们的约定，回信说你还没有回来。但你可以将钱寄到斐察赤街（Fenchurchstreet）六十五号他的同伴系勒（Schyler）〔1〕处。然那不是四十五镑而是五十镑。我查看一下，发见期票原是四十八镑，

波克海姆因此對我說，他可以給我五十鎊的整數。我從前沒有告訴你，因為我天天在期待曾經允許我的一筆錢，自願付出五十鎊。

附上：

一、最後的各印張。

二、兩份“外[交]評論”和一份“法蘭西報告”。

關於最後的幾印張，他們違背我的規定，將對注釋的補遺印成大字，將關於價值形態的附錄印成小字。這也好，書因此不少於、也不多於五十印張。據我的意見，梅斯納要把售價提高到三達列以至三達列十銀格羅興，是犯了一個大錯誤。但他後來還收到許多確實的訂單，他的商人的行動弄對了，這也是可能的。

為着向你解釋“法蘭西報告”上的“和平條件”的論文（看過，必須寄還），特作如下的說明：

你知道，我在中央委員會曾反對與和平的夸口者聯合。我約說了半點鐘之久。亞卡利阿斯為記錄員，對“蜂房”作了一次報告，只用了我的幾句話。“報告”轉載，又把軍隊面對俄羅斯的必要和那些傢伙的怯懦的話刪去了。然這件事已經引起了喧擾。和平會議——它在倫敦的代理人是科勒微爾（de Colleville）君——的驢子們完全改變了他們原來的綱領，並在民主得多的新綱領中，甚至將“經濟利益與自由的和諧”這種話也夾帶進去了，這是一種廣泛的用語，也可以單指自由貿易講。他們用書信來糾纏我，甚至厚顏無恥，將這裡附上的一種廢料連同新綱領送給我。無恥的地方在他們于演說詞中稱我為“日內瓦……會議的會員”。他們在巴黎最活躍的代表“報告”，如你會看到的，已和他們脫離關係了。這種“報告”因我于兩星期前後寫一封私人信給味穆勒爾（Vermorel——我並不認識他）的結果，已將對俄羅斯的政策改變了。

主要的事件是和平會議的囂俄、加里波的、路易·勃郎等這些大人先生藐視我們國際協會已登峰造極。我現在已經強迫他們承

認我們是一種勢力。

我從那不勒斯接到一種“自由和正義”報的最初兩期。他們在第一期中宣布是我們的機關報。我已經叫亞卡利阿斯把它作為附件，一起帶交大會。第二期我將寄給你，內中含有攻擊馬志尼的很好的東西。我猜，巴枯寧也連在一起。

講到我的書將被沒收和禁止一點，一部五十印張的書，看來是如此富有學術性的，甚至还含有希臘文的注釋，比起禁止有關選舉的小冊子來，是另一回事。然我就是不選擇英國的十二州，而選擇普魯士的十二個行政區去描寫農業勞動者的狀況，這的確也沒有什麼。我曾在倫敦和巴黎攻擊俾斯麥君的統治制度，他在向我應戰之前，自己會把這書看兩遍的。

此外，普魯士的狀況怎樣，中央統計文庫主任許布涅(O. Hübner)在寫給他的選舉人的下列聲明中表現出來了：

“人民的負擔已經過重。除武器工廠外，幾乎所有行業都衰落了，每一種小的職務，有成百的挨餓者去爭奪，城市空屋和不能付房租的居民的數目增加，貨物和房屋成批地強制拍賣，救濟院為四肢不全的勝利者和失業者的包圍，到處對現在和將來缺乏信心，而赤貧者的心目中有一種認識，即他為國家的服務所付出的已經多於它們所值的。”

在柏林，政府或國民自由黨的候選人沒有一個被選出。但現在構成極左翼的進步黨人是怎樣可詛咒的蠢漢，可以從他們的“最激烈的”機關報“未來”的下列摘要中表現出來。“這是主張一切平等的浮誇論，它滲透整個英國民族，并使每個人的活動都不方便。……這種浮誇論不斷地催促減少工作時間，并因工聯的緣故，禁止額外工作時間！”人們當認這為可能的嗎？的確，把巴黎的報紙和德意志的報紙相比，即在現時，也還是一個巨人！

你的卡·馬·

(1) 原信作Schüler。

一〇四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七日

急忙中。

一八六七年九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雷士納的一封信。我已有“洛桑报”。“泰晤士”可耻地把亚[卡利阿斯]的文章勾去了。我将最近的“外[交]評論”和“法[兰西]报告”各期同时寄給你，但后者务必寄还。“法[兰西]报[告]”把我关于許布涅所寄的短文塞在强制拍卖的下面（这是“拿破侖法典”的一种术语）：即塞在“破坏者的铁錘之下”，把它弄得沒有意思了。再会。

你的卡·馬·

一〇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九日]

亲爱的摩尔：

我本想昨天和今天写信的，但商务把我阻住了。“报告”特奉还。味穆勒尔运用他的法兰西人对大会和对他們严肃的性的影响，是好的，他們絕沒有演說。可怜的亚卡利阿斯！

我因你的价值形态的附录，向你致賀。在这种形态中使最不好懂的东西容易了解。关于序言也是如此。但誰在“蜂房”上做了那种侮辱的、不合文法的翻譯？你曾願意要的东西，它为什么不寄給我并告訴我？恐怕畢士烈等方面于你不利，他們会相信，这是你自己干的。

附帶地說！“橫渡大西洋”流往何处？

明天詳細写。

你的弗·恩·

一〇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关于“橫渡大西洋”，是最后的校对人要校正的事情，是同样的笔誤。我在“未来”上發見这种美丽的“流”連同序言的最大部分重印出来了。

“蜂房”的翻譯是亚卡利阿斯干的。我相信最大部分的錯誤不出于他，只因他的字迹不清楚，是由“蜂房”的校对人弄出来的。我自然很喜欢你翻譯这东西。但亚卡利阿斯預先自荐，他現在又是“蜂房”的撰稿者，所以办不到。

我将在布魯塞尔的下届大会中亲自干掉蒲魯东主义者这些驢子。我已用外交手段布置了这整个事件，在我的書出版和我們的协会沒有立定根基之前，我不願亲自出面。此外，我将在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中(不管巴黎的饒舌者怎样竭尽全力，不能阻止我們的再选)予他們以鞭撻。

同时，我們的协会已有了大进步。卑鄙的“明星”本来要完全不睬我們的，昨天却在一篇社論中宣称我們比和平會議更为重要。舒尔慈-德里支不能阻止他的柏林“工人联合会”加入我們。英国工联主义者中的牧猪狗認為我們走得太“远”，現在也跑来了。不仅“法[兰西]报告”，就是計刺当的“自由”以及“世紀”、“时尚”、“法[兰西]报”等等对于我們的大会都有报告。事情在向前进行着。在下次革命中——这也許比表面看来要近——我們(这就是說，你和我)的手中將握有这种有力的机器。試把这和馬志尼等等三十年

来行动的结果比较一下！并且又没有钱！而在巴黎还有蒲鲁东主义者的阴谋，在意大利有马志尼等的阴谋，在伦敦有嫉妒的阿德格〔1〕、克列墨〔2〕、扑特，在德意志有舒尔慈-德里支和拉萨尔主义者！我们可以十分满意了！

我的孩子们昨天和拉法格壮健而愉快地回来了。他替你带来一只巨大的透明的杯子（容一罐半）。你的“横渡大西洋”似乎使他佩服。

拉法格在再开始授课之前的这些日子中，要来访问你，住三天。然最不惬意的一件事是，他（自然不知道我的金钱情况的秘密！）要求我作陪，我还没有找着正当的借口，拒绝这种不可能的旅行。

我对于梅斯纳非常生气。他出版这部书，丧失了许多星期。为什么？

祝好。

你的卡·马·

附上雷士纳的两信。

附带地说！肥胖的抒情诗人的行乞——参看最近的“赫尔曼”——没有完全如愿以偿，不过已有一种好的结果。小腿结实的小喀特要出嫁了。和某个克留克尔（Kröker——最富诗人意味的名字！）订婚的通告登在“未来”上！

〔1〕 原信作 Odgers。

〔2〕 原信作 Crämer。

一〇四八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这一次的大会似乎真正要被法兰西人冲去了，蒲鲁东主义者

的決議，數目太多。大會下一次在比利時開是對的，在那時以前，在北德意志也許還能干點什麼，於是借英國的幫助，對這種洪水築一道堤防。然當中央委員會留在倫敦的時候，整個看來，凡所議決的都沒有用處。我們親愛的菲力普·柏克似乎又犯了他的本能上的一些錯誤，老的鼓動者如沒有領導，這必須加以原諒。

亞卡利阿斯在“泰晤士”上面寫報告，必須保守秘密。它怎樣相當地編纂他所寫的事件，可以使他受到巨大的損害。當他下次對該報作報告時，當更加分辨，他的幽默會被編輯的資產者利用至何種程度，以致使整個事件、而不只是使幾只蝦蟆〔1〕變成笑柄。

你既和味穆勒爾有聯繫，不能利用來和緩這個傢伙反對德意志的愚蠢嗎？這只驢子要求波拿巴會變成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於是開始一種戰爭，以便將德意志從俾斯麥的專制主義下面解放出來，這是糟透了！這些蝦蟆〔1〕即使他們干一種革命，對於德意志必定十分微弱；他們相信用一種溫和的自由主義的轉變，似乎又可以再表演老角色了。我以為正當一種革命的場合，使這些先生們習於和我們在平等地位上交涉，是十分重要的。據他們看，德意志的俾斯麥主義是德意志一種天然的特性，因他們的干涉，必定歸于破滅，但他們的波拿巴主義卻是一種純粹的偶然事件，只要換一換內閣，就可以鏟除的，而且可以轉變為相反的東西。

偉大的施維澤爾因易北菲爾和巴門的虔誠信徒的幫助，幸而當選，現在將有機會從你的書中挖出各點，加以拙劣的改造，在“國會”中去宣布。你可以放心，他會這樣做。但這是很有用的，並給我們以某些高興的機會；當那書一經出版，這還是可利用的。

說到巴門，令我想起錫柏爾。這可憐的人又已大病特病，必須再離開巴門，到什麼地方去我不知道，他大概不能活到冬季。他的病情嚴重，要靠他在報章上替你的書發出任何聲響來，是不可能

的。他曾写信来这里，十分絕望。

調查产业工人不法行为委员会在这里所証实的尽是老笑話，在七年前已經証实了的。它如不能搜索較好的，便可以罢休。人們把制造磚瓦和砌盖磚瓦看做曼徹斯特所經營的主要产业部門！

在这里試驗后膛快槍所發覺的缺点，和在柏林已經証实的完全相同，而且潑尔齐格在汉諾威已經告訴我了。我当时相信，人們故意用拙劣的样品来玩弄普魯士人，現在却表現內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而且这种槍不到普魯士人的針發槍的一半。

在萊比錫的梅斯納的人員等待書出版，似乎要很长的時候。還沒有什么地方有广告出現。要推动这部書，我当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去加以攻击，你以为怎样？梅斯納或錫柏尔应把它登在一种报上。至于禁止一点，我自己也不相信，但人們永不能担保任何一个檢察官职务上的热心，如訴訟一經进行，你可以依賴你的朋友立貝(Lippe)。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小姐們，她們現在大概回来了。

“外[交]評論”已收到，謝謝。

你的弗·恩·

(1) 法兰西人。

一〇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梅斯納的拖延真糟糕。他本来可以在洛桑大会中卖出一些的。在会中也本来可以作为事件来討論。我不懂得这种愚行。我寄最后的校样往萊比錫，到本星期六，是四个星期了！

你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此書的計劃是最好的战斗方法。但

書一經出版，我以為由錫柏爾或立忒斯豪斯（Rittershaus）去做，比由梅斯納干好些。就是最好的書商也不可令其深知內蘊。在另一方面，庫格曼已經回去，你對於肯定的方面，必須給予一些指點，使他知道着重點。否則會弄出無聊的東西來，這裡不是熱忱所能濟事的。我自己自然不能像你一樣不受拘束如此做去的。

關於亞卡利阿斯，我和我的意見完全相同。一個工人、特別是議論枯澀的亞卡利阿斯般的工人，缺乏外交的技能。他替“泰晤士”寫稿，好像是替“新萊[茵]報評[論]”寫稿一樣。然這也不礙事。在倫敦這裡可說：國際工人協會必定很強大，因為“泰晤士”自己對此事有報告。亞[卡利阿]斯的譏諷就算作“泰晤士”的譏諷。

卑鄙的法籍瑞士人有很多的代表，予法蘭西的巴黎饒舌者以活動的余地。老柏克造成一種主要的錯誤。他首先推翻我們的議事日程的綱領，以便突然發出他的自由的提議。巴黎的人們因此得到機會，把一切都掃除了。

然這一切也不要緊。主要的事件是開大會，而不是那裡所發生的事。在我們的一般報告中，將對巴黎的自作聰明者加以相當的嘲笑。有一種決議被通過，使他們大為擔心，即誰不付會費（巴黎人沒有付過分文），將來不得派遣代表。下一次當有二十個英國人和三十個德意志人派往布魯塞爾。至於比利時人自己，每五百人只能派遣代表一人，故人數不會很多。此外，他們寧可說是反抗巴黎人的。

注意：我們的弱點是沒有一個人是在巴黎，能夠和仇視蒲魯東主義者的工人部分（他們構成多數！）發生聯繫。杜滂倘若在巴黎呆幾個星期，一切都會弄妥的，但警察對他很注意。

我將逐漸用私人的信件，對味穆勒爾的德意志政策的癡愚之點加以痛擊。我必須有步驟地進行，因此故意從美國、俄羅斯和土耳其開始，因為這在德意志人和法蘭西人之間，是“中立的”地帶。

劳拉和拉法格刚才替“法兰西报告”翻译了序言的一部分。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因刚才接到亚卡利阿斯的信，特再寄这第二封信。

附带地说！亚卡利阿斯不能知道的事是：路易·勃郎从日内瓦大会逃跑了，因“我的”人员要在那里开玩笑；登浮尔则因为“法[兰西]报告”按照伦敦的先例采纳“阶级问题”（他在六月时期中为卡维涅克的帮手，良心上自然不清白）。

你的卡·馬·

一〇五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雷士纳的第二封信你没有附入。拉法格来，你如同行，我很欢迎，因为在我的营业时间，正不知道要怎样款待这位同志。如有可能，明天或后天早马上来，那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可在一起，就是星期一，我也还可逍遥一下。但请预先来信或来电，好布置住宿处（除星期六晨十一点后和星期日，电报直寄事务所）。

为着减轻金钱上的困难，特附上五镑，你除旅费外，可留给你的夫人。

这里的报纸论到国际，也要比从前公正得多。此地一切报纸

將議事的一部分刊布出來了，“觀[察]”和“泰晤士”有一篇鄙俗的、表示好意的社論。

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也在德意志各報——例如“未來”——上報道出來，不是適意嗎？小威廉也許還發覺什麼。這位貴人現究竟在何處？

拉薩爾的信徒中又發生新的爭執。在哈根的賴刻(Reinke)博士和施維澤爾要動刀槍。賴刻——和進步派聯合一起——布耳革斯和利希脫要想在哈根、杜塞爾多夫和索林根當選，但後兩人都落選了。

我們在德意志必須盡力和工人再造成一種直接的聯繫，我們所缺的正是這一着，否則一切都進行得十分如意了。

喀特——她這樣稱呼自己——的戀愛事，我是在“科倫報”上看到的。

那從德意志發出的有關大會的電報，你必須親自告訴我。

“報告”奉還。關於什列斯威的表決是輝煌的，這些驢子有一種地圖在我們的面前，上面載明好斯敦是在什列斯威境內(或恰恰相反)！所以他們首先讓聯軍、後來讓荷蘭人(不是盧森堡人自己)開入盧森堡。而這些人卻要來醫治愚蠢無知！

你的弗·恩·

一〇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電報

曼徹斯特站，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梅蘭公園，摩德拿別墅一號卡爾·馬克思發。

致聖·美立茲，南門弗利德里赫·恩格斯：

定下午四點一刻從尤斯頓站出發。

一〇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四日

一八五九年〔1〕十月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自我从曼徹斯特回来后，几乎一直到現在，患感冒發热。我在鉄路的灾难中受了風寒。

我給你这封信，要写許多公事、私事，为免遺忘起見，特从那部書开始。你本来可以在C表中找到谷物种植的减少的（第六九五頁）。威根君所刊印的不是B（六九〇頁）而是C，在这个表里所看到的是：在“谷物”的标题之下从一八六一到一八六五年有一〇七九八四噸沒有种植。你終究会在七八四頁看到勘誤表，說威根君为着把它放在最后的一頁，便擅自从二九二頁把这个表縮短了。关于爱尔兰的一节的确写得很急促，但在第二版中稍稍予以形态上的改变，便可弄好的。主要之点是在英国本国也不知道的事实。

我沒有接到梅斯納什么消息。沙柏利茨（在巴塞尔）对波克海姆說，他用現款訂購五本，要求作为委托贩卖的五本，但梅〔斯納〕回答說書不够，沒有这許多委托贩卖的本子給他。然这也可以作为只是梅斯納的一种外交手段。我从附上的李卜克內西（附带說一句，他因在国会中第一次出現，已經使我們得到光荣，参看“未来”十月一日第二二九期）的几行字中看出梅〔斯納〕並沒有正确地执行一切事务。已經解决的事是他送了一本給李卜克〔內西〕和一本給威斯（Weiss）博士（“未来”），供編輯部之用。

畢士烈教授現已回来了，这几天我将得到他的消息。講到錫柏尔，我也想知道，送他的一本和立忒斯豪斯的一本，他是否收到？后者对此有什么举动？

关于伏格特：你在附上的庫格曼的信中会發見有关伏〔格特〕的一些东西。在庫格曼起程和那群人同样相信波克海姆把一切都

弄好了之后，还有德意志人一次最后的集会，波克海姆突然出現于会中，并發生下面的行动。葛革〔2〕君将一紙廢料交給副主席畢希納（Büchner），內中宣称，关于伏格特的波拿巴的傳說等等是虛伪的，二十年来，他即認識这个人，特出一种道义的証明書。他要求畢希納在这个紙条上签字，就是証明已告訴他了。畢〔希納〕自然照办。小倍斯特因此跳出来，用書面宣布葛革〔2〕只是說出在瑞士沒有人同情的一种私人意見等等。同样要求証明他对出此項証明的畢希納所提的抗議。所以伏格特的策略被破坏了。这个家伙墮落到怎样的地步啊！

和平會議的另一意外事件！路易·西門到葛革〔2〕处問：“您們为什么不再把我的名字排在演說人名单的前面？为什么讓波克海姆先我發言？”葛革〔2〕答道：“那些家伙——無产者——在德意志的副主席中有四名。为着使我們的格龙加入，并使波克海姆放弃他的位置，我們必須对他作这种讓步云云！”呆子①这句话几乎还没有說完，他向四周凝神一望，看見亚卡利阿斯站在后面，不禁大吃一惊。

关于斯圖姆夫：斯圖姆夫可能懂得我，但我不懂得斯圖姆夫。你也許較有幸运，能够对他“标出貧困的科学的等級”，而且也标出“証明”“正确的結論”，这种証明还藏在他的衣袋里，沒有报告出来。現附上他的信。

关于德郎克：波克海姆說到在巴黎的一个人，这人完全确切地知道德〔郎克〕的情况，并表示他是一个“詐騙者”。銅器公司發出通知，对他解职已經一年了。这个公司和格拉斯哥一个店有联系，用不着再有英国的經紀人。据說，德〔郎克〕在最近一年来犯了大“侵吞”罪，并遭受一种“痛苦的”处分。我希望这事件沒有声張

① “呆子”的德文为 Geck，其音与葛革的名字相近，故这里馬克思用来戏呼葛革了。——譯者

出来。

关于科勒特：为解释附上的奇谈，特写出下面的事件：科[勒特]的小女儿（你认识的）和她的小弟弟几天前来我们这里。这少年和拉法格斗拳，后者终于把他按在地上，使他居于一种屈辱的地位。这少年于是说：“想一想，你们在滑铁卢有怎样的遭遇！”因此有这一次女孩对着大人指责男孩的滑稽通讯。

科勒特的名字这一次虽还出现于“外[交]评论”上，但他本人实已退出。人们只送我一期报，但我马上看出编辑部换人了。看完后，当随即寄上。这是完全笨拙的一期。加里波的被称为“卑鄙的强盗、不信神者和蠢材等等”，反之，奥尔良的主教杜蓬卢(Dupanloup)君却被称为时代的大人物。大卫(David)不终于还是迦特力教徒吗？俄罗斯人自然是制造了日内瓦的和平会议，因此也将他们“弄得精疲力竭的代理人巴枯宁”送去。我觉得“外[交]评[论]”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关于国际协会。阿德格虽已被提出再当选，然因我的提议，把会长的职位取消了。——自亚卡利阿斯回来后，福克思一有机会，即显示对他的大仇恨，他通告于下次会议(星期二)将提出把亚[卡利阿斯]的“泰晤士”论文加以讨论和委员会检查；使福[克思]大吃一惊的是，我对此同样通告，要福克思于下星期二解释他给柏克的一封信，要求“尽一切力量使中央委员会的会址离开伦敦”。福克思具有反复无常和怪癖的性格，幻想他必须在委员会内造成一个“反对派”，来反对他所谓“德意志的独裁者”。他对于自己在这条战线上的结果会感到奇怪的！

关于波克海姆：首先讲这些事实。波[克海姆]演说(宁可说读他的稿子)逾二十分钟，然按规程只有十分。自然哪，凡加里波的和爱得加·歧内(Edgar Quinet)敢做的，他相信自己也敢于做。第二：他上演讲台，极为兴奋，如亚卡利阿斯所说的，“竟说不出话

来”。沒有人懂得他。大家只听到关于舒尔慈-德〔里支〕的几句口号——伏格特当时跳出来，并握起两个拳头——和关于哥薩克人的几句口号。这是一种真正的幸运。人們認他的演說为重要，因为大家不懂呀。因此，他在“泰晤士”和法兰西的报纸上扮演一个角色。但现在遇到反面了。这个蠢材要把他的演說詞印成德文、英文、俄文和法文原本。后面这种文字現在我的手中。他送給我，是要使拉法格能够看一遍。除我指示他的几句警語外，不仅是毫無趣味的喧鬧，而且常是完全沒有意思的东西。現在尤其是那种法文啊！例如“沒有癡呆，即不能討論人們是否当首先誘拐小妇人伊薩伯拉 (Isabella)，或推倒小丈夫俾斯麦，或除去敏捷的半雌雄人倍斯特。本会的會員中有大演說家、深沉的法兰西思想家，但他們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弥拉波們或十全十美的笛卡兒 (Descartes) 們，而德意志人的头脑又太固执，找不出正确的东西，尤其首先在法兰西政府，如推翻它，一定会开国际和平的新紀元。”够了！

他沒有想到“他的法文”是怎样的一种法文，他在送給我的原稿旁边所写的几句话可以表現出来：“請您讓拉法格君快些看一遍，在旁边将可能有的(!)不好的法文改正一下！”我自然只好告訴他，拉法格必須見見他，因为沒有他，“删节”(拉[法格]初时要把前面一半完全刪去)“修改”即不能着手。因此，他今晚要来我家。此外，拉法格指給我看，差不多每一句句子中都有法国旅行商人的隱語。例如“迁就地說！”

私事：我曾对波克海姆說过，在倫敦借一种債，至少一百鎊，是否可能。他說可以，你如願做保人，他也願做一个保人。然他必須預先听一听你自己关于此事的意見。情形簡單如下：如果我对于債权人不能有至少几个星期的安宁，那我既不能完成第二卷，也不能获得出英文版的时间，而且簡直不能留在英国。英国的談判如果成功，而在德国——我覺得是容易的——进行得出第二版馬上

成为必要，那危机便扭转了。

这可诅咒的一年更加糟糕，因为拉法格至今还住在我家，劳拉明春当结婚等等。

祝好。

你的卡·馬·

〔1〕 正确的是：一八六七年。恩格斯在下面批注道：！！一八六七年。这是真正的马克思爸爸！

〔2〕 原信作 Gögg。

一〇五四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八日

曼彻斯特，南門七号。
一八六七年十月八日。

亲爱的摩尔：

明天当有详细的信。这里只奉还一些信件，并提出一个问题：波克[海姆]为着借债的问题，会写信给我，还是等候我去信？我明天将报寄还给你。

梅斯纳大概已将书本经书局寄给威斯和李卜克内西，直至十月一日才达柏林，那时其他各本也达到当地书商的手中了。“科[伦]报”和“奥格斯[堡]新闻”于几天前才有广告登出。

你的弗·恩·

一〇五五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九日

一八六七年十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波克海姆盼望你先去信，说明你愿做共同担保人。

可怜的拉法格对于波[克海姆]的法文序言的修改（如果那罪

竟可能的話!），今天吃了最后一次的苦头。后者已称他的著作
为：“我的在日内瓦會議上的寶貝”。可注意的是，著作者的貪欲和
求名心可以使一个本来完全有理解力的青年变成怎样的蠢材啊！

亚卡利阿斯昨天本要被福克思絞杀的。后者的控訴超过一点
鐘。他怀着很大的恶意，将最坏的几节集合起来，并运用一个老貝
黎 (Bayley)〔1〕律师的一切技术，也不断地攻击我。我在答复中，
以堂皇的姿态去打击他，使他于最后的答辯时失去了一切理解和
自制力。大家都参加这种討論。結果：我的动議（宁可說修改的提
議）“付諸議事日程”，由絕大多数通过了。然亚卡利阿斯在討論中
也受了应有的斥責。

請看一看同时寄上、由我划了綫的“報告”上的“第三个欺騙
者”（法兰西人已經毫無顧忌地称他們的波拿巴为欺騙者之一，真
妙）。当我从罗美尔 (Lormier) 收回各期的报时，即将关于墨西哥
事件有趣的报告寄上。

祝好。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斯特洛昨天在这里呆了一天。他幻想，他在曼徹
斯特最后的一次訪問中，你有意侮辱他，即說了“对呀，在布刺德佛
德，旅行商人还扮演一个角色”這句話。我尽力驅散他脑袋中这种
無聊的东西。——他說德郎克自己曾替銅器公司找着英国的合伙
經營者。德郎克也許因此要求賠償，并且因占有或扣留經過自己
手中的銅器的一部分，的确获得他的不正当的、但在法律上可爭辯
的要求。他不相信德〔郎克〕沒有后援，能够直接免去刑法典上的
制裁。那就更好。

〔1〕 倫敦的主要刑事審判所。

一〇五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日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从附上的庫格曼的信中可以看出，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对于我的書，你写信給他，比我自己写要好些。同时，作品用不着寄給我們校对，应在它們出版之后寄来，免得麻煩。你必须使他記得，一切都視“鼓吹”而定，这比做得怎样或是否有份量更重要。

附上的梅斯納的廢紙沒有內容。在他自己的書商广告沒有登出之前，他怎能期待批評？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亲爱的摩尔：

信件和报纸，至为感谢，几天之内当奉还。

我写信給波克海姆說，他如能将事情解决，一切及时弄好，例如無須我出面保証——我在契約上被禁止做保，以我和高〔特弗里德〕君的关系，他必定抓住每一种机会，使我在公断法庭之前处于錯誤的一方面——那我很願和他共同担保。他如不能这样办，我准备予以負責的声明，对那一百鎊連带負責，并等待其他的提議。或者比如佛萊利格拉为我作保証足够嗎？这事件必須避开我的一切商業联系来解决。現在，我們来看罢。

明天下午我将替庫格曼預备一种东西；如果要等他把書通讀一遍，那我們前进得太少了。我也要写信給錫柏尔。至于你对于

歌頌佛萊利格拉的立忒斯豪斯要怎樣，我不知道，我絕不認識這個家伙，就我所知的講，他不是我們的人。

我本來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但你所認識的可詛咒的老猶太人來伯爾·綽拉斯(Leibel Choras)來此，呆了一點多鐘。後來馬上又來了一個家伙。一星期來，我被顧客所包圍，今天早晨也來了兩個，明天早晨還有一個要來。加以永遠和高特弗里德爭吵，這真要使人發狂了。

所以要明天再寫。

你的弗·恩·

一〇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三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三日。

親愛的摩爾：

我對於書已從不同的觀點，替庫格[曼]寫了兩篇文章并寄去了；我想，文章得體，幾乎每一種報紙都可登載，而且他可以依照這個樣子寫其他的東西。這當已經給了他一點幫助。

明天寫信給錫柏爾，我必須首先知道這家伙在何處，他的健康情況怎樣。

我已寫信給波克海姆了。

李卜克內西干得很好；他從我們畢竟得到許多東西，故看出唯一正確的政策是在投票反對一切，沒有例外。這一着他至今是實實在在做到的。這幾天你要是再寫信去，可使他注意下列一點：自由擇居和遷徙法律最後的條文說：這種法律不涉及外國警察。所以人們以北德意志公民的資格所取得的東西，又以“外國人”的資格喪失了。李[卜克內西]如果提議：取消外國警察，一定會產生巨大的效果。像這樣一種無聊的東西，畢竟只存在於大陸上；這種提

議定会获得巨大的效果。本来可以忠告他去指責那些公民，像他这个共产主义者必須为他們自己的事出来反对他們。此外，李卜克[內西]的演說詞登在“科[倫]报”上比登在“未来”上要好得多。

关于伏格特的事，使我十分欢喜。不管他的策略怎样，你的攻击却把他完全毁灭了，只有自由主义的资产階級还認他为德意志的味罗。

斯圖姆夫除掉你当給予他理論的和實踐的材料，表明小资产者如何逐渐归屬于無产階級，此外就不再要什么了。这一点你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你只是想避开这种工作。善良的斯圖姆夫的确以为这只需写一頁信紙就成了——，于是他因此知道怎样着手。然我却有些怀疑。

德郎克。波克海姆和这个小家伙恰为同样的一个喜誹謗者，彼此要是背着說些什么，那正是半斤对八两。德郎克的小脑袋中也还有一些法律知識，在現今引渡罪犯条約的期間，他是会防备直接的刑事起訴的。此外，你知道，和在商業中一样，就是最直接的刑事案件，也可以在簡單的民法的形态中办理的。但無論如何，这个小家伙太狡猾，太貪婪了。

斯特洛总是一个奇怪的老家伙。我只要發表一种意見，他即据为己有，这他已經做过 x 次了！

我很想知道波克海姆的宝贝。在文字空虛方面，这个家伙是一个純粹的犹太人。

谷謨拍特有一个堂兄弟在这里，前为庫尔黑森的、現为普魯士的少尉。这个家伙怀着对普魯士人的巨大期望前去，但發覺老的固陋的軍人風又盛極一时。体操等等是依照命令进行的，还有分列前进、严格的操練等等。有些可能是誇張的，但这种風尚因最近的成就，也确已有某种証明。至于誇張之点是起于新来的軍官們已經具有的不愉快的感情，因他們每十个人中間就有九个沒有做

到參謀將校。这个家伙也只想找一个机会脱离这种苦境。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

你的弗·恩·

一〇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四日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你从附上的犹和的信第二号可以看出，阿基里斯虽已死去，柏塔仍然存在。因此犹[和]的信也許是起于柏[塔]頌揚金开尔而不是佛萊利格拉，而且柏塔的論文对于犹和也含有一些恶意。佛[萊利格拉]和犹[和]两人即使一起来干，还是不能完成一种拙劣的滑稽剧。因此我被攻击，柏塔在他的臭文中称我为“極毒的东西”，在这篇“倫敦的德意志人”中，是以諾曼人(Normann)的征服开始，而以齷齪的犹太人本得为在英国人中唯一的精华結束。

犹和君向我献出他的言語無味的信箋，借以“自贊”，現在大概是第六次了，他这种自認為巧妙的态度，对于布林德、金开尔、佛萊利格拉和亥因慈曼自然是运用成功的。我只写了几行字給他。而且的确是佛萊利格拉君所不願意的。我将曾由齐根海涅(Ziegenhainer)、佛萊利格拉和我們的华尔夫伴着到柏塔的“你好呀”的編輯处一事，私自告訴他。为着答謝他的辛苦，还伴以一种不好的談諧，我对他說，我庆賀金开尔的，無过于他成为这个柏塔的灵魂这一点。

犹和的特性：他把裴因(Payne)的“人民日历”寄給我(这种“日历”和德国一切污浊东西“园亭”等等一样，有二十五万購買者)，內有証件連同十一辨士的应付的賬单，我立将此数附在回信中。但他的确又进了破产法庭的門，并勉强同意对他的債权者每鎊每月

付出二先令六辨士。

我对于附上的那麦尔(Nahmer)的信当怎样回答?

波克海姆已将“法兰西报告”连同我的序言的译文寄给你吗?我所以问是因可怜的拉法格每天都在等待“你的判决”。今天接到比利时的“自由”，上面刊出序言，并有十分“谄媚的”引言，内中回忆到比政府放逐我的事。

我已答复李卜克内西，但今天必须再去信，因为刚才接到关于[国会的]“工联委员会”两种条例。你的指示已加入我的信中。

祝好，并问候朋斯夫人。

你的摩洛

一〇六〇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五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五日。

亲爱的摩尔：

急忙中只写这一点：

波克海姆要我自己签出期票，这正是我被禁止做的事。现已写信给他：我对他担保一百五十镑（因为我在这里把数目增加了），并愿私自给他每种保证，于一八六八年八月一日后的任何时期付清，问他在此等情况之下，能否找到钱。他对于借款再没有说什么。你最好能看见他，他要在周末离开，出外两星期。

你的弗·恩·

一〇六一 恩格斯致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八日

曼彻斯特，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八日。

亲爱的摩尔：

我已写信給波克海[姆]，無論如何，我不能接受，我在担保他的总数后，是依賴他的信用方法取得款項，而我的信用方法却麻痺了。

信件奉还。李卜克內[西]似乎是泄气了，否則在联合事件中他应当可以說点什么的。也許这样較好。施維澤尔表現为完全虛榮的驢子和見風轉舵的空話家。他已經破产了。

柏塔的通訊使我十分高兴。

“法[兰西]报告”已收到，但今天簡直沒有工夫下批評。

我对于你的書还可从不同的观点写四、五篇論文，但不知何处可登載。誰知道錫柏尔在什么地方！也許在阿尔及尔或巴勒摩！然我希望馬上会接到他的回信。你在倫敦如能叫人抄出，使人們不致認出我的手笔，寄給梅斯納，也許最为适当。

竭誠問候大家。

你的弗·恩·

一〇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倫敦，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講到波克海姆，我已經告訴他：恩格斯所写的是确定的，不能“講斤兩”了。他（他今天起程往波尔多）被我說服的是，他付我四十鎊，并且答应，如果你不能怎样的話，不再拖拉，在十一月十日以前找到余数。但他是商人和犹太人，还要嘗試一下！

此外，波[克海姆]經歷一桩十分滿意的事。沙柏利茨对波克[海姆]的“宝贝”在“書商交易所报”上做了一种極夸大的宣傳，內中特別把波[克海姆]扮演为反俄的隱居者彼得。好呀！“莫斯科报”視此为珍品，轉載着（翻譯），于是他得到一种享乐，看見自己的

名字用俄文刊印出来了！他曾将这种报指给我看，并口译出来。

拉法格花了不少气力，把波〔克海姆〕的法文译成至少还过得去的法文，我自然必须加以帮助，特别是对于从康德、斐希特和黑格尔的引证，即波〔克海姆〕自己在德文中恐怕也不完全懂的。但这些人都在他的文庫中。

事情弄妥了，我很欢喜。要是上星期，即使写作两点鐘以上，也许都不可能。除外面的逼迫外，家內的呻吟老是打击着我的肝脏。我又患失眠，并得到一种享乐，眼見生殖器附近有两顆小膿疮蓬蓬勃勃地爆發起来了。幸而現已萎縮。我的病老是起于脑袋。

剛才說到生殖器，特把十六世紀的法国諷刺家雷納（Mathurin Regnier）下面的詩寄你轉給穆尔。不管我在这一方面的博覽怎样，不相信淋病在当时是用如此的詩体描写出来的：

„Mons cas, qui se lève et se hausse,
Bave d'une estrange façon;
Belle, vous fournistes la sausse,
Lors que je fournis le poisson.
Las! si ce membre eut l'arrogance
De fouiller frop les lieux sacrez,
Qu'on luy pardonne son offence,
Car il pleure assez ses péchez.“

同一个詩人的下面的詩也不坏：

Fluxion D'Amour.

„L'amour est une affection
Qui, par les yeux, dans le cœur entre,
Et, par la forme de fluxion,
S'écoule par le bas du ventre.

最后：

Lisette tuée par Régnier.

Lisette, à qui l'on faisait tort,

Vint à Régnier tout explorée,
 Je te pry, donne moi la mort
 Que j'ay tant de fois désirée!
 Luy, ne la retusant en rien,
 Tire son……, vous m'entendez bien,
 Et dedans le ventre la frappe.
 Elle, voulant finir ses jours
 Luy dit: Mon cœur pousse toujours,
 De crainte que je n'en reschappe.
 Régnier, las de la secourir,
 Craignant une seconde plainte,
 Lui dit: Hastez-vous de mourir,
 Car mon poignard n'a plus de pointe.“

附上佛萊利格拉的两个剪頁。

附上“法蘭西報告”两份，“自由”一份。这些报你用不着寄还。但要保留起来！“報告”关于軍事術的無聊的东西，我没有看，不过看过蒲魯东关于自然的發生！我相信这一种和那一种正是半斤八两。

赫尔曼·迈耶将往美国，前天由这里經過。他也許已經看見过你。

請把对德意志各报的处方^①寄来。我叫人抄出，并找出最适当的安置的地方。它們至少有一部分可有两重用法，因为迈耶在那边也有同样的要求和利用。在德国的这一着弄好了——而且这是最重要的，因这里的事件大部分是以那里为轉移的——你必須立即替“两周評論”写一篇批評。由畢士烈送去。这是在倫敦找到一个出版家的必要的先驅。这报在秘密中（秘密到沒有人察覺）是孔德主义的，但會讓一切观点得到發表。留伊斯君（是歌德派人，可

① 指恩格斯在前信所說的給“資本論”第一卷写的書評。——譯者

惜也是半孔德主义者)由于对此書的批評發生了兴趣(他在秘密中也是这个評論的共同所有人),所以找个書商是容易的。無論如何,即使沒有这一着,書商也是比較容易找到的。在最近的一期中有吞噉(Thornton)一篇真正糟糕的論文,內中的馬尔薩斯主义(真正的商人并不相信它)是在最平凡、最瑣碎的形态中再生产出来的。

我們的党所缺乏的是錢,如附上的亚卡利阿斯和柏克的两信再度痛苦地指出的。倘若沒有这个缺点,那不管損失怎样大和無可补偿,我們現在和一八四八年一样,总是最强大的。

問候丽子夫人。

你的卡·馬·

一〇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柏克和亚卡利阿斯的信奉还。缺錢的确是党的大不幸,而且是这些可怜的人更大的不幸。

錫柏尔从萊茵的渾涅夫(Honnef)来信,将于十一月初来这里,以便从利物浦再乘船往馬得拉。他說,我当立即將論文寄去,打算今晚好好写几行給他。至于我替德国各报所写的,自然一切都是乔装的,給美国的必須再另写,因为那已經可以多表露一点出来。

穆尔从爱森納赫来信,他在德国似乎頗有进步。

李卜克內西使我十分愉快。他在南德联邦的捞什子中还能抓住好好的一塊,以专一的目的,不屈不撓的、道德的憤怒,出面反对俾斯麦的勾当,这是一种真正的幸运。在他的脑袋中,一种稍微带

些批評和帶些辯証的意見，只能造成紛亂，并使他流于錯誤。他显然是以天狼星在法兰克福議會中的行動為模範，并且也真正獲得了他的維持秩序的號令，因為他稱國會為赤裸裸的專制主義的遮羞布。他在集會結社的法令中加入保護工廠兒童的一段，這你當已看到了。

進步黨認為檢查委員會不屬於職權範圍，已經予以拒絕。但聯邦對一切工商業狀況是有權過問的，只是國會不能任命委員會，聯邦的職權的確有此要求。

在高利貸的辯論中，俾斯麥拒絕由國家幫助去支持抵押不動產銀行；要講國家的支持，那至多只能允許給工人協會。這騙子還是相信能夠欺騙工人。

維克多·厄曼紐伊爾似乎有一種很勇敢的表演。同時，羅馬的紛擾還沒有結束。風聲變得一天一天緊張起來，如果來年春季馬上爆發，我絕不認為奇怪。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愛詹巴特（Eisenbart）〔1〕博士。

你的弗·恩·

和波克〔海姆〕的事弄妥了，我很歡喜。無論如何，我現在不能直接破壞契約，致給予高〔特弗里德〕·厄〔門〕一種和我解約的口實。希望錢能驅除你的膿瘡；不要忘記在露天多運動。

替“兩周評論”〔2〕寫東西，我是高興的。但要讓我知道，大約可占多少地位。你大概喜歡在概括的形態中寫出來，所以要把書的主要點——資本的起源——剩餘價值——勞動日——李嘉圖定律的修正——等等簡單地報道一下，然我不能批評它。又我很想知道，這東西大約幾時必須寫好。給十一月一日一期來不及，就給十二月一日的一期罷。

〔1〕 保羅·拉法格。

〔2〕 原信作“星期六兩周評論”。

一〇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日。

亲爱的摩尔：

我絕沒有再得到你的消息，是怎样一回事？自接到你上次信后，总害怕你又生了膿瘡？你从那边再沒有接到音信嗎？关于你的書的論文，庫格曼或梅斯納沒有回音嗎？我無所見聞，在此等狀況之下，所做的也少得可怜。

狄稷 (Dizzy)^① 不仅对輝格党人将一軍，并且也使拖雷党人解体，他做得何等完备，前天和这两种人的一次談話，对我証明了这一点。他們同意：

一、爱尔兰的教会以及英格兰的国教，此后不要談及。

二、长子繼承权和限定繼承人的法律不再施行。

三、女王逝世后，这里大概馬上会發生一种革命。

你的弗·恩·

一〇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的膿瘡近来的确沒有發展出来，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中，但总是在消灭下去，不过使我煩惱。并且还有老的失眠症。大約三天来好了一些。对于我的書的緘默，使我不安。我沒有听到、也沒有看到什么。德意志人是好家伙。他們在这一方面的成績是做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的僕役，在事实上，这就赋予他們以不理

^① 的士累利 (Benjamin Disraeli) 的綽号，意为“昏迷”。——譯者

睬我的著作的权利。我們在那边的人不懂得宣傳。同时，我們必須像俄国人一样——等待着。忍耐是俄国外交和成功的核心。但我們中間的一人只能生活一次，是可以因此死去的。

附上德意志的共产主义者联合会的信。用意是好的。不过是少有的庸俗落后职工体裁。

附上毛汉 (Maughan) 的信，他这个老欧文主义者和依租金为生者，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家伙。这些人的目的显然是在把自由思想运动从職業的鼓动者布刺德罗等解放出来。我已極端客气地辭謝了。一方面，我在这个場合中的确可以認識各种各样的人——这是很感不够的——他們多多少少、直接間接和英国各报有些联系。另一方面，我沒有工夫在任何一个英国私派的領導委員會中出現，并且也觉得不大相宜。

某个依札頓·赫伯特 (Egerton Herbert) 是卡那賁 (Carnarvon) 伯爵的兄弟和斯忒普[尼] (Stepney——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在社会主义上有許多花样，如合作的欺騙等等) 的表兄弟，經過斯忒普尼，要求和我会面。我既願意首先看看并嗅嗅这个人，便約定于下星期二在我們开会的克利夫兰 (Cleveland) 大厦相会。这条“沟渠”(伏格特)也許可用以达到書商处。

附带地說！現在要重新征收国际的会費。穆尔一經回来，請將你們的会費由郵匯(徹靈十字街)寄給我，但由倫敦西部荷尔公园荷尔廣場六十二號我們的出納羅伯特·蕭 (Robert Shaw) 支取。瑟勒麥的如果和你們同時寄來，哪怕只有几先令，也是歡迎的。他是否回來了？我几時可收到他的化學？

意大利事件的片段是偶然由俄羅斯等的報紙上摘要供給英、德各報的，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這事件的經過。人們是容易忽視這樣的綫索的。

當盧森堡事件的時候，波拿巴君和維克多·厄曼紐伊爾訂立

了一种条约（非正式的），后者有权并吞罗马以外的其他教皇的轄境，在另一方面，于發生战争的場合，作对抗普魯士的攻守同盟。現在普魯士的臭貨是在滿意的情況中發展下去，波拿巴君为着此事受苦，力求用他那通常的狡猾，出卖厄曼紐伊尔，并接近奧地利。在薩尔斯堡（Salzburg）也沒有成就，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欧洲魔女的鍋子一时似乎也沒有什么可煎煮的了。在这个时期中，俄羅斯的先生們像平常一样，已經获得条约的一种抄本，觉得时机已到，要报告俾斯麦君，在俾斯麦方面，要由普魯士公使把它呈献于教皇之前。因此，由教皇的示意，有奥尔良的杜蓬卢主教的小册子。在另一方面，加里波的由厄曼紐伊尔提拔起来了。后来：拉塔戚（Ratazzi）因仇視普魯士，且为波拿巴主义者，遂被免职。所以現時的情况是混杂的。波拿巴这只臭狗現在深深陷入污泥中了。战争，不仅要和意大利作战，并且要和普魯士与俄罗斯作战，而且在法国尝到巴黎等处最瘋狂的憤恨，在英国受到憎恶等等——否則只有再度退却！这个家伙力求向欧洲申訴，借以自救，向欧洲會議申訴。但普魯士和英格蘭已經回答了他，他可以独自吃这种苦头。这个家伙記錯了时日。他不复是俄、欧的秘密將軍了。

如果退却，那在現今的谷价、營業危机和困恼之中，有朝一日法国的一种革命是可能的。

我們的俾斯麦虽是俄国陰謀的主要工具，但有使法国的事件成为一种危机的好处。講到我們德国的小市民，他們的整个过去已經証明，只有上帝和刺刀的恩惠可以給予他們以統一。

在曼徹斯特的飞尼党的訴訟是人們所能期待的一切。你当已看到，“我們的人”在改革同盟中造成何等的流言。英国的工人为飞尼主义作这种示威运动，我會用一切方法，企圖加以鼓动。

●
祝好。

你的卡·馬·

我从前認爱尔兰和英国分离为不可能。現在却認为不可免，虽則分离之后，可能出現联邦。英格兰人所进行的方法怎样，前几天出版的今年农業的統計表明了。此外，有驅逐农民的方式。爱尔兰的总督阿比昆（Abicorn——名字大約是这样）〔1〕卿最近几星期在他的产业上用强制力“清除了”成千的人。內中有富裕的法麦尔，他們的改进和投資便在这种方法中被沒收了！在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外国統治，沒有采取这样掠夺土著的直接形态的。俄罗斯人仅基于政治的理由才沒收；而普魯士人在西普魯士則是收买。

〔1〕 正确的是：Abercorn（阿柏昆）。

一〇六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錫柏尔在“易北菲尔报”上的作品。这可怜的人明天大概会来这里，必須馬上离开，真可惋惜，他本当再干一下的。同时我要看看，他还能做什么，也許能再有动作。

我們的朋友庫格曼对于汉諾威各报似乎也計算錯了——使我最为吃惊的是，至少我發見他送去的一篇論文，的确是最温和的一篇，在“未来”上竟被縮短，并被割裂了！我們对于此报本来用不着这位朋友，無論如何，我对于这种报当写得不同一点。我原来是替他所夸張的国民自由主义的各报写的呀。

这事件必須有別样的干法。你有李卜克內西現在的住址或他的萊比錫的旧住址嗎？請写給我，我将刺激他一下。我很理會到，必須自己写一切論文（亚卡利阿斯大概也可写一篇），書还大量地躺在大陆人們的胃中，我們如果願意等待他們消化好，那時間便错过了。我也要再写信給庫格〔曼〕，他至少应說明另一篇論文是怎

样处置的，还能干点什么。你必须写信给梅斯纳，问一问，如供给论文，他能否并在何处加以处置。还有，我为着“莱茵报”，将写信给科伦的克莱因，在必要时，并送出一篇论文。自己不在场是很糟糕的。我们倘若在德国，那已经在一切报上热闹起来了，并已经令人指摘此书，而这确是最好的。

路易在巴黎已智尽技穷。他已陷入一种美妙的局势〔1〕中。或是重新退却，或是替教皇作战。我迨不能相信，他为着罗马地区的撤退，真正对意大利人下最后通牒，也同样不相信他在毛斯提尔（Moustier）的呻吟的备忘录之下，能下这种通牒。无论如何他已完蛋。巴黎的面貌怎样，蒙马特耳（Montmartre）的公墓上表现出来了。斗争是每日可以都爆发的，我不大相信这个大人物还能再度庆祝他的十二月二日，无论如何，这大概也是最后的一次了。他十分堕落，就是每一个庸俗人在这里也还只把他当作平常的冒险者看待。

但如到了决定的时期，那革命现在到处都和一八四八年的局势完全不同了。在德国，当时那种散漫的状况，自去年以来即不复存在，在柏林作一种立即的暴力起义虽也很少机会，但时局的动荡一定会引起那里的冲突，而此等冲突当以推翻现制度告终。俾斯麦君马上会不复是局势的主宰了。英国这一次也要立即卷入漩涡，尤其是我们得即刻将全欧洲的社会问题在议事日程上提出。

布拉克朋（Blackburn）昨天问证人贝克（后者最初对威廉·马丁宣誓，但后来说那是约翰·马丁）道：“你是对威〔廉〕宣誓，而你相信是对约翰宣誓吗？”这指出英国的裁判员堕落得怎样深。我相信这整个起诉在每一种新的推进中，将使被告愈加受害的，为着获得两百镑的报酬而作伪誓，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

关于阿柏昆卿驱逐农民的事，在什么地方可看到较详细的记载，你能告诉我吗？

路易在巴黎再要注意防备炸彈和槍彈。意大利人是不讓人这样开玩笑而不加以懲罰的。

如有可能,我明天將“報告”奉還。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被戀愛的皮匠〔2〕。

你的弗·恩·

〔1〕 由“革命”改正過來。

〔2〕 保羅·拉法格。

一〇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對“易北菲爾”特致謝意。

李卜克內西的老住址是“萊比錫，釀造街（Braustrasse）十一號”。此外，庫格曼和李卜克內西在萊比錫的一個朋友有聯繫，由他轉去，也許靠得住一點。

我在星期六的信中忘記告訴你，給“兩周”寫的最大限度是一印張。如在半印張以上，可採取第一篇短評、第二篇短評的形式。

講到梅斯納的事，我覺得讓他看我們的底牌，是沒有外交手段的。凡他用自己的手段能夠做的事，本來是做了。對於奧地利的“國際評論”（維也納，科洛拉特-靈——Kolowrat-Ring——四號，亞諾爾特·喜爾柏格出版）寫一篇詳細的報告（也許是分作許多篇）寄去，是重要的，而且在目前比英國的事甚至還要重要。因為喜爾柏格把你和我算作他的撰稿者（並且曾經過我，要求我們兩人寫稿），所以這裡沒有什麼阻礙。在事實上，這是對我們開放的唯一的德文“評論”。

在倫敦這裡唯一的一個周刊，具有某種無偏無黨的性質，並且

多刊德国的东西，如德意志的語言学、自然科学和黑格尔等等的，这是一种——天主教的报，叫做“編年史”。他們有一种显然的傾向，要表示他們比新教徒的競争者更有学識。上星期末，我送了一本給他們，并附一短信，內容是我的書所代表的意見和他們的不同，但他們的报所具“科学的”性質使人断定，“对这种应用辯証法于政治經濟学的第一次企圖将予以注意”。我們瞧吧！在較有教育的世界中（我自然是指这个世界有知識的部分），对于学习辯証法有很大的需要。要說服英国人，也許这还是最容易的方法。

附上的“外[交]評[論]”中最有趣的，是从普洛刻持（Prokesch）的新書中的摘要。

两星期前后出版的“爱尔兰人”（在都柏林），曾詳細描写阿柏昆驅逐农民的事。我对于原来只借給我二十四点鐘的这一期，也許能够再收到。

在狄克孙（Dickson）上校主席、布刺德罗演講的爱尔兰會議中，我們的老衛斯吞由福克思和克列墨的贊助，提出对飞尼党人的議案，一致通过了。上星期二又开会，同时阿克兰（Acland）在克利夫兰大厦演講改革案（正在我們的头頂上，因为我們是在地下室的咖啡室中开会），为着飞尼党人發生風暴般的示威。这事件在这里工人階級有知識的部分中放出火花来了。

現今在欧洲进行的外交滑稽剧最有特色，在波拿巴干涉意大利的同时，法兰西、意大利和普魯士受俄羅斯的委托，最服从地对土耳其政府共同提出一种威胁的通牒。

祝好。

你的卡·馬·

老烏尔卡特挾着他的天主教的教义，愈加变得討厭了。

人們在一种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的記錄中看到一個女修道士下列的自白；她对聖母作一种無辜的祈禱：“神聖的处女，我哀求你

給我任何一個男子吧，我會和他犯罪的。”但俄羅斯人在這一點上更加厲害。一個極健康的傢伙在一個俄羅斯的女修道院只呆二十四點鐘，就變成死人，被拋出來，這是被証實的事。女修道士們把他磨折死了。听取懺悔的長老的确不是每天到她們中間去的！

一〇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八日。

親愛的摩爾：

萬急：

錫柏爾明天將來這裡或往利物浦，我要去看他。他還可以處理三篇文章，這我馬上就會寫好，而我們也將迅速發出去。我倘若知道他滯留得這樣長久，早就將它們寄往巴門了。

“國[際]評論”的事，我剛才也突然想起，也會弄好的。給“兩周評論”的，只要一定刊載，同樣及時寫好。但我以為目前在德國各日報上喧鬧一下，強迫這些糟糕的經濟學者來寫作，是最關重要的事。

警察在此地訴訟中的復滅，比我所預料的更迅速而完全。但這也許還更好些。老布拉克朋似乎也要彈別的調子，對於瓊斯的演說今天已經大加恭維。

你已經看到俾斯麥對烏思敦（Usedom）的訓令嗎（出自“奧格斯[堡]晚報”，自然是被否認了）？這個傢伙完全無所畏懼地泄露了意大利人和波拿巴的陰謀，人們必須容忍他，他如感覺方便的話，是可以表現很不遵守外交儀態的。（星期三的“科[倫]報”把它重印出來了。）俾斯麥這種態度也說明了意大利人的撤退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吃虧的。

普魯士官僚政治的考察、檢查和干涉是怎樣的性質啊！我的兄弟來信說，工廠主們願意在萊茵和魯爾（Ruhr）組織一個協會，像

这里的一样，以便使他們的鍋爐得定期由能干的工程师加以檢驗，他并說到政府的管理：

“这里一个行政区的建筑师在半点鐘之內，檢查我們的七口鍋(!!)，并且完全滿意地回家了，一个官吏在另一个工厂中檢查三十口鍋，只花費兩點鐘!! 誰要是愚蠢無知，相信这样一种檢查之后，便可安然睡覺，那自然是受了欺騙。如廢弃这种無聊的举动，而代以一种合理的、实在的措施，一定是一种真正的实惠。在一次檢查中，我首先对一个行政区的建筑师說明鍋及其一切設備，于是接受他对此的指导，終于替他写出給政府的报告。”

你瞧普魯士人！这是由他們自己描写出来的。

一〇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庫格曼的信。

祝好。

你的摩尔

【劳拉的附笔】

亲爱的恩格斯：

我作为摩尔的秘書，送出这样的一封信，真慚愧。

您的誠懇的

卡卡杜 (Kakadou)

一〇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日。

亲爱的摩尔：

善良的庫格曼的信中表現何等动人的不知如何是好的窘态！并且是對待窩涅波尔德的人情世故！这个家伙引誘他，窺探了一切秘密，而且是一个普魯士的特务！关于这只狗，你至少必須向庫[格曼]解釋，以便普魯士人不再知道我們的整个行动。这只狗濫用你的信任，使你得免去对他的一切义务。

我昨天在利物浦看見錫柏尔。这个可怜的人恐怕活不长久。自我看見他以来，病情大大地增重，他在巴門變弱了，接連三次患胸膜炎，咳嗽十分厉害（他称为痙攣性陣咳，完全是定期复發的），然近来在萊茵的渾涅夫又好些，并强壮一点。可惜我只能和他单独作短時間的談話，除他的夫人外，老是有几个亲戚在那里。但我們已經把主要的事件弄妥了。

最初，錫柏尔虽写信給梅斯納，要求于書出版时，即由邮局送一本給他，但一直到今天，沒有得到或看到过一本。反之，立忒斯豪斯君沒有做一点事，却收到一本，錫柏尔相信你絕沒有寄書給他，大約寄給立[忒斯豪斯]了，这有点使他憤怒。我自然对他加以解釋，但願你写几行給他，可附入給我的信中。因有这种疏忽，你現在必須馬上叫梅斯納答辯。这件事牺牲了我們二十篇小报告，錫[柏尔]本来馬上可以把它們送登一切报的，但他沒有書，所以办不到。还有，我这里至迟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取得一本書，以便寄往馬得拉給錫[柏尔]，使他可以得到补偿。然人們对于这样的迁延当說什么？要求自治的德意志人竟不能照顧他們自己的事件啦！

我所帶的三篇論文，我們馬上寄两篇給法蘭克福的“交易所报”和“杜塞尔[多夫]报”——布耳革斯君具有他的聰明的想法，最后一篇会使他合意的：我的論文——一种很简单的报告，沒有一切批評，是替一种国民自由主义的报纸写的——将使这头牛为难！他帶去第三篇，大約給“巴門报”。此外，錫[柏尔]自己一拿到書，

許多隨筆將在形形色色的畫報和其他報上出現。還有“威塞爾報”在適當的場合將收到他的一篇小品文和一篇關於這本書的文章，而且只能有一種選擇，或是兩篇都登載，或是都不登載。（錫[柏爾]用小品文去引誘編輯們，他們對於這一欄是窘迫的，他常讓他們將報酬據為己有。）當他得到書時，他還會突然想到別的方法的。

關於佛萊利格拉：這個善良的人約負債六千鎊，內四千鎊是在瑞士銀行，是對曼斯斐爾德公司股份的預付，此等股份不復有價值了，其餘的是名譽債款。委員會商定償還此等債務為百分之五，有些個別的為百分之十。所以佛[萊利格拉]是在一切形態中破產了。總計約達三萬達列。佛[萊利格拉]對委員會完全繼續扯謊，說他是秘密負債，他的妻子不知道，也不要讓她知道，故她最後對他很粗暴；就是當他知道有一封信會自倫敦寄來報告名譽債款的數目為兩千鎊的那一天，他還說只有一千五百鎊等等。總之，他的行為卑鄙而怯懦。我曾說，我確信善良的愛達完全確切知道他所說的事。于是他說道：當今年夏季，她怎能還在巴門舉行宴會呢？你想，愛達前去行乞，用還沒支付出來的錢設宴招待被乞求的人了！

還沒有從杜西接到我對於佛萊利[格拉]葬儀的謝領單，我覺得奇怪。這不是辦事的常規。

你的弗·恩·

一〇七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從俄羅斯寄來和從索林根寄來的信各一封。我覺得這個德意志血統的俄國人就是邁耶告訴我們的同一人。

庫格曼寄來“德意志民報”（漢諾威）一份，上面載有他對我的

書所作的一个短評。庫[格曼]模仿了你的一篇論文,但是是失敗的。因为这报既是民主主义的,他本来可以多注重內容。除其他外,他竟达到一种的确使我“惊异的結論”,說“一切資本是起源于無償的勞動力”。在“德意志的政治經濟学的大师”中——他願意得到他們的“批評”——“福黑尔”(幸而印成“陶黑尔”——Taucher)君居首席,罗雪尔在末尾。你关于佛萊利格拉所报告的“内幕”在我的家中造成巨大的激动。

波拿巴此刻要跳出泥沼,就需要暴动或在巴黎的秘密結社。他暂时把和平同盟看做这样的結社。但驢子匹阿恰于此时从这里替他准备了必要的証件。

我的右背上生了一顆討厭的膿疮。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摩爾:

信件奉还。

拖雷党人昨晨經過科尔克拉夫特(Colcraft)君之手,使英格兰和爱尔兰决切分离的条例真正完成了。飞尼党人还缺少的唯一的事是殉难者。德斐和哈第(G. Hardy)已經将此等殉难者供給他們。要經過三人的处决,刻黎(Kelly)和第息(Deasy)的解放才成为英雄的事業,而这样的事業現在是会被爱尔兰、英格兰和美国的每一个爱尔兰兒童当作搖籃歌唱的。爱尔兰的妇女正和波兰妇女一样,会好好顧到这一点的。

在一个文明国家,有人因类似的事件而被处决,就我所知的唯

一的一次，是哈拍渡口的約翰·布朗的例子。飞尼党人不能期望有一个更好的先例。然就是南方人也有一种礼貌，把約翰·布朗当作叛徒看待；可是这里却想尽方法，把一种政治的行刺轉变为一种卑鄙的犯罪。

路易·拿破侖在部罗涅站在他的流氓派的領袖地位，公然槍斃守护的軍官。他所做的，是阿倫应当做而未曾做的。英国政府因此絞杀阿倫，但英女王却吻路易·拿破侖的面孔，而英国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并舐他的屁股。

后面这件事应当登在报上。

你的弗·恩·

一〇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那封有关你的事情的你所应允的信，我没有收到。

当錫柏尔的論文（就是我給他的論文）一經刊出，梅斯納提議由批評中摘要，重新登广告，——这正是我要向你說的。从“未来”上所作的摘要很好，但此外有些还更好，他应当将整个东西寄給你，由你斟酌作出一种广告。你要是不願意，他可以寄給我，我願意干的。第一种广告恰恰占着当时我的小册子那样的地位，而且沒有一句解釋的話，这使我十分惊异。

如果事情不馬上改变，我必須写信給梅[斯納]——自然要得到你的同意——并由我写論文給他所指定的报纸。这不致使你受窘的。

我正好在邮局关门之前，还能将梅斯納道歉的理由报告錫柏尔。此等理由是有力的，錫[柏尔]当时的病情严重，在渾涅夫时才

好了一些。

我星期日的信連同寄还的信，你当已收到。鞣革匠的書奉还，他是个完全自修的人，但不妨碍其他民族也产生一个这样的鞣革匠。雅各·柏姆(Jakob Böhme)时期的哲学，还是純粹皮匠的，当这种哲学取得鞣革匠的形态时，便有了一种进步。

膿疮怎样了？我不喜欢这种情况，希望拉法格替你割掉。現在必須使这种病告一个結束。

波克[海姆]已經將錢付給你嗎？我虽是保人，他并没有来信。

你的弗·恩·

一〇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恩格斯：

講到我的私事(星期六我就要写信告訴你的，但当天和以后几天都办不到，为着飞尼党人的事，各方面的人都要和我商談，总之，我的時間是被充公了)，波克海姆君——我虽具有最大的善意，也确切相信——是要在这整个月內使我陷入最大的困难中。你从他昨天的信上可以看出又从新延迟到無窮無尽的期限中去了。这事件中最坏的一点是，他曾确切允許于本月十日(在最坏的場合)将全部数目付清。我对債权者們是以此为根据安排好了的。然他回来后，真正付出的是五鎊。因此你可懂得我是陷在何等困苦中。我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坏，几乎談不到工作了。此外，我每天都看到向法院起訴的事就在眼前，我們不复知道每天当怎样过去。

关于梅斯納的事，我的意思是，在他的广告上讓他自然發展，因为其他一切都造成新的迁延。退姆告訴波克海姆說，梅斯納要求一切書商将至今沒有卖出的書本退还他(或他在萊比錫的代理

人)。我从約克也知道工人联合会的書商此刻很难从梅斯納得到此書。这不过对我証明：一、梅斯納手中的存書很少，二、他要知道不在他手中的存書真正卖去了多少，三、要强迫他的營業“同行們”尽可能地多注意自己的賬目。我将写信前去，他对于选定的报纸或定期刊物(但他必須指名給我)如果需要报告或批評，可以从像你一样的朋友們处获得的。他当写信告我。

昆特詹 (Contzen)〔1〕博士是萊比錫的政治經濟学講師，为罗雪尔的信徒和学生，李卜克內西的朋友，經過后者向我要求此書，允为作詳細的評論。你看，这經過梅斯納，就已經弄妥了。这样和昆特詹的开端是好的。

李卜克內西已将他的小册子五十本(我今天寄一本給你)寄給我，在此地出卖，每本三辨士。雷士納要看一看在工人联合会能怎样进行。

李卜克[內西]将自己在柏林工人联合会关于“社会問題”的迁延不决所作的摘要附印出来，一定引起庫格曼的非难。李卜克內西既要求你做他的将要出版的小报的撰稿人，你对于政治上的反对派怎样和社会的鼓动結合起来，尽可私自向他作些暗示。

附上李卜克內西和庫格曼的信。

祝好。

你的卡·馬·

我应当收到的瑟勒麦君的化学怎么样了？

〔1〕 原信作 Kontze。

一〇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倫敦，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我看出沒有將波克海姆的兩信附寄給你。但這也沒有必要。昨天我和他作過他所願意的“磋商”。他回到(兩個月前,我向他提出這一着)向“亞特拉斯”(Atlas)人壽保險公司借債上去,這個公司的秘書是他的朋友。我昨天在他那里填寫了表格。你在表格上只作為備諮詢的人。一百五十鎊(波克海姆要從中取去四十五鎊)於九月一日償還。

我不再相信波[克海姆]的行動有什麼結果。但他的善意,我是不懷疑的。

你收到他的寶貝嗎?(到現在為止,是法文的和德文的。)

附上希利重要的信。你必須回信把它寄還;同時陳述你的意見。無論如何,我不允許摩西從我的工作中取得“利潤”,而我卻不能得到一點東西。

我對於飛尼主義必須講點外交。我不能完全緘默,但也不願這些傢伙綜合我的書的批評,把我作為一個政客。

我將屬於波克海姆的根次(Gentz——他因關於俄羅斯的論文而成為重要的)的信寄給你,他並不知道。但你一看完,馬上寄還給我。

我現在生了很多的瘡,我卻歡迎。它壓倒了膿瘡的病症。

祝好。

你的摩洛

問候朋斯夫人。燕妮自曼徹斯特的處決以來,便穿黑衣服,並用一根綠帶佩着她的波蘭的十字架。

一〇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摩爾,

为着救眼前之急，特附上鈔票三張，計三十鎊，从10,0/U 56068到70，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一月九日。波克[海姆]的信沒有附入。我也接到庫格曼的一封信，特附上，請寄还，因我要回信。

李卜克[內西]的小冊子最好是沒有刊印出來。他的演說詞刊在“科[倫]報”上比這樣干要好些，而結論的確指出他偏執的精神錯亂達到怎樣的程度。我固然用書信告訴了他一些，但他現在又創辦一個小報，那還須向他說老實話；我們要是讓自己和奧地利人、南德意志的聯邦主義者、極端擁護教皇者及廢去的君主混在一起，那俾斯麥沒有比這更稱心如意的。我每天都在等候他的信，對於這一點以後也要寫信告訴他的。

你的健康情形怎樣？

你的弗·恩·

明天再詳。

庫格曼信中所說的英國人是穆爾，他的德文學得很好，現拚命在讀“資本論”。瑟勒麥的書還老沒有出版！！

一〇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三十鎊至為感謝。

庫格曼的信奉还。必須注意，他在熱情之中不要干傻事。如對米刻爾的例子就是。

關於“歐洲聯邦報”——有人從日內瓦要求我寫稿——那是完全無聊的。格龍君大約是編輯人。這事本身就是一種失敗。

祝好。

你的卡·馬·

不管怎样寒冷和困恼，我打算到荒野等处跑几天。

一〇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曼徹斯特，南門七号，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摩尔：

希利的信奉还。天啊，老摩西又来撒尿了！幸而你已經给了他保証，当他主張資本是积累的劳动时，他是对的！

我对于这个忠实的人要作一种小小的保留。他的确会落入圈套，你知道，我們如沒有完全确切掌握他，怎能就信任他。据我的意見，你可以暂时允許他从其中摘要登在“法兰西报告”上，看他打算怎样討論这东西。这他自然是答应的，因此我們又有几分証明他为懊悔的罪人了。于是你可以談及全書的翻譯，这是他已放在心目中的；你时常保留你的修改权；就情况講，馬上会找到一个出版人。至于希[利]所說的列可侶，我觉得重要，因为这个人懂德文的。

关于飞尼党的事，你完全是对的。我們不可忘記英国人的秽行，这些私派的領導人大半是驢子，有一部分是剝削者，我們絕不能对每种共同陰謀所發生的愚行負什么責任。但此等愚行一定会出現的。

穿黑色喪服和綠色衣服的人也在我的家里占优势，这我几乎用不着对你說的。英国报纸的行为又極卑鄙。拉欽(Larkin)已經失勢，其他人等表現完全蒼白和迷惘。在那里的天主教神父們宣布这是謊言。拉欽在經過一种崎嶇时失足了，所有三人都極勇敢。索尔福德的天主教主教很抱怨阿倫不願对这件事反悔；他沒有什么可后悔的，他倘若是自由的話，还要重干一次。此外，天主教的神父們很驕橫，一切教堂在星期日由宣教台上宣布这三个人是被暗杀了。

我昨天的信連同三十鎊，你当已收到。講到人寿保險公司的

事，假定波克海姆有原本在手，只給那个秘書一个副本——如这样可使事情进行順利——那我願意担保所說的数目。

我覺得癩疮也是从前病症的危机。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

李卜克內西現在既有一种小报，又要我們負責，那他在他的德意志政策上不做蠢事，是十分重要的。我在焦急地等待他的信。

附带地說！“国[际]評論”从一月一日起，将和普魯慈的一种定期刊物合并，繼續出版。这会使我們的計劃全部落空。同喜尔柏格来着手干这件事，你以为怎样？人們必須机警些。

你的弗·恩·

一〇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倫敦，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关于摩西的事，我将确切依照你的办法。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用这个人，同时要防止他對我們有濫用的事。講到喜尔柏格，如能牢牢握住这种至今對我們公开的唯一評論，那在事实上是好的，但怎样干呢？我还不清楚。今早收到瑟勒麦的書一本，特此向他致謝。

你如看报，就会知道，一、国际委员会为了飞尼党人向哈第送出备忘录，二、关于飞尼主义的討論（一星期前的星期二）是公开的，“泰晤士”对此作了报道。都柏林的报纸如“爱尔兰人”“民族”也有报道員在場。我到得很迟（約两星期来，我患热病，直到最近两天才好），在事实上沒有打算說話，第一由于我的身体不好，第二由于局势的混乱。然主席衛斯吞强迫我，我提議改期，因此責成我上星期二演講。然在实际上，我沒有一篇演講詞，只准备了当时演講詞中的几点。同时，爱尔兰的报道員沒有来，等待他們已經是九

点鐘了，而給我們開會的地方只到十点半为止。福克思因我的策动，准备了一长篇演講詞（他因委員會中的爭吵，除了送来委員會委員的辭職書并粗暴地攻击楊恩外，已有两星期不見他的踪迹）。開会后，我宣布，因時間延迟了，我讓福克思說話。經過这个时期中曼徹斯特的处决，我們的主题“飞尼主义”和目前的激昂与憤怒結合起来，实际上会强迫我（不是空洞的福克思）不作曾經拟定的对情况和运动本質的分析，而放一个革命的大炮。所以爱尔兰报道員的不来以及因此延迟开会，对我大有好处。我不喜欢和罗伯茲、司蒂芬司等混在一起。

福克思的演說不錯，一因是一个英国人講的，二因只談到政治的和国际的方面。但他恰恰因此只涉及表面。他所提出的議案是沒有意思、沒有內容的。我反对它，把它退回常务委員會。

英国人还不知道的事情是自一八四六年以来，英国在爱尔兰統治的經濟內容以及政治目的，轉入一个完全新的阶段，正因为这样，飞尼主义的特征便具有社会主义的傾向（是在消極的意义上，为对抗土地的占有而發）和各下層階級的运动。伊利莎白或克倫威尔的暴行是要用英国殖民者（在羅馬的意义上）去排挤爱尔兰人，而現在的制度是要用羊、猪和牛去排挤爱尔兰人，将这两件事混为一談，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的！一八〇一至一八四六年的制度（当时驅逐农民只是例外的，大都發生在土地特别适合于牧畜的林斯德——Leinster）及其苛刻的租金和經紀人，是在一八四六年崩潰的。取消谷物稅有一部分是由于爱尔兰飢荒的結果，無論如何，是由这种飢荒促成的，剝夺了爱尔兰在正常的时期供給英格兰谷物的壟断权。羊毛和肉变成口号，因此要把耕地变成牧場。从那个时候起，即有系統地合并农場。負債地产条例使从前一批富裕的經紀人变成地主，遂使这种进程加速了。扫清爱尔兰的土地現在是英国在爱尔兰統治的唯一意向。英国在倫敦的愚蠢的政府自然

不知道一八四六年以来这种巨大的变迁。但爱尔兰人是知道的。从美赫(Meagher)的宣言(一八四八年)到痕涅息(拖雷党人和烏尔卡特派)的竞选文件(一八六六年),爱尔兰人都以最显明和最有力的方法,宣布他們对此事的觉悟。

現在要問,我們当怎样忠告英国的工人?依我的意見,他們必須以取消联合(总之,一七八三年的事只是民主化,并适合当时的情况)为他們斗争綱領中的一条。这是爱尔兰的解放唯一合法的、因此也是唯一可能的形态,可以列入一个英国政党的党綱中。在这两个国家間單純的私人联合是否可繼續存在,以后必定由經驗表明出来。此事如果及时出現,我有一半是相信的。

爱尔兰人所需要的是:

一、自治和脫离英国而独立。

二、农業革命。英格兰人即具有最大的善意,也不能替他們干这一着,但能予以合法的方法,使他們自行去干。

三、对付英格兰的保护稅。从一七八三年到一八〇一年,爱尔兰的一切工業部門都是兴盛的。这种联合取消了爱尔兰議會曾經建立的保护稅,破坏了爱尔兰的一切工業生活。那一点点的麻布工業决不能加以补偿。一八〇一年的联合对爱尔兰的工業所發生的影响,恰和在安那(Anna)、佐治第二(George II)等統治下的英国国会方面压倒爱尔兰羊毛工業等的措施是一样的。当爱尔兰人一經独立,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样,必要会使他們变成保护稅論者。我在中央委员会(下星期二,这一次幸而沒有报道員出席)提出我的意見之前,你如把你的意見写点来,十分欢迎。

祝好。

你的卡·馬·

摩西既是希尔士^①的一个表兄弟,那他自己长出一对角,我并不奇怪。他具有这对角,十分驕傲。

一〇八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四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四日。

亲爱的摩尔：

保荐書我已經給貸款协会，我說，根据可信的报告，我确信馬[克思]先生于借款到期时，是能够偿还的。

波克[海姆]各信奉还。我希望这事件进行順利。

庫格曼和李卜克內西的信，明天或后天寄給你。两人都有将各种东西送登各小报的希望，今天和明晚，我将动手写。

关于梅斯納的广告，用不着催促过急。这东西可在新年后登报，否則适逢聖誕节書籍的广告潮，会遭复沒的。

你的弗·恩·

一〇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庫格曼(連同附件)、李卜克內西和錫柏尔的信以及劳、喜尔得布藍(Hildebrandt)和舒尔慈-德里支的三張收据。庫格曼的信連同附件、又錫柏尔的信，請立即寄还，給錫柏尔的邮件星期一晚發出，我也要給庫格曼写信。你觉得許华奔的小报怎样？庫格曼似乎的确在运用絕望的手段。

我已写了一封詳細的信給李卜克內西，要求他不仅应当攻击普魯士人，也当攻击他們的敌人，即奧地利人、联邦主义者、拥护归尔甫皇室的人(Welfen)和其他小国的人。这个人，如我猜想的，具

① 希尔士(Hirsch)在德文中是人名，又是普通名詞，意为牡鹿。下句他长出一对角指他的妻有外遇。——譯者

有純南德意志的偏狹。他和倍倍爾曾在對維也納市區參事會的一封**封建白書**中簽名，祝賀奧地利——和受奴役的北方對照——為南方一個新興的自由國家！他在國會作一些不確定的演說，很好，不過辦一種小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們要我們負責任，而我們却不能讓自己和奧地利人、聯邦主義者及擁護歸爾甫皇室的人混淆起來。為着停止社會鼓動的愚行，我也寫了信給他。

我今晚把阿得雷德·馬克多那爾(Adelaide Macdonald)的訴訟送給燕妮，她曾用手槍對警察放一槍。她對阿倫的關係不明了。阿倫和另一個小姑娘戀愛，據說於“強姦”後，在星期一結了婚。

急忙中。

你的弗·恩·

借債的事弄好了罷？

今天詢問人壽保險的事。

一〇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昨天到貸款協會去檢查身體。這不是一種單純的形式，因為我倘若在九月前死去，這個會即收不回分文。我怕必須脫光衣服（一個和我在場的英國人却遭遇這種命運）。第一，我不喜歡這種注視，第二，除無數癬瘡外，離生殖器不遠的左臀上還老是有一顆膿瘡。幸而我的胸腔使那個傢伙感覺滿意，他不要再檢查了。我於星期一十二點鐘接到錢。

錫柏爾的信你忘記附在信中。庫格曼的信連同附件奉還。此外是他給我的一封信和附件。布耳革斯的渣滓放在文書中。杜塞爾多夫的工人們對這隻驢子的回憶是對的：一、他當拉薩爾在時宣

言“願依照情况行动”，二、“失去对阶级斗争的幻想”，三、在舒尔慈-德里支的学說中已經找到一切过去和将来社会之謎的解决。

关于許华奔的小报的事，当有一种有趣的突击，去欺騙伏格特的朋友許华奔梅耶 (Schwabemayer)。这事件简单地实现如下。最初的开端是，人們也可以从書的傾向着想，这使“德意志的精神”具有光荣，而且也因这是由一个不在普魯士的出亡的普魯士人写的。普魯士早已不是一个使任何种科学的創造、特别是政治、历史或社会科目的創造成为可能或出現的国家。这个国家現在代表俄罗斯的精神，并不代表德意志的精神。現在就这部書的本身講，人們必須分作兩項，即作者所給予的积极的發揮（第二个形容詞是“結实的”）和他所作出的傾向的結論。实在的經濟状况既是在一种唯物論的（“梅耶”为着伏格特的緣故，喜欢用这种字眼）方法中嶄新地討論起来，所以这些發展使科学直接丰富起来了。例如，一、貨幣的發展，二、如协作、分工、机器制度和相应的社会联合及状况是“自發地”發展了。

講到作者的傾向，人們必須再加以分別。当他指出，从經濟上看来，現在的社会是在孕育一种較高的新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方面表現达尔文在自然史上曾經指出的同一逐漸的革命进程。“进步”的自由主义学說（这是純粹的梅耶）包含这一点，而作者的功績是：在現代經濟状况發生可怕的直接結果之处，他指出一种隱藏着的进步。作者由他这种批評的理解同时——也許是逆着意志的！——使一切專門的社会主义、即一切烏托邦主义告終了。

在相反的方面，作者主觀的傾向——他也許因他的党的地位和过去受到限制，对此負有义务——这就是說，他自己或別人了解現今运动、現今社会进程的終極目的的方法，和他的真正的發揮絕沒有关系。如地位許可，詳細研究一下，也許可以指出他的“客觀的”發揮反駁了他自己“主觀的”怪想。

拉薩尔君曾大罵資本家并諂諛普魯士的容克,反之,馬[克思]君則指出資本主义生产历史的“必然性”,并鞭撻单纯消費的土地容克。他对他的不忠实的学生拉薩尔关于俾斯麦志在导入一种經濟的千年王国的意見,是怎样地不贊成,他不仅从前在他的抗議中反对“君王普魯士的社会主义”,并且又在第七六二和七六三頁中公然宣布出来,他說,現在法兰西和普魯士占优势的制度如不及时加以糾正,那就会对于俄罗斯用皮鞭統治欧洲大陆的政制作一种掩护。

据我的意見,这就是欺騙許华奔梅耶(他也曾刊登我的序言)的方法,那个猪仔小报虽小,却是德国一切联邦主义者的通俗的指導者,即在外国也有讀者。

講到李卜克內西,他对于願意登載的許多地方小报竟不能自动地送些簡短的报告去,在事实上是一种耻辱,这并不需要和本性相違反的一种研究。施維澤尔〔1〕君及其同志的了解便要好些,这你可从附上的“社[会]民[主党人]”上看出来。(这是庫格[曼]寄給我的。)我昨天已将一种对比的东西寄給“未来”的威斯(这只是我們的私話),一方面是何夫斯特騰(Hofstetten)愈改愈坏的剽窃,另一方面是我書中原文的章节。同时,我写信給他說,这不用我的名义,必須作为出自“未来”(如不可行的話,或作为“未来”的一个柏林讀者写的),把它刊布出来。威斯如接受这一点(我相信是如此),那不仅柏林的工人們因引証他們直接發生兴趣的章节而注意此書,并且也打开一种極有益的爭論,兼使施維澤尔不睬此書而剽窃它的內容的計劃,归于失敗。这些家伙很可笑,他們是怎样相信拉薩尔的計劃可以繼續下去。何夫斯特騰和公民盖布(Geib)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大会中共同販卖我关于“劳动日”的章节,还有比这种方式的思想更簡單的嗎?

祝好。

你的卡·馬·

問候朋斯夫人。瑟勒麦的綱要使我非常欢喜。

(1) 原信作 Schweizer。

一〇八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忘記將“社会民主党人”寄給你，我看太迟了。特把它补上，并
附入“报告”一期，因为上面有美国將軍克卢塞勒特(Cluseret)关于
門他那(Mentana)和加里波的文章，你会对这一期發生兴趣的。
“报告”一束，你必須寄还。我需要这种东西，这是我获得有系統的
交易所报告的唯一刊物。

祝好。

你的摩尔

一〇八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摩尔：

自上星期日以来，牙痛、流行性感冒、喉痛、热病和其他各种各
样的不愉快事在我的身上作大演出，从今晨起，我才恢复工作能
力，今晚将依照你的处方，从事于捕捉梅耶許华奔的工作，这种处
方除一些过分的彻底性会使作品加长三倍外，是很适当的。

布耳革斯被擱置起来。命运的諷刺是要使庫[格曼]送給他的
論文的导言必定在他这个杜塞尔多夫落选的国会候选人的背上大
大地燃燒起来。我在文中完全質朴地說及一种事实，即社会民主党
在国会中既有代表，人們不可再以沉默的态度去对待它，而且这些

先生們一定会把这部書作为他們的“聖經”。庫[格曼]以通常的机敏，将这东西寄給亨利希^①。因此有那么些眼泪！我把这件事全忘了，直到亨利希有令人感动的写作，完全严肃地看待这一切，才引起我的記憶。

給“未来”的东西很好。如登出，請写信告我，我如不損失最多的時間，即不能在席勒院每日看到“未来”。

庫格[曼]一天一天变得天真了。步协——为什么不馬上写信給俾斯麦？他在十二月三日給你的信中所說梅斯納附寄給我的一封信的事，我不懂，或已忘記了。

附上一、庫格曼給你的两信。

二、庫格曼給我的一封信和斯圖姆夫給他的一封信。

三、錫柏尔的信。

邮件要停收了。竭誠問候夫人、小姐們和拉法格。

你的弗·恩·

一〇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在克勒星衛尔（Clerkenwell）最近的这一次飞尼党人的英雄事業是一大愚行。倫敦的群众曾对爱尔兰表示許多同情，却因此被激怒，投入政府党的怀抱中。人們不能期望倫敦的無产者为着尊重飞尼党的使者，讓自己毀灭。总之，一种不幸籠罩在这样秘密的、富于戏剧性的陰謀方式上。

我已于星期一收到錢，并付还波克海姆的四十五鎊和一鎊一

^① 布耳革斯。——譯者

先令的查問費。

在倫敦結婚最适当的戶籍登記局，是在民法博士會館 (Doctors' Commons)⁽¹⁾ 或什么地方，你能費心替我到琼斯处問一下嗎？四月初，劳拉要結婚。此事不在教堂举行，原来是打算在巴黎結婚。但太远了。我在那里必須亲自出来，当这种場合，容易为警察所知道。在另一方面，如在倫敦举行民法上的結婚，我妻要尽可能地保持秘密，因为她不願引起英国熟人中的胡說八道。拉法格父母的同意，这是怎样的一种手續，也請問一問琼斯。此項同意是否必須事先由代表(大約是英国的?) 在巴黎签名？我知道这种仪式在英国并非必要。但却不可免除，因为这种婚姻即依照法国的法律，也是有效的。故在这一方面的仪式不可疏忽。

在英国的証人手續如何？

“未来”还没有什么。坏处在此等报的篇幅少，特别当这个时期，各栏充滿了議会的政治閑談。

我們的朋友斯圖姆夫的头脑显然是十分紛乱的。

錫柏尔的信奉还。他对朗格有誤会。他必須“購買”此書，而且的确早已买好了。

对亨利希的混淆，在事实上是很有趣的。

祝好。

你的卡·摩尔

(1) 倫敦結婚和离婚事件的法院办事处。

一〇八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亲爱的摩尔：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信，他的头脑也是十分紊乱的。尤其是关

于奥地利的事件。因为奥地利站在它的一七八九年的前夕，李[卜克内西]因此赞扬它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还没有回他的信，你将他的信寄还，我即去信。

给库格曼寄去：一、给许华奔梅耶的论文，二、给工商业报的论文。对锡柏尔寄去给曼海谟报的论文。以后给许华奔的论文接着会发出的。

作品已登在“未来”上。我现从席勒院买到此报，作为旧报纸，因此可以经常地看到它。

急忙中。

你的弗·恩·

结婚的事十分简单。此事是在行政区登记官前举行，他于两星期前在他的办公室中张贴结婚的预告。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证人是必要的。你从这个部门能接到任何详细说明。在英国不再需要别的东西，至于在法国怎样生效的问题，琼斯也不能告诉你，老拉[法格]必须去问他的波尔多的律师。此外，我将查一查民法典。

谷谟拍特也是这样结婚的。你的夫人可对庸俗的邻人说，所以选择这条路，是因劳拉信基督教，而保罗则信天主教。

一〇八七 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伦敦，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亲爱的弗利德里赫：

威廉^①的信奉还。你在回信时必须小心些。处境是困难的。要完全正确地行动，那必须有更多的批评的能力和辩证法的灵活，这不是我们的威廉所具有的。我们只能使他不致发生大的错误。

① 李卜克内西。——译者

此外，仇視普魯士人是一種激昂的表示，他的熱情和目的的專一正是受了這一點之賜。他已經正確探出，真正的資產階級構成“國民自由主義派”的核心，這給他一種機會，對他的政治上的仇恨給予更高的經濟上的靈感。憤怒造成詩人，而且也使我們的小威廉靈敏至某種程度。

你如寫英文的話，“愛爾蘭人”此地的通訊員願意給書評一長欄（但愛爾蘭在此必須扮演一個真正的角色），作為從自己出發，以通訊的形態，登在都柏林的該報上。我將該報幾份寄給你，你會看出要怎樣辦的。

“未來”對於排印的錯誤是有天才的，此等錯誤更使人驚異，因為威斯博士本來有原文在手中。

我的左臀部的一顆膿瘡雖然小，但是無限地討厭。

他如沒有臀部，

這貴人怎樣坐呢？

我昨天在我們德意志的工人聯合會上（但還有其他三個德意志的工人聯合會的代表參加，共有百人左右），關於愛爾蘭作了一點半鐘的演講，現在“站”對我是最容易的姿勢。

祝好。

你的卡·馬·

一〇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親愛的摩爾：

與小威廉通訊，自然要小心。如我從前對你說的，狹小的、片面的目的專一是他的幸運和他在國會中發生影響的秘密。可惜這只有一次，演說詞的刊布——除庫格曼的信外——表現已經走得太

远了。現在又加上一种小报，使飄空的話变成了白紙黑字，并归咎于我們——此后有关稅同盟，如不予小威廉一点指示，的确要使我們受窘。在他犯錯誤的非常的才能中，过去有大錯，而且現在也是如此。我們固然只能防护他犯最大的錯誤，不过他的維也納的演說以及和联邦主义者——这就是說，格龙!!——的友誼，已經算是大得可以了。因此，我只能給他两个主要的观点：一、对一八六六年的事件和結果所持的态度不应是单纯消極的，即倒退的，而应是批評的（这对他簡直有些困难），二、对俾斯麦的仇敌和对俾斯麦本人一样，都应加以攻击，因为这些人同样是沒有价值的。你看他和格龙及其同志們已經处于怎样美滿的境地，我們或我們的人如果和这一群人結成同盟，这是俾斯麦一种美丽的胜利！我們現在必須靜待变化怎样。

克勒星衛尔的愚行显然是一些特別狂热者的工作；达到这样的愚行，正是一切共同陰謀的厄运，因为“必定干了什么，才發生什么”。在美国这种爆炸和燃燒的行業也是特別大大夸張的，于是有单个的驢子出来，造成这样無聊的事件。此外，这些吃人的人大都是最怯懦的人，像从前提起的阿倫似乎已經是因告發同党而免罪的共犯者。在解放爱尔兰的理想中，竟放火焚燒倫敦一个裁縫店！

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殘廢者”）的威胁是法、奧同盟不能造成欧洲的和平，因为它沒有解决德意志、意大利和东方的問題，你看到这东西嗎？完全漂亮的。俾[斯麦]和噶查哥夫現在似乎显然要取攻势了。

你的朋友立具是对被罢免者的幽灵牺牲了——他的免职是国民自由派对給归尔甫人和拿騷人的二千五百万放弃反对的代价。

多多問候夫人和小姐們。

你的弗·恩·

人名索引

二 画

丁鐸尔 (Tyndall—1820—1893)——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第 249、270、285、344 頁。

三 画

大衛斯, 哲斐孙 (Davis, Jefferson—1808—1889)——美国国务活动家, 联邦同盟派的总統。——第 39、124、125、219 頁。

小韦柏 (Weber, jun.)——在倫敦的德国工人。——第 302 頁。

飞給 (Figuier)——第 236 頁。

凡哈根 (Varnhagen von Ense)——第 53 頁。

士外革特 (Schweigert)——奥地利上尉, 在加里波的和吕斯托夫部下服役, 为国民协会成員。——第 90 頁。

士来登 (Schleiden—1804—1881)——德国植物学家。——第 209、212、235 頁。

士罗塞 (Schlosser—1776—1861)——德国历史学家。——第 18、235 頁。

士馬尔豪森 (Schmalhausen, Sophie—1816—死于 1883 年后)——馬克思的长姊; 她的丈夫約死于一八六三年。——第 283 頁。

士馬尔豪森 (Schmalhausen)——馬克思的外甥女, 前者的女兒。——第 283 頁。

士勒得 (Schröder, E.)——第 65 頁。

四 画

丰坦那 (Fontana)——意大利人, 生于瑞士, 工人, 一八六四——一八六五年为总委员会成員。——第 225—227、280、283、297 頁。

韦尔特, 乔治 (Weerth, Georg—1822—1856)——德国政治抒情詩人, “新萊茵报”編輯部的成員,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第 143 頁。

韦柏 (Weber, Wilhelm)——普法尔次的鐘表匠; 在倫敦的亡命者。——第 27、34、36、190 頁。

丹德里立 (Dundreary)——湯姆·泰勒的喜剧“我們美国的表兄弟”中的人物之一。——第 179 頁。

匹拉第茲 (Pylades)——奥勒斯提的朋友, 分享了他的一切不幸。——第 188 頁。

匹阿, 菲力克斯 (Pyat, Felix—1810—1889)——法国文学家, 政治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 巴黎公社社員。——第 512 頁。

厄力孙 (Ellison)——見嘿伍德和厄力孙。

厄卡特 (Eckardt—1827—1871)——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亡命于瑞士, 六十年代在曼亥姆做教授, 南方急

进派的首領，“德文周刊”杂志的編者。
——第 338、339 頁。

厄尔綽 (Elcho)——第 400 頁。

厄門，夫藍次 (Ermen, Franz) ——第 316 頁。

厄門，高特弗里德 (Ermen, Gottfried)
——“厄門和恩格斯公司”的股東。——
第 91、114、137、210、211、213、214、
333、386、439、440、446、492、500 頁。

厄門和恩格斯公司 (Ermen & Engels,
Firma)——第 114 頁。

厄息施，卡密拉 (Essig, Camilla)——
見阿辛，罗得密拉。

厄格利 (Egli—生于 1825 年)——瑞士
地理学家，苏黎世大学教授。——第
236、332、333 頁。

厄曼紐伊尔 (Emanuel)——見維克多·
厄曼紐伊尔。

內斯密司 (Nasmyth, James—1808—
1890)——英国工程师。——第 112 頁。

开尔 (Keil—1816—1878)——萊比錫的
書商，出版者及作家。——第 72 頁。

天狼星 (Lupus)——見华尔夫，威廉。

夫里部耳 (Fribourg)——雕刻工人，第
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員。——第 265、
279、291、293、344、408 頁。

夫勒李治 (Frerich [Arzt] —1819—
1885)——柏林的医学教授。——第 23
頁。

夫勒策尔 (Frenzel—生于 1816 年)——
普魯士邦議会代表，进步党黨員。——
第 416 頁。

夫朗曼海姆 (Frankenheim)——第 236
頁。

夫韜塔格 (Freitag—1816—1895)——
有名的德国小說家及剧作家。——第
25、236 頁。

夫雷德 (Floyd—1805—1863) ——律
师，一八五一年为味吉尼亚州州长，一
八五六年为北美合众国陆軍部长；在

內战时离职投南方。——第 40、125 頁。

孔德 (Comte—1798—1857) ——法国
哲学家，实証主义学派的首腦。——第
392、393 頁。

巴士特 (Pasteur—1822—1895)——現
代医学的奠基人。——第 385 頁。

巴尔札克 (Balzac—1799—1850)——法
国作家。——第 427 頁。

巴当給 (Badinguet) ——見拿破侖第
三。

巴多尔夫 (Bardolph) ——莎士比亚的
“亨利第四”和“亨利第五”中的人物。
——第 323 頁。

巴克尔 (Buckle—1822—1862) ——英
国史学家。——第 88 頁。

巴拉塞尔士 (Paracelsus—1493—1541)
——医生和化学家，自然科学家。——
第 176 頁。

巴洛，鄂狄郎 (Barrot, Odilon—1791—
1873)——法国政治家，一八四九年为
司法部长。——第 18 頁。

巴枯宁 (Bakunin—1814—1876)——有
名的俄国無政府主义者。——第 53、
62、145、175、177、227—228、298、302、
476、487 頁。

巴涅第 (Barnedi) ——英国股份公司。
——第 461 頁。

巴退斯 (Barthès—1788—1868)——法
国学者，原始人类文化的研究者。——
第 159 頁。

巴聶特 (Barnett) ——倫敦的銀行家。
——第 383、386 頁。

文特 (Winter, Leopold)——普魯士警
察官，后来为但澤市長。——第 38 頁。

比勒 (Bille—1828—1898)——丹麦新聞
記者和社会活动家，他自己所創办的
“日报”杂志的編者。——第 213、220
頁。

毛汉 (Maughan)——欧文主义者。——
第 502 頁。

毛斯提尔 (Moustier, Lionell—1817—1869)——法国大使,一八五三年駐柏林,一八五九年起駐維也納,一八六一年起駐君士坦丁堡,一八六六年起为外交部长。——第 505 頁。

牛頓 (Newton—1642—1727)——有名的英国数学家及物理学家。——第 329 頁。

五 画

以錫多 (Isidor)——見拉薩尔。

卡尔 (Karl)——見錫柏尔,卡尔。

卡尔·腓特烈 [亲王] (Karl-Friedrich [Prinz]—1801—1883)——普魯士亲王,軍需长。——第 19 頁。

卡尔丹 (Cardanus—1501—1576)——意大利数学家, 医生及哲学家——第 140 頁。

卡卡杜 (Kakadon)——見馬克思, 勞拉。

卡那賈伯爵 (Carnarvon, Earl of)——第 502 頁。

卡拉杰奇, 服克·史梯芬諾威慈 (Karadzič, Wuk. Stefanowitsch)——第 159 頁。

卡拍尔 (Kappell)——倫敦的德国路德派教会的牧师。——第 233 頁。

卡拍尔-克拉孙曼 (Kappel-Klassenmann)——見克拉孙-卡拍尔曼。

卡盆特 (Carpenter—1825—1892)——医生,許多关于生理学的著作的作者。——第 209 頁。

卡勒尔 (Carrère)——数学、物理和化学教授。——第 403 頁。

卡替来那 (Catilina—紀元前 108—62)——紀元前六三年組織民主派的密謀反对羅馬土地占有者的首領。——第 330 頁。

卡普 (Kapp, Friedrich—1824—1884)——政治活动家及史学家,一八四八

——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参加者,曾亡命于布魯塞爾,后去巴黎,一八五〇年起亡命于美国;一八六二年在德国住了几个月;一八七〇年亡命归来,一八七二年为帝国議會議員,民族自由派,后来屬于德国自由主义党。——第 116 頁。

卡維涅克 (Cavaignac—1802—1857)——法国將軍,曾鎮压一八四八年巴黎的六月起义。——第 483 頁。

兰克 (Ranke—1795—1886)——德国史学家,一八三一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第 218 頁。

加里多 (Garrido)——第 236 頁。

加里波的 (Garibaldi—1807—1882)——有名的意大利政治活动家,統一时代的英雄。——第 18、31、47、56、95、116、190—192、225、310、383、393、440、475、487、503、526 頁。

古斯里 (Guthrie—1792—1869)——美国国务活动家,在皮尔司(拥护奴隶制度者)任下任財政部秘書。——第 42 頁。

司乃得第二,卡尔 (Schneider II, Karl)——科倫的律師,科倫共产党人的辯护人。——第 26 頁。

司各脫 (Scott, Walter—1771—1832)——英国浪漫主义派小說家。——第 355 頁。

司各脫 (Scott, Wilfield—1786—1866)——美国將軍。——第 29、37 頁。

司旺 (Schwann—1810—1882)——德国生理学家。——第 209 頁。

司旺伯克 (Schwanbeck—死于 1861 年)——第 2 頁。

司蒂芬司 (Stephens, James—1825—1901)——爱尔兰革命活动家(飞尼党人)。——第 420 頁。

包麦 (Baumer)——第 377—378 頁。

卢古魯斯 (Lucullus)——羅馬統帥, 罗

- 馬共和国的執政官。——第 18 頁。
- 卢柏慈 (Le Lubez)——住在倫敦的法國人，音樂教師和法語教師，第一國際總委員會的法國通訊秘書；一八六六年被開除出國際。——第 225—227、240、247、255、279、286、292、297、306、309、344、345、347、360、361、408 頁。
- 扑特，佐治 (Potter, George—1832—1893)——工聯主義者，“蜂房”報社長。——第 227、241、306、308、317、319、363、368、479 頁。
- 扑特，約翰 (Potter, John)——第 151 頁。
- 布卡南 (Buchanan—1791—1868)——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一年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第 31、40 頁。
- 布蘭克 (Blank—1821—1892)——恩格斯的朋友。——第 419 頁。
- 布蘭克 (Blank, Karl Emil—1817—1893)——恩格斯的內弟，商人。——第 258、259 頁。
- 布蘭尼茨基 (Branitzki, Graf)——在巴黎的波蘭亡命者，一八六三年波蘭起義的參加者。——第 152 頁。
- 布蘭星堡 (Blankenburg—1815—1888)——俾斯麥的朋友，普魯士邦議會議員。——第 25 頁。
- 布立澤茲博士 (Bridges, Dr.)——“共和”的撰稿者。——第 385 頁。
- 布瓦歧爾培爾 (Boisguillebert—1646—1714)——法國經濟學家，重農學派的先驅者。——第 165 頁。
- 布耳革斯，亨利 (Bürgers, Heinrich—1820—1878)——四十年代德國的共產主義者，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中的被告，後來接近進步黨人。——第 17、26、46、53、108、117、281、484、510、523、526、528 頁。
- 布來屯的肯寧漢 (Cunningham von Brighton)——英國政治活動家。——第 59 頁。
- 布呂寧夫人[本姓列文] (Brüning, Frau von [geb. Lieven]——死於 1853 年)——民主主義者，參與安排金開爾的逃亡，曾亡命於英國。——第 15 頁。
- 布拉克朋 (Blackburn)——英國法官。——第 505、508 頁。
- 布林德 (Blind, Karl—1826—1907)——民主主義者，巴登起義的參加者。——第 12、17、35、36、44、50、122、144、154、155、157、159、174、190、235、238、239、241—242、253、258、270、275、277、280、283、287—288、290—292、295、296、303、327、357、376—378、380、387、398、494 頁。
- 布刺格 (Bragg—1817—1876)——美國內戰中為聯邦軍准將。——第 197 頁。
- 布刺斯 (Braß, August)——政論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六十年代起為俾斯麥的擁護者。——第 12、443、457 頁。
- 布刺德羅 (Bradlaugh—1833—1891)——英國政治活動家，反动派的律師和新聞記者。——第 359、502、507 頁。
- 布洛 (Bruhn—生於 1803 年)——被壓迫者同盟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一八五五年被開除出共產主義者同盟；一八六〇年起為漢堡出版的“北極星”的出版者。——第 174、234、284—286、292、295 頁。
- 布洛克豪斯 (Brockhaus)——萊比錫的出版商。——第 19、45、107、128、130 頁。
- 布留格曼 (Brüggemann—1810—1887)——德國自由主義者，“科倫報”編者。——第 2 頁。
- 布朗，約翰 (Brown, John—1800—1859)——美國主張廢除奴隸制度者。——第 513 頁。
- 布朗基 (Blanqui—1805—1881)——法

国革命家。——第29、130頁。

布琅涅 (Bronner, Dr.)——德國民主主義者, 亡命者。——第17、238、242頁。

布魯刻涅兄弟 (Bruckner [Gebrüder])——第111頁。

布魯諾 (Bruno)——見鮑威爾, 布魯諾。

布賴特施威特 [鄂圖] (Breidtschwerd, [Otto] L. von)——德國新聞記者, “奧格斯堡報”的撰稿者, “倫敦報”的編者。——第241頁。

尼古拉, 鄂爾敦堡公爵 (Nicolaus Friedrich Peter, Herzog von Oldenburg)——第211頁。

尼布甲尼撒 (Nebukadnezar——紀元前604—561)——巴比倫皇。——第244頁。

本尼格森 (Bennigsen——1824—1902)——一八五九年德國國民聯合會的創立人之一。——第378、422、436頁。

本得 (Bender)——書商, “倫敦報”的出版人。——第241、247、261、282、292、294、295、494頁。

本斯托夫 (Bernstorff——1809—1874)——最初為普魯士駐倫敦大使, 後為德國駐倫敦大使。——第38、432頁。

本賽德 (Burnside——1824—1881)——美國內戰的參加者, 聯邦同盟軍 (南軍) 將軍。——第128—130頁。

民耶 (Mignet——1796—1884)——法國史學家。——第236頁。

瓦根涅 (Wagener, Hermann——1819—1889)——德國政治活動家, “新普魯士報”的創辦人。——第24、179、228、432頁。

瓦茨, 約翰 (Watts, John——1818—1887)——英國社會改革家。——第134、135、137、349、352、355頁。

瓦勒斯洛德 (Walesrode L.——1810—1889)——德國民主主義作家。——第10頁。

皮 (Pi)——見魯西永公爵。

皮爾司 (Pierce, Byron——生於1829年)——義勇軍第三密執安團准將, 美國內戰的參加者。——第34頁。

皮爾司 (Pierce, Franklin——1804—1869)——北美合眾國總統。——第42頁。

皮拍 [塔普曼, 夫里多林] (Pieper [Tupman, Fridolin]——約生於1827年)——語言學家, 倫敦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第189、212頁。

皮拍 (Pieper)——前者的姊妹。——第189頁。

皮盆勃林克 (Piepenbrink)——夫賴塔格的喜劇“新聞記者”中的人物。——第25頁。

立忒 (Ritter)——第236頁。

立忒斯豪斯 (Rittershaus, Emil——1834—1897)——德國政治抒情詩人, 工廠主的兒子, 曾在巴門經商。——第482、485、492、510頁。

立貝 (Lippe, Leopold——1815—1889)——普魯士司法部長。——第481、531頁。

立普力 (Ripley, George——1802—1880)——美國出版者, 一八四九年為“紐約論壇報”的出版人之一。——第29頁。

邓克尔 (Duncker)——第235頁。

邓克尔 (Duncker, Franz——1822—1888)——德國出版者。——第19、147、447、450頁。

邓克尔 [警察] (Duncker [Polizeirat])——第399頁。

邓努阿尔 (Denoual)——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297頁。

六 國

亚历山大大王 (Alexander der Große——紀元前356—323)——馬其頓王。

- 第392頁。
- 亚历山大·約翰第一 [庫薩] (Alexander Johann I [Cusa]—1820—1873)
——羅馬尼亞大公。——第366頁。
- 亚历山大第一 (Alexander I—1777—1825)——俄皇。——第383頁。
- 亚历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1818—1881)——俄皇。——第383、446頁。
- 亚尔伯慈 (Alberts)——倫敦普魯士使館秘書。——第38、44頁。
- 亚尔斯涅 (Elsner—1809—1894)——博士，普魯士國民會議的成員，民主主義者，“新奧得報”的所有人之一。——第21、199、201、207、212、213頁。
- 亚卡利阿斯 (Eccarius—1818—1889)——成衣匠，共產主義同盟盟員，第一國際總書記。——第122、123、178、202、225、226、241、255、264、269、270、276—278、282、295、304、313、349、360、363、365、421、457、472、474—480、482、483、486、487、490、499、504頁。
- 华尔夫 (Wolff)——第279頁。
- 华尔夫 [少校] (Wolff, Luigi [Major])——馬志尼的秘書。——第225、226、246、283、297、312、360、361頁。
- 华尔夫，本哈特 (Wolff, Bernhard—1811—1879)——柏林電訊社的創辦人和所有人，一八五〇年起為柏林“國民報”的所有人。——第23頁。
- 华尔夫，威廉 [天狼星] (Wolff, Wilhelm [Lupus]—1809—1864)——德國革命家，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21、22、30、31、33、36—38、45、48、65、69、72、76、82、84、87、88、97、98、106、117、136、142、157、159、161、175、178、181、185、187、189、191—197、199—202、205、206、210、212、220、228、229、261、283、284、289、332、446、463、494、500頁。
- 华尔夫，菲迪南 (Wolff, Ferdinand)——“新萊茵報”編輯部成員，在倫敦的亡命者。——第136、173頁。
- 华尔夫遵 (Wolffsohn)——第270頁。
- 华盛顿 (Washington)——“紐約先驅報”的撰稿者。——第64頁。
- 亥因慈曼 (Heintzmann)——普魯士國家檢察官，在倫敦的亡命者，“德國國民聯合會”主席。——第28、35、36、42—43、46、303、494頁。
- 伍德 (Wood, Charles—1800—1885)——英國國務活動家。——第202、289頁。
- 伏格特，卡尔 (Vogt, Karl—1817—1895)——法蘭克福國民會議的成員，有名的唯物主義自然科學家，拿破侖第三的間諜。——第1、3—5、10、12、14—17、22、23、47、49、51、57、77、164、203、234、239、242、243、247、285、296、323、326、330、439、440、485、486、488、502、524頁。
- 伏格特，奧古斯特 (Vogt, August—1830[?]-1883[?])——科倫的鞋匠；科倫審判案之後，為科倫的共產主義公社的創立人之一，這個社一直存在到一八六三年；最初加入在柏林的全德工人協會的人之一；一八六七年去美國，為第一國際會員。——第337頁。
- 休茲 (Hughes)——英國政治活動家，議會議員，“工人的辯護者”的出版人。——第341頁。
- 休謨 (Hume—1711—1776)——有名的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及經濟學家；——第419頁。
- 伊利莎白 (Elisabeth, Königin von England—1533—1603)——英國女王，亨利第八和安·波林的女兒。——第520頁。
- 伊薩伯拉 (Isabella—1830—1904)——

- 西班牙女王，一八七〇年逊位于其子亚丰琐。——第 488 頁。
- 先令 (Schilling)——排字工人，全德工人协会会员，一本反对柏克的小册子的作者。——第 322、324、325 頁。
- 兴克尔带 (Hinckeldey—1805—1856)——柏林警察局局长；内务部警察司司长。——第 24 頁。
- 列卜修司 (Lepsius—1810—1884)——有名的埃及学家。——第 23 頁。
- 列可侶，亚利 (Reclus, Elie—1827—1904)——有名的地理学家和無政府主义理論家爱利賽·列可侶的兄弟。——第 130、518 頁。
- 吉夫星 (Geffcken—1830—1896)——德国政論家，曾任汉撒同盟駐柏林和倫敦公使，斯特拉斯堡国家法及国际法教授。——第 432 頁。
- 多济 (Dozy—生于 1820 年)——萊比錫大学史学教授，阿拉伯史专家。——第 206、207 頁。
- 多得·帕夏 (Daud-Pasha)——見烏尔卡特。
- 安內克，佛里慈 (Anneke, Fritz—1817—1866)——前普魯士軍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德国亡命者，巴登起义的参与者。——第 47、84—86 頁。
- 安娜 (Anna, Königin von England—1664—1714)——大不列顛和爱尔兰女王，斯杜亚特家的最后一个統治者。——第 521 頁。
- 安奎 (Anroy, Dr. von)——治疗馬克思的医生。——第 184 頁。
- 孙納曼 (Sonnemann, Leopold—1831—1909)——德国政治活动家，新聞記者及商人，“法兰克福报”的創办人，南美民主党的首領，后为德国人民党的党员及帝国議會議員。——第 260 頁。
- 托比 (Toby)——見迈恩，爱德华。
- 托笛产 (Thudichum—生于 1829 年)——医生，按其出身来說是德国人；青年时志願加入什列斯威-好斯頓軍，一八五三年起在倫敦为有名的医生。——第 182 頁。
- 托雷 (Tolain—1828—1897)——切削工，蒲魯东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一八七一年因他轉到凡尔賽派方面而被开除出国际。——第 224、247、265、279、291、292、344、408 頁。
- 扫罗 (Saul)——以色列的第一个皇帝。——第 207 頁。
- 齐麦曼 (Zimmermann [aus Spandau])——民主主义者，普魯士国民會議成員，亡命者，倫敦奥地利大使館律師。——第 51 頁。
- 齐根海涅 (Ziegenhainer)——第 494 頁。
- 朱匹忒·斯卡平 (Jupiter Scapin)——見拿破侖第三。
- 朱塔 (Juta, J. C.)——馬克思的妹夫，他的妹妹路伊斯的丈夫，好望角的書商。——第 2、283、285、335 頁。
- 朱塔，路伊斯 (Juta, Louise [geb. Marx])——馬克思的妹妹。——第 2 頁。
- 朴洛克 (Pollock—1783—1870)——法官。——第 457 頁。
- 米刻尔 (Miquel, Johannes—1828—1901)——德国国务活动家，青年时为共产主义者，后为民族自由主义者及普魯士部长。——第 117、277、281、342、443、517 頁。
- 米拉門 (Miramon, Miquel—1832—1867)——墨西哥將軍，一八五九年被选为总統；一八六〇年由于自由主义的政变投奔欧洲，一八六六年为馬克西密良皇帝服务；后与后者一起被槍毙。——第 77 頁。
- 米恰尔 (Mitchell—1809—1862)——美国將軍，美国內战时参加联邦派方面。——第 85 頁。

米勒 (Müller)——第 236 頁。
米勒 (Müller, Franz—死于 1864 年)
——成衣匠, 在倫敦因杀人被处死刑。
——第 233 頁。
米勒, 哇尔夫干 (Müller von Königs-
winter, Wolfgang)——德国政治抒
情詩人。——第 26 頁。
羽貝耳 (Huber—1800—1869)——文学
及历史教授。——第 235 頁。
考蒲 (Kaub)——国际中央委员会委
員。——第 364 頁。
西尼耳 (Senior—1790—1864)——英
国經濟学家。——第 454、459 頁。
西白尔 (Sippel)——普魯士亡命者, 数
学家。——第 69 頁。
西門, 朱克斯 (Simon, Jules—1814—
1896)——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一八
七〇年为民族国防政府成員。——第
248、433 頁。
西門, 路易 (Simon, Ludwig—1810—
1872)——居利的律師, 政治活动家,
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會議成員。——
第 30、440、486 頁。
西門斯, 路易 (Simons, Ludwig—1803
—1870)——德国国务活动家, 法学
家, 一八四九至一八六〇年为普魯士
司法部长。——第 7 頁。
西格尔, 法兰茲 (Sigel, Franz—1824—
1902)——巴登的革命者, 曾参加过美
国内战。——第 85 頁。
达尔文 (Darwin—1809—1882)——有
名的博物学家。——第 88、288、404、
411、412、524 頁。
达維 (David)——見烏尔卡特。
迈尔, 迈克尔 (Maier, Michael—死于
1622 年)——魯道尔夫二世的私人医
生和顧問, 許多关于化学、医学及哲学
書的作者。——第 176 頁。
迈耶 (Meyer, Ludwig—1827—1900)
——有名的德国医生。——第 435 頁。

迈耶, 齐格法里 (Meyer, Siegfried—
1840—1872)——德国的社会主义者,
一八六六年去美国, 为第一国际會員。
——第 337、511 頁。
迈耶, 朱理亚 (Meyer, Julius)——有名
的民主主义者, 一八六七年自杀。——
第 443 頁。
迈耶, 赫尔曼 (Meyer, Hermann)——
聖·路易人, 循登麦尔的朋友, 第一国
际美国支部的會員。——第 445、498
頁。
迈耶兄弟 (Meyer [Gebrüder])——
第 112、115、345 頁。
迈恩, 爱德华 (Meyen, Eduard—1812
—1870)——左派黑格尔分子, 民主派
的政治活动家, 后为俾斯麦的拥护者。
——第 1—3、48、156 頁。
迈奥尔 (Miall—1809—1881)——英国
政治活动家, 曾反对英国的公立教会。
——第 349、365、373、382、385 頁。

七 画

亨利 (Heinrich)——見布耳革斯, 亨
利。
伯尔拿 (Bernhard)——見柏克, 伯尔
拿。
伯納特, 馬丁 (Bernard, Martin—1808
—1883)——一八三九年为巴尔比斯
和布朗基的战友,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
積極参加者, 亡命者; 一八五九年大赦
后回到法国。——第 82 頁。
伯賴脫 (Bright, John—1811—1889)
——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第 155、201、225、227、252、255、
292、343、364、444 頁。
但尼尔斯, 阿瑪利亚 (Daniels, Amalie
—1820—1895)——但尼尔斯医生的
妻子。——第 26、82 頁。
何夫斯特騰 (Hofstetten)——前軍官。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瑞士共同編輯。

- 第 525 頁。
- 佛尔德 (Fould—1800—1867)——法国銀行家, 领导佛尔德-奥本海姆家族錢庄, 国务活动家, 一八四九——一八五二年为财政部长, 后为皇室部长。——第 53 頁。
- 弗兰克林 (Franklin—生于 1823 年)——准将及同盟軍少将,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第 129 頁。
- 弗兰科夫斯基 (Frankowski—1843—1863)——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第 145 頁。
- 佛利施 (Frisch)——男爵。——第 285、295 頁。
- 佛利蒙得 (Fremont, John—1813—1890)——美国内战时为联邦軍少将。——第 63、75、77、85、92、242 頁。
- 佛利慈竭 (Fritzsche—1825—1905)——莱比錫的烟草工人, 全德工人协会的創立人之一, 一八六二年起为莱比錫中央委员会委員, 后加入爱森納黑派。——第 312 頁。
- 佛里德兰得 (Friedländer)——陪審官, 后者的兄弟, “維也納新聞”的編者。——第 19、21、30、31 頁。
- 佛里德兰得 (Friedländer, Max—1829—1872)——德国政論家, 拉薩尔的表兄弟。——第 30、48、71、73、84 頁。
- 佛陀 (Buddha—紀元前 580—480)——佛教的創始人。——第 21、23 頁。
- 佛萊利格拉 (Freiligrath, Ferdinand—1810—1876)——德国詩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馬克思的朋友。——第 9、12、13、15、49、57、58、91、120—122、138、160、174、201、208、214、253、275、303、315、330、342、357、376—378、391、437、446、451、460、491、492、494、498、511、512 頁。
- 佛萊利格拉 [小 喀 特] (Freiligrath, Katharina [Kätchen]—1845—1904)——佛萊利格拉的女兒, 女作家, 倫敦德国商人克留克尔的妻子。——第 315、391、479、484 頁。
- 佛萊利格拉夫人 [爱达] (Freiligrath, Ida—死于 1817 年)——詩人佛萊利格拉的妻子。——第 315、446、451、511 頁。
- 佐治 (Georg)——見赫味喜, 佐治。
- 佐治第二 (Georg II—1683—1760)——汉諾威朝的英王。——第 521 頁。
- 攸耳 (Ure—1778—1857)——英国化学家和經濟学家。——第 69 頁。
- 克力門 (Clement, K. J.—1803—1875)——丹麦語言学家及人种志学家。第 221、222 頁。
- 克力格 (Kriege, Hermann—1820—1850)——德国革命家, 威特林的拥护者, “人民論壇”的編者。——第 443 頁。
- 克卢塞勒特 (Cluseret—1823—1900)——法国政治活动家, 將軍, 国际的成員。——第 526 頁。
- 克兰利卡得 (Clanricarde)——英国駐彼得堡使节, 一八五九年起为帕麦尔斯頓內閣閣員。——第 190 頁。
- 克列墨 (Cremer—生于 1838 年)——工联的首領之一, “世界工人协会”的秘書,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第 225、227、246、254、301、309、319、360、361、363、400、408、479、507 頁。
- 克来因博士 (Klein, Dr. Johann Jakob)——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倫审判案的参与者。——第 26、82、84、281、505 頁。
- 克劳塞維茨 (Clausewitz, Karl—1770—1831)——普魯士將軍和軍事作家。——第 74 頁。
- 克拉孙-卡拍尔曼 (Classen-Kappellmann)——第 328、330、353 頁。
- 克拉林敦 (Clarendon—1800—1870)

- 英国外交大臣，巴黎會議的參加者。——第 59、384 頁。
- 克拉普卡 (Klapka, Georg —1820—1892)——匈牙利革命軍的將軍，關於匈牙利革命回憶錄的作者。——第 76、178、214、215、309 頁。
- 克林克涅 (Klinkner, A.)——倫敦的工人協會“條頓尼亞”的領導人。——第 302 頁。
- 克林斯 (Klings, Karl)——索林根的工人，一八六五年亡命於美國，在那裡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中間起着領導的作用；後來脫離社會民主主義。——第 199、200、224、242、255、260、262、295、304、419 頁。
- 克倫威爾 (Cromwell —1599—1658)——一六四九年英國革命的領袖及英國的攝政官。——第 520 頁。
- 克留克爾 (Kröker) ——倫敦的德國商人，佛萊利格拉的女婿。——第 479 頁。
- 克勒蘭，馬克 (Clellan, Mac)——見馬克·克勒蘭。
- 克勒斯白爾 (Crespel)——國際中央委員會委員。——第 345 頁。
- 克魯邁爾 (Chlormayer)——見瑟勒麥。
- 別蕭夫斯海謨 (Bischoffsheim—1800—1873)——法國一家銀行的所有人，該行在倫敦有分行。——第 58 頁。
- 利比喜 (Liebig [Fabrikant])——波希米亞的紡織廠主。——第 299 頁。
- 利比喜 (Liebig, Justus—1803—1873)——有名的德國化學家。——第 351 頁。
- 利希脫 (Richter, Eugen—1838—1906)——德國政治活動家，進步黨領袖。——第 484 頁。
- 利維 (Levy—1812—1888)——倫敦有名的報紙“每日電訊”的創辦人和所有人。——第 266 頁。
- 利穆臧 (Limousin)——首飾工人，第一國際的創立人之一。——第 279 頁。
- 勞 (Lau)——第 236 頁。
- 勞 (Rau—1792—1870)——德國經濟學家。——第 19、522 頁。
- 勞拉 (Laura)——見馬克思，勞拉。
- 呂斯托夫，亞歷山大 (Rüstow, Alexander—1824—1866)——德國軍官及文學家，弗里得立赫·威廉的兄弟。——第 90 頁。
- 呂斯托夫，凱撒 (Rüstow, Cäsar—1826—1866)——德國軍官及軍事作家，弗里得立赫·威廉的兄弟。——第 90 頁。
- 呂斯托夫，弗里得立赫·威廉 (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1821—1878)——德國軍事作家。——第 47、90、94—96、98、103、113、223、277、287、288、291、297、300、440 頁。
- 君士坦丁 (Konstantin [Großfürst]—1827—1892)——俄國大公，尼古拉一世的第二個兒子。——第 177 頁。
- 希爾 (Hill)——曼徹斯特的“厄門和恩格斯公司”事務所里的職員。——第 97、128、137、205、362 頁。
- 希爾士 (Hirsch)——赫斯的表兄弟。——第 521 頁。
- 希爾士斐爾德 (Hirschfeld)——倫敦的印刷廠主。——第 28 頁。
- 希利 (Schily, Viktor)——居利的律師，巴登起義的參加者，馬克思的密友。——第 45、47、49、68、76、118、153、247、248、251、260、265、279、283、286、288、292、293、302、305、313、516、518 頁。
- 希塞門策爾 (Hirsemenzel —1825—1869)——法律學家，自一八五九年為柏林市法官，“普魯士司法報”的編者。——第 22 頁。
- 吞噉 (Thornton, William —1813—1880)——有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第 499 頁。

志諾克思-摩替麦 (Ternaux-Mortimer—1808—1871) —— 法国史学家和政治家。——第 236 頁。

李 (Lee—1807—1870) —— 美国内战中杰出的將軍。——第 146、168、197、198、205、216、230、262、281、300 頁。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1826—1900) —— 有名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第 16、203、204、206、207、211、212、218、223、231、232、234、238、243、247—250、256、257、259—263、267—269、271—273、276—278、281、286、288、290、295、296、303、312、315、321、322、324、325、327、336—338、341、349、380、393、407、417、484、485、489、492、493、495、496、499、504、506、515、517、519、522、525、528—531 頁。

李卜克内西夫人 (Liebknecht [Frau]) ——第 243、295、322 頁。

李姆斯达德 (Rimestad—1816—1879) —— 丹麦教育家, 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第 328 頁。

李嘉圖 (Ricardo—1772—1823) —— 有名的英国經濟学家。——第 88、101、102、108、165、169、463、500 頁。

杜尔 (Türr—1825—1908) ——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加里波利的西西里远征軍的参加者。——第 47、76、178 頁。

杜西 (Tussy) —— 見馬克思, 依林諾。

杜旁 (Dupont, Eugène) —— 乐器厂的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法国通訊員和秘書。——第 297、361、408、472、482 頁。

杜蒙 (Dumont, Joseph—1811—1861) —— 德国新聞記者, “科倫报”的出版者。——第 2 頁。

杜蓬卢 (Dupanloup—1812—1878) —— 巴黎神学校校长, 自一八四九年起为奥尔良主教; 一八七一年国民會議成

員。——第 487、503 頁。

步协 (Bucher, Lothar—1817—1892) —— 德国政治活动家, 国民會議成員, 急进主义者, 一八六四年起亡命于倫敦, 后为俾斯麦的同事。——第 8、10、12、14、15、96、110、113、147、238、296、430、431、527 頁。

沙甫慈白利 (Shaftesbury — 1801—1885) —— 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28、444 頁。

沙柏利茨 (Schabelitz, Jakob—死于 1899 年) —— 急进主义者, 巴塞爾的出版者和書商。——第 485、496 頁。

沙配尔, 卡尔 (Schapper, Karl—1813—1870) —— 正义者同盟盟員, 一八三九年巴黎五月起义的参加者及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 一八五〇年起亡命倫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 3、124、395、400 頁。

犹和 (Juch, Dr.) —— 德国新聞記者, “赫尔曼”編者。——第 27、35、72、224、233、292、294、295、446、494 頁。

狄克孙 (Dickson) —— 上校。——第 507 頁。

来伊尔 (Lyell—1797—1875) —— 有名的地質学家。——第 152、153、159、253 頁。

罕特医生 (Hunter, Dr.) —— 第 401 頁。

罕斯·伊柏勒斯 (Hans Ibeles [Kinkel, Johanna]) —— 約翰娜·金开尔的长篇小说。——第 15 頁。

罕斯曼 (Hanse mann, Dawid—1790—1864) —— 萊茵省的自由主义者, 一八四八年革命时为普魯士大臣。——第 23 頁。

谷謨拍特 (Gumpert, Eduard Dr.) —— 在曼徹斯特的德国医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4、8、13、22、27、48、89、122、137、148、168、175、192—197、204、223、235、237、246、253、258、

277、308、323、335、350、351、354、356—358、371、383、384、386、390、395、403、413、415、425、446、447、474、493、529 頁。

谷謨拍特夫人 (Gumpert [Frau]) —— 第 204、246、270、451 頁。

貝尔 (Baer) —— 第 236 頁。

貝尔 (Baer, von) —— 汉諾威大臣的女兒。—— 第 433 頁。

貝池 (Petsch, Albert) —— 書商, 馬克思的“伏格特先生”一書的出版者。—— 第 1—3、12、51、57、60 頁。

貝克 (Beck) —— 第 505 頁。

門他那 (Mentana) —— 第 526 頁。

那麦尔 (Nahmer) —— 第 495 頁。

麦卡德 (Mercadet) —— 巴尔扎克“人間喜剧”中的主人翁。—— 第 427 頁。

麦立馬克 (Merrimac) —— 第 75、83 頁。

麦克洛克 (Mac Culloch—1789—1864) —— 英国經濟学家。—— 第 232、331、466 頁。

麦刻尔 (Merckel—1829—1898) —— 汉諾威的統計局局长, 后为哥丁根的市长。—— 第 436 頁。

麦林斯基 (Melinski) —— 波兰亡命者, 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第 177 頁。

麦第奇 (Medici, Giacomo —1819—1882) —— 意大利將軍, 加里波的分子。—— 第 47、48 頁。

麦慈涅, 提奥多 (Metzner, Theodor) —— 鞋匠帮工, 全德工人协会理事会理事。—— 第 326、337 頁。

采勒 (Schyler) —— 从伯尔尼来的波克海姆的同伴。—— 第 474 頁。

八 画

刻卜勒 (Kepler—1571—1630) —— 天文学家; 一五九四年起在哈茨任天文学教授, 一六一二年起在林茨任天文学

教授。—— 第 330 頁。

刻尔 (Kell) —— 布刺德佛德的工厂主。—— 第 385 頁。

刻克伍德 (Kirkwood — 1814—1895) —— 美国天文学家。—— 第 329、331、332 頁。

刻盆 (Köppen, Friedrich —1808—1863) —— 柏林的少年黑格尔分子, 急进的政論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后为研究佛教史的专家。—— 第 23 頁。

刻庫勒 (Kekulé—1829—1896) —— 有名的德国化学家, 在波恩的教授。—— 第 453 頁。

刻特貝尼 (Kertbeny — 1824—1882) —— 匈牙利作家, 以把匈牙利作品譯为德文的譯文聞名于世。—— 第 199 頁。

刻替斯 (Curtis, Samuel—1807—1866) —— 美国將軍, 美国內战中参加联邦派方面。—— 第 85、92 頁。

刻黎 (Kelly—1840—1914) —— 爱尔兰革命活动家 (飞尼党人)。—— 第 512 頁。

叔耳茨, 卡尔 (Schurz, Karl—1829—1906) —— 金开尔的朋友和学生, 后为美国国务活动家。—— 第 77 頁。

味罗 (Veron —1798—1867) —— 法国政論家。—— 第 493 頁。

味穆特 (Wermuth) —— 警察处长。—— 第 457 頁。

味穆勒尔 (Vermorel—1841—1871) —— 法国革命家,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第 475、477、480、482 頁。

和倫 (Horn) —— 見爱因和倫。

和倫 (Horn, A.) —— 第 260、265 頁。

呼克尔 (Hooker —1814—1879) —— 將軍,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北軍义勇軍准将。—— 第 119、126、143、163 頁。

坡薩侯爵 (Posa, Marquis [Schiller])

——席勒的悲劇“唐·卡尔洛斯”中的人物。——第 224、244 頁。

坦增德[助爵] (Townshend [Lord]—1805—1890)——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248、280 頁。

弥拉波 (Mirabeau—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的活动家。——第 25、317、488 頁。

孟錫哥夫 (Menschikoff—1787—1869)——一八五三年为駐土耳其的特命大使。——第 67 頁。

居尔 (Gühl—1819—1862)——德国艺术史家。——第 236 頁。

居維叶 (Cuvier—1769—1832)——法国自然科学家，比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創始人。——第 411、412 頁。

帕尔麦斯顿[帕姆] (Palmerston, John [Pam]—1784—1865)——国务活动家，英国首相。——第 16、22、29、58—60、64、67、77、83、150、151、154、168、175、177、181、190、191、193、203、204、211、214、342、374、458 頁。

帕尔麦斯顿太太 (Palmerston, Lady)——第 444 頁。

帕特庫尔 (Patkul—1660—1707)——里窝尼亚的爱国者，俄国—瑞典战争时为駐波兰的俄軍长官。——第 157、206 頁。

帕慈克 (Patzke)——柏林市警察局长官。——第 20 頁。

庖利 (Pauli)——第 236 頁。

彼得第一 (Peter I der Große—1672—1725)——俄国皇帝。——第 157 頁。

彼得第三 (Peter III—1728—1762)——好斯敦-霍陶普公爵卡尔·腓特烈的兒子，一七六一——一七六二年为全俄皇帝，一七六二年被杀。——第 153 頁。

拉平斯基 (Lapinski)——波兰上校，亡命者。——第 175—178、314 頁。

拉法格 (Lafargue [Mutter von P. Lafargue])——保·拉法格的母亲。——第 460 頁。

拉法格 (Lafargue, François—約 1806—1870)——保羅·拉法格的父亲，古巴島生的人，一八五一年与其子同去法国。——第 460、461、529 頁。

拉法格，保羅 (Lafargue, Paul—1842—1911)——普魯东主义者，后为馬克思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法国工人政党的开山祖之一。——第 361、383、385、388、403、406、407、409、414、432、446、460、465、472、479、483、487—489、494、495、497、500、506、514、519、527、529 頁。

拉施，考斯道夫 (Rasch, Gustav—死于 1878 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布林德和斯特魯威的朋友，曾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第 287、460 頁。

拉格尔 (Wrangel—1787—1877)——普魯士將軍、元帅。——第 186 頁。

拉部雷 (Laboulaye, Edouard—1811—1883)——法国法律学家及政論家。——第 183 頁。

拉普拉斯 (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及天文学家，拿破侖一世时为內务部长。——第 329、332 頁。

拉欽 (Larkin—死于 1867 年)——爱尔兰革命活动家(飞尼党人)。——第 518 頁。

拉塔威 (Ratazzi—1808—1873)——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內务部长。——第 503 頁。

拉瑪 (Lama)——倫敦意大利工人俱乐部的主席，一八六五年以前为国际中央委员会委員。——第 297 頁。

拉撒利洛·得·它尔美斯 (Lazarillo de Tormes)——一六五二年在西班牙薩拉哥撒出現的“拉撒利洛·得·它尔

美斯的生活”这一匿名小说的主人翁。
——第175頁。

拉撒路 (Lazarus)——見拉薩尔。

拉薩尔 (Lassalle, Ferdinand—1825—1864)——有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 全德工人协会的創立人。——第10、12、14、15、18—23、29、30、36、38、45、48、50、54、56、62、64、87、89—91、94—96、98、103、104、106—115、118、120、121、123、131、135、141、154、156、159、160、163—168、174、179、188、199、200、203、204、214—218、223、224、228、229、233、234、238、239、244、248、250—252、256—261、264—269、274、277、278、282、287、288、290、291、295—298、300、310、312、321、322、327、339、343、347、349、371、380、384、428、473、479、523、525頁。

拉薩尔, 海曼 (Lassalle, Heimann—死于1862年)——前者之父, 商人。——第111、132頁。

拍利科, 息尔味阿 (Pellico, Silvio—1789—1864)——意大利詩人和革命家。——第188頁。

拍狄 (Purdy)——第243頁。

昆特爾博士 (Contzen, Dr.)——萊比錫政治經濟學講師。——第515頁。

朗斯, 罗伯特 (Burns, Robert—1759—1796)——蘇格蘭詩人。——第270頁。

朗斯, 麗子 (Burns, Lizzy [Lizzie]—死于1878年)——恩格斯的繡室。——第129、132、191、201、219、235、243、248、270、300、309、311、323、325、326、330、335、340、342、352、358、362、364、374、385、392、401、407、423、425、434、437、444、446、451、454、457、459、461、465、466、495、499、516、526頁。

朗斯, 馬麗 (Burns, Mary—死于1863年)——愛爾蘭女工, 恩格斯的前妻,

前者之姊。——第63、129、132、133、137、139頁。

林肯 (Lincoln—1809—1865)——北美合众国總統。——第31、32、39、58、92、105、119、120、124、150、217、219、240、242、251、253、260、265、266、302、305頁。

岐內, 以得加 (Quinet, Edgar—1803—1874)——法蘭西學院教授(一八四二——一八四六), 國民會議成員(一八四八——一八五〇); 波拿巴政變後為亡命者(一八五二——一八七〇)。——第487頁。

岐塞爾巴哈 (Kiesselbach)——第236頁。

法蘭茲·約瑟夫 (Franz Joseph—1830—1916)——奧地利皇帝。——第3、178、244、366頁。

法刺加特 (Farragut—1801—1870)——美國海軍上將, 美國內戰的參加者。——第216頁。

法濟 (Fazy—1794—1878)——瑞士急進黨首領, 拿破侖第三的老友, 瑞士通用銀行經理。——第76、214、309、330、357頁。

波布晉斯基 (Bobczynski)——大尉, 在英國的波蘭亡命者, 一八六三年波蘭起義的參加者, 一八六五年九月十九日起為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委員。——第347、361頁。

波當 (Bodin, Jean [Bodinus]—1530—1596)——法國政論家。——第165頁。

波克海姆 (Borkheim—1825—1885)——政論家, 巴登起義的參加者, 在英國的亡命者。——第8、10—12、47、49、71—73、77、78、89、97、101、106—113、115、121、200、203、205、281、298、386、430、457、458、462、472、474、475、485—489、491—497、500、514—517、519、522、527頁。

波拿巴 (Bonaparte)——見拿破侖第三。
波拿巴第一 (Bonaparte I)——見拿破侖第一。
波特曼[夫人] (Bortman [Mrs.])——第 84 頁。
波勒加德 (Beauregard—1818—1893)——美國內戰時南軍法國總司令。——第 74、75、80、205、230 頁。
波勒志 (Bolleter)——一八六五年起為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委員。——第 291、380 頁。
欧文 (Owen, Richard—1804—1892)——英國博物學家。——第 153 頁。
欧姆 (Ohm)——秘密警察的代理人。——第 5 頁。
欧楞堡 (Eulenburg)——第 401 頁。
的士累利 [狄稷] (Disraeli [Dizzy]—1804—1881)——英國國務活動家及作家。——第 191、384、400、501 頁。
易濟施 (Itzig)——見拉薩爾。
秀厄德 (Seward—1801—1872)——美國內戰時為北美合眾國外交部長。——第 150 頁。
服尔泰 (Voltaire—1694—1778)——法國作家、史學家和哲學家。——第 17、155、423 頁。
服特刻 (Wuttke, Heinrich—1818—1876)——德國史學家及政治家，汎日爾曼主義者。——第 428 頁。
服索厄 (Worsaae—1821—1885)——丹麥考古學家；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任國民教育部長。——第 222 頁。
服堪孙 (Vaucanson—1709—1782)——自動機的發明者。——第 140 頁。
服榜 (Vauban—1633—1707)——法國元帥、工程師及作家。——第 165 頁。
肯宁汉 (Cunningham)——第 136 頁。
罗伯兹 (Roberts—1806—1871)——工聯的律師。——第 520 頁。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1758—1794)——法國大革命的有名活動家，雅各賓黨的領袖。——第 252 頁。
罗美尔 (Lormier)——第 490 頁。
罗格尔 (Rogear)——第 345 頁。
罗素 (Russell)——“泰晤士報”的撰稿人。——第 77、356 頁。
罗素 (Russell, John—1792—1878)——英國國務活動家。——第 58、374、444 頁。
罗得密拉 (Ludmilla)——見阿辛，罗得密拉。
罗雪尔 (Roscher—1817—1894)——德國經濟學家。——第 131、464、512、515 頁。
罗斯根，查理 (Roesgen, Charles)——曼徹斯特的“厄門和恩格斯公司”店員。——第 97、137、316、333、379 頁。
罗斯特 (Rost)——第 236 頁。
罗登堡 (Rutenberg, Adolph—1808—1869)——在柏林屬於“自由人社”，後來轉而為俾斯麥服務。——第 23、24、218 頁。
罗隆 (Laurent—1807—1853)——法國化學家，波爾多的教授。——第 450 頁。
罗業 (Lawyer)——馬克思所住房子的房東。——第 408—411、424 頁。
罗德 (Lord—1818—1872)——博物學家及獸醫。——第 209 頁。
罗德 (Rode)——三十年代德國學生運動的參加者，曾亡命於巴黎，由巴黎去倫敦，為法國警察局服務。——第 304、383、419、420 頁。
罗薩林斯 (Rosalins—1802—1873)——美國新聞記者及政治活動家，路易斯安那大學教授。——第 41 頁。
芬克 (Vincke—1811—1875)——普魯士自由主義者，“老自由主義者”的首領。——第 16、20、25、38、149 頁。
芬薩 (Vinçard—1820—1882)——國際

的會員，工人；后来为書商及政論家。
——第 294 頁。

芮农 (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及历史学家。——第 188、207 頁。

金开尔, 約翰娜 (Kinkel, Johanna)——見莫斯开尔, 約翰娜。

金开尔, 高特弗里德 (Kinkel, Gottfried—1815—1882)——德国詩人, 民主主义者。——第 4—6、8、10、15、27、28、31、35、37、42—44、46、47、72、82、117、118、233、303、323、380、385、386、396、406、417、438、491、492 頁。

金·高 (G. K.)——見金开尔, 高特弗里德。

阜尔忒 (Völter—1814—1865)——德国教育家和地理学家。——第 236 頁。

阿士力 (Ashley)——見沙甫慈白利。

阿丹茲 (Adams—1807—1886)——美国外交家, 駐英国大使。——第 240 頁。

阿巴班泥尔 (Abarbanel—死于 1863 年)——巴黎的銀行家。——第 127、130、136 頁。

阿西安 (Appian aus Alexandrien)——“羅馬史”的作者。——第 17 頁。

阿民尼阿斯 (Arminius—紀元前 16—紀元 19)——日耳曼舍罗斯克部落的公爵, 紀元九年时战胜羅馬人于提符圖堡森林。——第 443 頁。

阿克兰 (Acland)——第 507 頁。

阿辛, 罗得密拉 [厄息施, 卡密拉] (Assing, Ludmilla [Essig, Camilla]—1821—1880)——德国民主主义女作家, 与拉薩尔和馬克思相識。——第 19、218 頁。

阿姆斯特郎 (Armstrong—1810—1900)——一家有名的兵工厂的所有人。——第 50 頁。

阿刺各 (Arago)——第 236 頁。

阿柏昆 [阿比昆] (Abercorn [Abicorn]—1811—1885)——英国国务活动家,

爱尔兰太守。——第 504、505、507 頁。

阿倫 (Allen, Arzt)——馬克思的家庭医生。——第 4、6、8、56、62、76、77、104、128、148、155、164、168、180、181、196、197、233、242、326、328、354、383、384 頁。

阿倫, 威廉·菲力普 (Allen, William-Philip—1848—1867)——爱尔兰革命活动家, 飞尼党人。——第 513、518、523、531 頁。

阿部尔·亥姆 (Abul-Haim)——見阿白海姆。

阿普特 (Abt)——德国民主主义者, 伏格特的信徒, “夫賴堡教会报”編者。——第 49 頁。

阿瑟特 (Hachette, J.)——巴黎的書店。——第 407 頁。

阿德格 (Odger, George—1820—1877)——鞋匠, 工联运动的有名的活动家, 曾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第 224、301、306、309、319、361、363、408、479、487 頁。

丽子 (Lizzie)——見朋斯, 丽子。

九 画

俠夫豪森 (Schaaffhausen, Hermann—1816—1893)——有名的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 波恩大学教授, 現代人类学的奠基人。——第 233 頁。

刺科威慈 (Rakowitz, Janko—死于 1865 年)——羅馬尼亚的貴族, 在和拉薩尔决斗时受了致命伤。——第 250、343 頁。

刺普公司, 約翰 (Rapp, John & Co.)——曼徹斯特的銀行事務所。——第 137 頁。

勃郎, 路易 (Blanc, Louis—1811—1882)——法国社会主义者, 史学家。——第 246、375、475、483 頁。

度歧斯基 (Duchinski—1817—1880)

- 波兰人种志学家，他否認大俄罗斯人的斯拉夫人起源。——第314、404頁。
- 哇尔斐斯 (Wolfers) ——“斯特拉斯堡通訊者”的主編。——第2頁。
- 哈尼 (Harney) ——第201頁。
- 哈尔父子公司 (Haar u. Sohn) ——第64頁。
- 哈布斯堡朝 (Habsburger) ——奧地利王朝。——第368、400頁。
- 哈礼孙 (Harrison —1831—1923) ——英国实証主义者，法律学家，“蜂房”的撰稿者。——第313、330、385、392、457、465頁。
- 哈廷 (Harting) ——第236頁。
- 哈林，哈洛 (Harring, Harro—1798—1870) ——德国詩人及民主派的政論家。——第327頁。
- 哈科特 (Harkort—1827—1904) ——英国政治活动家。——第317頁。
- 哈勒克 (Halleck—1815—1872) ——参加美国内战的將軍(統率北軍)，作家。——第74、84—86、92、119頁。
- 哈密尔敦 (Hamilton, James) ——見阿柏昆。
- 哈第 (Hardy, G.—1814—1906) ——英国国务活动家，德斐任下曾为內务部长。——第512、519頁。
- 哈慈費尔德夫人 (Hatzfeldt, Sophie—1805—1881) ——以其与拉薩尔的友誼聞名，拉薩尔在其活动初期在替她进行离婚訴訟。——第10、14、19、21、25、28—30、45、94、223、228、229、234、237、243、244、252、260、262、297、321、326、327、417、429頁。
- 垒斯，克林公司 (Reuß, Kling et Co.) ——第11頁。
- 契尔尼瑟夫 (Czernischew) ——第81頁。
- 威克 (Wyke) ——第67、68頁。
- 威里系 (Willich, August —1810—1873)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德国革命家，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第15、34、84、116、300頁。
- 威涅尔 (Wehner, J. G.) ——与恩格斯相識的德国人。——第402、422頁。
- 威涅尔 (Wehner [Vater]) ——前者之父。——第436頁。
- 威根 (Wigand, Hugo—死于1873年) ——后者之子，繼承他的出版社。——第435頁。
- 威根，鄂圖 (Wigand, Otto—1795—1870) ——四十年代萊比錫急进派書籍的出版者。——第435、438、441、450、454、465、485頁。
- 威理思 (Willis, Robert—1800—1875) ——英国学者，力学教授，考古学家。——第139頁。
- 威森立斯勒，雅各 (Wiesenriesler, Jakob) ——見拉薩尔。
- 威斯博士 (Weiß, Guido, Dr.—1822—1899) ——德国新聞記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雅科比的朋友。——第485、489、525、530頁。
- 威斯特华倫，爱得加 (Westphalen, Edgar v.—1819—1890) ——馬克思夫人的兄弟，一八四六年接近共产主义者，长时期侨居美国。——第310、311、313、320、322、325、328、332、335頁。
- 威斯特华倫，斐迪南 (Westphalen, Ferdinand v.—1799—1876) ——馬克思夫人的兄弟，一八五〇——一八五八年为普魯士急进的內务部长。——第326頁。
- 威廉 (Wilhelm) ——見威廉第一。
- 威廉，小威廉 (Wilhelm, Wilhelmchen) ——見李卜克內西。
- 威廉第一 (Wilhelm I—1797—1888) ——普魯士王及德意志皇帝。——第2、7、17、19、20、25、46、50、52、54、75、

- 86、117、124、126、187、192、203、224、364、367、380、382、392、399、401、421、432、440、444 頁。
- 帶奧多 (Diodor) —— 凱撒和奧古斯都時代之希臘史學家。——第 72、73 頁。
- 律左夫 (Lützow—1782—1834) —— 普魯士將軍，一八一三年解放戰爭的參加者。——第 81 頁。
- 施蘭姆, 康拉德 (Schramm, Konrad—1822—1858) ——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新萊茵評論” 的出版者。——第 201 頁。
- 施蘭姆, 路德福 (Schramm, Rudolph—1813—1882) —— 德國政治家和政論家, 普魯士國民會議成員, 柏林民主主義者俱樂部主席。——第 80、182、244 頁。
- 施維澤爾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e—1833—1875) —— 拉薩爾死后為全德工人協會首領; 一八七一年退出工人運動。——第 231、232、234、237、238、247、248、256、259、260、262、263、268、269、271、272、276—278、282、287、238、290—292、294、295、303、339、428、473、480、484、496、525 頁。
- 柏吞 (Burton) —— 第 424 頁。
- 柏克, 伯爾拿 (Becker, Bernhard—死于 1882 年) —— 德國政論家, 全德工人協會的法蘭克福全權代表; 拉薩爾死后(根據遺囑) 成為協會的主席, 但一八六五年就已被迫放棄這個職位。——第 224、238、242、255、256、260、262、269、282、296、297、303、305、310、312、317、320—322、324、339、341 頁。
- 柏克, 約翰·菲力普 (Becker, Johann Philipp—1809—1886) ——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參加者, 第一國際的活動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朋友。——第 45、153、154、238、296、313、480、482、487、499 頁。
- 柏克, 赫爾曼[紅色] (Becker, Hermann [Der Rote]—1820—1885) ——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科倫審判案的被告, 后為民族自由主義者。——第 79、243、246、256、260、272 頁。
- 柏赤 (Birch) —— 第 416 頁。
- 柏姆, 雅各 (Böhme, Jakob—1575—1624) —— 哲學家, 農民出身, 曾為牧童和皮鞋匠。——第 514 頁。
- 柏涅得克 (Benedek—1804—1881) —— 奧地利將軍, 一八四六年加里西亞起義的鎮壓者, 一八六六年奧軍總司令。——第 366、382、339 頁。
- 柏格豪斯 (Berghaus) —— 第 237 頁。
- 柏特齊黑 (Betzlich) —— 見柏塔。
- 柏特楞 (Bethlen, Graf) —— 伯爵, 拉薩爾的監場人。——第 215 頁。
- 柏塔[柏特齊黑], 亨利希 (Beta, [Betzlich], Heinrich—1813—1876) —— 德國民主主義作家及新聞記者, 亡命者, 金開爾的擁護者。——第 4、6、50、72、417、494、496 頁。
- 柏德斯 (Berndes) —— 第 303 頁。
- 查理 (Charles) —— 見羅斯根, 查理。
- 查理第五 (Karl V.—1500—1558) —— 西班牙王; 自一五一九年起為日耳曼皇帝。——第 248 頁。
- 柯布 (Cobb, Howell—1815—1868) —— 美國國務活動家, 一八五五—一八六〇年為財政部長, 美國內戰中參加聯邦同盟方面。——第 40 頁。
- 柯林斯 (Collins—1828—1873) —— 英國藝術家及作家, 許多小說的作者。——第 417 頁。
- 標厄爾 (Buell—生于 1818 年) —— 美國內戰的參加者, 北軍准將。——第 74、84 頁。
- 段尼格斯 (Dönniges, Franz von) —— 后者之父, 巴威公使。——第 214、218、

223 頁。

段尼格斯 (Dönniges, Helene—1896—1911)——刺科威慈的未婚妻, 拉薩尔和刺科威慈間的决斗就是因她而發生的。——第 214、215、218、223、343 頁。

洛克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第 453 頁。

洛貝尔圖 (Rodbertus—1805—1875)——德国經濟学家及政治家。——第 10、238、241 頁。

洛則克藍茲 (Rosecrans—1819—1898)——总工程师, 合众国軍隊准将, 土木工程师, 工厂主。——第 163 頁。

洛賓 (Robin—1821—1885)——巴黎的組織学教授。——第 385 頁。

洛澤斯 (Rogers—1823—1890)——英国經濟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421、425 頁。

科布登 (Cobden, Richard—180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第 201、227、254 頁。

科尔克拉夫特 (Colcraft)——第 512 頁。

科西尔斯基 (Koscielski)——波兰亡命者。——第 152、153 頁。

科拉社克 (Kolatschek, Adolf—約生于 1821 年)——奥地利急进的政論家及作家。——第 10、15、47、49、298、339 頁。

科柏特 (Cobbett—1766—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 急进派作家。——第 59、174 頁。

科勒 (Koller)——“貝池公司”出版商店的股東。——第 51、57、61、65、76、429 頁。

科勒特 (Collet, Charles)——宪章主义者及急进主义者。——第 62、65、66、190、202、212、244、487 頁。

科勒微尔 (Colleville, de)——“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倫敦代表。——第 475 頁。

科痕 (Cohen)——后者之父。——第

377 頁。

科痕 (Cohen, Ferdinand)——曾行刺俾斯麦, 死于獄中。——第 376、377 頁。

科森慈 (Cosenz—1820—1898)——意大利將軍和政治活动家。——第 48 頁。

科塔 (Cotta)——一六四〇年科塔創办的奥格斯堡的出版商店。——第 15 頁。

科塔 (Cotta)——第 236 頁。

科楞索 (Colenso—1814—1883)——英国神学家。——第 207 頁。

科諾利 (Conolly)——爱尔兰革命活动家(飞尼党人)。——第 306 頁。

紀卜生, 托瑪士·弥尔納 (Gibson, Thomas Milner—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58 頁。

約伊 (Joe)——見呼克尔。

約克 (York)——第 515 頁。

約克孙 (Jackson—1824—1863)——联邦同盟派將軍,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第 92、114—116 頁。

約書亞 (Josua)——聖經中的人物。——第 207 頁。

約翰遜 (Johnson—1808—1875)——北美合众国總統。——第 302、305、306、310、314、315、374 頁。

約翰斯通 (Johnston—1809—1891)——美国內战中联邦同盟派將軍。——第 65、305 頁。

紅色柏克 (Rote Becker)——見柏克, 赫尔曼。

紅狼 (Rote, Der)——見华尔夫, 斐迪南。

美丽的威廉 (Wilhelm der Schöne)——見威廉第一。

美洛斯拉甫斯基 (Mieroslawski—1814—1878)——波兰革命家, 曾指揮巴登革命軍。——第 145、152—154 頁。

美恩, 理查 (Mayne, Richard—1796—1868)——警察專員。——第 400 頁。

美涅德 (Maynard)——美国上校, 美国

內战的参加者。——第 63 頁。
美赫 (Meagher—生于 1823 年)——爱尔兰革命活动家。——第 521 頁。
美德勒 (Madler—1794—1874)——德国天文学家，許多关于天文学的通俗著作的作者。——第 72 頁。
胡阿勒司 (Juarez—1806—1872)——墨西哥总统 (一八五七年起) 和律师。——第 77 頁。
計刺当 (Girardin—1806—1881)——法国政論家及政治活动家。——第 473、478 頁。
退姆, 法兰茲 (Thimm, Franz)——曼徹斯特的書商。——第 12、514 頁。
革拉苏 (Crassus—紀元前 115—53)——羅馬共和国的执政官，三执政官之一，鎮压斯巴达克起义者。——第 18 頁。
革斯特堡 (Gerstenberg, Isidor—死于 1876 年)——拉薩尔的朋友和同学，倫敦的銀行家，金开尔的信徒。——第 94 頁。

十 画

俾尔斯 (Beales—1803—1881)——法官，“改革同盟”的首領之一。——第 279、280、309、400 頁。
俾留慈 (Beluze—1821—1908)——紅木工匠，人民銀行的創辦人。——第 286、293 頁。
俾斯麦 (Bismarck—1815—1898)——普魯士首相，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第 117、124、126、131、145、149、163、179、192、193、198、204、213、221、244、250—252、256、258、259、262、263、268、269、272—274、282、288、296、312、317、325、327、328、339、342、343、346、350、353、364—367、369—372、374—376、378—383、386、389、390、393—398、401、402、405、406、421—422、426、428、430—432、436、439、

440、442—444、457、473、476、480、488、499、500、503、505、508、517、525、527、531 頁。

倍倍尔, 奧古斯特 (Bebel, August—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之一。——第 523 頁。

倍斯特 (Beust, Friedrich—1817—1899)——前普魯士軍官，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瑞士的亡命者。——第 429、486、488 頁。

倍斯特 (Beust, Friedrich Ferdinand—1809—1886)——薩克逊和奥地利国务活动家。——第 342、429、488 頁。

倍慈勒 (Petzler—死于 1898 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英国的德国亡命者；曾参加英国的工人运动。——第 240、272、275 頁。

倍慈勒 (Petzler [Photograph])——照相师；在曼徹斯特的德国亡命者。——第 275 頁。

倫迅 (Lenchen)——見德穆絲, 海倫。

唐·吉訶德 (Don Quichotte)——見布兰星堡。

唐璜 (Don Juan)——拜倫的同名长詩中的主人翁。——第 15、95、215 頁。

哥尔支 (Goltz, Graf—1817—1869)——普魯士外交家，駐雅典、君士坦丁堡、彼得堡及巴黎的使节。——第 394 頁。

哥尔德海姆 (Goldheim)——倫敦的普魯士警察官。——第 7 頁。

哥隆 (Colomb—1775—1854)——普魯士將軍，以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战役出名。——第 81 頁。

宰德 (Seyd)——倫敦飯店的所有人。——第 35 頁。

席勒 (Schiller, Friedrich—1759—1805)——德國大詩人。——第 235 頁。

庫格曼 (Kugelman, Franziska)——第 436 頁。

庫格曼 (Kugelman, Gertrude)——

- 第 436、441、442 頁。
- 庫格曼 (Kugelmann, Ludwig—1830—1902)——汉諾威的医生,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的会员,馬克思的朋友。——第 149、152、277、281、282、284、342、345、427、435—437、440—442、454、474、482、485、491、492、501、504、506、509—511、515、517、522、523、525—527、529、530 頁。
- 庫薩 (Cusa)——見亚历山大·約翰第一。
- 恩季斯 (Engis)——第 159 頁。
- 恩格尔 (Engel—1821—1896)——有名的德国統計学家,普魯士統計局主任。——第 165、308、436 頁。
- 恩格斯,伊丽沙白 (Engels, Elise)——恩格斯的母亲。——第 217、333 頁。
- 息孙[参孙] (Simson [Samson]—1810—1899)——德国法律家、政治家,一八四八年法兰克福国民會議主席,后来为帝国議會主席、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25 頁。
- 息波尔德 (Syboldt, v. —1801—1861)——有名的妇科医生,一八八三年起为哥丁根的教授。——第 435 頁。
- 息設蒲 (Giuseppe)——見馬志尼。
- 息竭尔,亚·斯· (Sichel, A. S.)——第 11 頁。
- 爱因和倫 (Einhorn—1825—1875)——匈牙利社会活动家及作家。——第 247、256 頁。
- 爱达 (Ida)——見佛萊利格拉夫人。
- 爱得加 (Edgar)——見威斯特华倫,爱得加。
- 爱喜和夫 (Eichhoff, Wilhelm)——社会主义者,曾在“赫尔曼”上揭露斯提柏耳的間諜活动;一八六〇年亡命于英国。——第 72、76、82、84、86、151、304、321、324、386、429 頁。
- 爱撒克 (Isaak)——見科痕。
- 爱婿巴特博士 (Eisenbart, Dr.)——見拉法格,保罗。
- 拿破侖第一 (Napoleon I—1769—1821)——法国皇帝。——第 125、148、175、245、256 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 波那帕脫, 部斯特拉巴] (Napoleon III [Louis · Napoleon, Bonaparte, Boustrapa]—1808—1873)——拿破侖第一的侄子,一八五一年用政变夺取政权后为法国皇帝。——第 3、16、39、53、68、75、77、82、83、126、145、148、150、151、158、163、175、177、181、186、187、192、193、203、204、212—214、228、245、256、268、273、292、323、328、342、344、346、347、364—366、368、370、371、374、377—379、382、384、387、390—395、400、402、405、406、421—423、426、430、439、440、444、472、480、490、502、503、505—508、512、513 頁。
- 拿破侖亲王,約瑟 [普隆—普隆] (Napoleon Prinz Joseph [Plon, Plon]—1822—1891)——威斯特發里亚王約罗尼木·波拿巴的兒子,拿破侖第三的从兄弟,曾玩弄“自由主义”的把戏。——第 151—153、186、247、256、279、297、342、400 頁。
- 挨尔 (Eyre—1815—1901)——新西兰总督。——第 342 頁。
- 挨斯拉 (Esra)——犹太司祭长。——第 207 頁。
- 格兰特 (Grant—1822—1885)——美国將軍,美国内战中参加联邦派方面,后为合众国总统。——第 74、163、197、198、204、205、216、219、230、262、304、305 頁。
- 格卢布 (Grube)——第 236 頁。
- 格龙 (Grün, Karl—1817—1887)——德国政論家,哲学家,所謂“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第 232、238、486、

- 517、531 頁。
- 格立斯海姆 (Griesheim—1798—1854) ——普魯士將軍、軍事活動家及作家。——第 403 頁。
- 格呂克斯堡 (Glücksburg—1818—1906) ——丹麥王位繼承人，一八六三年起為丹麥王基利斯當九世。——第 60 頁。
- 格呂柏爾 (Grübel) ——革命家，一八四〇年左右為被壓迫者同盟漢堡支部的領導人。——第 286 頁。
- 格里力 (Greeley, Horace—1811—1872) ——美國政論家，“紐約論壇報”出版人。——第 73、77 頁。
- 格奈斯提 (Gneist—1816—1895) ——有名的德國法律學家，帝國議會議員。——第 179、305 頁。
- 格林 (Grimm, Albert Ludwig—1786—1872) ——德國作家，以童話聞名於世。——第 316 頁。
- 格林，雅各 (Grimm, Jakob—1785—1863) ——有名的德國語言學家，德國語言學奠基人。——第 250、319、336、443 頁。
- 格羅夫 (Grove—1811—1896) ——英國物理學家。——第 212 頁。
- 格洛特 (Groote) ——地方法院的代表及杜塞爾多夫進步黨的代表。——第 323 頁。
- 格萊夫 (Greiff [Schulz]) ——警察代理人。——第 2、7、387 頁。
- 格萊 (Grey, G.) ——第 306 頁。
- 格萊，維維安 (Grey, Vivian) ——第 400 頁。
- 格雷斯-比佐因 (Glais-Bizoin—1800—1877) ——法國政治活動家，一八七〇年民族保衛政府的成員。——第 391 頁。
- 根次 (Gentz) ——第 516 頁。
- 泰羅 (Taylor—1819—1891) ——英國急進主義者，議員，——第 280 頁。
- 泰羅，托穆 (Taylor, Tom—1817—1880) ——英國劇作家，“笨拙”的出版者。——第 145 頁。
- 海村 (Heinzen, Karl—1809—1880) ——德國政論家，資產階級急進派代表，曾亡命於倫敦。——第 234 頁。
- 海涅 (Heine—1797—1856) ——有名的德國詩人。——第 243、422、452 頁。
- 海特 (Heydt, August von—1801—1874) ——萊茵省的自由主義者，一八四八年為普魯士商業部長。自一八六二年起至加入俾斯麥政府為止任財政部長。——第 187、387 頁。
- 海曼 (Heimann) ——見拉薩爾，海曼。
- 浮士德 (Faust [Goethe]) ——十六世紀有名的魔術家，許多神話和民間傳說的主人翁，歌德的“浮士德”就利用了關於浮士德的傳說。——第 432 頁。
- 盎曼特 (Imandt, Peter) ——克里斐爾得人，亡命者，語文教師，共產主義者。——第 49、103、105、118 頁。
- 盎德刺爾 (Andral—1797—1876) ——醫生，病理解剖學專家。——第 234 頁。
- 烏爾卡特 (Urquhart, David—1805—1877) ——英國外交問題作家，帕麥爾斯頓的敵人。——第 62、66、72、142、143、168、176、177、182、203、219、228、244、305、328、429、507、521 頁。
- 烏思敦 (Usedom—1805—1884) ——普魯士外交家。——第 508 頁。
- 特拉穆 (Trémaux, Pierre—生於 1818 年) ——法國自然科學家。——第 404—406、410—413 頁。
- 特威斯騰 (Twisten—1820—1870) ——德國政治活動家。——第 76、416 頁。
- 特律布涅 (Trübner) ——倫敦出版者。——第 28、303 頁。
- 班克斯 (Banks—1816—1894) ——少將，美國內戰的參加者，曾統率北軍第五軍。——第 85、92 頁。

班涅 (Bangya, Johann—1817—1868)
——匈牙利新聞記者, 以前为革命者,
亡命者, 葛苏士的秘密警察队长。——
第 130、178、285、322 頁。

班第亚刺兄弟 (Bandiera, Attilio und
Henrico [Gebrüder]—生于 1817 年)
——奥地利海軍少将班第亚刺之子,
馬志尼派, 卡拉布里暴动的組織者, 一
八八四年被槍毙。——第 190 頁。

留伊斯 (Lewes)——第 498 頁。

留伊斯 (Lewis, George—1806—1863)
——英国国务活动家及作家。——第
58 頁。

留伊斯, 雷翁 (Lewis, Leon)——第一
国际会員, “平民报”的出版者。——第
312 頁。

留伊斯夫人 (Lewis [Frau])——第 312
頁。

索尔福德的主教 (Bischof von Salford)
——第 518 頁。

索謨斯 (Solms—1833—1902)——本姓
惠慈, 第二个丈夫姓刺培齐, 第三个丈
夫姓刘特; 路易·波拿巴的表姊妹, 法
国女作家及西班牙新聞記者 (笔名为
斯多克男爵); 因对拿破侖第三的政体
采取反对派立場而被逐出法国。——
第 145 頁。

郎基威慈 (Langiewicz—1827—1887)
——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时的將軍和
独攬政权者。——第 145、149、152、
380 頁。

馬丁, 威廉 (Martin, William)——第
505 頁。

馬丁, 約翰 (Martin, John)——第 505
頁。

馬开 (Mackay, Charles—生于 1814 年)
——美国作家、詩人; 一八六二——
一八六五年为倫敦“泰晤士报”駐美国的
軍事通訊員。——第 146 頁。

馬可萊 (Macaulay—1800—1859)——

英国历史家和政治家。——第 236 頁。

馬尔薩斯 (Malthus—1766—1834)——
英国經濟学家。——第 88 頁。

馬札德 (Mazade—1821—1893)——法
兰西科学院院士, “两个世界評論”的
主要撰稿人之一。——第 367 頁。

馬戎第 (Magendie—1783—1855)——
有名的法国生理学家, “法兰西学院”
的教授。——第 403 頁。

馬克·厄尔拉慈 (Mac-Elrath)——“紐
約論壇报”的撰稿者。——第 77 頁。

馬克·亚丹 (Mac Adam)——第 154
頁。

馬克·克勒兰 (Mac Clellan—1826—
1885)——美国將軍, 美国內战时为北
軍总司令。——第 63、64、75、77、79、
80、85、91、92、104、115、119、124、126、
127、131 頁。

馬克·道厄尔 (Mac-Dowell—1818—
1885)——美国內战时北軍將軍。——
第 75、86、92 頁。

馬克多那尔 (Mac Donald)——第 28、
35、72、233 頁。

馬克多那尔, 阿得雷德 (Macdonald,
Adelaide)——飞尼运动的参加者。
——第 523 頁。

馬克思, 伊林諾 [杜西] (Marx, Eleanor
[Baby, Tussy]—1855—1896)——馬
克思的幼女, 英国工人运动的積極的
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
爱維林的妻子。——第 136、153、158、
181、199、200、208、210、211、326、328、
354、356、511 頁。

馬克思, 亨利爱蝶 (Marx Henriette
[Mutter])——馬克思的母亲。——
第 19、49、50、60、115、133、180、182
頁。

馬克思, 劳拉 (Marx, Laura—1846—
1911)——馬克思的女兒, 拉法格的妻
子。——第 65、173、210、211、219、

301, 303, 326, 328, 331, 345, 377, 403, 405, 407, 414, 427, 430, 465, 483, 489, 509, 528, 529 頁。

馬克思, 愛得加 [穆芝] (Marx, Edgar [Musch] — 1849—1855)——馬克思的兒子。——第 376 頁。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Frau] — 1814—1881)——馬克思的妻子。——第 1, 4, 14—17, 19, 49, 52, 54—58, 63, 65, 70—72, 82, 86—88, 93—95, 104, 112, 118, 124, 127, 128, 130, 133, 135, 136, 138, 139, 155, 178, 179, 183, 199, 201, 207, 208, 210—212, 214, 222, 229, 289, 294, 295, 297, 300, 305, 319, 328, 329, 334, 340, 351, 371, 375, 379, 406, 414, 420, 437, 438, 445, 448, 450, 451, 453, 461, 463, 465, 481, 483, 494, 500, 506, 519, 531 頁。

馬克思, 燕妮 [女兒] (Marx, Jenny [Tochter] — 1844—1883)——馬克思的女兒, 朗格的妻子。——第 61, 65, 70, 72, 76, 78, 79, 86, 89, 90, 93, 104, 106, 112, 114, 115, 118, 123, 135, 155, 160, 162, 164, 168, 173, 176, 191, 197, 202, 208, 210—212, 219, 301, 303, 326, 328, 331, 336, 337, 377, 378, 392, 395, 437, 446, 516, 523 頁。

馬克琉 (Maclure)——第 284 頁。

馬利 (Marie—1797—1870)——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 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成員, 社會工作部長。——第 230 頁。

馬利安 (Marianne)——見德穆絲, 馬利安。

馬志尼 (Mazzini—1805—1872)——有名的意大利革命家。——第 12, 17, 95, 155, 226, 229, 231, 280, 283, 297, 298, 312, 360, 361, 380, 476, 478 頁。

馬歧孫 (Marchison—1792—1871)——英國地質學家, “俄國的地質及烏拉爾山脈”一書的作者。——第 314 頁。

馬麗 (Mary)——見朋斯, 馬麗。

馬索爾 (Massol—1805—1875)——法國哲學家及新聞記者, 共和主義者。——第 128, 130, 247 頁。

馬斯志曼公司 (Masterman & Co.)——倫敦的銀行事務所。——第 128, 129 頁。

馬策拉特 (Matzerath — 1815 — 1876)——萊茵詩人, 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初為佛萊利格拉的朋友, 後就任國家職務。——第 275 頁。

高特弗里德 (Gottfried)——見厄門, 高特弗里德。

高特弗里德 (Gottfried)——見金開爾, 高特弗里德。

高得勺 (Goudchaux—1797—1862)——法國政論家及政治活動家。——第 130 頁。

十 一 圖

偉爾納, 明那 (Werner, Minna)——金開爾的繼室。——第 15 頁。

勒克爾 (Rückel—1814—1876)——有名的德國革命家, 一八四九年德萊斯頓起義的參加者。——第 375 頁。

勒福耳 (Lefort)——新聞記者, “未來”的編者; 一八六五年初曾為第一國際的通訊會員。——第 265, 279, 286, 292, 293, 297 頁。

勒諾 (Regnault, Elias—1801—1868)——法國歷史學家。——第 314 頁。

啓爾曼 (Kyllmann)——第 309 頁。

啓斯 (Kiss)——匈牙利民主主義者, 噶蘇士的代理人。——第 342 頁。

基柏爾 (Giebel)——第 236 頁。

培因斯 (Baines—1800—1890)——英國政治活動家及經濟學家。——第 309 頁。

培根 (Bacon—1561—1626)——英國哲學家, 英國唯物論的始祖。——第 453

頁。
寇里克 (Kölliker—1817—1905)——德國天文学、动物学及組織学教授。——第 209 頁。
密司立对提 (Mithridat der Große—紀元前 132—63)——黑海皇。——第 18 頁。
密勒 (Miller, J.)——見李卜克內西。
尊斯 (Süß)——見奧本海姆。
尉尔克 (Wilke)——普魯士軍官，亡命者。——第 392 頁。
康拉狄 (Conradi, Joh. Jakob—1821—1892)——馬克思的連襟，工程師。——第 183 頁。
康德 (Kant—1724—1804)——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的鼻祖。——第 497 頁。
得尔 (Dell)——第 408 頁。
得尼 (Denis—1842—1913)——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社会学作家及經濟学家，布魯塞尔的教授。——第 347 頁。
得服 (Devaux)——第 110 頁。
得楞 (Delane—1817—1879)——“泰晤士报”的出版人。——第 142 頁。
得諾微尔 (Denonville)——布朗基主义者。——第 29 頁。
曼宁 (Manning, Charles)——南美出生的人，向勞拉·馬克思求婚者。——第 301 頁。
曼涅托 (Manetho)——普托洛米夫一世和二世时代埃及廟宇的司祭长及长官。——第 23 頁。
曼推斐尔 (Manteuffel—1805—1882)——普魯士国务活动家，部长。——第 7、24—25 頁。
朗格 (Lange)——第 236 頁。
朗格 (Longuet, Charles—1833—1903)——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有名活动家，馬克思的女婿，一八六六年起为总委员会委員及比利时通訊秘書。——第 344、345、361、383 頁。

朗格 (Lange, Frdr. Albert—1828—1875)——德國哲學家，新康德主义者及政治經濟学家；“唯物論史”及“工人問題”的作者。——第 284、286、288 頁。
梅耶，卡尔 (Mayer, Karl—1819—1889)——德國詩人，急进主义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与者，后在符騰堡为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和政論家。——第 243 頁。
梅耶，卡尔 [父] (Mayer, Karl [Vater]—1786—1825)——許华奔的詩人。——第 243、524—526、529 頁。
梅逊 (Mason—1815—1873)——美国国务活动家。——第 59 頁。
梅斯納 (Meißner, Otto)——汉堡的出版者。——第 253、258、264、276、277、281、284、286、294、319、352、415、417、421、424、425、428、430、431、434—439、441、454、459、465、475、479、481、482、485、489、491、496、501、505、506、513—515、522、527 頁。
梅斯納夫人 (Meißner [Frau])——第 434 頁。
梯也尔 (Thiers—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第 377、391 頁。
梦塔究 (Montagu—1800—1885)——英国国务活动家。——第 29 頁。
琉克拉夫特 (Lucraft)——家具匠，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一八七〇年退出国际。——第 391 頁。
畢士坎蒲 (Biscamp)——德國新聞記者，民主主义者，倫敦德文“人民报”的創办人。——第 2、296 頁。
畢士烈 (Beesly—1831—1915)——教授，英国实証主义学派的首腦，曾参加第一国际的組織。——第 245、313、330、385、392、465、477、485、498 頁。
畢希納，路德維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力与物质”一书的作者。——第486頁。

畢特 (Pitt, William--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第105、119頁。

痕涅息 (Hennessy--1834--189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第168、521頁。

盖布 (Geib, August--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轉向爱森納黑派的拉薩尔分子,帝国議會議員。——第525頁。

笛卡尔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及数学家,唯理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第488頁。

符茨 (Wurtz--1817--1884)——法国化学家,医学院化学教授。——第450、453頁。

第息 (Deasy)——爱尔兰革命活动家,飞尼党人。——第512頁。

累波 (Rebour)——法国發明家、化学家。——第364頁。

荷力奧克 (Holyoake--1817--1906)——英国社会主义者及合作运动家。——第231、400頁。

霍尔 (Hall--1812--1888)——丹麦政治活动家,一八五八年起为外交部长。——第328頁。

荷特 (Hood--1831--1879)——美国將軍,美国內战时参加联邦同盟派方面。——第230頁。

荷斯斐尔德 (Hoßfeld, C.)——第420頁。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1564--1616)——最伟大的英国詩人及戏剧家。——第18、190、191、446頁。

莫尔 (Moll)——索林根的工人,拉薩尔的信徒。——第199頁。

莫尔尼 (Morny--1811--1865)——法国国务活动家,拿破侖第三的异父同

母弟,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第77頁。

莫拉威夫 (Mourawieff)——第265頁。

莫理尔 (Morrill—生于1810年)——美国參議員,“莫理尔稅”的草拟人。——第83頁。

莫斯开尔,約翰娜 (Mockel, Johanna--1810--1858)——高特弗里德·金开尔的妻子,女作家。——第15頁。

莫茨萧特 (Moleschott--1822--1893)——有名的生理学家。——第236頁。

許布涅 (Hübner--1818--1877)——德国經濟統計家,柏林中央統計文庫主任。——第476、477頁。

許华奔人梅耶 (Schwabenmayer)——見梅耶,卡尔。

許威林 (Schwerin--1804--1872)——普魯士国务活动家。——第38頁。

逢皮雅斯 (Pompejus—紀元前106—48)——羅馬統帥。——第18頁。

部尔-紹恩斯坦 (Buol-Schauenstein—1797—1865)——奥地利部长。——第244頁。

部斯特拉巴 (Boustrapa)——見拿破侖第三。

陶社 (Taucher)——第512頁。

十二画

傅立叶 (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7、388頁。

凱撒 (Caesar—紀元前100—44)——羅馬統帥,国务活动家及作家。——第18、140、330頁。

博洽德 (Borchardt, Louis)——曼徹斯特的德国医生,威廉·华尔夫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47、175、192—197、201、202、208、210、220、229、283、284、289頁。

喜尔柏格,亞諾尔特 (Hilberg, Arnold)

- 維也納新聞記者，“國際評論”的出版人。——第353、506、519頁。
- 喜爾得布藍 (Hildebrandt, Bruno—1812—1878)——經濟學家，統計學家，政治活動家。——第522頁。
- 喀特，小喀特 (Kät, Kätchen)——見佛萊利格拉。
- 喀富爾 (Cavour—1810—1861)——意大利國務活動家。——第31頁。
- 喀德爾第二 (Catherine II—1729—1796)——俄國女皇。——第59、157、158、204頁。
- 崑斯 (Wyse)——第145頁。
- 惠克特 (Wicked—生於1819年)——德國軍事作家及英德報紙的軍事通訊員。——第369頁。
- 惠脫斯 (Whiters)——倫敦的面包商。——第410頁。
- 惠勒 (Wheeler)——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437頁。
- 斐希特 (Fichte—1762—1814)——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第497頁。
- 斐迪南 (Ferdinand)——見佛萊利格拉，斐迪南。
- 斐迪南第二 [綽號獅王] (Ferdinand II—1810—1859)——西西里王(1830—1859)。——第393頁。
- 斯巴達克 (Spartacus)——羅馬的角鬥士；羅馬共和國奴隸起義的領導者(紀元前73—71)。——第18頁。
- 斯來得爾 (Slidell—1793—1871)——美國國務活動家。——第59頁。
- 斯忒普尼 (Stepney, Cowell)——食利者，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502頁。
- 斯麥林 (Schmerling, Anton v.—1805—1893)——奧地利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年法蘭克福國民會議成員；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五年為首相。——第47、48頁。
- 斯麥林 (Schmerling, Philipp Charles—1791—1836)——醫學博士，古生物學家。——第159頁。
- 斯奈得-恩飛德 (Snider-Enfield)——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步槍的發明者。——第402頁。
- 斯勃朗涅 (Spruner)——第237頁。
- 斯坦吞 (Stanton—1814—1869)——美國國務活動家，參議員，陸軍部長。——第85、86、91、92頁。
- 斯坦萊助爵 (Stanley, Lord—1826—1893)——英國國務活動家，外交部長。——第423、457頁。
- 斯益斯 (Spence, John)——“泰晤士報”的撰稿者，美國內戰時南軍的軍事通訊員。——第84—85、127、174頁。
- 斯泰因 (Stein, Maximilian—1811—1860)——匈牙利革命的將軍，後為土耳其軍隊的將軍。——第178頁。
- 斯泰因 [阿克奈安里烏斯] (Stein [Actuarius])——第22頁。
- 斯泰因，朱理亞 (Stein, Julius—約生於1813年)——布勒斯勞的民主主義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新奧得報”的編者。——第22頁。
- 斯泰達爾 (Steinthal)——曼徹斯特的商店。——第209、289頁。
- 斯浦次亥謨 (Spurzheim—1776—1829)——有名的腦相學家。——第209頁。
- 斯特洛 (Strohn, William)——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79、80、206、253、258、264、277、323、325、334、434、490、493頁。
- 斯特魯威，考斯道夫 (Struve, Gustav—1805—1870)——德國急進派作家和政治家，巴登革命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後來住於美國。——第287、460頁。
- 斯密 (Smith)——第236頁。
- 斯密，亞丹 (Smith, Adam—1723—1790)——有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及哲

- 学家。——第69、101、108、112、165、169、330 頁。
- 斯密特 (Schmidt)——“德国人协会”主席，航运公司的代理人。——第 43 頁。
- 斯密特，朱理安 (Schmidt, Julian—1818—1886)——德国批評家及文学史家，浪漫主义的反对者，“Grenzboten”杂志的撰稿人和共同出版人。——第 88、94、96 頁。
- 斯笛克 (Stücker—生于1808年)——拉薩尔的朋友。——第 96 頁。
- 斯提柏耳 (Stieber, Wilhelm—1818—1882)——普魯士警察官，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組織者及六十年代参加迫害社会主义者。——第2、5、7、24、285、387、399、427、429、437 頁。
- 斯提勒 (Stieler)——第 236 頁。
- 斯蒂芬 (Steffen)——前中尉，共产主义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87、116 頁。
- 斯蒂納 (Stirner, Max—1806—1856)——德国哲学家，个人主义的無政府主义理論家。——第 388、443 頁。
- 斯頓 (Stone—生于1822年)——美国將軍，美国内战时参加联邦派方面。——第 64 頁。
- 斯圖姆夫 (Stumpf, Paul)——馬因斯的共产主义者。——第 338、391、398、399、486、493、527 頁。
- 普飞德爾 (Pfänder, Karl—死于1876年)——画家，共产主义者同盟倫敦分部的盟員，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委員。——第 202 頁。
- 普卢格 (Ploug—1813—1894)——丹麦詩人，新聞記者和政治家。——第 213 頁。
- 普拉托尼那 (Platonina [Kinkel, Johanna])——約翰娜·金开尔的“罕斯·伊柏勒斯”这一著作中的女主角。——第 15 頁。
- 普拉騰 (Platen—1814—1883)——汉諾威的外交部长。——第 406 頁。
- 普洛刻持 (Prokesch—1795—1876)——奥地利外交家及作家。——第 507 頁。
- 普勒勒 (Preller)——第 236 頁。
- 普隆-普隆 (Plon-Plon)——見拿破侖亲王。
- 普福厄尔 (Pfuell—1779—1866)——普魯士將軍；一八四八年为总长和陸軍部长。——第 20 頁。
- 普魯慈 (Prutz)——第 519 頁。
- 欽格 (King)——第 449 頁。
- 湯卜遜 (Thompson, Jacob—1810—1885)——北美合众国内务部长。——第 40 頁。
- 琼斯 (Jones, Ernest—1819—1869)——英国詩人，宪章运动的領袖之一。——第 197、207、212、213、224、238、240、251、254、255、270、272、279、281、288、292、301、302、306、308、316、339、440、508、528、529 頁。
- 琼斯，梅逊 (Jones, Mason)——急进主义者，“改革同盟”的盟員。——第 309 頁。
- 發浮尔 (Favre, Jules—1809—1880)——資产階級共和主义者，一八七〇年民族保衛政府成員。——第 391、483 頁。
- 策斐 (Zerffi—生于1820年)——匈牙利新聞記者，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亡命者，倫敦德国国民协会秘書，曾被揭露从事間諜活动。——第 28、35、43、46 頁。
- 策德力慈 (Zedlitz)——柏林警察局长。——第 20、38 頁。
- 腓特烈·卡尔·尼古拉 (Friedrich Karl Nikolaus [Prinz von Preußen]—1828—1885)——普魯士亲王。——第 222、366、381 頁。

腓特烈·威廉第三〔公正的〕(Friedrich Wilhelm III—1770—1840)——自一七九七至一八四〇年为普魯士王。——第148頁。

腓特烈·威廉第四(Friedrich Wilhelm IV—1795—1861)——普魯士王。——第1、394、444頁。

腓特烈第一 (Friedrich I, Barbarossa——1123—1190)——霍亨斯陶芬，一一五五年起为日耳曼王，神聖羅馬帝国的皇帝。——第46頁。

腓特烈第二 (Friedrich II, der Große—1712—1786)——自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年为普魯士王。——第150頁。

舒尔慈-德里支 (Schulze-Delitzsch—1808—1883)——德国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五十年代曾鼓吹合作化思想，为进步党人。——第117、154、157、165、218、224、343、479、488、522、524頁。

菩林 (Bühning—生于1820年)——細木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16、27頁。

萊那哈 (Reinach)——瑞士銀行經理。——第309、315、330、342頁。

萊恩哈特 (Reinhardt)——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的朋友。——第91頁。

萊茵蘭德 (Rheinländer, G. F.)——在倫敦的德国亡命者，馬克思的朋友。——第28、68頁。

菲力普第二 (Philipp II—1528—1598)——查理第五的兒子，西班牙和尼德蘭王。——第224、244頁。

菲力普斯 (Philips [Cousine von Marx])——馬克思的表妹。——第184、185、187頁。

菲力普斯 (Philips, A. [Vetter von Marx])——死于1895年——馬克思的表兄弟，阿姆斯特丹的律師。——第22、36、45、48、50、62、64、65頁。

菲力普斯 (Philips, Jacques)——馬克思的表兄弟。——第19頁。

菲力普斯，利翁 (Philips, Lion—死于1866年)——馬克思的舅父，索尔特·旁麦尔的商人。——第115、135、182—184、187、188、211、360、423頁。

費尔巴哈，路德維希 (Feuerbach, Ludwig—1804—1872)——有名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第436頁。

賀拉西 (Horaz—紀元前65—8)——羅馬詩人。——第142、422頁。

都雷 (Duller)——第235頁。

鄂圖 (Otto, L.)——見布賴特施威特。

隱居者彼得 (Peter der Eremit—死于1115年)——鼓吹第一次十字軍的僧侶。——第496頁。

雅科比 (Jacoby, Johann—1805—1877)——德国政治活动家，急进主义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六十年代为进步党的敌人，“未来”杂志的創办人。——第444頁。

雅科布斯 (Jacobs)——第236頁。

雅科俾 (Jacobi, Abraham Dr.—生于1832年)——医学博士，科倫审判案的参加者，在紐約的亡命者。——第206、445頁。

黑尔德 (Held, Adolf—1813—1872)——德国政論家，通俗史家及鼓动家。——第343頁。

黑武德 (Heywood)——第289、316頁。

黑格尔 (Hegel—1770—1831)——有名的德国哲学家。——第17、21、54、56、88、209、329、368、393、447、450、452、453、497、507頁。

十三画

塔味內 (Tavernier)——軍官。——第20頁。

塞巴哈 (Seebach, v.—1811—1884)——薩克逊的外交家，曾任駐彼得堡和巴

黎的大使。——第 429 頁。
塞爾 (Seel)——从巴門來的共產主義者，藝術家。——第 26 頁。
塞多留 (Sertorius)——羅馬統帥(紀元前約一世紀)——第 18 頁。
塞墨爾威斯 (Semmelweis—1818—1865)——有名的產科醫生，一八五四年起為在布達佩斯的教授。——第 435 頁。
奧爾丹 (Oldham—生于 1813 年)——律師，美國參議院得克薩斯州的議員。——第 125 頁。
奧爾索普 (Allsop, Thomas—1795—1880)——英國急進主義者。——第 82 頁。
奧爾格斯 (Orges, Hermann—1821—1874)——德國政論家，“奧格斯堡一般新聞”軍事欄編者。——第 203 頁。
奧古斯都 (Augustus—紀元前 63—紀元 14)——第一任羅馬皇帝。——第 422 頁。
奧本海姆 (Oppenheim—1692—1738)——銀行家。——第 200、201、387 頁。
奧味斯吞勳爵 (Overstone, Lord—1796—1883)——英國金融家，庇爾的銀行改革的積極參加者。——第 330 頁。
奧波斯基 (Oborski)——住于倫敦的波蘭亡命者，“兄弟民主派”這個國際組織的會員，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 265 頁。
奧茲本 (Osborne—1808—1882)——左派輝格黨人，一八五五年任海軍參議官。——第 191 頁。
奧西尼 (Orsini)——第 359、365、369 頁。
奧西尼 (Orsini, Felice—1809—1858)——意大利的暗殺者，以其謀刺拿破侖第三出名。——第 82 頁。
奧西尼，色薩 (Orsini, César)——前者的兄弟，馬志尼的朋友。——第 361

頁。
奧勒斯提 (Orestes)——阿加錫依和克列提姆尼斯特拉的兒子，曾殺死自己的生母。——第 188 頁。
奧斯瓦特 (Oswald, Eugen—1826—1912)——巴登起義的參加者；後為德國新聞記者及倫敦德文教師。——第 47 頁。
奧頓諾凡·羅撒 (O'Donovan Rossa)——愛爾蘭飛尼黨人的首領之一。——第 352、457 頁。
奧蒲帶克 (Opdyke—1805—1880)——紐約的銀行家及經濟學家。——第 131 頁。
奧賽羅 (Othello)——莎士比亞所寫的“奧賽羅”(一六〇四年)這一悲劇的主人翁。——第 202 頁。
微多克 (Vidocq—1775—1857)——法國冒險家及密探。——第 5 頁。
微耳和 (Virchow—1821—1902)——生理學教授，德國進步黨首領，後來加入自由主義者。——第 117、179、435 頁。
楊夫人 (Young, Mrs.)——第 62 頁。
楊恩 (Jung, Hermann—1830—1901)——鐘表工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及瑞士秘書。——第 245、301、361、520 頁。
楊恩，佐治 (Jung, Georg—1814—1886)——普魯士國民會議左翼議員，“萊茵報”的編者之一，帝國議會民族自由派的代表。——第 222 頁。
楚第 (Tschudi)——第 236 頁。
煖塞爾特 (Nösselt)——第 236 頁。
瑟貝恩 (Schönbein—1799—1868)——有名的化學家，巴塞爾的教授。——第 351 頁。
瑟曼 (Schömann)——第 236 頁。
瑟勒麥，卡爾 (Schorlemmer, Karl—1834—1892)——德國化學家，生于丹穆斯特；一八七四年起為曼徹斯特的

化学教授。——第 446、448、453、463、474、502、515、517、519、526 頁。

瑟雷, 林那 (Schöler, Lina)——女教师, 馬克思家的朋友。——第 326、450 頁。

睦狄 (Mudy)——第 421 頁。

葛革 (Goegg, Amand—1820—1897)——一八四九年巴登革命政府成員, 在瑞士工人运动中曾起过大作用。——第 486 頁。

葛萊斯頓 (Gladstone, R.)——利物浦的英国自由貿易論者。——第 165 頁。

葛萊斯頓 (Gladstone, William—1809—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58、374、444 頁。

該拉尔特 (Gerhardt—1816—1856)——法国化学家。——第 450、453 頁。

詹姆士·爱底温 (James, Edwin—1812—1882)——英国律师。——第 316 頁。

路易 (Louis)——見拿破侖第三。

路易 (Ludwig)——見西門斯, 路易。

路易十五 (Louis XV—1710—1774)——法王。——第 245 頁。

路易·波拿巴 (Louis Bonaparte)——見拿破侖第三。

路易·菲力普 (Louis Philippe—1773—1850)——法王。——第 150、151、377 頁。

路易第三 (Ludwig III, Kurfürst von Hessen)——黑森的选帝侯。——第 398 頁。

路透 (Reuter—1821—1899)——路透通訊社的創办人。——第 131、372 頁。

雷士納, 弗利德里赫 (Leßner, Friedrich—1825—1910)——成衣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倫审判案的参与者, 在倫敦的亡命者, 第一国际會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272、285、472、477、479、483、515 頁。

雷坡克 (Leppke)——曼徹斯特的外文

圖書館的所有人——第 406 頁。

雷納 (Régnier—1573—1613)——法国諷刺家。——第 497 頁。

十四画

圖威涅尔 (Thouvenel—1818—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第 342 頁。

圖書館 (Library)——見李卜克內西。

圖錫 (Toucey—1798—1869)——英国海軍部長。——第 40 頁。

察托立斯基 (Czartoryski—1770—1861)——有名的波兰政治活动家。——第 175、177 頁。

察普林和荷涅 (Chaplin and Horne)——英国的商店。——第 123 頁。

歌德 (Goethe—1749—1842)——有名的德国詩人。——第 17、188、498 頁。

瑪喀比 (Makkabäer)——犹太王朝, 紀元前一六七至三五年为其統治时期。——第 96 頁。

福克思, 彼得·安德烈 (Fox, Peter André—死于 1869 年)——英国新聞記者, “国民改革者”, 第一国际的成員。——第 231、232、240、245、301、319、347、349、352、354、363、373、375、380、391、392、408、487、490、507、520 頁。

福勒 (Fowler)——第 350 頁。

福黑尔 (Faucher, Julius—1820—1878)——德国政論家, 左派黑格尔分子, 六十年代为德国曼徹斯特派的代表。——第 187、512 頁。

窩尔吞 (Walton, A.)——建筑师, 第一国际总委員會委員, “国际改革同盟”的主席。——第 472 頁。

窩尔波尔 (Walpole—1806—1899)——保守的英国政治活动家。——第 400、449 頁。

窩尔得克 (Waldeck, Benedict—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民主党領

- 袖。——第 25 頁。
- 窩涅波尔德 (Warnebold) —— 汉諾威的
律師，俾斯麥的擁護者。——第 436、
510 頁。
- 窩雷斯 (Wallace—生于 1827 年) ——
美國將軍，美國內戰時參加聯邦派方
面。——第 74 頁。
- 維也納人 (Wiener) —— 見喜爾柏格，亞
諾爾特。
- 維也納人 (Wenetz) —— 見喜爾柏格，亞
諾爾特。
- 維克多·厄曼紐伊爾 (Viktor Emanuel
II—1820—1878) —— 薩丁王及意大
利統一后的第一任王。——第 95、379、
392、393、500、502 頁。
- 維科 (Vico—1668—1744) —— 那不勒
斯大學修辭學教授；歷史循環論的鼻
祖。——第 71 頁。
- 維星尼爾 (Vésinier—1824—1902) ——
新聞記者，反對拿破侖第三的許多政
論小冊的作者，巴黎公社社員，第一國
際會員。——第 344、345、347、361、
369 頁。
- 綸 (Roon—1803—1879) —— 普魯士元
帥及政治活動家。——第 131、264、
308 頁。
- 綽拉斯，萊伯爾 (Choras Leibel) —— 第
492 頁。
- 臧 (Zang—1807—1888) —— 前軍官，一
八四八年為“新聞報”的出版者及共同
編輯，後來為邦議會議員。——第 48
頁。
- 蒙特哥美利 (Montgomery) —— 第 69
頁。
- 蒙森 (Mommsen—1817—1903) —— 德
國史學家。——第 235 頁。
- 蒲耳斯泰因 [上校] (Boernstein [Co-
lonel]) —— 美國內戰的參加者。——
第 34 頁。
- 蒲脫勒 (Butler—生于 1818 年) —— 美
國將軍，一八六二年底起為新奧爾良
州長，美國內戰的參加者；一八六五年
被解除軍權。——第 197、205、338 頁。
- 蒲魯東 (Proudhon—1809—1865) ——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 248、256、
344、345、347、383、388、446、478、479、
482、498 頁。
- 裴因 (Payne) —— 德國“人民日曆”的出
版者。——第 494 頁。
- 豪厄爾 (Howell—生于 1833 年) —— 泥
水匠，工聯的首領之一，國際總委員會
的委員。——第 309、349、360、361 頁。
- 赫爾岑 (Herzen—1812—1870) —— 有
名的俄國政治作家及亡命者。——第
62、143、177、345 頁。
- 赫伯特 [依軋頓] (Herbert [Egerton]
——1831—1890) —— 英國國務活動
家。——第 502 頁。
- 赫伯特，錫德尼 (Herbert, Sydney) ——
律師。——第 57、60 頁。
- 赫刻 (Hecker—1811—1881) —— 德國
革命家，巴登起義的參加者及美國內
戰的參加者。——第 17、75 頁。
- 赫味喜 (Herwegh, Georg—1817—1875)
—— 德國政治抒情詩人。——第 94、
174、218、223、237、238、287、288、297、
300 頁。
- 赫味喜，恩瑪 (Herwegh, Emma——
生于 1817 年) —— 前者之妻。——第
223、228、233 頁。
- 赫拉克利特 (Herakleitos von Ephesus
——約紀元前 500 年) —— 希臘哲學家，
由於他的學說的曖昧，被稱為晦澀的
哲人。一八五八年在柏林出版了拉薩
爾的“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
的哲學”一書。——第 21、291、438 頁。
- 赫胥黎 (Huxley—1825—1895) —— 倫
敦的自然史及生理學教授。——第
139、152、153、385、418 頁。
- 赫得 (Herder—1744—1803) —— 有名

的德國詩人及政論家。——第17頁。
 赫斯(Heß, Sybille)——后者之妻。——
 第302、307頁。
 赫斯·摩西(Heß, Moses—1812—1872)
 ——德國社會主義者，所謂“真正社會
 主義”的代表。——第174、237、238、
 242、247、250、251、256、259—261、
 263、265、268、269、273、274、283、297、
 307、308、310、516、518、519、521頁。
 輕雷克(Kinglake—1809—1891)——克
 里木戰爭史家。——第145、164、167、
 191頁。
 頗普(Pope, John—1822—1892)——
 美國內戰時為聯邦軍將軍。——第85、
 105、114頁。
 魁奈博士(Quesnay, Dr.—1694—1774)
 ——法國醫生和經濟學家，重農學派
 的奠基人。——第89、169、173頁。

十五 画

嘿伍德和厄力孫(Haywood and Elli-
 son)——第418頁。
 嘿柏爾(Hebel—1760—1826)——瑞士
 詩人，曾用瑞士方言寫田園詩。——第
 333頁。
 墨伊林(Moilin—1832—1871)——醫
 生，鎮壓巴黎公社時被凡爾塞派槍斃。
 ——第409、410、413、414、425頁。
 墨塞耳(Möser, Justus—1720—1797)
 ——德國政論家。——第342頁。
 德拉爾(Dralle—約生于1820年)——
 民主派的新聞記者，在倫敦的亡命者。
 第35、36頁。
 德郎克[小家伙](Dronke, Ernst [Der
 Kleine]—1812—1891)——社會主義
 作家，“新萊茵報”的編輯之一，亡命
 者。——第56—58、60、62、72、148、
 149、152、153、161、164、166—168、210、
 298、301、306、309、321、337、383、386、
 460、461、486、490、493頁。

德郎克太太(Dronke [Frau])——第72
 頁。
 德納(Dana—1819—1897)——美國新
 聞記者，“紐約論壇報”編輯。——第
 9、12、13、45、47、70、73、77頁。
 德勒斯曼(Dresemann, J.)——“杜塞爾
 多夫報”的編者。——第294頁。
 德裴(Derby, Graf—1799—1869)——
 英國首相。——第444、457、512頁。
 德魯克，路易(Drucker, Louis)——柏
 林的出版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
 者，在倫敦的亡命者。——第6頁。
 德穆絲，馬利安[馬利安](Demuth,
 Marianne [Marianne]——死于1862
 年)——后者的姊妹。——第128頁。
 德穆絲，海倫[倫迅](Demuth, Helene
 [Lenchen]—1823—1890)——馬克
 思家的女僕。——第128、136、173、
 406頁。
 慕格(Mügge, Theodor—1806—1861)
 ——德國作家。——第23頁。
 摩西(Moses)——見赫斯，摩西。
 摩辛(Mosin)——第237頁。
 摩·赫·(M. H.)——見赫斯，摩西。
 摩黎(Moorley, Samuel—1809—1886)
 ——英國政治活動家，慈善家和自由
 主義者。——第255頁。
 撒拉(Sara)——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的
 房東。——第63頁。
 撒馬科拿(Zamacona)——墨西哥外交
 部長。——第67、68頁。
 潑爾齊格[上尉](Bölzig, von [Haupt-
 mann])——普魯士近衛團上尉。——
 第444、481頁。
 穢輕根(Sickingen, Franz—1481—
 1523)——德國農民戰爭時為德國騎
 士階層的領袖。——第248頁。
 聰明的以法蓮(Ephraim Gescheit)——
 見拉薩爾。
 衛斯吞(Weston, John)——歐文主義

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226、310、313、316、349、507、519頁。

衛登麦尔，約瑟夫 (Weydemeyer, Joseph—1818—1866)——德国革命家，政論家，一八五一年起住于美国。——第87、238、239、242、247、254、275—277、304、445頁。

衛登麦尔 [本姓呂宁]，路易絲 (Weydemeyer [geb. Lüning], Louise)——前者之妻。——第445頁。

衛德金德 (Wedekind)——米刻尔的岳父，領事。——第342頁。

魯协 (Reusche—死于1894年)——德国文学家，“北極星”的撰稿者；拉薩尔死后为哈慈費尔德伯爵夫人的政治代理人，后为自由主义的和僧侶报纸的編者。——第296、300頁。

魯栖永公爵 (Roussillon, Duc)——即皮。——第169、176頁。

魯格，阿諾尔德 (Ruge, Arnold—1802—1880)——德国作家，急进派的政治家，左派黑格尔分子。——第88、253、396頁。

黎塞留 (Richelieu—1585—1642)——一六二二年起为紅衣主教，一六二四年起为路易十三的首相。——第95頁。

十六画

噶尔諾 (Carnot—1801—1888)——法国政治活动家，一八四八年为临时政府国民教育部长。——第130頁。

噶苏士 (Kossuth—1802—1894)——有名的匈牙利革命家。——第76、155、178、186頁。

噶查哥夫 (Gortschakoff—1798—1883)——外交家，国务活动家。——第531頁。

澤克尔 (Jecker, J. B. ——死于1871年)——瑞士銀行家；他与其他人質一起，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被巴黎公社

社員槍毙。——第77、145頁。

燕妮 (Jenny)——見馬克思，燕妮 (女兒)。

穆尔，撒摩尔 (Moore, Samuel)——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08、316、317、327、331、408、446、451、452、457、467、474、497、499、502、517頁。

穆芝 (Musch)——見馬克思，爱得加。

穆勒 (Mill, John Stuart—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經濟学家。——第201、313、374、457、465頁。

蕭，罗伯特 (Shaw, Robert—死于1870年)——油漆工人，第一国际的創立人之一；曾任国际的总秘書，北美合众国英文部通訊秘書。——第502頁。

諾而茲 (Knowles)——第316、338頁。

諾克斯 (Knox)——倫敦的警察判事官。——第400、457頁。

諾特永 (Nothjung, Peter—1821—1880)——成衣匠，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参与者。——第360頁。

諾斯替慈 (Nostitz, v. [General]—1777—1866)——普魯士將軍，哈慈費尔德伯爵夫人的妹夫。——第19頁。

諾斯替慈 (Nostitz [Adjutant])——前者之侄 威廉第一的副官。——第19頁。

賴刻博士 (Reinke, Dr.—1818—1887)——柏林的衛生視察員；一八六七年虽由社会民主党人入选入帝国議會，可是因他反对階級斗争而被开除出全德工人协会。——第484頁。

賴得律-罗兰 (Ledru-Rollin—180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領袖。——第380頁。

錫尔曼 (Sherman—1820—1891)——美国將軍，美国内战时参加联邦派方面。——第75、216、219、243、281頁。

錫波尔德 (Siebold, P. F.)——第253、

258、325、327、328 頁。

錫柏尔 (Siebel, Carl—1836—1868)——萊茵省的社会詩人，恩格斯的亲戚。——第1—3、6、12、26、60、84、163、255、258、259、263、264、278、281、282、284、286—288、321、438、480—482、485、491、492、496、499、504、508、510、511、513、522、523、527—529 頁。

錫柏尔 (Siebel, Reinhilde)——第 259、510、511 頁。

錫柏尔 (Siebel [Vater von Karl])——前者之父。——第 26 頁。

錫德尼 (Sydney)——見赫伯特，錫德尼。

霍夫曼 (Hofmann, August Wilhelm—1818—1892)——有名的德国化学家。——第 448、450 頁。

霍尔托浦 (Holtorp, G. E.)——国际的波兰通訊秘書。——第 347、380 頁。

霍布斯 (Hobbes—1588—1679)——有名的英国哲学家。——第 88 頁。

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德国的王朝。——第 149、150、163、368 頁。

鲍威尔，布魯諾 (Bauer, Bruno—1809—1882)——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神学家。——第 24、98 頁。

鲍威尔，爱得加 (Bauer, Edgar—1820—1886)——布魯諾·鲍威尔的兄弟，德国政論家，倫敦的工人杂志“新时代”的編者。——第 50、173、244、399 頁。

十七画

擦柏尔 (Zabel)——“国民报”主編。——

第 10、23、24 頁。

謝柏尔 (Schaible—1824—1899)——医生，一八四八年巴登革命的参加者，一八五三年起亡命英国。——第 17 頁。

赛依 (Say—1767—1832)——法国經濟学家。——第 19 頁。

十八画

爵依斯 (Joyce)——第 299 頁。

薩拉 (Sulla—紀元前138—78)——羅馬統帥和专政者。——第 18 頁。

薩索諾夫 (Sassonoff—1815—1862)——俄国亡命者。——第 136 頁。

薩穆斯基 (Zamoyski—1800—1874)——波兰政治活动家。——第 168、176、177、280 頁。

薩謨涅 (Sumner—1797—1866)——美国將軍，美国內战的参加者，联邦派。——第 129 頁。

魏尔德曼 (Wildemann [Kinkel, Johanna])——約翰娜·金开尔的作品“罕斯·伊柏勒斯”中的主人翁。——第 15 頁。

二十一画

符俄 (Hugo, Viktor—1802—1885)——有名的法国詩人及作家，一八五二年曾出版反对拿破侖第三的政論小册子。——第 475 頁。

轟王，法兰茲 (Bomba, Franz)——見斐迪南第二。

顧伯 (Cowper—1811—1888)——英国国务活动家。——第 444 頁。